新文學史料叢書

一九七九年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二册目録

文學類

文別集——清

東潛文稿二卷……清　趙一清撰　一
補希堂文集四卷附錄一卷……清　張泰來撰　沔陽　八一
二林居集二卷……清　彭紹升撰　正覺樓　一二五
七招一卷……清　洪亮吉撰　昭代　二二一
東井文鈔二卷……清　黃定文撰　四明　二二九
暢谷文存八卷附校勘記一卷……清　宋昌悅撰　胡氏豫章　二七七
梅崖文鈔一卷……民　胡思敬撰　山右　三六九
樂山集二卷附樂山先生講學圖記……清　郭兆麟著　雲南　三八七
芳茂山人文集十二卷……清　王崧撰　槐廬　四八三
問字堂集六卷附贈言一卷……清　孫星衍撰　四八五
岱南閣文集二卷……清　王芑孫撰　風雨樓　五七八
平津館文稿二卷……清　鈕樹玉撰　雪堂　六一七
五松園文稿二卷……清　曾煥撰　食舊堂　六八九
嘉穀堂集一卷……清　王芑孫撰　七一二
淵雅堂文稿一卷……清　王芑孫撰　風雨樓　七二七
匪石先生文集二卷……清　鈕樹玉撰　雪堂　七四九
賞雨茅屋外集一卷……清　曾煥撰　食舊堂　七七一

新文豐

十束文集

潜稿

東潛文稿序

吾友趙君誠夫敦敦几案不雜他嗜讀書既多著書益廣所爲文辭日益奥衍其旨之所注雖有耆儒魁士處皆能昭然晰之而無疑其思之所注雖有耆儒魁士之說皆能岸然闢之而不顧世之人方適適然驚其浩淵畏其風議則以爲文辭之工也云爾嗚呼吾所謂工者豈謂其能獵百氏之辭與其調哉吾未見不空百氏之所有而能謂之工者也亦未有不兼百氏之所無而能空百氏之所有者也王介甫之自言曰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工女無所不問然後於經能知其大體而無疑介甫之文具在深求其所讀與所問則固枵然無一有也夫枵然一無所有則何以謂之介甫矣而介甫之所以爲介甫者則非以其能讀之而謂其能空之也誠夫之文於介甫不類世之人卒亦未嘗以介甫目之卽作者亦不敢自目爲介甫也而吾獨以爲能爲介甫之文者誠夫也何也爲已能兼百氏之所有也夫兼百氏之所有而吾卽以爲能爲介甫非爲介甫者之若此易易也爲夫無介甫之所有而妍妍然卽斷至於介甫者之多是所謂反踵卻行愈求而愈不至者也而誠夫已能兼其所有若此則吾之所期於誠夫者豈徒以其能兼之矣乎而誠夫曰未能也子益我吾猶斷乎兼之云爾杭

人杭世駿撰

東潛文稿序

東潛文稿目錄
卷上
秋水賦
欽奉頒發大清會典頌
洪範五行連珠
遼史拾遺序
春鳧詩稿序
募修眞武院疏引
翼然亭記代
新建定武書院碑記代
廟碑記代
記
小隱園記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宋忠義柳先生傳代
劉義士傳
符葯林先生傳
曹烈婦傳代湯衡源
工部尚書鐵巖公行狀徽君命代作
卷下
楚莊王入陳非霸討論
吳蜀兵勢論一
吳蜀兵勢論二
張昭論
陸遜論
田疇論一
田疇論二
杜預論
諸葛忠武侯隆中考
蜀壯繆封爵考
泰山五汶考一
泰山五汶考二
泰山五汶考三
泰山五汶考四
泰山五汶考五
盧奴水考
浙學源流考
唐書褚河南世系考
蒲將軍非棘蒲侯辨一
蒲將軍非棘蒲侯辨二
蒲將軍非棘蒲侯辨三
辨正漢書地理志一
辨正漢書地理志二
辨正漢書地理志三
西湖非明聖湖辨
西伯戡黎說一
西伯戡黎說二
西伯戡黎說三
補正左傳逸文二則說
讀公羊傳說
大夫奉使長子家老從
行說
徐邈中聖人說
疏消文大二邑積水議
答禹貢三江震澤問
書徐貞明遺事
敘武林金石錄遺事
書李固傳後
宋刻九經字樣跋
黃夫人誄詞
亡女哀誄

吾友復堂輯其尊甫東潛先生遺文凡若干首爲集若干卷屬余序之先生家杭州自其先世多積書世傳趙氏小山堂者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爲考據之學深浩不可涯涘然世之稱先生者尤推其邃於地理自

國朝亭林顧氏潛丘閻氏東樵胡氏諸家爲地學尤號卓絕先生既晚出博與之等而精或過之時或摘諸家之短著爲論說今猶往往散見於集中其邃於地學良然然余觀先生所爲文大抵務爲根柢故其綜攬百氏反覆辨難以歸於精核他文無不類然又非獨地理而已先生嘗著水經注釋五十二卷既行於世乾隆三十有八年有

詔開四庫館搜訪天下圖籍於是所著水經注釋錄入中祕而是集獨以未編輯不獲進文章之顯於世其先後遲速豈亦有數存乎其間者耶余讀先生集尤善所言水利事以爲非經生所能道雖其事未可卒行然未嘗不偉其識觀先生書徐貞明遺事一篇指畫詳悉犁然具有本末直可施行亦可以知其言之不誣矣夫言有稗於治理乃立言之大者余故表而出之以俟後之讀先生集者南康謝啟昆

秋水賦以霞散成綺江淨卿練爲韻　仁和趙一清誠夫

當金爨之司序屬桂影之漸加望盈盈其若卽思渺渺而無涯欣對夕陽波底映來一抹紅霞清氣上資於西顥元言遠契於南華此誠九秋之佳勝而觀乎水者之有獨詣也若夫羨艮辰之可符等物理乎同觀釣巨鰲于東海狎馴鷗于湘畔清取類于芙蕖明比象于銀漢來作乘槎之客機石可尋才聞唱晚之舟菱歌未散爾乃方塘凝碧宛在一泓輕雲浦遠略彷溪橫景物呈露賓從風流觴詠時臨乎爽塏身非太虛之才豈堪作賦悠然目成是固宇宙之要眇而取之而莫爭也方其氣斂神恬情殷興起縱孤櫂而夷猶聆清言而徙倚學人以之澄心高士以之洗耳人共樂胥具曰予美快微風之瀹淡擬縠紋之如綺鏡拭而不受塵侵笏滑而不汙泥滓倘雒誦乎秋水之篇直欲繼前賢之芳軌時則清霜戒寒白露橫江水石乍激飛沫交撞天風相遇聲流淙淙文成自然工在寡雙推乎行險之由攬乎涵空之勝極天地之變蕃將遊目而寫興泯知識于忘機愜素懷以相證涉川上以流連滌煩襟而逾淨已而天籟作人籟靜微微涼吹柳外烟銷湛湛清華檻邊月映潛聽蠁蠁之鳴堦鶴唳長空而聲應夫水之爲物也積於太虛邁匯爲澤習坎成渠及其渟洞浩瀇又焉測其所如

斯晝夜之不舍隨盈縮於蟾蜍繹庚辛之名義每致慨於遞運之乘除尚難窮於至道躬返息於幽居乃爲之歌曰秋扶疎兮光榮轉水流潔兮橫匹練寫秋懷兮懷里兮駛如電波伏不驚兮風徐來江上峯青兮人不見

獨眞德之明兮馨可薦又歌曰石齒齒兮湍洞漩渫千粤以上章敦牂之歲律中無射之月勃海公以盛年偉略持節瀛州使院之西偏有樓曰環水蓋九十九澨之滙流七十二沽之歸墟也徘徊瞻眺明滅似見夫蓬萊賓從風流觴詠時臨乎爽塏身非太虛之才豈堪作賦公具眉山之雅爰詔陳詞賦曰

神京之東九河之閒淸淇洹漳滹易涞濡之水積焉溥沱嘔夷實惟大川同歸于海津流通天使院之設巃嵸是專渠展之斥以煮以煎公餘宴息結樓西偏四周臨水如環之園渺望無垠迫遙偃佺使君聽政之暇曠覽極目顧而樂之屬余椽散斐然有詞進陰鏗而琢句異王粲之登樓地分雄于畿甸郡卓犖乎方州重屋竦桀予霄漢飛淸交映乎雕鏤俯察品類之冥茫悅若崇岳之視培婁也爾其層甍倒影東宇相承欒櫨差峩以崛起井幹森布而鸞騰納八風之颺颼吹萬頃之鬚髯公題木晶之句徵妙玉獻明堂之圖旋築宮于汶上楊侯題吹萬頃之鬚髯公詠于吳興若夫撫鯉之淀丁字之沽聖女採樵之地郎

君攄生之區石稱神臼河號訶摩那子顒之記載嘉名
夙擅許元度之託興好景難摹揭勒據漂榆之城利盡
斥鹵阿瞞通渠洵之口澤徧離奴屬氣綽約于扶桑鸞
翔翔于姑餘緬茲樓之瑰怪惟一水之縈紆蘭砌金
鋪升辰上日酒肴雜陳管絃凝密學曼倩之詼諧借江
郎之綵筆張茂先敘神異之經陶宏景樂隱居之室綠
窗朱檻排雲連棧月當流處橫空匹練之秋山可招來
想像芙蓉之瓣怡情適志銷憂忘患而況心虛不競目
遠能明冰持玉瑩時和治成如鏡斯茹如衡斯平滿而
不溢巍而不傾選梁園之佳客作君子之頌聲使君曰
善吾將勒之貞珉而永以詒後人也

欽奉頒發大清會典頒有序
臣聞書契之作用代結繩功德之崇必由制度古制自
夏政典周官經而後明且備矣若漢官儀唐六典通典
政要會要宋政範寶訓國典治跡統類元典章通制經
世大法皆本祖訓貽爲孫謀君咨臣儆克無怠荒迨明
宏治十年始倣會要集成會典刊於正德續修於嘉靖
萬歷兩朝重等球璧永垂睿哲之規撫頒示臣工盡是
賢能之法守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丕握靈符誕膺寶籙
眞人出於遼水
帝子降於龍沙躬著戎衣邁邠岐之累德手提尺劍類
豐沛之勃興
太宗文皇帝負扆當陽既共懷乎
梓表御圖出震又大啟其昌期繩準陰陽方滋元氣主
持圭臬若闢洪初
世祖章皇帝懋數承堯誾歇歸禹誕敷文德載纘武功
駕馭風雲驅馳龍虎　命百戰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
之師一舉而關隴底平再舉而江南卽下旋乾轉坤左
日右月廓氛霧於寰區出黎元於塗炭中國有
聖人無思不服
王者大一統咸與維新凡此　開國之勳猷悉屬當官
之紀載我
聖祖仁皇帝日新盛德天縱多能仁風翔洽於九垓惠
澤周流乎六幕紫宮運德風來南面之薰黃幄凝神星
拱北辰之照贍海嶽以呈華協龜龍而兆慶六十年厚
澤雖丹書碧篆莫罄其詳一二日萬幾惟念金匱石室乃
傳之久誠所謂建其有極蕩乎無名者矣欽惟我
皇上聰明作后兢業法天德奉三無實範圜於元化功
安九有思參象乎隆平西被東漸慶萬方之齊軌南諧
北燮調六氣以咸鈞　靈襟開而垂拱成　寶思集而
經綸創方策布於來茲鴻編勒於　昭代　特命儒臣
纂修會典顯謨承烈皆有與
天合撰之庶纖晰條分無非率

祖攸行之事小大畢陳遠邇靡閒百官以之得序百姓以之平章於是和風暢于玉燭調泰階平金鑑上福祚靈長神基崇峻兼道網德網而具舉極上蟠下際以爲功良法美意奉爲儀型博采廣稽臻乎純粹臣遭逢　盛世願近　清光仰咫尺之天顏覩昭回於雲漢益抒愛戴之誠共迪太和之化自慚陋質敢綴蕪詞彌著虔恭用揚懿美頌曰允矣

大清赫赫明明文教既廣鉅典用成於以慎罰於以休兵樂歌大雅厥頌始正明堂清廟藻繅紘纂修譔述定爲章程章程世守入告我

后我

聖祖仁皇帝親總六師襲行天伐禡牙授律斬溫禺而

顧鴟張我

聖清之受命延洪也以武功平大亂以文德柔遠人薄海內外悉主悉臣制禮作樂百年於茲休養生息天幬地載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西戎郎敦乃駕紫虬升黃鳳秉玉

威臨青丕殲厥渠魁脅從罔治部落稗王交臂屈郝獻

俘

太廟大赦天下甚盛烈也在昔噶爾丹詭遁西部狼

勒銘執居次以返旆不欲窮兵黷武示以寬大子以生

全雜種潛滋背恩悖德策旺阿拉布坦跳梁於前準噶

爾稔惡於後

世宗憲皇帝赫然震怒　命衞霍之將　賜韜鈐之略

嚴斥堠列亭障旗旄翼如遊龍金鼓殷而奪日梯衝翔

舞鉤盾紛連颯脫不煙穹廬掃迹氣壓天驕拳縮悚惕

夫以日月臨焰之明海山涵負之量視茲小醜置於畫

外雖漢文之答匈奴光武之辭馬武不是過也

皇帝睿智亶聰仁武不殺神羊立陛平路生庭迺準部

遺孽達瓦齊躬行弒逆黨與披離羌與問罪之師大奮

民祇懼受命溥將光紹休烈一有元戛小臣欽翼稽首

荅揚萬年永保有道之長

乾剛之斷上膺　天佑俯順輿情數亂常之虐殄安

平西頌并序

粵惟我

聖清之受命延洪也以武功平大亂以文德柔遠人薄海內外悉主悉臣制禮作樂百年於茲休養生息天幬地載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西戎郎敦乃駕紫虬升黃鳳秉玉威臨青丕殲厥渠魁脅從罔治部落稗王交臂屈郝獻俘

太廟大赦天下甚盛烈也在昔噶爾丹詭遁西部狼

聖祖仁皇帝親總六師襲行天伐禡牙授律斬溫禺而

顧鴟張我

忍之凶扶植紀綱勦除殘寇曠乎洗洗蕩蕩之懷納諸
皞皞熙熙之域萬帳歸心兆人悅服其有識時棄暴慕
化輸誠者金縢冠佩以榮之酒醴笙簧以樂之旌異之
典至優渥矣錫之爵祿謀及室家雉窩鼠穴敢竊窮荒
蠕動翾飛咸入編戶尊於彼俗曰天可汗奉於　中朝
曰
大皇帝爾乃遊魂無所束手待誅徵索齊斧伸脰紲足
坐之蘁下覺之軍鼓因風燎原以湯沃雪投石糜轂決
水建瓴駭轟嘈嘯咤彭鼛後不淹時威行絕漠纘
聖祖
世宗之緒廓千秋萬歲之基善繼善述孝莫大焉書曰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言事有可乘也詩曰六月棲棲戎
車既飭言時不可失也昔漢帝朝呼韓邪於甘泉宮幸
長平坂詔單于毋謁位在諸侯王上唐宗服咄摩支建
牙鄴督軍山頡利請臣爲幸靈州次於涇陽張燕高會
置朱提瓶潛泉浮酒轉受百斛鐏盎罔紀數千人飲之
不能盡雖皆昭垂史冊方之今日寧足多與我
皇上用力如此之少戡亂如此之神若霈霖雨若安衽
席當與顓頊平黎虞舜格苗成湯祝網周文因壘比隆
齊絜三代之上區區漢唐曾何足云夫史岑漢臣也出
師猶進頌焉柳宗元唐臣也平淮西猶奏雅焉臣浙中
下士才能不逮前人而　盛世鴻功光於往代伏讀

明詔不勝懽忭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鑠
王師動而待時賊臣作孽解體分支用張撻伐誰曰不
宜螳臂之當適爲我遺　廟堂算略士夫宿飽翠盡透
邁龍媒驟褭龜筮叶從先機之兆吉迎日逐并護北道
一月三捷星流電掃
帝曰俞哉長驅直擣纂弒之逆其惡則一
帝曰罔赦急擊勿失抱馬而迎肉袒而出汝毋狃勝汝
毋違律予惟汝功汝其往率六郡良家三輔少年引關
驟張所向無前鳴鼓厲角揚兵九天桓桓定遠戎事克
纘木涉蒲昌山踰箭笴撫劍伊吾取馬大宛延壽子公
繼此或罕乃犁其庭聿彰
天刑如入酒國醉者亦醒眉揚太白角斂狼星建表設
餌殪厥封豕車書混同咸吾赤子葱嶺榆溪近在戶咫
賚千優崇賞格莫比罪人斯得頭懸藁街谷蠡當戶奔
走偕來我
皇之威如霆如雷我
皇之仁如江如淮曰作不順則殺其軀革面革心
后來其蘇宜禾漁澤咸拱
帝都爾佃爾田爾宅爾區戎兵克詰聲教覃敷始而集
議眾口紛爭
皇心是謀惟斷乃成昆蚊感惠爲毒爲亭億萬斯年福
我

聖清

洪範五行連珠 各一首

蓋聞天一發源澤流於潤下坎爻中滿履位於北方味別作鹹音更協而成羽聲入爲聽德又合於能聰是以疇衍爲九天以錫夫夏王律中於冬神實配夫元冥黑旂辨服聿有叶光紀之名河伯效靈共推水德王之制蓋聞地二施功煥光華於炎上離中虛畫出聽治於南門作苦味殊音乃協而成徵見遠惟視德又合於能明是以議禮偶愆兩觀之災書於魯史任賢勿貳知人之哲美於唐堯

蓋聞天數惟三形乃象於曲直帝出乎震色取類於元

黃味則作酸音實中而爲角事則爲貌義有當於能恭是以句芒主正青帝司年祝融代之而生物正月娵訾二月降婁大梁合之而同躔

蓋聞地數四生象乃取諸從革兌爲秋正火漸退而西流味則作辛商實中於正律言以爲事義有當於能從而箋之疑人之所難疑發人之所未發論者以爲三百年來有數之作余愛之重之忘其固陋而爲之釋釋之辭之懌驗諸身而足徵

蓋聞天五生土先知稼穡之艱難洛書六篇敷起黃鐘成佳證助之張日足爲快心若夫箋有繆盭則削而投之宮律味甘而作和羹鹽梅是輔思通而希睿聖夫婦與能是以寄王四時實爲萬類之根本統元三正肇開人事之首先有坎離既濟之功水火不相射居兌震中

央之位雷雨當其時

水經注釋序

盈天地之間數物有萬而物莫不始於一說文部敘始一終亥徐楚金曰一天地之始也六气之化也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五行之次惟水最先此易數與箕疇互相發也故水浮天而載地元氣之布濩筋脈之流通昔賢譔述尊之曰經酈氏條分詮之曰注審其遠近之端詳其小大之勢於是源流之徑趣歸宿之殊區所謂經水枝水川水者百世悠悠如指諸掌唐六典云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五十九蓋若是之夥也觀夫善長之爲人志氣剛毅故起例謹嚴博覽羣書故駁詞絢發以視江

不治耳治之則爲利甚溥不治則爲患甚鉅而是書又在人之能讀與否耳善讀者追惟古帝洚水警于之心用致地平天成之業而況農田水利之興慶流於宗社澤被於生民關中鄭國之渠秦所以卒兼諸侯也塞下宜禾之府漢所以遂威絕域也陳協代龍之堰安平沁口之堨智通在我雲雨由人干戈擾攘之際曷嘗廢浚遏之勤乎且夫李冰之平涸崖楊渙之開石牛周君光瀧水之勳張景明漳河之績載籍書之于今爲烈彼杜君卿之不揆顯末橫肆譏平鹵莽滅裂斯已過矣嗚呼八枝代絕九畫茫茫河身南徙淮不敵黃二渠不醨四瀆或亡豈天數之使然抑人謀之不臧也若乃絺章繪

句蹤影希聲規索枕中之祕竊侈談柄之助風斯愈下吾無取焉

遼史拾遺序

遼之有史何也金承遼元承金相次迭興元既統一區宇因命修遼史與宋金竝列之而三也推其初灰牛氏之部落始廣枯骨化形載豬服豕怪誕之詞君子不道迨阿保機兼八部之雄君臣創造相與嚆咨峻烈淵謀巍乎煥矣後主涼德弗克負荷興替之感亦足以昭垂鑒來茲顧當脫脫等纂輯時遼之文獻無徵僚史冊取率弗稱識者病之同里厲徵君博學好古學者稱爲樊榭先生嘗以遼史缺略太甚畢中身之業詳注而辨證之名曰拾遺正史自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五代史而外注者鮮矣草茅之論議未準於朝家晚近之傳聞懼違於古訓無開局辟官之詔則廩餼不給乏甲乙縹帙之藏則識見弗周其稱引淹雅論議詳正若裴松之顏師古之流因文見義爲史氏功臣指不多屈矧耶律氏發迹邊陲經綸草昧方諸前哲我任其難且余微窺先生之用心非特訂繆補亡已也蓋別有旨趣存焉當今車書混一八荒在宥大同　國之屏翰關東　國之根本幽薊涿易實畿甸洪基萬年永賴遼之舊疆視漢扶風馮翊爲尤重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注史之義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於先生通家年少不以余之固陋

屬序于余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先生有焉

營庭錄序

嗚呼小學之不明於世久矣音韻既殊形體亦變經史法語之文能考訂者誰乎而俗尚隨時則又莫可信從嘗記幼時舉燔字問塾師師以指畫肚久之曰字書有烹煎魚炙等字無若說也且兒曹讀書取科第四于書專經外不宜紛雜究心安用識此奇字爲余唯唯而退稍長讀昌黎陸渾山火詩云焚炮煨燔熟飛奔燔字居然入咏顧一切屏棄不令學者得窺視何耶恨余天性失記有言若忘帚之歎日取片紙錄所見間藏之笥篋又苦其散漫無稽也思銓次而排纂之提綱挈領粗有

係緒雖文不備載義不盡舉而極言雜用務徵來歷閒出鄙意附焉名曰營庭錄以所見者小也語云不賢者識其小者某雖不賢爲之猶賢乎已昔揚子雲錄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衙卒之語作爲方言其後顏之推有言俗音字顏師古有匡繆正俗趙叔向之肯綮錄焦竑之俗用雜字古人留心斯道蓋亟亟矣余又烏敢頡頏名賢妄希售世將以付之兒子教之略識大概俾侍坐於先生長者之側不至如瞽者之無相而吃者之酬答或瞠目如注射斯幸矣宋廬陵孫弈季昭氏著示兒編其自序云上不能進之於聖賢之域下不能引之於利祿之途以平生之末學示之使後世賢廣吾意不賢毋謂吾不汝誨也履齋之旨殆與余合故重述焉小子識之

春鳧詩稿序

詩乾坤之清氣也作詩者非鍾夫清氣弗能爲也四時之清氣莫尚乎秋秋之爲聲也靜夜無塵天籟徐響傾耳聽之泠然善也忽焉鬱懵濤怒震蕩而不可遏駭人心目惟詩亦然澹遠者神也堅凝者質也而一以氣行之然而非專任夫氣也學以裕之情以通之識以持之理以析之體物工而性靈出於以徵內養之醇而造孤詣之極葯林先生爲詩且五十年既壽而康至老不衰公貨定臺主衣庫錢文中王之錢爲錢中之王正訛補闕無慮數十百條蓋君夙善篆籀之學目精炯然凝神

續泉志序

胡君道周一日盡出所弃古錢示余中有一大錢土花活碧重暈掩質明處光可以鑑指以謂余曰此新莽貨錢之鎔也今幾二千年矣轉以乞子且曰漢書食貨志云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也昔花山馬衍齋有大泉五十錢鎔朱竹垞爲之銘并著跋語題之曰范古之冶器者以木曰模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竹曰範範與范通禮少儀云左右軌范乃飲太元經云矩范之動成敗之效皆取法式之意是也君之博識類如此乃復縱觀所著續洪文安公泉志辨齊大公杏爲齊大公貨定臺主衣庫錢文中王之錢爲錢中之王正訛補闕無慮數十百條蓋君夙善篆籀之學目精炯然凝神

注想勞肌分理不爽毫髮經行巷陌閒見古錢輒摩挲宛轉及既得之或釋一名或解一字躍起懽呼拉友朋相欣賞其眩癖成癡又如此錢凡若干品大者完輪周郭方圜肉好小者繁星碎葉難可名狀君故多才工於摹搨伸紙破墨色香具足暇則纂列代之規制考記傳之遜文草稿偕號神奇厭勝靡不該載取精之多用力之勤梁顧烜唐封演宋董逌杜鎬輩莫有能過也顧君家食貧顒有囊空之歎而是纍纍者又非可以爲潤屋之資藩身之殖君獨寶之吾甚惑焉雖然君毋以古錢見棄於時勿適於用爲足深慨也以君儲畜之富稍稍流布竊恐好事者按圖求之君卽欲自珍祕而有不可得者矣君名履泰錢塘人

募修眞武院疏引

褚塘里之東北隅有院祀眞武神掬自宋南渡燬於明天啟元年崇禎六年重建規制未復湫隘不稱里之人因呼之曰小廟杭素多火患自天啟中災後環里一方得以泰寧休息者百十四年於茲矣古老相傳以爲虔奉北極佑聖元天上帝之故按五經通義及龍魚河圖昊天上帝之佐五方五帝北曰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爲元武宋時封翊聖眞君當隆言曰吾乃昊天上聖玉帝輔臣者是劉謐云其像被髮跣足仗劍擾龍道書云元帝躡元龜赤蛇建阜纛元旗與今塑不殊夫水火本相

恒游記

出德勝門而北遠望諸山如列屏障行二十里曰清河源出昌平一畝泉東會沙河入白河又十里曰迴龍觀築宮於此又三十里曰沙河屯其源有二一出昌平州西南五十里龍泉寺合西山諸水東流爲南沙河一出州之四家莊逕雙塔村東流爲北沙河二河分流至沙

壹玖參冊 1015

河店東南寶家莊合注白河有城曰鞏華城亦曰鞏華
壘夾城南北有橋二沙河所分流也又北二十里爲昌
平州其東北明十三陵在焉主山曰天壽前有二小山
對峙若門名鳳凰山環山有十口一水淙淙流入沙河
又十二里曰龍虎臺臺廣二里與積粟山相對北去八
里卽居庸關南口城城當兩山之間阻臨關山其上亭
戍列守外接關城內通盤道循城北上石磴縈紆行者
舍車徒步始得登陟關城在居庸山上因山受氏欹危
傾側重堞峻壁覘眺四遠林障邃密路才容軌漢志云
居庸塞東達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名險
呂氏春秋淮南子皆曰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也亦謂之

軍都關鄰道元曰居庸關在上谷沮陽城東南六十里
軍都在居庸之南於時蓋分置兩關也通典云北齊改
爲納款關唐十道志亦名薊門關或曰卽古蠍蝝塞蠍
蝝居庸音之轉耳地記云太行之第八陘也中有鐵門
關歷關城而西有平臺亦爲雄傑石刻天神像鑿番經
其上又二十里爲沙城塞亦曰上關景泰元年築爲南
北應援之要區東西連絡二嶺蓋吾鄉于忠肅公備禦
爲衛唐曰媯州契丹曰可汗州金州廢明改置守禦千
戶所永樂十三年曰懷來衛城外有小城疑卽水門也宣德
五里曰大沙溝沙石叢積蕩無草本余時經此適遇大
風膚受如箭鏃焉又十五里曰土木驛堡明英宗失陷
也先處也地本唐高開道據懷戎時所置之統漠鎭明

似南關元人以爲居庸北口今曰北關去延慶州三十
里東南屆居庸上關西北入石門關路狹塞一夫當
百昌平山水記云自八達嶺下視居庸關若建瓴若窺
井昔人謂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也道傍一
碑刻云長水峪迤東至八達嶺迤西至岔口界岔口有
小城亦名岔道口有二路一自懷來縣歷保安州之榆
林土木雞鳴三驛至宣府爲西路一至延慶永寧縣四
海冶爲北路城當道衝故名自南口至岔道口通計四
十五里烏道羊腸俗呼關溝者也一水屈曲流水經注
之濕餘水矣濕本灄字力追反後人省田爲曰改系爲
綏曰下舊聞據誤本漢書欲改作溫餘水以遼金有溫

榆溫陽之名昌平又多溫泉爲證不亦惑乎自岔口城
而西地勢平曠南望關山杳然雲表又二十五里至榆
林驛堡驛在懷來衛東南三十里元置志云堡初置於
衛東羊兒峪北正統末移此隆慶三年築城周三里有
奇城外水流卽媯川也相傳廢潘縣爲虞舜舊都皇甫
謐曰舜都蒲坂或言平陽及潘又三十里曰懷來縣初
爲衛唐曰媯州契丹曰可汗州金州廢明改置守禦千
戶所永樂十三年曰懷來衛城外有橋橋臨媯水又十
五里曰大沙溝沙石叢積蕩無草本余時經此適遇大
風膚受如箭鏃焉又十五里曰土木驛堡明英宗失陷
也先處也地本唐高開道據懷戎時所置之統漠鎭明

一統志云遼主遊幸嘗張大幙於此因名統幙承流俗之訛也又訛爲土木又西二十里曰沙城有巡司又西二十里曰保安州唐光啟中置新州後唐爲威塞軍治契丹曰奉聖州元爲保安州明因之漢沮陽縣在其東上谷郡治又西二十里曰雞鳴驛堡在雞鳴山下水經注曰於延水又東南逕雞鳴山西史記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其姊代之夫人也磨笄於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爲立祠名其山爲磨笄山每夜有野雞鳴於祠屋故亦謂之雞鳴山今山上有野屋數楹架石梁橫亘其上自下望之如窗窺石窗西行二里餘有石柱數行行相比石梁在底俗云魯般與其妹賭較遲速期以

雞鳴爲候妹修廟既成而詐作雞鳴般工未就梁柱倒置其妄誕如此又三十里曰老龍背崇巒複嶺緣峭環流鑿石通道又十里曰鷂兒嶺正統末也先寇邊追犯乘輿朱勇禦之此嶺敗績死亡略盡嶺長十里豁谷窈邃洵爲設伏用奇之處矣又二十里至宣化府唐置武州領文德一縣石晉初入於契丹曰歸化城亦曰雄武軍後又爲德州金天眷初改宣德州大定七年改宣化州元初又曰宣德州中統四年升爲府明洪武四年府廢盡徙其民於居庸關內二十六年置萬全都指揮使設宣府左右前三衛二十七年築城有門四城周二十四里又有南關城周四里今曰宣化府其地山川糾

號稱險塞邊防考居庸京師之門戶宣府又居庸之藩籬城南有洋河源出塞外又東南十五里有泥河自東北流入洋河又東流達保安州境下合桑乾河蓋從塞外來者也又西四十里曰沙嶺永樂十二年北征止頓之所又四十里曰胡家屯南去萬全左衛四里而近又四十里曰舊懷安本漢夷輿縣地唐末置懷安縣屬新州契丹屬奉聖州金屬大同府元改屬宣德府明永樂十五年以天策衛爲保安右衛治順聖州十七年移西沙城即萬全衛之沙城也成祖北征次宿於此今尚有土城略已頹廢又二十里曰新懷安明爲衛今改縣城周九里有奇捍禦邊衛東西應援城西有昭化寺正統十年內臣柏玉武杜建大同巡撫羅亨信撰碑記大略言邊烽窎謐遺寇遠遁表請於朝建寺祝釐不五稔而遭土木之禍明代閹豎弄權鎮守監軍慮害與國家相終始夕照停車周覽歎息寺外有鐵獅子二嘉靖二十一年造亦二百年物矣縣南十五里曰水溝口兩山巍峙百餘丈下有水溝口河流入西洋河又燕尾河亦在縣南志云西洋河在今柴溝口堡北百步東洋河在堡東八里南洋河在堡西南五里合如燕尾然又西南有虎窩山崖際水出盛暑結爲冰柱隆冬反釋亦天地之異氣也縣西十五里曰狼山水經注曰陽樂水東南逕傍狼山西山石白色亭亭孤立超出羣山之表卽是山

也又西三十里曰石門溝又二里曰枳兒嶺接順聖西城界自宣府至此百六十里度嶺卽山西大同府界嶺上有城土色特異黑屬宣府黃屬大同土人詫爲奇觀正恐版築旣興取土不一處黃壤墳壟遂爾殊分未必一如流俗所云也官樹木楔以表二省分界古人於代郡鹽可草草也附近曰花山春秋多花今殊不爾又四十里曰天鎭縣明天成衞也以鎭虜衞併入焉在大同府東北百八十里城周九里有奇內有天成驛志云天成陽和相去六十里中間有白羊口堡鵝鴈谷堡皆爲要

地陽和衞今曰陽高縣以高山衞省併焉城亦周九里有奇南有關壘土爲之內置陽和驛軍民商賈輻湊明設宣大總督駐節是城萬歷三十年又築連城於關西隅衞西北十五里曰陽和口亦曰前口正統十四年邊帥宋晟與也先戰敗沒於此東北二十里曰將軍口又東二十里曰陽和後口邊牆一帶築於山下天鎭縣分邊長六里其永嵼口寺兒墩爲極衝邊外麻地溝等處爲酋長放牧之所陽高縣分邊十九里內杏園鬼神嵼溝天蓬溝皆極衝白沙溝次之邊外二十餘里鷲溝等處爲屬夷駐牧之所諸山嶙峋疊翠峯頂五月積雪戴

接應州山陰縣界或亦以爲古黃華山也史記趙武靈王十九年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山卽此矣水經注謂之黃瓜阜今其屯聚循山而西岡巒勢盡又三十里曰聚落城今曰聚樂城宏治十三年築城周三里有奇當四達之衝西北嶮巇而東南平衍寇騎踰此則馳驟縱橫矣西有牛皮關關在嶺上又六十里至大同府治禹貢冀州之域也春秋時爲北狄所居戰國屬趙秦爲雲中雁門代郡地漢因之後漢末羌胡大擾郡縣俱廢按古雲中城在今府城西北四百餘里孔穎達曰雲中城在東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七里是也曹魏時益徙而南立新興郡於陘南遂棄

陘北地後魏主珪始都平城置司州牧及代尹孝文時改置恆州唐始移雲州治此契丹改建西京又改雲州爲大同府其地東連上谷南達并州西界黃河北控沙漠居邊陲之要害士馬甲於天下山川足爲襟蔽邊牆延袤五百餘里漢高白登之圍慕容參合之敗皆在其境城中有街四東和陽南永泰西武定北清遠各立坊表如井幹然九龍碑明代郡宮城南壁也煜燿路衢與雲橋跨城東北水卽如渾水矣土俗謂之御河橋長半里許亘若長虹上鑄鐵牛四以鎭水患出永泰門折而南行十五里曰十里河時無水又五十里曰西安堡在懷仁縣西南四十里置驛於此城周二里有奇地勢甍

平明嘉靖中設堡以備不虞屬井坪路管轄又十五里南渡桑乾河去大同縣六十里而近水經注謂之濕水即盧溝河之上源也又十五里走閒道止宿南蒲村有土堡曰南小蒲萬歷三十五年修民居寥落南對黠玉山土人云舊出銀按志云桑乾水自靜樂縣之天池伏流至洪濤山下匯爲七源曰上源曰玉泉曰三泉曰司馬洪濤曰金龍池曰小盧曰小浦合爲一流是爲桑乾河之源小浦即小蒲矣堡在小蒲源之南也又二十里西望應州高塔凌霄後唐明宗生於此因名金城亦曰金鳳城或曰舊城在今州治東十里李克用遷金城於天王村即今治所志云州有三岡四鎮元人所稱三岡者苦之石隙鑿洞插木架梁歷年既久斷虹缺鑿經涉者無不搖心眩目崖側有懸空寺相傳爲魯般造紺宇凌霄自非神斤鬼斧無能施其工巧崖東有太白書壯觀二大字匆匆經過未暇摹拓又五里爲山門山門內步雲路又二里曰望仙亭又三里曰虎風口風如虎吼故名其西石壁有眞書恆宗二大字又二小字八分書遞南道旁有碑曰介石宏治乙卯知州會稽董錫題石上鑿金龍曰三大字遙望岳祠如臨天闕又三里爲羅家莊東南入渾源州公署祀岳使命齋沐之所東爲寢宮乃古正殿負艮抱坤邃广若霤中空若窟爲神棲息之地廣僅三楹存隱於窟簷縮於霤是廟也創於元魏太武帝太延元年數燬數建明宏治二十四年頒勅重修并拓其西里許爲祠宇而以此殿爲寢宮疊石成橋三折而上惜磴路爲

似因如渾水受氏而志以渾源川出州東南歎土峪繞城北西流至應州龍首山折而北入桑乾河如渾水出大同府東北四十里開山口又東南注於桑乾河二水源異而流同也又城西北七里有神溪出小魚水極甘列元岳卽恆山在州城南二十里余來州治队以游之朝煙夕月三旬披薄略盡其槩惟風起沙揚頓亡面目耳閒五月五日出州城八里曰霍家莊去莊里餘爲贊窯峽口巖岫爭高一水溢流出峽有磐道傾靡詰曲行者苦之石隙鑿洞插木架梁歷年既久斷虹缺鑿經涉者無不搖心眩目崖側有懸空寺相傳爲魯般造紺宇凌霄自非神斤鬼斧無能施其工巧崖東有太白書壯觀二大字匆匆經過未暇摹拓又五里爲山門山門內步雲路又二里曰望仙亭又三里曰虎風口風如虎吼故名其西石壁有眞書恆宗二大字又二小字八分書遞南道旁有碑曰介石宏治乙卯知州會稽董錫題石上鑿金龍曰三大字遙望岳祠如臨天闕又三里爲羅家莊東南入渾源州公署祀岳使命齋沐之所東爲寢宮乃古正殿負艮抱坤邃广若霤中空若窟爲神棲息之地廣僅三楹存隱於窟簷縮於霤是廟也創於元魏太武帝太延元年數燬數建明宏治二十四年頒勅重修并拓其西里許爲祠宇而以此殿爲寢宮疊石成橋三折而上惜磴路爲名其水又西出山謂之崞口濕水又東逕班氏縣南如渾水注之渾源之名洪水衝斷不得上又東北二里卽朝殿殿宇崇閎梯級

百步背坎向離靈正廣昌朔代諸山環列拱揖俯視如
兒孫也殿東北更上一層爲會仙府亦曰集仙洞夕陽
巖在其下果老洞踞其巔明人刻果老仙蹤四大字於
諱曰常山唐元和中更名鎭岳又名陰岳紫岳葛洪枕
琴棋臺畔上去恆嶺約半拘廬舍危蹊絕徑下瞰平川
落落不可丈尺山色蒼翠如畫水田衣其巓峭處劍鋒
鍔杪飛鳥哀猿無由投足棲翮也高嶂連雲日出最遲
古云嶺駐羲軒峯枉月駕信矣是中勝覽如潛龍泉石
脂岡通元谷紫芝峪得一巷翠雪亭皆仙靈之所都居
龍泉枯竭後人更鑿不識其源遂立甘苦二名山居資
給猶不若恆宗下石泉之清冽矣泉側有龍泉觀觀西
曰純陽巷稍上曰斗母閣布施貧薄甚闕道業惟餘一

二人更乏精造之士山中景物略已可覩祠舊祀曲陽
漢宣帝神爵元年使者持節祀北岳於常山之曲陽遼
宋分疆金元接統恆在異域故望祭於定州明洪武二
十三年指揮同知張聚始修今祠碑記存焉宏治十五
年馬端肅公文昇請正祀典改祭渾源格於禮官倪文
毅公岳之議嘉靖二十五年戶科給事中陳某疏論飛
石之妄乞罷曲陽之祀復不行至三十五年求靈芝於
彼不獲獲於茲山通守宋茝有記萬歷二十五年巡撫
大同都御史胡來貢申請之旋罷去事寢　皇朝順治
十七年刑科給事中貽本盛又以爲言於是知州張崇
德集耆儒鄉長博議臚列上陳得　旨允行書舜典朔

巡狩至於北岳禋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恆山爾雅恆山爲北岳周禮
職方并州鎭山曰恆山伏生大傳謂之宏山漢避文帝
諱曰常山唐元和中更名鎭岳又名陰岳紫岳葛洪枕
中書謂之大恆山亦稱恆宗命岳茂止括地志曰北岳
有別名五曰蘭臺府列女宮華陽臺紫微臺太乙宮釋
家謂之青峯堆道籙謂之總元洞天金城福地又曰太
乙洞天山脈發於崑崙其東北一支自積石而北至塞
外東爲陰山南入雲中境從朔州西折而東爲盧武之
天池代之雁門勾注又東爲覆雲夏屋茹越書厓突起
於渾源之南爲恆山南出爲太行王屋西南盡於河東
出爲紫荊居庸東北達於海晉書天文志曰恆山辰星
鎭焉春秋元命苞宋均注曰畢昴之精也五岳眞形圖
曰恆山高三千九百七尺上方三十里周迴三千里神
姓晨諱勞未時封安天元聖帝明改爲北岳恆山之神
主世界江淮河海兼四足負荷之類福地記云恆山有
太元之泉其得名者曰大茂山北岳記曰恆頂一名無
恤臺以趙襄子嘗登此觀代國下瞰東海也西南曰龍
山一曰龍首山元遺山與李治張德輝結吟社於茲山
目曰龍山三老麻信之有游龍首記其南四十里曰翠
屏山西北曰畫錦山相近曰馬鞍山又有梯山與龍
首東麓相連山高多柏朱弁渾源城記曰南山層巒疊
嶂林木深蔚柏梯復畤於其北中有香鑪峯特起屹立

此梯之奇觀也而搶風銀釵諸嶺亂嶺關孱窯口王家莊屹屼屯俱爲控扼之所其大川則滹沱嘔夷禹貢所謂恆衛既從水經名曰滱水者也恆距岱一千五百里距華二千一百里距衡五千八百里距嵩一千一百里距京師七百里距太原八百里主其方位者五神帝爲黑帝五人帝爲顓頊配以元冥祠以后土若夫神仙三茅君昌容張果管華之屬服氣鍊形宗元攝性物產神芝十九種餌之可以度世護門草置之門戶夜中能叱人王筠寓直詩云風驚護門草指此也又有小蟲曰霧龍身具五色額隆起有角長徑尺能吐霧雨雹聞雷聲則遁去亦蛇醫之類土地高寒特不宜穀管子此亡入突厥者也亦云楊廣道蓋隋煬帝爲晉王時所開又曰羊腸坂崔頤所謂皇甫士安撰地理書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是也東南接崛嶓山西北通陵井驛兩峯攢立鐶鐶相比槎牙崔嵬難可名狀眞鳥飛百折驥困伏轅者矣下卽陵井溝溝長三十里紆迴而傾靡夏水暴長則人畜漂沒又炎暑霪霄黃沙眯目觸之立斃冬月層氷皚皚積雪戞戞疑在石函風穴中信乎天下之名岨往征斯溝謀建一亭以爲行旅憩息之所周覽山麓有遺址焉於是築石窯者三窯上鑲之以亭飛簷反宇巍然刺目招徠善侶數輩具器用給財賄使之濟夫病陟者而又置爲長机二或中途昏莫不能自達取机卽爲枕藉之便嗚呼此雖行政之小惠哉推而廣之亦庶乎可已東坡宿斜谷蟠龍寺詩云寺

謂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而五穫殆不然也惟黍與菽麥可得中熟山多老松高幹百尋頗遭樵采虎患最酷斗母閣癡道人能生搏之抑亦拓跋氏捍虎圖之亞也題名石刻甚夥類皆好事者爲之初無足觀惟麓泉一詩詞氣悲壯字畫蒼勁修恆志者反遺之并失其姓名深足惋歎夫恆山天下之名岨石晉以叛唐之故獻於契丹朱太祖太宗竭力收復終不能克有尺寸之土神宗朝王介甫又主棄地之議以大茂山爲界蹙國七百里馴致徽欽北狩中原塗炭千古有同慨也萍蹤寄覽排日課程作爲詩歌名曰紫氣仙人集異時展卷省念疲勞政恐日月易邁老冉冉其將至雖欲重

藏巖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百曲可借以形容其幽邃杳冥崎嶇傴僂之致而六一居士醉翁亭記云峯迴路轉有亭翼然斯亭乃如丈仲之翩翩然落於山阿遂取以名之是役經始於乾隆丙子夏落成於仲冬之月首倡者余助之者太原守某董之者陽曲令某也

重建龍岡書院碑記代

天下郡邑書院之設始於唐元和中衡州李寬宋太平興國二年勅賜石鼓額由是鹿洞應天嶽麓相繼賜額賜田所謂四大書院是也南渡寖廣教養規條視郡縣學殆有過之元明以來未墜於地蓋郡縣之學校官領之生徒實繁往往不相親接若肄業於書院者大都不有奇任縣義士蘇大生獨捐銀三百兩用資修葺余遂乃相舊址謀之九邑屬僚俾各勸輸閩風而趨赴者咸欣欣喜色相告匝月之間簿書來上得銀四千一百兩區於府治西北之長街里以經費不充中輟屋亦圮壞徐景曾以翰林出守欲興此役公捐銀五百兩買屋一科第則無世家無世家則無善俗流風餘韻泯焉銷閒無怪乎士則甘於偷惰而民亦日就困窮也先是武進久道化成獨順郡文學弁陋何也無人材則無科第無革後院廢石坊圮田亦莫知其處迄今百年矣　朝廷命府學教授丁虬邢臺典史杭崇德董其役鳩工於辛巳冬十月落成於壬午春三月門東向折而南爲儲尤拔萃坊轉西入儀門爲講堂三楹東向南北兩翼室再進爲樓屋五楹上奉朱子神位以啟瞻仰再進爲樓屋七楹按前後共學舍三十閒最後築小圃培土爲山山覆以亭引泉爲池池栽以蓮雜蒔花木娛悅心志諸生燕閒游憩於斯庖湢涸圇之所坐臥庋閣之具罔不咸備凡用緡錢合蘇君所捐計八百九十兩而以眾姓所輸三千六百兩均賦之九邑權其子母每歲約息六百四十八兩爲延師饋士之費名曰龍岡書院請於宮保制府桐城公書之誌地也且復古也先期召士觀風拔

越數十百人聘鄉先達之賢而有文者主其事一如家人之佩服庭訓成就之方事易而功倍也順德實畿南大郡余於己卯夏承乏來守下車之始即思作育人材爲務值水旱相仍因循未舉去年春二麥有收稍得訪求遺跡顧所謂書院者即學使行部校士公署事既畢則扃其戶慨然眷懷於典型之湮沒而深愧夫曠職之不亟圖也考之誌乘稽之碑記明嘉靖間提學御史阮槭始建書院於文廟之西一修於萬歷十七年知府朱延廷一修於萬歷四十年知府潘文一修於崇禎七年知府徐胤昇一修於　本朝順治十年知府朱國治舊額龍岡阮所題也不審何時改曰國士萬歷癸丑巡按

錄其尤若干人爲內集若干人爲外附課立監院
一人府學教授丁與職司之振而興之鼓之舞之將見
龍騰鶴度之郊必有應運而興者光我邦家余也樂得
而觀厥成焉詳述顚末勒之貞珉一切殫力助財姓名
附列碑陰垂示永久記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其斯之
謂乎是爲記

新建定武書院碑記 代

自古學校之設所以樂育英才陶鎔善類黨庠術序而
外有書院焉其制昉於宋代於時老生宿儒作爲教條
嵩陽嶽麓鷺洲白鹿之成規班班可考也顧相沿既久
結習漸生風氣所趨流而日下延師或徇勢位課士則
之流風未沫也徵禊帖之譜訪薛氏之遺則肥瘦二本
其有況乎文教又未遽弱於河朔金時胡元化爲州觀
察判官經其指授悉爲場屋上游稱其程文爲元化格
是以景仰前賢開閎古之堂樹雪浪之石則韓蘇二公
之名蹟爲昭也北撫曲陽恒山之神鎭焉東領深澤嘔
夷之水匯焉名山大川著於禹貢紀於職方扶輿旁礴
必有瑰奇偉特之儁以應　朝廷作人之化文治光華
武功載戢將歐陽子所謂穆然徒見山高而水淸者非
與因取宋定武軍舊號以顏其額涖茲土者務循名而
責實勿徇情以蹈虛或加之意焉擴而充之尤所望於
後來也是役經始於戊寅季秋落成於己卯仲春凡七
閱月而告竣今茲八月士子往試京兆吾知歌鹿鳴而
來者必有其人矣爰勒石記之

重修定州仝房村螞蚱廟碑記 代

嵩高之陽有太華之元子九山府君廟廟有百蟲將軍
之資申請臺使允行而矜士之謹幣經理其務者不沒

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贇數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噫異矣尙書虞舜命益之文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也故蠕動跂行翾飛之屬皆得而主之祭法有五禦大災捍大患居其二而八蜡之祭切切焉致祝於昆蟲之毋作古聖王仁至義盡之心於茲見之矣中山地處高隆界於滹沱嘔夷冬月土反其宅水歸其壑風激沙流遺孽斯伏今年春唐滋二河水不時至雨澤稍愆蠢蠢焉擾擾焉萌動於土中北俗所呼螞蚱是也螞蚱之名不見古記元時亦呼爲馬札五行志至元五年京師童謠曰白雁向南飛馬札望北跳推原其意螞者馬也故有搭鞍長翅之喻焉蚱者乍

也故有乍合乍散之勢焉今江南稱蚱蜢蓋卽揚子方言所謂蟅蠐郭注蟅音近詐亦呼虰蛨者也詩稱害稼之蟲有四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詩人惡之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奇形殊相千態萬狀頃有神鴉千百羣從東北來飽啄四日蜚蜮蠓螽蜚蜮異類蠓螽同族孔子之書螽也二百四十二年在秋者四之九可詫者自相吞噬崇若京觀盛若蟻垤且急則化爲遊蜂翼緩須臾之死是蓋余默禱仝房螞蚱之神而大獲神之助也余雖不德奉　天子命來守是邦不能如魯仲康之治中牟使螟緣境不入而上官遣使伐余者過於仁恕掾肥親是以役不勞而功倍傳有之不爲災故不書竊取斯義上報臺符下蘇民困而究不可忘

繁衍託物可以比興而占其儕差五行忌彼幺麽故公羊傳螽作蜙言衆多也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螽卽蝗也其子曰蝻別種曰虸蚄爾雅蜙蝑蜮蝻郭璞注云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爲蜮鼈之有翅者非也今之所生尙未有翅則春秋蜙也縱未遽若蝗之羣飛顧不可不勦絕焉於是具鎛鉦以鋤之執箕帚以糞之闕壕塹以殲之定城之東北村曰留早曰南仝曰東西仝房曰小仝房曰王呂曰全正曰高就曰帥村曰伯保曰七保曰東丈曰北觀曰胡房曰十三屯起四月癸亥至丙子旬有四日役夫二千人最二萬八千人自丁丑至五月辛巳役夫五千人五日而畢最二萬五千人總五萬三千人幾二旬而後殄滅出其餘力自壬午迄己丑役夫千五百人最萬二千人協捕望都杜厥苗蔓賚緡錢九十餘萬有奇以禱其庸在役之人見螞蚱有逆風而趨者有逾溝而過者有四目或六目者有文成五彩者奇形殊相千態萬狀頃有神鴉千百羣從東北來飽啄四日蜚蜮蠓螽蜚蜮異類蠓螽同族孔子之書螽也二百四十二年在秋者四之九可詫者自相吞噬崇若京觀盛若蟻垤且急則化爲遊蜂翼緩須臾之死是蓋余默禱仝房螞蚱之神而大獲神之助也余雖不德奉　天子命來守是邦不能如魯仲康之治中牟使螟緣境不入而上官遣使伐余者過於仁恕掾肥親是以役不勞而功倍傳有之不爲災故不書竊取斯義上報臺符下蘇民困而究不可忘

神之降福之穰穰也乃新祠廟作侑神之樂章歸而飲至策勳禮也勒碑以紀其事辭曰

神之靈兮辟不祥介蟲孽兮汨五行官爲拯兮羣怔營率徒役兮無彼疆溝壑塡兮奋鍤艮不旬日兮掃除殃欽若神兮社以方雲車駟兮塵飛揚霓旌下兮風翻翔龍盤編兮珮玉鏘牽牲用幣兮廟貌戕戕殷薦大樂兮擊鐃伐鼉我有旨酒兮欵則那神具醉止兮降福多大田孔臧兮有黍有禾如梁兮如茨鳴呼神惠兮不訾

重修羊太傅祇墓祠堂記 代

古者爰神之域特重冢墓因墓有祠準諸三代之禮凡祠以祀名山大川如封禪書所稱八祠是已漢元始四訪求而封樹之且葺其道旁之祠宇撥公費以給春秋

饗祀之用胡君欣然樂任其事而徵文於余稽諸故實年始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官爲立祠私不得也後世禮制放失無論公卿士大夫下至庶民有力之家無不有祠以爲子孫合食之所先王教孝以立人倫之本不違孝子追遠之誠而聽置祠焉亦何悖禮踰分之有哉泰山羊氏爲漢巨族南陽太守續有聞於桓靈之際范史稱其先七世二千石又因祠表墓而祠之不可廢也抑又聞之禮曰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蓋卽漢祀文翁召父於所治之地卿校續祖父侵安帝司隸校尉父儒桓帝太常續生上黨太守衛衛生太傅鉅平侯祜爲晉室名臣又稱續爲平陽人平陽今新泰縣也而晉書祜傳則云泰山南城人南城今屬兗州府費縣漢屬東海郡後改屬泰山晉因漢制仍屬泰山郡是祖孫之居已不同矣今新泰縣西北六十里有羊流店相傳爲續故居而志載縣西六十里有五冢三冢高丈餘二冢半之其一續墓其一則丹陽尹曼墓二無可考當太傅貴盛時有相墓者謂其祖墓有天子氣聞而鑿之相者曰猶當出折臂三公後如其言所鑿者殆卽續之墓耶太傅既薨從弟琇等述其遺志求葬於先人墓次武帝不許賜去城南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是太傅墓在洛陽後人欽其德業因而推及先祖而守護之然而歷年既久迷失亦易去年秋余奉　命來守是邦仰太傅之高風行部過羊流詢所謂祖墓者幾不可問乃商之新泰令胡君爲訪求而封樹之且葺其道旁之祠宇撥公費以給春秋

易窻非太傅之功賜立祠祀之宜也是爲記胡君名萬吉新建人

松吹書堂記

葦浦先生度屋之東偏隙地數弓築而居之既成選妙手圖之合諸同好爲詩歌以落之丹艧不施絲竹不設朋儕晨夕前于後嘯清籟徐響琅然中節默若有會聽若可樂此松吹之所以名堂也先生家貧續學不倦三禮三傳疑義與析而尤長於論史於班范兩書有補注北齊書有疏證且於金源一代之制詳其人物紀其風土遺文佚事多所援據竊附於裴松之顏師古之流又將冥搜羣籍取新舊唐書考竟其是非得失而折衷

於盡善亦復不余棄引余爲助徒以抱慙弇陋悅其意而卒莫之能助也今先生方上承 明詔裒對 大廷使得遂窺中祕之藏用展所學於其生平庶幾無負異日者閉戶著書種松皆老撫礫砢之節憩泉窒之陰飲膏擢秀寄傲良時躋斯堂也鬱蟠偃蓋之祥其亦可徵矣夫余姑記之以俟

小隱園記

小隱園者葦浦先生官京師卜築於韓家潭之精廬也其中水石映蔽軒窗閒開明汲井灌池淙琤可聽時或秋雨盈堦清潤之色著於眉目文魚在藻幽禽發聲雖處闤闠之中不廢工壑之情其樂天知命也則曰無畏室

則君子之居

外氏世次記

從來宅相之相紹述祖德者必推本言之浙東朱氏有明望族少師尚書余王母曾大父也公之孫子升公余王母所自出娶同邑忠敏祁公女故余王母實爲祁氏之先參甥朱氏自少師以勳伐起家名垂竹帛而祁氏政公諱承㸁者構澹生堂藏書甲海內忠敏公以儒雅飭吏治婚姻是締閥閱侔高公子理孫班孫文章世德號稱學者王母嘗爲某輩言少時見諸姑伯姊歲時過從箋題酬唱嫻令有則風規禮法彬彬盛矣暨乎忠敏殉節六先生又坐事遣戍出關向所謂寓山園者已舍

之佛徒荒塵凝座遺像長懸梵唄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

璘

朱璘字仰思庠生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堯日

朱堯日字子升庠生子僎

朱僎初名佾字南伯太學生子畬

朱畬字祁年卒無嗣

大母朱太君安葬記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於先祖東白府君先隴上虞縣朱家灘老子山之麓嗚呼吾大母之葬也有三異焉齋鐘空山答響而朱氏第宅亦見隳壞威德位望感生異代人門零替有若斯乎余感外氏之衰又懼前閨之失爰述往事并列世次以志王母之德云

朱導字梅軒紹興山陰人宏治己酉舉人通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箎

朱僎字思齋正德庚辰進士巡按湖廣江西道監察御史累贈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子以京

朱以京字乾峯太學生岷府審理正累贈如前官子燮元

朱燮元字恒嶽萬厤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謚襄敏事在明史子兆宣

朱兆宣字弦巷官生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子

從十五齡以往再得憑棺一慟摩挲往復可稱厚幸書之以示來葉

重書曠亭記

曠亭者山陰祁氏曠園之亭也王百穀爲夷度使君書使君諱承燦世所稱澹生堂主人者也再傳而爲忠敏都院是余王母朱太君之外祖又傳而爲理孫班孫世所稱祁五祁六兩先生者也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忠敏殉節六先生遺戍遼陽已而毀服爲僧六太娘朱出也蓋襄敏少師尚書諸孫時年十七八矣家人憫其少寡以王母往侍之無異所生明社既屋陵遷谷變祁氏廢而園亦遂荒有以此扁來售者先徵君輸米四石易之欲構亭於竹間而力不能就今七父篤念太君築室三楹於古香書屋之傍命弟天庚更書而顏之余爲述其顛末如此嗚呼卽一扁額而舊家之陵替可知矣卽一楊題而子孫之孝思不匱矣

宋忠義柳先生傳 代

先生姓柳氏諱敘字元德婺州浦江人六世祖參議鑄扈蹕南渡家於烏蜀山父圻治春秋有聲先生能世其業教授鄉塾事親以孝聞妻弟吳禮部師道游許白雲之門而族人待制貫能文章故學有淵源居平與吳思齊方鳳友善貢入太學授蘭溪尉蘭溪古山越地土險多寇尉司搏執之任利在鷹擊毛舉爲治先生一以仁恕行之蘭人感其德化咸溍八年患風痺去官民爲築大園居之是時賈似道專國柄上下愁怨無賢不肖知危亡可翹足待而似道優游偃息踞葛嶺之巔開牛閒堂歌姬狎客施華髮劇蟋蟀置朝政疆畫於度外襄陽危急而不救郝使久羈以召賈度宗昏弱元禍日深先生私憂竊歎焚香露禱祈天永命祥興己卯厓山舟覆甫聞撫膺長號絕粒六日遂卒嗚呼宋社之屋也舉忠臣姓氏咸指數文山疊山暨陸丞相張樞密耳次則李庭芝趙昂發江萬里高應松諸公食人之食則殉之謀人之軍師則亡之先生官止一尉又以退閒立志較然爭光日月顧名不挂於史冊事佳紀於邑乘論者疑焉

不知登西臺以竹如意擊石而歌招魂者謝翱皐羽也相嚮而會哭者吳思齊子善方鳳部卿也衛三宮北去度爲道士者汪元量水雲也發狂痛哭蹈海而死者皇甫子明東生也斂陵骨而葬於冬青樹下者義士林景熙霽山唐珏玉潛也足跡不下樓畫蘭無土根者鄭思肖所南也作蔆媒問答詩以見志者胡次焱濟鼎也卽家置忠義局敵至戰死者林同子孝也韜晦善藏立則沮洳坐無几席者龔開聖予也自題墨布衫以卻聘者游汶魯望也矯行晦跡寄食西峯僧舍以終者杜濬之若川也桑海遺錄月泉吟社天地閒集中遺臣逸老惛言故主秖令人悲其行事亦在若隱若現或存或滅之

際所翁心史明季始出自井中湮沒不彰奚獨先生爲然哉余浙人宜傳浙事發微闡幽固後死者之責也謹按裔孫某狀而爲之傳

史臣曰聞之大園在蘭溪上溪匯衢婺二港於蘭陰山下爲浙江上源卽水經注之吳寧溪漢書地理志謂之穀水觀周夢孫之記不誣也又讀吳禮部皇慶壬申所爲墓誌銘更五百年清忠亮節久而不磨益可徵信矣夫

明江西參議錢喜起傳 改汪渢本

錢喜起字賡明生而感大幔亭仙譎又字武山仁和褚塘里人祖立廣西副使父養度刑部主事喜起八歲通

左氏傳九歲習史記能屬文伯父吏部郎養廉喪子語所知曰此兒成就不凡他日必不以經生老遂立爲嗣崇禎庚辰成進士知者咸賀喜起拊髀歎曰瞢力方剛經營四方今晚矣何賀爲明年夏授南工部屯田司主事視蘆政頒德政者有客來盡訝門如水判定爭傳案似山之句諸勳戚皆聞風受約束進虞衡司郎中會成國公朱純臣察勘孝陵議鏟椿槎喜起持不可曰掘之傷陵脈不聽不三年明社遂屋先憂遠慮類如此出知南昌府南昌地處要衝時則羣盜縱橫募調雲集遠近震驍左良玉包藏禍心據上游案兵觀釁將懦而貪置寇不問賊氛侵擾汝黃武昌長沙而下在在厝火積薪

憤邪鈞濁亂驕弁負固置恢復大籌於膜外巢燕釜魚不知燎灼之將及從此幽憂沈冥志存韜晦放跡空山寄情蕭寺布衣終老亦竟無用世之志矣居久之卒所著有家居筆記升堂日注南曹疏稿年譜記事若干卷贊曰褚公還匆震大廷王項窮饑醉獨醒忠清純樸酬三靈誰其建者胡世寧錢氏舊德居此里乃有武山克繼起佳傳藍本汪魏漢重加修飾表閭史

劉義士傳 子羽與新城王尚書友善阮亭答其見懷詩有想像高吟罷鯨魚跋浪驚之句亦聞人也

劉翼明字子羽膠州人居瑯邪臺下與州人王無竟友善無竟居大珠山去翼明居一舍而近家饒於貲多果

閘場圃翼明時時過從流連酬唱州南境故無文人兩人始競以詩鳴無竟性不飲客至呼酒主人方吟嘯勿屑也有姑嫁徐氏姑子登第家貧落拓去爲衙卒乘馬帶韄導從出入豪猾自雄與無竟積不相能崇禎丙子正月無竟使人鑿冰取魚溪沿登第宅輒來爭鮮姦民徐思讓者登第族父也嘗犯盜黃縣已而逸依登第居助之噪無竟怒曰登第猶吾戚也思讓何蟲豸而來與人事吾且發其伏矣思讓懼挑舊怨激登第亟謀所以死王生者會無竟從弟煥以小嫌懣芥稔知外謀不以告無竟將詣煥攜其季無逸從思讓偵知之磨刀植梢以俟私誡其婦曰有騎而過村南者必告我誤則殺汝婦怖曰諾乘屋伺之日暮大風無逸不欲經徐氏村無竟笑曰鼠子敢爾遂往無逸遙見屋角如有匿影疑不前無竟又不退思讓邀登第飲既醉臥矣婦見兩生猝下覺之遽起執兵出椿無竟顛而踣無逸疾呼思讓抽矛傷登第北犯之無逸急抱持兄乞勿傷登第叱使去堅不起以身蔽刃思讓刺之中額而無竟竟被創死時年三十四無逸舁歸後一夕無逸亦死無竟名倜以字行初曰無競惡唐王無競之不以考終也改焉而卒不免於讎手

登第酒醒悔無及攜刀乘馬逋夜迷失道捕得之思讓哭而同時逢貢士鳴喬張孝廉南海逢秀才太沖王秀才靖乾皆產琢山左側與無竟翼明爲忘形交躬丁離亂或不及中壽或災生无妄不十年凋零殆盡惟翼明

之士翕然稱之神清骨爽閒雜栖楚談者或以是少之士負奇才蹉跎錯折窮愁鳴咽即恢儕亦本情耳奚必效臺閣之體逐歌笑之場而後爲工哉翼明之詩彷彿王生故兩人交懽若此後三十五年四明進士周證山知即墨縣坐海禁下州獄問老卒吟十畝白雲松徑滿一天涼月竹亭幽之句大驚詢知王生作大喜欲與相見聞其死狀則又大痛求得張若木本讀之流涕別爲甄錄藏之篋中出獄後趨聊邵臺訪翼明相持而哭而同時逢貢士鳴喬張孝廉南海逢秀才太沖王秀才靖乾皆產琢山左側與無竟翼明爲忘形交躬丁離亂或不及中壽或災生无妄不十年凋零殆盡惟翼明

以明經官利津訓導年八十餘卒其詩往往悲無竟云
論曰兄死狂弟死兄子死殤母妻亡家絕滅無主喪惟
有詩卷留久長得死友名益彰生不愧死可生何居周
令之感傷吾於王生哀其終身之骫骳而於劉老則又
多其恩義之篤於倫常也嗚呼

趙瑾叔傳

趙瑾叔杭人失其名少倜儻無機行吟江上有女挑之
私與訂婚父使納婦不可父怒曰焉有是竟爲別娶生
二子瑾叔曰向者吾非漁色也感其意耳今負盟何爲
遂棄家爲方袍之士夜坐默誦五經四子書各限分刋
饑則敲石取火雜啗餅餌疏果食已復誦兩目煒煒有

光明能於漆室中視物嘗曰世固有儒服而釋老其行
者吾雖冠服異儒生而儒業不廢彼習浮屠氏老子之
教者尙能齊死生超象外吾儒至誠之道豈不前知耶
居平藉醫卜爲生活有所謂詩醫聯卜之術詩醫取一
詩標詩中字與藥名相關者隨其溫涼補瀉疏而爲劑
投之病立愈聯卜則削牙籤百書聯於上盛以小筒任
人探之以斷吉凶符蓍林先生之先公華翁逐時揚州
問之得一聯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目魁魅魍魎
四小鬼各樣心腸曰嘻事可知矣未幾果散去他日又
問之曰君欲從親戚假貸耶曰然曰然則無錢有粟帛
耳已而皆驗當其抑鬱無聊喟然而歎謂符先生曰子

龍文者亦知文之有譜乎蓋三百篇之詩皆有譜降而
漢魏之樂府六朝之駢體迄於唐詩之格律浸淫乎宋
元之詞曲莫不有譜一變而爲明之時文獨無譜乎子
試觀諸先達掇巍科決高第之文其音琅然其度充然
理明而詞達是亦時文之譜也乃舉手拍几口誦樓邨
王狀元禹吾無閒然矣文終篇抑揚婉轉神彩煥發瑾
叔故嘗曉音律工度曲入直　內廷不自滿意流落故
鄉激昂感慨然其誦法孔孟推宗程朱言雖涉誕而不
詭于正或抑其詩醫聯卜之由則笑而不答究不知從
何人指授也年七十餘一日令子拂拭棺服刻期沐浴
端坐而卒卒之後人發其篋中得日記數萬言記所行

事雜以他文類小說家慨敘當年飲饌之豐膴服飾之
纖麗雕闌曲榭宮室之美禽魚花木游戲玩弄之具備
四時寒燠起居之宜然後知瑾叔故豪華公子老而窮
窮益不得志軱輒落拓頹然自放于形骸之外嗚呼逸
民耶抑異人也子某補博士弟子員符先生云

符蓍林先生傳

先生氏符諱曾字幼魯一字蓍林先世爲陳之宛丘人
自盧龍節度使存審以將略顯子後唐太師魏王彥卿
爲宋貴戚太宗懿德皇后其第六女也南渡扈蹕占籍
餘姚累傳至會祖舜聰愛西湖山水之勝徙家錢唐祖
禹相父殷琦皆潛志弗耀先生生而穎異弱冠能詩頗

自負一日以所業詣執友陳玉几玉几曰君才美矣然非正音也示之法學大進當是時浙中名士如林海寧查初白老人以耆宿領袖羣英先生謁焉降禮延接目爲遠大之器已而與先君子及沈介庭吳繡谷陳南郵厲樊榭意林六父共成南宋雜事詩七百首初白名之曰七君子爲之序而廣其傳雍正二年北遊京師六年世宗憲皇帝思得非常之士不次擢用命內外臣工自大學士以下至知縣各舉所知大理卿汪公灌以名上分部學習在戶曹貴州司行走十二年　詔舉博學鴻詞科膺大司寇靜海勵公蔫會丁內艱不與試服闋仍在本部福建司行走乾隆四年

皇上命工部侍郎德公爾敏大理汪公往江南興修水利奏請先生偕行時總河爲相國勃海高公而相國西林鄂文端公出視南河咸契重之江南海門歲久淤水道不通先生上書一篇建議疏濬海口浮沙俾暢流東之室所著甚夥有賞雨茆屋小稿少作也于役河干集雪泥鴻稿半春唱和集玩易吟大都興會所至與人酬注顧役大費重鄂公初善之而卒未之能行也六年還

朝補陝西司額外主事九年管江賑捐例事十六年應之作晚翠定爲春帙小稿若干卷精書善校付之剞劂學人爭購之以爲模楷嘗僦屋乏迫產主勒錢急大司空無錫嵇公謂曰是家詠竹能作吹得葉聲如水流者寧不可須臾緩耶一笑而罷奉養淡泊客至瀹泉煮茗相與雜啖餅餌品評書畫晏不能飲然喜蓄酒三爵之後頹然自放不問家人生計焚香默坐晏如也知交

刻燭拈題瞬息而就皆斂衽避席曰符君詩在唐則摩詰蘇州天隨子在宋則和靖白石元明以來不具論矣閒出豪橫脫手渾成圓徹如琉璃含月則又直入髯蘇之室所著甚夥有賞雨茆屋小稿少作也于役河干集雪泥鴻稿半春唱和集玩易吟大都興會所至與人酬應之作晚翠定爲春帙小稿若干卷精書善校付之剞劂學人爭購之以爲模楷嘗僦屋乏迫產主勒錢急大司空無錫嵇公謂曰是家詠竹能作吹得葉聲如水流者寧不可須臾緩耶一笑而罷奉養淡泊客至瀹泉煮茗相與雜啖餅餌品評書畫晏不能飲然喜蓄酒三爵之後頹然自放不問家人生計焚香默坐晏如也知交

滿天下同輩如吳東壁周穆門吳繡谷金江聲杭堇浦
金謝山吳雲持稍後如張南漪王茨檐汪槐堂皆同社
研席交也揚州則友馬秋玉半查天津則友查蓮坡餘
指不勝屈就中最親密者惟陳玉几及先君子於其亡
也哭之慟每憶及泫然流涕作詩以當招魂篇於故舊
如此嗚呼已矣先生歿而先君子小山之友盡矣予貴
麟卽代人償債時所生者也

邢孝貞婦傳

婦殷氏天津人年十七歸于邢性柔順姿容婉麗山右
富人子某素無行瞰而悅之欲私之餌其姑尹白金三
百姑少時故與狹邪遊因令婦以色盡富人初婉愉之

不可則詈辱之鞭撻之夫庸奴利富人金佯弗聞姑又
使姒氏小姑說之不從則相與揶揄之姒氏小姑均染
其姑之風者也詬誶之聲日夕聞鄰里富人屢促姑如
約不則索還其金姑敎姒氏小姑捉婦手襪婦衣將以
沸湯沃之迫其必從婦泣曰兒身可糜不可失也姑怒
甚竟沃之凡盡兩器婦呼天而號委頓不復能行動則
扼之臥於牀郡侯劉廉知其事命丞尉等四人就其家
雜治之入婦室問富人買姦始末婦對曰無有也問姑
婢虐狀曰吾姑故慈又問夫與姒氏小姑濟惡不曰吾
夫憐我先後姑嫂相處無閒也問其身沃湯潰爛由曰
吾不幸冒寒溼發創耳丞尉欲令人發露寢衣正色曰

下體寧可令官府見耶且吾犯何罪而太相逼乎丞尉
詰塞不能詰復諸郡侯郡侯怒責再往翌日當鞫夜半
婦不勝楚毒殞矣縣令張驗其屍傷痕徧體膚肉供淌
窮治其獄各吐實不諱列其事聞於臺使則以未成姦
格不行張令曰婦非獨死貞也蓋能盡孝矣三上報可
疏請旌閭如例而寘其夫於法并杖決其姑夫被刑日
經由婦墓道不肯前令怒持跪之家前乃殺之
東潛子曰吾聞姑惡鳥名作禽言詩者多爲解說觀是
婦之姑豈不惡哉夫婦特窮巷之人耳完堅守白寧忍
一死不揚姑惡豈嘗奉敎於君子哉何其能知禮蹈義
如此也昔吾杭孫秀姑以拒閻奄子大罵伏鹵死盛暑

異香滿室奮子伏辜士大夫邦人之能文者爲詩歌以美之今婦貞而能孝殆賢於秀姑矣

酉烈婦傳 代湯衛源

女弟湯氏仁和人先少宰公諸孫也嫁爲石門曹氏婦
壻諱乾字運清曹故浙西舊族思遠先生以文章名海
內詩壇酒讌甲於禾中運清名家子讀書重然諾衷懷
坦白溫然如玉與余游處意氣相得雖同氣弗若也妹
性至孝先母極憐愛之子歸後奔母喪叩心泣血幾至
毀容奉侍舅姑德備容盛家人宜焉運清夙有抱負忽
忽不得志臥軟腳病者且十年妹執巾帚如一日莊敬

萬曰莫之能挽丙寅春舅姑亡是年運淸又死仰天而呼曰吾職當殉矣吾又乏嗣繼而泣曰二親之櫬尙藁葬斐城隅吾弗力爲之擇善地安宅兆吾死吾負夫矣然自今以往無日非吾死之日也余浪游江海留滯金陵聞妹之以死自誓也亟歸慰喻之且解之曰人生何自苦子年已不及旌泣曰死自吾分耳吾豈邀身後名哉更日又往說之惟飮泣曰無多辭相與欷歔而罷比日得書曰吾舅姑及夫葬有日矣吾死有日矣又一日書來曰吾將以某日營葬矣吾卽以是日辭兄死矣閒少日凶問至果以十一月二十九日葬事畢夜半雉經死年四十有三有司驗狀爲之太息行道之人爲之流涕

東潛文稿卷上

朝列庠序者五世十傳而至思敬府君能詩文家集至今傳焉生三子仲爲泰宇府君公曾祖也始家於杭是爲遷杭始祖亦生三子仲爲雲巷府君公祖考也府君少力學刻意爲文得喀血症絕棄人事教授家塾公外兼師法內聽祖訓淵源所自得之趨庭時尤多年八十五卒亦生三子長丹山府君實誕生公公生有異稟方面大耳顏色微赭體白如瓠吐音洪亮少遇異人曰君他日之徐公也時冢宰徐文敬公里居故目之云爾嘗祈夢于忠肅公祠夢錫以金盆命之盥旣又命之益自負讀書立志弱冠受知學使沔陽楊公入邑庠康熙壬午年三十六以春秋舉於鄉明年癸未成進士授內閣

欽褒節孝贈一品夫人

品夫人陳氏

祖諱鶴歸安縣學生員累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吏部右侍郎妣田氏贈一品夫人

父諱汝楫考授州同知累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吏部右侍郎妣王氏贈一品夫人

本貫浙江紹興府上虞縣人籍隸杭州府仁和縣

公諱殿最字奏功一字鐵巖先世宋宗室事遠言湮譜牒散失莫詳系出何房南渡後有萬廿二府君家於越之尖山其後日祥三府君自尖山遷上虞縣之鎭龍鄉東潛邨是爲趙巷橋支派之始祖子孫耕讀不輟在勝

中書旋改禮部精膳司主事歷儀制祠祭司員外郎陞刑部江南司郎中耐職平進同翔郎署幾二十年在禮部丁內外艱冰銜冷職無可建明任刑部時直隸滁水縣有侍衛放鷹損民禾稼冢宰奉新甘公汝來時爲令揭參侍衛反得罪革職聽勘侍衛倚勢咆哮尙書以下相顧錯愕公呵止之請堂上官奏　聞侍衛伏罪甘公還職辛丑會試充同考官得士十五人入翰林者五人會稽魯曾煜漢陽靖道謨石屏何朗廣順程仁圻臨桂李梅賓蓋其尤焉四月考選擢刑科給事中十一月十三日

聖祖仁皇帝賓天

世宗憲皇帝卽位公首陳三事一停止捐納一嚴　勅滿漢官毋許勒令屬員交代一頒刻漕運議單清理漕務蒙　恩獎許　召見養心殿及乾清門　賜內造五龍緞二端又　賜

聖祖仁皇帝遺念松花硯一方墨二匣公以小臣得邀異寵思欲極論天下利病報効維新之治念刑獄輕重九關民命乃進言聽斷必公平請無用揆此二字使正犯脫網波及無辜至於僉妻發配原屬　特恩不欲離其家室斬其宗祀而解役欺凌官司威逼是以罪囚往往不願及發覺拘執致令妻孥身失節者有之僉妻之慘甚於斬絞大非立法之本心亦非　聖朝罪人不孥之意也疏上卽日　召對　賜紫貂功令鄉會二試論用孝經後易性理公建議復用孝經其言曰孝經爲先聖之書與五經竝重

皇上以孝治天下廣錫類之仁萬民觀化宋儒之說未嘗不可羽翼經傳然較之聖言差有閒矣若諸生不誦法孔子竊恐孝經由此寖廢又直省鄉試房考官定例凡州縣由科甲出身者止許入闈一次公言同考分校原以識拔眞才如其學問荒疎卽一次亦不可濫膺倘能持衡藻鑑何妨再用卽　諭頒行直省至今誦之又陳滇省銅斤鹽法發戶部詳議施行公居諫垣未逾一載凡所謀謨皆關　國計民生嘗云爲治必先正人心以端風俗嚴保舉以杜攬權疏朝拜夕報可於是世廟始駸駸欲用公矣雍正元年秋七月　命公巡視

密古塔辦理船廠同滿御史遵公柱往且　諭云此係苦差汝等勿憚勞也瀕行又　諭曰將軍在彼任意處分興隆之地王業所基生齒繁息汝去可悉心料理屆期命代不汝久稽船廠從未有漢官汝可以律例自隨庶使旗民知有　國法公奏云臣不識滿字一應本章必須兼漢字方能無誤

世廟云所奏是幷　諭遵公云他奏的極是汝去對衙門官員說不但本稿甚什麽都要兼漢字與他看過方許準行　天語溫和如家人父子推心置腹所奏無不

俞可公感激涕零　盛京遠在關外滿漢雜處從前
無漢人官於其地雖有戶兵刑工四部官屬紀綱未肅
公至悉依內地章程定限完結其有不便於民二十許
事立約禁革衆乃帖然先是
世廟命工科永福傳　旨交辦偷參一案公極言刨參
之弊不全在窮民而在兵役今各處官兵設有卡路描
蹤之號彼此關通放人入山每放一人先責銀若干代
爲運米回日收參若干謂之放官帳米從官兵而入參
從官兵而出卡路描蹤名曰鈔邊實則合夥卽開有亡
命自行偷掘者卡路等人故意縱去待其回時嚴加搜
掠得多報少盈千累百不過輸官十分之二三希圖搪
塞仍釋罪人使之潛逃以泯其迹總之偷刨之人無官
兵不敢入山拏獲之犯無財勢始得敗露云云奉　旨
會同將軍馬進太吳爾泰永福審明定擬具奏頃之有
人告驍騎校敖岱積年採取樺皮帶人刨參公卽上
聞又有廠東管站官錫保戶司周山大阿思哈筆帖式
賽必那扣剋兵餉贓汙狼籍特疏糾之咸置於法期年
大綱畢舉議興學校以彰
眷公最深而公特立寡援無有人左右之者會川陝總
督岳公鍾琪請於四川打箭鑪外噶達地方設立塘汛
撥兵安營并建廟移西藏達賴喇嘛居住朝議遣親信
大臣督理　特旨以公帶四品京堂銜使滿洲司員諾
穆圖爲之副　陛辭日　賜輕裘一襲面　諭云一切
公從此可希大用三年春假歸營葬卜吉於五老峯之
陽遷先靈安焉築生壙於其側役甫竣卽家起湖南按
察使五年二月朔　召見養心殿　諭云汝在船廠做
官好朕自用汝兩司爲督撫耳目關係不輕汝宜盡心
前往抵任卽有請寬繫囚無使含生沈冤獄底一疏旋
掌藩司印值所部十餘州縣水災遣官賑濟事稍定奉
　旨以對品京堂用公未履任之先長沙道同鄉徐棨
倫攝臬事謂公道遠未能卒來覲饋遷延公輕騎遄發
入境無儀衛之設出徐意外大恨惡公於巡撫布公蘭
泰視事三月布公謂曰吾幾爲徐監司所誤疑君久今
乃知坦率無他也然而租護科目之疏已上不可追悔
乃有斯　命公居長安賃舍闔門思過而是時遘公已
總督湖廣
世廟益念公無罪六年秋值寧古塔更差之期漢御史
馮某往請　訓旨
世廟曰此處從無漢官初次差趙殿最去整頓地方一
年有餘辦理無一不妥汝第守其成法無他言蓋　上
眷公最深而公特立寡援無有人左右之者會川陝總
督岳公鍾琪請於四川打箭鑪外噶達地方設立塘汛
撥兵安營并建廟移西藏達賴喇嘛居住朝議遣親信
大臣督理　特旨以公帶四品京堂銜使滿洲司員諾
穆圖爲之副　陛辭日　賜輕裘一襲面　諭云一切
一好汝在極苦地方能實心辦事朕還要用你們人謂

錢糧闗汝朕是信得過底或在夾庫或在川庫提取聽
汝自主汝往愼之噶達地接吐蕃在今建昌衛屬衛所
之北徼外荒服路通西洱天竺北部與南詔交闗必經
是地唐宋以來羈縻弗絕元世祖時郡縣其地明有封
灌頂國師及贊化闡教王者比歲或閒歲赴京朝貢按
輿地由松潘而北則爲漳臘邊略云漳臘有隘口可遮
北部自漳臘北去遼廓幽遠一望無際萬騎可從容矣
本朝化育涵濡氐羌來享康熙三十八年達賴喇嘛
進表　闗廷辭極恭順三十九年提督四川總兵官唐
希順進復打箭爐各處喇嘛頭人投誠絡繹歸附者萬
二千戶達賴舊爲中國耳目至是思纘往緒公銜　命

絕域七年正月十三日至打箭爐同管稅監督佑計物
料令土官明正司調取夫役潛察訪地方情形以　聞
二月初吉出口始抵噶達履畝經營得廟阯一方重山
周帀中央平坦約數十里於四月興築十月告成廟貌
巍峩美輪美奐　錫名惠遠　御製碑文以紀其事八
年三月延請達賴喇嘛入廟器用咸備合掌歡喜讚祝
聖天子無疆之福頂禮南天世世不侵不叛公督役之
暇宣諭　國威及
天子仁慈遠人慕化延頸企踵于于來集大工百日克
舉天麻地澤昆侖旁礴當清風戒寒隕霜殺草之辰淑
氣舒蒸河流不冰是以胼手胝足而民無謌謠築成垣

牆六百丈三門洞開經堂一所上下棟宇三百七閒喇
嘛住樓一所一百九十八閒遊廊六十七閒護法殿五
閒隨來喇嘛住樓五百閒坊墁雕繪華寶均配雲龍鍍
鏤輝耀千載又以打箭爐爲全川門戶番巒唐古忒託
身養活之所條上五事冗缺宜裁而監稅歸知州矣遠
商宜恤而稅額無加秤矣稽察宜嚴而保甲視內地矣
聽斷宜公而武弁不得擅受民詞矣風俗宜正而流倡
土妓盡屏迹矣惟保甲以邊陲遼遠格於吏議餘皆施
行黎雅營遊擊高奮志誘殺占對土司策冷工布遺孽
蠢蠢不急勦滅公密白其殺降召釁狀有重犯陳累者
安插打箭爐守弁楊友忠索賄縱令偕蠻婦入宿骯法
徇姦公疏劾之語侵撫提二臣自以　朝廷耳目寄於
近臣近臣不言而遠臣益無顧憚然深中時忌幸
世廟明聰四達不爲蔓斐中傷至善後事宜於噶達西
北隅地名靈雀寺爲西藏要徑北連青海草地西通甘
孜霍耳得尒路一帶土司東與革什咱綽交金川司雜
谷等處接壤南則直達川滇交界誠爲噶達後身隘阨
添設守備把總各一員兵丁二百名以資防範再自噶
達至靈雀寺一路則有沙普隆隘口亦係通青海大路
納布林山甲帕口亦要害地過靈雀寺三十里則有甲
蘇魯新楚喀一帶河口遇水淺在在皮船可渡應令守
備卽於駐劄靈雀寺兵丁酌派安塘設汛又噶達附近

南有押納溝下八義二口東有榮果拉西有燒巫石二口北有榮若撒牙并阿玉拉堡三口亦於駐劄兵丁酌派安塘設汛布置詳密內安達賴慕義之誠外絕西戎侵凌之患別繪地形以獻加聚米畫沙

世廟嘉悅欲賞綏戎之功　特改公詹事府少詹事以寵異之公以外曹閒秩得備文學侍從之列逾例破格稽之故典誠不數覯且　命順往審理建昌道馬維翰揭報御史吳濤丈量一案公據理執法不阿鄉曲未履任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去少詹之　命才期月耳還　朝之日　賜白金六十兩九年四月十三日遷工部侍郎十八日　御門隨九卿奏事畢留身謝　恩

諭以須做好官爲國家出力公再拜退秋七月山東旱蝗盜賊竊發　命公爲督捕侍郎兼查賑飢民公卽請截留南漕米十萬石以備拯荒給　欽差關防　詔翰林春山戶科汪楙隨行至德州甘霖大霈田禾盡蘇於所經過地方譏伺非常蝗無遺蝻出穀平糴民情大悅

　朝命春山汪楙先回留公辦理截漕事宜九卿原議定於到處河干預備席索船泊卽起撥露積毋令糧艘少停公請於水次附近寺院祠堂公館隨地廣狹分貯多寡酌州縣之大小而撥配焉不累於官不擾於民民又大悅九月復　命十年二月十七日九卿集乾清門傳　旨留公　特賜御筆對聯單幅嗣後　錫予駢羅

不可殫述十二月二十八日　召見於乾清宮東暖閣跪於　御座之側　親書福字子孫寶之十一年二月恭遇　經筵賜宴三月初六日從　耕耤田二十九日充殿試讀卷官五月選庶吉士　命大臣保舉公舉仁和張映辰烏程朱泮功高郵夏庭芝武進吳祖修入翰林仁和范樹檀以戶部主事用　內廷修繕告成議敘加三級　賜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元年　硃批上諭

　大清會典　御製序文小學注釋孝經注疏各三部八月十五日　召見勤政殿十一月初九日隨往馬蘭峪陪祭

景陵爲寶源局節銅增鑄事議敘紀錄二次二十二日　命往通州查倉摺參滿漢倉場侍郎及本裕倉監督疏修直省城隍十二月十二日調補戶部右侍郎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以原銜充　經筵講官二月初七日　經筵盛典公講中庸僉都御史邵公基講易經公丰采可觀開通道達聲徹　殿廷聽者神悚十月二十三日　御殿畢召滿漢王公大臣入觀景陵瑞芝各　賜靈芝一又指留十餘人加　賚公與焉十一月十七日　賜貂裘於乾清門十三年　命往山西審太原府知府劉崇墨卷三月二十四日　命選壬子癸丑科鄉會

元揭報布政司温而遜分別議罪回京　賜
皇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一部又續　賜
硃批上諭十二冊六月十九日　命在京三品以上大
正大光明殿二十三日
臣保舉道府公舉天津府知府李梅賓即用爲河南南
汝光道八月初十日充律例館總裁官十五日　召見
世宗憲皇帝龍馭上賓公感　恩無地血淚爲枯糜骨
縣萬經現任金華府學教授秀水諸錦署河南彰德府
同知安溪李光型舉人鄞縣全祖望四月又
命保舉新進士公舉周雷包桂范咨治潘乙震七月
賜
捐軀攀　髯莫及
今上皇帝嗣登大寶旬日　召見大臣於乾清門
上問趙殿最汝是工部侍郎否回奏原是工部今調戶
二年五月十八日　恩科庶吉士散館充閱卷官六月
二十四日　命往直隸山東河南會同督撫河漕總督
泰陵梓宮事畢扈　蹕回變十一月十六日轉左侍郎

大行皇帝遺念數珠一挂大小荷包二枚　特命兼署
工部侍郎襄　國大喪議敘加一級　覃恩誥授光祿
大夫配陳宜人贈一品夫人加贈曾祖祖父如其官俱
贈一品夫人廕一孫六品官　賜蟒衣一襲龍紋三端
查看河道泉源閘壩七月初二日　召對　諭以凡有
益於民生有關於吏治訪察以聞同侍衛安寧馳驛由
克歷豫回勘衛河九月十七日偕直隸總督李公衛入
奏公在山東條陳事宜六在河南條陳事宜五又有舉
劾官員賢否一疏各　予施行山東戴郁玲瓏壩又名
春秋壩前河臣朱藻改設涵洞立腳浮沙之上春水微
弱量沙堆築及秋汎泛濫沙隨水漂無益堤工歲靡帑
金無算公建議於涵洞中間近溜頂衝之處用石粉塗
塞堅實兩邊各留八洞水大仍疊石堵口無春築秋毀
之勞役不繁興而河員無由侵冒永久任河督性復護
前守制回旗矯詞力爭後更起用固執前說不數年河
國璉十一月輪班第一次條奏公請清查州縣出入穀
價令造冊報部毋使不肖有司漁利病民貴糶賤糴并

身淤墳民卒流亡果如公議時欲大興修築公於河水消落之時查奏柳林等閘均各完固足資宣洩又何家壩涵洞亦止須修削平坦即在舊廢石壩內選石填砌無庸更爲採買惟東平七級師莊恩縣四女祠德州哨馬營應挑支河築堤壩詢之居民僉云塞口建閘啟版可洩陂水入河下版可免河水倒灌實所樂從漕運有順利之便城垣無衝刷之虞蜀山等湖尤關係蓄水濟運立防管河道將於卑窪單薄最甚處僱募修築復准部議清理官民界址通行估計於來歲青黃不接之際招來貧民挑築借工餉口又清河故城一縣舊隸河閒府河臣失藻請改屬山東下河通判事多不便 朝下公議公與直督合詞請仍隸河閒得 旨允行東省吏治闒冗振荒僅委微員監糶不設米廠有守候二三日不得升斗而國戶姦民句通猾吏買積動至數十百石又穀每斗定價小錢直百後忽加至百二十怨口哄騰德州等處飢民並不親查惟憑鄉長開報每戶十餘口者許報大口一小口一四五口者許報大口一每一大口給米三斗小口給米一斗陳腐霉爛不堪舂碓又不亟振即振亦不偏及且有報災被責者登萊二府麥收之粟勒與嘉穀同價卒遇歉歲貧民無顆粒之得應請永行嚴禁務使湔洗鋤習惠逮窮簷又河北三府泉眼或掩藏沙磧或蒙翳荊榛或滲漏山谷蓋因濟源伏流性多沈閉豫土脈絡墳起觸之即見通運灌田實爲交賴請 命河撫兩臣凡廳汛官弁有能新開泉眼若干各二斗至 恩詔賞賚老人有開無賞公行至東平男婦維逕圍擁揮令且退展垂泣相告或將名單投入公目覩情形疏乞罷斥道臣以紓羣憤而河撫諸臣眈眈側目矣其在豫省奏云向來河工預備柬草以固隄防例取民閒禾秸薪芻請稍增其值令民樂輸庶幾歲修搶修險工無誤賈魯河爲數郡水泉歸宿之區前撫臣奏請開通寬深尙未合法大雨時行水溢隄面田廬橋道衝壞仍多應令河臣撫臣周咨相度以補前工之不逮或遇居民稠密之處就其形勢闊狹相閒至匯流之地瀦爲陂澤因利乘便事易功倍又豫省賦無定法役不均輸有田一畝五分及二畝而輸二畝有田三畝而輸二畝及一畝五分之糧者名曰折中行糧法緣未定賦役全書易滋弊竇請 勅下撫藩不必更加丈量令賢明有司取歷年徵糧細冊就其異同勘明造冊核定上中下科不許復行折中陋法刑正賦役全書永永遵守又存穀推陳易新原以周濟貧民豫省惟秦富戶强行派借買補其中折色不齊辦面汙減懸絕兼有紅朽之粟勒與嘉穀同價卒遇歉歲貧民無顆粒之得應請永行嚴禁務使湔洗鋤習惠逮窮簷又河北三府泉眼或掩藏沙磧或蒙翳荊榛或滲漏山谷蓋因濟源伏流性多沈閉豫土脈絡墳起觸之即見通運灌田實爲交賴請 命河撫兩臣凡廳汛官弁有能新開泉眼若干

題請議敘士人有能指報量加賞勸如聽其湮棄徵以
重罰云云至回勘直隸河道請於張家灣添設漕運通
判一員專司疏濬併設把總一員外委四員聽其調遣
裏河普濟等四閘屬通州慶豐等七閘屬大興閘官二
員但司啟閉不能兼領提舉請通州設吏目一員大興
設主簿一員疏凡數十上躬自繕草敷陳條暢動中窾
要九月二十日　命查京通兩倉閏九月初三日請申
嚴儀制沿途官屬毋許擅離職守專事迎送又請孟母
封號俱　允行十月二十一日調吏部右侍郎恭遇
世廟升祔覃恩再膺封贈如例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進
世廟曰飲亦故佳但不可沈湎荒政耳由是食酒不醺
氣微喘面赤
世廟問曰汝善飲乎公叩頭曰能盡一壺
世廟曰飲亦故佳但不可沈湎荒政耳由是食酒不醺

歸田後則流連觴政藉娛晚景詩在香山眉山之間得
之白傅者較多以語出性靈不事雕飾故也手編存稿
起自丙子迄於甲子船廠噶達二使槃道其山川土俗
輶軒採風流爲掌故疏稿若干卷其言多卓然可見諸
施行者廬墓三年移居湖畔葛嶺山莊種竹蒔花餐霞
弄水閒取董道士嗣杲陳太常贊西湖百詠徧和之長
官要人不識其面優游林下六易寒暑今年夏疾作自
山莊返三撥營里第疾大劇處置後事井井命五月而
葬不赴於戚友不作佛事子孫近前皆揮使去端坐頻
呼父母氣才屬曰人言死見鬼物吾目中了了眾生虛
妄於茲驗矣幸守我遺言斂以時服勿爲庸眾所惑也
失察司員部議奪級調用公自審年過懸車精力衰耗

子孫不違公志殯斂如戒公生於康熙戊申年二月十八日卯時卒於乾隆甲子年五月十二日亥時年七十有七配陳夫人系出錢塘望族候選知縣象昭先生之次女卽姑所出也少公八歲生於康熙丙辰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時卒於康熙丁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巳時

誥贈一品夫人子五長奕清國學生前公二十年卒次承清殤次世玉康熙丁酉舉人揀選知縣次載清維清皆早殁女二長適仁和庠生姚熙載次適國學生王鈐孫六長復元　恩廕六品官次凝元國學生贊元國學生秉元杭郡庠生振元國學生范廷樞一適德清庠生徐以震一適王廷晟餘未

字曾孫六應鈴應鈐應鉉應錞應銑應鋒曾孫女三一字汪日宣餘幼孩卜十月十三日葬公西湖南山之五老峯維公少時祖雲巷公教公讀書寒暑不輟日取所肄隨意探之必雒誦瀾翻乃喜少遲卽予大杖公自言每思吾祖督誨之嚴猶令人心悸也考丹山公逐時什一事親順承志意友于仲季公嘗云以吾學業才能何能致此良由先大夫靡善不爲家庭雍睦慶流後裔爾公與先君子年相若幼同學出入與俱後公宦遊四方先子秉鐸嘉湖不得志於場屋公念先子之故顧余兄弟極厚自打箭爐回家弟意林遊學成均得與公周旋余不肖頭顱老大株守里門適　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乃卒公之卷舒自在明白正大事君以忠與物無競有似文靖特身不享期頤之壽使鄉國亡此楷模而吾族之人一朝失所觀法爲可痛也遺孤世玉稽顙而泣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行將丐銘於魯君秋塍非狀何以克銘非叔父無能狀先大夫余抱持而哭卒無以辭謹雪涕而爲之狀乾隆九年秋八月二十有五日

東潛文稿卷上

楚莊王入陳非霸討論

先儒莫不許楚莊王之入陳殺夏徵舒以爲能行霸討矣蓋諸侯不能討而楚討之故雖有縣陳之罪納孔寧儀行父之非而皆得從末減以余觀之獨不謂然何也陳靈公之弒也在魯宣公之十年夏四月癸巳逮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陳侯者靈公子成公午也是既列于會矣至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左氏傳陳侯在晉蓋成公既與楚盟而身又往朝于晉是時楚莊方求霸于諸侯是

以惡其貳而伐之特託名有討于少西氏知陳人之不與也而徵其無動焉耳既乘其虛而人其國遂有利陳之心因而縣之又懼成公在晉晉人必助之復國而知陳之終未可取也適投申叔之言用市復陳之美強納其邪臣以亂其國乃史記陳世家云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不知夫子蓋心傷之而甚疾之何爲其賢之也春秋筆削推見至隱紛紛以殺夏徵舒爲襄納寧儀爲貶忽子忽奪聖人立萬世之經必不若是吾故曰楚莊之入陳非霸討也蓋與晉爭霸耳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豈有眞能行討賊之事哉而王伯厚以爲春秋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

吳蜀兵勢論一

或問三國時吳蜀用兵孰優曰蜀爲強吳不及也何以

明其然也曰吳藉父兄之資據三州之地土廣而民富荆州形勢之區而吳得之長江舟楫之利而吳習之宜其易于得志乃西取石陽而不克東攻合肥而輒敗烏林之役乘曹公疲疫之衆藉先主猗角之力僅而勝之其誦曹休誘王淩專尙狡猾陰賊之謀曾無有堂堂正正虎爭中夏之心諸葛元遜東關之捷陸幼節西陵之剋差爲可稱然而新城再圍謏讋旋生步闡孑絕力已甚憊且淮南連歲舉兵挈地來歸曾不能救仲恭公休之滅亡又安望其上岸一步哉若夫蜀則不然出軍興勢妙才授首矣水溢漢堤于禁乞降矣鹹張郃于青封摧王經于洮水茲數于者皆魏之名將重臣而蜀殺之甚憊且淮南連歲舉兵挈地來歸曾不能救仲恭公休之滅亡又安望其上岸一步哉若夫蜀則不然出軍興勢妙才授首矣水溢漢堤于禁乞降矣鹹張郃于青封摧王經于洮水茲數于者皆魏之名將重臣而蜀殺之父子相繼大興于午駱谷之師然竟于蜀絲毫無損也以司馬懿之通達奇變猶尙難之況乎其下者哉曰然則蜀何以屢屈于吳也曰荆州之失用人之過也呂蒙潛師掩襲向使非廉芳士仁潘濬三叛則荆州之城終不可攻也堅城在前勝兵在後蒙適成擒耳秭歸蹉跌所謂憤兵伯言亦備悔乎懼之向使永安之運數猶長猇亭之覆師必復豈可執此二端遽定其優劣哉然則蜀何以先亡也曰此由後主誤聽賊臣邪說而不念其如腐鼠之如羣羊武侯一出三郡響應隴右震動陰平武都割其要害魏人切切焉欲得一當以報之眞爽仁將委城而去之徐晃陷圍而不解吳人倘克全信義以終赤壁之功出兵淮南協力同規一舉而曹氏可破也中原可圖也計不出此貪近功而忘遠略甘小利而遨功之故也夫蒙但爲權割據一方竊號自娛計則忠矣如欲使權上之扶翼漢鼎志匡王室次之決機行陣與天下爭衡彼周公瑾魯子敬何人哉兵法云名其爲賊敵乃可服焉有折節稱臣尋又叛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士氣不揚國威已損無惑乎屢出而屢劒也及權晚謬失策遼東燕王九錫之命以已所受之魏爲吳王者冏授公孫淵思一雪其內疚橫遭猾

吳蜀兵勢論二

敢問吳之所由弱有說乎曰有之吳以得荆州而雄亦以取荆州而弱當關公之圍襄樊也降于禁虜龐德曹仁將委城而去之徐晃陷圍而不解吳人倘克全信義

虜受侮不少氣湧如山益形其醜何如先主孔明正名定分刻不與賊俱生羣下曉然咸喻其有吞滅當塗之志當建興之初魏臣華歆王朗陳羣之屬與諸葛書陳天命人事欲使內附武侯不答作正論以絕之是故屢耀其兵而不悔雖當敗績而能自振較之張子布僅知卻那貞之敝而忘受封之恥度量相越豈可以道里計哉抑吾觀之非獨權之多詐也孫氏自堅起兵長沙過世患揆之正道則江表劇盜等耳烏足數哉烏足數哉

吳蜀兵勢論三

且夫蜀之強不自武侯始也襄樊之圍曹公竭數州之力以禦之曹仁呂常受圍於內于禁七軍見虜於外七軍者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禮與禁所督而爲七也先是赤壁之敗曹公北歸留七將軍軍以備敵其後遼等徙屯令禁幷將之而以朱靈爲部下督蓋如是其重也禁軍覆沒許下震驚梁郟陸渾羣盜遙受壯繆印號爲之支黨如侯音孫狼等是已蔣濟謂彼時有徙都渡河之計于是曹公遣徐晃助仁而別遣將軍呂建徐商殷署朱蓋十二營咸詣晃所又召裴潛于鄄城取張遼于合肥而身自出摩陂爲之聲援圍不即解諸將呵責晃之或恤矣吳之亡也僅水軍督陸景不背本朝無悉

大傳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吾觀劉先主當崎嶇搶攘之際與葛關張趙諸輔佐猜忌權詐之不設用能終濟大業鼎峙一方其後嗣諸賢又奮身衛社以死報之此三代以還之所希覯者也縣竹之戰諸葛瞻怒拒鄧艾瑯琊王之邪說至埋人腳以戰子尚及張苞子遵俱死關平先沒於臨沮關興于鍾又爲龐會所害趙廣隨姜維沓中陣亡而黃權之于崇亦同諸葛父子見殺且能勸贍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至於流涕尤可稱也彼魏氏功臣子孫無一人殉難於曹宗顛覆之日而賈充陳泰鍾會之徒咸輸心司馬家兒視其君刃出於背而莫之或恤矣吳之亡也僅水軍督陸景不背本朝無悉

厥弟機雲翩然入洛果何心乎則以當塗輕節義而 氏薄世臣故也嗚呼後之人主可勿念哉

張昭論

論者謂孫權不相張昭惡其直也多爲權惜而不知昭有以自取之也曹公南下恫疑虛喝之兵耳昭當討虜付託之重爲江表人士之冠首發迎降之議顧妻子挾私意權固深望之矣卽其于一二傖輩訐以爲直豈休休有容之度哉如嚴峻昭所薦也權令誦孝經昭遽斥峻爲鄙生自誦君子之事上章是爲矜已之長以形人之短又嘗毀魯肅爲年少麤疎雖甘寧之討黃祖猶且沮之蓋以功非已出而忘祖殺堅之血讎也且夫君子之與人也賢則進之無能則矜之及乎事上惟才是求庶盡其區區報主之心況以吳之僻處海隅思與中國爭衡尤藉羣策羣力以成其勢而益其强若峻之溫溫克讓耽學不倦肅之明于大計獨建奇謀更非餘子可及昭果公忠衛國方推援之不暇而顧忍譖毀而顧之哉他日權戲之曰乞食而虞仲翔指之爲死人一時君臣鄙夷之若此猶欲望其立以爲相難矣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昭其不免焉

陸遜論

嗚呼滅人之國陰謀好勝其得禍豈不重哉予觀鄧艾入蜀斬劉宗四百餘年之祀其身見殺諸子共命延及

孫舉室燒死慘酷若此而人莫之或哀者則以用兵之暴宜與鍾會同誅也夫陸遜吳之名臣也跡其圖取荆州毀關公之功成曹氏之篡皆遜有以發之機雲之死三族無遺方之于艾先後略同夫遜自以摧破劉主爲能子抗又以絕滅步氏爲伐其世爲將道家所忌況乎乘人之危俾人之敗天之報施未之或爽彼鄧艾不過屯田掌犢人耳奚若陸氏世有祿位于漢乃甘心霸佐翦滅宗盟獲罪本朝抑又甚矣且其輔吳亦非忠赤當周勃之誅曹休也遜爲元帥全琮朱桓爲左右督桓進計以休戰敗而走必由挂車夾石請以萬兵柴路休可生虜乘勢直取壽春割有淮南用規許洛休兵果敗遜議遂以爲不可桓計不行坐失機會爲可惜也以遜之明豈不料此徒以畫非已出功不獨居故耳然猶蒙公卿祖道之榮翠帽金帶之錫會不知愧無惑乎見厄於呂壹致隙于全琮君子有以占其相業之不終也若夫石陽之殘戮遜式之構疑裴世期已譏之矣吾何責焉

田疇論一

自古求志之士謂其能行義達道而不虧乎其素也苟達道以干譽昧義以邀功蹈節雖奇君子病諸吾每讀

魏書田疇傳未嘗不慨其立身行己之非據也疇始以怨公孫瓚之殺劉虞聚徒衆于徐無山中坐作教條威行鄉曲迨袁紹破公孫虞讎已雪禮命再至而卒不從何魏武一召而遽來耶豈非以本初賦性寬大外崇好士之稱彼孟德者陰忮險狠不難殺孔融袁桓敷輩而何有於已故懼而從之耶且烏丸用兵疇爲嚮導柳城之役疇策居多矣蹋頓死而熙尙無所歸乃之遼東爲公孫康所殺是殺袁氏之子者疇也疇似反爲瓚報讎徒以區區辟命弔祭尙頭爲此掩耳盜鐘之計何居顧孟德亦外用其謀而內疑其心封侯之令姑以酋祿縻之苟立意不堅卽幾辱隨之矣觀其私使有司劾之又

下世子大臣博議之更遣腹心探伺之必欲得其矯飾之隱情而疇亦逆計以待之正歐陽子所謂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者也彼誠見師還而厚賞諸切諫者意殆叵測請刎頸以明志非眞能讓也蓋惴惴乎求免于死耳于時孫權亦有笮其頭故畏其威之論可謂推見至隱士君子處此必不得已毋寧如韓珩之終身守節屢徵不至亦異疇之沾沾辭費進退觸藩者矣裴世期闡其微而未伸厥旨余故助其瀾而益暢之焉

田疇論二

余作田疇論譏其好行非辟矯廉飾節斷斷乎爲君子者世之人習覩熟聞或出或處優劣判然若夫杜預卒死蕩陰君子以爲延祖雖缺子孝而實盛子忠斯二子者世之人習覩熟聞或出或處優劣判然若夫杜預勳名顯于晉室傳注傳于後代會莫有起而議之者而余所不許以示國子先生洲輪王丈曰子言誠然乎哉

杜預論

昔人以有藥一丸救君救父設難衆議紛紜曹于桓諮于郎根矩郎勃然曰父也豈不以有父子然後有君臣輕重之權衡人倫之極則不可得而踰也吾于魏晉之際觀夫處其親之變者有三人焉曰王裒曰嵇紹曰杜預裒父儀以東關之敗責在元帥遂逢子上之怒見法不捉筆眷戀墳壠絕市曹偉元執節終身坐不西向手不捉筆眷戀墳壠絕婚朝士至今誦其事未嘗不哀其志嵇叔夜神情高抗有邁俗之節爲昭所忌就戮馬市紹乃出應山公啓事卒死蕩陰君子以爲延祖雖缺子孝而實盛子忠斯二子者世之人習覩熟聞或出或處優劣判然若夫杜預勳名顯于晉室傳注傳于後代會莫有起而議之者而

不知其父恕之以非理終也魏書恕傳云少無名譽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又云倜儻任意思不防患不得當世之和後與程喜嫌隙深文刻奏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究不審所坐何罪得禍若是之深也及讀晉書預本傳云父恕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然後知務伯之冤由于司馬而陳承祚爲之諱爾蓋務伯不忍見舜禹爲壇再禪之儀山陽故事班寵有加之典見惡權臣貞慈亮節比諸陳元伯傅蘭石之徒有不可同年而語者乃元凱忽而父之讎徇婦家之黨爲之効命疆場創平吳會迨至喋血江陵沈碑峴首不念蓼莪之詩幷乏侍中之血有道之士純乎天德而不媿鶩功名其必有以自處矣或云諸葛靚事類王裒一時頓有兩完人云

諸葛忠武侯隆中考

薄漢江南北三百里而近相傳有兩隆中云隆中爲漢丞相諸葛忠武侯抱膝長嘯時所居距襄陽城西南三十里伏龍山中東坡詩云誰言襄陽野產此萬乘師又曰萬山西北古隆中是也一在南陽城西八里俗名八里岡岡勢蜿蜒加帶高僅數丈土人即其上以祠孔明故宅堂前有三閒屋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萬厤襄至今香火不絕而求之襄陽之野顧寂寂也於是宛人引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水經注云河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也車騎將軍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鍵爲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爲其宅銘焉安卽密之子時代不遠習氏本其地著其言可徵信元和郡縣志山南道襄州襄陽縣諸葛亮宅有井深四丈廣五尺五寸迄今壘砌如初諸葛書襄陽孔明故宅堂前有三閒屋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萬厤襄陽縣志襄山亙而西曰桃花嶺循嶺一支東遶而東隆從空洞曰隆中輿地志云隆中者空中也行其上空空然有聲云隆中在襄陽明矣而今所傳在南陽何也按史記秦昭襄王十五年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正義曰今鄧州也在漢水之北漢志南陽宛縣下云故申伯國莽曰南陽又鄧縣下云故國應劭曰在襄水之陽宛鄧襄陽郡界截然後漢因之張衡南都賦云陪京之南居漢之陽李善注云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鄧縣三國時謂之鄧塞水經注淯水東南流逕鄧縣故城南習鑿齒襄陽記曰去襄陽二十里曰鄧塞者卽鄧城東南小山元和志云鄧縣故城在臨漢縣東南二十里南臨宛口阻一小山幾攘隆中而有之襄陽亦有祠卽其書院遺址明宏治年御史林光奏建春秋二中有司致祭但不若南陽之盛耳　嘗讀蜀志本傳云亮躬耕隴畝裴世期注號曰鄧塞陸士衡辨亡論所謂魏氏乘鄧塞之舟下漢

陰之衆者也晉志漢獻帝建安十二年魏武帝得荆州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又分南郡西界立南鄉郡及取於赤壁南郡以南屬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屬魏晉武平吳混一天下宛屬南陽國始於襄陽郡故鄧縣地立鄧城縣南北瓜分廢置不一而其名猶見於史傳太元七年桓沖伐秦攻襄陽苻堅遣苻叡慕容垂等救之叡軍新野垂軍鄧城劉宋大明末制襄陽西界爲京兆郡鄧城縣屬焉齊永泰初魏主宏攻圍鄧城齊將曹虎拒守救大敗於鄧城既而魏主宏攻圍鄧城齊將曹虎拒守不下梁承聖三年西魏宇文泰遣于謹等攻江陵軍至樊鄧後廢縣而立郡元和志云襄州臨漢縣本漢鄧縣地西魏於此立安養縣屬鄧城郡歷隋迄唐又廢郡爲縣舊唐志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置乃改臨漢爲鄧城縣宋元豐九域志襄州襄陽府屬縣望鄧城州西二十里其於裴注道里之數未之有異也南渡後中原淪喪襄宛之閒此疆爾界虛其地而不居者百五十年南北對境閩自鄧城南過至樊城陸子靜亦云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正指此也明一統志鄧城旁近有十城蒙古圍襄陽築故址尚存及檢萬厤襄陽府志則鄧城僅厠名於市鎮之中宜其日就荒滅湮沒無聞遂有以今之鄧州當古鄧縣今之南陽縣當古南陽郡者鄧州漢

號精審而不能指芸說之誤何也若王世貞宛委餘編之繆抑又無論已蓋鄧城縣界於襄宛之閒壤地雖近於襄陽而版圖則隸於宛治葛侯臨發漢中疏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正指其郡望而言耳其後襄鄧同屬於荆而鄧城又廢南陽縣之名既足以淆南陽郡之稱適有隋置鄧州一事與古鄧城遙相混雜遂成此大錯物撰星移張冠李戴末流寡學何足據乎今襄陽府屬湖廣布政司鄧州及南陽縣並屬河南布政司之南陽府詳辨之如左以資學者有可考證焉

關壯繆封爵考

後漢武陵郡漢壽縣本前漢之索縣順帝陽嘉三年改

曹公表封關公爲漢壽亭侯在今湖廣常德府東四十里先主定蜀析廣漢郡葭萌縣地爲漢壽縣延熙三年費禕出屯漢壽景曜二年胡濟卻住漢壽是其處也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東竊意先主既稱尊號一時元勳如諸葛丞相封武鄉張翼德封西鄉趙子龍封永昌卽馬孟起羈旅歸國亦爵簒鄉黃漢升叔定軍一役遂賜關內若公以股肱之佐任荆州之寄豈獨無封爵耶而陳壽志惟云封拜元勳而於名號缺焉無聞殆先主以公錫命漢朝因之不改特建置一縣爲公奉邑與此可爲公平生軼事補遺之一

泰山五汶考一

五汶之名始於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曰汶汶凡有五曰北汶嬴汶牟汶柴汶浯汶皆源別而流同元和志爲更其名曰汶水出乾封縣東北原山又有北汶嬴汶柴汶牟縣界有牟汶皆源別而流同也顧宛溪取述征記之說而胡東樵欲以小易嬴因水經注無嬴汶也不知水經所主之汶卽嬴汶以其首過漢嬴縣南鄙道元注不別著其名卽明無所謂大汶也大汶詳見下而以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者爲牟汶今有水出萊蕪縣東北之原山亦名馬耳山魏收地形志嬴縣有馬耳祠汶水出焉是知卽原山之異名矣西南流至泰安縣南與大汶河合小汶水經注水道則鑿然可按名之曰小汶者對大汶而言大汶爲經水川水而小汶則枝水也小汶柴汶並自東北以達於西南大較與大汶之會嬴牟等北汶石汶在於汶是名天津河亦曰雁嶺河其水南流與嬴牟二汶合今統名曰大汶又曰墊汶禹貢鍾指以北汶爲墊汶非是嬴有二源一出萊蕪縣東北大小龍灣一出縣南宮山陰石漏河入於牟汶牟亦有二源一出萊蕪縣東南寨子村海眼泉一出縣東二十里古牟城東嚮水灣二水合流與嬴汶會西南流注於大汶河牟汶以漢牟縣名之二汶者自東徂西者也其一曰北汶水經注北汶出分水溪源與中川分水今謂之泮河卽古半水也又曰北汶泰山紀事謂之北王河而以環水爲南王河云皆汶水以音略相類混而爲稱正不知其土音作何等語也東南流逕泰山東合天門下溪水今謂之漆河又曰西溪其一曰石汶水經注其水又合環水水出泰山南溪今名桃裝河又曰中溪東流入汶世謂此水爲石汶今志分環水石汶爲二又云天津河卽石汶與酈注不合非是二汶者自北達於南者也其一曰柴汶水經注汶水又南左會淄水水出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蒉裘城北又逕梁父縣故城南又西逕柴縣故城北世謂之柴汶矣又逕郕縣北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於汶泰山紀事謂之巖嶂河名從其地也此亦卽漢柴縣以名之而世傳又有小汶源出新泰縣東北龍堂山南流入沂州府蒙陰縣界折西流逕縣境繞城而西流至泰安縣南與大汶河合小汶水經注水道則鑿然可按名之曰小汶者對大汶而言大汶爲經水川水而小汶則枝水也小汶柴汶並自東北以達於西南大較與大汶之會嬴牟等北汶石汶在於泰安縣東北之故縣鎮有水出岳東北之仙臺嶺南流注

大汶之北南入大汶柴汶在小汶之東北西南入小汶故言五汶者當主嬴汶牟汶北汶石汶柴汶知者以有前紀可憑也郭緣生遠數浯汶繆甚（浯汶出朱虛縣靈門山見水經濰水注中）顧宛溪迷而不察而遂因之李吉甫以爲其一則經流（禹貢雒指引元和志有其一則經流之語今本無此文然據所說止有四汶則其一經流之語未爲無據或東樵所見之本與今書有異同耶蓋俱不知有石汶也者胡東樵曰以小易嬴斯爲當矣似非無說第小汶不見他書且與淄水合流而淄水甚古小汶似不得遽擅一汶之目古今稱而此顧可得而各擅也合之水經注北石柴三汶是爲五汶嬴牟北石幷於大汶柴汶會於小汶是五汶又總分二支而總出大汶曰名位次第秩然郭氏李氏無久如合嬴牟爲一而分柴小爲二安見彼不可得而分人力溝通之未可知也故余謂東樵欲以小易嬴爲未允何也郭緣生李吉甫固皆列嬴牟爲二汶矣相傳已

泰山五汶考二

然予猶有疑者據水經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屈從縣西南流蓋自萊蕪歷古嬴城而至泰安與今水道合自下酈道元即以牟汶釋之其上源不詳也入泰安境又不記出仙臺嶺之一支亦甚疎略矣而乃即繼之曰左合北汶由北汶而天門下溪水而環水蓋自西而東也今汶水由東以達於西豈以北汶水視天門下溪水爲較長歟（二水皆入北汶以達於大汶）不然東西倒置爲不順矣而淄水據水經注所出與所逕之地如菟裘城梁父縣故城柴縣故城郚縣陽關城皆在縣南境菟裘城屬兗州府泗水縣郚屬

泰山五汶考三

自地理之學不明而人得家自爲說好奇標異古義盡晦矣如嬴汶一統志云一自萊蕪縣東北大小龍灣發源此即水經注出原山之下流也又云一自萊蕪縣南宮山之陰石漏河發源又云宮山在新泰縣西北三十里（嬴縣故城亦在縣西北）即古新甫山山交二縣之閒通志因之於圖別出新泰縣東南二十里之鳳凰山與三十里之大石山中有小水曰嬴汶易西北爲東南相去遼闊然則是牟汶而非嬴汶矣（此一源當出萊蕪縣東二十里之太室山下流爲

司馬河亦曰嘶馬河者近是　牟汶二源一出寨子村一出譽水灣縣志指出寨子村者爲浯汶通志既辨其誤而圖猶存其名何也嬴牟二汶合流入泰安縣東北之故縣鎮與仙臺嶺之水會是爲大汶亦曰堅汶方輿紀要云汶水出萊蕪縣東北七十二里原山之南水經所謂北汶也考水經注北汶出分水溪源與中川分水而濟水篇注云濟水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東南出山茌縣之分水嶺溪一源兩分泉流半解亦謂之分流交半水出泰山入汶半水出山茌縣西北流與賓溪谷水合又北逕盧縣故城東而北流入濟山茌故城今屬長清縣於古宗爲右隰故今有水名洋河亦謂之北汶河即半水也豈出原山之謂乎不謂宛溪亦有此失既入泰安縣境則有所謂石汶者環水也今俗謂之梳洗河亦曰梳裝河縣志又名十里河而與石汶分爲二水豈古今水道有遷移與又曰石汶源出仙臺嶺是又以天津河當之非矣有所謂茜門下溪水者水經注水與北汶合今俗謂之漆河漆河之名不知何昉而世盛傳之其流入於北汶恰與鄰注合又有所謂柴汶者水經注以謂出梁父縣東梁父山舊在泰安縣東南百十里圖在正南非是今割入新泰縣西界去縣治四十里爲二縣連接之區又名淄水以其逕漢柴縣故城南故謂之柴汶縣志名東濁河以其水色混濁也取名爲淄亦以濁故志云西出徂徠山東南泉里莊石罅中西北入小汶竟不知其出梁父縣東北之故縣鎮與仙臺嶺之水在大汶之北而柴汶在大汶之南隔越大河何由强合乎一統志亦誤以爲出仙臺嶺又云泰山東有董家河南流入汶即柴汶末知何據　水經注無嬴汶之目道元遊歷三齊方土之稱無弗該載寧獨遺此是必當日其名未顯然郭緣生在道元之前其從劉裕北征也作爲此記是所耳聞而目睹有不可誣者故余謂胡東樵欲以小易嬴其說終未當也大小汶之名不見古記傳後人因嬴牟北石四汶相合故名之曰大小汶所納祇一柴汶故名之曰小然考小汶發源新泰縣龍堂山其來遠且長矣其吐納衆流亦甚夥矣與大汶河不相上下若古有是水則道元無由不詳記之此必後人溝通之以合於梁父之淄水而泰安縣志乃云小汶亦名淄汶淄汶之名究非所據似因柴汶而造作者以淄柴同音也萊蕪志因字形相近而誤而泰安志又借其聲之轉通志則以爲淄水或云即徂徠山紫源池尤附會可笑其他隨地變名不可勝紀皆庸妄人杜撰故宜一切屏絕之後三日又書

泰山五汶考四

五汶之中惟柴汶尤難明以其源流爲小汶所亂也欲

知柴汶之發源當先按梁父之所在史記始皇本紀云禪梁父服虔云泰山下小山而不言其方位封禪書云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又云乙卯漢元封元年上泰山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制詔亦云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若在正南說見第三篇則不得云下陰道也漢書武帝紀云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禪肅然然則梁父與肅然必相近而稍卑小服虔曰肅然山名也在泰山下有一脫字統志肅然山在萊蕪縣西北六十里縣志云泰山東麓也方輿紀要肅然山在泰安縣東北七十里蓋漢武遵始皇之故迹而小異之既登封泰山下陰道除東北之小山以降禪始皇禪梁父武帝禪肅然肅然又在梁父之北登封以祀昊天上帝故就山之陽降禪以祀皇地祇故就山之陰若果在正南則是就陽位而非就陰位乖祀事之義矣梁父究不知定在何所惟唐貞觀二十一年司空房元齡封禪議云梁父社首二山禪祭之所去十五年議奏請禪梁父今奉詔詳議梁父去泰山七十里又在東南至於行事未得穩便社首去泰山五里是周家禪處臣等參詳請禪社首有詔依奏梁父之在泰山東南七十里唐人尚能確指其地可據也故方輿紀要泰山總序云東六十里曰梁父山又東曰云山與元齡之言相合又泰安州下云梁父山州東百十里志云西接徂徠在府東南四十里人所共曉梁父西接徂徠宜更在徂徠之東府志乃云梁父山徂徠西南距泰安城九十里是易東爲西幸有肅然徂徠二山足爲標準猶可得其彷彿不然直一下趾之小山耳宜其湮沒而無聞然而水經注有明文矣云淄水出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春秋左氏傳隱十一年杜預注菟裘魯邑也在泰山梁父縣南魏書地形志梁父有菟裘澤方輿紀要菟裘聚在泗水縣西是也然後云淄水又逕梁父縣故城南方輿紀要梁父城在泗水縣北四十里然後云淄水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世謂之柴汶又逕郕縣北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於汶水自東迄西序次分明若如今圖志所載當先柴縣而後梁父水道倒置其謂之何余觀新泰縣圖其西有梁父山云縣治西至泰安府一百六十里縣境西至泰安縣境八十里山在新泰界內計距府治東南百里而近斯爲得之乃通志府志圖俱在府治正南其誤有不待言者雖然淄水之源鄒道元且不能溯其所自出余又烏從而測識之哉胡東樵以爲柴汶俗名卽司馬河大非後二日又書時二月晦也

泰山五汶考五

柴汶之源雖不可考然而蛛絲馬迹猶可尋者一統志小汶河源出新泰縣東北三十里龍池卽龍堂山泉之池西南流百里府志云百二十里經泰安縣東南繞徂徠山之南麓西流合汶河所謂大汶口也縣志小汶水自新泰縣東北

龍堂山南麓發源會諸澗水南流出蒙陰縣界東西流入新泰界合龍池河平陽河香山岡溯西周河廣明河諸水又西流合羊流河水又西逕泰安縣界受濁河泉經徂徠山南故梁父城又西南逕故柴城北俗亦謂之柴汶又西至大汶口按之圖志諸河皆不近梁父惟羊流河一支之水繞梁父東麓而下入小汶則道元所云淄水出梁父縣東者殆指此歟其受濁河泉也乃其水決出地中者而反藉以存古迹可慨也其下流至古柴城卽與大汶河合爲大汶口水經注所云又逕郕縣北陽關城南皆不可問當道元時嬴牟北石四汶合注於陽關城之西而柴汶自南來注之陽關魯邑也城在寧陽縣東北杜預曰陽關在鉅平縣東劉昭曰鉅平有陽關亭括地志曰陽關在博城西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是也今泰安縣東南有東濁河又曰會河西南有西濁河又曰小會河卽柴汶自東達西之首尾也以其會小汶故名之曰小會若濁之稱名猶仍淄水之舊耳大元憲宗七年濟倅畢輔國始於汶陰堰城之左作斗門一遏汶水南流至任城合泗水以餉宿蘄戍邊之衆且以溉濟兗閒田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事見至大五年李惟明改作東大壩記堰城壩在寧陽縣東北三十里元始置堰明永樂中改爲壩明史禮傳禮以會通河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築堰城壩橫亙五里遏汶流使無南入洸而北歸海蓋改畢倅所通之道也戴村既築汶水盡出南旺不復通成化十一年主事張盛以舊堰水閘河深相視其西南八里爲堰城新石堰置閘啓閉以時蓄洩壩在大汶口之西行水金鑑寧陽縣洸河東西二閘嘉靖六年建舊有堰城石壩堰城閘今廢於是小汶之流盡爲大汶所奪而柴汶因茲而俱泯矣今所存僅自泰安縣東南百里之濁河泉西流至城東南七十里之鄉城泉鄉城古龍鄉城也泉以地得名有作香城者非卽合於大汶口閒關不及五六十里耳上源旣絕而下流又亂其名復改稱東濁河又或被以紫汶淄汶之繆說或又訛爲潛字相似也方輿紀要偶因傳寫之誤縣志不知而妄引之嗚呼柴汶何多不幸耶晦日燈下又書

盧奴水考

東潛文稿卷下

漢中山國治盧奴後漢魏晉因之後魏皇始二年破中山立安州天興三年改曰定州以國爲郡縣亦治焉高齊置鮮虞郡於盧奴尋廢盧奴入安喜盧奴始失其故墟今定州治漢安喻縣後漢章帝更名安憙中山記云縣在唐水之西山高岸喻故曰安喻邑豐民安故曰安憙至晉除心作安喜也按安喜安喻一也顧景范方輿紀要云安喜縣今州治安喻城在州東三十里分而爲二非是今州城南十五里曰古漢安喜城亦與三十里之說不符沙河繞其南唐河在其北也盧奴城地無考應仲瑗以爲盧水出右北平東入河鄚道元非之曰按盧奴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一百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故藉水取名矣輿地志云盧奴

城北臨滋水南面洫河滋水即唐河洫河即天井澤又名天井淀水經注所謂安喦縣其地臨喦有井塗之灘者也以圖志考之直是今州治形勢而非盧奴矣盧奴城當在滋水之北州城西北十餘里慕容垂之僭據中山也死後魏道武帝伐之軍次盧奴其子寶請和乞守中山以東則盧奴決在今州西北境矣　地有黑龍泉又有白龍泉二泉皎焉有清濁之別匯流爲清水河東南入於唐河黑龍泉水色正黑當即古之盧奴水正定府志又以爲黑虎泉或亦是泉之殊目矣而白龍泉蓋因黑龍得名俗傳耳道元北魏人中山宜所周歷即城內有泉一語推之則盧奴城在今州治之西北隔越唐河較輿地志北臨滋水之文相左傳聞之與目覩故不可

得而爭審矣或云水道有遷移唐河善衝決南北之不合以此余謂黑龍泉之去州治僅十餘里耳若盧奴城更在滋水南則與安喜城不太相逼乎而自外又無水以應之殆不然矣小坡使君指黑龍泉爲盧奴水余爲之暢厥旨焉

浙學源流考

揚子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名義遠矣哉動不詭於聖言必衷諸經乃可以守先而待後聖學之傳大江以南斷自子言子始朱大觀中封孔子弟子顏相爲富陽侯疑是浙人然無他左證且家語謂是魯人故不敢援引西京而降迄於陳隋之代吾浙以儒名者或立爲博士或號稱都講微辭奧旨專門名家若錢唐全

緩山陰趙曄孔僉孔子祉餘姚范平虞喜顧彪魯世達鹽官戚袞顧越東陽鄭灼武康沈洙沈峻峻子文阿烏程太史叔明由此其選至唐如徐齊明沈伯儀孔若思輩議郊祀雜引康成讖緯之誣論撰著徒取蘭臺文誥之美儒術衰矣必持議守正如褚無量班諸賈陸之儔庶幾無愧然則新書之放濫固不如舊書之謹嚴已宋興極嚴師法朱子承濂洛之大宗衍羅李之遺教兩浙之儒金華爲盛永嘉次之台又次之其淵源而崇尚之者獨推北山何文定公基爲得其正北山父伯懿爲臨川丞黃勉齋幹適知縣事伯懿乃見其二子北山因所誘導研精覃思涓固篤實絕類漢儒魯齋王文憲公柏

從受業焉魯齋大父師愈幼學於潘良貴長遊於呂成公晚交於朱子父瀚叔父漢治又及朱呂之門故其學具有本原然果於自信至以二南十五國風爲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而不盡定於夫子之手發言尤爲紕繆是以北山嘗誨之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而魯齋終不能變化氣質史傳以卓識獨見許之過矣仁山金文安公履祥先師魯齋遂因魯齋獲事北山人謂文定清介絕俗似尹和靖文憲高明剛正似謝上蔡仁山起而兼之以其學授之白雲許文懿公謙白雲既躬親聖傳斯文是任大道益彰羣推爲朱子之世適云其朱子弟子之在金華者

則有馬壬仲潘友端潘友恭李大同楊與立徐僑諸人
僑字崇甫官寶謨閣待制卒謚文清始學於呂成公弟
子葉邦朱子過下饒僑請從其弟子葉由庚康植朱元
龍樓大年龔應之其門人王炎澤亦有名炎澤孫忠文
公禕所學本於家庭重其文者知其發爲節義欽其節
義者知其根於講學山陰劉氏作道統錄謂公祈天永
命一疏雖伊傅告君當不過是孫稔師事臨海方孝孺
卒謚孝莊先生金華之學於何文定者則有張潤之倪
公晦王偁學於王文憲者則有汪開之學於金文安者
則有柳貫聞人夢吉學於許文懿者則有葉儀王餘慶
呂溥馬道貫蘇龍友范祖幹貫字道傳與同郡黃晉卿

浩吳淵潁萊吳正傳師道師道子深沈開席授徒爲時
宗仰遊於數公之門者戴叔能彥良宋潛溪濂其最著
矣潛溪厲志聖功奮身王佐處爲名儒出爲名臣文章
勳業美哉休乎金華又有呂成公祖謙之學呂氏自希
哲從程子遊以儒行名於世其家有中原文獻之傳南
渡後好問始從金華成公其孫也學以關洛爲宗師事
汪應辰林之奇胡憲而友朱子張栻考試禮部識陸子
靜之文人服其精鑑與弟祖儉從弟祖泰一門自相師
友祖儉字子約慶元中以得罪韓侂胄貶死鈞州祖泰
字泰然亦以書論侂胄杖謫欽州其弟子潘景憲喬夢
符戚如琥石範李誠之鄒補之喬行簡潘時葉秀發葉

邦夏明誠胡居仁居仁子長孺會孫助亦習其傳行簡
字壽朋端平宰相封魯國公謚文惠諸中知蘄州金人寇邊誠之死之忠烈之性明於講習謂非師資之助不可長孺字汲仲爲元名儒亦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同邑黃夢松夢松傳永嘉葉味道之學助字履信世稱古愚先生先是蘭溪杜仁翁汝霖從胡安定公瑗問學其曾孫旗字伯高旂字仲高旂字叔高旚字季高旚字幼高博學好古號稱金華五高伯高登東萊之門季高幼高請業於文公蓋程子之道朱子尊之而大行朱子之學成公助之而益懋被服者深信從者衆聞有一二意見歧出指歸異趨若陳同父亮唐與政仲友其人然於朱子究何損乎亮才氣豪邁有任俠風不屑屑於章句與朱子辨論三代漢唐帝皇王霸之略數往返不少屈其學自孟子而後服膺文中子嘗自謂推倒一世之豪傑開拓萬古之心胸意指朱呂二公仲友於天文地理陰陽度數禮樂經世之學靡不殫究力索窮本該末與弟子傅寅質問疑難訂其譌繆發其精蘊而乃片辭削牘見棄大賢列傳僅附之王淮學者罕聞其端緒良可歎也永嘉之儒王開祖倡道學於伊洛未出之先林石講春秋於王氏新學之際確乎不拔眞人豪也開祖字景山稱儒志先生石字介夫稱奧塘先生又有元豐九先生者則周行已恭叔許少伊景衡劉

元承安上弟元禮安節戴明仲述趙彥昭胥張子充煇沈彬老躬行其人也九先生與潘若雨商霖謝用休佃潘子文旻共登程門聞道獨早而薛士龍季宣之師袁溉寶事二程溉行事不少槩見朱震漢上易傳嘗稱其受河圖洛書於种放以非浙人故不具論季宣傳陳止齋傳艮止齋傳蔡幼學徐邦憲季宣明於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鑽研籌畫使可施行而止齋先師事鄭伯熊伯熊字景望當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學者復於伯熊得聞前輩模楷止齋於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呂成公亦爲之備陳文獻相承條序其主敬集義之功得之年張達善周敬孫敬孫子仁榮振起東南力明至教正學方先生孝孺獨往學於宋潛溪迨先生遜國時殉難

傳者遂失其人焉他如錢唐張文忠公九成常山劉質夫絢江山柴中行柴禹功禹聲餘姚孫應時會稽韓性陳祖永縉雲王之才建德趙彥肅滇安何夢桂吳興牟應龍或親炙程朱之耿光或私淑洛閩之懿訓偉哉何其盛也吾浙又有四明姚江之學四明自慶厤五先生後有滇熙四君子之日五先生者楊適杜醇樓郁王致遠致弟子說隱居樂善節操高潔鄉邦敬仰之袁正獻公燮楊文元公簡沈端憲公煥舒文靖公璘四君子同師西江陸氏朱子每稱文元有爲己工夫持庾節日首疏薦之宋史究以非洛閩正傳故不列之儒林列儒林者溪浚戴肖望溪胡德夫一桂亦能遠希先哲追步遺塵爲慶元王伯厚應麟慈溪黃東發震東發純厚端慤伯厚博洽淹貫學者宗之台學始於陳貽範羅適徐中行庭筠父子執禮於胡安

厚聞見贍敏均足不朽元時程端禮端學弟兄獨舍陸宗朱不苟隨儕偶可謂得所依歸者矣姚江之學當明正嘉閒王文成公守仁起而講學以致良知爲宗其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聞者始而疑久而悟其弟子徐愛錢德洪王畿王艮孫應魁薛侃穆元暉蕭廩歐陽德歐陽壑黃綰朱節聶豹趙錦鄒守益羅洪先張元仲應良等崇尙師說恪守不回當時執政如楊賈張桂輩夙害其功遊誣其學小人忌罔不足道也蕭山毛太史奇齡向直史館作文成傳本極爲辨正中載

世祖章皇帝云守仁之學過高有之與聖學原無異責也褚公公忠亮直干載偉人文章勳業彪炳兩史顧溯其族屬別其宗支莫或詳焉詎非缺與考僕射之先

聖祖仁皇帝亦云守仁一生立身無過體國公忠明代賢臣少出其右大哉王言自是而姚江絕學經

皇上欽頒駁呂留良四書講義有云守仁一生立身無出於子姓宋共公子段食采於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生公孫肥子孫因爲褚氏漢梁相褚大元成閒有褚先生少孫其裔孫重始居河南陽翟重裔孫招安東將軍揚州都督關內侯招孫碧晉安東將軍始徙丹陽碧子洽武昌太守洽子裒征討大都督卿元穆侯裒子歆祕書監歆子爽會稽王諮議參軍爽子秀之宋太常秀之生公孫肥子孫因爲褚氏漢梁相褚大元成閒有褚先生少孫其裔孫重始居河南陽翟重裔孫招安東將軍揚州都督關內侯招孫碧晉安東將軍始徙丹陽碧子洽武昌太守洽子裒征討大都督卿元穆侯裒子歆祕書監歆子爽會稽王諮議參軍爽子秀之宋太常秀之子法顯鄱陽太守法顯子炫齊安成王師論曰貞炫子漢梁御史中丞中書侍郎漢子象太子舍人象子玠陳御史中丞掌東宮管記玠子亮左散騎常侍陽翟縣侯亮子遂賢遂良遂功遂年遂賢卿王友襲侯遂良高宗相遂賢子兼藝永州司功參軍兼藝子珍琇琚瑮吏部

郎中琇給事中常州刺史珣京兆士曹參軍珣子元方大理評事遂良子彥甫彥沖彥季彥甫祕書郎子僑林彥沖城門郎子松司農少卿逢年子鳴鶴鳴謙遂良五世孫虔七世孫輶此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得牽連附書然其閒不無繆戾者按南史炫子澐澐子蒙則非漢與象也列傳云遂良曾孫璆字伯玉考之表璆乃遂賢孫也一表一傳自相矛盾且褚氏家譜亮之子尚有遂能高宗朝拜爲博士史失書彥甫名守持彥沖名守志史失書金石錄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遂賢子有兼善兼愛無兼藝不知兼善兼愛之中或卽有兼藝其人而史誤書與抑不知兼藝之外更有兼善兼愛二人而不之察旁徵濫引甚無謂也宋趙明誠金石錄跋尾云元和姓纂自有錢唐褚氏與亮族系不同斯言得之至於褚泰之後在錢唐者八不一代居不一方武林舊事西湖南山下又有褚家坡云

蒲將軍非棘蒲侯辨一

楚漢之際有蒲將軍者考史記項羽本紀蒲將軍始與當陽君英布嘗屬項梁於淮梁敗沒又屬羽羽使將卒二萬渡河擊秦以解鉅鹿之圍於是虜王離殺涉閒降章邯轉鬬河北厥功最鉅暨後英布分王九江而蒲將軍終不顯名於近代者吾郡馮景嘗著蒲將軍考謂卽棘蒲剛侯陳武吾未敢以爲然也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爲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羽此自更有蒲將軍韋昭曰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服虔以爲英布起蒲非也校合三說如韋賓優高祖本紀云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

之此卽景所指稱陳武者也夫項羽高祖同爲楚懷王將懷王命羽救趙高祖扶義伐秦約先入關者王之一向魏北一出荊西未嘗合兵而前也當是時中原逐鹿智者擇主蒲將軍旣屬於項棘蒲侯亦屬於劉羽破秦軍於趙高祖方困蹙於兗豫之郊蒲將軍自當從羽乘勝逐北鼓行而西乃反涉河南下以與高祖遇高祖於羽嫌隙未形卒要其將又奪其軍頓成疑貳以速怨尤是不待咸陽先入函谷距兵而早攖羽之怒矣援時度勢其然乎其不然乎況羽諸將如范增龍且鍾離昧季布鄭君大司馬咎長史欣等素所親任雖殺身終不畔漢卽懷首鼠之端欲逞飢鷹之志如英布者漢使隨何說之尙趙相猶豫迫擊斬楚使而後決而謂羽方強盛威震諸侯蒲將軍又建業同心之佐遽肯背之卽漢烏有是耶觀於此而蒲將軍之非棘蒲侯明甚至於英布得封而蒲將軍不王或渡河以後伐不多於布或先已死亡而爵賞弗之及自古王侯將相動名垂立而不終竹帛獨遺而無述如蒲將軍者可勝道哉

蒲將軍非棘蒲侯辨二

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棘蒲剛侯陳武也宜爲剛侯武以爲懷王將無所據曰此史失其名不當改爲剛侯武自是一人固不可改爲陳武若曰陳武爲王之三月乃沛公起沛之二十八月卽漢元年之十

一月是月也沛公已入關出令三軍秦民大悅時也何得先於秦二世三年十一月與蒲將軍遇而奪其軍耶秦二世三年十一月爲項羽號魯公之四月高祖起沛之十七月是月也高祖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四千人并之又與魏將皇欣表作訢卽欣字魏申徒武蒲軍合攻秦軍敗之史記云攻昌邑不下說者見有武蒲字遂移之蒲將軍以爲魏將武蒲漢紀作武滿紛紛臆解宜師古之詰斥之也

辨正漢書地理志一

卷屬余詳覈余衰廢健忘家藏圖籍一旦散亡無能爲役乙夜挑燈雠勘記憶所及書以復之曰坊刻删脫太甚惟明汪文盛槧本稍善毛氏汲古閣次之若陳明卿評點抑又下矣然而未可輕也汝南鯛陽孟康音紂紅反汲古閣本曰音紂何超音義同不知紂紅反之爲鯛也說文鯛直龍反陸德明經典釋文云鯛孟康音或音直勇反山陽平樂包水東北至沛入泗包爲泡省文汲古閣本作淮不知泡水之卽淸水與泗合流者也水經注作苞木二者皆陳氏之善一字之功豈淺鮮哉漢書之誤由來已久如宏農新安禹貢澗水所出闕駰以爲淵水河東郡絳曰兆隊水經注以爲洮陽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水經注以爲東條沛郡鄆縣絳曰單城水經注以爲單城朱祁因此誤鬱林領方墝水師古曰墝音橋亦作嶠庾仲初云水出萌渚嶠乃鄰道元曰地理志云領方縣而有橋水而當作南謂南橋水也此是何據若夫洙水入泗而以爲入池於延水入治而以爲入沽道元特起而糾正之則六朝以前本之誤也雉衡山之澧水至酃入汝今曰酃師古音胡賄反南安之溉水今曰溉師古音胡代反則曰雁師古音胡賄反南安之溉水今曰溉師古音哉則唐本之誤也亦有避諱而非誤者信都南宮水經注莽曰序中隋人諱忠故今曰序下西河美稷之虎澤後漢建武二十八年詔南匈奴徙居西河美稷羅武澤在西北唐人諱虎故今曰武澤也若夫直路沮水是漳水南陽比陽是沘陽益縣王莽曰探陽是探湯武功淮水祠是雍水祠中宿涯浦官是涯浦關而平原郡之阿陽孝成趙皇后傳云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寰宇記曰阿陽漢魏以下卻改爲陽阿天水郡之冀縣說文云天水有驥縣廣陽國之薊縣說文云周封黃帝之後于鄴從邑契聲上谷有鄴縣章懷後漢書注亦云巴郡之墊江說文作蟄從衣不從土孟康曰音重蠶之蠶習俗害眞莫明古訓也且班固普載巨君改易郡縣之名獨缺滎陽之所涿縣故滎陽是陳西已無復有郡矣天水之阿陽縣王莽之天水郡莽曰填戎而水經注云成紀西有阿陽縣王莽之阿陽郡治漢天水郡別有阿陽也上郡之增山西河有增山縣莽改上郡爲增山以馬員爲連率員字子主馬接之兄見後漢書馬援傳鉅鹿之和成一作禾成在下曲陽見東觀記亦作和戎莽又改常山郡爲禾成亭而

連率田況則北海之支郡莽改北海壽光曰翼平　夙夜連率韓博則東萊之支郡莽改東萊不夜曰夙夜　其孫功崇伯宗葬故同穀城郡則東郡之支郡地莽改莊平曰功崇臨邑曰穀城亭皆東郡之縣也　所謂大郡至分爲五者也不特此也莽既更長沙國曰填蠻矣又有長沙連率馮英既更九江郡曰延平矣又有九江連率賈萌豈史家追改耶既更越巂曰集巂矣又以任貴爲領戎大尹守之是官與郡異莽傳云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蘇林曰陳留圉縣莽改曰益歲而志又缺也莽傳又云分三輔爲六尉郡又云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今志僅有六隊而六尉之名不見見於黃圖莽傳亦京尉師尉翊尉光尉扶尉列尉是而汝南郡曰分爲賞郡尉殆因其子臨會封賞都侯故尊其稱耶蜀郡廣都置就都大尹志不書惟廣都縣下云莽曰就都亭東郡既書莽曰治亭濮陽復曰治亭何也凡此失誤之彰明較著者非有深思篤信之士固未易與之揆其顛末索其瑕瘢善乎先友張南漪曰人不熟於地理不可以讀史余至今誦之蒭君年力富強因是以津造或庶幾焉

辨正漢書地理志二

三十年前閶吳中義門何氏有校正漢書後歸邗江馬半查叢書樓插架今年春於許蒔庭案上見此書摹本

假地理志一冊與蒭君本參異同義門果勤於佔畢哉而未盡善也如沛郡鄴縣蘇林音多寒反而云宋祁據宋書曰應作酋夫鄴何乃破而爲酋也沈約宋呂酋之酋步尼公進軍清東屯酋城此春秋傳侵宋呂酋之酋縣屬楚國若沛郡之鄴縣王莽改之曰單城者也汝南郡鯛陽孟康音紂紅反本不錯反依師古注抹紅反二字高帝紀鯛陽顏云音紂蓋假借字實誤耳平原阿陽本不錯反引外戚傳改爲陽阿陽阿上黨之縣非平原也南郡夷道應劭曰夷水出巫本不錯反引宋祁曰巫下當添山字則後巫縣夷水東至夷道入江之文何以稱焉千乘博昌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本不錯反改爲博水齊地無博水也博昌臣瓚所謂取其嘉名闕駟所謂縣處勢平者也鍵爲漢陽山闕谷漢水所出東至鸞入延本不錯反改爲入江此別一漢水自入延江耳非禹貢之漢水也雁門涇陶孟康音汪本不錯反改云音枉北地歸德本不錯反云據宋本無德字此與程大昌雍錄以洛水出北歸縣同一笑柄也上郡高望望松俱云北部都尉治本不錯反云不應設兩北部都尉必有一誤例以分蜀郡西部置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何嘗不是兩西部都尉乎丹陽黝縣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本不錯反引羅願新安小志云蠻中乃率山之訛仍衍夷字彼中撰志者久已造爲率山率水之殊目以自誣何

爲拾其餘唾乎馮翊連勺如淯音藺酌而以爲師古音
此如敦煌效穀下注今誤增師古曰三字不知皆非小
顏音釋也金城允吾允街注並云莽曰修遠遂疑一郡
不應二縣同名而云允吾有別故酈道元云
字邛不知允街莽曰修遠亭與允吾有別故酈道元云
莽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五縣謂修遠鄗允吾興武鄗
石監羌鄗臨羌是爲五縣可知以允街爲亭而與五縣殊科也九江
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知引水經注改爲城父
是矣而不知夏水之爲夏肥水也沛郡城父所謂夏肥
水東南至下蔡入淮者也以上諸條或起義門於九原
亦無辭以辨也

余既摘錄何校本之誤改班書以復於葯君矣葯君曰
尚有班固原誤及顏師古繆說並近代傳刻之訛未經
何氏校正者幸爲我搜討願受教余曰唯唯乃研思殫
精得若干條疏記如左太原廣武河主賈屋山在北河
主是句注之誤上黨沾縣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
邑成入大河黽是要之誤古要字也邑成是阜成之誤
潁川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鄭公說文邶
潁川縣也漢潁川郡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
邶音亢後漢黃瓊袁紹皆封邶鄉侯鄭是邶之誤汝南
細陽師古曰居細水之陽說文是涓水博陽莽曰樂家

水經注三國志晉書俱作樂嘉南陽舞陰中陰山潕水
所出東至蔡入汝水經注引說文是中陽山蔡是上蔡
魯陽鄂道元云王莽之魯山今志無是文山陽湖陵禹
貢浮於泗淮通於河水在南應劭曰尚書一名湖說文
引古文是浮於淮泗達於菏則一名湖之當作菏也橐
之誤蓋仲瑗引尚書菏字以證本文河之當作菏也橐
莽曰高平臣瓚曰音拓高祖功臣表橐祖侯陳錯師古
音公老反一表一志自相背馳而不悟平樂淮水東北
至沛入泗淮水是泡水至沛是至沛之誤濟陰定陶禹
貢陶邱在西南陶邱亭水經注云陶邱亭在南脫二字
沛郡酇縣孟康曰音多據周緤傳蘇林音多寒反脫二

字涇莽曰育成一作有成此是育城之誤鉅鹿鄗師古
音苦么反鄗是鄗之誤貞定國縣蔓下及章懷後漢書
注可證新市莽曰市樂水經注是樂市常山元氏沮水
東至堂陽入黃河沮水山經是泜水黃河是橫河之誤
卽橫漳也代郡鹵城下中邱諸水東至張邑入蜀諸水
有從河此橫從之橫是渚水入蜀是入潤之誤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說文
是白徑谷清河靈縣莽曰播水經注是播亭落亭字脫
縣應劭曰安帝以孝德皇后葬於此改曰甘陵孝德皇
卽清河孝王慶安帝卽位追尊曰孝德皇后左氏曰
孝德后此多后字涿郡良鄉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是
東南之誤平原郡平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

里是行五百六十里落行字千乘博昌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寖周禮職方幽州其浸淄時博蓋時之誤濟南縣十四二曰鄒平三曰臺續郡國志可證後人誤截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以臺平臺爲二縣曰知錄已正其失泰山蓋縣臨樂子山水經注無子字桃山莽曰囊魯外戚恩澤侯表有褒魯節侯公子寬以周公世魯頃公元孫之元孫元始元年封以奉周祀蓋莽所爲也囊魯是褒魯之誤北海石鄉注云一作正鄉別本作止鄉此是下文上鄉之錯簡也瑯邪柜縣根艾水水經注作柜艾水析泉析泉水北至莫入淮莫是箕之誤淮即濰淄之濰作淮省文耳東海下邳萬嶧山南山臘谷涂水所出落谷字金城枹罕應劭曰故罕羌是也囊魯之誤北海石鄉注云一作正鄉別本作止鄉此是下文上鄉之錯簡也瑯邪柜縣根艾水水經注作柜艾水析泉析泉水北至莫入淮莫是箕之誤淮即濰淄之濰作淮省文耳東海下邳萬嶧山南山臘谷涂水所出落谷字金城枹罕應劭曰故罕羌

在西郡國志下邳有葛嶧山本嶧陽萬是葛之誤兩海曲一屬瑯邪云有鹽官一屬東海云莽曰東海亭續志廣陵郡海西故屬東海功臣表武帝封李廣利爲海西侯然則瑯邪是也東海非也兩平曲一莽曰平端一莽曰端平不應二縣同名同在一郡莽改端平之平曲似是曲平之誤臨淮盱眙莽曰武匡水經注是匡武會稽郡回浦南部都尉治毛奇齡蕭山縣志刊誤曰南部當是東部之誤西部治錢塘與東部對丹陽郡縣十七今數之得十六蓋缺句容一縣桂陽郡桂陽匯水說文是湟水即湟水又作洭轉作桂也漢中安陽在谷水出北是左谷水之誤武陵倀山孟康曰音恆出藥草恆山水經注引孟說恆山下有今世以銀爲音也脫七字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南郡枝江亦云江沱出西東入江水經注兩引志文俱云西南落南字湔氐道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胡渭曰今江水所過於漢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而志云過郡七蓋江都在江北據北岸言之故不數南岸之長沙豫章丹陽會稽通計得八千三百餘里也汶江司馬彪郡道元俱作汶江道縣有蠻夷謂之道又旄牛郡注水經亦有道字益州牧靡南山臘涂水所出水經注是南山臘谷涂水所出落谷字金城枹罕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顧祖禹曰故罕當作故枹罕落枹字河關脫宣帝神爵二年置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上脫應劭曰三字觀郡道元所引可見又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胡渭曰水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有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凡十六郡黎陽以下大河故瀆所過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又六郡共二十二郡今云過郡十六殊不可曉酒泉祿福郡國志是福祿三國志龐淯傳云祿福長尹嘉則後漢本有祿福之稱矣上郡高奴有洧水可燃水經注有洧水肥可燃落肥字朔方渠搜莽曰溝搜水

經注是溝搜亭落亭字五原南興是南興之誤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高是亭之誤辟卽壁也原亭田辟竝邊障名雁門陰館莽曰富代水經注是富藏代郡當城關駟曰當桓都城水經注引應劭曰當桓都山築城桓都山名也落山築二字且如于延水東至寧入沽是東至廣寧入治卽灤水也下平舒祈夷水至桑乾入沽誤同鹵城庳池河東至參合入庳池別是東至參戶入庳池別河合是戶之誤落河字上谷軍都溫餘水是灤餘水此溫字沿訛之始章懷後漢書注因之漁陽庳奚溪孟康曰庳音題字或作蹄郡國志是俾奚白檀洫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洫音呼鵙反此水是濡水水水經濡水從塞外來卽今灤河灤乃官切酈道元引此注亦作洫其誤久矣滑鹽應劭曰明帝更名鹽水經注是鹽田落田字日南比景闕駟曰比讀如蔭庇之庇也吳仁傑曰考古編云舊唐志景在巳下言爲身所庇也景州北景縣晉將濾遂破林邑五月五日卽其地立表表在北日景在南故郡名日南縣名北景與志異趙國邯鄲張晏曰邯鄲山在東城下單盡也城郭从邑故加邑云水經注引晏說無鄲字章懷後漢書注亦云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也多鄲字襄國西山渠水所出說文是渭水渠卽渭之誤廣平國斥漳應劭曰漳水出治水經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治是沾之誤中山國北

平徐水東至高陽入博叉百盧水亦至高陽入河水經注引志云北平縣有沈水東入河今本無之陸成田叔傳云趙陘城人也陸成是陘城之誤信都國應劭曰明帝更名樂安據郡國志水經注所記安是成之誤河閒國弓高莽曰樂成莽改樂成爲陸信弓高爲樂成亭落亭字膠東國下密三石山祠石是戶之誤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輿入沛沛是沛之誤長沙國攸王子侯表長沙定王子攸輿侯則索隱曰今長沙有攸縣本名攸輿乎凡此皆無以辨之平原有濿陰縣水經注更有濿陽縣莽曰巨武伏琛所謂北濿陰也有樓虛縣水經注更有陽虛縣史記倉公傳作陽慮引志曰楊虛平原之隸縣也文

帝封悼惠王子將閭光武封馬武皆爲侯國陳留有平陸縣東京罷爲尉氏縣之陵樹鄉陳留風俗傳云陵樹鄉故平陸縣也今志陳留領縣十七而無平陸水經注曰漢書昭帝元鳳六年封張安世爲富平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陳留風俗傳曰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縣也是乃安世所食矣而陳留又無富平平原富平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酈道元云是知厭次舊名明帝復故耳此因張延壽徙封故襲陳留之舊稱改平原之新邑而平原又無厭次東郡清應劭曰章帝更名樂平高祖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是已而高后封衞無擇爲樂平侯則已改清爲樂

平其後宣帝又以封霍山爲侯國表云東郡可知樂平即清也蓋亦不始自章帝而東郡又無樂平水經注曰大河故瀆逕修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本修縣之安陵鄉也地理風俗記曰修縣東四十里有安陵鄉故縣也而志無安陵又曰屯氏別河又東北逕陵鄉又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東應劭曰東武城東北三十里有陵鄉故縣也而志無陵鄉又曰潞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鄗之大棘鄉也又東逕安平縣故城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而志無安平又曰十三州志云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遼道續志昌遼故天遼屬遼西而志無天遼平帝紀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師古曰中山之安定志屬鉅鹿酈道元以屬隴右非也而志又無安民曹參傳將兵守景陵孟康曰景陵名而志無景陵濟北貞王傳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而志無北安王式傳東平新桃人也而志無新桃路溫舒傳舉孝廉爲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屬常山王子侯表有山原侯國齊孝王子表在勃海而志無山之目劉屈氂傳及表皆云封澎侯師古曰澎音彭東海縣也高祖功臣表有彭侯疆城陽頃王子侯表在東海而志無彭之目范史光武帝紀于是招新市平林兵章懷注云新市縣屬江夏郡續志謂之南新市屬江夏郡志謂之新市縣屬廬江郡分注之金蘭縣鉅鹿堂陽之營分經縣此班固自言之而志又無其目王吸之封信武董赤之封節氏劉福之封綏嫈張陸之封幾趙敬肅王于之封襄嚻索隱皆曰縣名又曰侯表凡漢志闕者或尋廢故志不載而山陽之鄄成也沛郡之敬丘也涿郡之良鄉也千乘之平安也齊郡之平廣也北海之饒石鄉上鄉新成羊石也琅琊之柔慎鄉也臨淮之樂陵也桂陽之陰山也皆云侯國而侯表無之其已立郡縣而後罷者武帝開建東方元朔元年東夷薉君南閭等降以其地爲蒼海郡三年罷故食貨志云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史張良世家云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張守節曰太史公時已降爲郡因書之元封三年朝鮮降以其地爲樂浪元菟臨屯眞番郡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里十五縣眞番郡治雪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徐廣曰遼東有番汗縣疑即眞番　昭帝紀云始元五年罷眞番郡之罷據范史東夷傳亦在是年武帝又開建南方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儋耳珠厓九郡臣瓚曰茂陵書珠厓治暗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五元帝世儋耳前廢珠厓繼罷按方輿紀要珠厓郡有瑁瑁縣儋耳郡有儋耳至來九德等縣皆漢縣也今廣東瓊州府崖州儋州是其境而志一不及之高帝紀五年以長沙

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而志惟云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而已臨塵後屬鬱林日南則治西捲昭帝紀元鳳五年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是也蜀郡范史郁都夷傳云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天漢四年幷蜀爲西部置西部都尉一名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民華陽國志同武帝元封四年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宣帝地節中廢而志又不及之會稽郡錢塘西部都尉治回浦南部都尉治三國志注引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問云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幷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續志會稽郡下云東部侯國虞翻傳亦云張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孫亮太平二年始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沈約宋書州郡志曰前漢都尉治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又云建安本閩越秦立爲閩中郡漢爲治縣屬會稽後分治地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而志又不及之若夫宋地下云今之沛梁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分也當攷顧炎武曰此並存異說以備攷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東萊曲成陽丌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鄒郡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分爲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道元以爲瑯琊臨沂也老友全祖望曰治水當是沽水

所鑿豈禹迹乎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太初四年開酒泉郡太初元年開武帝紀云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郡功臣表昆邪以元狩二年降三年封濕陰侯則置郡之年宜以紀爲是張掖郡太初元年開敦煌郡後元年分酒泉置武帝紀云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爲張掖敦煌則二郡建置之年亦紀是而志非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明帝更名陳國水經注陳城內有漢相王君造四縣邨碑云唯茲陳國故曰淮陽郡云云是郡與國又異也金城郡莽曰西海王莽傳莽遣平憲等持金幣誘羌豪獻先零之地以爲西海郡非改金城爲西海也濟陰郡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分爲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

名定陶然則何時改爲濟陰郡乎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高后以城陽爲魯國不以薛其時薛屬楚山陽成武有楚王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此春秋戎伐凡伯之地爲戎州已氏邑非衛封也衛封在東郡之白馬今開州滑縣東有楚王城丹陽郡丹陽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鄧熊繹所封之丹陽在南郡枝江鄖道元云尋吳楚悠隔纔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爲非也後總序云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北新城屬中山國後漢改隸涿郡此皆班固之誤前總序引職方冀州浸曰汾潞師古曰潞出歸德蓋誤以潞爲洛潞卽潞漳也魏郡元城既引應劭曰魏武侯公

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又引閻駰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按史記趙惠成王十一年城元氏洪邁曰二邑命名不應相似如此眞定國之肥纍班固曰故肥子國是也而泰山之肥成引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容齋亦疑其誤肥如又引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容齋亦疑其誤北海營陵師古曰臨淄營陵皆營丘地此蓋因班固分注有或曰營丘之文而詔附之然淄水實不逕營陵也瓠晉灼曰漢注作報師古曰瓠卽執字皆非也東平王傳作瓠山瓠有狐音河東狐譌索隱曰卽狐字雲中北輿師古注引闞駰曰廣陵有輿故此加北郡道元以爲疑太遠遠五原有南輿故此加北桂陽陽山

西湖非明聖湖辨

今上御極之六年制府彭城李公以西湖歲久葑合其旁且占爲私田顧錢盡拓其舊水利用興亭榭花木百度煥新事無留難役不煩擾又以

先皇翠華所曾巡幸請

敕奉

行宮爲衣冠遊廟

御書聖因寺額志乘弗備懼無以昭示後世遂開館於南權關署敦禮魁儒碩學主其事余以譾材謬膺授簡分得藝文物產寺觀詩話四門草創略就公適入

覲京師而志事遷延未卽上於時有謂西湖卽故明聖

湖者考漢書地理志錢塘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西湖之源實出南北諸山溪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滙而爲湖則武林水卽西湖也舊名錢塘湖白文公詩湖號錢塘瀉綠油者是亦曰上湖見於石記未聞別有所名自成化杭州府志作而明聖之名乃强加矣蓋吾杭郡志宋有圖經南渡後以臨安府爲行在所周淙撰乾道志僅存三卷施惓補志今失傳傳者惟潛說友咸淳志百卷而已明洪武初天台徐大章一夔爲郡學博士始克修之以簡明稱美繼是永樂景泰正統三朝皆有成書竝散亡無可考成化十年夏太常時正復修爲卷六十有三田副使汝成輯西湖遊覽志頗徵引其書而不知書之多誤也按成化志云西湖在郡西劉道眞錢塘記云西湖在舊縣南二百步父老相傳湖中嘗有金牛見名明聖湖後以在郡西遂名西湖亦名錢塘湖源出於武林泉周迴三十里考之咸淳志則云西湖在郡西舊名錢塘湖源出於武林泉周迴三十里在三十二卷余初訝其脫略卒讀之又云明聖湖劉道眞錢塘記云西湖在縣南二百步父老相傳湖中嘗有金牛見遂以明聖爲名酈道元水經注此湖在縣南江側又仁和縣東十八里亦有明聖湖在三十四卷不禁快然曰誤在是矣夫成化志既襲用咸淳志宜乎不改其舊而竟鈔變其辭遷就已說卷帙不相屬條目不相貫何鹵莽滅裂之甚耶乃前人既徇名而失實後人復文過而遂非一誤再誤伊於胡底如遊覽志總序云西湖故明聖湖也漢時嘗有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夫以父老相傳之陳迹而確然指爲漢時以神化不測之荒詞而公然詡爲瑞事未知出何紀傳是何年月迄今二百餘載莫覺其非或致難曰惡是何言也是出水經注者也而何敢重非則請中水經注之文可乎注云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父老傳言湖中有金牛見神化不測取名焉按劉道眞錢塘記曰明聖湖在縣南父老相傳湖中有金牛古嘗見其映蕝雲泉照曜流精神化莫測遂以明聖爲名酈氏所引蓋出於此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此語全本班志觀其文義自縣南江側至湖取名焉爲一節而必欲混爲一區尤可怪也或曰子之說甚辨然明聖湖今無其地烏知湖之近南一方者非其故址乎余曰果如若言則明聖湖不過與孤山路水心寺分西湖之片景段奇耳猶之宋時嘗建德生堂以湖爲放生池不可云西湖一名放生池也明孫山人一元泛舟湖上舉酒屬客曰此可名高士湖矣未得云西湖故高士湖也倘明聖之地合并於西湖作書體例咸淳志但當牽連附見奚用二卷分列爲此喋喋者哉然則明聖湖究在何所曰在錢塘定山南鄉定山南鄉有沙蕩湖步滕自牧夢粱錄云定山南鄉有名湖劉道眞錢塘記云明

聖湖在縣南二百步定山一名獅子山太平寰宇記云突出浙江數百丈萬厤杭州府志云在錢塘江口去縣治東南四十里按當是十四里之誤是與縣南江側一語正相脗合迤邐而西尙阻月輪山五雲山龍山南屏九曜諸山之證號小說家之妄誕無徵類如此試觀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方輿勝覽輿地廣記夢粱錄武林舊事乾道咸淳兩臨安志考核精審奚至紛紛擾擾明湖聖湖爭以新奇互相標榜總因咸淳志一書編簡浩繁寓目者少是者恨不復傳而傳者往往失其所是今年冬書旣勒成將以廣其傳苟默焉不一伸其說仰後之覽者摘其所誤於前人者而訾笑之則余之懼滋大矣

西伯戡黎說一

甚哉說書者之妄也書小序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周之說最巨信其志水利云西湖莫詳何始唐宋之間靈隱寺詩門對浙江潮是時靈隱山址猶潮汐之地迨李泌刺杭州以城中水鹵惡引西湖水爲六井以便民汲以此觀之杭之有西湖其在之問遊靈隱之後泌刺杭之前乎紕繆若此眞同囈語而猶奉爲典型垂爲掌故何夢夢也況自三唐兩宋歷元以迄於明初白蘇二公外歌詠此湖者人不下數百家詩無慮數千首又如白明非上黨之黎也故史記殷本紀曰西伯伐飢國滅之上黨壺關東北正義曰漢上黨郡壺關縣有黎亭若然宜殷人之甚惡之也余按春秋傳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又曰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杜預曰黎東夷國名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紂孔傳以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不敢遽謂耆之非黎也然而東夷之叛何居夫黎固殷同姓之國越在東夷者也見世本史記楚世家注服虔曰黎東夷國名子姓杜預亦作耆孔疏以爲耆卽黎也本鄭康成書注蓋聲音之同耳吾卽

日東夷國宋王伯厚乃云黎爲河朔險要之地黎亡則商震一似文王之伐黎有窺伺朝歌之心而祖伊之告紂如後世層亡齒寒之喻無惑乎安國傳直謂文王內秉王心紂不能制穎達遂云貌雖事紂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豈文王貌與心殊哉何其妄以私意測聖人也蓋文王以黎之叛紂也故爲紂伐之然而威惕荒裔矣故祖伊恐而奔告焉向使黎本無罪而忽稱兵於王之近郊乘其要害而克之而懼之以干大咎曾是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至德而顧出此哉然則叔向何以云紂克東夷也曰文王之克孰非紂克也與哉人臣善則歸君蓋自得專征伐以來無非率諸侯以事紂之日也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吾故有疑於二孔之言也

西伯戡黎說二

或問黎國果何在乎余應之曰亦在東方耳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此正二孔傳疏之所以解尚書者也不更有魏郡之黎陽乎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爲名黎山臣瓚以爲卽禹貢大伾山亦黎水所出洛誥我卜河朔黎水是也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酈道元注曰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於衛今黎山東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憑山以爲基東岨於河樂史寰宇記云黎陽縣古黎侯之國其地夾河爲分有冀兗二州之域然此可以言黎縣矣班固次黎縣於博平清之同王莽改易地名黎陽曰黎荼黎則曰黎治明黎陽因山水受氏非始黎侯然黎侯實會居之乃流稱焉博平清黎二者皆河上邑也今山東東昌府堂邑縣東南三十里有清城博平故城在今縣治西北三十里黎當近在二縣界詩之黎國卽商黎國文王蓋勝之而未嘗滅之是以禹河未徙黎在河東失國之後渡河依衛竊疑黎侯失國甚之日胡石歸事與春秋魯昭衛獻同後爲齊邑左傳哀十年晉趙鞅伐齊取犂及轅亦曰犂正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戰於犂正齊師敗績杜預曰犂正隰也說者謂隰字誤當作濕卽漢平原郡之濕陰縣也濟漯之漯說文本作濕隸改曰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縣故黎邑也又瓠子水注曰瓠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莽曰黎治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陽也漢志注引瓚說是非黎縣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於衛詩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卽是城也寰宇記曰東離狐城本黎侯之居在鄄城東四十五里側近卑濕城居水中故曰泥中是黎與黎陽顯然二邑蓋黎與漯陰接壤東都以降黎廢而漯陰存其後河東之黎愈隱而河北之黎陽益著然黎在殷郊之東詩云狐裘蒙茸匪車不東衛故殷城此黎大夫之所自言取河朕者鄭箋以爲黎在衛西與詩意相反若黎陽黎亭則皆在

西北而黎與黎亭相隔不啻千里而遙黎非大國豈得越王畿而有其地哉彼黎雖與商邑分河而率東夷以叛紂故服事之勞臣不得不亟爲翦遏以衛京師不此之據而妄謂壺關扼險以震殷師吾故知其言之不實也若夫東夷之叛則淮夷徐戎耳文王大勳未集武王末受命東土未寧周公征之且伯禽始封郎有粛誓此殷周之際故事之彰彰可考者敢以爲說

西伯戡黎說三

或又曰上黨之有黎亭何也曰此事亦見於春秋傳按宣十五年經云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云棄仲章而尊黎氏地又云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立

黎侯而還今山西潞安府有黎城縣隋開皇十八年置在府東北百十四里劉昭補注續志云潞東北八十里有黎城臨壺口關蓋先有是城而後置縣又有黎亭漢志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今黎亭是意者黎侯寓衛處于泥中迨衛爲狄所滅棄朝歌故都渡河而東文公作于楚宮成公遷于帝丘黎亦無依潛竄於戎狄之閒故晉得而復立之此猶鄭本封雍畿之東遷寄帑於虢檜之閒立國於鄭父之丘而仍稱曰鄭云爾然則上黨之黎乃春秋再造之邑而非商諸侯之舊也明矣故閔僖以前不見經傳蓋衛自北而東黎自東而西衛不恤黎正迭用黜周王魯與夫以貿戎爲晉人僇慶父爲齊仲孫違經乖實不足以傳信後來乃若昭公孫齊而曰將

讀公羊傳說

怪哉公羊之妄也甚哉說公羊家之陋也余姑置夫三

弒季氏夫以君伐臣而稱之曰弒春秋以道名分何爲者耶何休又從而爲之辭曰弒者從昭公之辭以爲如人君故言弒立乎千載之下指乎千載之上昭公有人君季氏之心其誰知之夫季氏雖强猶然魯大夫昭公雖無能固周公之裔魯國之君也公羊氏不啻至於再至於三日弒之弒之休也不能糾其繆而正其失且溺於所惑而亦曰弒之云爾夫左氏傳有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之文世之摘斥之者不遺餘力吾益不解何以獨寬於公羊氏也

大夫奉使長子家老從行說

文史繁而傳記興傳記興而優狡倡蓋庶夫匹婦耳聞之不如目覩也久矣聲音笑貌一若置身譯詞爨段之場可歌可泣其設教也無方故其感人也易入禮法之師所弗禁也顧其閒有義有象有文有考貫乎學士大夫爲能通其義取其象徵其文覈其考而不流於姦聲亂色以蕩其心志錮其聰明斯善矣頗憶曩時與杭二丈同觀梁辰魚所撰浣紗記伍員寄子一劇堇浦曰子識之乎余曰未之前聞也曰此儀禮所謂大夫奉使其長子家老從故吳季札使於齊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是也春秋傳稱子胥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閭之賜之屬鏤以死蓋子胥奉使禮得挈子從行迨反役而子不來王怒其有貳心也因加之罪而殺

之拔史記伍子胥傳事語用證正坐屬子一事可證杜預以爲私使人至齊屬其子非也此讀春秋者之所以必深求夫禮也余曰善哉吾未之聞也請記之今余孤棲瀛海而堇浦掃迹里門未審尙能如平日之細心講習否也

徐巍中聖人說

余讀三國志魏書徐景山傳曰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于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曹公閒而甚怒將軍鮮于輔解之曰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但未明何以名酒之清濁爲聖賢也按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傳云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時人稱武仲爲聖然後知景山假古事爲度詞而輔也武人不得其說强分清濁爲聖賢耳他日子桓行過許昌問曰頗復中聖人不景山引子反御叔事以答之益可見其資經義爲調笑者矣僑寓津門寒窻小酌偶述此文蓋慕徐公之通介不隨乎俗尤非華子魚陳長文一輩人所能庶幾也

疏消文大二邑積水議

自宋人因古九十九澱之遺迹引水爲塘濼即今東西淀是已西起保定安肅東迄泥沽海口橫亘九百里何承矩李允則先後經營大興稻田蒲葦魚蛤充牣其中外限契丹戎馬之足內助邊餉之不給其時憑藉清流

全無渾濁是以有利而無害明時渾河泛入雄霸而淀池淤塞於是始築堤捍之如劉珩吳何義陸坤錢藻諸公不可謂非一方保障之功也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七年命河臣王新命築千里長堤合雄霸保文大靜六州縣之民併力以禦之分段以守之居民安土樂業六十餘年矣天道一周人情久翫堤之高者庳厚者薄完者缺又不於其蟻潰之初早爲綢繆之計一遇水潦大則漫堤而過小亦穿竇而入淀池積淤水高於地文大又地之最下者水既四聚一入而不可復出時也亦勢也蓋文大之水之難治也久矣淀池既高必泛二邑水流就下不可復挽若更南洪則是在因地制宜善爲區畫而已

答禹貢三江震澤問

客有問禹貢三江蔡氏書傳言之詳矣班氏地理志鄭氏書注酈氏水經注韋氏國語注說各不同周禮揚州藪澤具區其浸五湖說者謂與禹貢震澤不殊李善司馬貞山海經爾雅又復互異請申其說

答曰會稽郡古揚州地吾浙當禹貢揚州三分之一吳郡吳興郡豫章郡以及閩粵邊徼之地皆屬於揚閩粵故多嶺嶠無大水患自四明紹興錢塘迄於吳松爲水至多爲患至大神禹治水施功次序先揚後荆禹貢記之曰彭蠡既瀦陽烏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後之言三江震澤者各執一說以相疑難紛如聚訟則亦安所

折衷哉蔡沈本於庾仲初班固本於孔安國蘇軾獨宗鄭康成郭璞韋昭之注又各不同蓋三江之入與震澤之定其事正不相蒙文雖遞舉而義非連及孔傳以必三江入而後震澤定故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入於震澤夫彭蠡未嘗分爲三也且亦未嘗入震澤也又於導江下云有北中有南可知班固地理志傳會其義以江南由吳縣東南入海北江由毘陵北東入海中江由丹陽蕪湖東至陽羨入海鄮道元水經注采錄之而亦不能明道其經歷之處昔人謂安國道元未嘗南遊故於江南地理水道一往錯繆信然哉若鄭氏之誤則又顯然易見者鄭氏亦以中江北江南江爲三江中江即岷江也岷江之流匯爲彭蠡爲豫章江謂之南江漢水流入岷江爲漢江謂之北江夫彭蠡既潴功已表見而復舉之其誤一經云江漢朝宗於海既以表荆又以表揚抑若舍岷江無可言江者其誤二鄭氏書注今已失傳此僅載之徐堅初學記中而孔穎達正義所引鄭注亦未明悉原孔鄭之說不過因經有中江北江之文意其必有南江以合成三江夫中江北江經所言也南江經所言乎子瞻是鄭而非孔附和之徒遂謂可俟諸後聖而不惑良足嗤已蔡傳亦泥於既入致定之辭（厎字史記作致）於震澤左右求其踪跡而終不可得因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夫松婁有其地矣東江以爲即吳江由嘉興海鹽入海三吳言水利者極崇尚之然而神禹之施功何其狹也迺郭璞又以岷江浙江松江爲三江其言似可從矣然究以岷江爲大江本身而非可與松浙類舉欲求近善惟韋昭國語注其庶幾焉按越語范蠡云夫吳與越鄰伐之國也三江環之又云與吾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昭注云三江吳松江錢塘浦陽吳松江承震澤之下流由華亭東南入海錢塘即浙江一名曲江又名羅刹江水經謂之浙江發源於太末烏傷桐溪湯湯千里東注尾閭由龕赭二山入海浦陽自嶂山逕餘暨山陰返而之永興錢清江入海江之瀆有地名三江口建閘名三江閘設衛名三江衛是其驗矣揚州之水必合此三江而後神禹之施功始見其大若非此三江則何以得環吳越之境而吳與越又何以得爭其利哉韋昭之說小司馬索隱引之注夏本紀是蓋先得我心者矣說者猶援蔡傳云禹貢所紀皆禹施功所及其所弗及雖大弗紀遂謂禹未嘗施功於浙曾不讀秦本紀乎始皇紀云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可知浙自禹施功以後二千餘年水尚險惡當懷襄方割之時滔天浩勢更宜何如而乃妄爲臆度以逞其私說豈不悖哉於是統稽衆說而三江明矣三江明而後可以言震澤矣震澤即太湖其水瀰漫浩滀莫能紀極韋昭以胥湖蠡湖滆湖洮湖就太湖

而爲五爾雅山海經水經注又皆以太湖爲具區具區
卽震澤與周禮不異而李善司馬貞遠求諸彭蠡洞庭
青草諸湖當之烏乎可

書徐貞明遺事

吾讀明史徐貞明傳繹其言西北水利事而善之以爲
宜可見諸施行也蓋關中自鄭國白公史起鄭當時引
涇渭以溉諸田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具載之再考
他書於幽則劉靖及子宏高梁河戾陵堰之堨於冀則
張導漳河神壇之碑於幷則司馬芻沁口石門之表於
豫則陳協代龍渠古承水銅龍之製此皆行之西北而
有效者吾益以知貞明之言之可見諸施行也貞明字

孺東貴溪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倘寶司丞父九思官
工部郎治張秋河築減水橋於河濱工成永爲利趙文
華出視師九思不迎謁坐以老致仕貞明建言在爲工
科給事中時其言曰神京擁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
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
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嘗以數
百萬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
石抵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
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
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
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
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

郭朝賓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
潞河終以前議可行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略曰西
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
幾歲無飢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
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
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
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
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
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利則可
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游騎得以長驅若溝
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

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計今自中尉以下量祿授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御史蘇瓚徐待給事中王敬民俱疏薦之乃進貞明少卿賜之勅令往會撫按勘議瓚亦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纔補爲患之水莫如盧溝濼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秦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濬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檣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霖霪變爲瀦蓄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竝下貞明相度戶部尚書畢鏘亦力

必不可行且陳開濼沱河不便者十二帝惑之令停役并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利實百世利事初興即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南潛儲派於西北頰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之棟竟劾奏貞明如袁萃言此萬厤三十年事終明代名臣無有能及之者

敘武林金石錄遺事

嗚呼通經學古之儒顧不以金石文字爲綦重哉蓋華牋尺素不閱世而煙雲過眼獨鐘鼎彝器及穹碑短碣

大書徧勒永久不磨蘇文忠公石鼓歌云人生安得如汝壽深有謂也吾杭佳麗甲於東南琳宮梵刹鬱乎相望田副使西湖遊覽志稱唐已前有三百六十寺錢氏立國宋室南渡增至四百八十寺道院祠廟猶不與此數而且林泉秀美公卿賢達往往投足題名留咏傳播方隅又高宗御書石經今置郡庠吉金貞珉觸目斯在城南丁君敬身氏博學嗜古芒鞋策杖凌歷幽邃訪求唐宋以來金石刻文大小幾三百通伸紙漬上輕摹響搨更欲作考以徵放軼并道其頻年勤苦之狀而未暇爲也今年春昆渠倪先生出示六藝之一錄其中金石一集殫述舊聞採掇略倫某輒不自揆舉曩昔所見石刻爲請先生欣納焉俛劉次莊法帖釋文之例凡楮幅之廣袤字形之點畫爲之條分而縷晰鱗次而櫛比已復詢其由來乃以丁君對先生矍然動容曰余豈可坐享其利而陰竊其名哉某拜手以謝曰安得此長者之言乎昔在雍正庚戌辛亥閒　勅修浙江通志於南權關署制府李公辟召英俊之彥命兼修西湖志蒐其事者以舊志具有碑碣而咸淳臨安府志亡失此卷成化杭州府志有目無文意欲補輯苦無底稿莫能措手丙咸推丁君于是盡發祕藏重加銓訂迨書成不列其姓名某積不平耿耿懷抱者十年于茲矣今倪先生力矯庸俗謙不自居虛中而受難可測量彼儻忮立心者

走僊僊恫恫神昏志忽又烏知丁君之獲此名蹟固非一手足之烈所能卒致也當其寒暑風雨之不避蛇虎毒之不畏飢則餐霞倦則憩石辰出酉入遂遘痰瘧自言曾經某地遇鑄鑿隱隱可辨處鼓勇即之返則取徑甚徼浮土塿壈有聲左右懸崖絕壁設一蹉跌下臨無地偃伏移時汗流股栗有樵子導從迂路始還蓋瀕於危者屢矣而終不悔也若乃盜其有而蘄其名妨公害能仁人君子之用心宜不如是某詳論往事俾後之覽者誦法倪先生之盛德嘉丁君之勤且專於以勵薄俗而崇古學殆庶幾焉

書李固傳後

漢太尉李固以諫立桓帝悟梁冀誅死固弟子汝南郭亮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突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亮與詰辨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繹其辭旨微而婉隱而諷賢哉長也吾獨恨夫姓名湮沒而失其傳也及讀杜喬傳喬與固俱暴屍城北其故掾陳留楊匡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屍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之義烈如此意者固傳所稱夏門亭長殆其人也觀其始則投跡厮吏陰行守視而又設爲恫疑虛喝以試亮及聞亮言一時悲憤憫惻之緊感觸而動事已覺露復腰質上書并乞二公骸

骨以禮殯葬伸其志向非執德不回烏能感悟明聽方諸鬱布貫高之屬匪眞無愧矣當梁冀擅權雖以馬融通儒猶爲冀草奏誣固若亮傑成童之年匡託亭吏之微乃能證明其枉殉讓其屍雖二公之忠直足以感人而東京節義之風奮乎百世之上感乎百世之下誠令人欽慕不置哉

宋刻九經字樣跋

乾隆庚申歲日南至寒甚雪霰雜下與妹壻姚小坡下簾促坐附火談經越翼日出示宋刻九經字樣一卷總十九葉上有文淵閣鈐記前明御府圖籍也余受而卒讀焉假錄一通因識其顛末於紙尾而歸之按王厚齋

補之異同者具於上方古人文義庶幾無憾昔亭林顧氏著日知錄云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向無刻本閒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而竹垞朱氏五經文字跋亦云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遂舉以爲四缺事之一以兩君子博物好古猶不得一見余生何幸獲覩舊門收弃使眼花復明胸臆頓豁洵乎書叢之至寶古刻之奇珍也

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九經字樣從之然則元度作書本旨原以補參之末備與參書竝行至敏始合爲一編一刻於周之廣運再訂於宋之重和此書卷中遇宋代廟諱如朗桓等字皆缺畫而有唐廟諱如虎淵世等字反增添改正其爲重和修定本無疑又按馬竹

嗚呼內家祕冊流落人閒神靈呵護保持至今再四摩挲益增感歎是書原失唐勅牒一葉茲依石經鈔綴成完璧焉

黃夫人誄詞

原夫五常百行惟孝爲先孝亦多述矣似續爲大禮爲

人後者爲之子言重乎其所後也而無宗亦莫之宗者可行之於古不得準之於今也近世宗法不修凡自成丁授室以往罔不立後以承其宗祧焉者閻林汪君爲德遠先生仲子於雁行則次嫡於古法稱小宗配曰黃夫人黃爲杭士族夫人作嬪名門篤諧伉儷閻林爲人沖和謹度兄弟之閒恂恂如也連舉五女二子子或再歲或三歲而殤夫人能不妒忌妙選淑媛以備巾帚又未克有身閻林疚發項遽卒夫人哭曰天乎夫子其不血食乎已而咄曰伯叔之子猶子也請於兄公以其子某爲子保抱若已出不逾年天折未幾而次女之適趙者喪於家又未幾幼女之已字者相繼喪於室夫人形影益孤閨房閟寂帷燈黯淡掩袂淒其當蕭辰肅月凍雨盲風未嘗不仰屋梁而興悲置匕箸而累息先後姑姊傅姥姓鬢旁觀周知咸動容蹙頞嗟咨出涕曰何自苦若是況在同氣之親乎故汪氏諸昆無敢再以立後告夫人者非慢也蓋不忍傷其意耳夫人自閻林之殁六易寒暑會無一日仲昂捐館失遘茲凶鬧疾遂不起屬纊之後日既含而目不瞑家人環訣定以少公之二子爲嗣啟夫人而告曰今有子矣諦視之乃瞑嗚呼推夫人之意豈欲以是邀譽於鄉黨冀身後名乎又豈以塊然乏主欲敬此一杯羹乎平昔之慤焉如擣伊抑躊躇徒以閻林爲善不獲報而小

九十其儀結縭始既有子兮竟無子鏡分釵折誓永矢已子不育育人子小子背坐龍不舐生有五女徒爾耳聒聒五女又復奪其三此情此境何以堪高堂大廈匪所眈粱肉旨酒匪所甘紈綺疊疊牢封面屏棄脂黛捐弁簪未亡人更無一貪祇憂宗祀不受含孝哉能此世或鮮傷哉識者見猶淺魂歸幽宮故無靦嗟爾螟蠃空作蘭

亡女哀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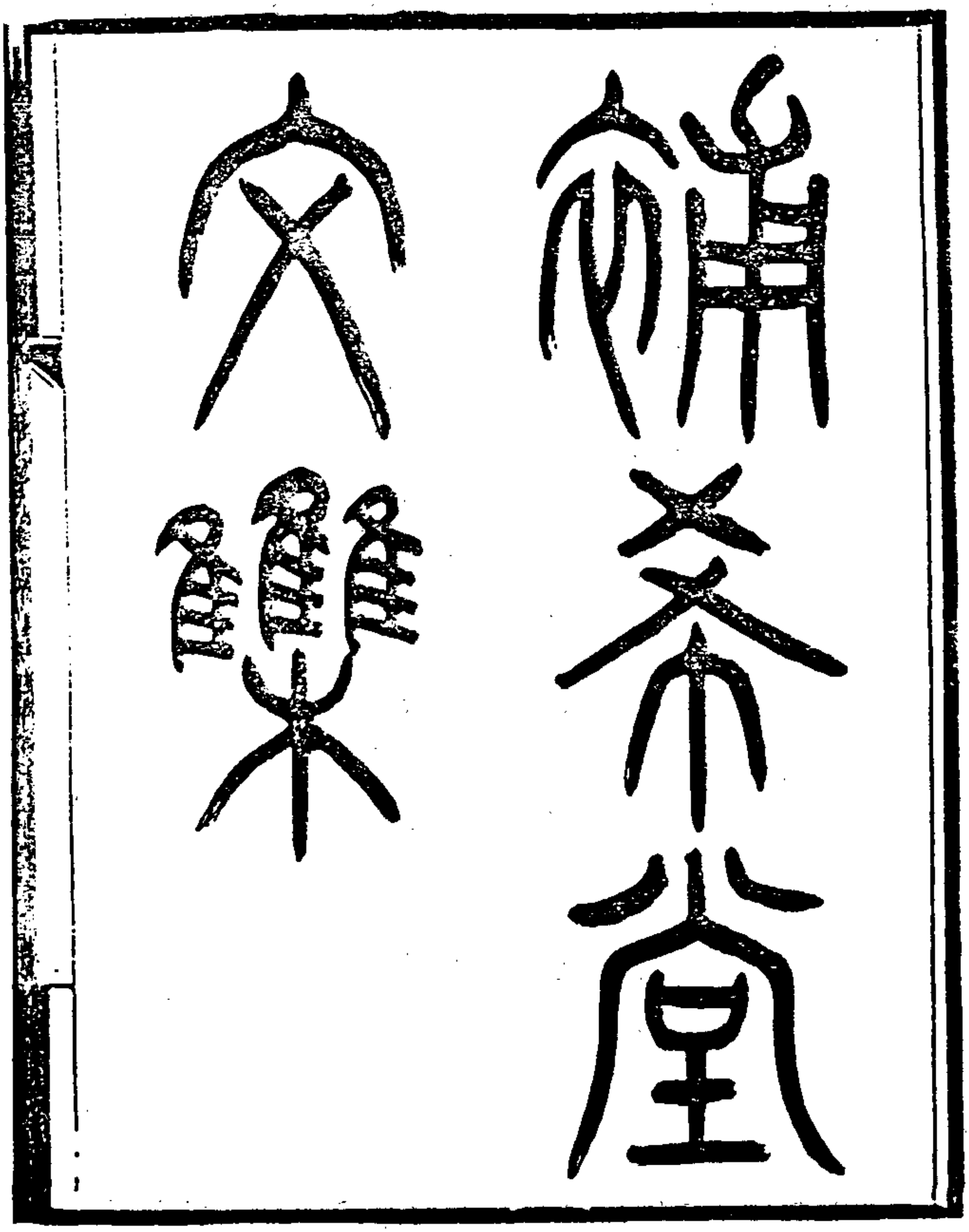
吾女大姑以八月廿八日天亡凶問遽至臨風一慟不食不寐者三日夜蒙蒋林先生慰藉多端忍痛之餘述爲哀誄一章以告遠靈魂而有知何以處我誄曰我聞熊叟月酉沒兮在商爲傷於金則澌嗚呼吾女思汝酸悽汝生之年實惟作噩汝死之日月掩蟾魄凶隨書至聲與淚落我年二十駕言遠適揮手出門汝才孩赤呱

嘔而嚥轉睞者聽勝衣以往長成巾幗擬書對酒曾未
達隔維汝之貌白晳清揚秀眉刻畫楚楚衣裳汝執女
紅勞纔唾絨自嫻針黹卽閉房櫳昔也華膴聊可娛目
今茲蕉萃以供旨畜汝德幽閒聲不踰閾亦克展才弱
戶能健我病阽危湯藥支持聞呼卽起衣不容被我再
入都歲日庚午六月十三送我廊廡彌歷滯淫轉更貧
窶汝母蚤夜零星米鹽汝其佐之甘茹荼苦汝壻繼來
婿媾未諧青鸞碎鏡玉燕分釵空題木主嘉禮長乖前
月緘書訓誡爾季導以詩書敦以孝義弟質雖頑令勿
我累汝又在家提攜乳妹繫婢小鬟竝與恩賚是何修
行得此淑態一朝舍去使我心痗老淚無多輒喚奈何
祇緣嬌女難割愛河欲招汝魂夢了無痕三日不食主
人有言慧非益壽胥或自焚蒼天蒼天吾復何云

敬題東潛先生文集後二首

謝啟昆

昔讀桑經考據精今窺全豹更心傾明誠金石遺
編在子固圖書庋閣盈人物清門湖南宋先生健
筆邁西京萬金散盡餘文稿身後高名傲客卿
餘事爲詩亦足豪頡頏杭堇浦太鴻激風騷浙江老
宿當年盡處士孤星一代高有子才能鎮淮海治
河績已繼麥皐父書可讀非虛語鴻寶密教祕枕



汚陽盧氏慎始基齋刊於都門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藏

吾鄉張亨大先生以醇德耆儒一意於著述既歿而其子鵬雲舉先生所著說經劄記及詩古文數十餘卷付余謀所以傳世者時余方還京師未暇讐校既而分巡天津海上軍書旁午更無餘晷頃始取而讀之蓄厚發光古文獨勝擇其尤者得五十九篇付之手民因序以告來者先生穎敏絕倫六學諸子歷代之史六大家之書無不賅洽而其歸宿則一於經歐陽子不云乎爲文莫若師經師經者必求其意先生好學深思實事求是於毛孔馬鄭關閩濂洛之言一衷諸道不妄爲異同而又沈浸演迤含咀英腴庶幾乎歐陽子之所云故其爲

文深醇爾雅無一切馳驟叫號媲奭浮靡之習嘗自云夜深燈暗兀然危坐或圜豚行默誦潛思如與周孔相質對其用心之專且精若此先生諸當代之典章究民生之利病非無意於世者然終身不遇或謂無以輝耀其文此蓋不然昔王弇州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海內歸熙甫以一老舉子獨抱遺經於荒江墟市之閒樹牙頰相搘拄不少下而弇州遲暮自傷卒頻首稱服然則傳與不傳豈以其人之顯晦論哉夫表彰鄉丈人以詔後學固余之素志也先完此編報鵬雲以覓十餘年諾責餘請俟之將來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長至同里陸建瀛譔

補希堂文集目錄
卷一
讀金縢　讀君陳　讀唐風　讀周官　讀地官　讀
汲黯列傳　讀儒林列傳　書李穆堂宗子祭儀後
書詩說纂要後　即位論　諸侯會王世子論　伍子
胥論
卷二
曾子喪浴襲室辨　前商不從辨　論潁考叔　論申
生　論子產　晏子論　論東漢名士　禮論　井田
論　風俗論　論邑令　論吏胥
卷三
平賊私議一　平賊私議二　水患私議　劉氏族譜
序　盧氏族譜序　彭君遺稿序　先母呂孺人行述
長翼嶺墓碣　從母楊孺人墓碣　節母楊孺人墓
表
卷四
劉闇夫傳　蔡士龍傳　冠峯廢園桂樹記　興藝齋
記　坝潭劉氏新建祠堂碑記　水死對　祀文昌說　堯作圍棋武王作象棋辨　劉瑩菴哀詞

沔陽張泰來

讀金縢

向讀金縢之書於二公多所未解管蔡流言而周公出避挨以人情二公應有懇留之意既出之後即當求得流言實狀入告於王早爲周公昭雪至於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更宜迎機而導勸王早迎公歸則伐柯九罭之詩可以不作若夫風雷之變正可以東郊闕事勉王以悔過答天此四節者二公竝不一言是其於公無維持之力於王無教諫之功雖攬權私心不可以測聖賢然其義理當然不涉私心者果安在也余之疑此久矣既

而反覆潛思乃躍然有會焉蓋流言誣周公以他罪情事皆易明也惟是不利孺子一言窒礙多端既已聞之非待罪則情理難安一去位則心跡可白周公必避即二公無緣曲爲周旋反涉於僞也凡流言肆行實無踪跡假而偵伺詰捕必致舉國喧騰故惟靜以鎮之緩以安之久之而其勢自息彼其所爲流言直犯君父宣之口而不敢即存之心而不安況可嘖嘖王前牽動所由以滋其戚乎當其罪人斯得而王無一言雖能原諒周公而其若將刺我者或未免耿耿也觀後言惟予沖人弗及知可見其初意有未釋矣使二公驟勸其迎歸一時未必見聽即勉聽矣而心志未孚載鬼張弧之惑凝滯於內必不能同心一德以相與有成彼管叔者聞公

讀君陳

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凡書蓋莫不然成王之命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羣僚誤解其文謂教以善則歸君非禹湯拜言

改過之義不知成王之辭志本不如是也上下文及前後篇成王語皆純粹獨於此有失言之疵乎下云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方將舍己從人而獨於此欲掠美以文過乎蓋所謂告后于內者勉之以陳善責難也所謂順之子外者屬之以承流宣化也君陳出尹東郊恐其敷奏睽隔日入曰內欲其不憚奔走之勞焉易傳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曰爾乃順之欲其實致推行之力焉凡謀猷之措注則必有同寅協恭上下勤恤之情故合己與君陳言之望其入告則從諫如流樂善不倦可知矣望以順之則西南得朋无成有終可知矣所以必先入告而後順之者蓋嘉謀嘉猷出於臣下之智能而必根於人主之心德無眞實之精神以運之則雖在外散播亦徒法不能以自行矣繼之以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令君陳以是相屬而致其交修成王之祗勤乎德夙夜不逮者實在乎此曰之云者乃推入告之本意非謂順之之語也言謀猷又言德者德爲謀猷之本故舉而歸之也如諸儒之解當云爾乃稱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善其意乃明而成王豈若是之淺陋乎哉自韓子爭臣論謂此大臣宰相之事非楊子所宜行已失其指而葛氏李氏遂以此卑成王之賢汝無面從而繼以退有後言設非語出自舜安知不疑其塞羣臣之口耶

讀唐風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弒君三十六大書特書固已誅於既死矣晉武公滅其宗國以寶器賂周僖王此篡奪之尤者也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法紀掃地視歸賵錫命而更甚者也然不得書於春秋者何哉蓋其時晉魯未通策書無赴告之文聖人筆削魯史有損而不能益故於此闕焉每讀春秋至此未嘗不歎亂賊之倖脫貽恨千秋及讀唐風無衣而知聖人之果無佚罰也夫當日篡奪之舉公惡未泯於人心故詩人述其請命之意而深以爲刺言豈曰無衣則自張威力之至矣曰不如子之衣則輕掉共主之極矣曰安燠安吉則假託王靈徒爲自固之謀矣其肆行傲慢已盡篡賊之聲情繪而呈之於是乎蹤跡昭彰尙安所逃其罪乎匪直此也錄揚水所以誌結叛之萌錄椒聊所以著橫行之漸將有其末先錄其本亦莫非春秋之義云嗟乎覆宗取國斧鉞之所必加也而限於史之無文特取此詩不啻若相補備焉抑嘗觀文姜之奔書之曰夫人孫于齊比其反也以未經告廟史策不書故亦闕之及讀齊風敝笱而慨王政之不綱詠齊子之歸魯指其侍從之盛而賊之公行魯之容隱有無乎不彰者是亦足以補春秋之闕也即此二端以觀之而聖人刪述之功信其偉哉

讀周官

甚哉窮經之難也周官一書發育卽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諸官皆特揭於先言重辭複然猶習其讀而未得其義焉前儒之說雖多要皆主開國之始正方面營都井言之則辨方二語專爲冬官之一端而通經之宏綱要義概乎其未有當不亦偏狹泛浮之甚乎夫唐虞官百夏商倍之至周公而斟酌恢張竭日夜之思以盡人物之性於是乎特建六典則篇首明揭之辭必皆揭諸官之要領而足以囊括乎全經可知矣竊意建非規造之謂蓋植立基本使不可動搖也方者謂上下東西南北之所向辨之則上者覆冒下者承載東者發生南者盛長西者收斂北者蓄藏秩序有條不可混亂也位者謂天地春秋夏冬之所居正之則天位上而職覆地位下面職載春位東而主生夏位南而主長秋位西而主斂冬位北而主藏措置各當不可參差也國主王所統承而言體之者身處其地而仔肩焉必有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禁邦事而後能勝其任也野主王所臨馭而言經之者理緒分之而修飭焉必實均之安之攝之和之平之刑之而後能紀其敘也蓋辨方正位見其奉若天道以立制而非出於人爲體國經野見其聯合朝野以定規而無忝於司牧此正敬天勤民之精意而所以設官分職之本源也設

讀地官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夫刑與教相承而言體之者身處其地而仔肩焉必有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禁邦事而後能勝其任也野主王所臨馭而言經之者理緒分之而則刑卽以責其教之不帥者乃於德藝皆闕而獨取六行之虧與造言亂民同罰者何哉蓋德爲道之所蘊藝爲才之所優必秀民而後可以求備若六行則日用尋常固可循分自盡雖椎魯鄙樸者猶得積漸以求其必能且是乃人道之本根也此而不講則與禽獸無別矣凡此數者行之門內施之族黨皆有實跡之可考故不

可以僞爲世風之偷民滋奸巧容有襲知仁聖義忠和之似擅禮樂射御書數之長者抑知民彝既泯本實先撥尙何以反其性命之安哉此教之所以獨重乎此而不師者所以斷然刑之而不寬也嗟夫三物胥兼則六行必且源遠而流洪固可儲卿大夫之選矣其六行有一之或失卽無問德藝之偶合而難晏然於農工商賈其愧慕爲何如化民成俗之效詎不彰彰可覩耶若乃後世之學德既不問藝亦未習而於六行且多肆決裂焉徒挾其文章之末欲以列秀民而膺賓興而絕忘入刑之難免甚矣其無愧而不知恥也

讀汲黯列傳

大史公汲黯傳稱其學黃老之言且嘗毀儒分門別戶一若外黯於儒之甚不知惟黯乃有儒者之實也孔子言六言六蔽皆原於不好學今觀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仁也而非失之愚過李息謂不早言張湯必與之俱受其僇後湯果敗抵息罪知也而非失之蕩廷詰公孫宏多詐無實始與建議今皆倍之信也而非失之賊對漢武以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直也而非失之絞莊助稱其撫少主守城深堅雖貴育亦不能奪勇也而非失之亂渾邪王率衆來降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剛也而非失之狂跡其出言行事概乎合於君子之道非明理好學之儒能如是乎當是時公孫宏徒懷詐飾習以阿人主取容張湯以刀筆吏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依託文學大悖名教其歸不過小人儒而止彼其體於身者有聞達之異故其見於用者有容悅臣安社稷臣之殊而武帝乃尊彼而絀此其好儒也亦葉公子高之好龍而已矣然武帝於黯每深畏服推爲社稷之臣至強其卧治淮陽以愚禮終則知其誠心實德有足感動乎人主者而世於武帝止知表章六經之功爲大不知敬禮汲黯之事更難然則武帝所以過於秦皇者正賴有此也夫或曰其學黃老之失則不可掩矣竇太后好黃老言迨其崩而武安侯始延儒者是不顯然判別與余曰黃帝固儒者之祖也易大傳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國語稱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豈爲異學倡始耶老子之清靜亦與吾儒行簡者合弊在取有爲者而空之耳漢世連舉蓋昧於黃帝之眞而專取老子之短黯之宏大體不拘文牲固與空寂廢事者殊科況其立身致主卓然登孔氏之堂而欲令其出儒術入異端也不亦僨乎

讀儒林列傳

大史公傳儒林推原孔孟根本盛大迨漢世學士鄉風乃僅在田蚡之所延公孫宏之所請所謂儒術直以經藝講誦者當之於是古人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學不可

復見然則儒者大小眞僞之殊其分疆絶界實在於此乎雖然漢代之儒正未易幾也夫三才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功備於諸經故詩書易禮春秋聖人之精神在是大道之命脈亦卽在是當時申伏田董高堂胡毋諸儒旁搜遠紹專門名家師弟子所講授文學彬彬皆斐然有所成就如申公以力行誨君轅固以正學規友而仲舒兒寬類以賢良廉直著聲發名成業又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淮南專斷者以春秋之義正之蓋皆有濟於實用焉當此之時師友淵源通經學古其屑屑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士庶子爲士庶人猶必以孝子屬之則宗子愚賤不在所斥明矣蓋祭之義起於祖禰一出於親親長長之情且不計所謂賢又安知所謂貴宗子非敢僭也介子有三鼎五鼎必藉吾以達之祖禰也介子亦非過爲貶損也致三鼎五鼎於祖禰必藉適長以達之也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如以貴賤爲優絀而已則父爲長子三年爲繼祖也將以長子愚賤而廢此禮乎因衆子之貴顯而使適長處其下焉不謂之弗克厥子乃疾厥子乎以此

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夫身爲大夫而三廟必立於宗子之家士主大夫之祭不爲僭則庶人宜可類推況有罪居他國正使有爵亦削之爲庶人猶必以孝子屬之則宗子愚賤不在所斥明矣蓋祭之義起於祖禰一出於親親長長之情且不計所謂賢又安知所謂貴宗子非敢僭也介子有三鼎五鼎必藉吾以達之祖禰也介子亦非過爲貶損也致三鼎五鼎於祖禰必藉適長以達之也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如以貴賤爲優絀而已則父爲長子三年爲繼祖也將以長子愚賤而廢此禮乎因衆子之貴顯而使適長處其下焉不謂之弗克厥子乃疾厥子乎以此

越有宋濂洛關閩諸君子出皆遵守遺經殫精研思遂有以接乎孔孟之傳而深造於賢聖之域有開必先則漢儒之經學爲功於後賢者實深且遠也乃近世儒者罕通一藝以上豈高才美質自入於暴棄與抑有倡游言者以簡陋轉移天下與此而欲爲孔孟君子之儒益難之矣

書李穆堂宗子主祭儀後

諸侯世國大夫世家然後別立宗子以統其族人封建廢世祿不行公卿以下皆不能立宗子此說似矣然考之大傳惟公子之宗道由君特置若夫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

推之適長雖賤辱寒餓而祖宗未必吐之矣顧止知富貴尊祿之爲尊而不計天倫人紀之當重率天下之人而廢尊祖敬宗收族之義者必此之言夫喪服之有絶降也乃以國事王事不得不爾其實罪在大辟君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矣三命之不齒於族也乃飲酒於序當正爲主人故兼用貴貴之禮其實宗廟之中燕毛序齒矣今乃據此而謂七品以上期服且絶彼族人無服而愚賤者安得越而上之卽此以觀身貴而族賤遂將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乎吾恐其以賢智先人以貴富加父兄宗族者不知若何也然則李文貞謂使宗子與爵尊者同主祭其不可乎曰此調停之說喪無二孤則祭亦

無二主孝子爲介子薦此古今之通義也然則所議族置義田置義學以處宗子不亦盡善矣乎曰程子所謂明譜系收宗族立宗子法須使宗室及世族先行方使以下士大夫家行之正以必兼養教其道無出於此乃云若立宗子則不知如何而立已涉於躁至深議朱子非嫡長子不得祭其父之說此非朱子之說也支子不祭庶子不祭禮經蓋重言之而極爲排斥則亦異同之見不得其平而已至云宗子不能自致名位則公舉於官給以頂帶如後世祀生祀生庶可配尊者而主祀事則尤淺鄙可笑鬼神享于克誠不在頂帶支子貴而必有頂帶之嫡長以配之則貴者亦未必賢矣要以泥於貴貴之見故立言之陋如此嘗觀望溪家書云上祖有官御史者巡按江西歸祭於宗祠主祭者侍御之從兄也爲庶人不得服與馬侍御以騶從僕隸擇駿者乘侍御軼而先急下拱立道左及祭畢從兄西向立命取杖侍御自弛冠服伏地受杖杖已兄弟各盡歡視穆堂之議豈不相隔霄壤也哉

書詩說纂要後

余生平篤信朱子書及爲詩說纂要則集傳所訓淫奔概置不用而參取諸儒之別有發明者非好異也凡學者之窮經固以儒先爲依據然必內度以此心此理要於帖然而無疑先王以詩垂教夫子刪詩爲經將以遏

人心之私邪而使之導迎善氣乃取邪淫之詞連篇累牘不幾於轉相煽誘乎酬博爭殺盜賊之事必犯於有司撻之於庭繫之於獄戮之於市然後觀者怵然爲戒若置此輩於鄉里俾羣眾日與遊狎笑言其不漸染者幾希況男女之欲更非數惡可比人之與盜賊隣而不肯變易者多矣未有出入於倡妓之門而不動者也朱子云彼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又我先處於無邪而非藉詩教興起之力且惟柳下惠讀之而魯男子不可讀大程子讀之而伊川之目中無妓心中有妓者卽不可讀詩豈若是其隘狹者與夫見不賢而內自省其不善者而改之子蓋示學者以當如此

若猶未也則惟與不賢不善相違而已矣余蓋求以情理之實而有以知博採詮詩之必不然故謹舍未傳而遵羣儒亦多聞擇善而從之意至其辨駁之多則眾所共見也或謂春秋直書亂賊以垂鑒戒以之例詩則又不然春秋乃史冊所紀之事猶治獄之有案也亂賊者欲自隱蔽而冀世之莫傳大書特書即所以致刑誅禍奸魄也詩則諷誦涵泳將以理已之性情而密爲運轉設以身處其地而刺惡則善矣乃設身處地以宣泄奚可哉

即位論

春秋十有二公而書即位者八皆行即位之禮也若隱以攝莊閔僖以繼故皆未行其禮故不書即位先儒據此謂國君踰年改元宜正即位若周之典法固然不知春秋所書正以著其無王之罪其不書則以他故而幸免焉爾古者諸侯冢適必誓於王而成之爲世子其見王則以繅帛爲贄繼子男之後故嗣子定位於初喪其得爲喪主夫有所受之矣若成爲繼世之諸侯則必待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而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然後錫以冕服車旂之屬比其反也乃可告廟臨羣臣而行即位之禮韓奕之詩炳然可據若謂踰年即位必先有天子之命賜之冕服然後可則又奚爲以士服見而更受命於王哉彼其入見也惴惴然惟恐不當天子之心也假而居喪有過或敗度敗禮之爲則得而黜退之矣直至命纘祖考而後可以君國子民焉故知即位之書非常禮也桓宣則謀篡樂喪而罪加重焉爾若以書顧命篇康王即位例之則天子之禮非所得同天子之尊上有天地祖宗之付託下有四海九州之瞻依大統豈可久而無歸且先王顧命宣示羣臣原體天道以行事上不能更有所加則亦安有所待乎諸侯則王之臣也周官九兩列之以牧不過與師儒等爲天子繫屬此民其責任非天子比而先君所授臨以天王則爲一家之私語固不能無所待也其君之卒亦必上告於王王必申冢宰攝政之令使之代理國家而即位之命則未可遽施於衰絰中矣或曰國不可曠年無君百官雖聽冢宰而君未正位安保其遂不釀亂耶曰有道之世典法嚴明上有天子統之下有方伯連帥監之而皇華之使周爰咨諏諸侯之亮陰不言自其一定者耳若疑告喪之後或有錫命即位之事則必不然文之錫命乃在莊立之時即位已久且正以越理而書錫桓公命乃在莊立之時尤不足取以爲證蓋君不告廟臨羣臣自無妨於冢宰之可以攝政而先以誓立後侯受命亦不至於人心之動搖故即位於踰年者皆非也而非徒居喪不可即位之說也胡氏乃引伊訓謂攝而告廟臨羣臣無論彼經未符而與此之言公即位者不且顯然矛盾耶

諸侯會王世子論

春秋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左氏云謀安周也穀梁遂謂齊桓世子皆尊天王之命爲變之正胡氏則謂王將以愛易世子齊桓會之以定其位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爲美之大竊以爲此非聖人特書之本意也周官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必王將有征討之事而使其州之方伯連帥來會承命非諸侯所得而造意者王必親行涖會所以發大命世子安得而代之至惠王以惠后故欲易太子而立子帶則事有關於其怨望恐爲深禍斯蓋深中子胥之病者方其入吳見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以自立乃進專諸於光是輔之

不可廢不可則以眾諸侯繼之慷慨力爭乃爲名正言順以一會而可以定位則知朝諫而必無不從矣且首止之盟王使周公召鄭伯令叛齊是以鄭伯逃歸不盟則此會固非王之所欲世子之來其私行耶抑桓之上請耶穀梁謂含王命事恐未實正使如是亦必齊桓之彊而後可焉若王世子則宜問安視膳朝夕王所何暇出會又師氏保氏教王世子於虎門凡國子弟及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相與崇禮樂興齒讓惟日不足何以位之不定出會諸侯耶由此觀之在齊桓則爲以臣要君使王震於外諸侯而不敢易世子在世子爲以子抗父挾外諸侯以自尊而震王使不敢易已吾見相與罔上行私以成此舉也安有所謂變之正與美之大者哉漢高帝欲易大子盈張良教以召四皓爲賓客帝見之而曰羽翼成矣亦祖其故智要必衰世之事豈聖人之所取乎凡春秋之事必斷以王者之法首止之會義所不得而褒也孟子言齊桓之盛而獨舉葵邱一會其亦以五命之申猶爲彼善於此也夫

伍子胥論

子胥忠於吳而遭伯嚭之譖以死世人皆寃之吾獨謂其有取讒之道也嚭之言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斯蓋深中子胥之病者方其入吳見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以自立乃進專諸於光是輔之

以篡已非人情然其迹猶隱也及以吳伐楚而報父兄之讎蕩覆宗國亦已甚矣乃平王既死而掘墓出尸鞭之三百此何心乎齊懿公掘邴歜之父而刖之衞出公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猶爲淫行肆虐子胥故平王臣也親北而事之而報之如此其酷而欲人主樂以之爲臣不可得已然而闔廬卒信用之何也彼以弒君之人其好惡與人乖反故蔽於私而不覺其非以夫差之旁觀則清其側目驚心於是人也久矣夫差雖好淫樂於諸夏之國然不過耀吾軍士實非有陰很沈鷙之謀見勾踐之卑禮豹辭而即許以成蓋有優柔姑息之態焉彼見子胥之必欲滅越方謂正其天資慘

酷者之所爲至於屢諫不許居常鞅鞅而戈矛儼若伏於几席之間此夫差所爲大疑懼者也木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其怨望深禍雖尙未形其少恩猜賊豈非大彰明較著者哉彼夫子胥使齊而屬其子於鮑叔自語發之非有誣詞也而夫差卽深信之者內不得志外倚諸侯薄於舊君之故智固如是耳方望溪謂諫夫差語皆闕於事情使員曰匹夫含怨猶必剸刃讎人之胸非函句踐之首以入先王之廟則臣子之事不終夫差必不釋句踐夫子胥之智宜能及此豈其報讎之過有內疚於心者遂難出諸口以告夫差耶

補希堂文集卷一終

同里盧靖弼校刊

洒陽張泰來

曾子喪浴爨室辨

檀弓云曾子之喪浴於爨室先儒皆謂譏元申失禮吾以爲此記者傳聞之誣辨元申必無是也案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爲埳於西牆下管人汲盡階不升堂授御者此皆於堂下也御者入浴掘中霤而浴蓋以牀架坎上棄水坎下此則於適室也是蓋牀浴之牆猶必違爨以示不敢褻若其浴於室中爲尊者所寢處其嚴敬將事可知矣若此者固禮之所謹而亦情之所安勢之所便舍此而之於爨室則大違於人情矣閭閻鄙

野之人不具堂室或即爨室而行事非所論於元申也孟子言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雖養口體與養志者殊科然固非頑鈍廢禮者也易簀之際言疾革不可變至旦請敬易之雖有姑息之斥然不可謂非愛親之心也若申則尤能傳其父學蓋嘗推尊子路而薄管仲爲功烈之卑答繆公之問喪而逃哭泣齊斬饘粥自天子達彼其識慮高而祈嚮正家訓廉而禮典明以此執喪必得仁人孝子之用心焉浴者喪之始事而顧略不經心也哉嗟乎曾子之學大矣其所以教子者亦不虛矣臨終之時而必得正而斃固二子所聞而徬徨者也轉盼之間而忽忘苟簡於其親稍有人心宜不至是吾有以知元不肯爲而申更不肯爲也或曰此謂煮湯爨室無掘坎爲埳之事其浴則應在適室意亦薄乎云爾然文義則太不協矣要知記者所云枉其是非之實故吾爲辨之無使二子蒙惡聲焉

翦商不從辨

朱子泰伯章注云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此牽合鍛鍊之說也魯頌實始翦商乃言克商有天下實太王爲之始基與書言肇基王迹正同若云有翦商之志則當言實欲不用實始之文矣左傳泰伯不從乃以起下不嗣言不在太王之側耳史記作泰伯亡去其義甚明此與太王翦商有何交涉耶詩書稱頌太王者最多

皆言其遷岐開王業乃創業垂統爲善可繼之事固非陰蓄異志爲不臣之尤者計其時不殄厥愠何強大之足云以世次攷之乃與商王武丁同時而昌生居後中興之際亦未可云商道寖衰武王言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周公亦言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其無昏亂之主而非奉天伐暴之時可知矣嗚呼紂之大無道天下所欲誅也然而文王服事終身焉武王十三年以前猶冀其改悔焉乃於數世以前朝諸侯有天下猶運掌之後而遽有翦商之志尙何以爲太王乎其在泰伯值父欲翦商自宜爲之幾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亦萬無行遯之理更無與弟偕遯之事夫

逃去之後翦商之舉或遂以成非泰伯之所能慙罷也
終太王之身竟未翦商則但宜在家嗣統恪守臣節以
保全商足矣若云德足以有天下恐不能聽其不取文
王之大統未集又何以稱焉且夫事當互參理無兩是
謂太王之翦商合乎天理人情即不應遲至武王使其
後而失時即必遲至武王則太王之時安得萌纖毫覬
覦之心致使泰伯牴牾而爲遁逃之舉耶皇矣之詩曰
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
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正三讓
天下實據蓋太王見昌有聖德欲立季歷以及昌泰伯
先意承志乃與仲雍偕逃其讓弟之意可謂固遜由是
以得天下自後人言之直謂之三以天下讓云爾今必
附會翦商之說則以不臣之罪誣太王而泰伯之三讓
至德亦失其情事之實即讓字文義有難通者堯讓天
下於許由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推己所有以與之故
曰讓若許由隨光不受尙不得以讓名之商之天下尺
土一民莫非其有並無推己與之者而以不從翦商當
三讓之目可乎

論穎考叔

鄭莊公克弟段於鄢遂寘其母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有獻於公
公賜食食舍肉問之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
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敢問之善乎其言之能感君也既而告之
悔乃曰君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此則曲說
巧言而有害於義理之正矣人臣之所望於其君而不
可得者悔過之心與言也莊既見母之意切矣考叔宜
開陳義理告以前日誓之大繆啓以今日改之無難發
其至性吾知公之涕泣而迎也而設爲不近人情之策
以誘之是直以黃泉之誓爲的然不易而必委曲以踐
乎大無道之言也是非有掘地相見之事足與所誓相
比附則母子遂終不可相見也始有敗事而不知匡救
繼有善念而不知將順吾見其爲長君逢君之故智而
鳥有所謂純孝錫類與夫育英才者哉然則母子如初

琦呂誨而次亦當爲茅焦若時必出於譎諫則如張良四皓之召魏徵獻陵之對焉可也

論申生

晉世子申生之死也人皆知其陷親於不義而未詳其所以然自士爲卜其不立而有爲吳太伯之語及伐東山皐落氏狐突子養輩皆教之以行後儒因謂此非其時而前乎此後乎此之皆可逃去夫太伯以父欲立季歷而及昌季賢昌聖故伯讓之矣齊豈其人乎獻公於申生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雖有改立之心而其迹未著里克示以但懼不孝修己而不責人乃理之正見幾而作非所施於骨肉之間世子方期主粢盛以朝夕視君膳乃當際端未啓之時逆探其親之邪惡而棄而違之仁孝者固如是乎夫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固非所望於申生即里克之言申生亦未之能行欲其消禍於未萌不可得矣至於歸胙毒獻之讒作則惟有言志自明一端爲情理之至當而不可易何者獻公之於申生平日待之尙厚即既與申大夫成謀亦未有殺之之意驪姬之讒必再三委曲以致詞其無殺之之意可知矣君嚬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何相與之深使人謂曰子其圖之其殺之非必不可解又可知矣爲申生者誠宜至誠懇切涕泣面陳君待之惡而無故謀弒則雖梟獍不爲歸胙六日而肉猶可獻則必新置之毒此情事之易明也情事明而君心寤君心寤而驪姬誅四皓之召魏徵獻陵之對焉可也

論申生

晉世子申生之死也人皆知其陷親於不義而未詳其所以然自士爲卜其不立而有爲吳太伯之語及伐東山皐落氏狐突子養輩皆教之以行後儒因謂此非其時而前乎此後乎此之皆可逃去夫太伯以父欲立季歷而及昌季賢昌聖故伯讓之矣齊豈其人乎獻公於申生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雖有改立之心而其迹未著里克示以但懼不孝修己而不責人乃理之正見幾而作非所施於骨肉之間世子方期主粢盛以朝夕視君膳乃當際端未啓之時逆探其親之邪惡而棄而違之仁孝者固如是乎夫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固非所望於申生即里克之言申生亦未之能行欲其消禍於未萌不可得矣至於歸胙毒獻之讒作則惟有言志自明一端爲情理之至當而不可易何者獻公之於申生平日待之尙厚即既與申大夫成謀亦未有殺之之意驪姬之讒必再三委曲以致詞其無殺之之意可知矣君嚬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何相與之深使人謂曰子其圖之其殺之非必不可解又可知矣爲申生者誠宜至誠懇切涕泣面陳君待之惡而無故謀弒則雖梟獍不爲歸胙六日而肉猶可獻則必新置之毒協申生冢適安得曲護其私隱忍就戮文姜哀姜魯人容之春秋極爲譏貶則驪姬可知矣又周公之遭

流言不辨而避居東郊公主君臣之義且不利孺子一避而情事即明申生則有父子之恩且城由太子不辨而情事終隱亦不得援以相難也 自記

論子產

異哉子產之論黃熊而使韓子祀郊也其舛駁越禮與平日有大相牴牾者先是晉侯有疾叔向叩以實沈臺駘爲祟子產既推其爲參神汾神而曰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榮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又男女辨姓禮之大同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此其於人神之

辨祀典之正致疾之本亦可謂明辨晳而純粹精矣乎及宣子言君疾二月夢黃熊入於寢門則曰昔堯殛鯀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夫殛鯀見於虞書而黃熊之化則怪誕不經即爲夏郊亦天子乃得祀之非晉所得與當時杞爲夏裔得修天子禮樂黃熊之神亦自有主後者奚爲而爲厲鬼於晉之寢門也正使杞不修祭鬼其餒而亦無緣爲厲若無故使人致疾是妖妄淫邪之鬼耳天地百神昭布森列肯令其作威以相戕賊哉先王之臚於郊祀當不其然古人有言曰改玉改行盟主而可用天子之祭則尊卑之分蔑如矣武王有疾周公禱於三王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是皆臣子迫切之情初未有以僭踰行之者彙謂山川星辰無與君疾今乃因荒惑貿亂之夢而附會牽連令其祭絕不當主之夏郊其相去豈可以道里計耶衛之遷於帝邱也成公夢叔康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晉於夏郊豈復異此子產雖智其猶在武子之後乎抑觀春秋名卿大夫惟子產叔向皆有得於學問之意然而平邱之會叔向至爲示威示眾之言有大醇而無小疵難矣哉

晏子論

齊莊公通於棠姜崔子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問以死乎行乎歸乎晏子皆不謂然而曰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觀晏子之爲此言也一若侃侃鑿鑿焉者而不知其害義傷教之甚也君臣之分非如棠姜雖如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夫殛鯀見於虞書而黃熊之化則怪誕不經即爲夏郊亦天子乃得祀之非晉所得與當時杞爲夏裔得修天子禮樂黃熊之神亦自有主後者奚爲而爲厲鬼於晉之寢門也正使杞不修之君必出於無道而淫亂之事亦其常耳爲己死而爲己亡自天下萬世之公論言之則謂其有死道焉而臣子豈有責備君父之文乎晏子之事齊舊矣謂不在君臣之列則不可既在君臣之列而於其見弑區別焉則未安晏子而不敢任是必崔子有可弑之道也崔子有

可弒之道則聖人作經亦應別其文如書稱成湯之放桀武王之克商乃可耳經則大書曰齊崔杼弒其君光蓋與三十五條無異詞焉明言其君以著名分之甚凜明言崔杼弒以著亂賊之主名崔子既無可以死莊公之理晏子亦安得有可以不死難之理耶春秋萬世之權衡也其爲法公正平允知非獨刻於崔氏則亦恐難獨恕於晏子也且夫人臣不幸遇君父之變不死則討賊耳其不討賊太史公已言之吾謂非直見義不爲而已蓋其闇於大義而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猶然鄙夫患失之心也彼其轉與崔氏共事而毫無慚怍人將以晏子爲何如人乎若以不討賊書弒例之則晏子亦當書

弒而經則否用此又知春秋信史非如左氏深文而趙穿之事盾實主謀有如司馬昭之於成濟焉者晏子則無是焉爾曰然則吾罪吾亡之說無譏與曰亦謬也陳文子之去亂而聖人許之清特不如死與討賊之義更大也

論東漢名士

嘗觀東漢之時風習近古大率務奇節砥廉隅其黨錮三百人皆一時名士雖至亡家隕命而不變其所操何其盛也迄於魏晉之世習爲浮誕崇尚老莊咸以清談爲先務竹林七賢之徒蔑棄禮法風頹道喪遂至神州陸沈中原鼎沸上下數十年間而清濁乖反美惡懸絕

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不其然乎嗟夫阮籍之居喪彈琴飲酒王衍之親隨其主拜伏虜廷此東漢之士所必斥爲行同狗彘者乃於相反之中轉若爲之瑞兆則知流弊之不可不防也吾聖人標中庸以爲的而深斥夫爲道遠人有味哉有味哉

禮論

嘗讀相鼠之詩至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未嘗不惕然深思蓋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人之所以有生者亦惟是合天地之眞精萃萬物之靈秀以自得其軀命之安則禮實爲之蟠踞焉而可自爲決裂哉一有決裂而其視聽憒思慮耄者豈若速死之爲安哉觀

於受賜不敬而旋以卒執玉高卑其容俯仰而二君皆有死亡則無禮者之究難倖免亦有明徵矣夫中庸言聖人之道贊其優優大哉而實之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禮固道之最精密處也是以學者之自修必曰約之以禮又曰克己復禮其於治人則曰齊之以禮又曰爲國以禮此類之言有遍數之不能終其物者亦可知先王拳拳立制與人持循非徒煩文縟節而使之拘苦也生存死亡之所關修己治人之所賴其亦至重且切矣方外之士樂於疎縱而云禮豈爲吾輩設不亦僭乎人之有五性也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禮者特其一端蓋亦恭敬撙節之理耳而先王因性制儀用以經緯乎萬端果無不受其範圍者壹實五性之樞紐總會焉

談古人儀節者則指爲迂濶而遠於事情否則曰禮主於敬第循其本而繁文可省也嗟夫正使有誠敬之心亦宜以禮達之於外必得所附麗然後見其切實而莊嚴非然者必其內之不足也且夫內之不足亦人情之常或遂以爲無庸爲僞此又不然內志有疎而實能外循夫禮則亦將旁皇周浹而中情不容以苟安吾見其視聽整肅思慮清明此亦制外養中之道也吾嘗與四三朋儕爲成友家指示冠禮一依邱文莊儀節設誠行之無論主人賓從執事有恪即旁觀者亦爲之震動恪共相與嘉歎然則禮之足以範人豈虛語哉究之禮之所以難行則皆喜疎放者之相習成風耳彼其一身之

肌膚筋骸不能少振以入於繩束何怪其奉先接下之意荒乎余咸禮典之重因詳言禮之切要繫於性命而周於倫物並舉人情蕩廢之失發其沈痼而救藥之嘗欲取朱可亭儀禮節略書汰其繁重錄爲一編簡要明析與士友講切而舉行之或亦訓方型俗之一助也與

井田論

先王爲萬世而立法決無一時一地之不可行若必合人情宜土俗則不泥其迹而但師其意故有斟酌變通之方焉井田之法自三代以後王莽行之而天下大亂彼其亂政虐民罪浮桀紂固非能行井田亦不以井田故也有宋大儒皆言可行而未著其用惟蘇老泉葉水心則謂必不能行意以徑畛塗道路遂溝洫澮川之等須爲之數十年而乃成徒滋紛擾後儒多以其說爲是不知此則專泥其迹矣夫三代相承制乃大備孟子言先正經界亦以阡陌初開遺規易復要以杜豪强之兼并其公私田畝博利於民者不專恃此也且即井之九區截然方正由一以至千萬皆然亦不過言其大概而究必因地形水勢之所宜則割裂畝斜亦未必不可計授此其義於孟子之言絶長補短將五十里者見之國之百里七十里以方計而可絶補成之則井田亦不能盡如基局明矣穀梁傳言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亦未必民宅盡在田中而一井環繞觀詩言夾其皇澗遡其過澗以及居河之麋在水之涘則豈無隄岸聚處如後代之村落比廬者用此知後世之田溝塗迥異於古而計畝開方亦可別公私而成井邑即甸之規畫也且夫先王立法之意原主乎農民之每家有田以各得其生養之道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而首以三農生穀嬪婦一條以類相從數殆不啻天下之强半其圜圜虞衡藪牧百工商賈臣妾閒民各有所職皆古今之所同而要以農民爲本則其勢最重方望溪言自井田之法廢環海之中什九皆隸農也耕者無田而有田者不耕耕者倍貸以具牛種畜妻孥而不耕者收其歲入之半故耕者窮不耕者以其半而出租賦給踐更百役有司多

求以困之故自貴人富商而外不耕者亦窮斯言誠然猶未及乎並不隸農者也夫不列諸職世爲農家男子近二十皆可耕女子近二十皆可績而苦於田宅之無有若此之類鄉邑間十殆四三其勤者傭作自給否則入於游惰游惰之久至於爲乞丐爲倡優爲奴隸其黠者則爲盜竊爲寇賊於是乎餓莩在野纍囚在獄若此者比比而是墜夫天生斯人獨無所當各得之產乎設制之產而至流殍如斯乎故吾謂行井田者不必求備但按戶而各給以田即以州縣核其戶冊田冊戶若干即以田若干配置之其人家公私九區助耕出賦一如古法而界限則禁其侵占欺隱外此不必別有更張

凡田無論山澤平地其種作相沿舊矣水道蓄洩即當年之溝洫也隴畔錯置即當年之徑塗也至於授田則亦就見在基址量度居民其桑梓麻枲均得樹藝而甕牖之此其紛更擾攘固亦無多矣夫八口之家以今田畝計之不過私田五十畝而可以寬然有餘即以吾楚中地五十畝爲率百石有奇中原半之而量幾倍則數亦略相差不惟食用足於終歲而即凶年無年之積移民通財之備皆具於斯嘗觀鄉里之中有田自種亦不過四五十畝而土利所入衣食無憂由是而養父母教子弟供賓客給昏喪遠於貧困而禮俗遂覺可觀若類此者多則成樂郊仁里矣然亦惟是無田

之家或爲宗族或爲姻黨則必須其膏潤有所朘削而甚或怠惰爭奪於其間則使均授之田其利害相懸豈不彰彰明哉或有以人多田少爲疑者則程子山草之喻盡之天之生物未有無其土而有其人者且數縱不給而少則齊少要主乎均而不必於其多也若馬氏疑授受之際吏胥作姦此末世之通弊然所論乎治法者原爲治人言之否則一切苟簡之政滋弊更甚安有較愈於此法者耶又世之病難行者每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張子固已辨之吾謂彼富人者衣食家用而外所餘貨財皆爲無用之物以一家而兼數什百千家之田幾擁腫不能以自舉終其身於管鑰子母之中而徒以

供子弟淫褻之用且以賈奇禍則不若均之於人可以泰然而無患也是則愛之以德而能服其心何不可徧爲誥諭使之樂從者若謂勢必不行恐致激之生變則大不然夫甯成義縱之流依勢作威無故破人萬金之產而莫敢誰何在上者之令行禁止往往然矣乃於害人殺人輒敢爲之而於愛人利人者則憚而不爲不亦惑乎

風俗論

古之考政績者必以風俗之美惡爲徵風俗者猶人身之有面目人家之有垣墉而目傷則膚革之充盈皆虛垣墉頹則堂室之高大不久故留心世道必採風問俗

得其大凡要惟詳觀理勢究其流弊乃可綜情態而質言之夫風俗之成士居先而民次之士以高明爲道而相率日入於卑汚民以淳樸爲心而相率日趨於浮僞此悖理反常之甚最爲腹心之憂者夫以士之儒服儒冠翹然立於農工商賈之上縱不能明新至善誠如大學之所爲然亦必經明行修以古人爲的而求其粗合乃於孝弟忠信之途置而弗講庸言庸行至有踰其閑而不顧者即其束髮受書惟以博取科名爲本義故四書五經不過略爲記誦以供場屋題目之資至其朝夕咿唔乃在飣餖無章之時藝繆種流傳轉相倣傚跡其空疎不學誠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然猶以爲安身立命

本在於是且以遊從之相同相奉而毫無慚負於其心
及乎遭時得志偶與甲乙科或入詞館則曰我之功力
兼全如是乎其必中也人亦曰彼之巧力兼全以爲中
如是乎其有徵也夫茲之所習不過求富貴利達之方
耳孟子比於乞播而謂其妻妾之必羞且泣而遂持以
易天下可乎此其得志於時者極其所至亦思得思失
之鄙夫而止若其不得於名則又紛紛走利而輔詞訟
爭學徒迫人以威誘人以術凡可以獲財貨饜酒食者
無不攘臂爲之當此之時豈無志節過人克自振拔者
而以習尙既成羣嘲共罵要惟以鄉原之人爲鄉原之
文而後可成鄉國之善士否則一怪異之事不祥之人

而已自王公卿大夫無不當務勤儉者而庶民爲尤甚
唐風蟋蟀之詩至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燕飲而言職思
其居職思其外職思其憂保世承家之道固宜如此後
世田農之家其老於操作纖嗇起家者不過善自封殖
貪人田產器物其所言行莫非機變之巧非然者田踰
百畝即付之隸農傭作身不耕婦不織率子弟羣從日
以博塞爲能事而侈肆淫蕩雜出其間乃至十畝之農
而輸其作苦淫侈相從矣甚至凶荒流離爲傭爲丐比
至歲登而酒食吹彈遊戲日相徵逐矣彼夫商賈之徒
擁厚貲列市廛取三倍之利安坐美食聲色自娛者自
昔而然而風氣漸染里巷喧騰效尤者無地無之江漢

之水流注奔趨由梁而荆而揚滔滔汩汩不可識其所
以然就下故也庶民之俗毋乃類是嗟夫彼富民者導
之以賙宗族救鄰黨厚子弟延師費雖錙銖猶難贏也
迄於迎神賽會張燈演劇賄胥吏創寺觀則捐貲恐後
內外男婦多和之是誠何心哉夫習俗如此何由底於
高明淳樸乎計惟守土之吏整齊而移易之第恐秦越
人之視肥瘠漠然無所動於其心甚至卑污之習悍僞
之行以身爲倡而滋之轉令盛由此觀之彼士民者其
又奚足深責也哉吾將一言以救之曰在得人

論邑令

知州縣者古之諸侯也自郡縣後而統地雖潤純乎爲

臣故止目以邑令邑令者親民之官治亂休戚實基於
此天下雖大亦由一邑遞增什伯至數千邑以成之故
邑令賢而一邑安層累漸積凡邑令賢而天下舉安此
其敷政盡職之方不可以不講也古之有地治者即其
近地之人風土人情皆素所曉析後世以千百里外人
來涖茲土政務紛煩率多假手於胥吏胥吏故非端士
而奸欺苟賤之徒也吾可用之而不可爲其所用始以
小忠小信自結於官因而窺長短探意旨書役則舞文
弄法差役則依勢作威始爲爪牙繼爲鷹犬弊將何所
不至夫官者人身之心也胥吏者人身之百體也天官
不能爲主於內而耳目鼻口手足之屬雜然妄動妄動

在百體而受病則在一心故令於吏胥必先定章程不
假嘿笑錢穀刑名之類勤於攷稽專任責成而勿倒授
之柄要惟精心運量又以至誠惻怛頻爲提撕有作奸
者刑無赦彼夫宮室壯麗衣服艷美飲食貪鑒吏胥之
通弊也不爲裁革非侵漁網羅之由乎正役數十人附
役至數百人其私屬仰食者又不啻數百人胥吏之藉
以自優乃其駢拇枝指附贅懸疣也不曠廢而削去之
弊將何所極乎此在爲令者令則行禁則止積習之弊
可轉瞬而覩其滌清於是乎堂階肅嚴可無內潰之患
矣周書曰元后作民父母邑令受職於朝爲元后牧養
此民卽宜分父母之責以爲責家人婦子父母實飼哺
之其極情盡力不可懈於心焉令之牧民莫切於農事
自當躬語田畝勸課農桑何至大水隄決近在郭外而
若罔聞知嗚呼古之時以婦子而饁南畝攘左右而嘗
旨否夫非曾孫也與哉令乃以降尊屈體爲嫌何其不
相關切之甚也夫糧則宜納而層累之加額安可以不
除訟則宜嚴而勤索之隱私安可以不察又其大者在
乎重罪疑獄至有姦盜殺人而眞凶脫漏殃及無辜者
此其情鄰黨知之道路之人皆知之乃徒泥於形迹之
間而致其冤抑沈痛倘肯微行訪察曲採其情有不卽
而卽淨令之設所以整齊斯民而劒其惡焉耳男子之
時照雪者乎蓋令與民爲一體必實以精神相貫注而
後有實德之及民凡可以利民者不忍有一之不興凡

可以害民者不忍有一之不革夫子稱子產爲惠人亦
原其心而已民之有四也以士爲首猶室廬之杜礎草
木之松桂菖蒲也惟恃乎令有以造之一邑里黨之中
必多學館課蒙者宜責以經書句讀教成人者宜責以
通經學古令當躬自核察勿以闇昧膚浮者充人師若
義學之設尤屬切要必擇經明行修果足爲一邑師範
者然後致敬盡禮委曲優崇取品中高明子弟切實講
誦於其中不得以故事虛文任其出入其課試之法解
經爲先詩古文次之時文又次之解經則必融貫舊說
而獨有發明詩古文則以陶杜韓歐爲宗時文則以歸
唐金陳爲的凡庠塾之中訪其文名特著者面爲質問
果有經旨精通詩文遣俗者自當隆其體貌以之爲友
爲賓使羣士儀型而有所鼓厲若其地有宿學老儒尤
必奉爲師資有不可拘以常分者蓋先王之造士也必
在乎詩書禮樂至文藝亦足以濟其菁華徑塗有差而
不能循名責實則士習之所以做也爲令者昌明正學
登高而呼文學之彬彬甚易耳不此之務而教育無方
徒於歲科小試草草閱取至於是非顚倒眞贋混猶士
習何由而振拔乎一邑之中有善卽必有惡地不能無
瓦礫也一沙汰之而卽情穀不能無秕糠也一簸揚之
而卽淨令之設所以整齊斯民而劒其惡焉耳男子之
惡先賊盜而誘訟次之女子之惡先淫亂而妬悍次之

此曹之肆行無忌者由令無疾惡如仇之心以殫其去疾惡盡之力也大車之詩徒以政刑治邑而民畏而不敢平日讀書慷慨侈談德禮恥格之效乃並政刑而不能修不亦玷官箴而貽素餐之誚哉周官以六計弊羣吏而皆以廉爲本蓋不廉則善敬正非眞而能與法辨適足以濟其惡邑令之不得則牽於利之故也當其未遇時衣短褐食藜藿相習爲常然一旦得志而貨財之來取之如寄往往不顧名義而饜其貪心夫人之淫盜所云天下之極惡矣取淫盜之貲以自封殖幾何其不胥而爲禽獸也居官之常祿亦已厚矣其供服食器用於古吏治爲粗即史冊所載循良亦或未之逮然即時力之所可行者而行之則亦與俗吏迥異矣朋游中居奉烝嘗事父母畜妻子皆寬然有餘矣而顧多取之是則源不潔而數事難行非戒逢迎則守不堅而戒貪難久然則邑令之所以克自樹立者誠非可苟焉已也此是官者多矣故詳論之以相策厲俾由是而進於古焉

論吏胥

幼讀周官自太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竊怪其吏之太少而治事必將有所缺虧長而深求其義則知府史胥所掌不過藏官契贊官書治官敘凡政事皆官治之而吏不得與聞徒則傳官令以徵令吏之事亦不得與聞歟其所以姦弊縮位固寵之謀此亦不可不慮也夫大吏之貪廉固不可定而吾之所以自處者則必確然而不搖既承命而爲天子吏即安得諂奉上官誠以義命自安焉往而不得其行志哉曩見馬公伯樂知洵陽巡撫將入境胥請數百金出辦公曰何辦爲對曰官吏數百人宜備酒食

一人即多一害也州縣之書役差役其正副數十人徒數十百人而每役一名必有親戚交遊之依附門徒傭作之助理凡其家之人皆游手而仰給總計一官之役其坐食者數千萬人之衣食皆自天降而地出乎夫亦曰取資於民而已一值凶歲鄉邑中餓莩相屬伐屋鬻器以爲生而城市之狐裘錦衣烹羊設宴笑談於深廣之室者皆吏胥也彼蓋依勢而作威旋亦以法以爲削官之所爲禁則止令則行者而彼得竊之官之所爲出人罪入人罪者而彼得奸之於是州縣之事無不在其掌握而凡錢糧之徵發收納隄工之興作告竣田冊戶冊之清浹更造庫藏倉積之斂散糴糶學

士老孤之廩膳撫卹無不穿徑竇以恣漁獵至於訟獄之條而其舞文弄法威貨百出有更難究詰者矣夫人衆而用奢勢尊而途博而總以心之貪術之巧者運轉於其間雖有厚重精明之官以馭之亦安能察之周而澡之潔哉且夫官多始進自遠而來於此地情事必不甚習則以小忠小信市其承辦之能焉承辦既勤浸而投餌某常規可索某捷徑可開某富室大獄可以滿囊肥家而無害利者人情所同欲不覺其躍然有動於中也至於上下相交官乃授之刃而使殺人而卒墮其術中而不能以自脫故往往有冤抑之民致命上控既已制胥吏之死命而朋儕之交助貨賄之曲營至於官亦力爲救護以自固所以卒於泰然無害橫行滋熾也嗚呼周公知周萬物其所以慮後世者必深然亦未料其爲禍至於如是之烈也可慨也夫

同里盧靖校刊

河陽張泰來

平賊私議一

嗚乎我湖北省七六年來白蓮教匪之猖獗極矣烽煙久未靖文武大吏奔救防禦自有廟謨廷議爲之決策而身履行間者諳練既深其將略兵機固非草茅之人得參末議然而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愚者一得亦有與國同憂之義言雖不中理亦無傷也夫數年閒賊之騷動郡襄安荆德漢諸郡其追捕事宜可置不論卽目前言之前之賊去瘡痍未復今復長驅襄安焚掠殺傷人情震懼若此者亦屢矣試思賊之去其遂飛天潛淵乎賊之來其果天降地出乎蓋湖北陝西四川三省接壤賊之逃遁可以錯綜循環故前離湖北卽流播陝西竄入四川彼地守禦必不容其久留是以復尋故處賊旣久覘虛實不啻輕車熟路直通三省爲出沒縱橫之所彼就此避地分虛寬而前之逐出境外止保吾地之無虞未計此賊之焉往是其展轉滋蔓由未拔其根株耳夫此三省者各有統轄自判分疆界然其實皆天子之興圖也事同一體自宜首尾相顧書曰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乃飭治境內非謂討賊各不相通也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乃北狄遠去歸其巢穴非仍向內地侵擾也譬之癰疽腫潰必理周身氣血若消其頭面卽移胸腹消其胸腹更移股脛則滋毒無已豈得稱良醫乎今方僻處一隅未獲周知地形但以情理懸揣之竊意欲平此賊宜用三路合攻之法焉賊之在某省也必將負險依山長相保聚卽令所處散漫亦有蹤跡可尋州縣之官自便偵伺上報夫當離羣避匿之時則須分兵勦捕若其雲集響應出而怠傲正可聚而殲旃皆非一路追捕之力所能勝也故宜先請於朝命三省督撫提督將軍及所屬將吏各勒精兵會於衝要之地探知賊眾所在卽采入其阻以全師環之聲言從賊之人來降卽免彼見吾威武奮揚一切誘致脅附之徒必踊躍歸順若皆不聽則直搗其巢而攻殺之設潰散遠奔卽應偏師掩殺以大軍圍繞而驅納之要在把截關隘斷其歸路迨力窮勢蹙自駢首受誅矣蓋嘗就三省計之各守則分其力而適縱之逃合攻則盛其威而早奪之氣縱逃者苟延而終於受禍奪氣者猝發而使之莫支此情事之自然理勢之不爽也若夫致行之實則必統領得人將士同心雖歷險阻目矢石皆所不辭而後可以成功又非區區之策所得盡矣

平賊私議二

客見余文而詰曰子謂三路合攻何言之易也以三省之懸隔而勒兵齊會道路遼遠供億艱難此正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事矣且賊在一省而牽二省之兵以赴

之事非切已亦攖人心之不服從也應之曰勤兵於遠
固必不得已而後爲之如漢武之窮兵黷武屢伐西域
誠爲主德之疵若夫討賊爲公義救民爲至仁則不可
以概論古者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
列國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師未有必不
遠行者況列聖御宇覆載無私曩者臺灣之役京師之
兵跋涉萬里前年賊在孝感明帥自京來勦即今所徵
調亦多外省遠來何嘗有扞格勤苦之患乎若云事非
切已人不服從則又未然數年以來三省同遭焚掠殺
傷其苦痛竝無減殺惟冀及時削平斯可一勞永逸若
因賊在他省不樂遠援一旦賊復跳梁居人踵踵奔竄

更倉皇徵發諸將士不反獨當其難耶周官之法若有
天患民病則令移民通財正使救災恤隣亦義所應耳
況賊之爲害本屬切已者乎客曰即使三路合攻恐賊
亦難破其種類蔓衍偶出輒擁萬人所至披靡雖將弁
猶避其鋒也子亦嘗聞之乎應之曰曹兵之八十餘萬
先主之連營七百里皆全軍覆敗兵原不在乎多也若
此賊烏合之眾多誘致脅附之徒其號稱若干皆誕漫
不足信且無甲冑干戈無行陣紀律徒恃亡命豈曰能
軍若將弁避鋒則竊聞其說矣友人歸自鍾祥會至大
村主人具言前賊過時宿止空室取雞犬酒脯飲食即
去至前十數里上山屯留旋有士卒多人傳呼將官追

追況臨戰諭降而又不聽耶夫人者天地之心朝廷之
所栽培而愛重也茲之攻殺乃其自絕於人者也乃其
戕害天地之心而傷朝廷之栽培愛重者也稍姑息之
即惠奸究以賊良民矣前有人自軍中來言每交戰時
賊以新附者居前而自處其後官兵亦推鄉勇在前以
拒之迨勝負既分伏屍流血我軍勝則所殺者非賊也
乃新附之百姓也彼勝則所殺者非官兵也乃鄉勇之
百姓也嗚乎百姓之死於鋒鏑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矣
而其原皆起於賊賊之罪豈容於死哉盤庚之誥曰我
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茲賊之不可
遺育易種章章明矣而何慘刻烈火之有客又曰子之

言則誠然矣然豈非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乎應之曰
古之君子達而在上則救天下也以政窮而在下則救
天下也以言吾方欲立言以造生民之福達之乎吾君
吾相苟用其言即不啻用其人也出位之嫌何避焉

水患私議

河陽廣長數百里故澤國其被水患最深康熙雍正暨
乾隆初年堤防卑隘大荒猶少辛巳以後修築高厚三
倍於前而屢遭氾濫饑饉頻仍去年戊申荆州江堤潰
決吾州幾成巨浸今歲夏秋漢漲其受害復多人皆駭
痛謂無可爲力者究其所以則由水道之淤墳而已余
少時應試安陸府每歸入潛江境則舟楫難通蓋自澤

口至州城百餘里其間所謂上西湖者盡成高岸是以
州城內外每伏秋大漲則居民上城舟達官之堂寢上
無所停而下更無所洩附郭以外東而南北爲漢水所
出入者川港不下數十其大湖亦且數處今皆淤墳附
岸者多成洲田而一帶之水冬春乏涸至於舟行輒阻
商旅罕通夫書稱內方至於大別經過甚多此皆其奔
流匯涵之故道焉而使之壅塞日甚可乎江水之自洞
庭來者逆漲而地無所容則洚洞而潰沔東南漢水之
自襄陽下者順趨而地無所容則放溢而潰沔全邑此
非可以區區之堤防禦之者也故友聶震南於荆州地
勢頗悉曩言宜開操家口因作文詳論之余謂室廬墳

墓甚多未可輕言別開河道而故道之疏通則可以漸
舉即如冬涸之時倣而畚挶村中則取土以築宅基曠
地則取土以培堤岸亦事之至便者而小民平日率多
泄泄不事修濬及水利之官歲晚巡察輒飾詞以自
蓋豈非大可痛惜者歟且夫親民之官實有治水土之
責乃專談堤防而不計疏其壅塞此非得其本者也惟
得廉能明敏體國愛民者先視州境川港墳淤之處與
士民精心計畫即以冬春水涸掘川築岸爲始基躬親
巡行嚴其課督兼用移民通財之法其無墳淤者無論
士商皆助工捐貲以補居民財力之不及約二三年而
挑濬愈深修築愈高矣又申私築之禁其下游向無堤

埂者不許更修俾江漢盛漲時游波得以寬緩惟取河
道之通利清駛盪刷泥沙而已更必請於大吏會同隣
封潛江監利漢陽諸縣或上或下或旁凡有墳淤者概
施此法同心立事則異漲永保無虞即令未能徧行而
吾地之廓其有容者固大可恃也此議之出居民必畏
其艱然難與圖始可與樂成者民情也至於移民通財
或在所靳惜而以賢明吏臨之實爲百姓謀身家而論
以大義小民諒無不樂從獨隣封一體頗難調停而吾
邑之利即彼邑之利也豈獨遠於人情乎嗟夫此固儒
生之常談實治水之要務理不可易勢亦可行曩者荆
州大水城郭居民幾盡今歲復然即武昌省會亦嘗水

浸城垣人但駭其災之奇而未知其概乎壅塞以至此也彼禹之疏瀹排決四海會同比舜攝位而以濬川爲汲汲豈好勞也哉

劉氏族譜序

友人劉西林遣其子來謁且致辭曰吾族支派蕃衍自蕭梁迄明季譜牒繼修博綜無遺百餘年來遂以曠缺適者諸宗老協力續修而巨川實董其成蓋其志在統攝聯屬而慨然以收族爲己任乞先生爲我序之吾嘗謂近世收族之道莫要於變通以行古之宗法而修譜則爲之始基焉古之時大宗以綜全族小宗以理各支非徒存其定位成名而已蓋實寄之以相生相養相勸相懲之責其有窶貧嫠阨也則必賙救之其有暴戾愚頑也則必訓迪之若綱在綱有條不紊夫是以人心一風俗美而大有補於治化之養恬周官九兩所謂五曰宗以族得民者此也後世人無恒產貧富相耀則宗子固先多流離而惡劣者是以此法遂廢要當不拘於宗子之名而使之職宗子之事彼巨族之中其志行正大才幹警敏者並貲財優裕者必不乏其人宜眾建之以提挈族綱要惟捐貲置田廣其積貯給廩餼以贍孤貧延師儒以教頑鈍而建祠奉祭會事禦侮皆資焉若出入勾稽則用月要歲會之法其有眾咸覩罔或便以營私凡若而人各取其誼相親地相近者分而布之事關

重大則合聚而謀焉閱月踰時必討族人而申儆之而不容已傳曰有基無壞又曰繼長增高其不在茲乎然若徒恃譜之既修而不謀得人焉殫精神以貫注於其際則所謂聯之爲一體運之若臂指者僅此卷帙之星羅棊布而已徒法豈能以自行哉余嘉巨川之續修而有收族之志不可無以進之也乃特發此義期更既其實而要其終倘設誠而致行之而西林及其諸宗老相與踊躍從事行見家則整齊肅嚴甲於遠邇凡諸大族亦將羣奉爲楷模也已

盧氏族譜序

將欲尊祖敬宗收族而譜於是乎修譜所以聯屬本支使渙者畢歸於萃也究其渙萃之故惟繫乎人之一心

故必盡其爲尊爲敬爲收之實而譜乃不虛設焉近世士大夫之族烟火萬家而譜牒不修與單微轉徙者無異斯固慢漫而不收矣閒有蒐羅族衆統親族遠邇之倫緒結牽連載之一譜然止貯之祠堂侈文物之盛而宗法未立教養無方卒至情義乖離有窮窘患害而不相聞問者此無他徒循其名而弗責其實也沔陽斗湖盧氏自明初來徙子姓蕃衍獨成一村迄今衣冠聯綿農耕於野士歌於塾歷十有三世而譜尙未修吾姨子勉三憂其散而無紀也乃泝流窮源訪求江西南昌舊宅遺譜得之其推原受姓分派前後本末纂詳因鳩蒲圻嘉魚通城諸同姓者各屬其宗老以支派條纂而依

例附編凡其遠祖所出犁然咸在蓋由斗湖近族而推廣之訊末求端於茲大備事將藏乃命其弟豐亭謁余而請爲之序余惟勉三之於族誼用心可謂勤矣但譜者收族之基本而所以既其實者不存焉即以斗湖言之聚族居者不過一二百家而欲紀綱此地之人使之善鞠謀遂生養勤訓誨成禮俗其事蓋艱大而靡所底麗況夫百里千里之外倍繁不可紀極安能令其精氣貫通也哉然而人之一心果切於一本之愛則隨其地與力之所能爲而皆可自盡即隔濶者咸歸度內焉故用恩必自近者始彼遠地之人亦各於其近者而單心故將四達而不悖也勉三之在斗湖翹然而負重望族之有事胥賴之要惟充其切於修譜之心以致其收族之實即以致其尊祖敬宗之實而已憶昔丙午之冬余在勉三宅阻風雨者浹旬時歲饑村窘勉三兄弟酒食延賓而念族中饑寒者不置口每夜深更猶奔走泥濘曲爲經畫由此觀之茲譜之作蓋亦本具篤摯之精神而非徒鋪張族姓也其無慮夫忽近而圖遠窮大而失居者也爰不辭而序之

彭君遺藁序

自余與劉蟄菴以古學相倡和而彭君首仁翕然從之君自少時讀書不習時藝性就吟詠而惟取寫意騁懷間爲散體文亦皆不拘繩檢既訂交乃講求古作者義法服膺陶杜韓歐諸集凡作詩文每就蟄菴討論迨余館其家塾歷五六載商訂尤多君嘗自恨以人事叢集未得并心卒業於斯也又深知其難不敢苟悅而自足故詩文藁成率多屏棄或語以編錄則曰吾聞劉張二子之論矣詞章雖末技非深造必不能工敢輕言流傳耶今歲七月其子端植裒輯遺藁得詩文若干篇馳書請序於余蓋君之卒五年矣追維曩時君帖帖然相從講問經義史事必自檢察於身心此文藝之區區惡足以罄君之學哉然即此以觀而一言之出必發於性情關於教道有足覘其用心之所存者又惟君之卒後蟄菴亦已下世表章之責非余將莫之任披讀是集所爲

感慨係之也遂以書其首簡

先母呂孺人行述

先母姓呂氏柄陽革丹潭人外祖呂翁諱日熾長女也初先君娶錢孺人早亡無出乃聘吾母繼室外祖夙聞先君最俶儻因女焉吾家先世號素封然自吾母歸時家盡落而呂氏方富饒以厚貲盛飾遣吾母吾母脫去簪珥金珠勤力操作康熙壬寅歲叔父婚有日矣而禮費不足先君遂以外祖所遺吾母田二十畝鬻之時隣婦有於吾母前讒沮者吾母正色拒之曰叔之婚娶吾母夫事也吾應供給之私父母家之田而莫卹夫氏之困豈不壞張氏家法耶況盡室用絀而吾獨留餘欲何爲之乃所以成就之也女但益小心畏義可耳吾年十五即遠行授徒冀獲修脯以佐大人麤糲費然性剛量褊

所至主人與門徒稍不可吾意即恚而揮之私計棄館遄歸者十年間曾四三遘吾母從容諭之曰爾所如不合怒悻悻然氣質亦涉粗矣顧近日塾師多卑諂不自振拔則爾之氣節有足多者故嘗歸而困乏致菽水莫能供吾內自引咎而吾母處之晏如也十數載來不肖姑語吾益無斗儲桁無完衣而交謫之聲終世未嘗聞於梱內也先君之沒也不肖子泰來年十三弟可楓纔七歲吾母艱瘁撑拄惟督不肖子以力學每當祁寒雨雪不肖子率弟讀書吾母擷園蔬抽壞壁柴葦以炊而飼哺之聞哦誦聲徹則欣然而喜余自亂髮謬以天資頴異爲鄉邦所稱譽凡耆舊造吾門者率過情獎借吾母聞之輒不懌曰昔聞乃父之語學也必講貫數十年而乃成今縱粗具英分而罕亘師友下帷之日淺求高深者顧若是易耶蔑實學而譽者日至懼孺子之莫能遠到也故凡不肖子偶以文事自負及與不若己者處吾母必加詰責焉里中故老如姑夫呂先生式燧姻家劉公士普暨劉公士琳輩每於接見必面斥吾過不以詞色假借吾母則感其玉成時稱所語而提撕之吾家諸叔父暨諸從兄多尚嚴厲吾進退周旋毫髮不於禮者輒肆譴怒吾或竊銜之吾母曰人不可恒適意憂恐之乃所以成就之也女但益小心畏義可耳吾年十五即遠行授徒冀獲修脯以佐大人麤糲費然性剛量褊

穡之艱杜逸諺之漸周恢嚴正一如所以教泰來者吾
母神思警敏篤老不衰雖素有羸疾而恥爲病容迨今
歲秋患痢者月餘而家事所切仍日爲子婦輩指授之
彌留之夕不肖子兄弟在側猶語以長篤友恭整齊家
政士農兩業各務專精越翼日而奄然逝矣嗚呼痛哉
吾母生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亥八月十一日子時卒於
今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九月二十五日巳時享年七十
有四將卜月日祔葬河東上雷院長翼嶺先君之兆生
子男子二人長卽不肖子泰來娶吳氏繼娶朱氏次可
楓娶呂氏繼娶劉氏女子三人長適劉子桂次適劉傑
次適楊弼政伯季皆先母卒孫男三人世煥世鷹世昌
皆殤孫女一人世鸞尙幼吾母秉性慈厚誠意益然先
是叔母劉與吾母不相中數致窘辱吾母隱默而彌縫
之迨後叔母卒子死婦嫁而弱女孤孫一隨吾母寢處
吾母撫之不異於己出也晚乃受二子婦養而或性涉
木强或宮事不遂吾母諭誨蒸蒸未嘗有疾言遽色平
生好周人之急雖空匱彌增而族黨窮乏解衣推食者
日相屬以是吾母之卒雖隣嫗里婦漁娃竈妾來觀者
莫不垂涕焉嗚呼不肖子終世爲罔極無以養子職之
不共於茲安所致力哉計惟母氏遺行猶可勉爲敷揚
以垂永久而平昔交遊固多有道而健於文者思欲託
之銘表以光昭潛德惟是斷仁之際十不記三爰爲流

涕欷歔姑述其崖略如此嗚呼悲夫是所望於表微闡
幽者之捃摭小雪前一日男泰來泣血述

長翼嶺墓碣

先考卜葬於河東上雷院之長翼嶺十有八年矣不肖
子泰來終世爲羇未得常省墳墓今歲春二月始展視
宅兆負土以築其阡爰伐石墓道而爲之碣焉嗚呼自
先大父遠聲公時家已漸落旋早沒吾父甫弱齡家人
死喪疾病無虛日康熙戊子後水旱相續炎火屢焚田
園盪盡羣僕婢咸逋逃吾父遂廢舉子業專持門戶初
娶先妣錢孺人早卒吾母呂繼室同集於蓼其閒困乏
狼狽吾母時臚列其狀未獲殫述獨憶兒時居敝廬中

適天雨滂沱徹屋內吾父挾兩簣以蔽藏書之櫝而吾
母曲身覆弱弟盡室人沾濕遍體吾父引東坡破屋持
傘之詩以爲笑曰此吾平生恒事也吾上有三兄不幸
皆殤吾父晚始舉不肖子及弟可楓而不肖子痘後病
目不辨晝夜者三月吾父咨齋涕洟顧艱難謀醫藥而楊
氏姊及季妹又死老更弱足惟恃修脯佐家用疾病延
二歲猶勉强授徒而爲生蓋吾父得年五十有七從未
嘗處一日之順也吾父操行剛正而課不肖子最嚴自
能食能言而教已行矣七歲課章句卽不許閒寒暑昏
旦无以德行道誼爲督率片言之鄙誕一事之乖刺無
不切責重懲者迨疾革諸宗族姻戚來視者必涕泣相

屬曰吾兒猶可遣到惜不及玉之成也繼自今其跬步離家塾也則公等爲我拘繫之其言動有違禮法也則公等爲我箠撻之如是死可瞑目矣自吾父沒而不肖子恃母以養二年遂奔走於衣食後值妻病連年且死方寸憒亂而弟楓又出後從叔父復遭驅逐吾母子兄弟且同濱於危蓋自混混人事叢雜中而飭躬務學不逮幼時什一矣嗚呼以吾父訓子之嚴倘至今無恙則不肖子雖才質駑下未必無成乃遂因緣頹廢不自樹立有若此吾父之歎息痛恨於九原宜何如哉遂揭於阡以誌吾疚並以語楓俾知吾昆弟兩人當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乃可復上先人之塋墓也先考字虞望號達衛生於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十月十四日亥時卒於乾隆十一年丙寅正月二十四日子時貧不能擇地葬祔大母劉孺人墓側先妣錢孺人舊冢距甚遠不敢遷祔慮動其魄體也子二人女三人錢孺人無出癸未夏五月望後三日男泰來述

從叔母楊孺人墓碣

吾從叔母節母楊孺人同里楊翁又六季女也歸我從父滋川公生子可柄而從父卒母年二十有六楊翁謀更嫁既受聘母力拒之翁曰張氏家落吾年老多累此而不聽吾懼汝之終身寒餓也曰寒餓以死柰何翁不能強母生於富室未習勤苦爲婦時家初離異其宛若

皆視爲贅疣既其兄公季叔聾田宅遣徙母所分產多先售後聞母自是丁寧艱艱而楊氏亦零落無所賙救柄年十二三入贅蕭氏母獨居數年每當風雪彌旬輒閉門槁餓及柄挈妻來歸自食其力二三年而妻死無子女柄自此不復能娶母遂尸饔終世采蔬拾葉率以爲常家有先世所遺桂樹一高大情芬或賸以重價柄以告母曰而祖爲邑南高士園林自嫉時與二三耆舊飲酒賦詩蔭息茲樹之下而父在時嘗道說其佳勝今先業已盡存此區區薪木祖考之精神在焉倘可失之他人乎柄乃謝賸者吾母之存也與母同病相憐而母與吾母以年齒相遠不敢用娣姒禮吾母彌重之吾頻年遠館修脯所入必有以奉母母亦諱言艱苦懼以重吾憂乾隆乙己後歲比不登困乏益甚數載以來柄牽車服賈漸能供母飲膳而母年踰七十百疾交侵經年牀榻吾母往省視則喟然曰我自分寒餓以死不意其若斯之摧折也嗚呼悔矣母生於康熙六十年辛丑某月某日卒於嘉慶四年己未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九距吾從父之沒凡五十有四年以卒之明日祔葬於上雷院長翼嶺從父之兆域從父諱德潤滋川其字也少有文名性剛正伯季皆嚴憚之惟敬愛吾父母日夕必詣家塾與吾父上下議論歷更盡乃歸吾方兒時必令侍立靜聽莫敢廢離也柄早廢詩書然篤於至性母之病

也謹於扶持終夜或三五起常具肉食母嗜之然滲瀉輒穢污母性嚴潔必數易之滌濯維勤歷久不懈人以爲此母苦節之報云

節母楊孺人墓表

吾從叔母楊孺人洒陽州城人也父本青少有文名與先伯祖諱次藻公相友善生孺人乃以字從叔通法公孺人年十八來歸未及期而叔卒於時哀毀幾絕已而楊翁欲更嫁之謀諸先伯母不可乃馳書發十難反覆陳守節之艱而以不令改適爲先伯祖罪伯祖答之曰守節洵難是非吾所得強也但迎君女歸父母命之視其意向可耳比孺人至楊氏楊翁晚譬百端忽有富室來委禽孺人聞之率小婢潛歸遂終身不復見先伯祖父母憐其少而守義也撫之若已女嗣以從子榮楊爲後而娶劉氏女爲婦榮楊持門戶藝黍稷車疊遭凶饑田產次第入他氏壬戌大水後遂掃地無遺竟不能供其母孺人數十年間食糠粃衣補綴而時或不能繼然卒晏晏言笑無悔初心自余爲童子時節母老矣每見風狂雪盛人蹤罕過而節母提甕汲水沾塗於滑濘陂陀間余方咎其家之人而節母未嘗出一語余年二十讓然後受余當是時盡然傷尤悚然敬焉未幾染病在牀無復湯藥歷月餘而卒後繼子榮楊亦死余不忍孺人節行長就湮沒乃質言其梗概以授榮楊之子世煜俾鋟木於墓道俟他日磨石而碣焉母生於康熙某年卒於乾隆某年病之既革遺命必祔於夫氏之兆迨其葬也風雨晝晦溝澮湧河廣不可渡乃卽宅後園田反藁埋掩之至今竝未遷祔也

補希堂文集卷三終

同里盧靖弼校刊

劉闇夫傳

劉曙字闇夫湖北沔陽人其先世爲儒家代有聞人曙二歲而孤適母生母撫育之稍長以家貧偕老僕捕魚供母膳生母老而多疾冬日盛寒常負向南榮以就曦光族黨以仁孝稱之幼穎異爲文援筆立就其季父喜曰他日當亢吾宗矣族有大儒曰淡古今書無所不窺而以十三經爲歸宿推闡聖道簡要詳明其教人主乎砥行而經世曙以諸父而折節師之用傳其學所讀經史子集之書義理所在欣然有會必檢察於身心至於

朝章國典吏治民情每體究其措注之方期有濟實用至登甲科家居待選者不下十載一以自守爲兢兢其同年進士何愚來知州事曙歲時不一見有以行賄囑朋友吾方有責善之義豈可助其簠簋不飭耶己酉以需次應得縣令赴部就選會逢濡滯居京師歲餘惟乘薄笨車訪其同年友法式善於詩龕至則流連竟日論文談心晏如也迨辛亥出試江蘇始攝高淳縣令縣故多獄訟累年積案紛亂如絲曙一舉而廓清之次攝安東地最卑濕舊有民便河由北門水關通海灌附郭積潦賴以消泄自丙午大河隄潰民便淤塞每值驟雨城內外田廬盡淹沒曙歎曰水道蕪沒吏民艱處此守土者之咎也吾不可不爲民請命即懇求大吏請帑銀萬數千兩殫力濬疏俄而代者至未得蔵其事云尤勤於治盜攝揚州總捕同知其地爲東南都會五方民雜處凶險剽悍之徒多縱橫出沒曙嚴立偵伺防禦之法緝捕周密吏胥無敢延緩鬻狡者時爲甲寅恩科曙充同考官閱文精審丙夜研覈得陳鍾麟等八人半江左知名士初曙之廷試也時爲高宗純皇帝四十五年萬壽恩科從前交卷或遲至次日曙於是日午眞草皆畢殿上諸大臣覽之驚異曰是何速之甚明年即奉上諭向來殿試新進士有至次早始交卷者更長人倦防閑未

周嗣後殿試交卷以日入爲度至今定爲本日納卷自曙始也然曙僅得外用其後門下某獻詩有天子無由知倚馬書生有筆不登瀛之句蓋深惜之曙所攝皆曰淺多者纔六七月耳而心力俱竭宵晝不遑究莫能竟其施設其閒居旅邸時每以志未遂功未成地治瘡痍未復時切寤歎至於囊橐蕭然資用匱乏則安之若素未嘗他有營求也乙卯春正月卒於客館家無長物所有惟藏書數簏而已所著有四書講義詩春秋註解若干卷子四人源道庚子舉人泗道貢生沚道庠生泳道論曰莊周之誇大緩儒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陋矣而又云詩禮發冢何其甚也學業未廣俗士八股發身或

難免於詬厲覩曙之講習正學切要恢宏本源至深遠矣以之入世而進則利民勤職退則得已居貞守身守官皆幾於道儒者之古處斯其皎然光明乎

蔡士龍傳

壬戌夏五月余以領賑至州城學校之官侵漁弗與退而告諸友友曰是何足異饑饉以來吾市中之罔利貪得益趨汙賤者盡屬科舉文章之士因歷數告余余弗能記也孔子言不忘溝壑孟子言舍生取義吾目中倘能見斯人哉及晚至百石院宿妻舅馮某家問其村中艱苦狀有蔡士龍者鄙人也凶荒貧無賴其父橐中積十數金盡與少子乞少分之不可士龍田宅數畝欲稍

鬻之請於父又不可弟素做妻子飽煖而不假沾丐於其兄士龍不食四日矣尚能踏藕於泥中卒無所得匍匐而歸僵臥呻吟意殊慘沮翼日猶強起焉將復往也足忽蹙遂仆於竈側碎其盎以死昔聖人之語孝也歸之論親於道而徒死者不與然不以繩天下之中才也士龍處骨肉哀薄之極不聞忿爭及乎事勢窮蹙奴隸盜賊不難藉以全身而甘心束手待斃可不謂難能與士龍素不知書設充之以學其所成就當更有異然使其從事於科舉文章之途而功利嗜慾熏爍之深安知不轉失其本心也嗚呼此時士之所以笑其愚學之所以重爲天下病而可爲流涕者與余感其事之創見而

冠峰廢圍桂樹記

冠峰處士余從祖也少有文學行誼爲族黨所器重而屢試輒擯遂謀所以娛老者於宅旁寬敞之地圃其四周以爲圃編籬穿徑圃繞竹樹中植花木數十本幽賢清芬處士紘誦於左側書屋曠如也余髫齔時已不及見處士而滋川叔父能傳家學延先君子館於書屋中余從受業滋川叔父時命老僕蒔花灌畦至夏日輒率余休息於桂樹下桂於諸樹爲最高蔭三丈餘列坐可十餘人每詠歌笑傲移時不能去蓋爾時圃尚如故也無何滋川叔父捐而小川廣川二叔父寖不能復振十

餘年來皆蕩析離居以死圃亦入他氏而藥圃蘭叢與蓬蒿同其斬芟獨桂樹翹然猶存辛已饑有富人以錢刀易茲樹者從弟體謙拒之至今幸未失每於秋月金風徐至氣馥馥遠聞余未嘗不憶曩時之樂今歲癸未夏四月體謙屬余作記因敘其盛衰始末以歸之嗟夫冠峰先生遺書數千卷遺產數百畝皆已他人是愉圃亦廢且出質如茲樹之戔戔者尚何足惜乎然而體謙必欲留其一綫非所謂陳寶赤刀弭足珍秘者與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易有之碩果不食君子得輿體謙誠知茲樹爲祖考精神所憑依則當黽勉有立由詩之所云以進於易之所云寧僅故圃之可復已哉予日

望之

興藝齋記

朱生明誥既從余治經復於所居宅後構三室爲燕閒之齋歸則退息其中請名於余余榜曰興藝且爲文以誌之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則有正業退息則有居學此言學之全分也又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此申明而專重退息之意也然後又曰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此則綜括上文藝卽操縵博依雜服之事興則視學之言加切也第觀興藝而古人爲學之密可見矣蓋人之身心檢制于大廷廣衆者易而頹勉於閒暇者難故當其退息也燕私之中偷惰生焉其蔽也貨利聲色紛綸交錯于胸懷之間不然亦息偃在牀或兀坐如槁木已焉以詩禮樂之齟齬難入而止矯飾于師友之前以美觀聽則精進者畏督率焉耳退息之放逸乃其質也彼安能於乖分澗絶之人而出其光華哉古人知其然也故上所以教下所以學皆不敢于退息或致其疎畧又以爲特空言主敬存誠而或靡所據依也故轉藉委曲繁重之數以束其精神而示之則自昧者視之且謂操縵易而已矣不知形器之間正精義所寄也又於詩禮樂之用尤切也故必使之奮發以爲焉依瑣而已矣雜服粗而已矣博依末而已矣安詩安禮安樂卽此以悟則孔子所謂興與立成者其得力匪朝夕之

故而漫漬融液則息遊之功較藏脩更微也已明誥性質醇謹吾所爲教者旣不敢以苟簡敗其材矣持其正業吾能授之而居學吾不及知之也誠繹學記之言而從事興藝以勿隳乃力則居斯齋也視在學舍爲倍嚴而所謂離師輔而不反者不將于明誥覘之耶

埙潭劉氏新建祠堂碑記

埙潭劉氏爲邑南望族其始祖某公自明代新遷定宅茲土曆歷皇朝傳十有三世聚族而處約計六百有餘家嘉慶甲戌其族中國學生聲鈞邑庠生寅等以戶口蕃滋慮其漫漫無紀議欲特建祠堂以妥先靈而聯衆志詢謀僉同環邨踴躍乃按戶捐資掌事者斂散而會計之於是築基測景鳩工庀材是斷是遷有閑有舄前則重門軒豁後則五室靜深兩序之間俟漸次增益乙亥春落成有日矣劉生聲鍾乃以幣來謁請余爲文以記之余惟先王祭典詳載禮經凡廟寢之度數饋獻之品物享祀之儀文其多寡隆殺皆爲有爵者而設若庶人則言有薦無祭及祭於寢而已矣特是名分雖有定限而其根於天性者曲盡報本追遠之心推廣同胞一體之誼則無貴賤一也朱子家禮言立祠堂於正寢東爲四龕以奉神主蓋祭高曾祖考也而高祖之祭實始程子若始祖之祭則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此皆不泥於古但師其意要亦酌之天理人情耳至近

代士大夫之家則皆鳩合全宗公營一祠而以始祖爲本統置主正位其各支所奉高曾祖考之主參伍錯綜俱依昭穆分列按序就班而祔薦之此雖古所未有但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殆亦國故之可沿者與爲想其時源遠而流洪本深而末茂祖宗肅穆於上子孫跧濟於旁萃渙假廟之閒實有血脈通而精神注者蕊愛惻怛之醞釀不覺勃然興之矣於是乎駿奔執豆齊思慮以薦馨香所謂優見愾聞勿勿欲饗者豈虛語哉且夫族雖蕃繁咸統於祠內而族長房長經紀之羣從子姓贊襄之若網在綱要主於吉凶同患一德一心之義故士農工商之業則相勉冠昏喪祭之會則相篤孤貧待周

節孝請旌族人必爲之盡力內憂急難外患禦侮族人必爲之合謀當其始也儼然同姓而猜忌轉甚於路人乃忽焉關切之至豁露心肝嘗陵之風何以變爲愷樂也蓋其受範圍於祠中直不啻申書郊圻慎固封守云爾嘗慨世之爲祠者多務高廣華麗以耀外觀豈知立祠之本義乎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此其本義也不可不知也然雖已知之尤必有精心大力以統攝聯貫於其間然後能踐其實而祠不虛設非然者徒法而死於非命則痛隱更深豈反有不弔之禮蓋奔赴而死與令終者竟無異乎應之曰子欲求其是與我明語子禮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孔氏指爲非禮橫死方氏則云傷死之禮起於生前之恩義設周親昵好號泣呼搶不復置弔辭以重傷主人之心也案此解乃爲即乎人心即使非禮橫死而昏友至情未容固此而後則故老凋零而英少多所成就今之慷慨立祠經營

提挈祠事半出門牆其留心本源實知當務之急余甚嘉之故於其請記也爲之推闡義類使自得其所以妥先靈聯眾志者相與振家聲以緜世澤是則予之所厚望也夫

水死對

里中張太學國弼偶適姻戚家返而溺於中途沼內比昇歸鄰黨皆言不可入門並引鬼祟爲厲歷有明徵家人惑之乃置板卧之而襲焉其從弟國綬遣人問余余瞿然曰咄哉斯人天之降罰何若是重耶既已死於非命而又使之削迹於其家夫門堂則斯人之宅廬也妻子則斯人之骨肉也朝而出晚而歸死斯惡之而令露靈者況萬萬無此理爲語而子速奉其父以入正寢斂殯奠遣皆當如禮行之勿聽人言而貽後悔也其人反

處爲子者其能晏然於心乎彼其如此徒爲鬼厲之說所恐沈耳正使强死不靖亦家人所欲得而彷彿其精靈者況萬萬無此理爲語而子速奉其父以入正寢斂殯奠遣皆當如禮行之勿聽人言而貽後悔也其人反命乃得成禮而葬之或問余曰子之主是說也將謂水死與令終者竟無異乎應之曰子欲求其是與我明語子禮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孔氏指爲非禮橫死方氏則云傷死之禮起於生前之恩義設周親昵好而死於非命則痛隱更深豈反有不弔之禮蓋奔赴而號泣呼搶不復置弔辭以重傷主人之心也案此解乃爲即乎人心即使非禮橫死而昏友至情未容固此而後則故老凋零而英少多所成就今之慷慨立祠經營

貶斥之而況其子也哉而況與橫死殊科也哉或又曰近時有以尸入旁門或毀牆而入者斯獨不可酌用耶應之曰子未聞入闕之禮乎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棹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蔬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夫士一節也是蓋小斂以尸入則猶見尸見尸則猶以生人之道待之故入自門既大斂而以棹入則並不見尸故以殷道之尊神者待之而用毀宗之禮故入自闕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由是觀之入闕乃待以神道小斂後猶非所宜今朝出而暮以尸歸其必以生人待而入自門確不可易矣時俗毀牆與旁門一類則亦猶然惡死驅鬼之見其不行而稱名祭期至今未改此妄誕不經之尤者也司禮旋作此文以祛世惑鵬雲受而讀之皆據經立論因思史傳所記亦有足相發明者齊莊公爲崔杼所弒葬諸士孫之里崔慶既死齊人遷而殯於大寢葬之北郭又漢和帝以梁貴人酷歿斂葬禮闕改殯於承光宮夫喪事即遠而既葬之棺歷年既久猶得遷之路寢爲之改殯不以宮廷爲忌並不以兵死爲嫌

古人送往愼終之禮至於如此而謂新死者不宜入自大門斂諸室廬乎以此參觀更覺明白矣抑嘗觀近時改葬之家所費財貨無異初喪要皆設棚墓前野處將事未有入堂室者亦拘忌諱之耳然則子姓欲盡親愛之誠極人心之恔不亦當以前事爲法耶

質之家君家君以爲然用誌於文後 男鵬雲記

祀竈說

世俗稱竈神爲司命而以歲終舉祀蓋自北宋而已昉矣孟元老夢華錄載宋汴京故事以涂月二十四日貼竈神於竈上用酒醋塗竈門謂之醉司命自南渡後廢不行而稱名祭期至今未改此妄誕不經之尤者也司

命爲文昌第四星大宗伯以槱燎祀之蓋人既生而有形氣必有制其死生修短之數者孔子所謂命是也王者欲登民於仁壽而消其疵癘夭札故特立神號以祀之亦使民知所稟之有命以定其志蓋禮之以義起者此從天之典祀非天子不得行竈何敢望焉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能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也漢制掌之荊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九歌分司命爲二所謂少司命者詞近山鬼疑即星經所云司命司祿司危司中四司鬼官之長者此

出記傳難盡信要非常人之所通祭竈亦非其倫焉夫祭怯七祀竈與司命竝列而乃混其名稱以司命合併於竈何哉竈爲五祀之一夏月祭之朱子言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祀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此固大夫以上之典祀矣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宗婦祭饎爨烹者祭爨其神則先炊也故禮器言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則其禮極簡矣祭法言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以情理酌之竈有功於人之飲食故祀以報之宜得通乎上下食必祭先雖蔬菜不容苟家人父子仰給烹飪累月彌歲安得無所以酬之

報德報本義自可安而其神亦卑不慮僭越記文必有所受也惟是因祭祀爨期本無常若正祀則必於夏月火德方盛從類報陽順四序五行之所宜有必不可易者故吾謂士庶之家宜以夏月祀竈用盛盆尊瓶之禮而革司命之號改涂月之期至於酒醴塗門鄙褻已極而今世俗亦莫之行也凡若此者軼於正義一挽頹風意在敬神而弗畏其譴告若朱大史彝尊作醉司命辭中云巫言是夕司命上天指掌翕舌譴告下人爾不神媚嘗及厥身於是主人整衣前揖而祝惴惴兢兢慍慍肅肅此直以文爲戲耳夫不愧屋漏居室中何時何地而無鬼神不思省躬克己而行媚竈之術豈非孔子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者耶

祀文昌說

里中有作文昌會者或問於余曰近世祀文昌帝君又稱梓潼帝君其緣起可得而聞與應之曰斯神也秀水朱大史玫據甚詳其開化寺碑言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曰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今帝君之號出於道士之說謂士之以文進者姓字悉書帝君得以進退其間由是海內爭祠之蓋司祿也而張仙祠碑謂神諱惡子生於越嶲姚萇至蜀神語以宜亟還秦姚既稱帝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十餘里白霧中髣髴見列伏狀僖宗脫佩劍賜之蜀人俎豆弗絕即梓潼神也觀此則文昌梓潼蓋判然二神矣但道書謂帝君之神屢降於世周爲張仲晉爲涼王呂光五代爲蜀主孟昶而或云孟昶既亡宮人費氏入掖庭私畫昶像以祀宋太宗問之詭以張仙可祈于爲對或云張仙文昌星所化也是則牽連此附世俗之合爲一神亦有由來固不足辨也夫帝君之名果安所取天稱上帝而綴之以君何說耶甚之立廟非獎功德而列伏賜劍尤怪誕不經乃當日必無之事惟依附文昌尙有典祀可稽然周官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乃天之從祀惟天子得舉魯猶三望書之所以著其僭豈士庶人所得妄干者大史止辨竝祀學官

之非而謂別築以奉之獨得於張仙則以吳越祈子禱於其祠而附會高禖之祀是其博也難免乎雜且誕矣且世士之所以祀帝君者直以爲富貴利達之階而已第不識所謂進退其柄者將主於文學之優劣乎抑視其諂奉之隆替乎其以文學也則深造自得已所當爲而彼無與焉若以諂奉則聰明正直而壹者謂何上下神祇昭布森列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孔子曰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學者讀孔孟之書宜亦知而信之矣今乃藉此以圖利達其諸諂非其鬼與抑亦徒勞無功者與吾見其爲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之鄙夫而已可不惜哉

奕作圍棋武王作象棋辨

博物志謂奕作圍棋以教丹朱武王作象棋以象戰闘今人多厚信之不知此特無稽之言耳經籍所載至孔子始舉博奕之名亦但以愧夫無所用心者而已孟子言奕秋善奕亦但目以小數而已聖人之前民利用不宜有此奕之時禮樂法度尙未如成周之備而暇制及戔戔者乎丹朱不肖堯當以躬行化之以師保督率之其時之教契爲司徒則所以導民在乎親義序別信之理舜命夔教胄子方欲其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而歸之於詩歌聲律之中丹朱獨不當從事於五倫耶典樂之漸染不更在所切耶圍棋將安用之若謂朱不帥教而別爲此術以開其心知而博其趣味然朱則啓明而弊在閙訟也以傲虐慢遊朋淫之性而縱其淫心於纖侻之技藝不轉使之迷惑陷溺乎當是時聖父之嘉言懿行不足法舜禹稷契元凱十六族之道德功業不足師而獨有取於險細機變之術雖婦孺知其不可信也若夫武王則安所取於戰鬬之象者自黃帝擒蚩尤而兵法已興殷湯更以征誅得天下維師尙父時維鷹揚卽其兵法亦其所諳練而博通者步伐止齊一過臨誓一告誡之懼其過殺耳正使汲汲於兵亦無事著象於棋而況武之伐紂乃萬不得已而爲之乎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一戎衣天下大定而武王旋已優武修文矣至於散軍郊射而貫革之風息雖有象棋將焉用之嗟夫小道可觀亦謂農圃醫卜實有濟於民用者耳圍棋象棋以之玩物適情猶且不可傳至末世而徒以爲游惰者嬉戲玩弄之具曾謂二聖人而爲之肇端乎後世博塞盛行非賭具不成爲世家大族若此二棋則又託於清流者所有事而皆足以荒時廢事迷惑後生者也故余窮其源而辨之如此

劉蟄菴哀詞

甲辰冬十月余方欲攜所著讀易劄記讀書劄記二書就吾友劉君蟄菴討論而友人忽來告君之喪嗚呼是

吾生平畏友也是吾數十年所與講明切究以成其學者也曩在丁丑有傳余時藝數篇至沙湖李氏者君見之驚異謂非俗學所能明年朋試安陸府遂定交迨已卯余與君同館沙湖相距數武朝夕過從凡有疑未嘗不相與析也凡有過未嘗不相與箴也君博極載籍雖佛道書能背誦而歸本則在十三經每取子史文集條分縷析同條共貫而一以經義折其衷故余之殫心經學自此始君與余相隔近百里而余每歲必造君家淹留必信宿講問之閒設辯陳疑刃迎縷解或相爭失色而心氣和平必求協於至當夜則徙榻乘風月落當牖者亦難以信其是然則豈徒君之事未終而余之事亦且無望也嗚呼可哀也已君諱挍字文白河陽白公湖

魂也甲午以還君不復應舉遂罕得相晤前年壬寅君特札召余君方著春秋蒙求商訂者數日臨別時余謂君曰子之筆記若干種皆雜著也亦有補於是道然聖經尤其本根請從春秋始而次第成書無使諸經有未發之覆也君諾之而謂余曰子亦可以斐然有作矣向所訂子之詩古時文亦末也其取經義之涵淹醞釀者布之紙墨足爲吾書救弊而補偏且所見之明皆爲日月所析之理皆爲聖經正使分道而馳奚不可乎余亦曰草創已多俟畢而請訂論焉一二年來聞君之春秋成而余亦黽勉就緒不意君之奄忽云亡也嗚呼異哉君年逾六十氣體壯健精神更倍於平人余嘗私計以君之才而不得展其用天或屬之以著書明道則所被更遠將必俾之壽考以觀其成乎自漢世經師如申公伏勝之徒年皆近百歲蓋學老識深始足以任儒林之寄而廣教道之傳亦必天所啓牖焉由君觀之天竟無意保護於其間耶而又使之有絕類軼倫之學何耶余自初交於君即慨然有求道之志科名一途其侘傺與君等均漠然無動不以易吾之素也然惟有君而志氣之騰躍者乃若得所憑依前與君久離而功懈今與君長訣而志摧矣其疑於理者既無與辨其非其得於中者亦難以信其是然則豈徒君之事未終而余之事亦且無望也嗚呼可哀也已君諱挍字文白河陽白公湖

人以乙酉拔貢生赴京師就選不遇歸生於癸卯年五月某日卒於今甲辰年九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二妻楊氏子六人長輿澣丁酉拔貢次輿湄監生次輿澄次輿滌庠生次輿漁次輿藻癸卯舉人孫男女若干人君之卒也余聞訃最遲不得視其喪弔其孤子惟是平生昵好而喪紀不通負疚何已故自始聞喪哭諸寢門外居常有戚容自念相知之深夙以經學相砥礪迨欲立言垂後而君未竟所欲爲余仗賴君而不及蔵事有深足悼惜者遂爲楚調以攄余哀將寄其子以告於殯宮曰草創已多俟畢而請訂論焉一二年來聞君之春秋至其行實之詳著書之目則俟其狀誌之敘列云詞曰始嚶鳴兮求友期三立兮不朽數心腹兮聖籍存勤講

貫兮羣言首建芳馨兮俟刈艾盈要兮御走雖不采兮
何傷惟吾道兮自久慨千載兮長離吾儕儕儕兮安之謂
經端兮掛名早竟因循兮待何時甫流傳兮雜著遽限
之兮大故給蒙求兮一斑窺全豹兮無路窘陰雨兮載
輸軌將伯兮助吾羌隆棟兮宅吝庸勝任兮侏儒

補希堂文集卷四終

同里盧靖弼校刊

湖北通志卷一百五十二　人物志三十　文學傳

張泰來字陸泉沔陽人乾隆中歲貢博覽强識行事一以經義折衷居弟喪九月同人促令赴試泰來引古人期服去官行喪以譬之又譏李穆堂紱宗子主祭之說以爲未愜詩古駢文皆取法乎上後益講求有用之學凡朝章國典吏治民情皆必思其措注之方著有七經纂要及詩文集若干卷沔陽志

沔陽州志卷九　人物志　儒林

張泰來字亨大號陸泉歲貢生博覽强識行事一以經義折衷居弟喪九月同人敦促赴試泰來致書言前代劄記口義文集若干卷總名曰補希堂叢書子鵬雲字翼超亦博洽能文著述甚多其櫛星辨詳祠祀

補希堂文集柄陽張陸泉先生撰先生以博學稱著述極富湖北通志菻文志柄陽州志菻文志均列舉其目所著有周易口義四卷讀易劄記十卷易說纂要十卷讀書劄記十四卷書說纂要十二卷詩經纂要十二卷周官說纂要十二卷儀禮說纂要十二卷禮記說纂要二十卷大學知意錄二卷中庸知意錄四卷論語要解四卷補希堂集二十卷顧其書均失傳僅陸立夫先生刻補希堂古文選二冊傳君漢亭於敝篋中得舊鈔本審視爲先生文多陸刻所無余弟愼之合二本參校錄其經說有關世道風俗暨表章節義者釐爲四卷余覆閱一過視陸刻所選嚴而精可以慰先生矣丙寅中秋日同里盧靖謹跋

君子

二林居名臣事狀序

昔司馬氏書孔子世家後云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從閱書者知其人論其世必考其言論措施誦焉述焉所以致嚮往之誠取鏡前哲導軌來茲者也我國家泰交之運名臣踵起康雍之際尤稱極盛其間或以讜節見或以讜言著或簡拔於盤錯或保全於危疑

主聖臣賢千載一時至今人人能言之矣顧推

其體用之所由備功德之所由成非博稽蘭臺石室之藏未易窺測端倪引爲標準此有志之士雖勤嚮往而或致慨於無從者也長洲彭尺木先生食累世之舊德以述作爲己任嘗取魏敏果公以次名臣十七人誦其書考其行事上稽　國史之所編錄下及諸家碑表傳誌之文旁搜博采人爲事狀後以其先芝庭大司馬行狀坿焉其所敘次諸公祀賢良者九人而陸清獻湯文正皆從祀

文廟餘亦類入名宦鄉賢祠司馬氏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如是而已矣而先生之兢兢三致意者尤於理學所從入力抉其指歸以見治術學術源流始終本無二理必內之能格致誠正斯外之爲修齊治平後之學古入官者得是編誦焉述焉吾知繼諸公而興者必有其人然則

先生之意不誠美乎已卯秋仲於金陵藏書家購得之朱墨爛然蓋未刊全集時手定之本嘗取誦之固皆余心景仰之所在而歎其不能至者也爰付手民以廣其傳有志之士勤於嚮往舍是編又烏從耶

光緒六年歲次上章執徐陽月合肥李瀚章撰

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魏敏果公事

長洲彭紹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公諱象樞字環極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初從軍北行以武功顯授明威將軍隨代王之國大同家焉其子孫選于蔚州數傳至公曾祖諱宦祖諱九經考諱卿官新城主簿兩世並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妣李太夫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崇禎十五年膺鄉薦明年入京會試聞大父

有疾不及試而歸流賊陷山西鄉士大夫多汙偽命公奉母匿山洞中以免我

朝順治三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刑科給事中公性骨鯁敢言事尤注意于當世人材賢不肖治術得失民生休戚故其所陳說本末瞭然是而非必盡意乃止在刑科時上疏言督撫按聽用之官舍太雜道府州縣之胥隸太濫宜加裁汰報可五年轉工科右給事中十年大計上疏言言官糾拾之例宜復

詔降憜二級用七年轉刑科左給事中八年世祖親政上疏言

聖政日新聰明日進啟沃之責端賴輔臣

聖躬宜慎起居不當輕出開有臨幸輔臣宜隨侍法從因事納規以盡保傅之責更請妙選儒臣置諸左右備顧問注起居報聞又因災變陳言語侵用事大臣益切下部院科道議左給事例不與議公固以請許之公與諸大臣抗辯是非無少詘在廷者多側目公獨大學士范文肅公心識之曰直哉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其後遇有搆公者輒于眾中剖析之卒得自白文肅去位而公亦不能安其職矣時有司有以私徵坐辠者公上疏極陳其弊請飭州縣各依易知單造格眼冊注明人戶姓名糧銀款目及蠲徵實數呈大吏驗印發開徵又請定薄記會計之法立內外治事之限皆報可九年轉吏科都給事中十年大計上疏言言官糾拾之例宜復雖失實不當反坐下部議著為令時言官吳拜劾安巖巡撫王憬徇庇受賄事

吳達以言事得罪公疏言
皇上以開言路爲心向來言有可行者未嘗不采其言言有不可行者亦未嘗輕棄其人所以滿漢諸臣大作敢言之氣近日乃有一言不當問擬大辟者誠恐言路諸臣明知言者得罪不言者無罪以惴惴畏罪之心結成鬱鬱緘口之象亦言路之大可羞也夫人臣之罪莫大于懷偏私納賄賂若一言不當遽擬重辟何以處貪贓壞法挾怨報仇者臣謂失言之罪莫過溺職

宜下吏部以考功之法處之貪贓壞法挾怨報仇是爲不法乃下刑部以司寇之法罪之如是則法紀當職業明矣

詔下部知之因奏白順治四年糾拾被譴吏科給事中劉楗冤得旨復職是年九卿科道會議總兵官任珍落職怨望罪大學士陳名夏等漢官二十八人別爲一議章下所司科臣坐徇黨擬流有旨但予降罰留原任公供職如故明年大學士

甫完我疏列陳名夏罪狀辭連公初公誤劾司官錢受祺擅委中軍部議降級名夏票改罰俸至是謂公與名夏子婦家牛射斗爲姻親名夏用是黨護及逮問公實不識射斗遂免議旋有旨以名夏父子濟惡言官不先事奏發六科之長皆鐫秩一級降公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丞十六年以母老乞歸康熙十一年母憂服除用大學士馮文毅薦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滿歲晉四品京秩仍掌御史屢有陳奏請申督撫互糾之令以懲貪旌廉吏以善治停正月開徵以蘇民困修禮書以一風俗加俸祿以厚廉恥下部議頗見施行尋遷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遷順天府尹四月轉大理寺卿七月擢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一確審價值以清浮冒一嚴覈關稅以防侵漁一慎用藩司以清錢糧

聖祖然其言十七年授左都御史上疏言

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願諸

臣爲百姓哀痛血爲
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
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厲名節
詔以其言宣示中外公自初爲言官即以進賢
退不肖自任及後再起益嚮用自任亦益力順
治中御史郝浴巡按四川疏劾吳三桂驕橫狀
三桂奏辯浴坐辜流盛京及三桂反公三疏白
其冤卒以原官召嘉定知縣陸隴其治行弟一
以盜案詿誤公復三疏薦之仍起知靈壽縣會

詔舉博學宏儒公以畢振姬湯斌等五人應先
後所薦王天鑑宋文運高珩達哈塔蕭維豫張
沐于成龍等並有名蹟海內推爲知人其掌都
察時劾鎮江知府劉鼎絳州知州曹廷俞貪酷
皋奏學道賢者勞之辨邵嘉參劣者盧元培程
汝璞
詔用其言或遷或斥大小之吏肅然驚動矣會
磨勘順天鄉試卷陳科場八弊請設內簾監試
御史以重關防又陳學政六弊請據爲三年考
內殿奏對畢
聖祖賜御書又特書清愼勤三字以賜
諭曰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故以賜爾頃之遷
刑部尚書公言臣忝任風紀職多未盡政援漢
臣汲黯自請爲郎故事辭新命仍現所領職冀
得拾遺補闕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其年七月
京師地震時大學士索額圖明珠方樹黨招權
利廷臣莫敢言公奏言地臣道也臣失職則地

反常臣總憲綱咎實在臣願賜罷斥
聖祖亟召見公伏地流涕言時政闕失乃索額
圖明珠挾私市權所致乞重譴二人以消天變
聖祖尋下詔切責諸臣令勉圖省改二人皆惕
息十九年仍授刑部尚書公在職持守不撓嘗
言刑所以遏惡也惡者衰善者遂矣亂法以縱
姦慝者奚勸焉書曰茲用不犯于有司恃吾有
不可犯之法卫
命偕吏部侍郎利爾坤巡察畿輔還報稱

旨二十三年以病乞休許之比行
命三入朝
賜御書寒松堂額及古北口詩一卷寵其歸二
皐明年秋索額圖致政公密奏索明二人
都御史郭琇所劾去政府至四十五年春
聖祖始以公面對語
諭羣臣二人之卒見屏者公最先有以發之也
公平生好讀先儒書其于義理之學鑽研不倦
與蘇門孫鍾元二曲李中孚及湯陸諸公俱通
書論學所著有偏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數十
卷居官廉儉遺無敢及門其以薦起也度在外
無以自給不欲出有李恆岳者其友兄弟也謂
曰子在京師日費幾何曰日得金一兩足矣恆
岳曰然則吾能任之子果出而有濟于世吾何
愛焉公遂行終公在官無內顧憂者恆岳力也
比歸老門庭蕭然獨增書數百卷而已公之卒

賜祭葬如禮謚敏果雍正八年
聖祖救論寒松堂集年亦文編櫺園集陸清獻
年譜望溪木刻稿

汪大紳云善人國之紀也進賢退不肖治之
本也公一生以培植善類激濁揚清爲己任
于天下事蓋能識其大者實具一介臣器度
文亦善發其蘊抱以之冠乎狀首具有微意
實具良史心眼嗚呼行狀之作非苟作也吾
于此歎爲甚深微妙

故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文
襄公事狀

公諱之芳字鄴園其先眞定棗彊人徙濟南武
定曾祖諱鮮祖諱登雲父諱才望三世俱贈光
祿大夫吏部尚書公貌修偉美須髯自少落落
有大志長益練習世故沈幾善謀遇大利害不
震不撓明崇禎十五年舉鄉試入

國朝順治四年成進士授金華推官決判如流
巡按徽還康熙元年乞假歸明年入
朝掌湖廣道五年春旗人以所占幾地多瘠下
請易他地有
旨遣官查勘公上言農功伊始不宜擾以官事
報聞其年秋奉
命巡視浙江鹽課到官三日集諸商立發引目
省商人規例銀十餘萬兩劾商人汪仲珓等朋
比作姦方按治仲珓走京師匿給事中汪之洙
所公再疏劾之洙坐贓還掌河南道事八年
聖祖既親政公上疏請甄別督撫大吏其略曰
世祖皇帝賞罰至公其時督撫不敢恣睢自逞

猶時加甄別處分故吏道蕭清自順治十八年後遘用督撫多恃奧援賄賂滋章貪黷無厭上下相蒙日甚一日數年以來並未有以貪縱獲重辠者至乃紛飾功次冒濫階銜副都御史捐銀千兩即得侍郎侍郎捐銀千兩即得尚書何一非取之百姓者彼知有貪之利無貪之害何憚而不自恣乎又言自順治十八年後輔政大臣始自內而移居外署各官所進本章必待次日詳看且進呈止有學士而大學士顧反不與

甚非設官立法之初意宜令大學士仍在內直詳看本章即日票擬公同進呈以杜任意更改之弊俱報聞下所司知之又言勒限緝盜處分太重有司往往諱盜或誣良爲盜宜酌復禮例下部議行九年升四品掌河南道如故上疏論吏部考功條例曰緣外官參罰處分日甚一日即以罰俸論有莅任一二年罰俸至十餘年者俯仰無藉勢必取之于民故貪吏常多而不可禁且例之所在不問賢不肖而但繩之以法雖廉能之品一遇細故亦多詿誤以去賢者不可多得求皆不必盡賢徒病民而害政將焉用之況例緣則難省輕重之開權歸胥吏黷貨舞文何所不至宜照順治中舊例其因公詿誤者但令戴皐供職考功新例概令刪除下所司知之論大學士魏裔介以其子嘉崇混得蔭下吏部問狀以所劾有因議裔介削級罰俸詔原之十一年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再請寬罰俸處分尋奉

命之浙江勘抗常巡鹽二御史獄還遷吏部右侍郎十二年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其年冬吳三桂踞雲南反明年春飭所屬嚴海備疏請增設督提二標及諸鎖協營兵亡何取精忠亦踞福州反三月報至亟與將軍圖喇會議令副都統吳申楫督石調聲統滿漢兵一千中軍副將王廷梅統督標兵一千赴衢州扼仙霞常山兩路調金華嚴紹興嘉興湖五營兵二千三百赴衢協防其溫處及沿

海諸要害飭諸將集重兵爲備遂上疏請
勅江南滿漢兵集界上資聲援調江西重兵守
鉛山玉山以堵賊竝請速發大兵克期援勦
聖祖乃命都統賴塔爲平南將軍統兵至副都
統喇哈達領江甯兵赴杭代圖喇公因請給官
兵行糧馬匹設援勦三營申嚴軍令散家財募
士五百以益兵五月與平南移駐衢州時僞將
軍馬九玉會養性等出仙霞關陷常山江山開
化溫州總兵祖宏勳反應賊台州紹興金華諸

屬縣土賊四起據城爲寇賊遂陷處州分兵寇
徽州及江西諸州縣七月賊兵數萬犯衢州時
大兵分路拒賊在衢者僅三千餘人公與平南
誓師水亭門統諸將軍于阮西賊至壁出戰良
久退入壁公揮兵疾攻之賊復開壁出礮聲震
天矢石如雨或勸公少避公叱之曰我若貪生
誰不惜奴敢言退者斬督戰益力賊敗遁斬守
備程龍以徇以其怯于戰也翼日進兵歷賊壘
賊氣懾不敢出一夕拔砦遁時賊衆自處州犯

金華副都統吳申連破之禽僞都督嚴州
副將鮑虎破賊于壽昌復其城八月遣總兵李
榮勦賊于金華斬首千餘級禽百五十人焚其
木城副將鮑虎破賊五營復淳安總兵李榮破
賊於義烏復其城進復東陽參將洪起元等破
賊於樊江復嵊諸暨衢州兵破賊於石梁及大
溝源陳靳三千人十一月賊自常山分衆向衢
州運營三十里次于溝溪處州賊復自東南來
會公遣總兵王廷梅參將范應元等與滿兵分

路迎賊大敗之追奔二十餘里陳靳萬餘人時
賊復先後犯金華欲斷我兵鋤道李榮等復累
敗之賊大蹙降者踵繼榮等爲總兵失官公所
舉以統援勦兵者也是歲奉命大將軍康親王
至金華簡海將軍傅喇塔至台州分兵勦禦復
龍游黃巖諸縣十四年二月破賊於衢南黃壇
口李榮等進兵會副都統喇哈達復永康縉雲
遂克處州四月復宣平破賊於龍游斬僞總兵
繆國英五月僞將軍馬九玉犯衢州會大雨我

兵猝乘之破賊於前嶺追至南塘萬青嶺斬僞
官數人八月馬九玉遣兵屯衢北元口山截我
餉道我兵夜擊之焚其木城賊遁再敗之河西
十五年三月將軍傅喇塔大破賊於溫州會養
性道副將武榮洪起元破賊於閩化復其城時
溫處餘賊未殄而馬九玉亦守河西扼入閩要
路別駐兵大谿山通餽餉公謂河西賊破則諸
路瓦解閩可計日下欲從開道絕其餽餉顧以
兵力不足請調江南防海兵以濟

朝議不可八月康親王統兵至衢州公大喜曰
賊平矣請於王夜發兵斷賊餉道破之大谿灘
復江山馬九玉則大懼遽棄營走公別遣兵徇常
山絕其援於是平南與喇哈達李榮等進兵取
仙霞關爲副將金應虎以其屬降遂入杉關康
親王繼進臨行公啓曰王但飭諸軍勿虜掠卽
長驅入福州兵不血刃矣公仍駐衢州遣兵分
勦餘賊復開化及常山玉亟疏請勅江南江西兵
合勦諸逋賊九月復雲和松陽龍泉十月復玉

山遂復景甯遂昌慶元及閩之松溪政和是月
康親王抵福州耿精忠降時賊將曾養性祖宏
勳俱就撫浙東諸州縣悉平而江西諸賊多阻
險自固僞總兵馬鵬據德興白沙關尤桀驁公
遣兵進勦焚木城六破柵十三禽鵬斬之前後
降僞官六千二百餘人眾至十六萬初公在杭
州與駐防將軍約爲兄弟及聞警語將軍曰時
之安危視民心向背欲固民心者勿以兵病民
可矣吾與將軍約儻有犯令者白將軍卽拔法
亦戕守則固戰則克誰能禦之將軍許諾未幾
滿兵有犯法者公升堂發令箭詣將軍縛兵至
治之百姓觀者悉歡躍舟次富陽一卒與賣菜
傭競立鞭之嗣是滿漢兵莫敢不奉法方出兵
時諸將或言資裝未辦卽出數百金爲助前後
支餉犒軍恤疚傷者費不貲已而無所抵悉家
財以償而家且破矣其在軍與將軍及諸佐領
推誠相結有事必合謀而后行有白事者雖小

校必引至帳前俾得人盡其意戰罷覈功臯行賞罰慤不服者以故能成功一日與將軍坐一山從者才十許人俄頃而山前人忽蟻集可一二千湧而上將軍色變公徐起前曰汝兵邪亦有所苦邪試言之眾踴而言曰吾等往日私通賊受吳耿兩家劉付覩成敗為去就今公視吾等如骨月吾安忍背公敢納劉付以自明願為公奮死殺賊公曰汝能如是即忠義好男子也悉焚其劉付牒而遣之賊平論功加級進兵部侍郎再加兵部尚書上疏請蠲被兵州縣錢糧略言金衢嚴處溫台諸處悉已恢復百萬生靈湛出湯火但陷賊三載家貲盡于拷掠田廬化為邱虛未絕殘黎復遭疫厲臣惟

國家討逆靖亂總為急救生民今此鳩形鵠面之子遺皆異日辦賊輸糧之赤子若不及今延拉募諸富人各捐金贖之至十八年春地震求言復上疏極論其事請

勅諸將各還所掠為廷議所格幾得臯二十年秋班師還杭州在軍九年大小一百四十餘戰堅守賊衝有進無退卒成恢復功者公本謀也

二十一年冬
召入爲兵部尚書杭蠲二州皆爲公立生祠二
十三年轉吏部尚書乞休不許敏前功世襲拖
沙喇哈番時議停捐納人援官公曰若大信何
得已二十六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明年得
旨致仕三十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家年七十三
詔禮部議卹遣官致祭立碑墓道謚文襄新城
王文簡嘗論公謂忠勇智三公實兼之安溪李

文貞言溢浙江者前有范覲公後有李鄴園士
民至今稱之鄴園之才優于覲公吾嘗試之而
信非以成敗論也李文襄公年譜臺諫奏議督
師奏疏金華徵獻略榕郡語錄帶金堂集牆
圖集存研樓集
汪大紳云寓仁義之師于節制中公蓋有大
將本領識得公本領敏次自能明暢而整暇
于暸如指掌中見其意思安閒如不欲戰風
度繪聲繪影入神之技
故中憲大夫工部尚書湯文正公事狀
公諱斌字孔伯祠南睢州人高祖諱易官岷州
守備曾祖諱希范官趙城縣丞祖諱敏父祖契
俱學生祖契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明
末流賊陷州城母趙氏被執不屈死公從父避
兵南下寓衢州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始還里
公少端謹比長博通羣籍尤好宋諸大儒書五
年舉鄉薦明年登會試榜又三年成進士選宏
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春

詔陳言請廣搜先代遺書及明末死難諸臣事
蹟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于元至正不諱文天
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並列丁好禮
普顏不花之義我
朝順治元年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致命
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嚆顧昭示綱常于萬世
事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公誇奬抗
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心是公言召至南院溫語久之秋

詔選翰林科道十八人加一級外轉以公爲陝西漕關兵備道大兵下滇蜀關中當孔道軍所過頗驕橫民多竄匿公隨方調遣過者悉斂手行就約束于是設保甲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不三年流民復業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價浮于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帥不可曰如是兵且變公曰民且饑衆獨能不

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即與兵約今與汝穀明年將補償若麥而若以穀還官兵皆帖然曰願如令于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十六年調江西巡北道轄贛南二府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寧都山爲寇公移書約降之會海寇鄭成功犯江甯陰迺玉廷公獲成功謀曰巡撫斬之度玉廷且犯南安即移兵爲備玉廷至卻走之復請兵分守要害扼其去路數月玉廷就禽尋移疾歸里丁父憂服除謁臬峰孫徵君受

其學歸而與諸學者爲志學會講求體察日益完粹公之論學首嚴義利之辨以爲君子小人無他喻義與喻利而已矣平天下之道無他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而已矣故其在官無取于屬吏屬吏亦不敢取于民上官知其然其于公也亦無取焉又嘗論官無尊卑爲一官即盡一職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不過如此以是行于己亦以是勉于人視人如己視民事如家事獎善而過惡損己以益下是故賢者信其心不肖者

上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眾星爲講官須於此處著力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兼
吏部侍郎充
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往勘公曰無益也使者所至苛擾實甚州縣一開遣使飄輟耕以待勘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勘良便已而河南果畏勘災請者過半給事中任辰旦議阻巡狩封禪事大學士擬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曰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相公獨不以爲慮乎或議改法令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區區之法何足恃乎在閣凡四月所言雖不盡用然莫不敬而憚之六月江甯巡撫缺九卿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佈政使石林
聖祖諭大學士曰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甯巡撫
頒行
諭以江蘇風俗奢靡其潔己率屬加意化導

俾革心易慮
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其年冬抵
蘇州會
聖祖南巡迎
駕至江甯
聖祖命回蘇治事蘇城道狹總督將毀民居廣
馳道公曰如此則數萬人無所安息非
主上勤民意也遽止之
駕返送至江甯而還丁是革耗羨禁私派清漕
政汰蠹役行保甲革驛遞商匪擬自總督以下皆相傳戒不得受所屬餽遺京朝官使過者毋敢有括宋所部肅然蘇松向苦賦重積欠甚多而江北諸州縣地瘠薄又屢被水旱公以爲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于是奏免淮揚水淹地賦請緩蘇松積欠爲分年帶徵俱下部議行又請蠲十八年十九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請量行酌減二十四年秋淮揚徐三府復

被水公條列蠲賑事宜以
聞發布政使庫金五萬告糴江西湖廣不俟
詔下遣官遠行是年米價大平謂善民俗莫先
于興學益廣社學之制令城內外及鄉鎮二百
家以上皆設學鄉之子弟就學者廩之擇諸生
中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復爲
期集士民講
上論十六條皆身莅之禁婦女毋游觀胥吏倡
優毋得衣裘帛斷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

害者及借端煽誘者悉痛除之上方山有祠曰
五通禱賽甚盛神橫而好婬公取其像投諸湖
其祀遂絕公自奉澹泊脫粟羹豆與賓友共之
治文書率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
慨然曰君命卽天命也日監在茲敢自暇逸乎
察吏嚴劾府縣官趙祿星張萬壽等八人貪酷
舉罷之舉廉能知縣劉滋郭琇二人以積欠未
完格于部議
聖祖特被例用之居二年吏治日清民俗丕變
時大學士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引前江甯巡撫
余國柱爲戶部尚書先後蠲漕及緩徵以部費
爲名索金累巨萬布政使屢以貸
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需憚公不敢言公弗許及
京以是諸要人皆不便公所爲會
皇太子出閤或言輔導太子非公不可二十五
年春
聖祖遂下
詔以公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公去蘇士民

遮塞衢道不得行公以前論浮糧事屈于廷議
因示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國柱與明珠
謀聞于
上謂公市恩旣至充經筵講官並充太子講官
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
聖祖開謂
皇太子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天下一統散
將安之試問之公對曰土崩之勢甚于瓦解秦
隋以來迄於勝國未流之禍可毋懲乎

聖祖諒其忠亦弗責也二十六年五月不雨
聖祖命問臣召問九卿與革事宜公言民閒春
稅力弗能堪宜復夏秋兩稅又言蘆課徵銅銅
不常有仍聽輸銀便余國柱遽起注公曰公欲
變此法俟國柱去乃言耳部末晚會
詔求直言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極論時事語侵
執政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摭拾浮詞欺世盜名
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時國柱已爲大學士明
珠內懼議與國柱等因服待舉大學士王熙笑

曰市兒妄言立斬之畢矣公後至國柱以兩議
告公曰彼應
詔言事耳何舉且所言早論教崇節儉宜施行
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輩當自省於是大學士
勒德洪吏部尚書達哈塔皆如公議明珠大國
柱踵其後而與之語已而漢臣免議尋
詔公與達哈塔少詹事耿介輔導
皇太子公以疾辭國柱傅
旨詰責竝問公當會議時何以有慚對董漢臣
語公引咎乞加處分於是左都御史璩丹王鴻
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竝疏劾公且追論
公去蘇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時耿介方以疾
乞休介公所薦也于是詹事尹泰少詹事舒淑
開音布翁叔元劾介詐疾幷劾公不當薦介而
達哈塔獨上疏請與斌介同罷竝下部察議當
革職
聖祖命公與達哈塔俱降級留任而獨聽介去
公適聞繼母疾乞歸省

聖祖手詔慰留息者意未已宣言
上將隸公旗下或勸公委曲諸公開以自解公
曰六十老翁尚何求吾安之矣或又勸公發忌
者陰事以紓禍公曰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九
月有疾
勅御醫就視改工部尚書九卿有會議事公以
久講不至復爲科道所劾部議降二級留任如
故十月疾少閒屬有興作度材通州歸得寒疾
夜半氣逆上遂卒先是語人曰吾數月來心無

一綫放逸得力深于平時臨終語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眞心眞心時時發見久之可上達天德若徒襲取於外終爲鄉原無益也卒年六十一

聖祖遣學士多奇翁叔元奠茶酒

命馳驛歸以尚書禮祭葬陝西江西江南諸大吏竝采衆議請以公入名宦祠

報可雍正十一年

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謚文正所著洛學編

潛菴文集行于世子四人溥濬沆準公之學不立門戶不矜口辯嘗論朱子之學流而爲誦說其失也支王子之學流而爲虛無其失也蕩去煩取長補偏救弊要以躬行心得爲本若乃黨同伐異終日喧呶自以爲閑道闢衰不知其去道也日遠嗚呼公之用心可謂公而篤矣夫其內省也密故未嘗騖于外其自任也重故未嘗出也上乎而下應其服習於天德也熟故歷夷險盡常變灑然

孟荀列傳手眼爲希文輩流作狀天下文章孰大于是

故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文端公事狀

公諱賜履字青岳湖北孝感人順治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遷國子監司業四年遷宏文院侍讀六年五月

聖祖詔臣工直陳政事得失公于是上書曰臣荆楚鄙儒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

兩朝知遇高厚難名中夜捫衷汗流浹背伏念臣自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爲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忱無由

上達且以出位陳辭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到今臣之辜也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詢採及葑菲之詠求無名之賄補種種朘刻剝膚及髓一有不應即已顛頓呼號于捶撻敲扑之下而無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哀此小民正使年熟歲稔尚難保須臾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其

皇上留神省覽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朘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於戲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弊愈甚日言軫恤而創痍不起日言招集而流亡滿目逋欠浸多近而畿甸遠而各省流離瑣尾

所在皆然遡厥由來惟是官吏之割剝徭賦之繁重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贍給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莫督賣絲糶穀十室九空私派倍于官徵雜項浮于正額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朘刻剝膚及髓一有不應即已顛頓呼號于捶撻敲扑之下而無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哀此小民正使年熟歲稔尚難保須臾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其

明詔嬋塲愚衷惟

不轉徙流亡塡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蠲徵
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
民重其瘠彊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
勢所必至者嗚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
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不獨守令之過也上之
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之于守令方責之
以廉而上官實敎之以貪

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自課以厲民之
行今日之爲守令者亦甚難矣督撫貪則監司
不得不貪表有景原有流此又理勢之必然者
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乃心爲國家爰
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不敢謂無其人獨是國
家以全省民命舉而付託于其身畀以察吏安
民之權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
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
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
而一利未行一害未去不可不謂之上負

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而
上官之激勸在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揚也果
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劾爲貪
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
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
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寘緣之巧拙爲優劣而
不問其材幹之長短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
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
互結牢不可破是以數年以來旱潦時聞災亡
載道而此輩與金饌玉莫宴朝歌恬焉不知有
困窮疾苦之足念在此輩不過爲一時之利祿
一己之貪欲而不知其激怨聚愁爲國家釀此
不解之毒在廷諸臣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肯
舉發其貪惡之迹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淡寫輕描
微示其意而
皇上亦莫得洞悉其蠹國養姦橫虐殃民之實
狀故此輩得以久竊威權爲壟斷之長計而無

辜赤子顧連袂告者正未知何日有再生之地也伏乞

皇上將現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衙久任其貪汙不肖者立賜黜退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勅下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之虞三代盛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也我

國家所用章程一踵勝朝之舊雖其事極弊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不闕略加整頓去其太甚而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更變于其閒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滋暗伏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旋舉甲張乙弛倏忽變爽朝政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

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之在乎

皇上勅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
制度文爲詳愼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
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允當
勒爲會典垂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億
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業極其墮窳
而士氣因之日靡也宋儒謂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
堂屬相維使事無偏畸責無他委近見各衙門
大小臣工大率以意見爲嫌疑爲推委明知其
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爲否明知其事之必不

可不行而不以爲是緘默瞻顧而姦人猾胥因
得以舞文弄法偷換手眼比年以來此風尤甚
外託老成愼重之名內懷持祿養交之念嫉憤
者謂之疏狂建白者目爲浮躁廉靜者斥爲矯
激端方者詆爲迂腐閒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
之士則舉指爲學道之人而誹笑之排擯之勢
不至于禁錮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爲深憂
永歎而不能不爲世道之感也伏乞
皇上立振積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

酌理實意任事化情而爲肝膽轉推委爲儋當
是曰是非曰非可則可否則否漢官勿阿附滿
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論思勿以唯諾
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爲將順則職
業修舉而官箴日肅士氣日奮矣一曰學校極
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
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又曰三代養賢爲本
而愈化行焉治道由焉明乎學校爲賢才之藪
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

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伏案
呻唫唯是揣摩舉業以爲弋科名掇富貴之具
絕不知讀書講學求聖賢理道之歸即號爲高
明有志者又或汎濫于百家沈淪于二氏蔽世
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于此時者
矣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
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
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傳不得講

扶持正教削去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
荒誕之衰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于士子中
擇其志趣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
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雖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
廩餼以養之延臣中有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
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
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于人倫達乎
天德其教自洒掃應對以致於義精仁熟漸摩
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才就司成次其

優劣等弟稟送吏部量其才之大小學之淺深
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于山
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恩業完備者仍請
勅下地方官悉心咨訪據實奏聞優禮延聘加
意褒崇以爲上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明教化
大行人才日出矣二曰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
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
人心者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其情易流
勝者每至不可禦流者常至不可遏其不至于
在我

橫潰四出者由有禮教持之於先又有法制繩
之於後也臣觀今日風俗其奢侈凌越不可殫
述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靡終歲之糧輿
隸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爲固然爭
相雄長彼又安知
王章之不可渝天敎之不可紊乎夫禮敎之不
行自貴近先之朝廷崇儉約重等威誰敢有好
侈靡踰制度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大率則必
貧廉恥喪矣奢則必僭名分擾矣奢者則必驕奢

則必競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飢之本寒之
原也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所由起也伏乞
皇上躬行節儉爲天下先
明詔內外臣民一以儉約爲主自王公以及士
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物俱規
定經制限以成數不許少有踰越久之儉德日
彰貪風日息民俗醇人心厚以幾致敦龐之治不
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於根本切要之地端
在我

皇上之一身矣蓋皇躬者萬幾所爰裁萬化所
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
之言萬世之龜鑑也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詔
請於危微精一之誡明雖生知之聖亦藉學問
之功也我
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
窺然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誠宜選擇左右輔養

聖躬薰陶德性伏乞
慎選耆儒碩德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隆以
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貌使之出入
禁闥時親便座從容開譠講論道理又妙選天
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切劘治體毋
徒事講幄之虛文毋徒應經筵之故事毋以寒
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閒至于大學衍義尤爲切
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兼舉本末貫通法戒靡
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萬
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
皇上延訪眞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于是考
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實體諸躬默
會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
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王人佞倖不置于
前豔色娃聲不御于側非聖之書擯而不讀無
益之事戒而不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開外而大
廷廣眾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
此身者無不備所以防閑此心者無不周君志

清明君身強固舉天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非
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是
皇上直接大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
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庶治之不清民生
之不遂哉易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
以千里此
聖諭之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臣志學有
年粗知章句凡所敷陳率皆闇諸師友考諸經
傳而非敢妄爲臆說以自干罔

上之誅書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臣之心亦如是而已矣伏乞
皇上諒其朴愚恕其狂妄俯賜包涵留神采擇
天下幸甚疏入輔臣鄭琢惡其侵己請治公妄言辜
聖祖弗許曰彼自陳國家事何預汝等邪七年
遷祕書院侍讀學士復上書朝政積習未除國
計隱憂可慮年來災異頻仍饑荒疊見正宵旰

憂勤徹縣減膳之日講學勤政在今日最爲切
要乞
時御便殿接見羣臣講論政治設誠而致行之
庶可轉咎徵爲休徵疏入鄭琢傳
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所陳無據下部議降
二級用
聖祖原之八年鄭琢拜敗
聖祖手書前事付廷臣令并按輔臣欺罔辜公
再疏請舉經筵設起注官會

聖祖巡幸邊外公疏言水旱頻仍
聖駕不宜輕出
詔罷前命竝嘉其直俾繼今以後事有未當其
悉陳所見朕不憚改焉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
士
召入內廷命作楷書公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
民八字以進復承
命講大學中庸首節
聖祖首肯者數四十月改內三院爲內閣設翰

林院以公爲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明年
二月舉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公爲講官知
經筵事頭之
聖祖以春秋兩講爲期闊疏遂
命公日進講宏德殿每詰旦進講
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
類竭盡表裏藍公自初應
詔上書即力言聖學爲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爲
言會

聖祖日益勤學既開經筵益盡心於堯舜義孔之道暨周程張朱五子之書咨諏討論達於政事仁浹而義炳其端緒實自公發之及公去位後

聖祖每論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十年夏乞省母疾歸尋還朝十一年

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其年冬公以疾假數日疾已入直時有

詔撤三藩

聖祖舉以問之對曰國家方太平以無事爲福道在休養綏定之而已今無故徙數十萬安居樂業之衆移置窮荒不毛之虛倉卒逼迫勢逐刑驅未有不生懟怨衆怒不可激一夫稱亂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與

聖祖以語諸大臣皆言吳三桂僅一子質於朝可勿慮其他又安能爲未幾三桂反明年耿進忠反十四年春授公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公疏辭不許既受

命參畫軍機及諸道糧餉竝請嚴飭軍行所過不得蹂踐禾稼使兵不病民民不失業時方暴

太祖

太宗聖訓孝經衍義重修

太宗實錄公竝充總裁官十五年陝西總督有開復疏防官員一疏內閣誤票三法司核擬既檢舉大學士索額圖索初擬票稿不得謂公有改寫情弊請察議免歸家於江甯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

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義齋三字題其居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尚書冬丁母憂歸先是公因進見言西夷鳴爾丹且有變宜爲備至二十九年邊人告警

聖祖念公吉趣起前官三十年充經筵講官及武會試正考官明年春

命往江南鞫河督王新命侵帑事論皋如律冬移吏部尚書會河督靳輔請豁近河公占民田額賦

詔公會督撫察勘還奏免高郵山陽等州縣額
賦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三十三年充會試
正考官三十五年春
聖祖親征噶爾丹公言內大臣費揚古可重任
聖祖命爲撫遠大將軍統西路兵前行及戰大
捷噶爾丹尋走死三十六年復充會試正考官
三十八年拜東閣大學士知經筵如故嘗進言
海內又安休養化導正在此時宜益崇學校廣
教化豫積貯戒吝泳則萬世太平之業也每宴

見輒陳四方水旱官方得失推古聖人所以憂
民保治之意竭慮無隱
聖祖輒收容稱善三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四
十一年復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一年春公年六
十九乞休
詔解機務留京食俸四十五年疏辭食俸乞歸
江寧陛辭
聖祖召入講論累日公因言上留意
聖祖頷之
命馳驛歸官爲護送明年
聖祖親河工幸江寧
賜御用冠服會集宋子全書
詔李文貞與公移書往復商定公平生論學以
默識爲眞修以篤行爲至教其居也恭其動也
毅其事上也誠其與人也恕辭達而已不爲飾
時措而已不爲矯以是由程朱之涂而上泝乎
孔孟其言曰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
神也所著書有學統學辨學規學餘經義齋諸
集四十八年十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
命禮部遣司官二人視其喪
賜銀一千兩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子
三人志伊志契志夔志伊以疾廢五十一年
聖祖追念公學行
召志契志夔入京以年稚不能應
詔六十年二子年十餘始入京吏部引見

聖祖命俟年長錄用且憫其家貧
諭諸大臣飭公故舊門生各助金買屋京城以
居餘交江甯織造生息歲廩其家逾年志夔卒
乾隆九年授志契翰林院孔目公之薨也碑誌
之文缺焉紹升讀公書恨未悉公行事三十六
年入京與志契遇得其家所書公事略並考集
中諸疏及論學書爲之狀俟史官采錄焉愚齋文集

熊志契所書事略

汪大紳云表章正學設誠而致行之我

朝純熙之化與唐虞三代同風實基於此可
謂能識其大

故翰林院侍講學士張公事狀

公諱貞生字藻臣自號曰簣山其先世出唐丞
相九齡居曲江後有景重者守吉州遂家廬陵
景重十六世孫曰其宪公考也公早歲補諸生
順治五年金聲桓反南昌廬陵人多起應之或
要公叱之其人慚而搆公有司下公獄公於
獄日誦周易言笑如平時已而得釋十一年舉
於鄉十五年中會試第一賜二甲進士選庶吉
士十六年授編修明年主浙江鄉試徽闈後謝

宴請魁遣無所受康熙元年遷國子司業攝祭
酒嚴絕私謁以正學倡導諸生刻鄉忠介所輯
宋儒語錄頒行之明年晉侍讀主武科鄉試又
明年以父憂歸復丁母憂居喪骨立終三年朝
夕不離木主講講學山房招四方學者發明義
利之界爲制事之要建我師祠祀至聖先師以
薛文清胡文敬羅文莊高忠憲四先生配服除
補原官九年晉侍講學士充日講官起居注其
年九月

聖祖將出關游獵公以
上春秋方富宜益崇文德後武功爲
國家萬年之計上疏切諫其略曰
皇上自親政以來勤于視事謹於用人祀典必
親肯災必赦偏隅水旱蠲恤頻仍中外欣然以
爲唐虞三代可以復見今聞將有游畋之舉揣
諸事理有大不可者敢爲
皇上一一陳之一念敬肆主德攸分盤於游畋
古王所戒致治之本端在愼修今不急先務馳

騁是娛何以媲美往聖作則後王其不可者一
一日之閒竟紛委非關國計卽係民生今遠
涉郊原往反稽遲保無墜誤其不可者二
皇上孝治天下身事
兩宮惟應躬承色笑無閒晨昏若
聖躬在外上塵
慈懷
皇上之心何以自安其不可者三督撫守令民
命所寄夙夜孳孳猶懼不遑
命所寄風夜孳孳猶懼不遑
有矛遺撫能安息

蠻賂所歷供應實繁奔走爲勞坐荒職掌其不
可者四禮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所以安身而
定性也況尊居九重自宜垂拱無爲以逆天休
集諸福儻從事山藪冒犯霜露身何以安性何
由定其不可者五國依於民民依於食今年秋
歉不足猶望冬收車馬紛馳保無踐蹂廬所
過易免誅求其不可者六古之王者出警入蹕
清塵灑道環衛惟嚴微行有戒亦以患生於所
忽慮伏於無形不可不先圖不可不早計其不

可者七洪惟一出旦從必多時日遷延糜費難
料百官供應傾竭自給芻馬所資何從措辦乞
貸之路一開廉潔之風遂損其不可者八部院
諸司事無大小勤敏爲先乘輿閒出百務因循
章奏稽留堂司推委叢脞之患於是焉生其不
可者九方今水旱相因災荒屢告上天仁愛示
儆實深惟頓清宮齋祓以率羣臣勉勵修省以
回天意又況淮揚之閒數萬生靈俱遭漂蕩閒

皇上游畋之時一念及此豈得宴然其不可者十以臣之愚繆猶
聖意亦曰以行古禮以訓戎事夫何病焉伏思
德用不擾虞人所嚴徒御不驚詩人所美揆之
禮意自有大閑況守成之要文德是先敎化之
原何關武事數年以來羣臣進奏有以開經筵
請者有以舉日講請者有以設起居注請者每
奉
諭旨未見施行而徒親弓馬之務試獵鞍之場

緩其所急急其所緩此臣之所以不敢不直言
也疏成齎詣通政司主者怪其言切不與通十
月八日會武進士傳臚得入乾清宮奏之
聖祖閱數行命內閣速譯進覽
聖祖以是器重公尋
詔舉經筵日講其年冬十二月既望
御宏德殿設几硯召公入命寫詩以進公成詩
獻之復命講中庸首章及乾元亨利貞義因詢
公籍貫遂問江西百姓何如公奏江西近日膚

謐獨以運丁逃亡株連平民賠累不少又納糧
之家最苦荒稅敲朴之下民不聊生宜益沛洪
恩量加豁免又問天下百姓何如公曰天下俱
安惟淮揚被水已蒙蠲賑漸可復常
聖祖復命作大字公書南風之薰章以進明年
二月十七日肇舉經筵禮畢命公與同官三人
以次日昧爽入時公有疾
聖祖慰問良久因命公作詩公言臣近日不常
作詩
聖祖詰何故對曰臣昔閒薛瑄傳瑄平日喜爲
詩後讀程朱書悟其無益遂取平日所爲詩焚
之臣雖不及前賢因瑄語知其無益而遂戒之
聖祖乃命公誦復卦問朋來之義公曰一君子
進衆君子皆進是朋來之義也
聖祖命諸臣以次作詩論公先退頃之有朝臣
請禁言官不得風聞言事及各官不得出位言
事下吏部議如所請公以言路阻塞爲憂具疏
欲上尋病足數月不能出其年八月

駕將幸遼東謁
陵且議遣大臣巡方公聞之曰吾可以無言乎
遂中夜繕疏爲同舍人所匿明日朝入乾清宮
聖祖慰問公公因進曰聞
駕將謁
陵此是
皇上孝思但
天子之孝與常人異常人之孝愼終追遠歲時
墓祭禮不欲疏

天子之孝誠得天下太平四方無事孝莫大焉
今淮揚被水諸省報旱日月並蝕宜節嗇用人
以承天意況
太皇太后春秋已高
皇上不宜輕出頃之又進曰臣聞朝議欲遣大
臣巡方本爲察吏安民計但自順治三四年開
江西人爲巡方所擾致激金聲桓之變自是遂
止巡方其後再遣部曹要亦未收實效總之多
一官不如少一官多一差不如少一差故巡方
之議亦宜停止
聖祖曰如汝言各省督撫可謹信乎公曰督撫
即未敢盡信然如浙撫范承謨東撫袁懋功同
朝俱知其賢
皇上亦知其賢頃承謨以病解任懋功移補浙
江臣心惜之竊謂承謨仍宜留任懋功不必移
補兩省吏民實愛其惠諄下部議部臣以前方
禁出位言事議公革職
詔降二級用然卒罷巡方之差而范承謨袁懋

功仍故官公尋引疾歸居常刻苦自厲好學不
倦遊王山樂其幽邃將終身焉朋與有司接輒
爲別白民間利害於是蠲逋稅之久荒者別運
丁之戶絕者去其籍伸毋株連平民十二年詔
起公原官公以病再辭及聞滇黔用兵靡然起
曰此非臣子安卧時也明年至京師補原官而
病轉劇十四年正月寢疾十日臨終幼子侍爲
誦孟子語云仁人心也義人路也遂卒年五十
一其論也布衣一襲而已若屬書二十卷王山

遺響六卷嗹居隨錄四卷公喪既歸葬廬陵人奉木主入我師祠復祀公鄉賢祠昔曾王父侍講公初登會試榜謁座主大學士高陽李公李公曰會元豈必以鼎甲重如吾門張躲臣名節卓然爲國家有數人物何用鼎甲爲侍講公終身誦之晚得公遺書樂玩之手鈔成帙故紹升自少卽知敬慕公顧以未得盡讀公書爲憾乾隆四十一年夏從同縣生蔣業借觀公書竝考諸賢所記載次公生平言行爲之狀備史官采

錄焉庸書羅惠疇日記所撰傳

汪大紳曰干載以下望其人望其世邈然如唐虞之際瑚連之器也三代以上人物也

羅臺山曰

主聖臣良人康物阜作者筆下乎增無限光

明

故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掌翰林院事徐公事狀

公諱元文字公肅其先常熟人九世祖良遷於崑山再傳爲刑部主事申明武宗朝以論壽甯侯廷杖謫湖州推官又三傳爲太僕寺少卿應聘以文章風義重於時子永美孫開法開世皆太學生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開法生四子公其叔也母顧太夫人夢神人授以玉尺而生公少端重有大志年十四補諸生益沈潛嗜學爲文章出入經史與吳中諸名士爲社曰愼交以繼東林復社時論歸之順治十一年舉於鄉十六年

賜進士第一

世祖召見乾清門還啟

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資冠帶服物除翰林院修撰累

召見

賜馬

暢饌每奏進文字輒稱
旨十八年
世祖晏駕公號慟若私喪比公除悲不止歲逢
忌日齋居慘戚終其身會江南奏銷案起姦胥
妄指公逋稅謫鑾儀衛經歷閱四年事白復前
官閱太公病乞假歸及丹陽而訃至與兩兄日
居喪次酌損古禮行之從父官汀州推官疾卒
公往迎其喪靖南王耿繼茂慕公名餽金二千
兩願一見公曰是貨取也卻其金卒不往見康

熙八年起補國史院修撰進祕書院侍讀其年
秋爲陝西主考官明年遷國子監祭酒尋充經
筵講官上疏言自古人材盛衰視學校興替周
制鄉論秀士升諸司徒司徒論其秀者而升諸
學漢唐以來太學子弟皆由選選故人材輩出
或以經術顯或以理學名或以氣節著非其時
人獨賢也取之精養之早有以致然也自明景
泰時入馬入粟之途開閭巷小夫皆得隸名胄
監蘭艾錯雜程課不行士風之弊實由於此我

皇上右文重道振興教化而太學諸生自官監者十不得一
外止有踰納一涂其以歲貢至監者又多年齒耄耋之人甚非所以育英才而廣厲
學官之路也伏察舊例順治八年及十一年曾
經各學臣選取生員文行並優者咨送至監今
宜遵此例于府州縣各學或間歲或三五歲舉
品端學優年齒少壯者一人入太學加以歲月
漸磨祇厲勉之成材優其進用之路更宜遵
世祖皇帝舊制每科直省鄉試各取副榜若干
名送監肄業如此則橋門之內多士濟濟將必
有經明行修者出于其中所裨于
國家之用者非淺矣得
旨下部議覆爲令由是四方名俊畢集館下公
遂疏請廣監生中式之額並請永停踰納一涂
言其不可者有四謂與賢育材莫重流品入貲
充補冗濫已甚名實既混秀頑不分其不可一
也官生貢生期滿考職必三科九年之後而援
例入貲則不計年限咨到隨考官貢監期多者

二期少亦半歲而準貢期止三月遇正涂則紬
遇雜涂轉優其不可一也流品既清氣習亦異
程課難行士風益薄其不可三也歷年以來吏
部考職需次佐貳者不下數千補授無期濫膺
品服選涂既滯
國體實傷其不可四也章下所司不能用公莅
學四年端士習正文體勤講肄條教甚具以滿
州官學生卿大夫所自出而得官甚艱請疏通
選法以作士氣平居督課尤嚴官生不率教者

必加撻責焉十三年五月晉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
太宗實錄副總裁明年四月改翰林院學士兼
禮部侍郎充日講起居注官五月
命教習庶吉士先是熊文端公在講筵累稱說
孔孟程朱之道贊
聖德以爲制心制事之本及是
聖祖益欲博覽前世興亡得失之所以
詔公與桐城張文端公直講筵因疏請取朱子綱
目擇其事之繫主德神治理者摘錄條件旁采
先儒議論而以意斷之
聖祖可其奏公退而屬諸詞臣分撰講章手爲
裁定舉其綱要相當務之急旁推交通而一以
仁義爲本及歲終彙呈講義公具疏尤以心法
爲諳諳其責難陳善多此類也十五年冬丁顧
大夫人憂歸十八年春
召監修明史八月至京疏辭不許因請購遺書

徵遺獻薦故明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原
任副使曹溶主事汪懋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
宸英萬言有
詔召清等宗羲溶並以老不至而各上所著書
詔並付史館尋補內閣學士吏部題補給事中
聖祖欲令省均用科道官公言地均矣如才不
均何乃止九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興泉道
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官無善狀
科道官連名劾朝彝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
詔公與桐城張文端公直講筵因疏請取朱子綱
目擇其事之繫主德神治理者摘錄條件旁采
先儒議論而以意斷之
聖祖可其奏公退而屬諸詞臣分撰講章手爲
裁定舉其綱要相當務之急旁推交通而一以
仁義爲本及歲終彙呈講義公具疏尤以心法
爲諳諳其責難陳善多此類也十五年冬丁顧
大夫人憂歸十八年春
召監修明史八月至京疏辭不許因請購遺書

李宗孔不肯署名遂并劾之下部議仙根宗孔降五級調用朝鮮革職

聖祖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曰會推本欲盡眾人之論何嫌異同而處分若此將來所舉非人誰敢駁正且科道公疏必不欲有不列名之人脅持之漸何可長也

聖祖曰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辠而寬之也臣謂諸臣實無辠但降旨云不必處分可也從之御史有言官遣大臣巡方者公言於閣

中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憲長彈壓故僨事者趁若遣大臣或妄作禍福誰能禁之入以告

聖祖寢其奏十九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賜御書再充經筵講官時滇逆將平諸賊黨多率眾歸附耗餉不貲公請量行散遣分道安插以寬民力又請除三逆虐政在廣東者五曰鹽埠曰渡稅曰總店曰市舶曰魚課在閩中者四曰鹽稅曰報船曰冒優驛夫曰牙行渡稅在滇南者曰勳莊曰圈田曰礦廠曰冗兵疏上俱

下所司議行初以御史劉安國請下令察隱占田畝責成州縣分別攷錄有司利其然多虛增畝稅耗累平民公言如此則名爲加糧實耗糧戶請飭督撫各自檢舉如有護前隱匿者加等治辠下部議行又言督撫之優劣當以民生愉戚戶口增耗爲斷其撫綏無術者應予處分而小事詿誤宜從寬免至於教養有方治效顯著方予加銜增秩而督催捐助察逃墾荒諸政蹟但予紀錄如此則賞不僭罰不濫又如藩臬貪

汙督撫不問者例以徇庇辠之時部例捐納官到任三年後稱職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罷之已復令捐銀者免其具題公言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今吏涂甚雜所以令三年具題者欲使賢者勸不肖者懼若捐銀可免具題是金多者與稱職同科也臣謂稱職非可捐納而得此曹以現任之官營輸入之計何所不至所宜急停止者也至歲貢本屬正途自開捐納生員之列遂得幷捐歲貢冒

濫正涂臣謂正涂非可捐納而得其由捐納歲貢得官者仍須保舉方可與正涂一體升轉所宜急更正者也竊意捐納事例總屬一時權宜願於收復滇南之日即
賜明詔概止不行使天下曉然於我
皇上涼敘官方之至意滇南平羣臣多稱頌功德公獨言聖人作易于泰豐既濟諸卦垂戒尤切願
皇上日切咨儆之心以成無疆之治勿狃目前之淺圖務培國家之元氣因條其目以上公在臺持是非甚力事關八旗同僚多咋舌公引繩披根無所避時方重高逃之令杭州將軍馬哈達請旗奴亡者得自句攝勿關有司公不可曰是重擾民也當令督撫會同將軍京師逸人多掠平民賣旗下故逃者日眾公請自今賣買必由地方正印官驗關給印契爲憑否者坐之八旗家人以自
聖祖謂其皆山東人疑推者有私問之或言公所推也遂降三級用明年二月

驗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死三人者酌定處分下部議多從公請府部院寺纂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州縣官公不可滿大臣爲好言勸公公曰諸公既不以爲然子當別爲一議耳滿大臣不得已卒從公議其以京察大計處分者方謀人貲復官亦以公言而止議罷侍郎項景襄留揖公曰微公正涂無入仕塗矣二十二年大計請令藩臬得面陳章奏
上親加咨訪以觀其才令提鎮次第入覲以諮

朝綱嚴閭寄俱報可又請聽滿漢文武內外官遭父母喪一體離任守制手疏外官開部者即日奔喪毋得治事候代先後疏勤福建總督姚啟聖巡鹽御史張榮浙江副都統高國相侯補御史蕭鳴鳳姚上疏引皋高交部察審兩御史者俱罷斥其年冬湖北按察使缺廷推副使王核胡悉甯

聖祖謂其皆山東人疑推者有私問之或言公所推也遂降三級用明年二月

詔留史局專修明史其年秋公子樹聲與兄子樹屏俱中順天鄉試九卿磨勘當黜竝請送法司質訊

詔除二人名餘弗問二十五年考選科道掌中書科者托鄂以舍人王楫樝咨送吏部緝楫娶於諸公外兄所生女也幼嘗育于公于是左都御史董訥誤以爲公壻劾公實陰主之下部議革職

詔鐫四級留史局如故二十七年七月復左都

御史上疏請禁科道官勿得交關督撫竝結納諸大吏仍設建言牌俾輪班奏事又請停臺灣官勝嚴海防劾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玉貪黷狀事多施行前御史李時謙裘充美以抗直稱罷廢久至是論薦之時謙得復用十二月遷刑部尚書甫旬日改戶部故事銷算錢穀悉委書吏事關外省索賄動千萬公與滿尚書鄂爾多銳意釐剔旬稽出納一不假吏胥手時江南福建布政司庫缺銀四五十萬公請

勅督撫歲一盤查禁有司勿得私派部費旋奉命清理刑獄公語滿大臣滅死諸囚發黑龍江者多不得存活宜復舊例仍發內地滿大臣以爲請從之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

命掌翰林院事尋充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一統志總裁官明年春直隸饑議賑公所薦御史李時謙條奏失旨公自引咎降二級留任三月充

三朝國史總裁官公與兄原一俱好士延攬獎借如不及累散千金赴人之急然原一性豪放食客滿門下頗招攬利致爲臺臣所劾而公介然謹禮法慎擇人門庭肅然有沈生者公中表兄弟也嘗客公所一日從容言某總兵得皋出重賚求減死公能一援手乎公默然良久忽變色曰咄汝非好人速去毋汙我遂擯沈生沈生嘗夜投原一以情告原一曰諾在我而已已而總兵得減死公既以廷議數與滿大臣忤不僉

都御史鄭琬之劾明珠也原一實陰風之明珠既罷相其黨遍布中外欲殺公兄弟以洩憤于是兩江總督傅拉塔劾公子樹聲樹本與原一子樹敏樹屏俱交結巡撫洪之傑招搖競利時原一既自刑部尚書免官歸公亦上疏求罷遂以原官致仕舟過臨清關吏大索獨圖書數千卷及光祿饌金三百而已公自領史局積勞氣逆上及歸數發三十年秋七月卒于家年五十八公所著有含經堂集若干卷明史稿未成嘗

疏請準宋史益衛二王例以福唐桂三王事載於附傳其明末諸臣盡忠所事者直書無隱報可至乾隆初明史告成頗用其例云（含經堂集有懷堂集沈綵聞逸史館雜錄）

汪大紳云嶽嶽懷方得此表章徐公可以死矣

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千清端公事狀

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甯人先世有諱坦者明宏治中官至都御史父諱時煌鴻臚寺序班里中稱長者公生而菲豽不苟嘻笑及壯須髯若神慷慨喜立事能辛苦才智絕人好讀書而不喜章句曰學者要識得道理埋頭作去何用呻唫佔畢爲祭禎末鄉副貢生以父老不仕國朝順治十八年父憂服闋始謁選吏部得廣

西羅城知縣臨行語其友曰我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盛瘴獠獞雜居好殺難治時初入版籍官舍止茅屋數間蒿莽蔚然吏民鳥言嘔嘎公與居日狎指事設辭漸開解乃編保甲禁民不得帶刀劒盜殺人被獲者立斬以徇先是鄰獠歲犯界掠人畜無算至是集鄉兵聯部伍開道將進攻鄰獠大懼盡還所掠誓不敢再犯眾以靖勸民力作方春命兩獠昇行田開慰樹下父老環集

相勞苦如家人察其勤者旌之其怠而荒者羣
詈之暇課增牌後圖招集流散定婚喪之制修
學宮教之讀書三年思信大行民恥犯法上官
廉其狀檄粤中令以羅城爲法公乃上書請覽
猺賦疏鐫引旋論各省諸利弊宜因革者巡撫
金公光祖條列以
聞且以卓異薦康熙六年以邊俸推升四川合
州州領三縣居民僅百餘徭役夥重府帖下取
魚公曰民窮極矣顧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

魚而劇論民間困苦狀知府慚爲裁革十餘事
招民墾荒除其力役數月閒流人歸附者千戶
以前薦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岐亭故多盜公
降其渠彭百齡等置左右每盜發遣捕輒得盜
皆遠竄歲饑鐫蠲中金以施不足賣所乘騾得
金十餘兩施一日而盡乃集岐亭富人勸之輸
爭出粟以應民賴以活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絕
火耗嚴保甲所至有聲巡撫張公朝珍以卓異
薦會吳三桂反雲南進陷湖南諸州縣十三年

春檄公攝武昌張公問禦寇之策公言安人心
莫先下令停徵張公已草疏欲上得公言益自
喜凡兵事皆倚以辦或諜武昌大姓與賊通私
藏兵器且謀反張公欲發兵捕之公言諸大姓
皆良愿決無反謀藏兵以備盜耳跡之果然遷
知建甯張公奏改武昌時賊陷岳州長沙我師
道蒲圻公所督造橋被水決去免官而黃州缺
人黃金龍作亂麻城人劉君孚結黨應之五月
反于曹家河擁眾數千敗黃州官兵張公度非

公莫能辦賊欲以委之公曰黃州賊負險善鬬
難猝勝公誠欲見委者須以便宜行事方敢受
命張公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能任事吾何憂勿
撫一聽君問需兵幾何公言兵不足用得所習
數人足矣遂行劉君孚者故衙胥桀黠能捕盜
公前在岐亭嘗撫而用之至是偵君孚雖反眾
未合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果距賊柴十里止宿
榜示士民脅從者許自首過三日不出以從賊
論子是投訴者千計賊素憚公及是勢益孤俘

柴莫敢出公命白杲鄉約持一論帖先自跨驢二人從執蓋鳴金趨賊柴君孚蒼黃走匿羣賊殼弩然火鎗夾道公直前抵賊舍升堂坐賊衆揮羅拜公謂曰若良民何作賊自取族滅皐父母妻子匿何所得毋苦邪衆色動乃令賊脫鞾取水飲酣臥鼾聲若雷有頃寤漫罵曰君孚老奴何不出敢慢客邪君孚初度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紿故深自匿及是瞷公推誠無他意遂趨出叩頭自訴公爲陳說利害令就撫約曰而還

及期盡降其衆數千張公聞于朝還公職復如武昌仍留麻城以安衆公親歷邨堡度形勢立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置烟民籍其有勇力畜兵械者區長統之有急則集以聽命于是往時賊黨皆統烟民爲官用君孚既降金龍走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集烟民二千以門下諸生統之進駐望華山度賊糧少分兵屯守要害爲久困計而伏兵馬鞍山賊果以糧盡夜走馬鞍山伏發盡禽之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

妖術遁公手劒叱之遂斬以徇遷知黃州其年冬江西賊犯湖口略興甯蘄州戒嚴東山賊何士榮受吳三桂僞劄合衆數萬將取黃州州吏民才數百人衆議退保麻城公曰黃爲湖北七府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于此去此不守則荆岳絶援七府瓦解吾當以死守之雖然不戰不可守也于是集諸區烟民檄召所屬文武各以其衆會得衆五千營箔金柴下衝賊壘明日賊衆數萬自牧馬崖分東西

兩路夾攻我師公見東路賊少命把總羅登雲率千人禦之而自當其西分其軍爲三武舉人張尚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已攻其中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衆少卻礮火如雨至或勸公少避公曰吾今日死此矣敢言退者斬策馬直前顧千總李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從之發一矢翦賊大旗我軍少進茂昇戰益力斃數人而尚聖兵自右山繞出賊後賊驚亂我軍急乘之賊大潰士榮數一臂陷淖中遂

禽之而登雲東路兵亦追賊數十里乘勝逐北
東山遂平十四年秋大饑發倉賑明年丁繼母
憂士民乞留公者數萬人大吏疏請奪情
報可十六年督撫以蘄州湖北要害奏復防江
道以授公明年遷福建按察司使十八年春抵
福州時寇亂初定民以通海見告者數千百人
獄成當重辟公白康親王言諸案所連引半平
民當省釋覆錄時諸大吏或齟齬公指庭前婦
稚曰此曹豈能反是天在上獨不爲方寸地邪

王久聞公名至是益重公悉從其請凡有疑獄
輒委公專決全活甚衆諸所省釋貧不能歸者
悉資遣之當耿精忠反時多掠浙東江西子女
及是盡沒官爲奴婢公醵金贖之令歸鄉里其
小弱者養之衙內度滿一舟則給口食訪其父
母還之遷布政司使時大軍久駐日用鑠夫數
萬民苦之公請于康親王一日盡罷去在官薪
米常不給客至入臥內唯一竹笥貯朝服文書
數十束而已將軍督撫交章論薦十九年春奉
命巡撫直隸既至立保甲飭驛遞抑豪强除劇
盜禁屬官饋獻及私加火耗
聖祖知公久嘗試詞臣理學眞僞論
諭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
官至廉斯眞理學矣至是公所奏請輒見施行
十月奏宣府所屬東西二城與懷安蔚州二衞
有水衝沙壓地一千八百頃請豁除賦額下部
議如所請是歲宣府饑東西二城人有餓死者
公聞立發倉米察貧民人給二斗疏聞有

旨加賑二十年春公以
孝昭皇后喪詣山陵過
闕請見
聖祖命侍衞布席午門外
命少坐既見
問撫勦東山事慰勞有加
賜食
賜金千兩
賜御用鞍馬

賜詩會宜府洊饑
詔免新舊租稅
命員外郎葉倫偕公往發帑以賑勸輸二萬餘
石活饑民十餘萬戶又以眞定屬獲鹿井陘諸
縣被旱災請緩征房稅霸州被水有
旨酌捐正賦公請全蠲本年錢糧俱
報可其年冬請歸葬
詔假三月明年春瀕行特疏薦知州于成龍州
判喬既齊知縣邵嗣堯孫宏業並下部註册旋

擢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未幾江甯知府缺
命卽以成龍補之江甯人聞公將至一日盡易
布衣士大夫減騶從婚嫁無敢用音樂民間大
猾多挈妻子竄既至飭屬吏痛革故習各條便
宜以上爲罷行之公自爲州縣數微行遇有疑
獄及諸盜案輒躡跡得之至是吏民日驚見頎
而白髯者輒心戰數月間道不拾遺外戶不閉
年饑公屑康雜米爲粥與僮僕共之屬吏至亦
以是進謂曰如法行之可得斟餘以賑也公與
人無城府然持是非甚力雖視故莫敢干以私
每稱曰上帝臨女又曰天監在茲當大利害未
嘗少挫與屬吏言委曲盡事理批勘文書率常
至夜分曰吾安得人人面誠之盡吾誠焉冀有
所勸也二十二年冬副都御史馬世濟督道江
南漕船還奏公年衰爲中軍田萬侯所欺蔽請
察治疏下公回奏公引咎乞加處分
詔降五級留任謫萬侯官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攝安徽江蘇兩巡撫事四月晨起視事
未出戶疾作召諸屬吏與訣端坐而逝至夜漏
盡坐不欹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公歷官未嘗
以家口自隨至是江甯如府于成龍經紀其喪
民閭罷市會哭者日數萬人及喪歸送者追至
二十里皆伏地哭失聲有
旨復所降級予祭葬謚曰淸端已而
南巡復下
詔褒公生平稱爲廉吏弟一加太子太保蔭一
子入監讀書雍正十年大賚恩祠公廡後二十

餘年吳人蔡方炳輯公文告爲政書附錄諸前輩所紀述載公治行甚具於公之治益也尤詳于謂公操執似海忠介智略似王文成行成于獨不言而人自化用能保
聖天子始終之恩立百爾在官之準永斯人沒世之慕區區發姦禁暴豈足以見公之涯量哉于是比公行事標具節目鉤者知所則效爲于清端公政書午亭文編南畇文稿

汪大紳云略其吏迹表其根柢方略其指微矣蓋通經術而能爲將帥者古之吏也其文亦彬彬乎班范之亞矣

將吏民之司命也若于先生者其可以爲民之司命也矣

故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李文貞公事狀

公諱光地字晉卿福建安溪人顧諱先春義俠聞鄉里父諱兆慶明諸生天秉忠孝以禮法教于其家順治十二年避難山嵓中全家十二人被賊虜獨已得脫其兄日煜自遠來慫慂詣賊乞釋此十二人賊義之具飲食慰遣然次弗釋也明年夏日煜募壯卒合家僮百人夜緣山背上路峭險登者才二十八人吹螺拗賊帳舍天大霧不辨衆寡賊大驚奔竄出其季弟弟子二人餘槃他山不能得賊徵其黨萬餘來日煜用百人守險日與戰自夏至秋大小百餘合賊散走盡十人者先後歸而公與其弟實殿公少好學爲文守先輩法度康熙三年試策論舉于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反海賊鄭錦亦入踞泉州公奉親逃匿山谷間錦與精忠竝遣人招之公以死固拒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宜言閩疆褊小糧稅稀薄自二賊割據以

來誅求鞭扑民力已盡賊勢亦窮南來大兵宜以急攻爲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他變方今耿逆悉力于偃霞杉關鄭賊亦并命于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虔賊所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分道南來皆于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爲大廣之兵由贛逢汀爲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我軍入閩久矣賊方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果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伏乞

密勅領兵官偵諜虛實隨機進取仍恐小路嶮隘更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置疏蠟丸中遣家僕夏澤間道出杉關赴京因內閣學士富鴻基上之奏入

聖祖諭內閣諸臣嘉公忠下兵部錄其疏令頒兵王大臣知之時廣東叛亂大兵防守贛州南安未能入關會康親王自衢州克僊霞關復建甯延平精忠降康親王駐師福州令都統喇哈達賴塔等進勦海賊竝訪問公十六年正月喇哈達復泉州知公離安溪縣七十里結柴而居遣人往宣

上諭公就見喇哈達于漳州軍營喇哈達白之康親王王疏言光地矢志爲國顚沛不渝宜予表揚

下部議敘授侍讀學士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

七年閏三月同安賊蔡寅結眾萬餘掠安溪公募鄉兵百餘人扼險拒守戒諸鄉毋資賊糧賊飢解去六月鄭錦遣僞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諸縣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人惙懼公遣善泅者從水關入令堅守待援兵時喇哈達駐漳州公遣使告急值江水漲道阻乃導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公叔父日成率鄉兵百餘度石珠嶺開荊棘架木爲橋以濟公由迎十里外具糧饋牽牲牢以犒軍又

使弟光垣光垠以鄉兵千度白鴿嶺巡撫吳興
祚軍于永春大兵達泉州大破賊賊走入海喇
令達上其功再下部議敘遷翰林學士公上疏
推功將帥辭
新命不允十九年八月至京授內閣學士因面
對言鄭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
之又言內大臣施琅習海上形勢知兵可重任
聖祖用公言率平臺灣復其疏言原任編修陳
夔雷雖陷賊中托病支吾受臣密約隱圖反正

宜貰其從逆之辜已而法司坐夔雷斬
詔從寬免死閏八月
聖祖御乾清門
命公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公彙其讀書筆錄及
論學文字爲一卷序而進之其言曰臣惟學之
繫于天下大矣古之言學者自說命始其所謂
多聞學古時敏遵志與夫教學相長始終克念
皆後世聰明才智之士所不屑道而彼以天縱
之君帝賚之佐學聖相勉若不及是以君則繼

成湯嘉靖于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
之切于治道如此古今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
學與儒生異臣以爲不然夫溺于枝藝滯于章
句以華藻爲美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
生非所尚也若夫窮性命之原研精微之歸究
六經之恉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所宜用心
帝王之學何以加茲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
性命之原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
訓之恉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
我
皇上非漢唐以後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竊
海末儒蔽于聰明局于聞見四十無聞沒身爲
恥今太陽之下燔火益微抱卷趑趄隕越無地
然臣之學則仰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于程朱遠不敢違于孔
孟誦師說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
之中或可以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之與治
古者出于一孟子敘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牽五
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
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
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
貞觀治效幾于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
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
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
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
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
無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
拳拳二十一年乞假送母回里二十五年至京
補前官尋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
官兼經筵講官二十六年
命教習庶吉士復以母病乞歸省
命縣缺以待二十七年四月至京時
孝莊文皇后喪禮部劾公在涂遷延弗及叩謁
梓宮請下吏部議議降五級得
旨勿問初公嘗奏侍讀學士德格勒有學行善
占易而德格勒亦稱公兼文武才宜磨礪重
寄會天旱
聖祖命德格勒探著因面論大學士明珠過失

明珠聞而大惡之尋有言德格勒與其同官誹
議朝政
聖祖召試諸廷臣德格勒以文劣削五級留任
尋又以私袜起居注爲掌院學士庫呼訥所劾
下刑部論辠有
旨以前奏詰公公引辠乞處分
聖祖原之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八年五
月改通政司使十二月權兵部右侍郎三十年
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偕侍郎博霽徐廷璽

原任河道總督靳輔往江南視河工明年正月繪圖還奏三十三年正月提督順天學政四月開母喪有

旨令在任守制公請給假九月回籍治喪不允給事中彭鵬劾公忘親貪位請令解任俾在京守制下九卿議如鵬請三十五年服闋仍督順天學政三十六年遷工部左侍郎督學政如故三十七年十月授直隸巡撫公在官以清勤自勵恤民之隱尤盡心于農田水利三十八年二

月

詔以漳水與滹沱合易汎濫其導漳河由運達海以分滹沱之勢公疏言滹河現分爲三一支自大明經魏元城至山東館陶入衛歸運一支名老漳河自山東邱縣南宮及青縣與完固口合至鮑家嘴歸運一支名小漳河自邱縣經廣宗鉅鹿合于滏又經東鹿冀州合于滹沱由衡水至完固口復分爲兩支小支與老漳河合流而歸運大支經河間大城靜海入于子牙河而歸

淀今入衛之河與老漳河流淺而弱應量加疏濬其完固小支應築壩遏水入河以達之運更于靜海閻圈二莊挑河築隄東水歸淀停無汎濫報可次第訖工因奏霸州永清東安高陽獻濬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頃請豁其賦額從之三十九年

聖祖以子牙河屢汎濫自河間以北靜海以南皆被害遂

親臨相視發帑金

命公于獻河東西兩岸築長隄西接大城東接靜海五六百餘里又於廣福樓之焦家口開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無水災其年七月公以隄工既成請開諸州縣水田引漳濬滹沱大陸諸水資灌溉薦管河同知許天馥爲河間知府司其役從之畿屬故有八旗牧地與民田相錯歲久民多占牧爲田方奉部牒按驗公令民自首者按則輸糧而免其隱漏舉其棄地願耕者聽民便之明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

務主柳拳日開河築隄四十一年八月飭所屬
州縣廣興水利近山者導泉通滿近河者引流
釀渠去水遠者鑿井溉旧其水道應修濬者俱
聽借帑興工四十二年四月下
詔褒美擢吏部尚書巡撫如故是年冬以畿輔
被水請發倉賑貸命富人出粟平糴明年三月
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宋駿業王原等
合疏劾公撫綏無術致河開飢民散人京城又
以霈洋縣被災甚重而去年竟不報災請嚴加
處分疏下公恐奏公言霈洋知縣陳大經報災
不時業經劾罷至民有流離臣不敢辭咎再疏
乞從重處分
詔放原之四十四年十一月授文淵閣大學士
召還時
聖祖臨御久日潛心六藝之文河圖象數之學
下逮濂洛關閩書旁及歷算聲音之道反覆研
索由原達流公故篤信程朱因以上窺義文之
祕所奏進文字發抒心得
聖祖末嘗不稱善凡
御定諸書多委公參訂中有淆譌往復陳請不
倦故最後
聖祖詔廷臣言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
若光地矣嗚呼豈不榮哉然公自初在朝即中
立畏遠權勢其後位益高恩者益眾凡公所稱
薦多見排擠因以撼公公恐啟門戶之禍益愼
重寡言其有獻納罕見于章奏獨與公共事內
聖祖嘗召編修沈宗敬至
命作行楷書因傳
諭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即
指其失兼析所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
勤也公對曰此即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
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進對時
聖祖問近日民情若何公言方三藩播亂民心
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意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羣更不能

宣
上憲所在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于
有司耳時有請開礦者大豪多輦金京師謀首
事
聖祖以問公公對曰開礦以食飢民無不可請
著令許土著貧民人持一銚以往而越境者誅
則奸人不致屯聚山澤以釀飢議遂定公于當
世人才賢不肖往往直言無隱江甯知府陳鵬
年爲總督阿山所劾問重辟公言其冤鵬年遂

召入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遣大
臣往訊獄久不決忽
詔罷噶禮復伯行官公有助焉桐城貢士方苞
坐戴名世南山集論死
聖祖一日言汪霧死無能古文者公曰唯戴名
世案內方苞能已而苞得釋
召入南書房公之謖惜善類啓迪
聖聰多此類也四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五十
年以疾乞休
報曰覽卿奏朕心慘然想當時舊臣如卿等者
不過一二人今朕亦老矣實不忍言也五十四
年六月再疏乞休且以母喪未葬爲言
詔許假二年
賜詩寵其行明年三月
詔促公以是冬赴京且云南方暑溼善自保攝
枝性極熱毋多喫也五十六年四月至京明年
正月內閣議上
孝惠章皇后謚疏中有闕字部議降三級

詔勿問先後三具摺以老病乞休
聖祖以大學士王掞在告俟其還具疏請五月
卒于官年七十有七
駕在熱河下
詔憫悼遣恆親王率內大臣侍衞奠茶酒
賜銀一千兩令工部尚書徐元夢護其喪
予祭葬謚曰文貞雍正元年贈太子太傅公平
生釋經之書甚具其言曰蔑訓詁者無師滯章
句者無得故學莫先于能擇矣其于程朱之說

時有同異論大學宜還古本而以知本爲格物
第一義易兼綜象數禮兼采大戴記論子雲仲
淹書有格言節取爲可也康節象山所造高明
愼師爲可也知言者以爲然公門下士楊名時
陳鵬年冉覲祖蔡世遠並以德望重于時他如
張扶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亭陽
之徒類有清節通經能文章故
本朝諸名公稱善育材者必以公爲首焉

汪大紳云最爲生色比習之持正之寫昌黎
殆有過之條理秩如神采奕如我思其人溫
如瑟如

故四川道監察御史陸清獻公事狀

公初諱龍其後易隴其字稼書世爲浙江平湖人曾祖錫允祖濾父標錫三世皆諸生父封儒林郎公少而彊記年十一塾師授以左氏傳有所刪汰公從父覩全本悉成誦無遺十四丁艱曹太孺人憂哭踊若成人少長爲文章一本經訓家貧就館于外年二十七補生員博觀宋元

明諸先儒書參互反覆疏證孔孟之旨而一以朱子爲宗恥空言敦實行切已悔過惟日不足省試歸爲游兵所掠書籍盡失自詒云書言天錫禹洪範九疇夫能行疇範之道者乃錫以疇範之書我實不能天故斬之館嘉善李氏爲銘云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質斷不斷爾自詒戚又云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毋或輕爾身以殉無涯之欲而喪厥志康熙五年舉鄉薦九年中禮部

試廷對極論時務剴切達治本其略言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恃以爲治也爲治而專恃乎法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

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爲法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法之禁人也難教之化人也易今日之治苟非崇德教以正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伏願

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爲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爲學兢兢翼翼焉有勿

言言則必使天下共法也有勿動動則必使天下共則也如此則朝廷之上四海之內莫不仰聖德之高深不待家喻戶諭而人心已動矣于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勿徒循其名天下之人既動于上之德而又習于其教則自相漸以仁相摩以義相勉以忠厚而恥爲浮薄相勸以正直而恥爲衰辟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心由是立法以興利人莫不安于上之所興立法以去

弊人莫不安于上之所去使不先正大人心而徒恃區區之法議法者日益精而利法者日益
巧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弊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焉夫人之相遁于法也始于其心之不正亦由于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充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俸微不能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臬可誅而其情可憫是在

陛下仿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有以自給而又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嚴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于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爲士大夫者皆充然有餘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于

陛下然後德教可行而人心可正郅隆之治可成也

賜進士二甲第七十四年出知江南嘉定縣嘉定賦重多積逋俗好訟豪強暴橫胥史倚勢爲

至諭令焉後限客問故公曰吾未有以富之而爭先乃爾殆必有稱貸以輸者吾懼其難爲繼也患民俗好奢樂游治嚴立禁約有訴子不孝者公爲出涕自訟惠薄無以化汝爲委曲曉以天性俾自反父哭子大哭趨其舅曰吾非人也公慰而遣之其他折獄多原情定讞不專用法徙一年後告訐者日益衰矣十五年南方用兵徵餉十萬兩公爲文喻民激以大義不一月而數足又奉部牒抽市肆錢一年公造冊不及郵

野巡撫慕天顏不悅別遣屬吏到縣檢括而疏
劾公無肆應才部議降二級用民罷市日號巡
撫門巡撫不自安再疏請開復而公復以諱盜
當免官先是縣有張氏與汪氏訟汪夜行過盜
被傷死其弟疑盜張所使以仇殺控張公察張
非殺人者讞未具已而獲盜他所張得釋而部
議以公不報盜爲罪或謂公盍辨諸公曰縣有
盜長吏不知黜宜也何辨爲民復詣督撫乞留
弗省去之日哭聲震衢路城內外各立生祠鼓

吹前導旌幢蔽空逕未主以往日遨隊閭三月
乃已十七年
詔求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舉公以應至
京師未及試丁父憂遽奔歸進朱子家禮爲喪
制朝夕不離殯側終喪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
寢方公在蒿定時朝中會推福建按察使
詔舉天下賢吏被格用蔚州魏敏果奏薦公而
參疏適至已而以諱盜去敏果復爲公辯寃至
聖祖復諭廷臣舉廉吏敏果疏薦十人公與焉
詔俟服滿補官公家居與子定徵講讀儀禮及
喪記服制諸篇著讀禮志疑誦朱子書取其切
要者爲讀朱隨筆書二語自警曰老大始知氣
質蚊尋思只是讀書麤其切于內省如此二十
二年入京牒部願改教官弗允尋授直隸靈壽

縣既至革火耗絕私派衙中興造及日買蔬薪
魚肉皆出現錢舉鄉飲酒禮行鄉約朔望詣學
宮與諸生講切道以躬行著松陽講義二十三
年
駕幸五臺巡撫格文潘奏公治行部予紀錄二
十五年巡撫于襄勤初受事訪民間利病公陳
六事一正月開倉太急宜緩至墾荒起科爲限
宜寬一水利宜興一積穀宜廣一州縣存留公
使錢宜復一審丁溢額宜裁子公以疏薦爲大
學士余國柱所沮介部駁還靈壽倚山瀕河地
磽而土曠民畏起科棄不治公與民約一任爾
耕勿他慮由是荒土漸闢終公之任稅弗增額
是

丁故一萬五千有奇五年一審必增數十以爲
常及是審丁廳額一千五百有奇請牒部上官
難之公曰民已困矣額浮則稅浮稅浮民不支
則有流亡之患是重困民也請罷令以爲耗損
戶口者戒上官莫能奪二十六年霖壽饑公牒
大吏以聞得
旨盡免本年額賦有大姓爲盜劫已而獲盜巡
撫不欲奏聞命改爲竊公不從曰甯以誠去官
不欲以僞苟祿知府乃取盜魁杖殺之公惻然

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鬻盜文
遣吏往獄中爲諸囚誦說之聞者多痛哭二十
九年霪霖復大饑
詔發三千金以賑公偏歷山谷審其戶口親給
之閱四旬餘乃畢興時賑饑每留三分之一歸
上官公曰剝民以欺君其可乎盡以賑之先是
兩江總督于清端卒
詔問廷臣外吏中復有如成龍者乎僉舉公王
是復求廉吏左都御史陳文貞復薦公

勅部行取將行又條四事上巡撫一再請緩徵
一減房地稅額一除上官供應一以時出敖倉
穀去之曰哭送者數萬如去慈定時八月試四
川道監察御史十月上疏言臣親自古豐亭之
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黎民阻饑堯舜兢
兢業業率作既久烝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
方休養至于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
夜講求治道故貞觀之末民食充足今天下平
定猶未久也而又罷遭水旱故難免艱難無怪其

皇上勤恤民隱而百姓日用未能
然矣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于
旦夕恩已厚也不嫌其過厚心已周也不厭其
更周則家給人足庶幾可望臣見上年幾輔旱
荒實異尋常其被灾州縣內雖間有未被灾處
亦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勝于被灾者耳初奉
上諭將上年及今年前半錢糧盡行蠲免後因
部議分別被灾輕重不準盡蠲百姓甚苦撫臣

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然今歲秋收雖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若非
皇上曲加垂恤州縣有司惟知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
聖祖覽奏稱善下部議尋有
詔遵前旨盡蠲之十二月湖廣總督丁思孔請以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下廷臣會議公

疏言時當太平湖南非用武之地保舉之捐納宜停任守制
詔從公請明年六月上疏論保舉之捐納宜停
先用之例宜開其略言捐納之事因軍需孔亟不得已暫開復恐賢愚錯亂故立保舉之法近并保舉亦許捐納夫保舉所重首在清廉若保舉可捐納則清廉二字亦可捐納得也其不明矣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其不可又明

命巡視北城十月試俸已滿都察院注公不稱職對品外調遂移疾歸三十一年館選山庶吉士歲莫還家一夕腹痛卒年六十三公之教人必授以朱子小學令終身由之刻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俾學者循序致功以爲求放心之助其說書句分字析不厭煩碎疏達之士往往病之又駁斥陽明王子過激其論梁溪高子蕺山劉子亦失平同時湯文正嘗遺書規之先曾祖南畇先生亦著書辨難甚悉愚竊謂聖人之道如太

虛然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門庭施設代翕代張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自善學者觀之要皆太虛之妙用耳安可于太虛中畫經界設藩籬以自病夫道哉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公之仁爲已任蓋梁溪蕺山之砥砥也同異之論不亦末乎公卒之明年

詔以公提督江南學政近臣奏公已故

聖祖嗟歎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人不可多得矣

雍正二年

世宗臨雍釋奠畢

詔九卿議廣崇祀之制諸臣請以公從祀

制曰可乾隆元年

賜謚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歷清獻年譜三卷堂文集)

汪大紳云略其道學門面與其實心實政不獨于眼好亦見作者之務實也贊語中講幾句道學自有實地似此講去儘好

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趙恭毅公事狀

公諱申喬字慎旃其先出宋魏王德昭傳十四世有叔珍者始居常州西鄉之觀莊世爲農數傳至名臣是爲公大父名臣生繼鼎始業儒明崇禎中成進士官公安知縣遷兵部車駕司主事奔喪歸明亡以教授老于家兩世皆以公官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生之日紅光滿室中年十八試五經第一補諸生嘗讀書郊外僧寺寺多客死者頗久未且腐公度寺後地

葬之康熙八年舉鄉薦明年成進士需次歸家資資授徒以養得金未嘗啓封輒以奉父母嘗遠出忽心動占之闢帝廟不吉疾馳歸而兵部商卽縣在官刻公已得疾旋卒二十年授河南商卽縣在官苦白蔫案牘悉手治每中夜不寐日出視事竟日夕無留獄有投牒者一識面數年不忘行保甲法盜賊屏跡釐剔稅戶給照單書四至隱占者許自首荒者除之二十二年歲饑捐俸爲粥食飢人不足括錄數四勿來以濟鄰縣民至者

日相踵歎曰使吾縣得此好官吾煩遠涉瘴癘命諸生舉窮鄉嫠婦爲請旌樹坊過之必下輿拜然後去二十五年行取入京以部員用二十七年春授刑部主事母憂歸三十一年冬補原官遇事彊直會湖廣有獄以深文抵人死公固請尚書引律駁還得減死三十三年春遷員外郎引疾歸家居七載三十九年冬有

詔起公明年入覲授浙江布政使甫受事即牒兩院請革南糧曰袋故事發兵糧石給曰袋錢四十歲費銀至四千兩盡徵之民間至是照京倉例令官兵自備曰袋其徵收凡錢糧加平時節餽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以清款一切禁止僚屬斂送兵餉掛發奏銷部費諸款悉封識以授代者曰手奉法度外營兵餉舊解府撥發至是悉歸本州縣支給省費不啻藩庫貼解費歲支不過什五將去任積二千兩有奇悉封識以授代者曰吾前奏銷不費一文錢後將難繼得此足辦一歲事矣勿更擾民也在官常自家運米以食曰

撫

賜御書崔子玉座右銘一通時江水偏塘岸日圮公先言于巡撫張志棟請興築盡易土爲石買以鐵築子塘爲護事聞于朝報可其年秋將施工齋戒三日率僚屬赴江干爲文以祭忽風狂潮大至浪搏人若弩注觀者盡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動距祭所百丈餘潮遽止公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塘成已而塘外湧沙成洲可數里由是湖不爲害是年監鄉試請廣解額

報可會湖南人李豐告鎖篁紅苗反十月命公往會吏部侍郎傅繼祖即訊竝招撫諸苗遂調偏沅巡撫四十二年春

聖祖南巡公迎謁淮浦

御書督撫箴及綏輯撫安四字以

賜又以湖南吏治倫

特詔公澄汰公還官建亭勒

詔書期與屬吏更始先是徵糧一石加派銀四
五錢至二三兩不等有輿擡硬駝公費脚價諸
名目條編銀一兩加耗至二三錢公一切禁斷
飭官商毋得餽獻其年十二月奉
命偕吏部尚書席爾達至鎮算招撫紅苗三百
餘柴率兵搗天星柴降其渠苗疆既寧因陳善
後之策言苗疆既設道廳諸員宜令專理民事
武臣不得干豫其苗民犯皋者按律治移麻陽
學官駐五柴司訓士司子弟苗民之秀者立義

學以教下所司議行驛遞銀舊由道衙支放多
耗費公悉改歸州縣里長徵解漕糧輒倚官魚
肉平民至是改官收官解湖南仰食淮鹽運費
重而自院道及州縣官恣意婪索故鹽價日增
公既盡革陋規飭諸商勿得貴賣遂定衡永寶
三府鹽價視長沙爲準營兵春夏月餉須豫徵
民間秋糧以給公請以上年兵餉所餘留抵春
夏餉有餘乃折銀解部永停豫徵之令疏三上
得請荏楚數年積弊盡革民困大蘇聚賢能吏

張仕可王朝恩楊宗仁伍士琪等黜州縣貪黷
者十餘人尤加意文教遇學道必以清慎相勖
衰學道者試常德縱衙胥攬賄公覆試諸生黜
荒繆者十七卷劾罷學道湖廣教官選缺遠者
輒數千里公請分湖南北歸本籍授官
報可修古名賢祠十餘所有田者理之墓則表
之節婦旌者故有建坊銀部牒革除公請而復
之四十六年春歲饑穀貴請發倉平糶明年春
聖祖南巡復迎謁淮浦賞賚有加夏湖南復饑

不待奏平糴如前布政使葦昭祚受商人賄出
諭令米船南下價益踊已而丁憂復屬人爲保
留公按問得實劾罷昭祚會南岳廟成內閣學
士宋大業奉
使齎
御書題額碑文往還勑公不敬及溺職諸款且
爲昭祚頌冤疏下公回奏公因發大業前後恐
喝斃金狀
詔蠲大業追金大宮四十八年秋奉

命視衡永郴水道過衡州校閱馬步兵多缺額
劾提督俞益謨冒抽兵餉益謨亦以他事訐公
詔遣吏部尚書蕭永藻往讞還當公革職奉
旨留任其後
聖祖以江南巡撫張伯行爲總督所誣
詔論天下清官因言趙申喬居官甚清但有性
氣人皆畏其口直與俞益謨互訐彼時亦有以
申喬爲非者朕徐加察訪卽彼所轄武官俱言
益謨之非無有以申喬爲不是者嘻微

聖祖知公公之得舉久矣五十年春遷都察院
左都御史士民夾道焚香號哭自長沙至岳州
數百里送者不絕諸州縣多建生祠祀之由河
南入京既至奏豫陽舊縣遷移其瀕河荒稅宜
豁且請勅撫臣凡河水所衝決及築堤濬河占
民田通令牒部開除稅籍其年秋主順天鄉試
明年充會試總裁官會將屆
萬壽節
詔免天下地丁錢糧公請並免官地房租及歷
年積欠壽奉
使陝西復請將潼關衛與大同應徵米豆草束
準地丁條折一體蠲免俱
報可五十二年春
萬壽禮成公摺請建儲固
國本四月廣東饑

詔停徵本年地丁錢糧
命公偕吏部侍郎傅紳會督撫平糶倉穀並以
恩詔賚諸軍士公遂請停徵廣東額米三十三
萬五千餘石是歲年七十
御書匪懈堂三字以
賜十月遷戶部尚書明年三月還朝莅戶部乾
乾治文書句稽錢穀無窗曏事關大體多與同
官異議以是不悅于眾滄州故有八旂圈地七
百八頃已而還之民輸租歲久至是莊頭李必
達請于內務府牒撥六十頃隸旂下巡撫持之
請以各旂退地按數均撥免滄民重困部議不
許獨公議如巡撫請從之累以疾乞休不許五

十六年緣事革職留原任優人徐采給事藩邸
嗾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寬采以傭抵公
據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采竟減死充邊
及
世宗卽位下
詔褒公仍逮采于邊論如律明年春充會試總
裁官五十八年三月復以
詔慰留復尙書職先是以失察銀庫飯錢當償
銀一萬八千餘兩至是免之七月病卒年七十

七

遣宗室大臣奠茶酒
予卹與謚曰恭毅公平生論學以不欺爲本周
悉物情果于自任絕諸委曲官浙藩時榜其堂
曰君不可貪只是心難貪心者不容于堯舜
天不可欺誰言人易欺欺人者如見其肺肝又
嘗語子熊詔言今人好以清自貢夫清非僅不
名一錢也須兼廉明二義廉者一塵不染明者
一毫不蔽兼之者斯可謂清若惟一介不取而

敬提督河南學政按察使副使蔣公事狀

公諱伊字渭公世居蘇州常熟縣父諱棻崇禎中進士除南海知縣憂歸再補建安縣以廉聆擢禮部主事未赴官明亡老于家公爲諸生即負經世志康熙五年舉鄉試十二年成進士甫釋褐即具疏上所著玉衡二錄玉衡者言君道臣鑒者言臣道上自唐虞下至元明采其事要簡法戒昭勸懲爲卷凡二十四有旨留覽選庶吉士十四年散館授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時南方用兵城邑殘破民多流亡公上疏言新復諸州縣當飭巡撫身歷軍前嚴禁搶掠量緩徵輸責成有司招徠開墾課其戶田以爲殿最如此則逋民安堵寇盜可銷又以叅民挾仇動借叛逆妄害良善請嚴反坐之律其有已受贓枉法者加等治罪又以江浙白糧向進其爲誣陷何疑臣請自後新復地方責成督撫嚴禁搶掠其有將吏掠賣男婦所過地方飭督撫一面截留一面參究庶幾水火餘生來蘇有望其論刑獄言外省有司以酷瀆貪民間小累

徐善妻張氏等一千餘口其被掠求贖者有浙江永嘉縣何君信妻周氏等二百口其難民具呈藩臬者有江西江廷栻浙江劉佛顯等其募錢爲難民求贖者有僧寂緣武舉人王都等此等被掠之人並挨之深山邨落初非得自賊營其爲誣陷何疑臣請自後新復地方責成督撫嚴禁搶掠其有將吏掠賣男婦所過地方飭督撫一面截留一面參究庶幾水火餘生來蘇有望其論刑獄言外省有司以酷瀆貪民間小累

動輒收禁株蔓牽連逮及婦女請令督撫司道
府廳州縣立石中庭鐫刻
上諭除眞正人命強盜重情外不許濫行監禁
擅用夾棍及株連婦女違者按律治罪庶足以
儆貪殘憲臺獨其論銓法云捐納知縣原出一
時權宜其人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擇請本
選者責成吏部行掣選法身言書判實加考驗
優者按次除授劣者給以知縣空銜俾爲佐貳
其已選者責成督撫一年之中試其才守行保
舉法否者斥之並請將現開捐納知縣一項亟
行停止
聖祖覽圖及疏爲動容嗟歎又疏劾江西董衛
國縱兵焚掠及擅役民夫狀

詔衛國馳前戮罪罔功十八年因地震疏論六
部積習遇有銷算案件要求貨賂意爲高下堂
堂正正文體其孝子貞婦旌之譽求請託者罪之
二十六年試開封得疾卒年五十七居家孝友
篤于親故兼好西方之教誡子孫讀儒書服誦
金剛華嚴法華諸經修大悲懺法行功過格朝
求民瘼以幸天下時江南江西洊饑上救荒策

望放諸魚鳥家人不得特殺有故許用五淨肉
著爲家訓令子孫世守之其卒也說偈而逝有
莘田文集行世子二人陳錫官至雲貴總督廷
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莘田文集閩書前集常熟縣志
汪大紳云宰相得行其志御史得行其言君
子之樂乎此者其志其言存乎厚民生而培
國脈君子之道行天下陰被其澤爲國家造
無疆之休不亦樂乎蔣先生其眞御史乎其
眞宰相乎

故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張清恪公事狀
公諱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人會祖自新祖醇
父巖三世皆諸生贈如公官康熙二十四年成
進士歸而樹精舍于南郊陳書數千卷自天文
地理醫卜農圃及浮屠老子之書悉涉其大略
已而得朱子小學近思錄讀之喟然嘆曰聖學
門庭其在是矣盡發藏洛閩閩諸大儒書日誦
手鈔耽精研思凡七年入京授內閣中書舍人
改中書科舍人以父喪歸毀粥寢苫終喪不入
內縣故有飲泉書院爲有司所毀公出錢購地
建屋于講堂亭之西號請見書院延嵩陽書先
生覲祖爲之師公往復討論發明正學興起者
頗衆二十八年夏大雨北關堤決漲城公募民
囊沙塞決曰堤完河道總督張鵬翮過儀封聞
而異之薦試河工四十一年授山西澤州府
年
聖祖南巡過山東以歲饑
命漕督桑格截漕米二萬石發兗州諸屬減價

糴並聽開倉以賑河督命公率諸僚屬董其役遂發倉穀二十餘萬石已而部臣以公擅發倉爲罪牒布政司題參且命買粟以償公曰擅發倉美名也使吾獲美名而同官以發倉爲戒大害也吾敢貪美名而釀大害遂引

詔旨爭之得已兗州屬鄆城諸縣當秋灘水汜濫爲民害公疏瀹深廣達之運河由是十五州縣無水災又于廩邱西五公口築堰引水入灘民便之既去立生祠以祀公遷江甯按察使四

十六年

聖祖南巡察公清廉

命巡撫福建其年夏旱發藩庫銀五萬糴粟江浙平價糴明年臺灣復旱請緩本年應輸額粟爲分年帶徵令民于農隙時度地開池池分爲剔以達之田爲田一畝各鑿一井以達之池爲旱備又教民墾荒田種桑習蠶織廣置社倉飭保甲講鄉約惠閩俗好奢爲定婚喪品則建鷺峰書院以羅源學官蔡先生主之蔡先生名璧

聖祖稱爲苦行頭陀者也公自入官悉以家私財充用未嘗受人一錢及至蘇嚴飭屬吏毋得餽獻絕浮濫減重耗禁海關毋得出米歲饑請賑淮揚徐三府緩諸州縣帶徵漕糧仍糴鄰近米減價糶俱

報可是歲大計盡斥諸貪殘吏時兩江總督暘

禮鑽貨不訾舉錯任意數與公齟齬以蘇州知
府陳鵬年最公所信任勸罷之五十年鄉試榜
發副主考趙晉以賄聞所取士程光奎吳泌皆
不通文義衆大譁正主考左必蕃不得已發其
事而蘇州諸生集衆數百輿財神入學門公以
聞于時安徽巡撫蕫九思爲監臨布政使馬逸
姿爲提調皆居閒得贓事發外人喧傳總督索
銀五萬兩許爲保全會

聖祖命戶部尚書張鵬翮同督撫鞫訊揚州當
會鞫時噶禮禮果不欲窮治詞連葉馬輒盛怒呵
止有逸姿家人軒三者破掠急大聲曰莫問我
我若吐實審事大人頭都戴不住噶禮默然罷
訊置軒三不問而鵬翮有子慤誠知懷甯縣爲
噶禮屬官故陰憚噶禮以爲公罪不能決公乃上疏劾督
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并解任聽勘噶禮聞亦奏公不
肯出洋捕賊及誣陷牙行張元隆諸款先是四
十九年冬以海賊屢肆刼掠
詔督臣會公出洋探賊噶禮至上海與提督議
餘盛設供具出妄淞江出海自寶帶波入口滿載
還江甯而撫標故無賊船公至上海與提督議
詔內地分緝賊黨具摺以
聞張元隆者居上海廣造海船出入東西二洋
蹤跡叵測擁厚貲結納豪貴使其弟令濤入總
督幕爲內援而厚遺噶禮海船供具皆其物也
時方嚴海關出入之令凡舟人姓名籍貫必驗

本州縣照票乃放行而崇明水師按捕余元亨
漁船其舟人皆閩產而冒華亭籍供稱元隆代
領照票公飭屬吏提訊元隆稱病不出屬
吏不敢過詰其家受詞而已公方欲竟其獄而
元隆病死于家故噶禮以爲公罪也奏上
詔二臣俱解任復
命戶部尚書和珅倫工部尚書張廷樞會訊然
皆畏噶禮謂公實不出洋督臣所劾宜據坐公
奏奏革職噶禮免議五十一年冬十月

聖祖下詔責諸臣顚倒是非纂喝禮罪且言張伯行天下清官第一如此等人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凡爲清官者亦何所倚恃遂斥噶禮復留公巡撫任五十二年還原職奉旨會察戰船公先與總督赫壽議覆臺臣所奏編漁船商船立沿總甲長連環互結至是又請每船首尾標記船戶籍貫姓名並給腰牌圖形貌絶諸姦僞海防益密明年奏免揚州落地稅一千二百餘兩歸兩淮鹽運道以經費銀抵解

裁揚州稅課司創紫陽書院于蘇州立學規集諸生肄業其中置田爲膏火費五十四年上海民顧協一等告張令濤黨惡虐縣名捕急令濤匿布政使牟欽元官舍公因劾罷欽元張鵬翮復奉

旨來訊釋諸罪人以妄誕劾公坐大辟羈鎭江城隍廟爲諸子弟講說書義續諸未成書居半歲貌加豐奏上

詔特原之

召入直南書房總總督倉場侍郎五十五年請勅天下各立社倉爲條例以上明年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五十九年奉

旨管理錢法旋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第六十年充會試總裁官明年

世宗卽位

命專理戶部及錢法雍正元年秋上書論河事請大開泗水由金口閘引入濟甯馬場河蓄之濟運至臺莊以下宜建閘備蓄洩有

旨議行九月遷禮部尙書明年奉

命祭告闕里許歸省毋還朝請以明儒羅欽順從祀孔廟尋有

旨下禮部議覆從祀諸賢羅公及本朝中湖陸公以公言並祀兩廡三年正月卒于官年七十五

賜諡淸恪加太子太保予祭葬公平生述作甚富嘗仿論語編纂諸閫閩書進于

朝錄宋元以來諸儒文集數十家刻行之共論

學持是非甚力同年友陳玉立好習靜自誦見道致書于公通所得以爲曰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又言得吾道者可以長生不死公復之曰吾儒之道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相傳唯是有物有則生人不易之常理不聞其曰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也吾儒之道將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曰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持是道也身可恃以修乎家可恃以齊乎國可恃以治

乎天下可恃以平乎且人之所以足重者謂其爲聖爲賢豈以年之多寡距而壽孰若顏而夭足下如德不進業不修惟冀長生不死將何爲乎又有原元功者以爲學之要當因其靈以反乎虛公言義理不明則虛靈亦易爲病全義理以應萬事則動不踰矩發皆中節舍義理而尚虛靈則爲空寂爲狂妄其流毒無所不至故知主敬爲第一切要工夫益公之所得于程朱者如此方公待讞揚州時江南民皇皇惟恐失公揚州閫府諸生上書使者訟言督撫曲直且責以大義辭甚激而先曾祖南畇府君合諸鄉士大夫數十人投牒署巡撫王度昭乞以民情入告郡省府君幽憂嗟歎屢見于詩及公復官命下而後喜可知也焚香奉

詔旨北面九頓首以謝謄黃布遠近復爲長律二十韻紀之已而公閣紫陽書院欲以屬府君府君固辭而止府君平昔論學稍與公異恰其以公義相取如此此可以觀公之人矣公子二

師栻師載師載官至河道總督河南通志蘇州府志江南通志蘇州府志江南通志蘇州府志江

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陳恪勤公事狀
公諱鵬年字北溟湖南湘潭人祖金臺貢生能
文章有節概無子以弟子國學生式穀嗣是爲
公父贈中憲大夫母羅太夫人夢采雲中翔大
鳥覺而生公因名曰鵬年九歲作蜻蜓賦驚其
座人當吳三桂之亂公全家避山中五年貫通
經史康熙二十三年舉于鄉三十年成進士居
五年授衢州西安知縣公長七尺美須髯目光

若閃電顧盼偉然性彊直沈幾內謀赴義若矢
初入官誓天以清白自厲忠主愛民更歷夷險
至老不渝西安當耿賊亂後民多流亡豪彊占
田率數十百頃公履畝按驗有主者悉還之民
之復業者數千戶民多溺女公嚴立禁約俗爲
一變居四年大吏再論薦爲部議所格三十九
年河道總督張鵬翮請以公試河工逾年題補
天津同知引
見改授山陽知縣既抵官革耗羨汰胥吏逮淮
關臺役重懲之關吏遂斂手奉法擢知海州當
歲除州人徧榜官清民安四字于門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過山東
命河督簡道守之賢能者賑兗州濟甯饑民公
與焉
駕還
召見濟甯
御舟試詩
賜御書一幅旋擢知江甯府松江捕盜卒誨盜

誣富人爲黨掠其家逼婦女自經死既成讞遇
赦冀得脫公會訊白大吏曰誣良民盜即盜也
況又劫殺無赦理置五人于法蘇人有鬬毆死
者已坐故殺矣公出其死部駁再三不能奪常
州知府與諸生訟文致十餘人于死公承勘盡
出之會有大役總督阿山召諸屬官議增地丁
耗羨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增也議遂寢
自是大吏滋不悅公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公主辦龍潭行宮或有求索不應竊

置蚯蚓糞于簞席間
聖祖不悅至江甯
召公詰問先是致仕大學士張文端進見
聖祖問江南廉吏文端以公對及是復問公為
人文端言凡良吏性行治術或有偏至惟鵬年
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
而不欺廉其末也
聖祖遂釋然
駕臨金山觀水師先期一夕大吏檄公飛石為

步者三欲以困公公率諸子弟親運土石士民
從者屬路爭徹屋材濟工鼓四下工竣
聖祖臨視益奇之其年六月以江南河牐事被
議落職羈江甯關帝廟江甯人痛哭罷市大吏
必欲殺公既拘據無所得則以公嘗逐羣娼建

修學宮創義塾懲博塞禁婦女毋游觀朔望講
鄉約籍游食無賴者既而聽之公決斷神速初
至滯獄三百餘案不一月發遣都盡嘗過維亭
忽水面湧漚中有血痕探得一死尸案問居人
則其妻與人姦而遂殺之者也寘諸法其發姦
摘伏多類此四十八年張清恪巡撫江甯倚重
公大小事多與公裁決明年
聖諭爲大不敬明年二月獄成論死
聖祖一日問大學士李文貞阿山在官何若文
貞言臣嘗與同僚幹果于任事其失民心獨

公承勘吳縣令張廷弼虐帑遲延再罷職適公
在鎮江即羈之城隍廟吳人號哭罷市如江甯
相率載薪米詣公饋問不絕獄成復擬大辟五
十一年冬噶禮以貪敗
聖祖在暢春園出公虎邱詩示近臣曰有密奏
陳鵬年怨望者以此作證宵人伎倆大率如此
朕固不爲所動也明年
萬壽覃恩宥公舉赴熱河謝
召對良久旋

命爲武英殿纂修總裁官五十六年署霸昌道
事霸昌旂民錯處號難治公一裁以法有詭稱
貴戚私開銀礦公收治之豪彊屏息嘗遣奴進
瓜熟河
詔云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進奉好將瓜歸卽
賜汝主頃之迎
駕霊雲待行二十里
聖祖問河工事公條對利害甚晰六十年遂
命公偕吏部尚書張鵬翮親南北河隄尋
詔公留河工其年秋河決武陟馬營口橫潰山
東張秋直隸長垣公請從決口上流對岸廣武
山下別開引河以殺水勢更請發帑金遣大臣
督理會已有
詔如公言冬奉
命署總督河道事公在官愼宣防嚴啓閉飭材
料卽徙庸聚功舉信賞罰募吏歡踴民不病役
明年正月馬營再決公請于王家溝再開引河
使水趨東南入縣澤席馬營隄工可成

報可未幾奉
詔自工所還淸江兼攝漕運總督時運道梗滯
旂丁數千食不給呼號載路公立發帑金六萬
賑之奏聞
聖祖曰諒爲大臣當如此矣秋八月再至武陟
時決口尚未塞公爲文禱河神是夕河水驟退
八尺再請開官莊峪引河
報可日宿隄上往來風雪中遂得疾十一月
聖祖崩問至公方秉筆視事筆墮地悶絕一晝

夜明日蘇望
闕長慟曰愚戇孤蹤累遭毒螫非
聖主矜全安有今日
龍髯可攀敢忘身殉擗踊三日病益劇時秦家
厥南北二壩旋塞旋決公再爲文誓以死眾皆
泣歲終工乃成
世宗卽位遣使至河南慰問公實授河道總督
先帝御物遣御史馬爾亦哈往視疾薨正元年
且賜

正月五日方四鼓命具湯盥沐畢北面口占遺
表天明端坐而逝年六十有一喪自武陟還過
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數萬人表聞下
詔憫悼曰此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
賜白金二千兩封其母曾氏爲一品夫人予其
子一品蔭謚恪勤江南人祀公名宦以配海忠
介焉正誼堂文集望溪未刻稿在亭
叢稿小倉山房集蘇州府志

汪大紳云諸狀皆具儒者規模此獨有豪傑
氣概得此殊覺變動

故資政大夫禮部尙書楊文定公事狀
公諱名時字賓實其先在明初以軍功世襲鳳
陽勳衛家懷遠有諱元吉者始遷江陰是爲公
五世祖祖諱起鯤父諱履泰垣贈資政大夫巡
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爲人厚重事親
孝呴呴若孺子爲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
發策未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始有志聖學
爲文章原本經訓灝氣流轉桐城方靈皐在學
使高公試院中見其文大驚賞遂心識之知其

爲篤學之士也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
座主李文貞公以經學倡導公有所稟受潛思
默究措之躬行久而益熟于進退取予利害之
際持之確如也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三
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李文貞薦其賢
聖祖召對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公接諸生必開誘以立
身行己之道見官屬一依儀制保定知府逢成

例不錄河間左衛童生送試劾罷之未幕年頒
聲翕然
聖祖賜
御書擢侍講時李文貞爲直隸巡撫或言公與
巡撫比而招權利及將代又適有武生驚、
蹕事遂
命公往江南防河總河張公鵬翮知公廉貧但
委以往來稽察而已連遭父母喪服除仍赴河
工五十二年

召還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與校周易折中
性理精義諸書逾年充陝西鄉試正考官直內
廷三載未嘗牒吏部乞補官五十六年
特授直隸巡道時直隸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
獄兼驛傳案叢事煩吏因緣爲姦公至細大必
親釐革宿弊都盡
聖祖聞其治蹟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清官且
好官也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遷雲
南巡撫西藏用兵大師道雲南留屯以待
命公建屋百數十間以處之堅明約束民用不
擾凡餽饟計里給直馬道死者兵當償爲奏免
之民間輸兵糧苦遠運奏請量米多兵少處折
銀徵解滇地丁役不均有戶絕者責人爲代或
一人兼數丁名子孫丁又額征外加派公仵銀
歲三四十萬民苦之至是始均丁于田而減公
仵銀爲十一萬有奇民困大蘇滇故多銀礦官
收其課久之礦衰課如故司事者坐缺額多罷
官追徵公謂礦有衰即有旺請以道員一人總

理諸廠使盈詘得相裒益其費多而利少者閉
之諸利民事次第舉行軍民悅服
世宗嗣位
賜以
聖祖遺物且書清操夙著四字以
賜雍正三年加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四年進吏
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大理府洱海滇中巨
川其尾閭蹙居民數被水公奏請疏浚著令五
年一修瞽官出初李衛爲雲南鹽驛道遷布

政使以興利爲功恃
恩使氣陵諸大官出其上公遇事輒裁抑之遂
用是陰間公會公奏豁鹽課疏內敘入
密諭有
旨切責削尚書仍管巡撫事六年或奏公與臬
司江芑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
黃炳來會鞫綱至復劾公遂削籍綱豫治刑具
將以訊訊之日軍民數萬洶洶集門外曰楊公

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懾而止既訊無所得則
以督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坐絞其銀限一
歲內全輸官鹽規銀者公于元年奏聞取以給
官用省也藩上
世宗特原公遂留滇七年日唯研經講學如常
時今
上初卽位遞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至京師授禮部
尚書兼國子監祭酒又

命授
皇子讀兼直南書房公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
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之德誠
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必自閒然爲已以默契
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此大
德之藏于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易
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盡之有聖學斯
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于不言故
論聖德以無名爲大論從政以不貪爲美盡人

合天之道莫不由之蓋公生平履常變順死生
貞以一慮不震不竦其內省之純加民之效不
越乎此矣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王文震秦蕙田
等七人爲助教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習監
中旋正末黔中苗亂連年用兵不能定及是公
上疏言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
信此百世不易之理也竊見貴州境內多與苗
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中間受
屏直爲漢人傭相安日久生苗所處在深山密

胷中有熟苗爲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
戢故生苗絕不敢萌窺伺心自開拓苗疆之議
行于是生苗界上戚屯官兵干戈日尋而生苗
始不安其所至熟苗無事則供力役用兵則爲
嚮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讎或生
苗乘閒鈔殺熟苗以泄忿或官兵偵事又屠戮
熟苗以冒功所以熟苗毒重累深怨恨日積句
結生苗乘機作亂至台拱地方本在化外自有
司迎合邀功輒謂苗人願獻其地上官不察竟
議駐兵遂使生苗煽亂屢陷官兵蹂躪內地閒
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屠戮賣其妻女以飽私
囊是以賊志益堅人懷必死豕突狼吞不可禁
禦此已事之明驗也爲今日計惟有下剴切之
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徹重兵還駐內
地于要害處修垣築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
賊來則禦之去則捨之再明縣賞格有能禽賊
首惡及率衆歸順者給與土官世襲分管其地
更加意撫綏熟苗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

上多從其請尋
命教習庶吉士七月充纂修三禮副總裁無何
天江南陝西解額
得疾
上遣醫視給人蔘疾亟口授遺疏以聖功聖德
爲言九月朔薨年七十有七
上閔軫悼
賜白金千兩治喪遣官奠
詔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加贈太子太傅入
祀賢良祠謚文定公子諸經皆有講義門人嘗

輯易義八卷詩義四卷先板行已而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公無子以弟之子應
詢爲後公之葬也方靈皋爲撰墓志其事辭頗
略近餘姚盧先生紹弓得公疏稿于其家爲傳
較完備子因益損其辭參稽所聞爲之狀以次
湯陸諸公之後焉

汪大紳云渾渾灝灝肅肅穆穆望之如神明
然不具此能事何足以與之表章大人物

狀言次湯陸之後以予觀之充其學內聖外
王之學也其論天憲也至矣其論苗事有用
之學仁人之言也諸狀中絕頂人物豈在湯
陸下哉豈在湯陸下哉

故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
事狀

公諱嘉淦字錫公太原興縣臨河里人曾祖諱
守意祖諱世薹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設方略
平劇盜境賴以安父諱天繡三世皆贈光祿大
夫刑部尚書公兄弟四人伯兄楨淦爲同縣趙
氏子所殺既論抵繫獄矣貧緣且脫舉公父憤
欲死公夜入獄刃趙氏子脫身逃與其仲兄鴻
淦一晝夜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啓而入遭貨
誣斃者仆焉盡毀其器相與訟于縣須繫待決
已而興縣人喧傳孫家兄弟殺人逮捕至陽曲
令解之曰安有越一宿而能殺人三百里外者
乎卒以疑得釋時公年十八矣家貧日樵采夜
歸讀書尋舉鄉試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授翰
林院檢討遊于朱文端張清恪兩公門得與聞
正學由是覃思遺經紬繹聖緒充然沛然達于
上下一以仁義爲本聞母原夫人病乞歸尋丁
母憂服闋還官

世宗卽位命臣工得上封事公上三奏曰親骨
肉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召諸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汝翰林乃
容此狂生學士叩頭謝朱文端公在旁徐對曰
此生誠狂然臣服其膽
世宗良久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卽召對
授國子監司業雍正二年充江西鄉試主考官
三年提督安徽學政遷祭酒仍留安徽年餘調
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

賜養廉歲四千兩并
賜京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試院歲滿莅祭酒任
公先爲司業時上言學校之教宜以經術爲先
請令天下學臣選拔諸生貢太學九卿舉經明
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攷其成舉
以待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復申前請竝
請廣學舍增諸生饍廩
世宗從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置官房三百餘
間別爲南學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人
材稱盛焉六年權順天府尹丁父憂歸
賜金千兩公歸營葬畢以所
賜金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以順天府尹召晉
工部侍郎八年充會試總裁官十年轉刑部侍
郎攝吏部侍郎及府尹祭酒如故引
見國子監教習官不稱
旨公持之力逮下獄已而放出令銀庫行走出
權河東鹽政
上卽位召爲吏部右侍郎遷左都御史上三習

一弊疏略言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陰極而
陽生乾陽極而陰姤故時當極盛必有陰伏之
幾其幾藏于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旣著遂積重
而不可反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愼戒也主
嘉淸明人心悅服出一言盈廷稱聖發一令四
海歸仁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
于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于所聞
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則下
愈畏一唱百諾所在而皆然免冠叩頭應聲而

即是在臣工以爲謹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于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是謂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已而卑人愼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不聞其所短反之已不見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機期于必行矣是謂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爲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語言奏對君子訥小人佞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人巧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子一意孤行而小人多方迎合如是則與心習又投矣于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于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其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可立決也今欲豫除三習永杜一蔽不在乎外唯在乎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唯爲

皇上之聖心自慄之也反之已眞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目是之意流貫于用人行政之間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衆正盈朝太平可覩矣

奏入

上嘉納宣示焉乾隆元年充江南鄉試主考官

尋遷刑部尚書時

上方加意太學入監肄業者至數千人乃以二年三月

詔公總理監事公奏仿胡安定遺法經義治事分條教授于是人知實學興起者衆矣三年轉吏部尚書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冬十月出爲直隸總督是歲直隸被水奏撥山東穀三十萬石由海運達畿內以濟饑民自保定以東地卑下

遇夏雨潦水成澤水落魚子化蛹故災無盧歲
公念言弭災之本其必瀹水使通乎乃擇吏分
行穿治使田水通溝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
通淀共開五百八十餘渠申捕蝗之令由是終
公任歲以不饑以畿地多曠奏給畿人屯田官
與房舍牛穀嘗巡邊見開平地平衍可駐數萬
家具規畫請聽旗人田之議者以其地苦寒未
之行也時方嚴酒禁罹法者衆公言以日用飲
食之故使天下騷然非政體

上即令弛其禁六年調湖廣總督時江蘇布政
使安寧奏言各省賑荒不免過濫國帑宜節民
情易驕當有以裁抑之
勅內閣以所奏鈔示直省大吏七年四月公上
言往時督撫率多諱災苟圖省費屢蒙
皇上諭誡乃始幡然一變其習其間辦理或不
無過厚然所以繫民心培國本實在于此今安
寧乃略其大而言其細臣恐自茲以往督撫之
辦災與賑又將改弦易轍而流弊無終窮矣
皇上仁心爲質愛民如子繼孔孟之心而行堯
舜之政天下喁喁謳思至治乃內外臣工不思
贊襄
聖德羣倡爲經費不足之說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相持而未決萬一
爲衆口所咻節財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
萬善由此而墮百弊由此而生又不止災民不
被其澤已也節用之道當擇其事較輕而可緩
者省之非所施于災賑民騎之故由有司政教

不明此在平時整飭之耳一遇災荒正小民號
呼赴愬之時乃惡其驕而欲齊其賑則不揣其
本矣治國猶治家然急于致富乃至飢寒其子
弟而不顧惡赤子之嘵號反齊其乳哺曰吾以
治驕無是理也此義利之界安危之幾唯
皇上勿以爲迂而加垂察焉
上優旨答之前巡撫馮光裕開橫領三洞議者
以路險遠欲棄之公親自履勘越領數十重豁
然開平彌望皆沃野公度若不守且爲盜窟乃

奏設武官兵數千人守之湖南巡撫許容劾驛
鹽道謝濟世
上以御史言命使往讞得其誣枉狀以公庇容
削官九年冬起爲宗人府丞明年遷左副都御
史其冬閱秋審冊閩人蔣太齡與其族鬻訛死
族人之爲竊者巡撫以謀殺讞太齡論絞其他
斬絞流杖有差公奏言舊例載同族中有凶悍
不法偷竊姦宄之人合族公憤以家法致死者
將爲首者照應得舉減一等免其抵擬今新律

不載此條無可引用乃照謀殺定擬夫謀殺者
必夙有私怨深仇兼以隱謀詭計所殺者又係
平人乃用謀殺科斷今合族同憤致死族匪是
乃義忿非私仇也是乃公議非陰謀也所殺者
又係有辠非平人也以命案之極情輕者而引
一極重之律以科之比擬失平矣且舉合族之
尊卑長幼駢首接踵以償一積匪之命揆之情
理實有未協此等案件不時多有仰懇
聖恩或仍存舊有之例或豫定比擬之律或另
設族匪之條使將來斷獄有所遵守則刑法平
而民命不致胥戕矣疏下大學士三法司議以
舊例已刪不宜改增以長擅殺之漸寢其奏十
二年京察自陳乞休許之既歸結茅于城東石
堠山掩關習靜將終老焉十四年冬復以副都
御史召直上書房十五年遷兵部侍郎晉工部
尚書攝翰林院掌院學士明年充會試總裁官
十七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九月以吏部尚書
協辦大學士充經筵講官明年春自以年老請

免所居官專直上書房不許其年充順天鄉試
主考官初公在翰林著春秋義一書板行于世
久之瞿然悔曰吾學無眞得奈何妄測聖經遂
并所著詩刪南華通一切毀之時默坐澄思以
斬自信嘗曰朱陸異同何其紛紛也聖人之道
克己而已矣當動念時追已從生究已終極卽
此便是窮理己克則禮自復何知行之不合乎
又以聖人之道在六經贊皇極正人心皆由于
此晚歲直經筵因欲發明易詩春秋要領成書

壹玖叁册 103 x
14A

候
上裁定
上許令日進講義一篇于是先成詩義折中次
及易傳彖爻甫畢而公遂病
上命皇子臨視中使侍醫相望于道以十八年
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
上聞軫悼遣使賫茶酒
賜金一千兩治喪事謚曰文定公以副都御史
召之明年有姦人僞爲公奏稿傳播遠近事發

株連甚衆公內不自安益自反恐生平好名之
累未盡有以致然故晚節益務斂密其朝夕獻
替莫得而聞焉公平生事父至孝父性嚴急公
既入仕往往受扑楚而孺慕彌篤家居不事生
產有餘卽與兄弟共之既貴徒步出入以儉惠
爲鄉里先喜聞諍言不擇童豎閒有拂逆處之
泰然敬愼和平以終其身子三人孝懿孝愉孝
則孝愉官至直隸按察使紹升自童時卽知敬
慕公比長從鄉先生陳君和叔訪當世名公卿

故中大夫光祿寺卿加二級沈公事狀

公諱起元字子大世居江南太倉州高祖諱文
明封儒林郎曾祖諱衍應父諱受宏鄉貢生通
經術隱居教授著數萬言殁祀鄉賢祠兩世皆
贈奉政大夫公童時能文章年十八慨然有自
立之志爲諸生敦厲廉恥嚴義利之辨居母吳
孺人喪依古禮不御酒肉不内寢其後父喪亦
如之康熙五十九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補庶
吉士以父病乞歸父殁服除入京雍正四年改

授驗封司員外尋兼考功司明年
命往福建以知府用總督高文良委署福州府
移興化時
世宗聞閩中倉穀多虧遭四大臣率謁選府縣
官六十餘人往按有司被劾者十居五餘悉解
任聽勘受事者較計升合爭爲煩苛公獨持平
宏大體興化屬仙游令受代不肯收碎米公怒
曰穀以備賑碎米獨不可食耶令謝過乃已糧
道李玉鉉聞而歎曰近日閩省惟建甯興化爲

官饋獻府倉壞出私錢與造一不以擾民巡撫
常安委攝海關司關向無養廉責諸關口差役
歲輸金三千以給公請于巡撫革之並革洋船
規例數千金巡撫有家奴守關欲浮收糖稅不
得格二十餘船不行公聞立督收稅如額放船
行而白其事于巡撫巡撫召家奴切數之由是
人莫敢不奉法及常去代者朱定元向公問嘗
奴賕狀公不對朱強之曰起元但知常公任內
革除浮稅二千金他非所知也初高文良奏開

報可已復禁內地商久留外國文艮下令出洋者必戚里具結狀立往還期限踰者連坐公進曰此法立將一船不得行文艮問故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內地戚里所能逆料而爲之具狀乎且公不聽開洋則已今聽之商人造船集貨費無算忽以結狀蹶之是明利之而陰奪之也商何望焉文艮曰君意云何曰但令商自具狀過三年不歸者不聽回籍以此牒部足矣文艮喜令商具狀如式部例洋船水手多寡視梁頭大小商若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泉防同知馳啓督撫議增水手公方奉檄放船商環集求驗放且請聯舟互濟免增水手同知欲候督撫令下不可公夜詣同知曰水手定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增文移往復轉展駁詰商船且不得行南風將起彼情急必生變君其危哉同知不得已許諾則眾已洶洶集同知門矣初兩院得同知啓方

憚眙不能爲計及聞船已放則大喜守與化三載史文靖公奉使至閩以牧守優等第一薦攝臺灣知府臺田一甲準十一畝有奇賦有上中下則上則一甲收穀八石中則六石下則四石視內地加數倍然率多隱占民不甚困時丈量法行占者不得匿公將赴臺文艮語之曰吾欲使臺田悉視同安下則起賦但恐不及故額致部駁柰何公曰此事籌之素矣宜令著籍田且仍舊額而丈田者視同安起科俟隱占既清更減舊額重者均于新額之上則賦不虧而民不病文艮以爲然及至臺大風壞海船廬舍人民率漂溺公單騎案視賑給流民多所全活時有山猪毛社生番之擾議設柴山口斷其出入南路遂甯新守至還興化先是國安縣民有冤獄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獄成總督命公覆訊直其冤潘坐是銜之中以他事部議降四級用遂如京師尋告歸高文艮總督兩江聘主鍾山書院今

上卽位召入京授江西驛鹽道在官絶商人餽遺臨行以千金爲贐卻之乾隆二年授河南按察使夏大雨災被四十六縣飢民四走布政使欲閘之公曰民飢且死柰何禁其他徙昔田文鏡以此獲咎可鑒也今邊境州縣有未被水者宜安插流民給口糧俾毋出境其可從之屬吏報鹽梟四十餘拒捕傷人已而獲者過半法皆當斬訊之自四五人外皆飢民請于巡撫雅爾圖斬三人戍二人餘杖遣而已巡撫令府州各

設書院屬公總其事公以教士當先實行頒鄉先輩陳確庵敬怠日程自大梁書院始進諸生示以省身克己之學覈其程而加差等焉巡撫立章善坊令諸州縣舉孝子弟義夫貞婦登其名公采訪事實著章善錄板行一時風動有兄弟爭訟累年忽大悔讓財產友愛終身七年遷直隸布政使明年大旱七月總督高斌自江南舰河工還公迎謁固城議賑事高欲遲至仲冬公曰飢民朝不謀夕豈能久待請先普賑一

月再查戶口分別加賑高愠曰必如此君自奏之公出語清河道方觀承曰普賑萬不可緩時之安危民之生死在此決矣子其圖之方入言于總督卒從公請時有縣令偕言賑戶不賑口公怒曰一戶數口止賑一二是且殺七八人矣移檄州縣有犯此者皋之戶部尚書海望奏清理直隸旂地有司遵限奉

旨飭責高恐命公劾數州縣以應

命公不可曰旂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

了此獨劾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内轉光祿卿尋

奉

命稽察宗學居閒讀易折中古訓著周易孔義十三年移疾歸歷主濟南揚州太倉諸書院晚而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手鈔明道先生語錄臨終語其友曰平生學力無住手處年來日久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怍或庶幾焉卒年七十九所著書自易義外有敬亭詩文集十餘卷刻行于世

汪大紳云耳食公質行文學久矣乃不知其
吏治竭誠盡慮慈厚明敏若此狀文和雅中
節彬彬乎具體歐陽子矣
允初文敘吏治爲第一姿賞不盡

故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事狀
公諱鉉字貫一先世由豫章遷汀州之甯化曾
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縣學生三世俱贈通政
使司通政使公年十七補諸生時漳浦蔡文勤
公講學鼇峰公讀其學約悅之從文勤遊慨然
以聖學自任慕陸清獻公之爲人也既通籍勤
學不懈肆其所蓄施之有政氣節而守固遇義
所不可必達其意初舉鄉試至京時蔡公在朝
大學士朱文端公欲見公公不往文端乃就蔡
公館與公論易器之雍正癸卯年以
公薦授國子監學正十一年成進士選庶吉士
明年以大父母春秋高請急歸省
上卽位召至京授翰林院編修直上書房屢轉
至左諭德兼修撰每進經史講義必明辨安危
治亂之幾歸本于人主之一心以推極于民生
國計反覆詳盡無隱情會同官余棟以喪歸未
葬大臨皇子喪
上欲留之公奏曰倚學之臣所貴明大義篤倫

理非徒取記誦詞章而已今余棟父喪未葬遽
直內廷設講書至宰我問三年喪章何以出仕
乎聞輔臣以其辭爲好名使人人避好名之嫌
不求盡人子之道非細故也事遂寢繼以太公
憂去官服除召還旋擢通政使乾隆十一年三
月日食求言公上書曰伏讀
上諭戒飭臺諫諸臣處心積慮不外名利二途
此
皇上裁成激厲望此諸臣盡以古純臣爲法也

夫就臣子而論不可計利并不可好名計利者
卑瑣不待言稍存好名之念必不能勉竭忠愛
曲盡事情而在
朝廷樂聞讜言但當論其言之是非不必疑其
計利并不必疑其好名果其言爲上爲德爲下
爲民
皇上采而納之天下後世傳而誦之正足見
聖祖皇帝巡方故事勸
上飭諸大吏省徭役敦樸素以便民
上亦已有
旨諭諸臣矣以公言忠弗過也十四年夏以太
夫人疾乞假歸踰年入朝
命提督浙江學政俾迎養太夫人于官十六年

上訓勉宣示焉十二年冬
詔以明年春巡山東將次及江淮吳越公因稱
述
聖祖皇帝巡方故事勸
上飭諸大吏省徭役敦樸素以便民
上亦已有
旨諭諸臣矣以公言忠弗過也十四年夏以太
夫人疾乞假歸踰年入朝
命提督浙江學政俾迎養太夫人于官十六年

秋移任江蘇明年以左副都御史復任浙江公之教士也提倡正學以程朱爲的其所至必訪求高行卓識之士以禮先之竝徵先哲遺書擇其善者而表著之由是人知向方奮發者衆時有司有勒屬誣報劣生者公疏糾之因言塞報優劣宜責成府縣官定以處分又言貢士太學宜先老成通經學者二十年秋浙西被蟲災巡撫周人驥謂已屈秋穫不以聞公致書規之不聽遂具章入告得旨賑卹而治巡撫皋明年夏

以太夫人年八十豫請復命時乞恩歸養

上命自浙江侍母歸二十二年

壽巡

御書四言額爲太夫人壽又二年太夫人卒未終喪而公亦卒年六十四時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也公嘗學文于望溪方先生所著經笥堂集具有家法平生多布衣交在京嘗李錯朱燉在

蘇齋

密邇後生晚學一材一藝有過人者必委曲成就之瑞金羅有高嘗從學公服公之教未嘗去口紹升謁司空

其略爲之

書諸公事狀後二則

事狀之作將以上太常史館爲易名記注之本大都出自門生故吏如韓退之之狀韓是也然習之論百官行狀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處心不實苟欲塗美下所受恩之地然則當日之文求得如韓李者亦已鮮矣至唐書藝文志載李氏海內先賢行狀朱晦翁書濂溪先生事實則生不同時居不同地其所論述一出于秉彝之公好初非有私昵

于其閒如習之所譏誠不足慮子于本朝諸名公讀其書考其行事亂私心向往弟寡覽往時記載之文或略不具本末或煩蕪而寡體要心嘗病焉探索餘閒纂取李氏朱氏之意成事狀十六篇庶幾習之所謂指事書實不飾虛言者傳之異時徵故獻者當有取焉

文獻不足雖善無徵予之狀諸公必徵諸文者則有奏議書牘策論之篇皆當日施于朝廷達于倫物者不可以僞爲也徵諸獻者則有諸公朋舊門生子姓之屬其所撰碑志行述聞見既鑿情實難淆以視夫道路之風聞稗官之勦說不既遠乎往在京師得望溪方氏未刻稿書康熙閒諸公佚事凡數篇其敘湯文正陳恪勤得誇之由及李文貞奏對數事皆薦紳未及聞者今狀中所采是也而家仲兄與修國史排纂所及予固得參攷異同折中一是雖言之無文亦庶幾無所苟而已矣至所引諸書各條其目略仿朱子伊川年譜之例自餘諸公亦有名節在天壤功烈震一世而其書不傳其蹟散佚無可攷其僅見于八旂耆舊通志者非博稽金匱石室之藏未易周知其顛末也疑者闕之以俟後之君子

皇淸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兵部尙書致仕先考彭府君事狀

曾祖瓏任廣東長甯知縣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妣施氏袁氏俱贈一品夫人

祖定求任翰林院侍講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妣李氏贈一品夫人

考正乾需次州同知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妣周氏封一品太夫人

府君諱啓豐字翰文方舉于鄉之歲芝生庭中故自號曰芝庭先世自明洪武初由江西淸江遷蘇州世居長洲縣十泉街今分隸元和長甫公初以文學名晚而篤信程朱講學鄉閭興起者衆至侍講公稟承遺敎以道淑身所著書善發明儒先學脈殁祀鄉賢祠同知公韜光不試修長者行晚舉鄉飲大賓嗇彭氏自明中葉而降以儒學傳家者百數十年人本朝而益著故江以東言門望者多推彭氏府君等三人卷

病作移宿于外氣垂絶恍惚見二童子自雲中持采旂導還鄉至文星閣一老人持藥飲之遂蘇文星閣者侍講公異時講學地也反至京命遣醫診視

明人濩服之病良已十一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九年春方侍直

世宗手書聯語以賜其年三月試進士出身官卽命內廷翰林閱卷府君與焉其府君等三人卷

有旨俱列一等明年秋充雲南鄉試主考官十一年春充會試同考官十月聞周太夫人疾請假歸明年正月還朝十三年二月遷左春坊左中充其年秋充江西鄉試主考官時江西官生止二十九卷例中十卷而文多淺拙因裁去四卷以民卷足之是歲得人稱盛甫出闈聞世宗晏駕疾馳至京既反

命朱文端公遇于朝揚言曰江西佳士被主司一網收盡矣十月充順天武場鄉試副考官乾隆元年秋充山東鄉試副考官府君自入翰林刻苦如諸生鮮食寡欲畏遠權勢簡交游日以文章自娛泊如也至三年六月上以甘霖溥降

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泛舟圓明園給筆札賦詩府君立成七言律詩四首以進上褒賞甚至七月遷翰林院侍講賞賚有加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五年六月轉翰林院侍讀十二月遷右春坊右庶子時

詔許近臣得奏進經史講義府君前後所上多切于治體嘗論月令言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夫所以使之當位者有三焉一曰尊宰輔以崇其體二曰恤羣臣以達其情三曰久任使以專其職明良之世君不疑其臣臣自不欺其君其左右大臣必有耆艾碩德從容朝廷之上汲引善類扶植忠良所當布以腹心隆其禮貌故云任賢勿貳至小臣者大臣所自出宜優恤而厚期之其厚期之者尤在作其敢言之氣不獨羣諫官當責以盡言郎翰林曹郎亦宜分班條奏講明經術敷陳庶事則耳目廣而人才益贍若夫人之才器不能相假故廣廷諸臣兵農禮樂各有專司一官終身不易其任鑾甫履其地旋改而之他叩以政務必茫然莫辨況民社之官責成非細宜仿古者增秩賜金之制俾人與官相習庶明作有功之效可得而幾也又嘗論玉濮

云動則左史書之蓋人主一言
一動卽安危治忽之幾所由判唐臣杜正倫云
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
于道理卽于載累于聖德觀于此者雖欲不日
愼一日其得已乎臣濬膺斯任密邇憲音常願
聖心始終如一凡一言一動務求閑邪存誠法
天行之健接執中之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焉
又嘗因論通鑑宋離熙二年求遺書事請廣搜

宋元以來迄
本朝諸儒遺書切于理道者進
御傳刊以惠四方之士有
詔領示內外如府君言六年秋充江西鄉試副
考官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十月遷右通政再遷
左僉都御史路過宿州時乃彼水知州許朝棟
報災延緩及造冊發賑老弱多不得與饑民號
訴者呂敬干人鳳陽知府楊毓健督賑無術府

請以四等武生充鄉場對讀下部議多見施行
十二月遷左副都御史八年春遷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領學政如故十一月遷刑部右侍郎
府君之督學也以潔誠自矢日四鼓起坐堂皇
呼唱畢闔門嚴試之罕有繼燭者晝夜校閱未
嘗稍怠忽其論文必經經緯史森發雲涌而以
寒儉爲大戒故所錄士不數年間登鄉會榜者
不可枚數也九年任滿明年四月還朝奏言浙
江士子文藻有餘罕知實學伏讀
學臣職在表率士于宜得端方清正之人以厲
廉隅興敎化若乃逢迎媚悅曲意徇人長鑽營
之習開請託之門相師成風所關非細宜加禁
飭俾各遵守儀制下部議行十二月
使其年秋陳學政事宜六條一論生童考試既
有經義條對宜將講義刪除一請裁武童入學
之額一請嚴甲商濫保商童之律一請復歲貢
隨場考試之例一卷面不得填廩增附字樣一

欽須太學訓士文昭示聖賢爲已之功至剴切請刊碑天下學宮朔望宣講

報可又論浙江利病四事一餘杭南湖之水發原天目注苕溪下灌杭嘉湖三府今沙土淤塞侵占者多西湖之水灌田萬頃今湖水淺狹葑菱蕪蔽其他會稽上虞餘姚慈谿諸縣之湖僅存其名難按其實夫水利不修則農田不治請勅下督撫酌議次第開濬之法剗除侵占疏瀹壅塞務使畜洩咸宜旱潦有備一浙省收漕每

石私加五六升至一二斗不等宜設法嚴禁一浙省官水陸往來其奉使馳驛者所用夫役有兵部勘合可稽而本省官向無定額多者役及千夫少亦不下六七百人騷擾實甚宜加限制一温台諸府斥鹵產鹽多有營兵以撥鹽爲名按戶迫索或將數家食鹽并少報多指爲私販送官邀賞亦宜嚴禁革下所司議令責成督撫

命提督浙江學政十月抵杭州府君以異時所錄文雖如霞如綺而文過其質要非先進禮樂之遺也遂兼以清眞爲導華實之士不相掩焉按試湖州有諸生挾卷以獻者巡捕經歷雷開基脅取其金試山陰副貢汪倫英屢代人人試俱察出論奏如律十七年

慎詳審有疑輒商諸僚屬其秋審皋囚衆論情實者以府君核別改緩決者十數人十二月聞同知公訃疾馳歸日行百二十里明年正月抵家十三年春服闋葬同知公于虎邱新塘橋時周太夫人痞疾閉作因具牘陳情請展赴闕之期

報可明年八月爲太夫人祝七秩壽張樂三日十五年四月始赴京補吏部右侍郎直南書房如故其年秋扈

駕至河南明年五月進見時

上詢知周太夫人年高

賜以題曰慈竹春暉八月再

恩科鄉試府君奏言浙江舉額數不過八千三百有奇其中額不過九十四名與江西等而同考官則用十八房比江西獨逾其四宜量減數減下部議減二房又請清釐商籍官生嚴杜混冒亦下部議行其明年選諸生充貢多一時耆宿彙山書院增葺興齊集才彥還而貌俱寢已而鄉試俱中式爰公曰修爲主司是之公講周君曰子可謂略元黃而取神駿者矣十月調兵部左侍郎十九年正月還朝是歲扈

恩終養

報可三月抵家二十二年

上南巡府君渡河迎駕尋送至河干

召見者再先是府君直內廷及扈從南北

勑和詩動以十百數至是復發詩百六十餘首

命和畢交巡撫奏進明年秋宋夫人卒夫人事舅姑篤謹持家事箬書有無一不以關府君慮及是府君始自督家政析田八百畝分授四子俾分竈而爨焉又明年八月爲太夫人祝八秩壽張樂三日十二月太夫人舊病復發病數日而卒府君先後居喪且夕不離殯側斷吟咏絕游宴終喪始復寢于時日跪慕前誦金剛般若經茹蔬至小祥不孝紹升檢禮經六十不毀之文以進始少嘗肉味二十五年十月葬太夫人于同知公墓明年冬入京祝

皇太后萬壽

召見以服制將閱

命仍直南書房署吏部右侍郎二十七年四月補吏部左侍郎秋充浙江鄉試主考官十二月遷左都御史入見

諭曰汝資格深人又誠實故特擢汝但愼毋喜事府君頓首謝明年六月遷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又明年七月扈

駕至木蘭三十年七月奏部中候補參將都司等官不無遷滯請量予疏通又言奉使官向有

馬無夫所用之夫每從驛遞借雇恐啓額外濫
應之漸查定例赴任官夫馬故給者不支廩粮
口糧請嗣今奉使官亦遵此例其借雇者通行
禁止章下所司議候補參將至五名以上部予
分發其奉使官需用夫者每馬一匹折夫三名
時大學士陳文恭公請裁官生卷并入民卷議
未定

上召問府君府君對曰官卷中額廣加汰損即
今定制不為過優若裁歸民卷轉無限制亦非

所以為防也事遂寢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
府君在朝和平正直表裏如一不為激切之言
亦不肯詭隨衆好經筵進講數稱述堯舜孔孟
心法以翊輔
聖慮其論事必度時勢所宜不苟為高論故先
後所上奏施行者十居八九當再起吏部時遇
京察奉
旨密弟屬官高下有郎官阿敏爾圖者方向用
他長官以一等上府君獨弟以二等
上以為有心示異下
旨訓飭及掌兵部時與同官奏免滿洲世職積
遺銀萬餘兩事既行已而
上以世職中有不應免者責諸臣不分別奏請
令代償所免府君與焉
上嘗詔示中外謂彭啓豐學問尚優而短干練
事唯府君亦自以為不足也三十一年冬部中
蔣史兩侍郎有隙蔣訐史于
上前且謂史于衆中誡府君
上召問府君府君以弗當對復奉
旨飭責罷史歸而降府君不肯郎三十三年京
察以原品致仕九月抵家三十四年四月別建
祠堂于家之東偏為四龕祀同知公以下其年
冬總督高公晉撫巡撫事延府君主紫陽書院
明年秋入京祝
萬壽又明年冬再入京祝
皇太后萬壽
詔與香山九老會稱嘏

賜杖禮成而歸三十八年
詔訪求遺書大吏開局紫陽書院請府君總之
歲周而畢得書千八百部奏進
御覽四十一年春
駕巡山東府君迎至泰安
召見慰問良久
詔復尚書銜
賜宴閣

召試諸生卷明年正月開
皇太后升遐赴京旋反四十五年春
上南巡府君迎至龍泉莊其年秋赴京祝
萬壽至濟甯得疾歸府君家居無博弈之娛無
聲色之好以儉約率先鄉里遇生辰戒子孫不
得張樂客至薄酒數巡而已是年屆八秩亦
如之四十九年春
上復南巡府君再至龍泉莊
上慰問畢
諭曰汝精力尚強當以今冬至京與來年千叟
之宴府君謹受
命既歸家忽得頭暈病迷悶者再至六月中旬
患隔日瘧及望稍瘥十六日晨起至外寢倚榻
臥不孝紹升侍扶起坐忽氣逆上倒身就枕遂
逝遺疏達熱河
行在時尚書曹公秀先亦卒于位
上謂廷臣曰彭啓豐曹秀先俱不得與千叟宴
也惜哉府君平生天眞自然不知人世有機械
事坦懷接物徹去畦町意有不可或時面折人

然過已輒忘無少藏積以故賢士大夫多樂與
府君親在翰林時鄂文端公掌院事知府君尤
深每稱之
上前他掌院或相排擠文端每曲解之其在同
列諸城劉文正公與今大學士嵇公與府君交
久益篤相對無隱情府君會試出尹文端公之
房文端總督兩江從府君咨訪時事每見采納
明光祿卿徐公如珂賜塋爲土豪程氏所侵奪
訐訟累年不決文端以府君言下所屬反徐侵

地而治程之舉里人陳君黃中高才有節操以
蜚語陷下縣獄亦以府君言得釋然府君素不
樂與人事至晚益務簡靜其大吏雖門生姻戚
歲時酬酢外未嘗有私謁也初從侍講公受讀
先儒書中年以還流覽諷誦向往彌切晚更旁
參竺乘日有程課嘗語人曰吾爲秀才過徐達
夫門時其及第方立斗標心數之及吾宦成歸
再過之而徐氏已易主矣後之視吾猶吾之視
徐也如此得不誦金剛經乎爲詩文操紙筆立

就既成必使人盡意抉剔俾無憾乃已少壯時
爲詩頗尚聲采後漸造平澹然元氣渾然到老
不竭所刻古文既出邵武朱君仕琇頻首歎服
曰規矩天成不煩繩削當今公卿閒未見其比
建昌詹君仕驥尤盛稱府君碑版文以爲虞伯
生後一人而已課諸生令各奏所長不名一體
零章斷句閱過愜心欣賞彌日雖其子弟也
亦然此可以見府君之量矣府君生于康熙四
十年辛卯年八十四先授承德郎左春坊左中允
累封一品夫人子男子六人紹謙舉人官曹州
府同知先卒紹觀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紹
咸增貢生先卒紹升進士需次知縣紹節殤紹
濟孫男子十二人希韓舉人議敘知縣希范舉
人廣東合浦知縣希濂進士刑部額外主事希
洛舉人祝華監生希涑廩生呼嵩監生天希鄭
附生希曾希彥希萊希仲曾孫六人蘊琨廩生
蘊琪蘊芬蘊采蘊輝蘊璨烏呼不孝紹升生較

晚當府君壯歲服官時不孝蒙稚未有知識自
成童之歲侍府君于家府君親授以朱子近思
錄爲講說其文私心悚然發進取之志其後府
君在朝不孝省覲者三因以得交四方豪俊相
與淬厲行業治古文府君顧而樂之自歸田以
還承命校刊文集讀府君往時奏進文字始具
曉府君立朝本末其于身心切近之地咨稟得
夫益加詳焉上天降割遘此閔凶創痛方深何
心記撰雖然傳亦有之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

而弗傳不仁也爰蓄萃見聞粗成章段會仲兄紹觀自京奔歸別構府君行述甚具但文句鮮富恐閱者不能徧周謹刪取大略亦頗有增加以備史志采錄要不敢緣飾美懿誣府君謙牧之素冀知言君子有以諒其志焉不孝孤紹升謹狀

告

招

七招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昔宋玉賦大招枚乘著七發予讀而善之因合其體倣焉

空同主人遊於元宴之鄉旅而失其魂其友愚公憂之招於曠野三日不得踉蹌而歸謀賓朋詢臧獲乃得主人生平所嗜好意志所湖惑十失一二猶得八七爰升墟而招之

曰今子宴焉莫焉忘焉忽焉如遊尾閭而失足登昆

侖而隕巔將招蒼童下白鶴諄神氣於高下訪音響於寥廓問予昔者淩飛濤主人以壬寅七月上劑玉漿主人江行上白大別下抵海門錢唐當春亦頻歷焉壬辰癸巳兩歲皆道長淮抵風泗幸值山往反三日東經長淮北未及於王屋王辰自都門至大梁欲遊王屋不果探奇不已思畢命於嶽瀆計子所未至乃尚有六合將與子升中天歷太行道宝高眺南衡由雷現瞰外洋遵登萊而岸勞成山則望碣石觀蜃氣四塞泉奔如江海龍嘯若霆靂驚麛銜不死之草毛女蘊長生之術黃金之丹可成而靈藥可乞水則茫茫混混色奪絳紫天若一丸魚長百里當月午而潮定見天中之霞起驚志乍收醽酒未已南風拂之行千里者不知其幾若此者黃華失其奇天都雨峯回塗告瞰九華經宿台蕩奪其秀丙申秋主人偕學使者按部嗤太白之雪嶺癸卯夏莊浙東歷遊天台雁蕩諸勝癸卯大令蚤遊主人遊太白之雲岫雲夢七澤坳山至新關嶺憩於龍池晒旺廬之巔癸卯五月自西安南歸道楚堂而可方中泓風洎匡廬下凡五日其區萬頃癸巳十月主人訪趙舍人讌玉於穹窿山因泛洞凡數百步一甌而太湖歷東西兩山又獨入林屋洞如歸來急以此請儼受此亦跨淩古今橫絕宇宙魂魄呼聲未絕而百步之外微若有影

曰和闐之玉來之昆侖百馬載一來於西屯行車則疾雷破地止舍則奔星在門昔所未值世無其珍侑以播川之犀昌化之石白文衡天赤采照澤廉州翠羽鮮若霞升瓊山蜜臘黃如栗蓬永昌黃金若鑑合浦明珠代鐙自播川犀以下皆見今一統志土產復有九州奇貨淪於厚土中郎發邱以供嗜古南山之石椁破而東園祕器陳鼎則仲丙公乙兄丁伯申卣則祖乙父癸婦庚母辛虹燭之錠蜼彝形之尊鏡湔花而馬鬣鐘荐葉而蠐紋一寸之珠搏於媚尸之巳逾尺之璧攫之驕王

之身漆鐙煙騰而罩地水銀光滿而燭天好事者所未見述古者所不聞古刺之丸古刺水自則永樂中大西洋人製表極入中國今故家時有之歐羅之表精恒百金直一千鈎則如意百串則多寶乃有呂宋所產一世瑞草合茹則火入四肢呼吸則煙騰百竅蒸淫不歇薰炙子鼻烝不敢薰炙子鼻烝一種百年來盛行近復尚者至欠大珠寫之五官拉雜黑窶竅穴珠胎既渍刻玉孕復剖裂他若士有女行則冠紳而約圍吳俗腕皆喜約金跟皆喜約金男子玉闕及佩決彄爲武容則樽俎而佩決若此者皆世之所珍而吾子不能舉其質言尙未卒魂如豕脫飄風拂之入東壁而沒

日無已將樂子以靡旄之聲蕩之以淫樂北部則擬陽襄陽秦聲繼作芟除筦笛聲出於內裹木內實管中鑿竹啄木聲碎官蛙閤閤聲則郊郭或神逸於絶俊復破產以酬酢至若櫻桃紅兮半樹芍藥豔兮雙枝植當春之館栽北海之池淒迷五夜顛倒百詩西雲擷英之譜嚴侍讀秦雲擷英譜長明有傷逝之辭南枝集曹學士仁虎著知者所樂道才人所豔思歌之以鼓弋陽海鹽之調良輔伯龍之譜梁伯龍魏良輔明萬厤間人始變爲崑山腔吳姬婉約是曰名媚髮若燕蘭聲如鶯簧至十閤魂惘惘而不識鄰雞一聲影若冰釋

日穀則河汴之麥 御廩所需河南歲貢五百斛秦中之稷年二七而尙稚宵三五而登場於是繡幄盈坐珠燈滿廊披玉茗之四部爇粲花之樂章一聲兩聲若清商之出天半高舞下舞如神女之降高唐風雷生乎幕外霜氣襲乎衣裳上客厭金罍之易罄主人訝紅燭之不光送客既出朝曦滿堂復有秣陵清音維揚小部既美歌喉尤擅姿首二部分時盛行劈琅桃而心醉擲羅巾而目授秦淮迢迢而晚涼蜀岡盤盤而清茗檀板既徹歌韻乍透微聲動波沈響入岫林鳥識其餘音市兒應之撫手干番嘈雜喧於里閈方響則呂黑勻鉦則羅雲撫笛則陸三調絃則莊昆里中十番一場者則羅凌雲莊象昆陸閤三郡最盛尤擅呂威如皆先後入都獲盛名焉始春置酒天中啟筵魚鐙之光燭地龍鎖之竿拂天萬錢買吳孃之舟百尺擇臨流之閣四鉦乍起鞞鼓閒作響徹霄漢聲溢郊郭或神逸於絶俊復破產以酬酢至若櫻桃紅兮半樹芍藥豔兮雙枝植當春之館栽北海之池淒迷五夜顛倒百詩西雲擷英之譜嚴侍讀秦雲擷英譜長明有傷逝之辭南枝集曹學士仁虎著知者所樂道才人所豔思歌之以鼓弋陽海鹽之調良輔伯龍之譜梁伯龍魏良輔明萬厤間人始變爲崑山腔吳姬婉約是曰名媚髮若燕蘭聲如鶯簧至十閤魂惘惘而不識鄰雞一聲影若冰釋

日穀則河汴之麥 御廩所需河南歲貢五百斛秦中之稷年二七而尙稚宵三五而登場於是繡幄盈坐珠燈滿廊披玉茗之四部爇粲花之樂章一聲兩聲若清商之出天半高舞下舞如神女之降高唐風雷生乎幕外霜氣襲乎衣裳上客厭金罍之易罄主人訝紅燭之不光送客既出朝曦滿堂復有秣陵清音維揚小部既美歌喉尤擅姿首二部分時盛行劈琅桃而心醉擲羅巾而目授秦淮迢迢而晚涼蜀岡盤盤而清茗檀板既徹歌韻乍透微聲動波沈響入岫林鳥識其餘音市兒應之撫手干番嘈雜喧於里閈方響則呂黑勻鉦則羅雲撫笛則陸三調絃則莊昆里中十番一場者則羅凌雲莊象昆陸閤三郡最盛尤擅呂威如皆先後入都獲盛名焉始春置酒天中啟筵魚鐙之光燭地龍鎖之竿拂天萬錢買吳孃之舟百尺擇臨流之閣四鉦乍起鞞鼓閒作響徹霄漢聲溢郊郭或神逸於絶俊復破產以酬酢至若櫻桃紅兮半樹芍藥豔兮雙枝植當春之館栽北海之池淒迷五夜顛倒百詩西雲擷英之譜嚴侍讀秦雲擷英譜長明有傷逝之辭南枝集曹學士仁虎著知者所樂道才人所豔思歌

九州稱腴今泰中人呼小米曰稷腴則今之小米即古之稷也黃兮若眞臘之寶睦兮若冰霰之餘三吳之秫佐以嘉穀餅餌所資雜入羹臛飴周於輪果實其腹倘憎陳而說新或罷飯而進粥則有北江之稻白者如玉俗呼爲香稻春未食香已盈屋粒則大荔之羊江山船米漬以入貢初江山出猪以穀雲中之熊白灤河之野麋射雉則旬曲徵鵝則固始以上其俗呼爲香稻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三十二 藏板 世楷堂

始兒方志蔬則荇紫蒪紅茅黃白菜生江淮以北者佳俗呼爲黃芽菜菘白華陰石髮數莖吳淞蓴絲百尺瓢兒瓠子露葉霜實葛本則虢菟菜種則名在定州十車載甄裘之帷之醞珍於達官京口之釀我有百船佗以橘英之觴惠泉之尊酒味最河者紹興次則京口吾鄉惠泉次之吳門福橋酒則味若醴矣高粱燒春今燒酒唐人呼爲燒春味縱劣而雜陳莫不合歡則永好陶陶則百年又或選珍於山採腴於湖雍涼有孕香之麋閩廣有食果之狐似帶匪帶暨陽江中有魚狀若帶名吳王膾殘非魚是魚膾鮮鱸而或棄巢鼎燕而有餘燕燕一名燕鳧舟始見閩小西北則終南太行百年之鹿屑之爲脯東南則記

臨平射陽五色之鯉薦之以醋淪生魚揚州亦能效之知予嗜之而未篤也則有牛渚銀鱗鯛魚只采石所產爲上江石花味或華而不清質或清而不華貌江鄉之風味首鯖鮐之足誇河豚產江陰魚膾成對始沙洲始春海門初日滿百則江潮已浮捕一則怒背欲裂入市則一雙十雙炊薪則永日永夕專諸之刃縱刺西施之乳不釋河豚肪名江瑤則質薄刀俎則味屈羅陳於前待子食畢芳芬射越魂若有鼻依於屋楹欲即不即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三十三 藏板 世楷堂

曰將與子攬轡燕趙遵乎大同回覽吳越極於閩中明月既倦宵投清風明月清風鎮名在定州百船裹綠油之蓬綠蓬船見廣州府志淩越溪抵湘江披斑竹之戶扇垂煙波之釣筒莫不明鑑如雪回環若風千金出客裝百金擇冶容留人則鷓鴣啼樹喚客則鸚哥出籠蕩予因以不歸冶遊因之謗速吾子閒雅知未敢託足也若夫松陰偃蓋之巷斑竹如掾之亭梨挑之谿不夜金粟之館長晴花交春而失影月墮秋而有聲園歷十畝樓分數家斗隨廊而北轉雨飄簾而左斜恍兮若接倏爾莫及曠千春而寘傳蒐遺世

委宛而如神忘情三五之夕無夢百花之辰一則光生不滅影若新月素采匿重帷餘輝想空閨慕不言之桃李倣無聲於反舌籍料昔者東西望塵君子所不能致惟茲二人昔扃門而距影今披帷而吐誠願以弱質充茲下陳久長要乎天地終始誓以星辰髮紛披而雨泣望良人於鬼門音響未畢魂兮若來隔秋花而不前抱輕纏而徘徊

曰今與子搜史氏之編采經生之籍溯周秦而上之遠唐宋之陳迹行車如雷動止舍若山積則涉子問則踵門求觀徇華之儔流汗而不卒讀學士金石奏開石渠厥志偉惟五千大興朱學士筠收貯金石奏及編校而幸至五千種求及編校而幸

焉學士宮安徽學使時曾奏請刊石經及請校承乘大典知古則蓮浦鏡文敏蠻蝨一牀甫沈酣乎論著戈甲滿側乃敷陳而萬言文敏平古州苗香要奏事至數十藪苑則詞比丈人邵常熟邵編修齊燾鄭秀水鄭簠傳萬編錢文端蒋山集杭編修道古堂集鄧編修沛客集程編修玉理勉行堂集鄧簡莊集蒋編修鉛山蒋編程敬芳詩則元祐以上文則正始之聲及百卷不朽之事昭昭可言語畢四視五步之外如輕雲雖不即至然若有慕

曰今麽子伐木之篇徵子平生之談者儒碩彥茜髮

近百多間在前英俊侍側則有談飛四座采映一室
錢塘則雄奇萬端袁吉士枚鉛山則鋒鍔百出郎編修士銓談
神則氣王語鬼則志懾隨園則方冬敷花三徑則未
秋零葉又復孫郎好辯汪叟力敵
嘗發之苦辯明經老萊之孝 錢塘汪明經中著書千餘言霖
終日不屈 俠佛孫明經星衍
作非杜下史老子人有 證道德經爲老萊子所
詰之者則盛氣及之 州倅熊耳之說錢州倅與
西安辯熊耳山所在數十日 孫明經同客
不決今辯草存二人篋中 言未及吐頭已發赤若
夫秋林萬聲清澗五色來錢生之寓齋同里錢大
汪子於舫側 坐 令雅喬
正端光 清談忘倦妙緒絡繹榮悴不

經其懷是非不關於慮趙將覃覃樂陳先世主人及
令虔詔暨大令再從孫舍人懷玉凡四世皆善陳先見趙大
世舊事侍御蔣先生和寧暨弟明經蒲塘主人舅氏
從受 餘姚邵校理晉涵同里
學者 給諫幹珍民部世銘六
合之外談浸淫於八荒大父而上溯淵源及百代項
孔則推占星辰 同里項秀才 森孔布
氏 錢先生人麟郎文敬尊人與許大令 並善算學 錢許則剖析姓
方亭陳鄉里氏族及著姓均若指掌 袁暑雜出典
賀雜踏一室昔颶飄焉如雲之出山今離離焉若膠
之黏漆嬌兒十一粗識典籍陳詞俚俗顧長者壽彭
大夫之八百

一室之內光入若電魂來有聲咫尺莫辨
快意所及不經於懷幽憂可條愈沈痾亦立差於是

七招跋

稚存太史之駢體源於開府而參以奚南較諸當代作者則小倉山房之嗣響也七招一篇合大招七發之格最爲奇掃其中所徵引百戲曼衍萬怪惶惑令人目不給賞此才此筆洵屬一時無兩乙丑暮春震澤楊復吉識

孫 撰嘉肇初校字

韋井文鈔

明張氏約園開雅

壽鏞既刻楊菴存稾因重刻東井先生文鈔先生固楊菴之入室弟子而私淑謝山者也晚歲手訂其詩文集原爲六卷清道光元年刻之咸豐初燬於兵今所傳文鈔二卷則其曾姪孫家鼎所續刻雖其編次先後未甚考求而灰燼之餘麟見其角鳳睨其羽至可寶也先生自舉於鄉宦游粵吳盜賊饑饉敝其力於徵調撫綏之間而良民知依悍民知畏施於政者卽此八字得其大凡已見上吳廉使書，父乞病歸優游息圃以詩文自適嘗告友人曰余出入風波險難之中憂患深而聰明痒繼乃息機摧橦棄置一切閒一畝之宮栽花種竹與之所極幾忘其身夫以先生卓卓著勳名其材旣用於世若使進而爲封疆大吏子惠之懷擴而彌大所施當不僅斯乃不得志於時官止二千石一旦退偃於里下勤其箸述忠孝節烈之事每反覆而不厭而寒菜一畦孤松三徑陶然有自得之樂其所養可知已壽鏞考其集之所存如旌忠廟碑記貞烈王淑姑傳陋貞女墓碣銘與夫層氏見聞錄及譜乘諸序言均足扶翼綱常鍼砭流俗又豈尋常之士僅僅求詞之麗文之工所可髣髴其萬一哉壽鏞旣以楊菴得謝山之傳而傳楊菴者蓋先生也先生之詩不重刊獨刊其文以傳之喜其文之非偶然作且有裨於鄉之文獻也是爲序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序

本朝浙東學者首稱餘姚黃梨洲而四明萬氏繼起至全謝山以傑特之資絕人之力博綜經史貫穿諸家其學益大門弟子若張望樸范沖一蔣樗董小鈍盧月船雖未謂盡傳全氏之業要皆能紹絕學詔來世爲浙東之尊尚矣吾師黃東井先生固樗棫之入室弟子而月船之女夫也余年十四從先生游先生於經術世務口講指授深切著明期於自治以治人余兄弟聞先生言皆各得其意而先生誡之明勸之篤歷數年如一日

及選縣令於粵東以去先生之令於粵也自清遠歸善海陽揭陽饒平高要電白德慶諸大州縣報最遷郡丞於江南歷署常揚徐松江諸大郡於民生之疾痛政治之利病隱然於懷而形於筆札者不知凡幾故愛之在民者既去而民猶思之及今十有餘年余來粵中同官都能誦其治者方今天下之爲縣令爲郡守若盡如先生之爲之也則獄訟何患不理政治何患不一民生何患不足模頌何患不化哉而惜乎先生老矣方徜徉於四明百六十峯之間述前輩之流風舉家世之清德以教詔爲己任而其著述亦遂汪洋澹泊傾然自適於忠孝節烈之事每反覆而不厭讀者惟恐其易竟也蓋先生之心非猶夫人之心則其所著述亦豈得以夫人之論論之邪去年先生之子桐孫來述先生蒼顏白髮神明完固詩篇益壯麗出此編示余亟爲刻之昔昌黎韓氏之集其徒李漢實爲之序近全氏之書小鈍亦序之余於二子無能爲役然不見先生者既久亦聊以致思慕之心云爾道光元年弟子康紹鏞謹

卷一
旌忠廟碑記
旌忠廟碑書後
重修饒平縣城隍廟碑記
重修華亭婁兩縣學記
少山康氏墓田丙舍記
梅墟廟記
復水喉記
送邑侯孔公曆贍歸雲南採銅序
國朝松江詩鈔序
蔣墝庵先生存稾序
孫逸雲詩鈔序
王小竹詩鈔序
屠氏見聞錄序
盧氏宗譜序
家乘後序
象山溪沿黃氏族譜序

史耕應時文序
李斐廬先生八十壽序
屠嫺雲九十壽序
周甡園八十壽序
徐綺城七十攜子遊山序
族叔國屏七十壽序
姚對山五十壽序
盧月船先生詩鈔跋
墨舫府君手蹟跋
讀謝山先生太傅公碑陰跋
書結埼亭集徐閩公墓誌後
三忠遺札跋
鄭簡香二硯齋集跋
宋殺岳忠武論一
忠武論二
卷二
上鐵制軍書
上吳廉使書

雜說一篇贈王小竹
說菊贈洪梅川
說莊一篇示岳孫
維岳字說
交戟之士說吳王夫差
讀康誥
讀左傳
鄭三雲傳
何烈婦傳

貞烈王淑姑傳
夏齋先生家傳
歎齋先生家傳
范太孺人傳
顯祖妣余太恭人傳
顯考豐舫府君傳
帥峯大兄家傳
石軒家傳
湘尊家傳

四弟維北像贊
鄭野雲像贊
禮部侍郎邵公墓表
屠兗園先生墓磚銘
董元中墓誌銘
區貞女墓碣銘
姚芝田旅葬銘
族弟燦葬誄
洪生渠成哀志

清四明黃定友仲文撰

旌忠廟碑記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日奉聖諭飭廷臣查議前明忠貞之臣自甲申巳諡外其有死守城池殞身行陳與夫佇擒駢戮視死如歸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卽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名姓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諡固難概見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於是廷臣集議

定祠諡爲殉節諸臣錄行天下薄海內外咸曉然於聖天子如天之度所以宏獎人倫表揚忠義者度越前代百王萬萬其時吾鄞自錢忠節張忠烈而下得諡者十三人自華簡討而下得與祀者若而人而吾邑因循日久祠宇未立無以克稱上意夫有制而弗遵非恭也居桑梓之邦而不以酌水奉承前烈非情也文遊宦四方於揭揚則有郭忠節祠於松江則有陳夏二公祠皆同時得邀諡典若以錢張諸公忠烈昭著如此獨缺祀可乎既歸里乃與同人謀立廟而羅君文義首以千金應於是告於郡邑大夫裒集眾力卜地於縣學之右爲屋三楹祀錢張二公閒其前以爲門宮其後爲三室中室祀華王諸公同事死難者其非鄞產而死事在鄞或葬鄞者亦與左室以奉守節遺老與錢張二公同心者鳴呼諸公之事烈矣然非遭逢盛世且有所諱而不揚而究其所以昭著顯赫事無弗彰者則全庶常闡幽之力也今鮚埼亭集行天下天下皆知有琅琦南屏之烈而庶常無後卽其右室別爲戶以附庶常之主其亦諸公所樂與其歆禋祀者也廟既成相與春秋釋奠以歌

頌聖朝敦崇忠孝樹爲風教之至意庶幾頑廉懦立有補於人心爰題其廟曰旌忠而文爲之記其事嘉慶二十年九月日里後學黃定文撰

旌忠廟碑書後

余旣與同志建旌忠廟祀錢張二公而祔同難諸公及遺老之不忘故國者春秋奉祀維謹越明年有以張忠烈公全歸時有舟子同日幷命而不爲立主以爲遺缺夫舟子誠義士然姓氏不可考當時慕義而起斷脰穴胸之死不顧者蓋不可勝計如張侍御守大蘭山寨部

下五百餘人盡死無一降者惟三人逸去明日收侍御
屍者此三人也而曾江杜氏一門死者尤多卽忠烈所
遣告籍部將爲降僧所劫問公所在部將投水死不肯
言其從者又不言而被殺者數人此其義烈豈亞舟子
而姓氏不存徒深仰嘆竊以爲此等當春秋時享其陰
靈自當從二公之靈旗以受國殤之血食而無從立主
者也若謂此舉有所遺缺則誠有遺者夫忠魂宜表而
貞烈亦宜崇奉滄桑之際吾鄣烈士旣多烈女亦復疊
見如監國魯王元妃陳守死舟山宮井小楊夫人華夫

之夫人慘死鎭江謂宜于後進中間設立神龕帳幕敬
謹祀享而竟未克就諸君豈有意乎倘得合力成之以
補其缺是則所厚望者也

重修饒平縣城隍廟碑記

古者都邑皆得祀山川社稷以壇而城隍以廟古今異宜其所肅觀瞻而示民
則者則於廟爲尤近明成化間分海陽地立饒平縣負
山帶海鬱爲壯邑維時邑令楊公某始建城隍廟于北

城外弘治間邱公天祐改建西城內其後滄桑更易屢
壞迭興圖牒闕有間矣乾隆庚戌春余承乏饒平下車
之日齋宿廟下父老爲言神之威靈耀赫環邑十萬戶
出作入息之徒皆加神日鑒其左右而爲之禍福者以
是牲牢肹蠁之奉甲他郡邑予視其桓楹棁桷率朽蠹
弗治顧謂諸君欽其靈而弗圖飾其居止以妥其靈可
乎明年夏霖雨彌月棟宇朽甚予議徹而新之乃捐俸
爲之倡僚屬紳士耆民里老咸踴躍從事富者輸財貧
者効力越五月而功告竣烏革翬飛庭宇嚴肅落成展
禮氣象一新環珮琮琤籩豆靜嘉神睨昭答如在其上
繼自今氣淑民和雨暘時若其必有相之者顧廟貌作
新而予亦終更將去矣夫吏職諸明神職諸幽其所以
成民而弼教一也然吏奉檄莅斯土遠者數歲近者不
數月而更奔走傳舍救過不遑惟神握化樞贊元極以
禍福得喪傾動斯民而納之軌物積世而益信歷久而
愈新是宜民之崇飾廟貌不戒而孚不勞而成也是役
也督其役爲典史孫某董其事爲邑人某某等例得附
書樂石以示將來

重修華亭塘兩縣學記

松江古華亭一縣地其後分而爲上海爲青浦爲婁又分華亭婁爲奉賢金山分上海爲南滙其分縣皆立學有司博士弟子各就其所以虔祀先聖先師而華亭婁分治郡城實一學蓋其初嘗欲立學因循未就遂沿以至今夫以兩縣共一學其間名卿材大夫與夫古處敦行之士出是學者嘗甲於江南是則崇飾廟貌博稽典禮宏大其規模以與望邑稱爲宜也自立學以來修廢舉墜見於前記者屢矣嘉慶十年邑紳士以學圮告

於知府事豐潤鄭濟肅鄭君率華亭知縣周煒李紹洛婁縣知縣孫玨捐俸爲倡紳士之有力者咸樂輸襄事又三年余來權郡事始樂觀其成殿庭門廡啟聖之宮以及明倫尊經若堂若閣垣墉庫庾涂塈煥乎悉復其舊有加焉余既率紳士釋菜于新學諸君子請記其事夫物之成毀有時其永久而不毀者賴後人有以修之今是學之修實賴紳士之力以有成則夫名卿材大夫與夫古處敦行之士人風宛在其亦有繼起而修行之者乎修工者以力而修行者以身自今以往諸君子力學自修聿新厥德庶幾人文日起常爲郡邑冠以仰副聖天子棫樸作人之雅化有厚望焉是時學博士爲華亭教諭顏廷曜婁縣教諭劉體健諸董事及樂輸襄事者備列他石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秋七月之吉上石

少山康氏墓田丙舍記

三代以下士大夫言禮法好古敦俗莫若趙宋然考其時名卿大臣仕宦于外多不歸葬鄉里范文正公吳人也葬洛陽廬陵歐公老穎上蘇明允歸葬蜀預爲左右兆穴以待二子而文忠文定卒葬汝海夫以文正公之

收族宗人在吳食義田之利者百世而身獨寄兆中州歐陽公亦不從崇公之兆至于東坡終沒常州溯江而上于歸蜀尤便而不憚水陸數千里以卜汝海之封且其時過從子由居許昌邁迨寄家陽羨去墓近者百餘里遠至數千里春秋霜露遥隔一方而當時不以爲非後世因而致敬然則禮時爲大好古敦俗者無往而非首邱也合河康君儀鈞寓家河上東邨而葬其先大夫廣信知府鏡溪公于濟源某山之陽既卜吉以其居之遠也卽其北二里所爲屋若干楹以爲春秋享奠之堂

余謂君之葬其先人既有合于古而斯堂之建尤于宋
爲近古者墓葬而廟祭唐人多以廬墓旌廬墓非禮也
獨宋人每近墓爲祠宇至兩府得請寺若觀爲功德院
范文正之子忠宣公爲相于故吳天平山祖墓及洛陽
之塋兩置寺祠焉今康君卽回念故鄉先壟然自大鹵
至河陽皆故晉國地陰靈阨蟹千里而近不至如吳洛
之遠他日保世滋大則斯堂不爲功德寺之先河乎去
斯堂數里有濟水西源上龍潭寺者陳文惠兄弟嘗請
之以奉其父墓陳之葬亦咎也康君兄弟勉之哉堂旣
成爰書之壁以爲記

梅墟廟記

仙釋神三者爲近而神獨爲儒者所尊豈非以原本忠
孝風施百世歷久而常存者乎竊謂仙釋雖異教而原
本實同釋氏報答四恩首崇忠孝至于仙雖若遺塵獨
立無與于世者要非血性男子與綱常名教相終始則
雖葆眞一時而終歸磨滅伊古以來如浮邱洪崖之徒
今皆何在是亦枯木竹石老棄空山若在若亡與蜉蝣
之且暮何異然則離世而立者終不若依人而存仙與

成爰書之壁以爲記

梅墟廟記

仙釋神三者爲近而神獨爲儒者所尊豈非以原本忠
孝風施百世歷久而常存者乎竊謂仙釋雖異教而原
本實同釋氏報答四恩首崇忠孝至于仙雖若遺塵獨
立無與于世者要非血性男子與綱常名教相終始則
雖葆眞一時而終歸磨滅伊古以來如浮邱洪崖之徒
今皆何在是亦枯木竹石老棄空山若在若亡與蜉蝣
之且暮何異然則離世而立者終不若依人而存仙與

神無二義也西漢梅先生子眞以
欲預杜王氏之禍當是時先生忠誠貫天日言旣不用
又不幸言而中于是高蹈遠舉超然塵俗之外或傳其
爲吳市門卒要之仙去無疑者而其遺蹟于吾鄞尤著
大梅之山崔巍書庫令人有問津之想而縣北梅墟作
廟以祀先生夫仙者不死似不宜以廟祀獨是忠義激
烈之氣感人心而通今古人心不死則先生之靈不死
爲仙爲神所謂依人而存者于以啟牖我民人福善禍
淫明陰洞陽以昭覺世之權則謂茲墟以先生棲息之

地而因以得名其誰曰不宜廟起於宋重建於有明成
化間及康熙口年乾隆口年里人歷經修葺嘉慶甲戌
復葺而新之而屬同邑黃定文爲之記

復水喉記

鄞城之有水喉舊矣然其名僅存其迹若滅若沒不可
詳考大約始於吾祖刺史公建羅城時則已有之而書
缺有間無復可徵其明晰可依據者莫備於寶慶志之
羅城圖其圖於東渡門側畫水道曰水喉碶而都稅院
卽臨其北又循城而南至市舶門北爲食喉碶又南至

鄞江廟前爲氣喉碑三喉踪跡雖列宛然而吾鄉藏書家所貯寶慶志俱闕其首三卷雖前輩博極古今者求其書不可得見乾隆五十年知縣錢公開復三喉乃誤以食喉爲水喉而於其南導得小溝穿城者爲食喉郡人多有疑議溝亦旋塞戊寅春郡人有濬城河開水喉之議觀察陳公及孔龍章力主其議而水喉之蹟觀察公中孚邑侯孔公龍章力主其議而水喉故蹟終未有定余閱四庫全書提要見有寶慶志全書乃請於當道就文瀾閣錄其首三卷并圖以歸於是衆目曉然知水喉之在東渡門牆下實宋郡稅院前無可疑者然其地爲商賈滙集之所民皆駕巨屋其上不可動觀察公督責益勤孔公及繼任郭侯亦力任其事先於月城中掘得其蹟則寬闊倍於食喉兩岸石砌堅潔中皆撐以十數圍巨木工緻密要栗爲近今未有於是循迹施工則屈曲穿月城東牆而出凡民屋當喉道者皆拆去以至城外一律循故道開通巨屋當道者尤夥盡撤去無敢違者喉道凡九曲至四明驛乃會食喉下流以注於江於是就江口撤故閘而新之堅厚宏偉倍於舊設閘夫以司啟閉會其年縣方領帑修城則盡撤城

與修志之胡公同時不知何以致誤如此然至正續志所載喉名喉址皆一一與寶慶志合而莫謬於聞志以東渡門牆下之喉爲氣喉而水喉則云在鹽橋門左喉名喉址皆顛倒錯雜遂啟錢公誤開小溝之失今則書既有徵地復顯列乃於工竣之後志其始末使後有考焉

送邑侯孔公魯瞻歸雲南採銅序

伊古親民之官莫如令凡所爲興利除弊美風俗敦教化皆令職也惟是簿書期會獄訟盜賊之紛繁徵斂酬

應之交貴爲令者選選焉有日不暇給之虞何暇言興利除弊至於美風俗敦教化則尤以爲文具美觀無與吾事也於戲道學之不講久矣廉以持身正以格物儒其名者日習焉而空言迂世之今之爲令者皆昔之爲士者也當其爲士則竊廉正之名以非議當途及仕則溷而忘焉乃出其私智挾威力以與士民戰此其所以上下不交而嘆政化不可行者也若魯瞻孔侯之治吾鄞何其化之神且速而莫知其然歟侯于丁丑秋自青田移治鄞是時鄞之俗嘗競矣其黠者生事興訟以魚肉平民而好爲名高者或齮齕當道以扞文網嘗事者咸欲以杜下惠文冠治之而猶懼其不勝也侯既至乃一切捐去形蹟務通下情其意氣勤勤懇懇若父師之訓子弟而惟恐其失足者持以廉而倚訟以作威者皆咋舌閉戶不敢出守以正而客氣自用者亦默化而心平不期年而鄞俗爲之丕變又年餘侯知民之和會而可與有爲也鄞城之不修者百餘年侯請於上將徹而新之城中河道多湮塞爲居民侵據者亦且百年無過問者而東門水喉爲宣洩城河通江要道其塞爲民居者幾六百餘年前此邑人邵侍郎邑侯錢公力圖修復徒以舊誌散失不得其地而止會余從文瀾閣抄得舊寶慶圖誌以歸侯于是大喜亟請于觀察陳公太守姚公集邑紳士董其役穴城而搜水喉故道宛然與圖誌合而民之侵城河而居者一徹而溶之費金錢三四萬屋之徹者不可勝紀民競輸財受約束無一怨者夫凌競之風未遠也小民惜財戀居而不知遠慮者亦常情也乃用其財而競勸遷其居而不尤衆咸謂侯何以得此于民而不知其致此者曰廉曰正有以信于素而非

可以智取術馭也然則興利除弊尤必以移風易俗爲先道學之論豈迂也哉今城工方興濬河亦未畢業而侯以奉檄雲南採銅去侯雲南趙州人是役于侯爲鄉旋然鄞民惜侯之去而望其早旋也乃相率請余一言以餞侯行余衰耄不文而兒子桐孫舉賢書實出侯門下又濬河之役實奉侯命期相與以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序

國朝松江詩鈔序

詩自河梁下逮建安蘇李曹劉諸鉅公大抵皆北產獨

至二陸奮起雲間狎主中原壇坫自是以後大雅之材
萃于東南遂至倡荒河北然則雲間固南國之詩祖也
自余來江南始獲交于喬生李君因以知雲間姜君孺
山之賢丁卯秋權守松江乃得就見孺山委巷中老屋
數椽圖書插架孺山擁膝危坐其中穆然如見古君子
之儀型爲神移者久之越明年乃出其所輯國朝松江
詩鈔索序於余竊謂人材之生創始者難聚而爲極盛
則尤難松江固詩國然自二陸以來又千餘年其見于
姚太史松風餘韻者多卓卓爲海內職志然或負其才

而未遇其時甚至猖狂自晦如袁景文者尤可嘅息夫
山川光岳之氣磅礴而鬱積者必有所待而後興松江
當具區下流東南之水千支萬派胥匯而歸之于海形
勢完固風俗淳茂士皆敦本勵行不爲浮華以眩世故
閟之千百年而非有所天閟其材及其光氣之萍發也
必將沐浴日月呼吸風雲掞天之藻爲藝林鉅觀其積
之已深則發之必熾亦其勢然也我國家文教昌明士
生其間上之和聲鳴盛耀黼黻之光否亦閉戶著書垂
之永久大江以南幾于家靈珠而戶崑璧而松江爲尤

盛若張溪之王林塘之張以及近世述庵耳山璞函諸
公卿比肩接迹以文章華國而時方表章勝國遺臣若
陳夏諸子皆賜謚立祠於是一時遺民黍離麥秀之詞
懷故都而抒忠孝者皆得彰明較著無所忌諱孺山集
而傳之猗歟盛哉蓋自二陸以來所未有也余衰遲失
學自媿不文茲得觀風問俗獲交孺山讀前輩之遺書
附名簡端以爲深幸乃不辭而爲之序是書成凡若干
卷略倣中州集例冠以小傳間作詩話散見其行事孺
山嘗作孟子篇敘行世子皐尤精于詩

蔣樓庵先生存稿序

雍正乾隆間謝山全庶常起吾鄞以宏才博學爲一代
文獻宗師其時入室弟子則有張文望楛范文沖一盧
先生月船董先生小鈍及樓庵蔣先生爲之魁皆能紹
絕學爲海內推重樓庵先生于庶常爲中表承事之最
早精勤刻苦務爲無所不窺而尤粹于經史中年常取衞
湜禮記集說薈萃諸家爲之援據考定其立說不徇宋
亦不媚漢要將成一家之言爲學官程式已積成巨軸
而心氣悴竭下注兩足心血漉漉出怔忡大發醫者謂

以爲五官必廢其一乃可生既而兩耳遂廢漂以至終
身時年才四十也其後所著巨軸卒以事爲當事者取
去先生終身恨之古文好王荊公詩慕柳州東坡尤嚴
法度不肯肆爲馳騁性狷甚遇不可意雖從學之士揮
之若仇先生叔兄我野進士詩文豪放晚不得志隱于
酒以狂聲而先生以狷名學者終以狷爲可宗也謝山
既殁望槎沖一皆早卒月船小鈍兩先生宦游四方獨
先生居鄉里牖啟後進巍然如磐靈光昔南宋諸君子
紹鵝湖之學爲世模楷先生之學絕似樸迂齋迂齋善

發策持論從游多達人先生門下亦多所成就雖然安
晚葺壯之業不足以盡迂齋又況祿祿者何足以盡先
生惟是先生于謝山爲見知百年後必有闚而知之者
庶其考信于先生也文少從小鈍先生游復居月船先
生甥館後得奉先生杖履尤久衰晚失學無所成立月
船詩鈔及小鈍江右吟鈔皆嘗刊行之歸自江南乃與
同學諸君共刊先生詩古文合七卷書成輒志其顛末
蓋嘆前輩流風日遠而望後起者之有以自振也先生
嘗與鄞縣志局論不合辭去乃自著鄞志稿若干卷藏

孫逸雲詩鈔序

歲甲子余友孫君守荃卒余於江南爲位哭之其明年
令子學爓刻其詩若干卷而郵書囑余爲之序余與守
荃年相若居相望也少小相遨戲從師問字既長復偕
受業月船先生砥礪爲文字得異書更鈔互讀蓋相與
爲兄弟交晨夕無間者逾二十年少俱好爲詩記年十
二時就余東廳習章句是時場屋初試詩讀唐詩爲日

課庭前唐棣方作花二人者私擬爲五言八句詩相視
而笑以爲此無難爲者中年後余困公車餽驅遍走河
南北時時賦詩多羈旅侘傺流連弔古之音而守荃方
與吾弟石軒受知學使竇東皐先生獻詩杭州行在聲
譽馳兩浙計其一時和聲鳴盛昌明博大之作多可傳
者今觀學爓所刻詩乃獨取其晚年陶情適性若沿擊
壤之餘波而涉其流者抑又何也華木之煜如也盛於
春而瘁於冬鳥之高飛也積於豐滿而衰於號寒人才
之進退則亦有然者不得謂詩至夔州而聖文至海南

而神也余自宦粵後絕不敢作詩即偶作亦歉不自得
茲因序守荃之詩而嘆盛年所作之不盡存爲可惜也
然余老矣故鄉十洲三島之間多前代耆英相酬酢其
遺蹟往往存者余方欲歸與少時諸友往來唱咏於其
間而以守荃爲之職志而今已矣讀集中詩社酬和諸
作爲之惘然乙丑十月同里黃定文序

學燿初刻成詩兩卷余爲之序既乃盡刻其集見示
則中年刻意之作皆在因序已成續書此使并刻焉
王小竹詩鈔序

詩本性情三百篇而下以及騷選三唐兩宋體各不同
而所以道其性情所欲言者無不同也自近世摹擬剽
竊塗澤之術興而詩遂爲巧言令色之極致然余窺觀
同時知交所作雖工拙萬殊醇醨各判而亦有可以因
詩而略見其人者其詩之激昂頓挫出入古今者必其
人之爽朗而明達者也其詩之深沈和厚鬱乎有光者
必其人之淳篤而有守者也若其他抽青配白將黃儷
綠以炫一時之耳目則固無與於性情亦無與於詩者
也余友小竹王子少同事月船小鈍兩先生及晚年余
歸自江南白首相將晨夕不離者又五六年久益相得
也小竹之爲人肫篤守古道其爲文若詩亦如之寧爲
其難毋爲其易寧過而厚毋過而輕爲諸生五十年雖
屢高等卒不遇然小竹所以守此徑徑者老而彌篤平
居與人無忤而必不肯爲苟同即其詩文何嘗不欲與
後生輕銳之士爭得失於一時而必不肯爲輕浮塗澤
之習以自毀其平生蓋其筆墨所存皆性情所萃也小

竹沒嗣子竹生裒集其詩若干卷問序於余余自嘆年
老孤零泫然有山陽聞笛之感然即其詩以溯小竹之
性情藹然如見小竹焉竹生之才華聲譽幾欲突過前
人然尤願其守此徑徑毋失乎性情之正而益大濬其
淵源是亦小竹之志也夫

屠氏見聞錄序

古人謂士生名世大家可幸亦可懼蓋世家子弟日侍
父兄杖履優游詩書之澤其交游過從皆敦龐期艾述
古德講禮法或以詩文相酬酢少者耳濡目染習與性
成不扶自直其涵育成材較之小家子奚啻百倍王謝
家兒麈尾捉來自異流俗非虛語也是誠可幸然其下

者矜門第習長傲或庸下至不得與齊民齒更可懼也
吾鄭世族在宋則樓豐史鄭在明則楊陸屠張而屠氏
至本朝猶盛遂爲世家第一編謂家之有盛衰世之有
遠近時也運也要之其間必有裒集先世舊聞遺德垂
之簡册以型其子孫無論近遠必有感慕興起及時運
之盛而重振其家聲者斯又爲世族無窮之幸者非欤
屠君宗伊余中表弟也示余以所輯屠氏見聞錄爲之
欣喜盥誦卜屠氏之季興未艾也余家於屠世爲婚姻
其先世辰州公余先世僉事東潮公孫壻也余父墨舫
園翁翁與余年相若少同學既壯余奔走南北相別且
二十年庚辰春先生就余揭陽官舍出所著輯一巨篋
蠅頭細字廣見洽聞輒憶前此同學時方埋頭治帖括
家學不意其學問成就卓卓如此宗伊既習聞庭訓能
網羅前世舊德遺聞采輯博而考核精又年方盛壯履
高科躋膴仕俱未可量尤以爲世家慶幸者也余年前

盧氏宗譜序

甬上盧氏有二族其一宋進士愼之後至明而大其一
居靈橋門萬曆間某始自定海金塘遷居世以貲甲鄉
里及禮範月船兩先生出相繼以名孝廉爲鄉後進坊
表月船先生承雙韭全太史之傳任斯文絕學尤爲天
下重而靑崖翁建抱經樓藏書數鉅萬卷幾出天一閣
上于是四方名士大夫及承學之士過甬上者無不望
靈橋門盧氏爲職志猗歟盛哉余少居月船先生甥館
得讀所藏書晨夕奉提命遂得稍有知識而其時如耐

軒定齋諸翁皆讀書好士推轂後進花晨月夕聯吟觴
咏一樹一石位置品題居然故家風味數十年以來諸
老先生既逝世抱經樓書雖無恙塵封高閣罕過而問
者一時材子弟或早夭或病余歸自江南獨內弟芭塘
及耐軒翁之子遘廬晨夕相過從而芭塘遷居湖東又
以病廢每過靈橋門故居未嘗不起西州之慟益以見
世家子弟詩書相角逐之味爲難得也壬申春遘廬以
所輯宗譜家傳相示有古意且多載先世懿範遺訓所
以勗厲其子孫以追從先德者其意尤惓惓無已夫積

之厚者流必長而盛衰之運有往復以盧氏之多賢而位不稱其德蓬廬亦潦倒諸生中乃能不忘先世彙萃而存之以啟佑我後人吾知異日材子弟必有起而讀抱經樓之書追月船諸先生而盡傳其學術且高車駟馬以大其門閭而補諸先生未償之遇余雖老猶拭目而望之

家乘後序

嘉慶癸亥余自粵量移江南過故居贍掃前人墳墓會飲城居族人念故廬之半燬而族譜之幸存也慨然思

續而成之會以簡書期迫不旬日而去乃略定其規則爲家傳十數篇而命兒子式祐搜訂彙萃焉又五年桐孫搜訂彙萃爲家傳及詩文之附載盧墓之址基視前譜加詳焉竊不自意數十年未竟之緒及老而見其成而喜二子之能成余志也吾族自刺史公肇興及僉事公而中振迄今又三百餘年矣族大人衆其間不能無賢愚貴賤貧富之不齊然自三四百年以來祀產具在歲有會月有享子姓序列昭穆揖讓賤不以損凌貧不以富壓非獨士君子爲然即愚賤不學之意也吾黃氏自唐明州刺史太傅公起鄉里平孳溢

世系族中聞有修譜之舉皆歡忻鼓舞爭先陳列或愚不識字及少孤不能舉父祖名諱生卒者皆涕泣惶恐爭就詢黎老或搜劂木主旁皇就質惟恐不得列于譜既得入則大喜愛戴若自忘其身之貧困勞苦而一旦置之清波也夫不忘祖孝也不棄族忠也本忠與孝天所祚也季世以來無復六朝唐時以門第相高下視庶姓之事而吾族之槩附于譜如此于以知忠孝之澤甚長而吾宗之季興未艾也抑又有念者東發先生爲先

世宗人今譜中有遷慈之祖而未知于東發爲幾昭穆其居鄞者若南山先生與僉事公同時爲名臣而亦未能詳其系若遷餘姚者又未知于黃竹浦之譜爲幾世二子他日倘能博採而核存之亦吾譜之光也夫

象山溪沿黃氏族譜序

伊古重族姓自封建廢世祿衰而世本之學尤重又其後世本亡而後之有志者始各述其得姓受氏之始以迄其始遷若高曾之世以爲譜斯亦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吾黃氏自唐明州刺史太傅公起鄉里平孳溢

保障都邑與錢氏協平董昌勳蓍旂常州人世世廟食弗替其子孫或遷杭遷餘姚衢江右繁衍遍東南而其季衢州刺史公命其二子仲守太傅公墳墓居硃溪今象山諸族之祖也季守故千里舊居今鄞邑諸族之祖也九百數十年以來緜緜延延厥有世緒井若列眉無論寧波江以南論世族之遠且詳如吾黃氏亦或希有足以知太傅公之遺澤孔長而論次世序節其行事以垂之無窮者亦代有人焉嘉慶甲子余官江南嘗重葺故千之譜譔諸梨棗吾黃氏始有印譜又八年歸老里

門而象山宗人德璠以新續溪沿譜成問序於余竊謂譜有分有合水源木本異派同根蓍始遷而詳世序此其合者也支繁世遠各爲小宗以詳其生卒行事是則宜分今吾故千之譜已分爲姜山石橋兩譜則溪沿之自爲譜亦無不可抑吾聞之眉山蘇氏以爲五世則親盡親盡則服盡服盡則途人而已凡吾所謂相視如途人者彼其初兄弟也其初一人之身也讀其文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今德璠所爲勤勤於宗族而爲之譜而又問序於宗人其亦蘇氏之意也歟若是則溪沿雖自爲譜亦何不可合硃溪諸族與吾故千之宗而合爲大同也

史耕應時文序

禮時爲大文之變古而爲時亦其時爲之也世之好古者每薄視時文爲時文者亦笑其違時而取困然或專心致力以工爲時文而卒不能逢時遇合此又何說也古之爲文者無不源本六經子史出入於秦漢六朝唐宋諸家取精而用宏鎔幽而極險其用力深而成功溥者雖復困阨窮瘁於一時而精氣光怪卒能發現於後世若時文則其初本出於場屋爲弋取功名富貴地其

過而問者而世之硜硜者乃欲以工拙與得失爭嗚呼其亦違乎時而取困無已者乎雖然苟其眞爲時文者亦且源本六經子史出入於秦漢六朝唐宋諸家違乎時而有合乎古雖其文傳不傳未可知要不能使其草亡木卒澌盡而止也耕應史子少與余同受業月船盧先生先生之學務爲無所不窺落落不可一世耕應年方志學已蚤聲黌序腹塡經笥兼能承其祖若父家學余

嘗望而畏之忽忽五十年前輩流風遺韻猶時文一道
亦且月異而歲不同而耕應方据函丈口吟手筆兀兀
不休不自知其困諸生以老也今年春出其文示余將
授諸梓而命余爲之序嗚呼耕應老矣其違平時著述
也其文之果有合乎時而無悖於古亦惟深於文者其
賞之若夫陳揣摩逢合之說於耕應之前其亦劒首之
一吷也夫

李斐廬先生八十壽序

古者爲民立官莫重于教養三代而後親民之官爲令

職在養而自宋以後特設庠序校官以專司教事流失
既久教官獨持空名寓庠序無論齊民即諸生亦秦越
視以是稱冗贅者莫如教官若縣令得持三尺法以生
死與奪于斯民其勢雄且劇有志養民者宜若爲令獨
是爲令者大吏重復節制之於上而豪民黠吏旦夕窺
伺于其下大而徵發號令軍國雜出之務下至米鹽零
雜一絲一粟之事悉舉而委之于令令將奉法循理則
懼酬應之不工而督責之日至且日力亦不暇給養民
而又知士之所得自盡者在此不在彼也因頌先生之
眉壽而幷著文之所疚心者蓋先生老介節益摯歸里
養而已徵求之日煩而支細之日迫其勢皆取之民不
攝云乎哉聽其自養云乎哉吾師斐廬先生由嶓縣教
令廣西之武緣先生性介潔爲令一室蕭然塵甑不爨
加范萊蕪然數以城旦書之役奔走省門不得志投檄
而歸于時嶓縣諸生聞先生之歸也相率至鄞奉先生
再遊嶓奉子若弟承教訓奉顏色益親且勸又數年先
生老歸里嶓諸生歲時存問饋遺十餘年勿怠夫以世
所稱冗贅如教官者其得民之深久且益著如此然則
積於躬者易化而格於世者難工士之服習古訓有志

斯民者宜有以自處矣文童子時從先生問字既而侍
親走江右先生亦官嶓數十年不得見或一見輒睽隔
歲已巳文爲令粵東者十七年郡丞江南者又七年倦
而歸乃始得追隨杖履朝夕相過從又親見嶓人之所
以勤勤于先生者而先生亦年八十矣夫事必甘苦備
嘗者乃能知其難而效之得于親見者爲可信以文久
于爲令心力交瘁成効茫然因歎先生勇于投檄之高
而又知士之所得自盡者在此不在彼也因頌先生之
眉壽而幷著文之所疚心者蓋先生老介節益摯歸里

後杜門不交一客是尤文所心儀而慕倣者也

屠嬾雲九十壽序

循郡學折而東爲甘溪流水汩汩出石罅水木明瑟風景肅爽有閭閱舊宅臨其上入門古柏森森挺霄漢蒼皮黛色望而知爲千百年舊宅是爲明少司馬竹墟屠公之第屠爲鄞四大姓之一里中第宅連雲相望而司馬公之後多聞人嬾雲先生司馬公世孫也嬾雲伯父雁湖公與吾父同舉于鄉兩家子弟通往來故嬾雲之齒長于余者十有六年而相與尤昵猶憶往時追隨角

藝或飲食遊戲相徵逐往往酣嬉淋漓徹夜不倦忽忽數十年余倦遊而歸而先生亦老矣先生爲人長身鶴立意氣軒舉少壯從雁湖公宦雲南洱海蒼山足跡無不至發爲詩歌有其宗前輩赤水風佾既歸益好客爲豪舉家本寒素中年益瓜瓞落無所偶意灑如也常與里中名士爲同心吟社詩取率意亦或雕琢爲巧語傳一時余歸自江南與諸老友相約仿眞率會爲二篇之集嬾雲先生蔑然爲祭酒余嘗以羅浮藤杖奉先生先生作長歌寄謝余和之有長身瘦骨何名狀祇應喚作老藤杖之句先生得之甚喜迄今又十年矣社中諸君少于先生者半零落而先生衰衣朱履談諧間作爲絲竹謂世家巨族足以維持風俗爲閭里典型者皆有一二老成人守之壽其維係于吾鄉風教者尤鉅也明年春爲先生九十壽且先生嘗謂余吾家故多壽自司馬公辰州公旁溯襄惠簡肅諸公以至吾祖暨伯叔父皆耆耋然未有風未遠古道猶存使後生未學望而有所矜式則先生

至九十者從此當別開生面矣余謂諸公皆名壽並顯今先生名不逮其壽細于彼者伸于此先生當更爲社祭酒者十年使吾輩得奉期頤之叟談故家遺風軼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夫爰筆其語以奉先生觴

周甦園八十壽序

余歸自江南約故鄉耆老倣眞率會爲二篇之集嬾雲屠君爲祭酒次則甦園周君相與數晨夕相過從者六七年集中或有詩相唱和而甦園之詩最多今年嬾雲年九十余爲文以壽甦園亦壽八十復索余文侑觴余

何敢辭甦園精於醫好以方濟人中年附海舶將至臺灣訪所知中途遇颶風大作舟漂泊震蕩不知幾千萬里抵一島問之則呂宋國也幸其國奉中華聲教留居衣食之甦園遂以醫行其國中嘗愈國王病王甚重之既而得賈舶附以歸以爲得生矣乃遇礁石舟破同舟者皆援石趨山麓君方酣臥舟中若有呼其小名者驚起水已沒脛急趨援礁石則巨浪擊石身隨浪墮海中自分已矣見神人立海面輿衛甚盛前列江夏侯旂幟神呼輿卒起先生海中則又巨浪擁其身直至山麓同

行先在者援以生恍惚中見江夏侯旗幟冉冉入雲中未遠江夏侯者吾祖唐明州刺史公所封號也其廟去先生所居不數武爲先生家所世祀於以見侯之威靈達海外而先生方且敦龐耆艾以其濟人者見濟於神爲不偶也先生復留呂宋道益行資用得不乏嘗愈夷女病女邀先生至樓上盛飾其妹使奉巾櫛夷法娶夷女者不得歸先生方蒼皇無措遥見同行者過樓下亟呼救同行者爲鳴於夷官得出先生阱中而夷女薾相從擲身從樓窗飛墜先生復留方治之去先生再留呂宋久之始得附舶以歸歸而叩首江夏侯神前更其號曰甦園先生既得歸復以帶下醫行里中名益起晚年病躄不出門青裙綠鬢與夫鳩盤荼之屬來就視者日圍坐人謂先生從海外來得龍宮祕方先生謝無有也竊謂人之病也類於溺而望救於醫也切於神中流失船呼號乞命其生也百之一若大海之無津涯而魚龍變幻之出其側則其生於神也又萬之一若夫疾痛之顛連木火之交戰使遇和扁直反掌耳而醫者不一援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當必爲明神所震怒不赦者今

先生既從海中得神救以生當必推神力以惠濟斯民慰其顛危望救之意則雖謂君獨得海上祕方可也先生好爲詩嘗與里名士爲同心吟社詩必立就晚與二三子盥集身或不至必先以詩然先生固不必以詩傳乃紀平生所以濟於神而濟人者以爲序

徐綺城七十攜子遊山序

蘇子云人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豈獨其理然亦以寓意者得意忘象隨遇而安無適非適而留意於物或意在而境不可留或物是而意不可即所以適其

意者常少而拂其意者常多也余生多好書卷筆墨之
外方外雜藝卜筮種植之書以至博奕雜技無不好好
無不能獨以足力弱無撫勝具不好遊山水而老友徐
子綺城好之獨深嘗促余挈舟小溪徐步山間未數里
余已憊不可支亟亟返棹綺城目笑謂俗物足敗人意
也然余雖不善遊而足跡所歷泰岱嵎嶧大行王屋嵩
函崧少之天無不至匡廬韶石羅浮粤秀之奇無不過
而留焉其於水則涉江淮浮瘴海砥黃河之橫洪窮清
濟之重源要皆得之車塵馬足風波鞅掌之間不能以

之韓囿不僅以名位文章煜燿當世也吾鄉自宋以後
世家競起先後輝映指不勝屈而吾黃氏獨自唐刺史
忠濟公以來歷千年益盛不衰及敘事公聚居城東南
尤以族望見重鄉里其間多飭躬敦行至老不休者爲
之表率用能永久益蕃如此余自髫時見族中父老扶
杖優游穆然有高曾規矩之想而族祖夏齋公與吾父
墨舫公尤以道誼氣節相崇尚家聲爲之再振夏齋公
嗣子國屏先生與予年相若猶得備聞先人遺訓顧以
家累不得卒業于學服賈走四方余亦宦游南北不相
見者幾四十年獨聞先生事親孝與朋友以信家遺回
者也君試徘徊丹山赤水之間所遇野夫黎老尚有如
謝遺塵其人者乎將見洞天爲之再闢而福地得以卜
居則余雖老憊無似亦將引領攜杖從君於高巖絕壑
間也語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夫
亦曰寓意而已矣

族叔國屏七十壽序

自古郡邑風俗之醇美習尚之敦龐類皆有世家鉅族
老成典型足以維持名教鼓勵後起如藍田之呂相州
之韓固不僅以名位文章煜燿當世也吾鄉自宋以後

世家競起先後輝映指不勝屈而吾黃氏獨自唐刺史
忠濟公以來歷千年益盛不衰及敘事公聚居城東南
尤以族望見重鄉里其間多飭躬敦行至老不休者爲
之表率用能永久益蕃如此余自髫時見族中父老扶
杖優游穆然有高曾規矩之想而族祖夏齋公與吾父
墨舫公尤以道誼氣節相崇尚家聲爲之再振夏齋公
嗣子國屏先生與予年相若猶得備聞先人遺訓顧以
家累不得卒業于學服賈走四方余亦宦游南北不相
見者幾四十年獨聞先生事親孝與朋友以信家遺回

祿見先世小像爲他人所得亟購而歸之猶力謀葬其伯叔兄弟之未歸土者醇行卓著閭里歲己巳余歸自江南得與先生杯酒道故留連終日相樂也顧其時先生尚未抱子每循其髮邑邑不得志余謂天道報施善人久當自定先生必昌後者既逾年果得子今年春復鵩余寓居其子則已勝衣知揖客瑤環瑜珥闔茁其芽而先生亦年七十矣柳子厚憂春秋時享子立捧奠而其後周六周七同年第進士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詎不信夫先生雖躋古稀而精力强健如少壯時其制

行益修謹可爲後進模楷從此由八秩以至期頤含飴繞膝之樂正未有艾請進一觴以爲先生勞即以爲序

姚對山五十壽序

士之高潔有過於柴桑處士者乎其言曰人生歸有道衣食故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夫淵明以愛菊名其平日所營而安者亦惟是植杖耘耔徘徊於平疇遠風之交雖復葛巾漉酒不改晉人風致而致意於田園之蕪未敢忘西疇之有事是以其言平易樸實如此而高風遂夐絕千古然則士之無所營而求自安者其皆喪其高潔而不自知者也近世以來好事者多愛菊吾鄉秋社菊花尤盛飾益甚崇臺榭裁紅翦碧鬪艷爭奇燈月交輝笙歌間作遊人士女連袂傾城使周茂叔過之當必曰花之富貴者非復東籬先生寂寞生涯矣王申秋余與二三老友看菊歸過青田姚君舍其庭前列巨甃十數遍植秋禾玉粒浮黃稻孫昌綠蕭然有東皐離落間意余顧而異之姚君曰此吾不忘乎故者也蓋姚君世居東鄉姚浦以耕讀世其家既遷城居橫經課子繼有成立而猶不忘故習如此竊謂四民皆有所

營工賈未矣古之士類得兼農然沾體塗足眷耕夏畦之苦非吾輩所能措足獨有食舊德服先疇進或榮於時退則守吾故庶幾營之而安而無慚有道者乎然則盆甚所植其與幾何有以知姚君之寄意有在也是歲適爲姚君五十初度是不必採玉田之朱進菊潭之酒當即以此一盆一甚爲姚君壽未知東籬翁以爲何如也

臘月船先生詩鈔跋

王子春予攝令嵊溪其地出硯石頗好搜刻古書婦人

女子皆能業剞劂子乃搜篋衍出所錄月船先生詩若干卷付之梓昔韓文公集出其壻李漢所校錄子少居先生甥館緘見先生浩浩落落舍古茹今舉務爲無所不窺口不雌黃人物而不可一世之概時見于停樽掩卷之餘世亦莫得而知也先生歿子方欲盡搜平生著述彙而傳之歲月易逝來者難期況子亦以不習爲吏風波震撼漂泊無定所乃僅就所錄傳之以當西州之慟嗚呼所以傳先生者如斯而已乎

墨舫府君手蹟跋

右吾父墨舫府君與叔父緯亭府君書凡十幅前二幅館蘇州時所寄後八幅爲樂平浮梁官署信府君兄弟起寒素刻苦自立吾父遇愛在民壽不稱其德用能遺澤後人俾不肖如文亦得脫身宦海風濤之中歸老故廬而叔父以才望振一時昌大其門閭今兩家子弟皆能守前業恂恂自好其培植而厚貽之者可不知所自乎歲庚午季弟定蘭集所得遺札裝潢成帙以示文讀之怯然且念定蘭舉孤童獨能寶愛前人遺蹟他日必起其家者吾宗孫曾欲想見前人世德其亦有考於茲

讀謝山先生太傅公碑陰跋

天地晦冥國家板蕩羣雄逐鹿生民魚爛有人焉奮臂而起除暴亂保鄉井出斯民於水火而莅席之請命於朝而守其地若是者聖人之所與平所非平襄衣博帶詠王賡翱翔於沸鼎覆巢之中視國家之顛覆若秦越若是者聖人之所與平所非平唐末錢武肅王起閭閻將八都兵平劉漢宏其後討定董昌奄有吳越傳四世世未有非之者吾祖太傅同時並起亦以兵禦台寇守其事若合符節世不非錢氏而深寧王氏乃獨疑吾祖甚矣宋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以深寧之淹博而亦蹈致堂諸人之餘習爲可惜也謝山全氏起而辨之是已顧其以李克用爲比亦未合克用晚節盡忠唐室而初倔强沙漠殺招討其過不可掩不得與吾祖比吾祖所代之鍾季文本非長安命吏蓋其時明州之亂極矣取而定之使鄉土安於磐石而百姓復見開元天寶之休斯之謂以勞定國民之百世祀宜也吾祖與錢

氏其起同其先爲董昌將同其力阻董昌使勿反亦冏
辛之同心倚角而夷之英雄所見固有不謀而合者其
後吾祖晚年稱病辭印綬封府庫視去其位若敝屣俾
吾黃氏得保世滋大以昌於東南而錢氏亦以納土中
國保其福祚事又有相合者然錢氏納土於四世之後
而吾祖則及身而致其事於朱氏代唐之時此其明哲
保身且粹然以保純臣之節尤非後世豪傑士所可彷
彿夫其後不難脫屣富貴以完臣節則其初起事直欲
以拯生民之難爲鄉里保障初非有顯榮割據之見存
焉其中也而淺見者猶沾沾焉議其後其亦一言之不知
也夫

書鮚埼亭集徐閩公墓誌後

徐閩公王午舉人與吳易舉兵太湖至泖澱軍敗子度
遁死焉閩公脫身奔閩唐王授天興府推官唐王以福
州爲天興府擢兵科給事閩潰入浙結寨定海之柴樓爲魯王舟
山聲援陞右僉都御史辛卯舟山破從亡至鷰門魯王
上表于滇戊戌桂王遣其臣周金湯至海上還閩公左
副都是冬隨金湯入覲道經安南要以臣禮不屈迴舟
誤入一綫沙得東風始出僅而得還仍居島中時鄭成
功于魯王修寓公之禮從亡者皆依焉成功初在南京
國學嘗欲學詩于閩公以是尤敬禮如是者幾及十年
其後入臺灣壬寅成功卒魯王亦以是冬殂閩公屏居
山谷與其後妻戴氏伐薪煨芋僅而得存後輾轉入潮
州山中居一年以乙巳五月卒年六十七戴氏從亡總
兵戴某女也與閩公善謂閩公文弱風濤戎馬難以自
全而其女有文武才以妻閩公戴戎裝握刀上陣艱危
奔走卒賴其力以免閩公卒于潮戴上書州守乞負骨
歸葬許之乃與其仲子永貞扶櫬歸松江與閩公前婁
合孺山稱其海外詩有釣璜堂集閩中林霍序又有海
外幾社集鄞陳士東與焉其流離海外以至轉死潮州
皆見于詩而其過安南則有交行集又有與安南西定
王書言我朝使至貴國皆賓主禮某忝居九列恭承王
命不得行拜禮惟貴國商定使某不獲畢朝廷貽譏天
下是尤公極極大節而誌未及且稱其卒於臺灣似未

見閻公諸集也

三忠遺札跋

右陳恭潔公遺札二錢忠節張忠烈二公遺札各一恭潔二札見當時國步艱難貞臣心苦念及後嗣尤全忠孝忠節札作於太倉內召後尙在崇禎盛時惜未得其蹈海以後眞蹟忠烈無所寄姓名考之續耆舊集當與林西明岳隆者四札向藏菽亭范氏忠節同望世華見之遺命其子付之貞石並模三公像於前而文爲之志

鄭簡香二硯窩集跋

吾都故多世家大族國朝以來尤推鵝浦鄭氏自寒村老人而下後先競起幾如瑯琊王氏人人結集爲海內推仰余之得交于鄭子簡香也以其叔三雲其時簡香未弱冠已嶄然見頭角封胡羯末之中儼然康樂望而知非裙屐少年也三雲既從事四方不能竟其學而簡香行益高文益進聲光發越得幸當代鉅公以制科特徵己巳冬余歸自江南簡香扉與余子通姻婭乃始得朝夕過從盡出其詩若文相示爲之歡呼快誦燈炮漏盡不能止信乎故老之遺風未泯爲足守先而待後也

抑余又有進者柳子厚之論文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夫太史之文牢籠百代涵蓋千古而予厚獨以潔盡之豈特以其十數卷之書網羅數千百年之事如列眉指掌爲簡潔已哉喻如造物春生夏長千奇百怪軒豁呈露然後固而存之以得夫淵盡渟清之候其積之也愈厚則其出之也愈峻其取之也愈多則其用之也愈少固非厭繁蕪而守寡陋者所可襲其形似也今簡香亦正在春生夏長之時方當謝華啟秀繪天工而章黼黻異時由博而約由絢爛而平淡以庶幾乎太史之潔余雖老猶能抵掌而讀之

宋殺岳忠武論一

賊檜戕殺岳忠武沮中興之業傷義士之心讀史者至今憤憤或歸獄高宗以爲忌欽宗之歸而不安于位也者在賊檜當時或有以此中其主之心而堅其自屈然猶未爲探本之論也夫岳氏之死則陳橋兵變爲之也夫立國之勢必有所趨得之易而懼人之效其尤則必鑒其易而爲之防而不知其所爲防者適以自弱也宋祖乘五代積習徒以素得士心一旦起陳橋而得天下

如反掌于是得士心之爲世大忌者終宋世而不可解豈獨君忌之即謀國大臣所爲老謀碩畫者亦無不以此爲事宋祖杯酒解兵權之後猶欲殺符彦卿賴三槐王氏保之耳迨其後世去五代已遠然王德用初無武功徒以材略威望爲士心所歸往遂有貌類太祖之謗狄武襄奮起卒伍立功南北位樞密一時羣相指目雖賢如歐陽公亦且再三爲防微杜漸之奏而武襄遂黜陳以死夫武襄豈嘗有絲毫跋扈之迹見于顏間而沮之者又非小人則宋世武臣不得盡其力以效忠者不知其幾而卒出於和者則以忠武朱仙鎮之威聲搖尾而乞憐則終爲之肉耳金之以和啗宋而旋背之弱者謀必且竭力致死有以大創夫强敵而後和可恃而敗檜不與焉夫强弱相并强者利戰弱者利和然爲功聞者皆唾之余謂宋之得以和存亦忠武再造之力

明邱濬著論謂秦檜於宋有再造功岳忠武未必能成

有以大畏其心而不敢動也是故忠武以計廢劉豫而金始一和及兀朮敗盟而荆襄之師旋至於汴彼兀朮者乃始喪胆裂魄僥倖於忠武之召還而何敢復爲不和之舉是忠武雖以此死而功在社稷也若忠武死而和不壞者則以韓世忠劉錡吳璘之徒尚在而兀朮亦氣喪而不復振嗚呼忠臣孝子出死力以捍國家之患而其功乃僅止于此乃并其僅止于此者莫爲闡發而徒見所以召之之心至于甘心毀成績而全忠孝而論者或謂忠武可方命拒召滅金而後返者又兒童之見而適足傷忠武心也嗚呼自古得國之易無如宋祖而其弊乃見于末世是則論世者之所當知也

忠武論二

清四明黃定文仲友撰

上鐵制軍書

某以丞倅開曹荷蒙憲臺下車以來首先拔擢委檄劇郡夙夜黽勉冀圖報稱伏見福星臨莅南邦宏猷所布如建立徐鎮截留川米近復籌開海口古大臣爲國爲民之碩畫迴出尋常萬萬某猥以菲材荷蒙重任亦思下求民瘼以稱德意伏查徐屬最爲民累日重日深者莫若帶徵積年災緩錢糧及攤徵各款河埝銀兩也緣徐郡本係積歉之區歷年緩徵糧銀以及王平莊各工應攤徵歸款之項年復一年愈積愈重即如本年蕭縣應徵額銀止三萬五千餘兩而應帶徵各項至有十一萬二千餘兩邳州額銀止三萬七千餘兩而各項攤徵至七萬餘兩宿遷縣額徵止三萬有零而各項攤徵至七萬九千餘兩其餘銅碭睢寧各縣情形大略相同是徐州一郡帶徵之銀反多於正額兩三四倍不等民力實在難支反以熟年爲諱查本年麥秋幸有七分夏間得雨未能霑足秋收雖未計有成數已形歉薄茲據各

州縣衙先後詳請將帶徵八九兩年災緩銀米及帶徵各款河帑撥照嘉慶八年奏請遞緩之例俟徵完六七年以前積欠後再行分限帶徵以紓民力等情具詳前來業經某據情轉詳籲懇奏綏在案竊惟州縣有司賢愚不等獨至催徵一項則皆利開徵而必不利於停徵以催徵有羨可資也乃徐屬雖遇略可開征之歲亦不得已而報求緩徵則以帶徵數重小民必不能如數完納而考成之嚴隨之也若今歲又請緩帶即使明年幸而有收則十一萬者併加帶當十五萬七萬者當十萬

外其勢愈不敢報開徵也如此年復一年伊於胡底而小民緩徵習爲故常覓不知有應納錢糧之事一旦豐歲併徵力既不能盡輸情復敢爲驍抗此皆地方官所熟計而不敢言者也竊惟帶徵之虛款不除則此後之新糧永不敢復言開徵是國家歲失鉅萬銀於緩徵之一舉而又實非州縣有司之罪也伏惟聖天子保惠斯民如天溥澤凡遇災歉不惜數百萬帑金以濟窮黎大公忠體國胞與爲懷可否俯念徐民積困已深陳情籲奏將徐州府歷年帶徵攤徵各款量予豁除以裕民力行兒合郡生民仰沐皇仁憲德感戴歡呼以其有極某不揣冒昧瀝陳下悃上瀆憲聽除將本年帶徵災緩河帑細數及歷年應行帶徵總數分列兩摺星電外惟祈鑒察

上吳廉使書

某仰荷憲恩移署揭陽茲於八月二十七日抵揭任事伏念揭邑俗悍民刁兇鬬蜂起已成積習某叩辭鈴閣之時仰蒙面諭諄諄謂必破其利於械鬬之源而後鬬風可懲此誠洞徹沈痼爲越人洗腸伐胃之治某履任累日久管事者無可開銷則起鬬案爲開銷之地而紳士利於鬬一案旣起大概頭大尾小從輕完結而官利於鬬兩造開告動至數百人無論到與不到皆可取資而役利於鬬被殺者償其家口抵償者享用豐腴而爛棍利於鬬此其積慣成習之山也今則又有異者巨姓無處不鬬蓋嘗銷耗無餘紳士一被牽告輒須斂跡已資是紳士苦於鬬民間旣已困耗考成倍加嚴緊即有不肖之員亦厭苦於鬬取利於鬬者晉差爛棍而已然

胥差之弊權在於官逐案刪除濫控則其弊可以立除
惟是兇惡爛棍懸不畏死動輒生風非特弱民患之長
吏患之卽巨姓之紳士今亦深患之矣而紳士不肯與
長吏同心以除爛棍者民不信官也某履此極弊之區
惟有矢天自誓克己清心隨事隨時顯爲懲勸苟能使
悍民知畏良民知依則頹風庶可漸返而錢糧頑抗之
病亦不患其不起但非磨以時月未易言上下相孚也
勉力

雜說一篇贈王小竹

余與王子小竹交幾五十年所矣居同里閈年相若業

同師雖其間出處小異而謹身飭行不爲世俗所指目
晚而家門雍睦無改舊風無弗同者余歸自江南迴視
二三十年之間故交落落獨喜與小竹詩酒往來晨夕
相過從閭餘歲月追媲春暉殊相樂也而其間有不同
者余涉世旣久出入于風波險難之中憂患深而聰明
痒世故熟而參悟多繼乃息機摧橦棄置一切闢一畝
之宮栽花種竹與之所極幾忘其身而小竹葆眞養性
未寒而衣未饑而食惴惴焉若懼造物者盜吾所有以
去者也七十老翁復何所求嘗欲以余之放曠無涯涘

說菊贈洪梅川

余歸自江南閒居無事課僮息圃雜植花木四時略備
而草花種尤繁偶檢本草凡草之入藥者花多奇如牡
丹芍藥當歸牽牛之類豔冶稱一時而惟菊種尤多品
高而功著菊潭之飲可以長生其于老人爲尤宜以是
多藝菊然苦培植滋養之難不能盡遂其性離落間黃
花初散寒蛩夜壁映夕陽聊自娛樂未敢與專家老
圃爭奇競豔也姪倩洪生梅川以醫名郡邑顧獨好菊
每歲購種走千里遍吳越得異種歸珍護若拱璧自稚
苗初苗以及長遂移插旦旦巡畦町閒時其水旱而爲

之滋植去其蟲螟鼠雀之爲菊害者一枝片葉不使沾泥淖暵風日又去其枝蘖使俯仰得勢終日汲汲然勞苦不倦及暮秋羣芳爭秀五色陸離不可名狀于是洪氏菊遂獨擅一郡蓋以花之性情爲性情而不拘拘于舊譜之成法其醫花也若醫人而花之生以遂非苟而已也余謂子之醫人亦當如醫花夫花之弱者宜培過培則滋生花之繁者宜削過削則傷本水旱異宜朝夕異候時而察之而不傷其天和斯子之善治花也今醫者守一先生之言風寒也而與以參蘁內傷也而進以資無動之非靜也山之動莫如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而山之靜如故也不然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彼塊然者未始非靜也而何樂之足云以岳之資近於靜爲說以廣之嘉慶丙子良月中澣息圃老人書

交載之士說吳王夫差

吳王夫差增封越疆將起師北伐齊爭伯于中原子胥爭之力諫之疾吳王怒不信也交載之士有笑于列者吳王召而叱之曰寡人與相國謀事小臣安得笑有說則止無說則死交載之士對曰臣安敢無說臣笑相國

隆于越而少大王之雄威也夫越誼黽之與處而魚鼈之與同僻彼其君且爲外府而相國視之若敝國臣是以笑吳王嘻曰然寡人故不信也交戰之士曰臣亦笑王之不好伯也吳王怫然曰奈何對曰夫伯者實則勢名則義臣以君王之救越爲負不義之名而不足以服齊魯也彼齊魯者禮義之國好折人以義窮人以辭今君王率仇越而伐強齊齊有辭矣何懼且夫越雖至卑微不足道然而親集矢于先王之趾吳之民猶隱痛焉今君王入其子女玉帛而赦越天下諸侯

不知王之大度足以振之也而謂王以玉帛子女易先王之趾其誰不輕吳而逆王且王亦知魯莊公之事乎魯莊公攘强魯敗宋威儀才藝爲天下先然而齊襄公殺其父而不能報也天下笑之曰此齊侯之子也今以吳之强不能報弱越而封植焉天下其不以王爲越王之子乎相國不是之恥而沾沾張大越國以堅王之自用臣固笑王之不欲伯而亦笑相國之毫而智短也吳王勃然怒髮盡上指冠曰久矣寡人不得聞此語也寡人幾不得自比于人於是回伐齊之師命伍子胥將

而伐越

讀康誥

康誥三篇以朕其弟小子封稱謂觀之自宜是武王之詞但康叔爲成王所封于古實有可考漢儒之言可置不信若左傳祝鮀首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于是命以伯禽而封魯命以康誥而封衞命以唐誥而封晉在成王時無可疑者何獨疑于衞又殷民七族盡畀之衞使其在武王時則武庚三監更在何處位置此其確有可證者也明車倩臣以爲武王時作書成王時

始用則尤屬騎牆不可通之語大約此書當從古註

按本書非獨如前所言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周公語氣也未有若文封之心朕心朕德維乃知則尤爲周公之言無疑蓋自三叔流言王疑之召公亦疑之而獨康叔能與公同心所以定亂之後首封以殷之餘民尤爲的確不可易者大抵聖人之心明白洞達當時率王命以封故冠以王若曰而其爲誥則皆周公之語不妨明述己意非若後世代王言必不可參以己語若出于武王則武王之心天下戶知之何得有朕心朕德惟乃

知之語乎

讀左傳

左傳魯莊十七年十月初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杜注武公也明年春晉侯朝王林注晉獻公蓋據史記武公卽于莊十七年卒耳若據冬封春朝尙宜是武公其後莊二十三年獻公始見于傳二十八年卽記二五耦事夫獻公必不敢于父在時上烝生子女若在武公後則卽使武公死在魯莊十八年至此十年耳而申生上有姊至此最多止八歲重耳夷吾五六歲耳何能出据

大邑威民懼戎左傳之誣如此此時夷吾已能訴屈城之惡

晉文之年歲史記最爲詳晰云獻公爲太子時文公已自成人獻卽位重耳年二十一及獻二十二年出奔狄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在外十九年入時年六十二矣而申生又爲兒可知左傳之誣此事斷宜信史記

因前說知夷吾烝賈君亦大誣賈爲獻公元配至惠公入時將就木矣

有難者曰據秦穆夫人乃申生姊而其嫁于秦在殺申生之後執井伯以媵穆姬是也史記年表亦于晉獻二十一年卽殺申生之年迎婦于晉若因重耳之年而謂申生當四十餘則穆姬之嫁不太晚乎曰史記固云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齊姜早卒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旣曰女弟固不妨參差左先敘穆姬亦謬總之事須論理若重耳夷吾皆五六歲驪姬何所畏憚而遠之又申生若在獻公立後生則伐東山時嘗獻公十七年申生至長止十五六年耳亦未必能將而前一年士蒍已勸其爲吳太伯皆屬無謂可笑

鄭三雲傳

三雲道人姓鄭氏名辰宇箴衣後慕謝遺塵九題之目乃自號三雲家慈溪鸕浦自其高祖秦川遷老與梨洲黃先生交至今稱所居爲二老閣曾祖寒村先生起家庶常以詩古文名世子孫世其業門風爲一邑冠冕三雲少承家學與其兄弟並馳聲鸞序歲丁酉受知韓城相國以拔貢至京師是時余亦公車北上握手鄉邸相與詩酒馳逐往往高吟大呼視取青紫如拾芥執意其潦倒一官卒以張文昌之疾歸老江村以歿爲可惜也三雲旣以貢留京師屢應京兆試不得志久之以四庫

館膳錄議敘得布政司理問候補江南理問職閒江南名勝地多名卿材士三雲雖不得志猶幸以閒官得寄其山水友朋之樂欣然就之乃需次十年不得闕役從常調中奉檄奔走無寧歲益非所好嘗署蘇松常三郡通判又署揚州同知皆閒曹無所試一攝陽湖令有弟訟其兄結盟者面呈名摺三雲笑曰此汝兄卒錢會摺耳立毀其摺而諭以倫紀禍福其兄弟亦感悔爲好昆陵人常惜其攝縣之遲而去任之速也其後押太倉運至通州得目疾歸歸復奉檄送安南降人赴廣西三雲

賦詩有我道此行殊不惡七星巖畔有空青之句旣歸自廣西乃借補徐州府經歷遂以目疾告歸里復口年而卒三雲事親孝撫孤姪有恩平居詩文成集皆藏于家祖某父某其先世皆自有傳誌兹不具歲庚午余歸自江南距三雲之歿口年矣其子某始克葬三雲于所居之側若干里而求余爲傳余不敢以不文辭

何烈婦傳

何氏山陰平溪之妻也初溥從其兄春江遊幕揭陽娶何氏春江久喪偶亦娶番禺某氏同寓家揭陽嶺南地僻遠居家或不能循禮法何氏獨靜好簡默甘淡薄以婦德稱未一年而溥病卒何氏姙八月方依其兄翁以生乃又一月而春江亦暴卒番禺某氏者遽挈其資廚去且以諷何氏何氏唾棄不顧獨殯其夫兄弟于縣西門外泣拜曰未亡人所以忍死須臾者爲腹中一塊肉冀延平氏後魂而有靈其陰恤余也旣歸依母以居彌月而子寤生氏宛轉牀蓐痛苦不可忍醫者言勢不可兩全留母不留子留子不留母氏疾應曰留子旣而子下卒不育何氏瞑眩中問其母曰生矣男乎母曰女也

且死矣何氏嗷然呼曰噫是復何望舉首擊牀櫺血濺溢而死嗚呼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何氏閨門弱質非有禮義之涵濡保姆之諭教而皎然如此是足以抵狂瀾而挽末俗者蚩夫旌別淑慝樹之風聲守土者之責也予方吏揭陽且與春江有一日之好爰傳其事以爲他日誌乘之徵烈婦其先亦山陰人父賈于豐順生烈婦死年二十七

貞烈王淑姑傳

余從弟定聲聘婦金氏定聲夭金氏誓死過門守節撫

嗣子若孫三十餘年而死得旨旌表余方誌其事并集鄉前輩姜白巖蔣楞厓諸先生所爲貞女議說刊以問世而金陵李生蓋以其父文燕所志仲嫂王氏貞烈事求爲之傳嗚呼閨門弱質至性摯結薄九天而湛九淵愈出而愈奇有非儒生拘迂墨尺之見所可擬者爰不敢以不文辭按所志貞烈王氏名淑姑台州臨海人也少慧從其邑旌表節婦棻輝閣洪氏受學能吟咏才名噪里中文燕父參戎公某官象山與貞烈父博士昌熙善爲仲子某聘貞烈既具禮矣而某居金陵未知也方奉叔父命聘鎮江吉氏于是兩家哄然幾涉訟參戎公爲請于兩家願偕娶而以姊妹爲長幼吉許諾王之父許諾卽女亦心肯無一言而貞烈母獨憤恚謂吾女慧如是何患不得佳壻而變居爲卽取聘物擲還李而爲女別媒女初聞母言泣請于其姊若季母婉轉回母意而母執不聽女于是涕泣不食遍書其戶牖曰我生不能有二金環煜然嗚呼天只不諒矣死靡他古有其語令兒其事然婚欲續而莫續聘雖還而未還女之守此金環以死女可謂得死所矣于是素輝淇節婦來弔哭且表其所書絕命句收其遺文而天台齊次風宗伯哭以詩題之曰貞烈參戎公聞信大驚且感乃命某馳之臨海親迎其木主及遺像以歸歲時祀享仍命吉姊之嗚呼貞義激烈之行不恒見於世久矣獨閨閣中或未婚守志甚或絕脰以殉而明儒若震川鶴灘輩猶從而非議之若貞烈淑姑者又何以稱焉夫亦至性所賦天實靳李本金陵人今居鄞女死時年十九

夏齋先生家傳

先生諱道炎字上伯號夏齋少負逸才九歲作壽星詩有拂地長鬚銀線舞摩空高額玉峰齊之句歲癸酉舉於鄉其程式文錚金戛玉流誦藝林主試裘文達公有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賞時先生已淹抑黌序者二十年年四十矣旣屢赴禮闈不得售抑鬱無聊時縱酒劇飲罵坐益與時不合居京師館貴人家貴人貌爲恭敬

先生醉輒叱詈其用事奴子奴子乃舉先生所注周易告其主曰是好著書且得罪罪輒累主人主人大懼辭先生先生益困歸里先生雖一縱於酒乎然其沈飲大醉輒發抒生平志行遇族中子弟稍不馴行者乘醉發其陰事且歷陳先世家訓規矩相督責語喃喃不可止時忽勃怒亟欲施夏楚以是里族少年聞先生聲咳聲即屏息不敢見里中有爲疫鬼所虐者其家延巫勅禁鬼附病者笑曰是何能爲若能得黃夏齋飲我我即去其家人叩頭求先生先生喜即詣病家陳厄酒呼鬼對酌曰若飲我酒我所與飲皆若儔耳趣飲我酒去慎毋困庸兒既而病者竟愈里中競傳先生能驅疫鬼先生亦自喜然卒不得志嘔血而卒先生嘗修家譜遺詩文亦富卒後十餘年二子相繼沒遂以散失余嘗於京師得先生所著周易兩本爲方二寸紙細書極端謹攜歸藏於家亦燬於甲寅之火先生遺墨遂不可問矣季弟季聲公謹仁孫亦能文乾隆庚辰科房考某公得其卷大喜以第一薦竟不獲售以諸生終

聚齋先生家傳

先生諱緒奎字殷仲號聚齋於吾父爲叔父行而年差少其詩文多得於吾父及夏齋先生余五歲從先生習句讀時先生已有聲黌序矣先生性和易絕不爲厓岸余年十八歸自江西先生見其文若可教輒喜引爲忘年交出其詩文相參酌並忘其爲十餘年童子師也其平居待人接物粹以和里中無少長皆敬而親之余既以饑驅走四方兒子式鼐稍長知就學先生所以視之者如余少時顧終老困場屋嘗語余曰吾八月十五生自二十至六十凡遇生辰皆在矮屋中對月自醉未知生於得失亦似淡然無所與者蓋其天性和易不可得而窺也中年後好爲詩詩稿積至盈尺爲短長句亦數百篇知易如其人多可傳者先生再從弟緒復字其心亦富卒後十餘年二子相繼沒遂以散失余嘗於京師居貧數內行弟其玉中年狂走不知所之其心公刻苦撫孤姪恩意甚至俾弟婦得安其家其心公卒無子緒延宇世賞亦先生再從弟也嘗與余同學於先生性敏慧好雜學無所成亦能爲詩全謝山先生句餘土音所賦韭太常詩里中多和者世賞公有十三陵寢空黃土

廿四郎君已白頭之句爲長老所稱卒年三十二亦無子

范太孺人傳

吾族自明中葉以來冠盖蟬聯鍾鳴鼎食爲閭里望而吾宗自二穎公以朴厚無機械閥再傳至貤贈公益困貤贈公卒後勢益岌岌其得由微而著熾昌褒大以有先人之業者惟范太孺人是賴孺人歸貤贈公生吾祖贈公及陳俞王吳四女子而貤贈公卒贈公幼未能有所立女子子多在襁褓家有樓一楹樓下又居他宗爐

煙竈火雜聚一樓無一畝之植晨夕所需惟賴十指績紝或洴澼纊以爲業三旬九食以爲常贈公稍長好客孺人喜脫簪珥佐之贈公嘗與族人坐樓上縱談稍久思得茗飲客顧無有孺人呼樓下宗人假得之蓋其平居終歲未嘗得茗飲也然數十年臥起一樓寂然肅然未嘗稍有疾言怨色聞於外歲時族宴會亦未嘗下樓一闕庭院以是族中長老及子姪姒無不交口頌孺人賢相嗟歎爲不可及及貤贈公棄儒而賈稍有以自潤余太恭人來益相佐爲理稍稍闢房屋樓下置書塾延師教吾父太孺人乃得從容頤養及見吾父入學娶張恭人生吾兄定宇於是太孺人年八十餘矣髮髮黑齒牙牢固如少時而坐起一樓未嘗一下闕庭院稍有疾言遽色聞於外如故時於是昔之歎仰之者僉慨然以爲眞不可及也文生晚不及見太孺人余太恭人常訓之曰人家無論榮瘁但能世守忠厚閨門嚴肅後無不熾昌者吾家水源木本由微而著端賴先姑因爲縷述太孺人平生又數十年文乃泣而志之亦吾父之志也

顯祖妣余太恭人傳

太恭人性嚴正歸吾祖時家故貧太恭人刻苦佐吾祖成立家業上事范太孺人下撫教吾父婦道毋儀爲里族師法其微時族中房屋有爲他姓覬覦者太恭人亟脫簪珥衣物購其室以歸家屢空不顧也晚年享吾父祿養叔父家亦隆起內外孫曾數百指里黨以爲榮太恭人處之如故時召集諸孫婦諸女講婦道謂凡家業興廢雖由男子克自樹立然無不良閨門嚴肅以興或縱逸怠惰以敗吾家所以由微而盛皆實由范太孺人淳德備行吾與家婦張三世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以有

此也閱歷數十年親族中某也可師某也可戒後生者慎之哉且吾老矣所爲諄諄不已者亦欲爾輩耳熟焉遞傳之無窮也太恭人少怯弱老而愈健聞猶爲諸孫婦指視縫紉撫曾孫不倦年七十九而終

顯考墨舫府君傳

顯考諱緬先字嗣音一字正木晚號墨舫藎臣府君長子乾隆壬申恩科舉人丁丑科第十二名進士官江西樂平縣知縣調浮梁縣知縣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九月初三日子時卒於乾隆三十年乙酉九月初九日

子時享年四十七歲少刻苦力學居貧不能得碩師輒自冥追力索窮作者之奧窾作爲文章必嘔心刻骨神與古會體本瘦削長身鶴立又加以苦學遂得咳嗽疾及爲吏江西益自淬勵治民事如身事五鼓起閱文書出納條教日出坐堂皇決事吏持符案雁行進必盡決遣且使人人得其情而後已既退敘文稿上大府率至丙夜嘗秉燭治官書忽喟然起步庭除往來月影移晷小子定文起請曰大人此時獲上信民是何疑獄而苦思若此府君歎曰小子汝哉夫獲乎上則獄上囚必死苟稍有冤反不如不獲上者或可待上平反也吾此時所思設身爲囚而曲致其求生之路苟必不可得而止耳其仁心爲質如此然治益嚴遇敝民喜奸文網者尤重懲不少貸持廉不苟取與出於天性其自樂平調浮梁也時鄱陽亦缺令鄱陽睨邑當事以府君應得之或勸府君稍自潤色府君力持不應乃遂得浮梁其後屢奉檄平亭他縣獄專事申釋民隱不肯曲折爲同官取媚以是治聲藉江右而終不得晉一階卒以積勞嘔血請病歸又數月而卒卒之逾月有浮梁民十餘人走至

庭若有所赴訴者卒見靈帷蕭然諸子衰絰乃投地叩頭大哭淚盡出血問其人則前明李御史日修子孫其墳祠爲鄉豪林大榮所侵府君爲執法抗大府直其事而置林於法府君既去林復挾勢變其獄李氏無所於愬乃偕詣二千里而來告其事者也又三十餘年定文官粵東僊都人覩察胡公克家詢家世喈曰此吾鄉神明吏郡人皆尸祝之而傳其逸事者藉藉愛在民久而益著如此府君行事具載行述及浮梁碑誌中茲特述其所庭見者附於譜

顯妣張太恭人六皆張公女也年十八歸吾父自余太恭人以嚴正治家張太恭人益佐以慈惠生文兄弟五人二女子孺幼滿室太恭人勤瘁備至每晨起視余太恭人寢膳撫摩中饋暮卽爲諸幼縫紉補綴率丙夜不得休冬月龜手血指瀝然未嘗有聲息聞于戶外見鄰居有虐婢者深惡之終身不蓄婢並以戒諸婦蓄爲家訓從吾父官江右八年而歸歸又八年太恭人雖處榮顯然躬服布素率諸婦視井臼內外整肅過於昔時其視子婦若女均惠無厚薄顧獨賢吾婦病革時獨諄諄以守家法無墜忠厚風爲囑吾婦亦謹志勿敢忘太恭人事親孝沒時余太恭人尙在堂太恭人念不得終養目垂瞑猶連呼娘娘不絕卒於乾隆癸巳十二月廿二日距生於康熙庚子五月廿八日享年五十四歲生子五定宇定文定衡定樞定杓

余婦盧宜人月船先生諱鎬之女也年二十歸余時張太恭人從吾父在江右宜人事余太恭人能得其歡心晨夕不使離左右愛之過諸女其後張太恭人歸宜人事之如余太恭人性明達自其嫁時衣飾器皿未嘗服

御然鄰族有假貸無不立應敝之無所憾旣從余宦粵東余以懿失大府意屢置疲劇地時或憂忿宜人輒笑曰凡仕此地爲一日長亦與斯民有定緣不可強易且妻能安貧子知教讀毋以脂膏自潤爲也余亦爲釋然其平居撫僕妾皆有恩妾戀之如母丙辰春余留滯高州宜人年五十二以病卒於廣州寓所宜人雖病困性益明了沒時命檢點箱篋得衣二十餘事曰以遺三嫏餘銀五十金曰張太恭人家零落有姪年三十未娶遺以此金使娶婦承張氏後亦畢吾事姑心也嗚呼吾述

前世閨門遺行皆安常處順非有奇節瑋行炫人耳目然其慈祥嚴正所以保世而昌大者皆卓然可爲世法其備聞前人彝訓知遵而傳之獨吾嫂若吾婦爲最熟今嫂死吾婦又死後來者或承侍未久或不逮侍吾恐傳家懿訓久而愈遠也故纂述前徽而附盧宜人事於後世世子孫其亦知所法守哉

帥峰大兄家傳

吾兄諱定宇字一齋晚自號帥峰顯考墨舫府君長子國學生性沈靜寡言笑能習勤苦其視世俗機械爭雖

刀相競心未嘗不知然一不肯爲亦不肯以此逆億其僞偶以是輒遇困然困亦不悔獨其事親撫諸弟久而愈摯此則吾家累世餘澤賴吾兄以永永無窮者也初侍府君樂平官舍年少也經理錢穀出入酬應賓客御僕隸下至米鹽瑣屑無不綜核府君得以盡心民事不以家累者吾兄力居多府君以疾歸里吾兄扶侍益盡疼府君持廉既歿後貲不逮中人食指數十口養生送死婚嫁諸弟姊若張氏妹吾兄皆竭力從事俾吾與諸弟得縱意讀書無所顧慮然吾兄日以益困矣歲丁未以饑驅走廣西會余得廣東縣令乃東就余居久之慨然曰吾二十年前侍吾父居官佐理煩密自謂無所憾今世態日異吾老矣不能合時宜去汝歸耳既歸故居燬於火就燼墟葺屋數楹僅蔽風雨中年喪妻不復娶閉戶課兒孫靜坐終日閱史鑑人罕識其面時復經理前世墓田內舍修廢墜族中賴焉卒年六十六

石軒家傳

吾弟定衡字和石號意竹又號石軒顯考曇舫府君三子也和石少余二歲少時同侍顯考官舍顯考他無嗜好公餘稍暇輒呼二子指授詩文法度析經史疑義率夜分不休余時稍有知識喜問難請益而和石獨循默聽受無一語退而默坐沈思若有得者既歸里從董小鈍扣舟兩先生遊益得以知古人讀書淵源道法余好泛濫涉獵讀古書似無所抵滯而和石沈潛銳進爲相辨論經籍疑義及古今成敗和石鉤深致遠語簡而意得余恐不勝則旁徵泛引相揩拄和石不能辨而心不然也然余亦已心味其言輒相與大笑和石性淳謹動守法度余中年不得志場屋鬱鬱無聊或時從博徒賣漿者遊和石不欲爲顯諫而冀余自悟旨其意氣鬱鬱悶悶時見於顏間余爲之大悔嗚呼咸我者吾弟也和石十七受知學使錢稼軒司寇暨諸生第一未幾即以高等食餼後學使大參彭芸楣先生余座主也得和石文愛重過於余及都憲竇東皋先生來督學尤賞識之杭州俾與召試將薦致

中翰而和石以臨期病不能入試東皋先生爲扼腕久之歲丙午和石爲諸生第一者二十餘年矣乃悉取平生時藝盡焚之更習爲平易顯淺之作是科遂得售再上公車己酉已得中且在前列而是年浙江止取七人遂見抑置居京師館今副憲邵雙橋先生家和石既以學得病學日進病日益纏又以旅居不得志是年秋疾卒於寓館嗚呼和石已矣然其詩文具在世必有讀而傳之者自二十以後據皋比席間函丈成就後學多騰達以去或居里塾爲大師是和石身雖困而道未嘗不行也獨余老而失學役役簿書棨掌中回思數十年間學相切磨如在隔世茲執筆而僇和石不覺涕之無從也和石工書法嘗作淳化閣帖考證識者以爲吾家長睿之比潤筆作山水有王石谷筆意有子式穀今亦爲名諸生

湘尊家傳

吾弟定枘字仰辰又字湘尊贈朝議大夫墨舫公之第五子也生於樂平官舍少恂恂循愿大夫公絕愛憐之六歲而孤又八年喪母依兄嫂以居仰辰起孤童能自樹立爲縣諸生貢成均嶄然見頭角既乃從仲兄嶺南官舍侍其兄督運賦酬應上下約束諸僮僕井井就規矩仲兄賴以集事吏聲益起在清遠時嘗督賦濱江山中其地去縣城五百里所謂上峒中峒下峒皆故時猺猺餘俗刀耕火種男女椎髻耳垂大鐶逾五寸侏儒祝獷不可以法制仰辰能就其俗爲化導賦不勞而集猺中山水絕奇仰辰嘗束縕火入南山巖洞中始隘不容趾既而呀然中開宏者爲堂深者爲奧前行若窮倏復爭勝懸崖中鍾乳下滴歲久幻成諸物相奇巧不可思議最後得一室乳石成蓮花座佛趺坐其上旁立童男女及龍象鐘鼓無不備具曲肖遊者喜爭明縕火或發聲贊歎神光陸離如見花雨如聞佛語凡然巨燭三見跋乃出於北山之北離所入處十二里矣土人前導者言其北尚有洞逾三十里奇勝尤甚仰辰鼓勇欲往會仲兄召之歸乃止仰辰常誇其遊之奇而未盡所欲爲慊也其後仲兄改官江南仰辰歸於故居灰燼中築室數椽閉門卻掃靜頤養又五年而卒

四弟維北像贊

其志之激昂也而未底於成其才之銳精也而未發於
硎其長身鶴立炯目電視有似乎吾父之儀刑竟十九
而逝世兮抱冰雪以長扃又四十年而瞻遺像兮似耶
非耶徒涕泗以沾膺況棣萼之俱瘁兮獨老我以誰朋
爾未室家無後可承踵爾父母以嘗以烝作此些詞用
告雲祁

鄭野雲像贊

熙兮其春油然而醇含茹元氣卓爲天民若夫凌鑠一
世之氣岸牢籠萬古之精神鬱雲龍其未舉早返樸而
歸眞玉山高寒瑩徹無塵發爲文章天葩吐芬惟其圖
輝而翳光乃潛耀於後昆

天一閣明藏書 約園刊本

禮部侍郎邵公墓表

嘉慶辛未冬禮部侍郎鄞縣邵公以病告天子慰留予
假調攝閱十日未愈再陳情請歸乃始俞允買舟南下
至杭州卒嗣子桓旣奉柩歸里卜地襄葬事條係公行
狀謁余爲文表墓道余以公明德重望宜有當世大手
筆爲之傳後顧何敢以謏陋衰遲如某者承其乏旣又
自念與公生同鄉里素以意氣感激相知契又嘗在公
河南學政幕其知公立身行事爲最悉乃不敢以不文
辭按狀公諱洪字海度別字雙橋史部侍郎巡撫江南
思夢公諱基之孫翰林檢討諱鐸之子其先世具巡撫
檢討公誌傳茲不具公以巡撫公遇恩欽賜舉人辛卯
成進士文選主事軍機處行走歷員外郎中主考湖南
鄉試提督河南四川學政收刑部出爲撫州知府調南
昌擢岳常澧道江西按察使未任陟布政使調安徽入
爲太僕卿宗人府丞副都御史至禮部右侍郎誥授光
祿大夫以歿公生七日而孤巡撫公以廉名天下家徒

元一統明藏書 約園刊本

四壁立祖母王夫人母孫夫人生母陳夫人撫以成立
公奮起孤童讀書不屑爲章句一覽無抵滯慷慨持大
節遇有所不可不以勢力迴奪其需次吏部也諸城劉
文正公舉入軍機處且欲越次補公主事公謂不可以
一人格成例文正公益喜重公謂可大任旣丁王夫人
陳夫人憂服闋入都久之始得補主事引見高宗純皇
帝遂承眷注屢進員外郎中一主考再提學皆以廉明
稱上意駸駸向用矣會用事者忌公剛直乃迴翔郎署
十餘年始得知府以去久之用事者得罪聖天子親政

事縣擢公自郡守一歲中得行政恩冒所以慰勵公者甚至嘗陳奏籌補江西倉厎批有知人最難得人則治彌補之事宜緩不宜急宜勸不宜疏毋使病民且有朕言未知確否汝酌行之之諭公既感激殊恩又念聖天子所以愛惜人才綢繆國計厪念民瘼之至意而又不自滿假遠方郡吏一旦縣鬧心膂益思所以報稱謂非痛自勉苦無以率屬吏而收實效於是盡絕請司所入無名陋例又斥其贏廉所入先有司出以濟公如九江建兵房廣昌修城濒江臨湖修墟田隄岸皆立捐數

千金不以累州縣而於屬僚舉劾調補一秉至公於是
羣吏相率激勸兩年之中禰補三十餘萬倉庫日盈而閭閻無擾至於平庶獄決滯案自其爲知府時已有邵青天之目至是統轄全省民情益隊附及移安徽悉以治豫章者治皖既而以觸熱入覲往返數千里安徽告饉公履畝勘卹不遺退遠民受其澤而公病矣既持廉至是益困公既病告貸於里之有力者始得歸已復蒙恩起太僕遂蹐剛貳益持風節不懈禮部雖閒遇典制所關雖同里相識有以非例干者毅然不可奪而其時方綜核名實吏或救過不遑獨公始終蒙眷以功名終信哉廉吏不可爲而可爲也國家聖聖相承知人善任名公鉅卿卓卓著稱者類皆廉靖無私有以宣上恩德子惠元元公祖恩蓼公于乾隆初以舊學巡江左公亦以廉直受上知不次拔擢迄今江左之民猶能道思蓼公遺德而稱章皖江咸頌公不衰祖孫三世前後輝映非獨其清德相似而遭際之隆尤令千百載後欣慕無已也公卒以某月某日年六十九某氏贈一品夫人子權先卒桓戶部候補員外孫某曾孫某某葬於某原

女口某某其壻也

屠寬園先生墓碑銘

先生屠氏諱繼序字淇篁明兵部侍郎大山之後世爲四明望族曾祖某祖某皆諸生贈封文林郎父雁湖先生可堂乾隆壬申舉人咸安宮教習雲南宜良知縣遷白鹽井提舉母宜人朱氏先生幼沈靜銳學年十七入縣庠爲諸生其時提舉公遠宦滇南封君公老不欲遠子職先生既少入數序謂功名易致思爲速化之習揣

摩房行制義先達見者皆許其必售然終以不偶提舉公卒家益落又數困于有司乃始翻然悔盡棄舉子業家貧不能多置書爲討計設書肆市中藉以盡窺古今典籍且謀十一餬口先生日危坐肆中翻閱異聞圖志有所得輒蠅頭細書置箱篋歲久積數巨麓蓄爲困學紀聞補註世稱其淹博以是書肆輒折閱先生復棄去游粤東從余潮州官舍者三年余宦江南復就余揚州既而客徐州碭山無所合而歸初提舉公與吾父墨舫公同舉於鄉既而吾姑氏歸於先生又與余同事月船君諱樞字元中亦號沅鏞性醇質樸素生素封家業日課子姪嚴切尤隆禮于其師以是子灼在庠序有聞君年二十二失怙苦次中有以僞券數百金索償者眾咸不直其事勸質之官君以衰麻入公庭爲恥且傷先人心乃于神前焚券而償其金母老得風疾君扶持臥起朝夕不離左右者二年弟某幹材也善主家計君得以一意舉業既而弟病君禱于神願以己算益弟弟竟卒撫其子如子君自弟歿始棄舉業持門戶眾謂其樸誠恐不利行業然君竟以樸誠愈積其資數倍于弟存日

東井文鈔卷二

董元中墓誌銘

董君元中既歿之二年其子灼將葬君于清道鄉橫山里之原乃述君行略介何君次風乞銘于余君爲巨源何先生壻余少從何先生遊與先生子小愚爲中表交莫逆君又嘗從余弟石軒受業乃不辭而爲之銘案狀君諱樞字元中亦號沅鏞性醇質樸素生素封家業日課子姪嚴切尤隆禮于其師以是子灼在庠序有聞君年二十二失怙苦次中有以僞券數百金索償者眾咸不直其事勸質之官君以衰麻入公庭爲恥且傷先人心乃于神前焚券而償其金母老得風疾君扶持臥起朝夕不離左右者二年弟某幹材也善主家計君得以一意舉業既而弟病君禱于神願以己算益弟弟竟卒撫其子如子君自弟歿始棄舉業持門戶眾謂其樸誠恐不利行業然君竟以樸誠愈積其資數倍于弟存日

君雖節儉無華習然義所當爲輒膏發不論多寡戊辰乙亥鄞邑歲飢即創義粥率先捐資放賑前後累千金親族賴以衣食者甚眾佛人有盜君物者君見之駭以改行終不言其短後其人卒改悔能自立乃始自言之而眾始知之其隱德所施人不言而竟不爲人知者固不可勝紀也盧君蓬廬何君小愚子灼師也君所以推解盧君者竟其後不衰小愚則君內兄館于家者十數年公車北上又東西攝廣文所贊尤不貲君應之無倦怠晚年思建宗祠已卜地而病病革命其子曰必祠成而葬我子灼等奉其命惟謹其克己好施可謂富而好禮者矣君以援例授州同加二級例得封奉直大夫旌請贈其祖閭里以爲榮曾祖諱子榮祖大升武略騎尉贈奉直大夫父承諭國學生贈奉直大夫祖母陳氏母李氏皆贈宜人君生于乾隆壬午歲閏五月二十九日卒于嘉慶丙子歲十一月初三日年五十有五歲配何氏子灼郡廩生照早卒燦國學生女二姚允志孫某某

區貞女墓碣銘

歲甲寅電白縣貞女區氏卒邑之士大夫若黎啟曙馬電瑤等走告余曰是嘗蒙朝廷烏頭桮楔之旌爲吾邑儀表者也今遂以完樸死是宜祔木主節孝祠而并請余文揭諸墓嘗觀前世貞女之論詳矣若錢福歸有光諸人或據禮而議其過激或緣情而奬其堅貞要以爲奇偉不可多得之事則一也余輒謂傳紀所載及余耳目及見未嫁守貞之事大抵由于禮俗之涵濡父兄之教訓有以激發其貞一之天良扶護而成全之下此或始如一矇然不淬亦樂爲之鼓舞而歌頌之以爲風俗勸勵若夫區貞女者寒門下戶口不讀女誡之書耳不聞保姆之訓其夫若父母家又皆窮悴顚頓并不知崇節義而恤孤嫠而獨能誓心我特之死靡他卒之槁項黃馘困阨于寒燈孤幃者七十有三年以死蓋不本于涵濡不出于教誨不慕夫榮名大華之孤松崑嵛之貞璧霜雪瘁之而不凋獨浪排之而不涅是其尤爲可欽仰而傳誦者歟而聖天子不遺遐遠孤闈一行上達九

重其所以明彰癉而厚風化者尤出于前朝萬萬也按狀貞女父萬鍾母彭氏少字關忠義未嫁而夫死貞女年十五也輒矢死守節誓不更字事舅姑以孝聞其夫有猶子貞女欲立爲夫嗣身姑沒猶子以貞女貧無依不欲爲之子貞女遂依其兒子區立正勤苦紡績終其身乾隆四十九年奉旨旌表建坊五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年八十有八葬于烏石嶺之陽貞女內外族皆寒苦其得建坊也亦由邵天咎等之請茲復求余誌其墓夫表宅里而慰幽貞亦長民者之責也爰不敢

以不文辭而爲之銘曰

嶼激而行之或抑而陵之秋潦涯寒潭自清大暑爍石不損堅冰是其得天者獨厚而無事乎玉成其生也旌其死也銘蓋不求名而自隨以名斯以樹邑之風聲

姚芝田旅葬銘

君姓姚氏諱某字某世爲錢塘甲族曾祖某官某祖某官某父邑庠生諱某母某氏君少負異材弱冠補諸生聲譽卓卓由時輩叔父世棨以名進士起家爲御史督學江西君從之遊與其門下士裘文達公輩遊處砥礪學業益進既以數奇不得志于有司乃挾策遊粵東游歷諸幕府君爲人通敏宏達舉動不碌碌料事成敗得失巧發奇中而于牢盈煮海之術爲尤長自大府及諸大賈皆倚爲重君亦累致千金居服煊赫如素封家顧間識者知君之託業于鹺特以寫其磊落奇傑鬱勃不得試之氣而尤惜其才之廑試于賈爲可恨也君以例授州同知年月日卒于羊城寓宅娶某氏側室某氏子

某某君內行修飭閨門雍睦側室某尤勤苦循禮法君沒後若干年相繼卒某能詩善筆劄克繼其家聲與余善既卜葬君與兩夫人于某山之陽而狀君行事求余爲之誌余以君嬾旅寓葬首邱之望未可期他日將爲遷與之祖矣不可以不志乃不辭而爲之銘曰

雲山蒼蒼珠水茫茫是惟姚氏之藏公侯之孫必復其始庶逾遠而彌光

族弟燦章誄

燦章名愷一字淡園明季以開州知州殉難乾隆間賜

諡節愍公之六世孫也吾宗世儒業而燦章一支多以
游幕行賈廢學至燦章獨岐嶷秀發少時以家貧其父
令他業余子式皆奇其才留置家塾不數年遂以有成
弱冠入邑庠戊辰舉於鄉爲魁選人以爲節愍公之澤
將在於君矣乃屢赴春官竟不第燦章爲人醇謹修飭
與人無怨惡體文弱善病家極寒苦又以屢北上舟車
資斧摒擋招拾瘁其心力既歸里亟亟授徒餬口以是
病益甚然其持身立行益廉謹重然諾必不以貧故稍
染時俗有所資取是則其可哀者也丙子十月二十七

日竟以瘵疾卒於家年四十二燦章爲文多散失獨其
詩秀麗有可傳者余哀其有志而瘁於中道乃爲之誄
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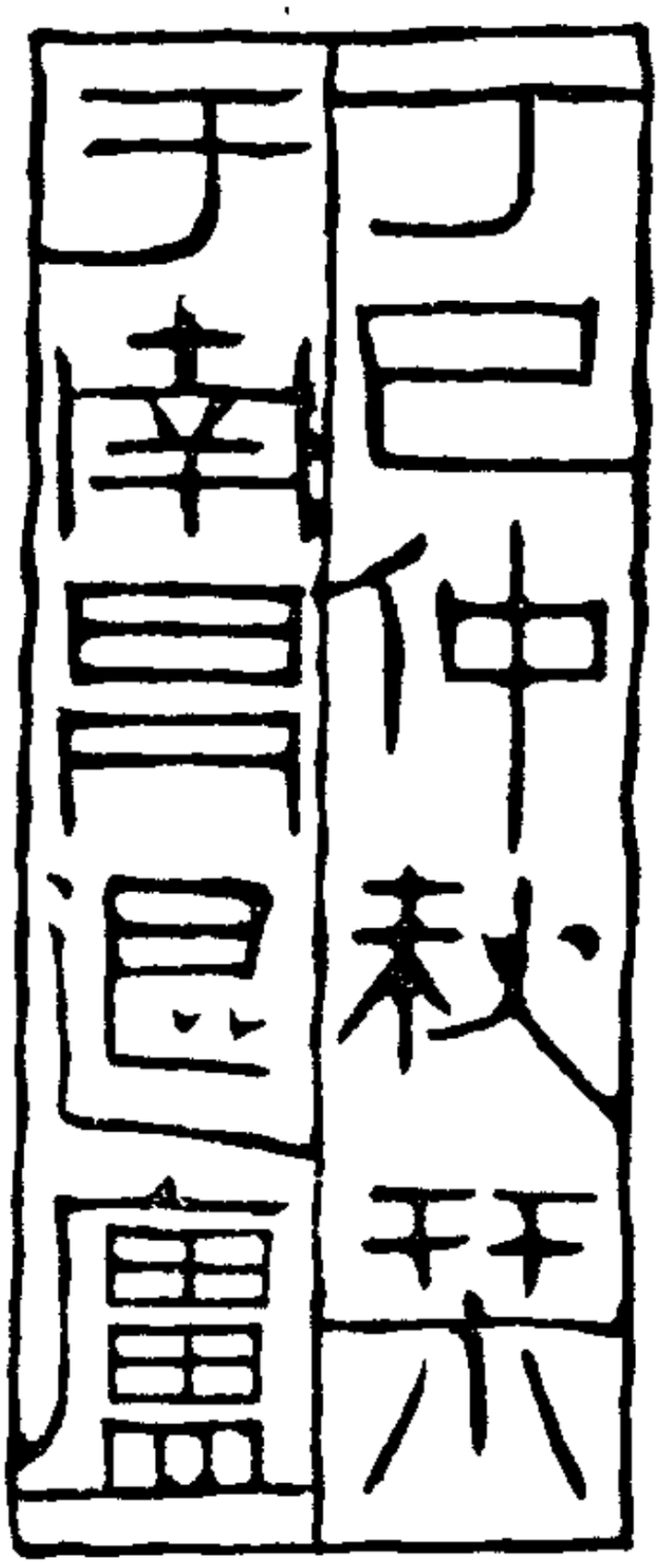
昔余有弟兮學成而文名困於公車兮賫志而冥嗚呼
燦章兮乃繼其聲諒祖澤之未央兮庶後來之有成

洪生渠成哀志

歲辛巳彌甥諸生洪淵渠成卒淵銳志讀書稽古爲詩
文沈摯穎發追古人而從之不竭其力不止卒以此嘔
血死年二十一夫天之生材寔難既生之而不使有所
成就驟摧折之此昌黎氏所爲疑造物者都不省記任
其死生壽夭也然昌黎所紀李觀歐陽詹之徒皆能取
進士卓然有所成就年雖不永其文彩自見於後世如
淵等者其才志何必減古人而茗穎方新遽遭霜霰瑤
林瓊樹靡草俱腐此足以致秋墳之夜哭猿鳥之悲鳴
者矣因憶里中後起之士天與之才而復奪其年者爲
件繫如左何獄字美枋未弱冠爲諸生第一文名噪一
時爲人極醇謹孝友二十二卒盧淮字鳴皐爲吾弟石
軒高足與美枋齊名皆思紹雙韭山人之緒而力從之

不過中人而自爲童子即潛心向學讀書丙夜不止精
思好問從予清遠官舍予方瘁於治無暇與談文字會
以事舟行赴省輒請曰舟中無事請得侍行聞緒論予
喜其志間有所開說輒心開目明官舫中朗誦徹晝夜
同寅中皆以爲異聞十八入邑庠爲文有名貫氣象二
十三竟以瘵死何昌瑞字輯五美枋姪也亦少負才名
甫入學病三年而死此四子者皆後進奇士可望其有
成而皆天至洪淵而五矣欲問之天天其可問耶其不

吾黃氏自明僉憲公以來代有著述石已刻者有未刻者有歲久板佚待重梓者要皆原書完美手澤無損慨自咸豐辛壬之亂舉先世所遺悉委灰燼後之有志闡揚者既已家無藏本卽遍訪咸黨中亦僅償什一之願且多殘脫眞可歎也從曾伯祖東井公少負奇異壯以孝廉就選作宰嶺表佐郡江南所至皆有政蹟可紀固不藉文字傳然其生平經濟學術以及交游出處類皆託諸吟詠以自抒其蘊蓄晚年手自刪定詩文集共六卷刻於道光元年康中丞紹鏞序之既罹兵燹亡者過半搜覓十年始得重刊昔先府君太常公欲仿嘉定錢氏彙刻家集之例遘而行之不幸早世而議遂寢鼎不肖不克仰承先志有忝負荷竊擬將先世著述編次成目先訂一帙檢篋中所藏及族中所有無論稿本印本取其精善者校正刖儲其有闕逸殘損者隨時訪求悉心補訂務成完璧而後已異日倘邀先人之靈力稍充裕當按目逐一刊傳以竟先府君未成之緒是則鼎之願也然則是集之刻實爲嚆矢云時在光緒十有六年長至節曾姪孫家鼎謹跋於補不足齋



暢谷文存目錄
卷一
賦二首
二崖賦
經緯閣賦
書三十六首
與侗賓書
與鄺西書六首
與羅台山書四首
與門人歌標書

與道原書
復道原書
上又夔叔父書
與叔父立夫書
與鴻叙叔書
與何南溪書
寄周肅文書
寄解泉書
復兩宜書
寄兩宜書
答雨宜書
與凌霄書
寄鄺西書
與秦川兄書
與引堂舊學諸子書
與歌標及引堂諸子書
與陽錫蕃書
與邱解泉書
寄道原書
與彭允初書

答蕭體仁書
與郭仲升書
與寗灤州書
與陳衛良書
小簡八首
簡韻泉
示惟經
示友人
簡鄺西
簡何南溪

簡雨宜
簡歌標
簡翹西
卷二
題跋二十二首
讀孔子家語
讀揚子法言
讀荀子
讀文中子
讀莊子盜跖篇
讀陶淵明集
讀韓文公上宰相書
讀五代史呂琦傳
讀陽明先生集
讀楸山集
讀魏集
讀魏叔子書歐陽文忠公論狄青劄子後
讀鄎菴集
讀鄎菴劄記六則
讀尤西堂集

讀高祖伯弢翁分關敘
讀東坡上兩制書
自書文稿目錄後
書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後
書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後
書尚賓行狀後
題洪兩山搨簽訪舊圖後
卷三
論十五首
性論
漢文帝論
諸葛武侯論
譙周論
王魏論上
王魏論下
李德裕論
張浚論
鄒南皐論
正名論
周勃論

霍光論
荀文若論
論文
卷四
論文章語病
說四首
駁媧蛇說
泉文二子說
寄傲亭說
宋翹楚字說

卷五
記二十三首
半閒堂記
宿天馬岩記
寧化縣上沙橋記
重修畝南茶亭記
靈芝記
遊對江坡後山記
得得軒記
江干負米圖記

倉中讀書記
阿閣記
衆妙堂記
高祖伯弦翁祠堂記
兩山三圖總記
漢帝廟記
登瑤臺記
集賢書院記
頤岩記
雙柏堂記

遊陶然亭遇雨記
石土地記
偶記一
偶記二
偶記三
卷六
贈叙九首
贈道原叙
送凌霄叙
贈韻泉叙

送韻泉北遊叙
送韻泉上京謁選叙
送楊玉山叙
贈羅臺山叙
叙別一篇贈花萼堂諸子
叙別一篇贈龜西
書叙七首
倘賓文稿叙
易經臆說叙
鹿谷文集叙
蛩吟詩集叙
涕餘偶述叙
門人朱華文稿叙
劉自芬文稿叙
卷七
壽叙六首
彭坤一六一壽叙
叔父又夔七十壽叙
郭爾楫公八十壽叙
劉母王孺人壽叙
王母五十壽叙
羅母七十壽叙
卷八
傳八首
先大父庸菴公家傳
丹崖公家傳
毓眉傳
賴孝廉傳
何賓傳
醉生傳
屠者傳
米簍傳
墓誌銘二首
伯父厥才公暨袁孺人合葬墓誌銘
桐山先生墓誌銘
雜著二首
家大人八一徵壽詩述
責言
暢谷文存目錄終

雩都　宋昌悅　粹天　著

二崖賦

二崖舊名圓石碣余弟尙賓更之曰二崖爲之記余自七八歲時常往來其間心愛而樂之至今不能忘也兩邊皆石壁高數十尋奇瑰萬狀到此令人心目俱幽辛巳九月尙賓復邀余往遊遂復見往時所見恍然如遇故人者作賦曰

爾其望南崖之高峻兮勢若千夫青霄黛色參天而千尺兮孤峯崒兀而巉嶪傑若長人之挺劍戟兮壯士爲之俯首而不敢驕伊四旁之多大石兮奔走輔佐若莘夔咼象率衆鬼以來朝又若熊羆之格鬬兮奮迅儡仆而力不相饒覽北崖之宏敞兮綿亘數里中有石壑曰金魚兮狀如躍鯉橫左側而望之兮又似疑夫伏兕雖穩臥而無饕騰之志兮終不類羊豕又其名曰竹勝兮峭蒨青青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兮村人羨之如蓬瀛余思夫造化之詭秘兮拋勝地於遐荒何雙崖之聳特兮亘終古其相望蒼翠壁立分峙而蹲踞兮爾乃在乎大江之上而獨寄於赖水之陽自開闢其伊始兮迄今幾千百年而竟莫爲之表彰亂曰渡溪橋兮緣石磴攀藤蘿兮上幽徑深谷有人兮三兩家男出耕兮女短裳而露脛石瀨漸漸兮終日流淺沙淡岩兮無行舟松風起兮天雲白坐崖側兮消余憂嗚呼金精翠微兮唯此與儔

經緯閣賦

矗矗乎其高也無垠登層樓以四望兮目若小乎乾坤呼吸兮河漢吞吐兮星辰枕崇岡而帶遠岫控飛鳶而勒奔猿力迴坤軸勢拄長雲錫嘉名曰經緯兮用肇造乎賴溪之陂若乃翠壁聳其南蒼崖亘其北

平疇莽泱乎其中鐵馬銀鐺乎其側其東則有碧澗清波菡萏薜蘿芙蓉梅李的鑠交柯淺沙成路行客經過寂無畫艘與蕭鼓時聞樵唱兮漁歌其西則有古木叢林檀欒樗櫟松大十圍杉長百尺未知栽植於何年故老亦迷乎今昔其蔭疑雲其根似石又有上方淨寺金剎菩提花映佛殿燕剖乳禪扉去樓基兮未遠面龍象兮崔嵬若乃倚欄憑眺旭日朝鮮紅霞吐景白雲躍天聆村雞之喔喔聽林鳥之關關鳥與雞兮聲相聞神與形兮終日閒至乃遠水澄空纖鱗遊泳開窗寓目如影在鏡既沈乍浮將躍復定非我

非魚神動機靜迫夫春歸夏接雨潦初漲滴瀝兮宵
聲澎湃兮急浪水力驟興盈溢震蕩兩岸紅深一江
綠漾飛艇走舸魚龍躍暢見鷗鷺之成羣若浮槎乎
天上至於青苗正綠十里平鋪鷗飛鷺點盡入畫圖
高低齊色水日相扶倏耘謳之四澈吹天籟兮徐徐
又如雲斂霞收烟凝霧散月出波心星垂簷畔望長
空兮杳靄恣覽夕之吟玩擊棹華燭乎中天透窗紗兮
粲爛珠露溥兮秋光澄玉葉飄兮秋氣淡是皆閣內
之殊觀又何辨乎昏旦至若巖冬風緊歲暮霜清千
山雪滿萬壑冰盈木葉脫兮聽無聲水泉涸兮波不

成當天地之既開乃景色之愈明長懷遠想疑到玉
京斯爲登樓之極景亦屬矚士之遐情嗚呼蘭亭兮
石室齊雲兮望仙臨春兮結綺蔓草兮荒烟未若茲
閣之亭亭兮獨邈立乎江邊嗚呼千秋萬歲兮風月
長懸

與尚賓書

與弟別後不覺又歷旬月夏秋將換勉之古人惜寸
陰吾輩後生當惜分陰也學問之道無他積累而已
矣在家苦熱口與兒曹對辰夕課誦在外無一人可
語悶甚雨儀歸與余談謂余前所贈叙中有如豪傑
三字宜改定又謂前論豪傑後不宜專論文章以爲
疵病是殆不深知余文者也夫吾所謂豪傑者何也
道德文章而已今撇開道德專論文章蓋與尚賓言
未暇及道德耳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如
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而闢佛老解千餘年之惑而
朱晦菴稱之以爲可謂豪傑之士以余論之近代以
來若周濂溪之於太極邵康節之於先天程朱子之
於經傳歐陽獻氏父子之於文王陽明之事業如此
者皆豪傑也今遇一尚賓便以豪傑目之若更遇高
於尚賓者當何以稱耶便以聖賢許之耶如此則妄

肅人所不敢若尚賓果能踐余言能卓卓自立與古
人爭抗余何敢量若猶是今日之尚賓也則且與之
磨礱礪礪之而已此余所用似豪傑之旨也近世文
章一道浸衰識眞者尤鮮余安可不辨闢羅台山特
到館中見訪不知所談何事台山固奇士余未嘗與
深交前月來村余往候之日薄暮匆匆別去彼此未
盡所懷巍西去館家居時與相往還然皆各有事不
能得常聚弟八月中秋須歸家一會面也寄來贈道
原叙一首爲我楷書寫悅白

與巍西書辛巳

悅白不見夔西一月矣韓退之寄孟郊詩曰我願身爲雲東野化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使別離容易逢古之人以朋友爲性命一月不相見則心皇皇然若失其所依蓋天地間眞知已難得得知已而才與能與吾不相上下者尤難也吾嘗論天生聖賢才士未嘗使獨立於世也孔顏吾不敢論然天生韓愈必生孟郊而又生李翺張籍柳宗元生歐陽修必生梅聖俞尹師魯而又生眉山蘇氏父子曾南豐之屬生蘇子瞻必生秦太虛黃魯直是故有樂天必有微之有李太白必有杜子美高適有摩詰必有襄陽性命

之學周濂溪開其端而二程郎繼焉越百年而遂有朱晦庵集其大成皆未嘗獨立而無友獨行而無徒也余未嘗遍行天下不敢謂世無其人然願閩西之作吾東野也吾丙子歲曾寄書閩西與閩西論窮達事謂如我輩必不至終窮就使終窮亦不妨吾道蓋欲廣其心與閩西相期於遠大不知閩西其能長思吾言否今日中秋令節倘賓自遠來歸欲與吾子一會暢談風月吾輩草茅事業只合如此但當於閒中尋一樂境耳可恨伴塋身在泉下凌霄遊閬未歸吾三人舉酒半酣落落相對終滅奇情快論也遠遊者有時復聚而死者長已矣言此不覺淚下悅白

與閩西書 辛巳

昔歐陽子作文唯尹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其深處兩人心相千古愚謂必有尹師魯之目然後有歐陽子之文歐陽子不難得正難得尹師魯耳近世文士是此非彼胸中橫執一見視他人之文格格也惟弟頗免此病昨作二崖賦頗蒙傾倒今改定數行再寄覽古人云奇文共欣賞平生之文豈敢謂奇然非吾弟賞之而誰賞之前書所以有東野之說云弟勉之吾索子不僅在形骸之內也閩將發篋

遠行敢敬拜手遙送不宣

與閩西書 壬午

嘗讀文選窮怪曹子桓當三國英雄戰爭之日身爲貴介公子而於文章一道何惓惓也其書曰壽年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又曰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此亦志士之大痛也嗟夫若子桓者雖不必托命於文章亦未必遽與萬物遷化而猶惓惓若此然則古今有心人其所重者果何如耶杜少陵之言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又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是二者余尙

有疑焉敢以質之覲西悅叩首

與覲西書 壬午

春來苦雨起居如何前約清明歸家拜掃當得一會今竟不歸豈館中安甚不思家耶兩次寄詩皆辱和古稱同調不其然與不其然與近日看書頗自得不暇作詩故不有詩寄昨因讀易忽悟得邵子先天之學數日以來寢食流連玩味不置此乃平生夙願數十年欲求而無所從學者一旦得之且喜且恨遲也然自此學易其可以進矣暇日從容當爲覲西等一講論之月課卷已得寓目中有堂上百里堂下千里

之句不知何所本若無本急須改定文字工拙不足論吾輩今日但當欵鋒藏鍔求進於道正不必復出其技倆區區與時人較工拙也必喻此意悅白壬午三月寄

與覲西書 癸未

月潭話別遽爾長征又不會留下語言告尙賓等以意彼方悵吾失信也但不知自吾去後弟等果曾作會否自七八年來勝事不再甫得爲之差一日余又不在會中夫賦詩飲酒本最尋常事卽不在會亦何足道但一生雄豪飛動之意無處發舒爲可恨耳始弟

約五月十五後卽來赴館今閩弟於六月初四才來何久也家中屬有何事乎體不安乎尙賓初以母病意不欲復往寧都自我來時彼母病已愈不知今曾去否吾輩以館爲家以硯爲田以口舌爲耒耜以心血爲禾麥種一日失職則飢及之夫農不終畝則世俗謂之惰農豈爲士而可自荒其田哉且夫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顧處之何如耳稍不如意則介介然謝絕是使天壤內無可立之途也覲西亦當記此言韻泉不知幾時往贛今已去否余初欲作書與劉老師自入館來寂無高興迨興發爲之當寄覽也今

寄丹崖公家傳一本覽畢須還我稿弟於六月初四來館吾家中想皆平安否悅自己卯十一月上公車庚辰七月還家其餘率不過一月二月離家未慣故出門往往思家也五月內凌霄不知會回家否乘便須寓來音六月初七下午湖嶺草

答覲西書 丙戌

昌悅答書覲西弟足下吾輩命不猶人或有之矣若論文章則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方作匆匆說而覲西書適至讀之不覺暗笑斯道也將淪矣余與覲西不急起而振救之斯道將誰誰任吾輩進未得行

道於世使有利澤及物退又不以斯道自持天之生
我果何用乎勉矣勗西毋以目前摧折致疑於造物
也前數年雨宜曾勸勗西讀墨卷雨宜好墨卷者也
然至今雨宜猶未遇安在讀墨卷者必有濟於事身
既無所遇又喪其所守古人有知其不笑人乎雨宜
之小一遇非其讀墨卷之效也雨宜自思當知學古
爲有益耳勉矣勗西塲屋困頓古來賢達如此者多
矣韓文公屢試而屢蹶怨憤悲嘆不平之鳴時見於
文辭然終不肯自毀其道以隨時及其後學者仰之
如泰山北斗宋天聖明道時詩道將墜蘇氏梅氏以

天下兩窮夫主持其間當世靡然從之而宋之詩道
復振後百餘年而陸放翁范石湖之徒出其傳也至
今勉矣勗西假令讀墨卷之文吾之文即能如今之
墨卷而即遇吾以爲猶當恥之況乎其永必遇寧爲
古人所笑吾何樂乎爲此哉古賢人之文如天地日
星萬古常存而不廢墜也不此之講而曰墨卷譬如
孩童棄珠玉而取餅餌又譬如井蛙跳梁井幹之上
自以爲極樂不知天地間有江河大海也勗西勉矣

勗西弟子中宜擇其可語者語之吾嘗欲持是以爲
語而恨未得其人遇可語者必盡語之唯勗西可語
者也故語之不覺言長內附芻狗說一篇併往年所
作抄讀金正希先生文稿敘一篇勗西覽之必有當
也館中酷熱近在温漢書未卒業六月二十日夜燈
下草

與羅台山書 辛巳

悅白台山足下臘月已半尚寘始歸接讀手書援引
浩瀚可謂斐然而末復曰願申教之此足以見足下
謙謙之德務實而不務名之心也悅敢不再竭愚衷
效古人朋友長善之義不知足下能復誘而進之否
來教云秉質柔怯不能如郅都陳湯甘延壽班仲升

即授之以節制之師亦不能爲霍冠軍李貳師足下
所謂奇士者如是而已乎愚以爲方今海內外熙恬
即有陳湯甘延壽班仲升之徒亦無可用且彼固一
時之傑然而事權在手成功亦屬偶然足下震而讋
之毋乃近陋范睢蔡澤匹夫徒步取卿相恐喝人主
誇黃金印此儒者所不屑道足下即不能不必以爲
恥馬周張齊賢不過一時遭際要其平生素有蘊積
是故立談之頃能動萬乘之君大抵古今奇男子成
大事各因其時而已足下宜自勉不必同是事不可
無是志毋徒曰不能不能而遂已也且足下即自分

不能亦必當內度其可能者朝夕勉焉孜孜不怠以求致其實此吾所望於足下不然吾豈愛一樂山水交朋友飽食遊嬉掉弄文墨之羅台山哉陸象山曰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吾分內事卽宇宙內事管仲之事業聖人猶小之子路之勇冉求之藝公西華之禮樂而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願足下深思之狷狂之言伏冀採察不宣辛巳臘前三日昌悅再拜

與羅台山書 丁亥

台山足下人患無才足下不幸才多聖賢豪傑神仙名士皆欲一身兼之天下必無有是學廣則荒心多則亂今者天固將摧折足下蓋欲使足下掃除夙慧澄心悟道聖經佛書皆不徒作文字觀誠盛意也僕愚魯了無一長嘗思自奮不欲空食天地之粟前望茫茫苦無實地着脚願足下執鞭前驅悅也請隨其後幸甚九月初一日集賢書院草

與羅台山書 丁亥

台山足下寧都舊屬贛環贛州十有二邑耳所聞目所見如台山者愚竊以爲未有二人台山勉哉自周末來道術不一於孔氏百家並起而後之人聰明才力往往不肯讓前人而前之人立言著書其至者旣已各踞巔峯而後人所謂聰明才力者鬱而無所發於是乎縱橫側出離而爲老莊肆而爲申商韓非其言老子得聖人之靜莊周得聖人之達申商韓非其言雖極慘刻然得聖人在上駕而用之實能有益於世務明哲君子亦嘗假借其言以濟所不及漢昭烈諸葛武侯教後主讀申子是也獨所謂佛者叛天理絕人情從西域最後起而入中國悍然與吾道樹一幟敵數千年以來淪肌浹髓其弊至於今猶未已唐宋儒者力排之然其言精深宏妙士之稍有聰明者入其中溺而不復出余懼夫台山之溺而不出也是所

謂雜也韓文公在海上友一大顛後儒或譏之然顛之爲人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文公以爲難得因與往來耳而後之佞佛者矯誣其說至謂文公因侍者跟入得參大顛野怪荒唐尊異端而貶前哲恨不得萬刃此人耳文公未嘗讀佛書也王維柳宗元白居易好佛書者也足下今日視之文公勝耶王維柳宗元白居易勝耶士亦各從所好耳然恐足下背正道而趨於邪也足下所謂治經誠近似之矣然治經不得其實徒爲郭廓大言耳今足下所治之經聖經耶佛經耶讀書三十餘年豈不明五經大義顧力行何

如耳若必章櫛句比蹈漢宋諸儒訓詁氣習亦所不
取孔明讀書觀大略靖節君不求甚解足下得此意
否楊雄作太元身爲莽大夫馬融作忠經身陷於亂
賊此不善治經者也近讀荀揚諸書中間實有宋儒
說不到處而文中子竭力摹論語反落下乘足下以
爲何如然荀子之書雜而荒支離其說放誕而不由
其統揚雄之書覺簡峭有味也所作揚雄論今已就
否更便須寄覽讀書隨人眼力所到不必盡同吾輩
近功正須於異處互相長益若一味和同盡地止矣
近來家事就緒深爲足下慶慰狂言屢聞不知有干

犯否冬寒矣珍重

寄台山書己丑

弟以八月十五到江西十六日早至廣潤門外驚聞
姻伯母之喪大爲足下惋悼想足下此時已達蘇州
矣進取失利而歸又抱終天之恨命也可如何弟至
家後掃室焚香尋理舊業而俗冗雜務時來相擾又
迫以不得不應甚矣靜攝之難也足下此後亦當剪
除豪氣探佛氏之精微厚自凝鍊日月逾邁老將來
倘擊天事業任天下之人爲之不必皆從我出古人
所棄也人必自棄其天而後天棄之不然天何故生
之既生之而又棄之此栽培傾覆之理也汝等讀書
年至三十四十似未有碌碌如此者天若使吾輩得

展其才亦何至終困頓如今日又自思身乃大江以
西一男子兩膝硬如鐵舌强如木面色瘦削冷黃如
土灰驅而使奔走勢利炎涼中不知他年挾何術以
濟命也可如何胸中火氣未能熄滅故有是說足下
何以進之蕭體兄竟能來書唁此人亦自有不同者

與門人歌標書

聞米價已落可以來否可以來則來不來則俟收穫
後來亦可但在家不可自暇逸須日以抄文爲事抄
完須並原稿逐一寄來以便對過恐有錯落筆法須
端楷使他日識者觀之曰此某人之字也不可不留

心我思汝輩讀書但知苟過目前不思自爲終身計
所讀之書但求可以應試者而已此古人之所賤也
倘且不肯自力週一達官貴人心望而畏之以爲彼
與我懸殊也不知彼特幸而達耳吾他日何必不如
是乎天生汝以耳汝耳自聰天生汝以目汝目自明
夫此聰明之用天之寶也每不肯以畀常人而獨以
畀秀士天生之而汝自棄之則必犯天之怒天且絕
而棄之矣世之人有聰明甚好而讀書不終者天之
所棄也人必自棄其天而後天棄之不然天何故生
之既生之而又棄之此栽培傾覆之理也汝等讀書

又往往患貧夫貧士之常也古之人有牧羊者有牧豕者有負薪者有傭作者或帶經而鋤或掛角而讀囊螢映雪鑿壁偷光販履皆貧士也但問究竟何如耳心不苦則不能入道甘肥之味靡曼之音窈窕之態皆足以腐志士之心古人以是爲酖毒吾輩幸而不罹此此天之所以厚我也敢不敬天而自厚乎故曰空乏其身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傳又云古君子讀且耕三年通一經耒耨之務不足爲辱故曰士從田間來出負耒入橫經此正業也但不可因作業而廢學業耳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太公釣於渭水

之濱彼豈作一耕釣之人而已乎曾子鋤瓜誤傷其根曾哲以大杖擊之說見家語可見古人讀書又不徒朝夕咿唔於筆硯間而遂已也今之學者一登講席則栩栩然曰吾文士也鄙賤之事不肯爲之夫不孝不弟不忠不信苟得無恥此眞鄙賤之事必不可爲也若夫卑身力作則勤四體分五穀丈人且以是責子路矣何足爲辱乎汝學業之暇則當佐汝父兄沾體塗足於南畝不可傲然自得衆人勞而一人逸也此皆就汝所能知者而與汝言耳深奇之論汝尚未可與聞也故不道六月數山園草

與道原書

道原足下今春正月偶與弟論及魏叔子予既不東身道學之言弟大以爲疵謂予時才短口訥不能自申其說以屈君之辨然退而思之此魏叔子所以爲眞道學也夫道者天下之達道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生日用飲食行止進退何一不在道中何待束也曰東身道學云者是以道學爲一物而束其身以就之也君從前之於道學患在束耳魏叔子所不能也所以爲眞道學也夫叔子平生揆其所行何一不合於道何待束身以就乎夫

以勝國一諸生其祖父未嘗有登朝而致顯仕者一介草莽臣縗縗於既亡之明數十年哀慕思戀不辱其身不改其節可謂難矣雖當時能如此者不止一叔子而叔子學問文章獨能自壽於天壤其文章初雖從左傳蘇老泉入而其學問得力於師友者最深蓋求之於語孟六經之旨其悖焉者少矣允初不深知魏文至擠之與汪鈍翁並列此天下明眼人所竊笑也叔子平生嘗自誇人倫之厚蓋內以父爲師外以朋友爲兄弟內以兄弟爲朋友當客死僕僕之日而其妻謝氏猶能爲之餽死以殉其化

之行於身後者如此雖其遭逢之異亦必其平生德行足以相感道原與余試自揣量能稍及其萬一乎終日談道終年慕道返之於身與世俗人曾不能有幾微之異眞聖門中一大罪人也尙何敢妄論先賢乎一部魏集坐而言便可起而行其曰不敢依附程朱謬爲精微之論然其爲論又未嘗不精微特不敢談性談命談天耳允初以叔子爲機變此蠭空無稽之妄言耳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今以論叔子是以盜跖之罪而强加諸伯夷也夫忠信孝弟立言之本也以實學譬虛病此叔子相時度勢以

立言而爲救弊之方也封建議救荒策正大光明何機變之可云即其他雜文字大要不離其本宗夫不深觀古人之文而妄以意揣誣斷之何允初賢者亦出此乎余未嘗讀佛書而妄意佛經爲中國聰明才士所爲雖余亦自知其謬宜允初深譏之也合從之謂縱連衡之謂橫縱橫二字當作如是解若僅以文章之排闔出入者爲縱橫則孟子之文排闔出入者亦甚矣亦謂之爲機變可乎道遠末由就正允初姑與道原言之他日從容再與允初詳論可也辛巳夏作叙贈道原曾舉魏叔子氣奪於禍患心亂於飢寒之語以爲戒今道原屑屑然爲青烏家言所惑大抵飢寒迫之耳說至此徒增一喟悅白

復道原書

昌悅復書從弟道原前寄書與弟論魏叔子平生行誼甚悉悅非敢妄自表暴依附叔子門牆借古人爲朋黨因吾弟疵謬叔子束身道學之言故不憚詳言極論謂其言皆合道不待束縛而就且止就叔子論叔子並未嘗妄借一古人爲比況所論頗爲明析今接吾弟書則曰吾於叔子誠不知其爲何人則甚矣弟之狂也且弟不知其爲何人將以彼爲君子耶小

人耶爲君子則當敬之畏之愛之極力而表章之爲公善同好者之助爲小人則當實指其爲小人之實別白而深責之使天下之人皆曉然知彼爲小人不足學亦卓識有力者所不恤也吾固知弟意中必不敢以彼爲小人不足學但語筆之間游移兩可若夷然不屑吾不知學程朱之學者而願爲是輕薄耶即此一語得罪程朱非小使叔子生程朱之前程朱必當畏愛仰慕蓋程朱於孔明陶潛皆各有所深許未嘗一概貶絕而弟直曰吾不知其爲何人也學程朱之學者當如是耶叔子平生其文學其議論其節概

彰彰如是天下萬世人所共知而弟獨不知弟尙爲有目者耶吾想弟意中實未嘗鄙薄叔子然從事於程朱之學自謂已二十餘年出語高下當有斟酌豈筆墨荒蕪辭不能了意而漫然一逞耶則平日養心之學敬辟之分卽於一字一語見之矣吾弟志高而氣昏性險而情促雖從事程朱之學二十餘年見其面而忘其裏採其皮毛而離其筋骨語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此一節書弟尙未能領其一二願再勉之毋徒曰束身道學云者吾恐不能束其身而反束其心使至於一無所知則眞可惜也兄弟之間以大容小以賢容不肖況兩者皆賢兩宜幸得道原以爲兄道原幸得兩宜以爲弟天倫之樂無以愈此婦姑之間偏愛偏憎勃谿時鬨此家人常事無足動念舜之待象必極其誠若稍有一毫不盡則天下後世不以責象而以議舜舜亦不能成其爲大孝況爲弟者之非象而爲兄者儼然學程朱之學則當思程朱當日得賢兄弟而友之其爲樂又當何如人之情性不能無偏事過則化乃爲善變悅與弟往返切磋二十餘年身皆老大學問當日就鍊實講章句

事皆無難爲者詎意十年來困頓如此雖倖獲一舉而又屈於禮部長安道上六千餘里便爲孔方兄所厄至今流落村里間營營耕以自活思叔父昔日所以期悅者諒不如是是皆悅之不肖無以副叔父大望抑其時有未至故使然與未可知也悅平生好作雄奇之文年少時目破千古漢唐以下之書非其至者不足當吾一盼握筆之際往往另出心裁自行自止不肯受前人羈勒因此坐困几六試於督學使者皆不能得其鑒賞退自疑豈其才不逮人與抑平昔所學與叔父所以教悅者或非其道與何吾之所以

爲是而彼皆以爲非也莊周曰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古之人懷奇負異名聲彪於天壤而當其時窮愁阨塞抑蔽於庸耳俗目不得一伸其志者何可勝道哉悅今歲與夔西語悅生三十年無一弟子及門亦並未肯屈身爲他人弟子蓋雖遊叔父之門在叔父止以猶兒童悅而悅未嘗知循師弟子之禮也今春二月始來湖嶺見諸門下士趨走進退應對唯諾承顏望意執經而前始穆然想見昔日杏壇之上西河之濱其所以倣軒鼎而不顧輕爵精而如遺者其或用此與嗟夫萬世人心所以不死

而千聖百賢之言其所藉以長存而不廢墜者師道其基重哉嚴冬苦寒千萬珍重

與叔父立夫書

宦遊蕭瑟官舍淒清行路之難於茲益見悅到上猶將近三月日所接見不惟不多所得贊儀不惟不厚而逐月用度隨手輒盡囊無餘積米物多賒窮愁二字一步不肯相離殊可怪也達人樂天君子知命但恨數年來學多荒廢人世間尚有未盡窮之理望古人而增愧時返已而自慚思欲擺盡俗緣潛心竟業借冷氈爲藏修之地以薄宦爲肥遯之基家中新得

與叔父立夫書

一拓厓有松數千株厓下田十餘畝於中搆一草廬先大父庸菴公之龍岡庶恍惚似焉悅竊不才思繩祖武叔父其許我否

與鴻叔叔書

昌悅謹再拜書上鴻叔叔父足下昔子夏有喪明之痛曾于以大義責之子夏投杖而拜儒者筆之于書蓋恐天下後世或因其所生者傷其親之所生也故曰身者親之肢也敢不敬乎足下止一子又長且才一旦背足下長逝足下之憂固當有不可解者然足下上有老父生養死殯足下一身所繫甚重不可不

自愛聞之哀多則傷心心傷則病從而起足下大事未畢不可不慎昔寗都楊一水先生老而無子年六十始生龍泉先生及其弟晉皆成名士假如一水先生當無子時憂愁無聊悲不自勝未及六十而身死則龍泉先生兄弟安所從出足下少遭家難百苦備嘗足下之心我所知也今又值此大變命也如何聖人有安命之學足下嘗從鄧先生遊必聞之熟矣悅子理學未窺其藩籬無已且爲達情之言以獻莊子妻死惠子往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則已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

莊子曰是其始死也余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夫命故止也夫妻猶子也足下之子其初亦本無生也無形也無氣也今及其死也猶之乎寢也而又何憂焉蓋聞悲者不可爲累欽思者不可爲太息伏惟足下達情忍性嗇養精神以需後緣且以七十歲之老親爲念足下年未五十安必其無子死者不可復生生者不可不自重區區愚誠不敢再爲悽惻之言恐愈觸足下之痛仰冀裁察湖嶺去賴村九十里往來常恐日暮又五月八月足下已先歸家是以不及過館承望顏色得罪不宣十月十三日湖嶺草寄

與何南溪書

弟自去歲別後到上猶碌碌半年一邑中少年聰明才智之士嘗識拔一二然不得久於其任能愛其才而不能及見其成也天地間無處不生才然其成之亦各有命忠信之士十室皆有而好學者鮮卽能好學矣而或學非其所學則其成又有大小淺深邪正

之不同惜乎以磈磊拔出之才而沈湎陷溺於世俗所謂章句文字之學此余與先生所宜痛心者也去歲相見時嘗見教以當各堅其所學毋患氣類之孤夫吾所慮乎氣類之孤者非謂揚聲華逐虛譽彼此相薦達若是之徒爲吾所少也聖賢之道天地古今所共由宜夫人各能知之人各能行之而當時之士往往忘其本身自有之貴而以人世之公卿大夫爲貴幼之所學長之所期老死而不悟試一開口與之談彼且以我爲狂爲惑夫安得不患其孤乎先生若不患此是無意於吾道者也是得吾道將以自私其

身而不以公諸人者也非聖人誨人不倦之意也朝廷設科目以待士常欲得廉退之士而子之以是爲能忠於君而愛於民也士未遇時亦嘗修其廉退以應之既而漸不然矣何則彼其所以修之者其志在得也既得矣則可以無所用其修此所謂忘其本身自有之貴而以人世之公卿大夫爲貴者也象山之學所以教人先辨志惟此絕絕耳先生道高而德清行峻而言厲介然特立於世不苟求不苟得守其貧賤之節必不肯從俗浮沈以取容悅眞人豪也僕雖闇陋素心傾仰已久故敢以其狂言進自知冒昧當

有以教我數日以來病苦泄瀉四肢無力養痾承恩寺中不能躬造講堂一望顏色得罪不宜

寄周肅文書

憶十五年前與兄相見於都中常以未得聚語爲恨弟庚辰後家居十年已丑來京師聞兄已教授南康敬者必君子也弟幸得與同譜之末敢不勉自策勵期無負於君子以無貽吾兄羞惟吾兄幸教而督之

卅以未得面晤而棄之幸甚近在省城又得見令嗣君某嗣君雖居市肆中依然有學士文人之度觀其出言吐辭皆有高見遠識始竊嘆世家子雖爲商賈亦異乎人之爲商賈者以此賀吾兄之有世德流澤將長也弟與兄不知何時得面晤即終不得面晤要當使吾心中目中常常有一屐剛周先生在不宜

寄邱解泉書

兩次辱書得悉近況天於吾輩每不肯多留餘美人世之富貴福澤偏於吾輩獨各縱不飢死必不使安樂佚豫以灰其剛強之志獨畀其精者使之名咀嚼姑安健幸爲我叱名稟上鈞安萬福臨紙曷勝

茹吐爲奇葩五色灼爍照耀後世人心目而吾輩之姓字亦因藉以不朽經傳聯珠一書是君之精神獨運巧思凝注引類而伸前在都中悶坐無聊偶一拈筆曾作數句弁言於首然是時胸臆約結無甚奇解不能恢恣發揮盡君書中之蘊後覽集中嫌其辭淺義薄已經刪去不復留稿而稿在君篋者又被水嚙是殆天巧爲我藏拙也竊思君之書本不待敘而傳而今世之求敘者多取於達官貴人藉其名色以爲已書之光而君獨惓惓於鄙拙之文是或有取於北壯驪黃之外耶鄙文不爲時所賞而君獨見取今又

不能副君之求慚憤交至如何如何弟之傾倒於君者盡於壬辰冬一書而君之性情行誼寫生如見此外皆浮辭溢說不足爲君增重斯道未喪斯文將與必不使吾二人者泯泯沒沒於今日天地之中爲浮寄過客書之敘不敘於君書無所損益敘之存不存於吾文亦無所損益君過於求吾虛於應唯是得罪慚惶無措幸君寬假而已甲午水災遍虔南數百里之地臨河干者皆爲洪波所浸此一時之厄君家亦與焉幸今已修補完葺且有更新之象喜賀喜賀姨母安健幸爲我叱名稟上鈞安萬福臨紙曷勝

依依

復雨宜書

接讀手書頗悉近況同人潦倒眞堪浩歎麾西去年僕僕道塗奔走一年舍硯田而不事托方技以代耕比至歲莫依舊垂橐而歸恐未足了一年家事天之於人各有定分大約士人讀書便走窮路仁義與利本自相反理固當然無足怪者近在泰和同志遠違雖無飢寒之患而寂寞一甚開口誰與笑言舊時懷許大志願到今日所成就者何事莊子曰朱坪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

巧韓子曰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何異蠹書蟲生死文字間古道自愚蠢古言自包纏當今固殊古誰與爲欣歡獨携無言子共昇崑崙巔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圜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時時不得已聊作此等想像而已何時合並得一執手挑燈長夜快談胸中所欲言而台山契闊已逾五年此人遭際奇窮更踰吾輩十倍眞所謂人奇命奇學問奇文章奇其行踪進退無一而不奇吾黨中得此人可謂生色但末稍竟究宜共相砥礪匡之使復於正耳方今天下爲官爲士爲民無不在患貧中過日牢籠困縛大要必須如台山等方能得解脫耳石陂竹巷之事現在着人尋覓近日耳中常作聲鳴鳴然不知何故當是氣虛或血枯之症勉强握筆百不悉一惟言外諒及悅白

寄雨宜書

嗣西來驚聞台山之變撫膺頓足奈何奈何奈何嗟夫四海九州之內終古不復見於斯人也已近閱魯樂亭寄羽儀書乃云自去年秋初便有訛言云台山已死豈去年之死爲僞而今年之死乃爲眞耶抑今年之死尚未得爲眞死而所謂眞台山者尚仍未死耶台

山在時嘗向余言神仙之術豈其人果能脫離生死弄形骸如委蛻雖其妻子親戚莫得而知莫得而定之耶嗟吾台山其精神氣魄常在天壤天莫能埋地莫能葬此宇宙之人所及知而余與雨宜等想能知之深耶嗟吾台山而果死耶茫茫天地悠悠終古徒付諸一慟而已淚垂握筆不盡所云三月三日寄雨宜

答雨宜書

昌悅復書從弟雨宜惟淑來接讀手書恍然與吾弟晤語天生我二人爲同時兄弟而又有蹔西韻泉道

原四方之友則有台山似非偶然德不孤立道不孤
行學不孤進日後此數人者有一人傳則皆傳矣尙
各自勉旃閒中偶緒行篋得吾弟初春遊拓厓詩一
首反覆數四吟玩不輟竊嘆吾弟于此一道別有神
明獨得之趣漢魏三唐當不過此夫王公大人或求
一言之幾于道而不可得而吾徒灑灑出之則亦足
以自豪天之與我定非輕易不然何不使世之乘堅
齒肥者盡皆能此也少達多窮古今定分尙何足道
充其所至樂而忘老其窮在此其樂亦在此而已耳
來書慨慕允初有仙峯縹緲之說然吾謂爲允初者

易爲兩宜者難允初生于富貴之家其祖父弟兄皆
赫然顯官彼以富貴爲家常之物一念斷棄便可瀟
然塵外然至于長齋斷肉絕夫婦之恩況酣佛書流
入異教以孔孟之法繩之則斯道中一罪人也彼其
身依然儒巾也文學詞章矯然特出乃不遵吾儒之
教而遵他氏之教又歡引吾徒之才智者而胥從之
否尙憶花萼堂締交之時彼此皆韶年壯甚意謂天
下事本無難爲富貴功名皆吾分所應得天生我才
未換而已非人矣且弟之所爲者極難耳弟自問數
年來何嘗敢求富貴富貴二字想不入于心久矣堂
上有老母一歲不得館朝夕之資無以供未有兒息
當思娶妾娶妾安所得金得金娶妾當何以養女年
已長當出嫁此外尙有往來酬答人情所不能已者
尙有債負於人者凡此皆非踦跡蒲團中所能籌度
沮溺丈人自占便宜而孔孟皇皇任人非笑正儒者
家法要當于千難萬苦中鍊出眞骨何謂俗也老親
在堂鎭江之遊似可徐徐夫篤約依人者丈夫所不
屑寄向三家村中昂然自大不肯向貴人前低眉長
揖也彼誠相愛當來相迎不迎而我往安保其不中
懌乎弟再思之在館中顏色須和辭氣須溫待俗人

當自有待俗人體貌不可自任性彼安能知我爲名
士爲豪傑而敬我乎尙愼哉苟可以盡力當靡不用
心須照

與凌霄書己亥

昌悅寄書凌霄大兄足下不見足下於今五年尙能
清狂如舊否酒量談興比前如何胸中奇氣略消磨
否尙憶花萼堂締交之時彼此皆韶年壯甚意謂天
下事本無難爲富貴功名皆吾分所應得天生我才
不與我時牢落一官殆將老也昨見兩宜領下髭星
星然白去大半握手駭歎兩宜如是足下可知足下

幸不爲時所羈縱酒肆遊朗高臥東岡之上課兒督耕樵採自給望深溪臨滿流可以漁可以釣眼前樂事宜不虛擲足下試爲我詢雲梯訪拓厓寄謝山中諸猿鶴遊人遄返不遠爲期六年俸滿當長揖從於紅雲翠靄間也足下近復遊閩否武夷山茗當滿貯以待我我近愛茗飲不減於足下之嗜酒也閩西館泰和時相過從腹中塵垢賴此君得以淘洗每一會面縱談古今及身世事相最相砥尙如年少時窮源溯委懇懇不厭至夜分燈燼未罷惜足下不在座右道遠只書難達老當進德狂不可滅惟以此爲望昌

悅白

答顧西書己亥

顧西足下嘔病何以至館復發豈有不得意於中耶體不相宜耶此症既食蠔蚶蟹魚而愈須常服大約火盛血衰氣隨火動陰不能制陽抑年將老而病漸發耶毋多服藥恐損眞元靜心調養病當自退弟決意辭館吾誠不能測弟意想大丈夫生世行止皆由天定今歲在此明歲在彼寃漠中自有主持其將合也雖強之詘而不得其將離也雖強之合而不能吾輩苟位得稱其才則金馬玉堂早置身矣碌碌如此年皆五十復何望乎頤岩中觀川雲玩嶺月清風徐來花香泉潔致足樂也悅上有高堂曠定省已經五年每一思維心懸膽慄抑心自揣僥倖得踰俸滿之期便拂袖長往棹扁舟到里門散髮拓厓之下持樽酒賞名花與弟等相樂家事悉付諸兒曹平生尙有未讀完之書未窮盡之理天假我年當必不負初心也臨紙於邑後會何期悅白

與秦川兄書

昌悅白秦川兄足下天不福善使吾兄罹此大變吾

欲問天天漠然無言可應足下亦當受而安之耳然吾閩足下之子不幸而爲虎所傷傷而病病而死猶是牀枕間死耳夫世之人固有不幸而爲虎所攫擘而啖之手足異處形骸不全膏血狼藉榛莽間彼固人之子也彼其父母當何如耶假使足下之子不幸而嬰寒熱之疾三五日間服藥不效溘然而死與今日之死正同固彼之命也足下何必過爲感傷英雄搏虎幸而勝則爲天地間除一害使猪麋麞鹿皆得各自安其生以恬以嬉暢於茂林草澤之中此仁者之恩也足下之子志英雄之志意欲殺虎而烹之豈

料其爲虎所傷乎若夫與人鬪而致死與夫與虎鬪而致死其歸昂意氣高下正有不同者吾故曰足下之子英雄之子也足下亦可無憾足下有少子漸將成立必能荷足下之任又聞令媳已有遺腹不數月間便有孫男之慶以足下厚德理決有必然者吾方將登足下之堂親酌酒爲足下賀故先寬足下之憂毋徒鬱鬱恐自貽伊戚也不宣

與引堂舊學諸子書

悅白功遙功溍等門下善聽我言必解我意雩與瑞爲隣縣瑞金之智鄉與雩都之藍田爲隣鄉藍田之

村曰賴溪智鄉之村曰湖嶺爲同姓湖嶺之宋與賴溪之宋其祖皆出自漳溪曰明盛公爲同譜而往來嘗相契闊者何也湖嶺居萬山中不通往來之大路故外人無事少有至湖嶺者而湖嶺之人無所事於外足跡亦往往少至賴溪是以九十里之地自辰至未僅步者不難登高直上而少有至焉者爲無事也悅在此三年不爲不久自去年來間居獨處時時思念湖嶺又自思生三十餘年未嘗有弟子及門及來湖嶺始得君輩爲弟子以其少所得故師弟之情比常情加篤而素性迂拙不能諧媚取悅於世獨湖嶺之人三年始終敬我其禮問有未至者非其意懈乃其力有未足也去歲冬寧都州城一見握手眷眷如他鄉異域父子久別忽地相逢不忍割捨纏綿酬酢往復不倦可惜君輩貧甚不然其所以事我者當無不至也我固知之又自思我家比君輩頗稍有餘然苦無大力量不能携持君輩同遊同處使各有成就反心內慚恨不可言君輩須自勉讀書之道先養其心心淨則明自生聖賢之言顯而著近而易求通其言當學其行科名之得不得則自有命而十數年讀書之功不可徒負也須各勉爲忠厚毋陷浮薄此余在彼其餘各在何處路遠書難多達故盡情言之君輩解余言否丁亥二月初四日集賢書院草寄

與歌標及引堂諸子書

浪走京華二十一月韶光虛擲紙墨荒蕪心甚悔焉總爲浮名虛利纏擾半生不知何日得醒也今者謬列司鐸之班依舊上不得登朝外不得州縣自知有命無甚介意昔我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當時不以貶其聖而會計之當牛羊茁壯長較之造就人才作養士類不猶愈乎每嘗誦陸放翁詩志士淒涼閒處老

名花零落雨中看往往自悼然寞寞中自有天意又安知非福耶歸家後寂處無聊甚思與君輩一晤不知能來相晤否

與陽錫蕃書

長日炎炎火雲匝天與足下五六人乘小艇走三千餘里操舟者又皆無賴終夜縱博晝則司舵坐寐觸大舫呼而後驚起以是渡黃河達淮抵揚州噫嘻危乎險哉張秋界上暴風起梢纜脫船半向中央斯時與足下惶恐叫呼足不猶記憶乎風定後大雨蘆蓬破無處不漏衣被盡沾濡孫奮老鮮衣一變化爲青

紅黃綠不辨色夜則爭牀臥多占一分則爲不恕火氣人氣水氣騰躍交攻皮膚皆皺裂自謂經此數十日困折天下當無不可受之苦餬家後時時惕息幸天相吾曹使得平安到家不可不自賀然亦不可不以爲戒男兒生七尺軀不過因數分貲財無處借貸遂冒險急行在都中若不能終日脫中途萬一有不妥更當如何今事過險出皆不覺耳管仲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今所爲絮絮與足下言及此者蓋欲與足下常常念此無忘患難相同之日也到揚州後君泛大江我走錢塘姑蘇一路民物風景自當

甲天下然終不若大江吞吐出沒負龍變怪浩浩洶洶大丈夫胸襟正當如此不當如彼何時面晤一盡所懷不宣

與邱解泉書

道京師而南由易水達衛河過汝泗渡黃河抵淮揚凡四十餘日船小而偪而君寢處獨與釜竈爲隣烈日炎煽正午時同船人號呶叫呼而君寂然無一言時而嬉笑自得豈非有得於道而內養之功深耶獨之而不怒犯之而不言坦坦然於人已物我之際憂喜不形得失無忌以此遊於世其亦可矣此悅之所

爲望君而不能及而內自愧焉者也君又善飲酒而能不飲飲則醉醉則必有言或泛論古今或剖陳經義闡微抉奧亹亹然聽者忘倦此又悅之所爲愛君而不能學君者也西園之內窗明几淨竹樹交映黃花照人眼慈顏白髮坐堂上擎酒杯奉甘肥拜之舞之樂且無既子孫在前昆季在側此足下之遇有過人者悅今者將有東西南北之行家嚴君年已遒顧此戀戀何以爲心此又悅之所爲望君而不能及而內自責焉者也悅與足下生同方出同襟學同業在京師一年朝夕同居游始能悉足下之德今所爲廣

稱道君之賢行者非諛君也羨君之深慕君之甚不覺發而爲言君安之而已悅白

寄道原書

道原足下悅五月出京過蘇州自金閶門買舟入富門纜繫彭家門首辰起登堂得見允初時允初新有兄喪哀戚滿容坐定語及道原吾歷道道原平時窮苦狀允初曰此天所以試道原也道原若能於此處打破便是眞豪傑若不能恐墮落庸丈夫耳吾前所作道原傳但據台山口語尙未爲道原終身定品俟其揭乎而誦經禮佛持齊戒殺愚又未能也然所謂兩彭紹升者道不同而心同也足下有心不自有其

學問有進則當更有增益時台山在書房誦法華經誦畢始出見相揖三人相對語如一人雖家常瑣事允初一一問及吾初疑允初必堅強精悍眉宇秀豁雖不爲貴介公子之度而衣冠言動必整鍊雅飭及相見姁姁然如山中一老僧氣沉色閒吾曾携平生所作古文就正允初允初亦自出其文傾篋倒屣恨不能盡曾約吾歸頴後當另錄一卷寄台山手請余論定此吾輩數年來千里外神交心照及見而投合如此台山以四月出京到蘇州寓允初家八月後當往寧波浮海泛錢塘道玉山而歸十月中旬可到家吾三人在彭家書軒相坐對語不過一二時論文

與酣同舟人催迫欲去舟子門外叫呼遂登舟悵惘而別途中辛苦不一筆不能盡悅白

與彭允初書

方今天下有兩彭紹升焉其一誦經禮佛持齋戒殺已爲世外士其一逐逐然有營世之志不自量其才來京師踰半年未嘗一到貴人門而所謂貴人者亦不知有其人在京師也退而歸既歸矣越明年又將復來既來矣遇不遇又未可知將遂休乎退而自尋其揭乎而誦經禮佛持齋戒殺愚又未能也然所謂兩彭紹升者道不同而心同也足下有心不自有其

心愚亦嘗以是爲心聖賢仙佛同歸殊路何必誦經禮佛持齋戒殺特其外焉者耳羅台山頗足語此今其人已誦經禮佛持齋戒殺被足下束縛而去其終始愚未敢卜然愚嘗面攻擊之非詬之彼未嘗以愚言爲是台山蓋知有足下不復知有愚也愚之得知足下由台山今台山尙未知有愚足下遠在數千里外音問未嘗接豈得知江西雩都縣有宋昌悅其人哉足下不來京師愚又道不出蘇州足下若欲知其人乎其音容笑貌行止言動從台山一問詢之昌悅再拜

答蕭體仁書

伏接來翰自誇得游西湖心眼俱浹然足下眼中之西湖何如僕意中之西湖也景色亦惟人意所造耳彼生長西湖邊者日在西湖之上豈知西湖之景之爲佳哉僕四走長江魚龍變滅波濤浩渺隔岸不辨馬牛嘗一日行二三百里風飽帆健舟楫欹斜箭離弦往萬馬不能及兀坐窗下獃噎歐陽永叔叫號神明誠爲多事此眞大丈夫浩然之氣豈肯效兒女曹流連光景玩弄風物而已哉足下畏死不敢走長江長江何足死人枕蓆之上杯盤之間有無限風波焉

足下宜愼之足下又云近欲托業岐黃大丈夫不爲良相當爲良醫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但恐不精直作屠伯耳一餐

與郭仲升書

仲升足下寓都州城一別以爲相見不遠及我來璜村而君又往上田此後不知相見在何時也閒君兄弟分析知君不得已而爲之但讀書人一分則謀食之心足以勝其謀道之心無論後日男婚女嫁卽眼前鹽米雜務事事不如他人之從容君豈樂於分乎哉知君不得已也往時士君子以祿代耕今之士惟以舌代耕然舌耕之難也耕者日益有限君其知之矣君尙已得館乎抑猶未得館乎眼世無所合知我者惟君君旣知我而謂我不知君乎君之心猶我之心也十年讀書十年講道皆有勃勃然不可凌折之氣迫其後閱歷夫世故周旋夫外物浸淫汨沒而本來一片清機大爲減損吾甚懼焉君愼哉吾復何多言

與寧瀛州書

悅白瀛州足下蓋聞賢人君子之處世也不兢于小

故其所就者大不驚于近故其所立者遠天將伸之必故屈之扼之于始而大亨其終或者造物不爲無意也道之未行也孔孟皇皇及其章于身而施於事也天下萬世蒙其光故曰君子求在已者而已夫在已者誠不足以自信則有古人之書在日讀之日思之磨礪其心取達人之言以自益則吾心日開不然在已者誠是也而主司無目無目者之罪也我何與焉恐足下以考不達爲憂故爲狂瞽之言以獻

與陳衛良書

悅白衛良足下昨接瑤函知足下在澄江相去咫

尺不得一會面悵也何如憶庚辰歲與足下同在京師北方風土南士不慣悅也抱病先歸詎意連蹇五六年蘧攀山阿遙望大清門如在天上而吾同年中若謝若劉若邱固已登金門上玉堂矣閒周楊二兄各膺民社而信豐曹年兄一片青氈未知設在何所此皆吾等輩中人遑稱先達然命實爲之非關學也足下少余五六歲他日雲程正未可料而悅也上有七旬老父去歲五月先繼母不幸去世今尚在衰絰中明年公車又不得携手同行足下勉之古人云宰相時來則爲之況區區一科第乎固不足道也悅自

示友人

自有科第以來名公鉅卿出其中奸雄豪猾出其中庸碌無能聲名漫沒之輩亦共出其中譬如一樹花開其果實或結或不結其結實或有大有小又或爲蟬蠐所食狸鼠所攫狂風陰雨飄落污泥當其初花時則皆未料也韓子云根之深者其實遂膏之飫者其光曄吾輩但當厚培其根而已何患無着花時也

簡翊西甲午

頤岩記正月已做就今寄歸爲翊西作記竟不能出奇可謂負題然就頤岩說頤岩亦可謂不負此岩也頤岩待翊西而顯吾之文待翊西而傳翊西當不負頤岩余亦不敢負此記也語云清泉白石實閱此言

簡韻泉

用兵儒者末務今之儒者並末務不講天下有事此輩拱手奉頭而已孫子老泉如約寄來老泉深於兵

我兩人其永矢之將有鄱陽之行偶筆不悉

簡何南溪

甚思一造講堂祇聆清誨但連日多雨賤恙新愈足力尙怯此中耿耿想能諒也承蒙嘉惠彼此在客何故如此愧謝多矣謹獻濁酒數升聊助清興想先生慷慨當歌滿浮一太白如蘇子美讀漢書時也

簡雨宜

吾輩不幸生來些小聰明能奪弄造化之機刻劃其情狀是故犯鬼神之忌抑塞至此長吉天東野貧玉溪生名不掛朝籍古之人多如此者可畏哉擬欲焚

筆棄硯自混庸愚而習性已成時又勢不能遽大都準備作一窮人雖造化無奈我何聞弟今歲復被水難狼狽遷居感而書此家中事須全錄一音寄來湯望出門近況緩兒口詳

簡歌標

別後不見於今四年時月遷流倏然將老道之未行命莫如何才疎志大祇堪自哂今者師明叔來道爾輩一朝聚首論說古今舉一碗清水以磨之乎館中將有從學卒業之志甚善吾年已半百事業可知經濟無施薪傳有待狂簡可造小子誰思爾尙勉旃吾見至心甚懇懇姪壻倫本本年正月在家起身到瑞州自瑞州來泰和今留在署中讀書此亦空谷足音

至桑榆父母白髮慘悽橫慮困心正在此際毋爲泄泄苟便所安任事無難强力者勝一巾小就彼庸丈夫爾素知讀書須想見古人行事轟轟烈烈磊落軒昂自命男兒頂天立地肝胆日月照見千秋四海匪寬一畝匪寂窮居得志總如固有環顧本根此本何在尙須切磋追顯入微是用昌言起爾懦志功淳等須各爲我道意雪中呵凍書此

簡巍西

渴思得一會面淘洗胸中俗塵適值諸生考期彼此未能如願一年春景又將空過去也遽起愧少年學問不

深未能打空一切今日作教官便覺得有教官習氣心思計慮別是一種獨繆靜坐返觀殊自笑也魏叔子館新城秋水諸公往過之叔子指謂門人曰此磨鏡匠也人胸中有塵穢此諸公磨之不磨則塵垢積矣諸公固堪磨人之鏡而叔父虛以受益千古猶堪敬仰悅自離羣來胸中塵垢不知浸漬幾許安得弟輩一朝聚首論說古今舉一碗清水以磨之乎館中佳勝不問可知自二月來家鄉並無音問惟緘久不見至心甚懇懇姪壻倫本本年正月在家起身到瑞州自瑞州來泰和今留在署中讀書此亦空谷足音

也府中送考係喻公去詩容另和

暢谷文存卷一終

暢谷文存卷一

讀孔子家語

余嘗讀史記至孔子世家而竊嘆司馬遷闊于大道不知聖人而敢爲無忌憚之辭其言曰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夫野合者苟合也苟合謂之淫行叔梁紇爲陬邑大夫賢而有勇力聖人之父也而爲野合之行乎顏氏女者聖人之母也而與人野合乎索隱曰叔梁紇老而徵在少非少壯配合之常故曰野合此則曲爲之說耳遷之謬妄不止於此其紀

高祖之始生也曰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交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則明明以高祖爲非太公子矣上世文律甚寬若在今日遷其未免赤族之誅乎高祖在漢爲當代開國之主而遷親爲漢臣乃敢作如是之談則又何怪其敢于誣孔子乎遷之意以爲聖人與帝王必有異乎人之生也夫知聖人與帝王之有異於人而不知其所以異而反誣之則遷之罪大矣稷之母踐巨人之迹無人道而生稷契之母吞燕卵無人道而生契是皆司馬遷之說也鄭康成取其說以釋詩朱晦庵大儒曾莫之攷正蘇老泉辨之特詳晦庵于蘇氏學一無所取而顧仍鄭氏荒淫野怪之說而信之而取之何哉且毛氏說詩未嘗舊有是說也玄鳥降者祀高禖之時也履帝武者隨高辛之行也辭理甚明何不可解晦庵即不取蘇氏獨不思毛氏乎其謬誤則皆自司馬遷始家語載孔子之母名徵在之父有三女叔梁紇老而求婚于顏氏顏氏謂其三女曰陬大夫紇帝王之後聖者之子孫雖老吾欲以女妻之誰可往者其少女徵在曰惟大人制又何命焉顏氏曰然則汝可也是故叔梁紇有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故復求婚于顏氏叔

梁紇老而徵在少於是徵在私禱於尼邱山而生孔子故名曰邱字仲尼家語出于孔安國孔子三十世孫也武帝元封中與司馬遷同時立朝安國之言近情實而可信安國不敢誣其祖而司馬遷敢于誣至聖則遷之罪大也

讀揚子法言

揚子雲漢之閎人也其于道也能知之未能行之能見之未能親之能言之未能發之學必稱顏子而以孟子接孔子以荀卿爲同門而異戶此其得也自周公以來未若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嗚呼此

其所以爲莽大夫歟

讀荀子

韓退之晚乃得荀子以爲欲刪其言之不粹者附于聖人之篇惜乎其刪本不可得見然余觀荀子之文殆不可勝刪荀子以人性爲惡以禮爲矯飾之具固已得罪聖人其合聖人之道者皆其粗也荀子之文勝于辭辭勝于意六經之外此書雖不作可焉學者明于六經雖不讀是書不害爲君子

讀文中子

文中子之書不知出于何人之手若出于通之自言也余亦曰是非莊子之言也然而爲此者必莊子之高弟子所爲而非凡手可及是僞莊子眞能得

不宜其僭若是孔子大聖人猶曰竊比于我老彭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而通乃儼然自居于聖不虞天下後世之莫已予也夫所謂仇璋者當時一闕吏也璋以王通爲聖而通之稱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毋乃好與同已者親乎齊梁以下本無詩兩漢詔命亦非書而所謂元經者不知其果有當于春秋否耶噫贅甚矣

讀莊子盜蹠篇

予幼時游族兄凌霄家得莊子因數本乞歸取而讀之至盜蹠之篇怒而投之地忿忿然髮上指冠欲裂

讀陶淵明集

後世之稱陶公者曰隱士也或曰其于酒蓋有托而逃焉然余聞之陶公蓋達生者也惟達生故能樂生能樂生則雖苦而亦樂篇中所云歷歷自道其窮困至於衣食不能自給貽其妻子以凍餒而其身時或乞食嗚呼可哀也夫而陶公不自以爲哀也卽萬世

下亦卒不以是哀陶公而以爲陶公之高嗟夫司馬氏與劉氏至今安在而八十餘日之縣令飢寒窮苦時時發于吟咏獨能傳之千百萬年無有窮極猶令人敬士之能卓然自立于天地間者可以興矣

讀韓文公上宰相書

嗚呼世人耳食輒謂文公三上宰相書以爲辱特未審書中所言何事耳君子忠厚待人不以不肖之心相量公之意豈知當日宰相之必不納乎哉讀三上宰相書知當日宰相之非其人也如其人則一上書而已得何待再上再上書而已得何待三上至三上

書而不納則當日宰相之非其人可知也天生是人在昔禿餒薊刺之敗德光屢遣使入中國以求和明宗斬其使而東丹王又在中國是欲和者契丹之本志也乘其欲和而卽與之和則其和必固且天子新卽位先帝之餘威尙存彼安知中國之必可乘也哉夫薛文遇誠小人也當是時敬瑭之必反其際已成矣反則必以契丹爲援呂琦先見之矣使廢帝能用呂琦之策先與契丹和親則敬瑭外顧無所引援或不至於挫中國之威而用以見新天子之德和親何不可之有惜乎呂琦李崧等皆不能强諫也而文遇小人一言以召禍豈不悲哉

讀陽明先生集

先生勳名事業足以震耀寰區一洗數千年儒者坐

論迂疎之陋而講學必揭艮知大學必遵古本此皆先生卓然偉識豪傑自命南宋以下一人而已獨所謂朱子晚年定論者此則先生艮知中之一蔽先生自言曰中間年歲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若是則先生自說已覺支吾卽晚年定論四字何足信當時而傳後世朱子學孔子者也先生亦學孔子者也學孔子者何必盡同顏淵之聞一知十參之魯出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孔子皆各有以成就之學孔子者何必盡出一轍學其道而已矣其所從入之路不可强而同也千百世之後復有一

先生者出焉皆學孔子者也其所從入之路先生固不能强之使同於已也然則朱子不同於先生先生不同於朱子亦各得其所從入之路而已何必以已之所獨得者委曲調停務使前之人與已同也愈同而愈分愈合而愈離後世紛紛之論從茲起矣先生以爲當時崇信朱子者多必使盡棄諸子而崇已以爲已之學卽朱子之學學朱子者信其中年不若信其晚年信其晚年則當專信已矣是則先生必欲以已一人之學盡同乎天下吾恐天下後世復有一先生者作焉其所從入之路未必盡與先生同也先生曰心卽理也朱子曰卽物窮理其實本無大異理必兼事物而言而窮是理者仍在吾心卽如先生之言使不善讀之舍事物而言理而曰卽心卽理則所謂理者何理而所謂心者何心也先生又自言曰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嗚呼此則先生炯然不昧之艮知萬世而不滅者已

讀椒山集

嗚呼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刑之最輕者也明高皇帝之制杖御史法也所以戒飭在位猖狂妄言者而不

料後世子孫權奸柄國逆閹擅朝遂借是以行其殘賊酷烈之爲北鎭撫使獄設而草菅士命士芥羣臣嗚呼寃哉蓋前古所未有也肉糜杖下血洒垣士自古待士之盛無過於明而辱士之深亦無過於明善人國之紀也國之所以能爲國賴有數善人以爲之維持之也黨錮之獄興而黃巾賊起東漢遂亡有明之士凡數經摧折以至於逆閹魏忠賢而楊左諸君子駢首幽囚慘死於獄蓋至是而天下之善人幾幾乎盡矣善人盡而明之天下不得不亡矣甲申三月

書於瑞金之長沙村

古人作文雖極意敷陳未嘗不留有餘不盡于言外又往往瑕瑜並出未嘗相掩而眞氣洋溢令人尋繹而不盡此化機也漢唐宋人之文皆如是魏叔子之文每一篇出若盡聲其平生之全力以爲之精神周到無義不搜然讀至終篇其意味亦略盡于文字中矣其思深其法密能束縛後人之心思使之更無可着筆而其佳處似欲凌駕古人而直上之網羅百代囊括千古啓夫其所以過出于古人者或卽其所以不及古人者耶天地元音發露太盡鬼神猶將忌之

是故叔子無兒

讀魏叔子書歐陽文忠公論狄青劉子後

立言亦須相時讀書尤須論世歐公當仁廟時故論狄青極其狠戾而狄青依然無纖芥之害公亦逆知其無害但顧其言之足以聳聽而不覺其狠戾如此未必實有害青之心也叔子以此一事爲公盛德累至以爲險狠陰賊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更工又疑公不得純爲君子則其言亦太甚矣至論包拯則歐公並未嘗爲已甚之言卽包拯亦當心服叔子亦但欲其文之工而已

讀躬菴集

彭躬菴自負沉寃奇痛激而爲變徵之聲其文章搶地呼天言道學言經濟皆非聖賢中和之極致自是躬菴之文也夫魏叔子之文如和風旭日萌蘖長養萬物衣被飲食天下萬世無弊躬菴之文則如疾風苦雨奔霆火電霹靂不可嘗試衰殺憟慄洌砭人肌骨肅人神志譬之子藥薑桂烏喙寒疾人服之往往有效學者讀其書悲其志而取其意可也躬菴學宗陽明魏叔子亦尊陽明叔子得其正大親切躬菴得之則爲剛毅猛決

讀躬菴葬芻第六則

彭躬菴論韓魏公曰歐陽永叔自館閣立政府與公處最久深相得永叔每以繫辭非孔子書公與之言從未嘗及易以是爲陶鑄永叔寃哉永叔何嘗以繫辭非孔子書永叔之意蓋以孔子贊易尚有全文今之繫辭乃講師所引耳大有子曰何謂也之文日幸而講師所引者載于篇其所不引而亡者尚多也永叔蓋謂今日周易頗經講師去取與六經皆不得爲聖人全書未嘗敢謂其言非孔子之言也後儒讀書不深探其意並不按其立言之旨而概以疑

經非聖坐罪永叔且謂韓公未嘗與言易韓公之言易不言易未可知而永叔之論繫辭具在可考而知奈何以莫須有之故唐突古人嗚呼吾未見其善論古人也

讀尤西堂集

尤侗曰造物者每以其昏嘗蒙混濁之氣聚爲富貴福澤而僅留清虛一脈化而爲才使常處于幽閑寒苦之地譬諸排沙揀金水加汰焉火加煅焉鎔則精矣而餘質無幾故凡千金之子萬家之侯往往塊然一物癡頑不靈又或朝榮夕萎等於腐草爲螢隨風明

滅可哀也夫而乃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抱梁擁書歌聲若出金石百體堅强手足便利耳目聰明性命壽長豈非士之故願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歟雖使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吾終不肯以彼易此是其爲言頗有足感余心者錄而存之以備省覽焉

讀高祖伯弢翁分關敘

考是敘作於順治五年戊子三月吾曾祖文和翁年十六則當丙戌十月虔城陷時年纔十四耳或云年十三亦非也吾嘗屢至虔城往來過謝子巷求所謂蓮花池者不可得即所云黃姓屋者至今不知屬於誰家吾又疑吾高祖本零人也即遭家庭之難欲避其凶鋒何不寓居於零而寓虔豈當虔城未破時其富麗實遠過於零其人情風物非如今日之虔耶抑別有托而居此耶方虔城之破也王師自小南門入明總督巡撫南贛都御史萬公元吉督師東閣大學士楊公廷麟以城殉難聲帥猶巷戰百姓皆閉門自拒守未幾城四門火起煙焰障天百姓始奔出吾曾祖文和翁入白吾高祖母曰城破矣焉逃諸母曰不可逃也汝男子也當自爲計若得生歸見汝父言吾死矣遂携一女奮身跳入蓮花池死吾曾祖既已無可奈何獨取得金環數枚奔出甫出門見朱纓白馬將軍移屯西河外日暮將還軍諸難民獻金者盡驅之渡河無舟梁獨設竹桴二三十枚竹滑又天風大寒諸難民擁擠爭渡半渡皆溺死吾曾祖望見心自念從桴渡必不免乃緊抱白馬將馬尾浮以渡渾身皆濕然得不溺死明日諸將盡取獻金者驅出營門外

殺之吾曾祖獨藏夾室中故、遲不行已潛逃入大厨下爲厨者熱火厨者取生牛肉啖之時舊有瘧疾寒戰凜凜又昨暮過河衣盡濕因脫衣就竈下並牛肉熨之衣乾復衣之及得食牛肉病良已三日聞新知府蒞任以書白大將軍請停戮招殘民復安其宇乃敢出復尋得故白馬將拜爲義兒時雖已停戮然諸將猶時時竊殺人也諸將既各有義兒嘗戲語或曰吾兒好也或曰不若我兒從旁一人曰好不好吾爲爾殺之殺二人吾曾祖疾走匿大檀下得免大將軍征南雄白馬將既多取珍寶財物及婦女不能盡以行乃留數猶卒伴吾曾祖且囑吾曾祖曰善守吾財克南雄有功當來迎爾必爲爾娶婦謹應曰諾軍既行吾曾祖即竊出渡河尋歸路至謝子巷則舊屋已爲他人所占徬徨久之出門外忽見老僕呼曰我在也相持而泣既復得其二弟吾曾叔祖嗣京翁純玆翁二人皆幼匿石倉下時倉外有飼猪舊糠粃時竊出食之得不死因密計歸鄉頁舟見舟上有招安寓都等縣地方牌者即寓其舟中比至鄉吾高祖以爲諸子盡死矣及見三幼子更悲泣不知人者久之王師以四月圍贛七月吾高祖歸鄉偕曾伯祖斯容翁

十六年癸未歲七月嗣孫昌悅敬書

讀蘇東坡上兩制書

東坡之言曰今世士大夫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子不可詰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負高而措意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悅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嗟夫當朱初盛時其風俗蓋已如此而是時東坡方應制舉年才二十餘耳而其言如此夫三代非必不可復堯舜非必不可追顧所以復之追之何如耳厥後王安

石得政以申商刑名之學假借周孔誣其君以堯舜卒至於僨事小人夤緣得志天下被其流毒而國脈亦因以漸衰蓋所謂復三代追堯舜者非徒不可行而害已延於屢世矣東坡以王佐之才惜不見用使其得用於神哲之時盡展其學實勝於安石萬倍蓋東坡之學明于人情其性情通和深知古今之故世務之要不爲大言夸語而措正施行自中機會仁宗嘗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信乎其兄弟皆相才也至謂論天人推性命世教不明蓋當是時周濂溪程明道伊川張邵諸君子尚未顯而與世相接而天下學

者一時風尚已先如此及後諸君子師友淵源遞相授受言既大行而世教亦遂因以明則東坡之言爲謬然東坡亦終其身不肯論天人推性命故晚年特與程正叔爲難而有素嫉程頤之奸一語得罪萬世後世學者既尊程子則自然屏東坡於戶外此皆由其自信太過蓋其學但由歐陽子韓愈推之以至孟子以達於孔子不若周程諸君子由數千年後獨具心得別開門戶直接於孔子也然東坡於聖人之道亦未可謂不盡心焉者每讀其書輒爲之低徊太息不能無留遺憾於其間也

自書文稿目錄後

右得文若干首平生所作不盡于此蓋其小稿意者而已此韓子所謂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也縱未必一無所用然豈君子之所貴乎哉愧少年不慧用功于此于已何所益而窮年矻矻學郡鄴之步邯鄲之步匍匐而歸之眉使蚤有知應不爲此今雖悔焉已無及矣往者既不可追而來者當以爲鑒人生聰明才力當有所用不用于道德即用于文章文章一道最爲末務較之道德已屬緩圖而又不以先正自期甘處古人之後苟目前之所尚以求悅乎主司注司者好惡出于

其心前人之所非今人之所取場中之所賞外論之所訾且一人之身前後異心今日覽之以爲佳明日覆之以爲醜是豈可憑哉士不確有所見而役役然隨風氣盛衰以爲趨向皆惑也或曰子平日酷愛金正希先生之文其中亦有所得乎曰余得之矣是其爲文也如王子喬驂鸞駕鶴蹁躚乎雲中如月下舟中聞隣船笙笛之聲颯颯乎若遠若近之間又如清秋江上西風萬里蕭瑟波濤隨水而東逝也曰然則子之文不似正希何也曰余所謂以虎爲質而蒙之以羊皮也夫羊質而虎皮子雲譏其陋矣虎質而羊

皮其不屑虎也幾何哉余所謂不得已焉者欲求當于主司之目故不敢如其心之所欲出而亦不敢直遂其所學也余蓋悔而無及矣凡人爲文莫不欲爲傳文然文之所以可傳者固不當求之文也少年之文余固自知其不足以傳也然余所以不焚棄之者亦欲後之君子知余之誤用其功者如是亦足以垂戒云爾壬午又五月書于五柳堂之西窗

書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後

宋當仁廟時裁培者四世故竝朝多君子卽天下人才想亦未爲不盛而安石嘵嘵以人才不足爲患上悍然自以爲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也先王之意如是乎又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勉之以成斷之以果嗚呼斷之以謀計之以果則誠能矣所謂慮之謀計之數爲之漸者何在耶其所成果何業耶三代以來唐太宗漢昭烈而外得君之專未有如安石者也朝廷之上人才之多未有如宋嘉祐熙寧時也使安石稍有可用之才能與衆君子同心以與治道審人情權事變更弊政其功業必自卓卓而奈何若是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其安石之謂也韓信登壇三秦定在掌握項籍卒殲于漢諸葛孔明草廬定三分之局終身不易其言安石此書雖萬餘言蓋其眼空一世視天下之人在上在下舉無一足當其意者其性行之孤峭于此可見非宰相才也書中所言指陳利弊未爲不悉使卽如其言而次第施之其相業未必無可觀奈何他日得志又與此書之言一一相反蓋安石挾學術以欺天下誣君剝民抗行己意又好與小人親暱不自知其身之自爲小人而亦卒爲小人誤書中言法先王當法其意不得已放安石而仍用其黨此宋之流禍所以無窮與

書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後

按介甫此文之意蓋欲使豪民不得專貧民之利而不知晚近世貧民亦藉豪民以爲生其實皆吾民也

善爲國者卽以豪民養貧民而所以待豪民者當自有法未聞奪其利而自操之也古者藏富於民有餘則與不足則取夫以天子之尊四海之富屑屑然下而與市賈小民競錐刀之末此桑宏羊一切苟且之術也且必使利權盡歸於上網取太甚勢必國富而民貧民貧則盜賊必起盜賊起則國亦不能獨富而況乎特法以求利行法之人未必人人如介甫法且不勝其弊卽國亦終不得富徒滋天下騷擾耳介甫以申商之學假借周公孔子孟軻氏之言以厚自文其奸竊喪宋家元氣爲一代基禍之首此人雖萬死

不足塞責而後世猶有尊其學愛其文雖賢者或不免何哉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嗚呼此神宗與安石之謂與

書尙賓行狀後

道原作尙賓行狀止寫得道原心中眼中所謂尙賓耳而尙賓之所以爲尙賓自有眞尙賓在道原不知也亦不能言也羽儀頗能知之頗能言之而筆不足以達嗚呼尙賓其死矣

題洪雨山擔簦訪舊圖後

按此圖寫於癸巳之春距今丙申才三四年耳此三四年中人事之變遷世路之險阨雨山試一低徊思之當有愴然泪下者雨山生於世而窮窮而得一知已衣之食之周之恤之故不遠千里躡屩擔簦而訪之情也情之所在無新故無死生及於今雨山之窮依舊而其所訪之人則化爲烏有矣昔中散大夫嵇

强魏晉之間卒不容於鍾會司馬昭之徒之東市顧視日影取琴而彈弄畢撫琴嘆曰昔袁孝尼嘗從我學作廣陵散吾靳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愚則謂廣陵散雖絕而中散大夫至今猶有生氣彼其言論丰采

照耀今古方其箕踞鍛鍊之時其傲睨孤特目中原無世上若等人故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向秀過山陽聞隣家有吹長笛者發聲嘹亮遂作感舊賦爲中散作也今被斯圖也兩山兩山所訪之人何在倘作長歌以哀思之

暢谷文存卷二終

性論

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蘇氏曰孟子既已據其善荀卿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善惡而已二子者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爲相勝則紛紛之說不知其所止而其自爲論也則又曰善惡者性之所能而非性之所有彼其爲說告子已先言之曰性無善無不善又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也昔者

吾夫子未嘗論性也問亦嘗言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愈得其說分而爲上中下三品上焉者善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下焉者惡而已矣諸家之說人或取韓子韓子之說實本孔子而宋儒之論性則曰性卽理也欲以此伸孟子性善之說夫既謂之性又謂之理謂之理又何必謂之性理者着於事物而後名性者天所賦也子思云天命之謂性若直云天命之謂理其可乎以理詮性則可謂性卽理則不可朱子曰性者人所受於天之正理則理在性中而非謂性卽理也仁義禮智天所賦與我之固有也天下亦有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之人獨得不謂之天所生乎故夫性善之說亦有時而窮而吾夫子之論性必兼氣質而言之荀卿之說顯然悖道不辨自明揚雄之說得其疑似而孟子性善之說蓋原於子思天命之一言天有善無惡人有善無惡蓋子思之論性本其至初者而以爲言而吾夫子之論性兼氣質而言之也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自學者事耳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夫豈氣質所能囿哉乃吾夫子又嘗有言會矣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之謂性蓋亦本其至初者而以爲言故曰言各所當而已夫豈必硬

樹一的而爲衆鏑所叢射也乎

漢文帝論

三代以下人君有聖人之德者其漢文帝乎觀其寵鄧通信新垣平此二事後世儒者所謂過也然卽觀其過愈可以知其仁鄧通戲慢殿上申屠嘉以一節召之不敢不至至則叩頭流血請死文帝必度嘉已困通然後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夫不愛一巳之幸臣而以申大臣之節而爲大臣者亦敢於召天子之幸臣數而責之而且欲擅斬之此一

事後世人主能聽其如此乎通之所以得不誅者亦以罪未如律也初信新垣平言謂可以長生及垣平
使人獻玉杯殿下覺其詐卽誅新垣平此所謂不遠
之復也日月雖蝕何損於明彼夫祠竈致神服丹中
毒何有至死而不悟者其相去何啻天壤哉過猶如
此則其他二十三年之間恭讓謙遜節儉慈仁專務
以德化民迄今讀文帝紀及與馮唐問答令人中心
惻然如讀堯典舜典夏商周書之誥命也而余所最
愛者勞軍細柳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
請以軍禮見文帝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

諸葛武侯論

勞將軍成禮而去比出軍門嘆曰此眞將軍矣及臨
崩又遺詔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嗟
夫君臣之間至於如此雖三代以上至於唐虞良明
際會又何讓焉

武侯初出師伐魏不敢用魏延之策說者以爲魏延
特謹愼太過而已魏延之言曰假延兵五千直從褒
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谷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
安夏侯楙怯而無謀聞延兵奄至必棄城而遁比東
方聞之兵合必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
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以定矣兵非出奇不勝
魏延之策眞所謂奇策者而武侯不敢用何也心有
所怯也武侯之時主幼國貧朝廷之上更無復有兩
武侯者可任以大事武侯以一身臨表涕泣出師內
顧惶惶心可謂苦矣其言曰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
寄臣以大事夫當先帝在時武侯猶以謹愼著況幼
主在上危急存亡之秋又當出師之始武侯敢遽以
五千人輕鄧於魏延哉縱令魏延之策萬萬無失而
武侯心則有所不敢向使武侯果用魏延之策先據

長安而有之得形勝之地出兵東臨信大義於天下
興復之效卽未可知而拓土開疆自易爲力何至如
後日六出祁山不能得尺寸之地而徒爲是紛紛也
乎吾故曰武侯不敢用魏延謹愼太過也或曰用魏
延之策果可以必勝乎余曰出師者先料已兼料敵
武侯在魏延方思自盡其才必不無故而敢反而是
時司馬懿未在兵間夏侯楙曹叡之堵統袴膏粱豎
子耳未聞有雄略也此眞天所以賜武侯者且漢自
昭烈崩後數歲寂然一旦聞武侯出彼國朝野震恐
既已略無備預以夏侯楙而守長安何能爲哉天下

事多以謹愼成此竟以謹愼敗荀亭之失武侯過於信馬謖而怯於用魏延也雖然亦天也武侯之謹愼此心可對千古耳

譙周論

蜀漢之亡亡於譙周而後之人但歸罪於黃皓陳壽既不爲黃皓立傳莫能著明其奸狀之所由而其傳譙周也稱之若不容口嗟乎萬世之人而可欺也則此賊竟漏網矣夫以昭烈帝創業之艱難諸葛孔明之勞瘁謀臣猛將百戰而未得定既暫定矣垂數十年而譙周以一書生談笑而亡之嗚亦甚矣且斯時

蜀漢可以不亡也後主雖庸亦非大無道之君也自先帝喪師夷陵之後諸葛孔明南征北伐但閭其出兵以侵人未聞有舉兵而向蜀者四境之內民安其業物遂其生士樂爲用姜維之降將士咸拔刀斫石人心之戴蜀也深矣鄧艾小豎子攀木緣崖血戰而至成都勞困極矣姜維將兵守劍閣鍾會必不能越而與艾並力强兵大帥羅列而據險要尙多其人一呼而集並可以不待吳之救也不出數旬縛鄧艾擒鍾會易易耳面縛輿櫬何太速乎周之言曰陛下既降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臣請身至京師以古義爭之夫譙周何人古義焉在司馬氏父子狼吞虎噬豈識古義是必先有是說以聞於周陰相關通故猝然問周得以大肆其猖狂惜乎後主過庸使稍有英氣誅周而斬之號召義勇攖城而守士氣百倍內有北地王諶以爲將外有姜維等以爲犄角雖百鄧艾焉能爲害乎且周素有無君不臣之心非一日也姜維北伐周作仇國論以諷自名其國爲因餘之國而以魏爲擊建之國夫爲人臣子不尊其君而外尊他人可謂悖矣又曰備者具也禪者授也言漢業旣具將授於他人也噫是何言哉又曰魏者大也曹者衆也衆而大其會期矣周蜀臣也食人之祿荷人之爵立乎人之本朝而自名其君兼自名其先君備具禪授之言何所依據而擅作妖論外心於仇讐鄧艾一來卽勸後主出降窺其心若惟恐一日魏兵不至蜀漢不亡則無以自實其言也陰平橋頭之兵撤而不防巫鬼之言安知譙周不有以使之乎吾謂開門而誘盜者必譙周也特史不明著其文故後世亦莫得而知耳覆人之社稷斬人之宗廟舉一國之土地人民掃境而屬諸他人而陳壽曰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嗟乎以此爲謀何得謂之奇謀乎彼陳壽者亦

周之徒數亡人國以自利而其身入於魏而封侯壽又贊之曰辭理淵通爲世碩儒嗚呼彼碩儒者勸其主作降虜而已乎

王魏論上

昔者孔子仁管仲則後之君子自當恕魏徵春秋之天下不可無管仲唐之天下亦不可無魏徵春秋無管仲則一匡九合之功不著唐無魏徵則貞觀之治不成後之論魏徵者皆以匹夫匹婦之諒求魏徵者也太史公曰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

畫無復之耳嗚呼後之論魏徵者欲魏徵爲婢妾賤人而已乎彼其爲說何不折衷于孔子

余作魏徵論從弟道原非之曰子之言則然矣然於子朱子之說有礙奈何子朱子曰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管仲有功而無罪余曰若以功論則王魏之功與管仲未知其孰愈以罪言則管仲亦不得謂爲無罪也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不輔兄而輔弟一罪也輔其弟以與兄爭二罪也不能死其所輔之人而翻身以事仇三罪也仲安得無罪哉若王魏之罪則又有

辭矣當是時建成爲太子然高祖在上則太子亦人臣也王魏食高祖之祿立高祖之朝奉高祖命以爲東宮官其爵祿富貴有所受之也假使太子得罪高祖高祖從而廢之別立太子仍以其官命王魏王魏敢不受乎是王魏以高祖之臣爲太子東宮官半以其身臣高祖半以其身臣太子太子不得純爲君王魏不得純爲太子臣假使王魏爲東宮官而先有外心於太宗陰賣太子以圖後寵則王魏罪誠不勝誅矣而王魏無是也魏徵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豈有今日之事則當太子在時彼二人者亦思共殺太宗

以安太子此與管仲射鉤何異皆爲忠於所事者也特未知管仲當日亦曾受命襄公襄公與召忽同奉公子糾否乎若管仲不受命襄公而自以其身隨子糾則管仲之罪爲尤大也夫與人共爲一事事敗而獨以其身免尤爲仁人君子所不齒況以其身奉人者乎管仲奉子糾以奔魯是明以身臣子糾也子糾雖未立爲君彼將有爲君之漸雖管仲意中亦將以爲入齊國殺小白立子糾以爲我君也子糾死召忽死而管仲獨不死仲安得無罪哉曰然則其不死何也曰欲將以有爲也彼子糾雖有爲君之漸而實未嘗爲

君猶唐太子立高祖之朝與王魏亦同爲高祖臣也彼管仲與王魏皆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昔者子路之死君子以爲傷於勇

王魏論下

暢谷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然當釐公時小白未嘗立爲世子襄公時小白亦非太弟比也隱兄而桓弟或者以爲桓當立而隱不當立安知子糾必不當立而必當立其兄桓公以爲齊國主乎且管仲既奉子糾必將成敗同之必不可以彼兄弟之倫蔑一已臣主之分也且其後始知桓公當立子糾不

當立則其先又何苦冒死戰以奉子糾乎輔之爭既爲不義而復教之自免以圖後功其義又安在乎若夫建成不當立爲太子罪在高祖當時大臣徒知泥於立嫡以長之說而不知時平先嫡長世亂先有功也太宗在一日天下臣民孰肯戴建成元吉以爲君乎建成必殺太宗然後可以安其在太子之位建成既殺太宗天下臣民必愈懷不平而建成愈不能安乎其位則唐之天下骨肉之間干戈相尋必將終爲他姓所有而後已然則太宗之當立愈於桓公之爲兄而王魏之不死亦可從末減於管仲大抵宋儒論人三代而上猶多恕辭三代而下開口無完人也意

李德裕論

李德裕有鄙夫之言三其言曰嘗平泉者非吾子孫有以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亦非佳子弟也夫以德裕之雄才大略身佐武宗定太平其所見豈直目前而已哉而爲斯言者物有以蔽之也匪州一丞所謂平泉者於德裕何有哉草石猶在而德裕之身不能久留而係吝如是非鄙夫而何又曰朝廷顯職須以公卿子弟爲之以其熟悉臺閣故事朝廷威儀不學而能寒士雖有出羣之才未能得娴習也夫不惟才

之取而徒取其熟悉故事娴習威儀天下之大疑大難豈徒熟悉故事娴習威儀者所能辦哉德裕身爲宰相子而德裕之子不聞其復有相才也狗目前而遺遠大豈達者之言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史雖稱其頗爲後進開路而爲斯言則近於鄙矣德裕素與居易不相能武宗欲相居易德裕擠之稱其從弟白敏中以爲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夫敏中之詞學何能及居易而所稱有器識者即他時所竭力而排已者也居易凡與德裕書德裕緘之一篋未嘗開劉夢得請開之曰一觀則回吾心矣是

德裕明知居易之善也明知其善而故忍而不觀以堅遂其惡之之意豈所謂善善從長者乎吾故曰李德裕有鄙夫之言三此之謂也杜悰曰德裕有文學自而不由科第嘗用此爲鞅鞅豈當時德裕以文學自負惡居易之能出其上乎此又鄙夫之心也

張浚論

甚矣魏叔子之無膽也論古人而爲兩可之辭若惟恐得罪古人者非恐得罪於古人蓋恐後之人更執一說有以議已也夫惟恐人之議已而議已者卽從此起矣張德遠之在宋也惟平苗劉之難是其一功

然亦韓世忠劉光世諸賢協力而共成之功不專在浚也至於三將而三敗喪師蹙地挫中興之氣則功不足而罪有餘矣夫忠臣者期於成天下之事而已乃其于李綱也則劾之於趙鼎也則擠之聞岳飛忠告之言則靦然而怒是往往好與善人爲難也夫爲大臣荷國重任人君之信之也如是之至而好與善人爲難尙得謂之忠臣乎古人謂宋之不能興復罪在張浚此言良不爲過蓋當時止有此數機會而皆因張浚敗之一敗遂不可復振邱瓊山曰區區江左奄奄僅續能堪此幾敗也乎浚之罪浮於功而究竟實無一功後世特以其子爲純儒而並覓其父至不敢斥言其罪何張浚之多幸也乎魏叔子平生論古人是則是非則非而獨至于

此亦遷就而爲兩可之辭曰公則未也忠則已至噫若浚者吾未見其爲忠也

鄒南皐論

鄒南皐獄殺熊廷弼不顧國事之急上不憂君下不憂民內不憂社稷外不憂邊事而並不憂後世之名何也方其糾張江陵之奪情視事也立天子殿下視四人杖畢而復上疏侃侃乎忠臣義士也哉身之不恤而以名爲殉名矣立矣當思所以終此名者廷弼死而南皐之名烏乎在廷弼誠有罪爲南皐者當力救之也救之不能去之可也論而殺之甚矣且殺一

廷弼而明廷之上復有一廷弼者可以代之則何惜於一廷弼自用師以來得如廷弼者幾人南皐其亦知之矣罪有首從喪師失地者化貞也廷弼之罪在於不能死及不能反敗爲成而有功耳廷弼之才正當責以恢復封疆贖也以無功之人致與有大罪者同戮南皐之文亦何深乎王紀周應秋不足責如南皐者自命爲何等人也因此一獄廷弼死傳首九邊明廷之氣索然矣又因此而楊漣左光斗諸君子十數人皆借端廷弼羅織就囚慘毒酷虐而爲南皐者寫不聞不見超然免其身於事外謀身之計則得矣

嗚呼忠臣義士與國同休戚南皐既付國事於一擲殺有用之能臣以快小人之心而其遺禍愈益烈至於善人盡死南皐獨存猶揚揚自命曰我忠臣義士講道學者也九原可作吾試起南皐而問之

正名論

聖人自有聖人之作用必不肯輕以語人而其所以語人者義理之當然而已是以當時賢人或不能盡窺而聖人亦終不明以告人但明言其所當然者而其所以然者不可言傳俟後人深思而自得之是故有儒人者儒一夫於家儒者必逐其家主而曰汝不足爲吾主吾將改擇一人焉以爲汝家主則可乎假令聖人之意若果如是則宜乎子路以爲迂也有明陳大士之言曰夫正名亦非慶輒而立蒯也使輒涕

而有所未盡則後之文士或能自立一說以補儒者所不逮勿謂後人竟不勝前人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聖人開口言正名而名之當正固不待論特其所以正名之方夫子未言也子路不知也故直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豈有不知者哉乃下文但言名不正之弊而所以正名之方夫子亦終不言焉者蓋不可以言傳也聖人但以其義理之當然者告人謂不知者蓋謂其不知所以正名之方也若名之當正子路豈有不知者哉乃下文但言名不正之弊而所以正名之方夫子亦終不言焉者未言也子路不知也故直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夫所謂不知者蓋謂其不知所以正名之方也若名之當

而其不可以言傳者俟後人深思而自得之也晦庵作集註不深明此意乃但引胡氏之說以爲聖人欲立公子郢則豈不悖哉夫君方用我我遽逐君屏其父子而使他人代其位則爲君者何苦而用我乎用我遽所以自敗則爲君者誰敢復用聖人乎且此乃後世亂臣叛主負恩者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今有傭人者傭一夫於家傭者必逐其家主而曰汝不足爲吾主吾將改擇一人焉以爲汝家主則可乎假令聖人之意若果如是則宜乎子路以爲迂也有明陳大士之言曰夫正名亦非慶輒而立蒯也使輒涕

泣郊迎有不欲自生之意使賜徬徨引避有不敢復
立之情然後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奉韓以君其國奉
璧以父其君一舉而國之統正矣一舉而國之勢張
矣此國有大臣之效也此其爲說深得聖人之微意
是聖人所不言而作用存焉者俟後人深思而自得
之也吾故曰後之儒者知之而有所未盡則後之文
士可自立其說以補儒者所不逮

周勃論

余每讀史記漢書至絳侯周勃事未嘗不失笑也文
帝初從代來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太尉勃進曰願

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
跪上天子璽綬夫請間不許遽跪上璽綬夫其請間
也意將以爲臣等欲立大王爲天子也文帝必喜而
接已矣宋昌一辭跪上璽綬何速耶而
文帝却之彼渭橋豈受璽綬之所耶及與陳平爲左
右丞相文帝問天下一歲決獄幾何一歲錢穀出入
幾何愧不能對汗出浹背出讓陳平曰君何不素教
我對平曰君居其位不知其職耶夫與人並居丞相
不知所職者何事而反讓他人之知者以爲不素教
已夫爲宰相應對天子必須待人教耶此時陳平視

之如嬰兒如木偶於是自知其能不如陳平謝病歸
相印免就國其既就國也畏懼恐誅每河東守尉行
縣至絳勃自被甲使人持兵以見夫守尉奉天子之
命而來雖被甲持兵何益使已無罪何誅之爲後果
有人告絳侯勃欲反者召詣吏恐不知置辭吏侵辱
之既赦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乎何其
前此之夢夢哉每召諸生必自東向坐切責曰趣爲
我語夫詔學天子無北面趣爲我語則是誰能爲之
語耶每出朝意甚得文帝目送之袁盎說上曰丞相
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夫禮竊爲陛下不取後

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善哉乎司馬氏巧於形容也何
前此之過於傲後此之過於懼耶椎魯木彊有如是
乎而既爲將復爲相封侯富貴豈所謂庸庸厚福者
耶豈當草創之初織薄吹簫之人自奮其身適會其
成功故至此耶而其子周亞夫則過人遠矣

霍光論

霍光廢昌邑王人咸曰霍光之功而不知其權在霍
光而其所以成是事者不在霍光而在田延年昌邑
王既立行淫亂光憂懣不知所出大司農田延年曰
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肖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

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古豈有之乎延年曰伊尹放太甲以安殷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如此亦漢之伊尹也明日會議延中光曰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奈何羣臣驚愕失色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托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假令劉氏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于是議者皆叩頭曰惟大將軍令遂起而廢昌邑王立宣帝然則昌邑王之廢皆延年之力也光不過坐享其成功而後世之頌光者遂比之伊尹待而文若之所以事曹操者亦以高祖光武之事爲

不知伊尹當日亦有人焉從旁助之否伊尹樂堯舜之道其學問有素雖不有人焉從旁助之自可以創天地未有之奇返諸躬而不怍光不學而無術並不知古有所謂伊尹者賴田延年一言以決而其事遂成然則成大事者信不可以無旁助歟或曰光輔昭帝一十三年不能察知昌邑王之賢不肖而輕立之而輕廢之其廢昌邑光之功也其立昌邑光之罪也或曰不有廢也何以有興天將開宣帝而宣帝又在民間不有昌邑王之無道漢廷大臣斷不敢從民間而覓天子故夫昌邑王之立天所以爲宣帝地也非光之罪也

荀文若論

荀文若之死曾狗豕之不若而後世乃以爲殺身成仁反出自名儒之論人固有善盜名如曹操與荀文若者乎曹操之奸雄文若教之過半分香賣履言之瑣屑而一語不及禪代若曰禪代之事自後世子孫爲之吾固忠于漢者其爲術蓋竊取文若之意而來文若心中目中豈曾有一漢天子在曹操一見文若曰吾子房也見許褚曰吾樊噲也蓋儼然以高祖自待而文若之所以事曹操者亦以高祖光武之事爲

言其言曰高祖據關中光武保河內今河濟之間亦明公之關中河內也觀其破袁紹剪呂布運籌決策乃心罔不在曹氏割據併吞以大其封殖其平日曷嘗有忠貞謙讓爲曹操一開陳其端乎曹操以爲文若眞吾同心者及進加九錫而文若始欲矯之以謙讓文若之意以爲其事將成矣吾可以置身事外而不與其謀則後世之指摘將不及我故一諫以慰曹操而不知其適以觸曹操之深怒也夫與人共爲其事而己獨欲避其名曹操亦曰是必賣我以自售其奸不然其平日之所與吾謀者謂何而今始欲見沮

彼固欲取大名者然吾不可與同事且其始嘗與吾同心而今欲自異是反覆不情決不可留于是賜之食發之悉得空器而文若自知其不免飲藥而死是死也迫於曹操而自殺也豈操殺一狗豕耳而蘇子瞻曰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其才如子房而道如伯夷嘻此言謂何哉長公一世英豪不能不失此一言以爲萬世笑

論文

魏叔子曰議不高於庸衆議論不足以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蘇並立無二可

以無作愚竊謂不然識不高於庸衆議論不足以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必不能與左史韓歐陽蘇並立無二則其文必不能與左史韓歐陽蘇並立無二其文能與左史韓歐陽蘇並立無二則其識必高於庸衆其議論必足以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夫人之文特患不能與左史韓歐陽蘇並立無二人之文果能與左史韓歐陽蘇並立無二則必不可以無作左之後不能無馬馬之後不能無班馬班之後不能無韓歐韓歐之後不能無蘇曾王蘇曾王之後有魏叔子魏叔子之後而曰天下後世不可復有魏叔子吾不信也

論文章語病

文章語病雖古人亦不能無即如伊川之序明道也曰周公殆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然不知所歸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既已明乎善治之道可以淑諸人可以傳諸後則所謂眞儒當不外是夫所謂善治者何也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治國平天下之道必本於修身齊家修身齊家必本於誠意正心此正儒者之事舍此必別無所謂道

即有道亦必不足以爲善治故舍是以言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舍是以言儒儒其所儒非吾所儒也大抵讀古人書但當領略其大意若盡從其語病而攻之則無不可攻矣

暢谷文存卷三終

暢谷文存卷四

雩都　朱昌悅　粹夫　著

駁媾蛇說

庚辰三月晦翬西館于璜村之對江排兼山閣有蛇媾于講堂之下或曰此講學之所也而蛇媾焉此不祥之兆也翬西曰不然蛇陰物也而相媾則陰中有陽焉是天地生生之義也蛇雖惡物亦天地之所生是不得爲不祥也遂作媾蛇說以示悅悅曰嘻予自以爲達矣乎蛇陰物也而相媾陰道其盛矣哉易曰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兩蛇相媾必產數蛇數蛇之毒自兩蛇始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今春日融和而陰毒之物公然兩媾于堂下醻孰甚焉翬西汝束手而熟視之乎天于惡物不能禁其不生而必生勝是物者以制之堯之時不能無共工驩兜而生舜則共工驩兜誅矣故曰天將與亂必先生定亂之人以擬其後孫叔敖殺兩頭蛇而伯楚國漢高帝拔劍斬蛇而海內向風翬西若爾他日得志于時謀人之家國亦將與小人陰類並立於人之朝端而以爲與吾不相妨害不過是偶然之事遂使陰類盛長浸淫盤踞馴而至于禍敗是誰之過已

泉文二子說

泉氏子與文氏子兩家生同里閈各恃其才素無仇怨互相猜妬彼泉氏欺文氏之弱而文氏亦嫌泉氏之臭也文氏謂泉氏曰汝自恃門大子孫多游處名公貴卿間儼然以兄自待廣厦屋流走江湖結交豪貴若此者信爾能矣汝又能華人之衣服豐人之飲饌使人羨而美之立契券舉食下戶小民使至於流離困躓然與汝好者皆庸陋不肖傾險之夫其得汝之力多者被他人恨怨入骨髓矣汝又能變人之親以爲疎化人之恩以爲仇別分人骨肉離間之獸之靈者頑知者蠢昏昏冥冥同歸于爭鬬攘奪是皆汝罪也汝眞天地間一大蠹吾嘗欲持慧劍以斬汝斷汝之踪絕汝之影使天下之人共曉然知被汝之害也今汝尙自恃其勢敢與吾相抗衡汝獨不自知其臭乎速遠去毋污我人或謂泉氏曰汝何仇於文氏使彼惡汝之甚也盍少親之以爲和解之漸泉氏曰吾始亦欲親乎彼奈彼自以爲名高動以孔孟之言見繩清如冰潔如玉不可干也吾嘗間一至

彼家彼輒以糞土視我瓦礫撫我大義問我賤我如無我實不堪其醜辱是以不樂與彼近也然世之寶愛我者極多親我敬我仰我慕我思我求我我何患獨得罪于彼哉乃吾之力足以困彼而彼之力實不足以圖我彼誠無如我何也文氏聞之曰幸哉彼不與我親也使彼早與我親我亦幾幾乎染成臭穢矣吾寧受彼困不願聞其臭也

寄傲亭說

傲凶德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誰敢傲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六十四卦惟謙卦六爻皆吉敬者謙之反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古大聖人身爲帝王猶不敢傲而況士大夫以至庶人乎丹朱惟傲故不足以承堯舜惟不敢傲故溫恭允塞而元德于以升聞禹之功至于地平天成而不矜不伐湯之學聖敬日躋文王不敢盤于游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皆不敢傲也曰然則淵明所謂倚南窗以寄傲非歟曰惟淵明則可彼淵明之所傲者誰也司馬氏雖不義而得天下然自西晉至東晉相傳已十餘世君臣之分著矣劉裕將起而盜之此淵明之所不屑爲之臣也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則謂我孔子爲亦傲焉可也淵明之意以爲吾之生于世直聊以爲寄耳非敢傲也不得已而傲焉者也傲所當傲不傲不成其爲淵明士大夫生于今世非有不得已之故而亦傲焉禍之招也泰和司訓學署之後有亭頗宏傲軒窗四達可以望遠昔人題曰寄傲余以爲傲者古人所戒也而豈可寄乎故爲之說以闢之

宋翹楚字說

木之堅者可以制器鏤文采飾金玉惟堅者能之蔡聲子曰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才晉實用之夫杞梓木也言此二木也負其美翹翹然出衆木之上

雖生於楚而實爲他國用比賢人君子不限於地而地亦不得而限之也夫人材者天下之寶也木生於山工實度之賢人君子生于下邑而君相實求之人但當勉爲才焉耳才有大有小適用爲貴如杞梓木惟工所製雖登明堂薦寢廟豈生而然哉刻削之刮磨之加以丹青緣以文玉彼其初木焉而已同宗兄周杞求字於余余贈之曰翹楚欲求余所以字之之意爲之說以明之

暢谷文存卷四終

半閒堂記

余家賴溪羊嶺之下四面人烟雜起庭戶之外行人往來絡繹不絕周遭出入無可與語每日夕燈張但聞兒曹讀書聲與婦女之聲相間余甚厭之嘆曰此豈余好靜者之所爲乎戊寅八月因作堂於所居之西偏而名之曰半閒堂廣一丈深九尺有餘不足設几筵嫉賓客然余一人居其間若得儲書一萬卷吾事足矣或曰人生不可以閒也昔賈似道遨遊西湖寶從半壁出終歲常滴瀝靜聽之疑雨聲又多美竹

自名其堂曰半閒遂將趙宋半壁江南盡歸於元至今取怒於千載子獨不諱其嫌名乎余笑曰彼天子之宰相也身富貴矣而驕淫溢樂偕其羣妾踞闥撼蜂於此堂之中而置國事於不理是所謂不可閒而閒者也夫不可閒而閒則敗人之國亡人之天下若可閒而不閒則是自累其心思今余布衣也不得志於時困不能遠去而生長於斯所謂太平無一事閒殺老佾書也蘇東坡謂禪師佛印曰何處無水何夜無月但無閒者如我兩人耳余每讀斯言未嘗不心醉然余有恨者年加長矣家幾千指衣食之故漸闕於心萬卷之書未能卒業而營營逐逐日復一日不知何時止曰半閒蓋嘆余之不得全閒於此堂也戊寅秋九月重陽日自記

宿天馬岩記

天馬岩在吾村之東南西北嚮大石側立千尺下空其半可六七丈仰望勢若將崩焉其深可三四尺用瓦覆其外半作佛堂中有大士像村人云是石笋爲之不知其幾百年也四旁多巨石磊落散布若馬牛伏草中或曰是皆從大山上崩下者也岩之上有泉寶從半壁出終歲常滴瀝雨聲又多美竹

雜樹羅生岩側或側捕石壁上陰陰然微風漱之如江濤如鼓琴如吹洞簫令人心魂澄澈有鳥自來自去或暫止竹上或迴翔石左側又善鳴無驚人意對面遠山環合峯巒削起參差萃亢與天爲一坐旁石上望村溪淺沙明媚諸往來人如在畫中辛巳秋翫西韻泉讀書於此余偕鴻猷往訪焉遂留宿岩中夜既久月初上則見夫天之高岩之幽竹樹之影鳥聲之寂石泉之響迴然非復人世也遂各賦詩四章以紀勝景當以此岩爲第一予以爲然乎巋西曰然乃記之時八月十

九日也

寧化縣上沙橋記

出寧化東上四十里曰金沙市有橋曰上沙橋去金沙市不數里蓋行人南北之通衢也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大水橋壞行者病焉嗚呼不有仁人烏能使壞者復新病者復起乎計修是橋費須用一千餘金力不足者不能辦然天下事果何常之有古人有言曰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必有所濟蓋任天下事在乎矢之以專而守之以勤夫矢之專者存心於利物者也守之勤者事之所由濟也余未嘗親至寧

化不知所謂金沙市者在於何方所謂上沙橋者何若余有族兄凌霄者數游閩中至寧化主於黃子煥周之家歸爲我言曰是役也黃子首捐金爲鄉人倡自五月至於八月奔走飢渴風雨疲勞不爲倦厭同鄉有夏姓某者共襄其事然黃子之力爲尤多蓋五月橋毀八月橋工興十一月橋落成土石之堅視前橋數倍嗚呼其存心於利物者耶其能於人有所濟者耶其矢之專而守之勤者耶夫橋其小焉者也然其利物愛人之心不可不表余於是樂爲之記且用爲世之鄉里仁人雖不得位而能自出其力以濟天下之事者勸乾隆癸未歲江西雩都宋昌悅記

重修畝南茶亭記

由畝南而下爲大陽逕其地棘輿國之衣錦鄉其上爲百丈磜山高谷深崖懸壁峭上下不得通輿馬夏秋之間暑渴行者病甚畝南有劉公趨文者慨然曰此吾事也捐千金鑿山開道夷險刻荒極勞瘁路平矣復作兩茶亭其一在百丈磜之巔其一在畝南又建石橋凡五行者從茲不病或曰公之修百丈磜也至

半頂有大石橫亘其衝甚危險功不得施工人請報罷公細視其處見石縫曰是可拔而墮也鳩石工鑿之未半程而石自墮震聲如雷工人疑爲神助功遂竣然公之志不欲苟完而爲事必竟有如此或曰公之興是役也其長君次君同時得補弟子員此天之報善人也夫爲善必責報此庸俗人之志公之志豈知其必有報而爲是哉余嘗論天之必報善人天之意也天之意必欲勉人爲善使爲善而不報則人不樂爲善人不樂爲善則天之病其或有不報者必有他事以折之不然或其所爲之善別有所爲而爲不

非發於中心之誠然也或曰公之長君復於百丈磡之巖砌石墻衛行人慮其高而或墮嗚呼可謂父子一心矣歟南之亭建於某年某月擴而新之是舉也余從弟道原亦有記文更詳乾隆三十二年閏七月雩都宋昌悅記

靈芝記

芝之爲物自古有之然非耳目所常見雖有芝吾未識其爲芝也或曰芝祥氣也非其地不生非其時不遇好事者得之往往以爲瑞所謂太平之世慶雲見醴泉出芝草生是也寧都郭君洲田家有芝儲於庭

白裏立章其瓣百數一日至其家指謂余曰此芝也請爲我記之余生平不好言祥瑞然郭君性和喜與賢士游有子曰慕元余從弟巍西之門人也好學必能大其家然則世之所謂祥瑞者其果有徵乎慕元勉矣家有令子家之瑞國有良臣國之瑞一芝何足道慕元當自以其身爲國家之祥瑞可也丙戌正月爲之記

遊對江垺後山記

璜村對江垺前對小江後背石城大江隔以高山不能見季秋之月天清日柔余偶與發謂郭子仲升曰此地有可以放情肆志遊覽之區乎仲升指屋後高山曰惟此可余喜命仲升前導道徧仄遇險峻扶披乃能上未至高山半里望見石城大江時大風勃發對面急吹口鼻氣不得出仲升畏險將尋故道反余曰已至此險可避乎遂竟上至山頂則風稍和日光澄澄小大江左右迴帶曠莽無際北望翠微峯危莊從天際創立仲升指曰此下寧都州西北門也山之麓有水泉二道平田千頃賴其溉余初疑泉源所出必大比至源所則蒙漫沙草以足促之僅能濕履仲升曰此泉日夜出不息其下遞畜以陂塘故旱時決之所溉廣也人之心譬如泉豈在多乎哉不息而已耳又指曰此山下民居從前皆僧房也不知幾數百年今至此余乃喟然太息謂仲升曰今日之民居昔日之僧房安知昔日之僧房又非昔日民居所從變乎數百年以前不可窮追數百年以後不可預期世事何常而或者勞勞然必欲求得既得而惟恐失且自矜其所有與患人之有者皆愚也言已循山而下不由故道遠遠望見樵夫衣黑衣如青蠅黏集於峭壁未至館道遇主人園中掩土瓜丐得數枚入館中與仲升分切食之清寒滑潤口齒津溢頃渴頓消

是日也遊最樂故記之丙戌九月二十三日

得得軒記

漱川子行萬里而歸其父爲之築別室以居之漱川子歸而自名之曰得得是軒也右仔崗左圓石環溪之爲如此正爲其親謀也華國頻年館于外以舌耕山之秀立於門一望而盡得入其室左右兩房其中設几焉几之上白黑二子相持對敵得者勝失者負一勝一負得失靡常可以消永日忘俗機其所得者小也房之內有書焉或經或史或子或文集其間或爲聖賢爲豪傑爲奸雄盜賊一披卷而皆可得得其情狀窮其變化有所得不忘於心可以解紛亂扶太

平居則爲文學之士出則爲有用之儒其所得者大也暢谷子曰是得也猶粗焉吾更語子以其精凡有得於心者神恬而氣靜有得於身者體安而躬泰申申如夭夭如此聖人之有得於身者然也蔬食飲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此聖人之有得於心者然也漱川子其更進於是此實得也吾竊怪夫世之逐於利而役於物溷溷然如蛆蠅含糞自以爲香美也彼亦所謂得得也

江干負米圖記

野艇寒烟一篙深綠中有一人推蓬獨望懸焉若有所思是誰也曰是宋子華國也華國切爲乎在此曰是華國之思其親也華國之思親易爲如此曰華國之爲如此正爲其親謀也華國頻年館于外以舌耕謀承菽水之歡及其歲暮歸家歸而未至長江之上日落之時兩岸無人蒼茫雲樹觸景感家傷長途之遠別嗟骨月之久離因已之思親更知親之必念已也作此圖以自況而曰江干負米云者蓋取仲由百里負米之意思親更傷貧也夫養不必豐要于孝歐陽永叔述其母之言也以善養不以祿養尹和靖述其母之言也以祿養尹和靖述其母眞達母也嗟夫

華國之爲如此吾且爲華國樂矣昭昭斯之爲孝能成其親爲君子而已爲之子故謂之君子之子雖然余聞是圖也蓋有不覺竦然心動欲揮涕而無從者不能殫說略綴數語以爲記

倉中讀書記

莫冬臘月立崖氏讀書於倉中余偶過焉見其方讀魏叔子救荒策曰善哉此倉中所宜讀之書也大丈夫不得志抱膝窮廬然不可無待知之具他時若有際會其可以枵腹逞乎立崖氏當讀有用之書也且吾聞之衆人以年荒爲患士以學荒爲患荒子年者

所苦不過一歲士荒于學終身患不能有成余又憶往時讀書談道抗懷高潔貿貿然不知世間有錢穀貨賤見有商賈利爲家計者竊竊然羞之比來年長家口益多四顧無策始就人學爲生産事不得其術愈謀而愈困甚矣人各有能有不能也大丈夫若得志當使海內無窮人當其窮時不能自謀其一身其何嘆也夫倉小而狹中空無穀僅可容一几然疾風冷雨之所不至也立崖氏可謂得其所矣丙戌十二月記

阿閣記

鶴谷文存卷五

阿閣子居深山之中自名其居曰阿閣其地蓋昔日劉葆初葬所名爲丹鳳沖霄故因以名焉山左右如兩翼其頂銳而高似鳳喙蓋堪輿家取象之義如是丙戌之難也劉氏以百萬貲移家入贛用棺儲其銀至城下諸亂兵疑之曰何棺之多也是必有異伐其棺則皆銀貲遂散故劉氏貧今其子孫不能保其祖父墳墓賣以與人而阿閣子得之兄弟卜築于是樹以松杉疏以池沼高者平之陰者闢之向之爲陰地者今爲陽居矣向之狐兔竄伏荆棘縱橫今則儆華堂聯廈屋矣既丹既堊以整以齊而阿閣子優游終

鶴谷文存卷五

言復移家趨贛及城破則皆殲焉吾家得脫者四五人然則劉氏之自禍者更以禍人也余更不能無感

阿閣子字漢衣名說姓郭氏其子其昌余門人也時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正月雩都宋昌悅記

衆妙堂記

萬山中有巷焉鹿走蛇蟠豹藏虎伏草樹鬱塞百鳥自萌芽由萌芽而枝幹由枝幹而葉實實之落也又

變而萌芽人之生由胎孩而知覺由知覺而運動而後有事爲至乎老則盡矣故曰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羲皇以至今茲天地未嘗變也白其暫而言之則一日之間而數變人日在變中而天地不知焉弟子曰變則妙也不變亦妙也先生將何處暢谷子曰我將處乎變不變之間吾之心萬變所從出也而心未嘗變心固吾心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心變則非吾心矣必不能以應萬變矣有不變者立其體有至變者神其用此吾儒所謂妙也弟子勉之文章之道至乎妙其境難言也弟子退暢谷子

暢谷文存卷五

第一圖貌兩山氈笠烏靴青袍革帶外加半臂露小毛春服也右持韁左撫劍倚馬而立心若有所思馬低頭嚙青草草茂密茸茸匝地垂柳蔭其旁凡兩株皆長條古幹紛披掩映旭日東昇色紺紅出柳枝上

題曰楊柳春暉圖第二圖貌兩山携一僮緣泉嶺之上南向望山根插入湖中下皆石上微土無草木匡廬聳峙於左彭蠡浩渺波壯甚桅檣千竿旗皆北吹下視潯陽城郭隱隱見西門雉堞穹窿如聞角聲題曰江州陟屺圖第三圖貌兩山騎馬西向行揚鞭西指有僮擔簦從擔頭有琴藍布囊僮僕其腰若憊狀

暢谷文存卷五

兩山三圖總記

歲十月嗣孫昌悅敬撰

我常留有餘不盡以還造物者亦常留有餘不盡以還我子孫嗚呼是則吾高祖所以遺我後之人者蓋無窮矣高祖善讀書能文今讀其分關敘一字一淚諄諄以和讓爲訓嗚呼想當時田產至今存者十或未能一二復何足道而其嘉言善行是在後之人有以善守之是祠也買于乾隆二十七年歿未之冬釀四房之金因其舊而稍葺之尙待他日有以擴而新之也姑記之以竢祠之地即在吾高祖母曾孺人烈節祠之前取其近也時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前有長橋距兩山行未至處可數里路旁多長松蒼翠色草半衰時似秋矣是時兩山將有點中之遊題曰擔簦訪舊圖按三圖叙記題詠甚多皆當代名手至余雖欲加一言發揮圖中意諒無出諸君子右然於此見兩山交遊之廣所以贊兩山勉兩山者亦甚余自去年三月於會城月下見兩山師古堂中是時始識兩山面貌前此聞其名未見其人也既見其人又識其所以爲人然余識兩山之爲人實不自師古堂中始今相聚於泰和兩山爲山長余實任司鐸皆有教人之責兩山與余尚皆無素餐於此地乎按圖不寫其貌乎斯眞善寫圖者乎總爲之記以歸之

漢帝廟記

賴溪之先居其地者姓賴氏名曰賴村或曰劉氏與王氏共居焉今所謂王屋坪劉屋廳者呼其舊名也村舊有高帝廟在前山之側匾曰漢帝靈祠蓋劉氏之所奉也劉氏自負以神明之後遠追而祀高祖愚以爲高祖起豐沛持三尺劍與項羽爭强常苦戰榮陽京索間去賴溪五六千里其平生馬跡並未嘗至歿而奉祀於歷代帝王廟其神靈未必棲托於此少

陵有言高皇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肉蓋自古淫祀以求福類如斯廟有三太子像或曰是高祖之子也高祖太子爲惠帝其後卽位者文帝皆不得復以太子呼之其餘諸子皆王耳不得名曰太子也名曰太子云者俗稱也高祖凡八子獨三趙王不得其死其一趙隱王如意爲呂后酖死其一淮陽王友徙王趙而餓死後梁王恢復徙王趙自殺皆爲呂氏女所妬或曰三太子者卽三趙王也三趙王生而極富貴烝死無後其冤鬱之氣亘數千年而未散輪迴飄宕偶然得所憑依而遂廟食於此未可知也或曰是皆山川之靈能爲民捍災禦難者故廟而貌之名曰太子云者托耶其眞有太子否耶太子之像其長者白而微髭被金甲持劍次者黝面微髭紅袍金帶最少者白而無髭亦甲劍每歲分祀於民家七月十一日則出遍遊里中鼓吹旌旗喧簇羣飲食於廟中三日歲歲恒如是暢谷記

登瑤臺記

瑤臺一土堆耳登臺而望見京師之半焉京師中所謂衙衙者以千數天子之宮六部尚書九卿翰林科道之署王侯將軍之第天地社稷山川之壇大廟之

室府庫亭台樓觀寺院分京城居民五分之一九州四海八旗之人遊遊聚族于此者來求官者挾貲持貨而來貿易者奔走效力于權勢之門者累累紛紛敵京城居民五分之二輦驢騾車馬喧聲衢衝巷塞紅塵蔽日蓋無處不有人焉而瑤臺之上曠曠然彌望惟瓜畦菜圃田歌鳥語草青樹綠白水盈階荒墳古墓纍纍然而所謂正陽順城彰義海岱諸門蒼茫中微見樓堞極目數十里若無有人焉蓋一城之中喧寂如此余因想天地之大其所以覆載乎萬物者本無有窮極彼紅塵中所食飲者幾何其爭而得失者幾何其得失之而爲之憂樂者爲時又幾何而此外固多寬閑之境也人自不置身乎此而樂爭乎彼所謂就迫隘而去廣居其究何加損于我乎哉是日也余與孫君奮揚仝登前一日孫君嘗獨登此臺遇一老人語之曰是臺本名窖臺蓋前明時曾開窖藏於此取餘土以築臺窖與瑤聲相近而學士大夫美其稱則曰瑤臺意欲與黃金臺相況余未得考順天府志未知所謂黃金臺者果在何處其遺址尚有存焉者乎昔昭王好士築臺以延之于是樂毅劇辛之徒相繼至幾覇天下復齊之深仇士之有益于人國也如是今登斯臺也余尚不能無慨想云

集賢書院記

集賢書院建于乾隆三十年乙酉歲之冬十一月距今甲午凡十年而余之得居于是院惟丁亥一年最久其餘率不過一月二月或半月計十年中凡兩次走京師戊子庚寅兩歲爲館穀計旅食他方去年羈官上猶歲暮解任還家二十日又來會城今月在會城中寓居承恩寺中頗閒靜追思丁亥年在集賢書院時不覺八年方是時余雖獨處窮鄉而意氣頗盛以爲天下事必有爲之之日下生志願必有酬之甚矣遇之窮也丈夫生世惟出處兩途出則思行其道處則思善其身若出未成出處未成處硃硃塵土有庸不暇暇有書不暇讀此何爲者耶此吾所以長思集賢書院而不能忘也寺中無事感今思昔發憤而爲之記時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暢谷主人書于承恩寺之東窗

頤岩記

天生頤岩待人而顯而今而後天下後世將知有頤

岩矣頤岩者賴溪之石岩也賴溪之岩有天馬鐘鼓金爐鐵甕其小者不可勝數而天馬爲最勝頤岩之勝與天馬埒峭壁高懸中空一窟而其下又一岩上下絶不相通如以物隔之象頤卦故名曰頤岩名之者誰余從弟鼒西也鼒西之居與頤岩對方其未居于此也居近市丁亥四月大水居毀焉遂擇地而遷于此正與頤岩相值一日登岩嘆曰是殆天之所以貽我也人之所棄我之所取一方之勝吾得專而有焉好事者常勞力而求之吾今唾手而得之造物者其眞有意于我乎癸巳冬爲土室三間不用瓦椽風雨不能至明其窗墐其壁可以儲琴書可以敷牀席良朋至止可以縱清談獨處可以焚香讀周易而其家又甚近子弟之秀者朝往暮歸烹茶吸水可以不勞僮僕天生逸人享此逸福鼒西其眞幸矣乎雖然自有此岩以來不知幾千百歲農夫樵父過而陋之而孰知今日爲鼒西之所取也則又此岩之幸也岩之外一望數千里奇峯障日古木橫雲風朝雨夕月夕花晨光景萬狀居斯岩者常自領焉吾他日宜遊之暇幅巾來歸逍遙杖履當相從于此鼒西其肯分一半清福與我乎是爲記

雙柏堂記

物不幸以多而賤幸而以少爲貴非多少之能爲貴賤以其所以多少者由于貴賤也仁人君子天之所貴也或千里而一遇農夫市賈參養酒食之民天之所不屑意也遍城郭滿村落或曰物非有貴賤也因其多而賤之因其少而貴之皆人之情自爲耳物何與焉植物之中松柏一類也然世多松林不聞有所謂柏林者故時人見柏則生愛羨之心松則薪之而已然吾聞松之生也一年而蘗二年而尺三四年而丈五七年而成林矣柏則非其地不生既生也正直

參天雖有旁枝而正幹不曲其蒼翠古淡比松爲更韻以其生之難故人之愛而貴之也宜然而柏無知也愛之者人也貴之者人也歲辛巳余讀書村中之雙柏堂甚微陋土屋數間惟庭前雙柏樹不知生于何年然大約已五六十年矣左更茂右旁枝一二稍枯亦未死皆亭亭乎有干霄之志夏月余息蔭其下好鳥鳴于樹巔意中常如三人微風生愈可聽余每念斯柏使其生于大山之上深林之中縱不爲樵夫所薪亦必爲獼猴所攀狐兔所竄與樗櫟雜樹同蕪

有不偶然者或曰秦始皇帝東巡泰山風雨驟至休于松下遂封松爲五大夫而孔明廟前之柏徒谷嗟吟咏于學士騷人之口則又未見其爲幸于彼者是二者果將何處秋九月暢谷主人自記

遊陶然亭遇雨記

一日之游偶然也忽然而興興斯游矣遊而遇雨雨則致興興致則無興矣遊而歸歸而飲飲而醉醉則復有興矣是可記也余之始遊陶然亭也以爲既至陶然亭賞菊花瞰風景發舒生平超然之志行歌唱和樂而忘歸耳一登亭上則遇雨雨而無所遊退入

於馬房彼先至者具酒食鋪几筵圍棋笑傲據其勝而有之雖雨不害而余與同遊者四五人逐逐焉不得已冒雨而奔奔而至瑤臺之上雨大下余坐久私念蓂曰雨不止路尚遠歸未得今夕將坐睡于此乎同遊者惘然無以應少焉雨止命僕人招車有頃僕人曰車至矣趨而至瑤臺之下則無車僕人曰吾誰主人也主人第行天且不須雨矣遂步而歸道上泥滑滑日光從雲罅穿出復入天風吹衣袂飄飄然左顧見西山微露半面復迷失道從陭巷出小湖曰右旋方得路歸至館同遊者皆曰今日之遊可謂鬱鬱

不可不以酒解之也遂置酒極飲而歡盡醉而別同遊者信豐郭君名景泰贛縣陽君名高侯余同縣孫君名洊鳴與余共四人陶然亭至瑤臺可半里是日也先遊法源寺後至陶然亭避雨于瑤臺而歸九月初五日記

石土地記

贛寧之俗家中必奉祀土地或刻木像其形其腹皤然鬚白眉長笑貌可掬好事者更以石爲之其像如塑木鏤之刻之長短肥瘦惟意所造獨郭君州田家有石土地其工人得之河中歸以獻郭君不假雕刻

有目有鼻有口略施丹粉便有皤然之像其高可五六寸郭君曰余始欲製以爲漁翁置諸水邊恐爲人取去繼欲置諸案以爲假山又疑其不類細審之于土地爲宜雩都宋昌悅觀之笑曰善哉郭君之肖形也緣物命名省事恤力木工石土無所用其巧酹之酒爲之祝曰汝本頑然一石奉汝以爲土地汝當有靈佑郭君之家使豕如牛犬如馬雞鶩鳴如野雉鴻雁鳴呼食其祿者忠其事受人之委香火捍人之災患向使埋沒淪棄于沙土之間誰知爾土地之力哉丙戌正月記

偶記一

己丑七月初一日都中南還甫出齊化門爲鼠子所竊取余一小櫝去置大道之旁櫝中金可十餘兩分二包取其一留其一余覺而還覓得之嗚呼彼鼠子豈猶有仁心者耶彼豈尚憫余之貧恐其金盡不能得歸耶彼豈見余下第之苦而故聊爲是復相戲耶彼豈廉於取者耶或曰彼鼠子見利則昏得其一不復知有其一故半留耳然取余物而還余櫝櫝之中尚有他物彼不盡取也則誠廉者也嗚呼彼鼠子尚能廉今之貪墨居官者劒民膏殷民血上下相網取之若惟恐不盡曾鼠子之不若哉

偶記二

吾家月潭氏大是解人臨行舟中贈我以言曰君此行切莫以文字送人平昔所作古文切莫濫與人看此數語大有深味出門後頗謹守此訓未嘗敢輕作文即有作多迫於不得已者又平日最愛白香山詩文未能盡得其風韻而得其直白淺露若惟恐人不能解者其實解者自解不解者雖再淺與之言彼仍不解也疇昔之文經台山一批駁後頗覺大有增益元許魯齋先生曰文章固士人發聞之業然早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乎人之見役者非其人而拒之皆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旨哉此儒者閱歷深到之言也

偶記三

丁亥八月十五夜與覲西台山共話于集賢書院二子談神仙之術覲西言當艮背台山言當守黃庭討論精徼余溘然坐睡寐而醒猶聞二子理前論台山指余笑曰此凡夫也余二人在此談道彼乃坐睡只知睡而已余仰笑答曰吾他日但送君輩歸山耳當爲君二人作哀詞一章其首句云嗚呼吾聞神仙不

死兮胡二子之奄然遽殂也豈其術有未至兮抑爲愚爲幻悖生人之常道而爲異端所惑也文成嘗就二君靈牀一焚二子者或笑或怒遂不復談

暢谷文存卷五終

暢谷文存卷六

雩都　宋昌悅　粹夫　著

贈道原叙

余自幼與道原學同蒙師道原日誦數百言而余稍鈍不能及道原比長道原遊豫章而余亦自學爲文好修辭鍊句尙才華道原歸與余談以爲文者當有水流花放自然之妙如寫家書不宜太雕刻而余是時方氣盛議論不肯相下以爲余與道原各自有聞也是後用試于有司皆不能中尺度而道原遂棄時文從婁江王氏學理學每與余言居敬窮理之功而

余是時方有志于古文胸中日記數萬言落落甚自負又與道原不相合然未嘗不心異其言方是時余二人者年已各十八九矣人生少時先觀立志及其長也將責以有成今余與道原年少時志趣各不同如此然皆欲各自勉以成其學今皆三十有餘矣古之人四十曰强而仕今余與道原距古人始仕之年蓋無幾道原與余年四十其學問成就不知果何如魏叔子曰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當其少時炎炎然若火之始盛既而志衰於嗜欲氣奪于禍患心亂於飢寒行移於風俗學術壞於師友而向時之意氣熠

乎若死灰之不復燃嗚呼其可鑒矣夫辛巳夏道原歸自澄江頗問遠閒就余談往事余感夫成學之難也故書以爲贈且重以自警七月中元之前十日昌悅叙

送凌霄叙

骨無千年不朽之理爲人子孫者但盡其力之所能爲者而已葬而得吉肉化而骨全不吉則爲螻蟻之食或黑爛臭穢而堪傷爲人子孫者不忍其祖父母遺體爲螻蟻之食爲黑爛爲臭穢其必化者無可奈何其尙可全者必爲之擇吉地以全之是孝子仁人

之用心也嗟夫漢寢唐陵至今安在而或者必欲藉是爲萬年子孫禍福之計又何陋耶然則卜葬果無關於禍福歟曰非然也死骨無知而山川之靈氣必有所憑以爲應故吉者吉而凶者凶爲人祖父母者靡不欲福善其子孫而有時不能得福而反禍者地使然也語曰陰地不如心地又曰作善者必昌作惡者必亡今夫地即天也地有權天獨無權歟是又可爲專言地理者戒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厚歟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

貪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僞也嗚呼莊子之自爲則達矣非所以繩後世之爲人子孫者故楊王孫裸葬以矯世余亦無取焉乙酉正月凌霄持堪輿將遊寓化寓化其所舊遊境也必有好學問而能深思與凌霄相識者凌霄試出吾言以証之其或者闔而首肯乎時乾隆三十年也昌晛敘

贈韻泉敘

天地闢而文生焉星辰日月山川草木文之大者也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自古帝王曷嘗不以文著哉湯之文尚書見之文武之文周公發之古之

善爲文者莫周公若也七月之章無逸之篇後之執筆者誰能道其一字哉孔子不爲文然贊易修春秋此乃天地之至文也或曰君子學道養心修身而已矣焉用文曰不然是拘儒之謬說也夫用力於內者不華乎其外自宋儒專用力於身心性命之學或者多不長於文此其力有所不能兼及也而必以其所不能廢人之能可乎不可也使古而無文天地至今猶陋矣又安知有所謂道德仁義身心性命云乎哉雖然是有本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文皆道其身之所得力者而已不自知其爲文也所以爲天

送韻泉北遊敘

朝廷待士不薄韻泉始上公車當以天下生民爲念今年春米貴貧者賣衣鬻產悉所有以營一飽或並未能飽聊以度日耳國家旺氣方隆今年秋禾稼倍收貧者帖然無事然典賣已盡貧將益貧矣假如更值荒旱彼不化爲流孛且將聚爲盜賊是誠當事者宜究心也韻泉行矣若得登於朝當以此意爲聖主言之即或出宰百里益宜自展其學毋使人誚經生無用也觀目前須知天下毋以已身富貴忘他人賤

貧吾嘗泛大江走揚淮渡黃河入清河口到宿遷縣界登河岸見岸上蘆葦蓋矮屋無數以爲涸次欲入則見婦人其中或抱兒女開啼聲有炊具心惻然急走連至數屋皆然此眞大江以南涸厠所不如也吾不知此輩何以爲生岸上人指云此到宿遷尚千餘里遥見大路上車馬奔馳紅塵冥冥不見城郭又不知城郭內華富當何如也人生苦樂不相一南北方風土不齊自過黃河風沙滿目迴首淮揚佳麗無復睹矣或云南方多貨北方多藏南人炫外而虛其內而北方千百之家猶稱貧士此其說又何也吾輩生天下之人盡否我只如此做去行哉行哉從茲以往

暢谷文存卷六　五

於南長於南雖行數百千里目不識風塵二字今日若到王家營子或台兒庄登車駕馬當親見之到都中見雞台山爲我問詢善爲之吾道將行矣乾隆三十年乙酉歲十一月花蕚堂兄昌悅贈

送韻泉上京謁選敘

今之人咸曰縣令難爲非縣令之難爲也難乎其爲縣令者也天下事之至難者莫如將百萬之軍而古之善將者百戰百勝出奇無窮彼其視三軍之衆如吾一人之身此其所以不難耳今之爲縣令者如能易接上難我欲如是以爲之而上之人或不我喜如之何曰上之人亦人耳彼其所以參罰乎下也必且曰是不廉也是不明也是忘而不勤而無禮也我果不廉不明不勤忘而無禮則吾之罪當矣無其實而妄被以名聖天子賢公卿其遽信之乎吾之百姓其遽安之乎彼亦先自懼得罪而不敢爲是輕以誣人也行矣吾告子止此而已或又曰今之廉者明者勤而有禮者則往往多被參罰矣如之何曰是非吾所能知也吾所可知者問諸已而已矣陽明先生曰使天下之人盡否我只如此做去行哉行哉從茲以往

暢谷文存卷六　六

送楊玉山叙

他日得陞而爲大吏其所以帥下者亦愼此耳

玉山楊君署教授饒州代任者至束裝而歸會城將行執余手而言曰吾往歲與君同挑選今歲隸官子縣學我府學又同在一郡我將行而子尚留子其可無言且子之性愛避囂而處靜吾之性亦然子接人不多言言則必本於誠實浮言戲詞未嘗出諸口吾之於人也亦然吾二人性行大略相同又如此今茲別眞有不勝情者矣不可無言余曰吾甚愛君之淡於榮利也君之言曰吾此行也至會城將乞假而

歸且以定省吾老母他時若可出則出不出則田園
中自有樂地以色養承吾老母人生如此亦可矣仕
宦之味吾已嘗之矣君之言如此則君之進退眞所
謂綽綽然有餘裕者矣古人有言曰官本臭腐故得
官者夢棺財本糞穢故得財者夢糞今之人獨於臭
腐糞穢中津津然味之而不厭是誠何心也象山先
生曰士人讀書卽求應舉卽求得解得解又求
得官得官又求改官自少至長自頂至踵無非爲利
利之陷溺人如此之深而君獨能蕭然有見於世俗
之外此眞吾所樂與同心者也且人能淡於榮利外

至者不能攄其中卽眼前身心受用正自不淺觸處
泰然其樂無有窮極又未問其後此之進德爲何如
也君行矣時可出則再出又烏知其果不可也

贈羅台山叙

生乎今之世士多習爲剿竊之學沉淪汩沒以勢利
相熏能知古文者蓋鮮台山不獨能知古文而更能
作古文此余所甚愛而欲與共勉焉者也古文之學
自西漢後而殆絶近千年而後得韓愈氏出而振之
韓愈氏後數百年而又絶至歐蘇曾之徒出而古文
大興於北宋南宋以後不可言文矣有明二百七十
七年僅一王文成然彼固不以文著也明亡有魏叔
子其文上下古今無美不具生乎魏叔子之後復言
作古文可謂多事矣雖然以爲藝耶則可以無作以
爲道耶則吾未聞道之可以中絶於天地間也孔子
之後不復有大聖人矣顔孟諸賢同時而並起其後
大賢名儒往往輩出代有人焉此天地之慶也吾未
聞道之可中絶於天地間也此吾欲與台山共勉焉
者也

叙別一篇贈花萼堂諸子

六月既望悅與花萼堂諸子夜飲于松月之下是時

巍西當先往豫章後數日余亦將繼行酒酣悅乃言
曰人生會合不可常余七人者甫聯會未滿二月便
有分離之苦不知明年又各在何處人患不得同志
志同矣又苦不能常聚余因念此月餘之中論文賦
詩每各出已見務有以相勝不肯苟爲同雖讀書十
年未若此月餘之爲有益也然自此以後或相聚或
不得相聚天南地北未可預卜余今願與諸兄弟約
忠信本也文藝末也富貴科名命也士君子讀書談
道當先立志志之既立則雖極人事之憂患困厄流
離顛倒以至於日不安其席更或身通運泰以至於

爲將爲相而終不肯改乎其初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聖賢之道如坦途循而行之可以寡過況吾與君輩俱年少苟堅其志何地不可造語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嗚呼諸兄弟其毋以余言爲鄙不足錄則余之幸甚矣乾隆二十一年花蕚堂昌悅叙

叙別一篇贈隗西

自孔子沒楊墨出而亂天下孟子掃而清之然後楊墨之道息楊墨之外有老莊老莊之外有申韓然申韓之術者災及其身老莊之禍猶淺迄漢世之後佛法盛行乎中國綿延千餘載天下之士靡不儒服而儒冠而佛其心唐之中葉獨有一韓愈不顧衆好大聲而排之當是時信者半疑者半背而馳者亦半然賴其言而吾道尚不至幾幾乎一墜不可復振故後世常以韓愈比孟子宋興濂洛關閩之學著聖人之道昭然如披雲霧覩日月如江河百川盡放於海故至今談性命者宗宋儒雖然愚竊以爲善學宋儒之學者上之不難爲聖賢不善學宋儒之學者下之即流爲佛老蓋其爲論高而不能行則徒竊其言之近似而以爲迂誕即佛老之歸矣愚故曰有善不善也隗西今將行乎哉若行至於贛見道原而已耶而今已無望矣然但如是亦已難得而余所痛惜者以其能不止如是也天之厄人與其才而不與其壽其可嘆也哉余嘗論衛武公老而進德年九十作抑戒之詩垂諸大雅使衛武公年未五十六十而死則抑戒之詩至今無傳焉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以聖人之德猶必至于七十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人之不可以無年如是而年者又不可知之事然則人一日未死其可不自奮尚賓既歿其兄道原錄其文而編之以示余余讀而流涕叙而歸之共計文三十四首賦四首凡錄一帙見聞偶記前後二

編尙賓詩更佳勝其文別有錄而余獨先叙其文者痛其志之未究也死時年二十九時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歲九月吕悅叙

易經臆說叙

古今註易不下千餘家自伊川易傳晦菴本義出而諸家說盡廢後之學易者但宗程朱尙何說之復云余曰不然未有天地之前先有易既有天地而易行乎其間矣今夫易伏羲氏註之文王註之周公註之孔子又註之後世儒者復取而註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所註是所謂取前人之糟粕而再釀釀之也且

夫程朱以前不能禁程朱之有說程朱以後遂當禁後人之復有說耶天下之理公之天下人各有所心得則各取其得于心者或不盡宜諸口故舉而筆諸書此月潭氏易經臆說之所爲作也曰月潭氏之所心得者何也曰體陽而用陰程朱氏之說易也崇陽而抑陰尊君子而惡小人貴男而賤女是舉陰與陽判而二之也夫君子而不得小人之情則無以善其術而成其務男不得女則無以行其化賊殺人者此刀也兵殺賊者亦此刀也顧用之何如耳後之君子欲有用于世不患不能陽患不能以陰濟之知其說

者張子房諸葛武侯狄梁公韓忠獻王文成數人而已噫豈多乎哉雖然世之人有墨守程朱之說者聞吾與月潭氏之作是言也則又笑之矣

鹿谷文集叙

鹿谷子梅其姓賁英其名字子鶴順治己酉舉子鄉雩都人也余生長于雩三十餘年竟未知有鹿谷子今年癸未就館瑞金之湖嶺湖嶺在瑞金萬山中其先有宋公曰右陶者好學家多藏書有孫曰藩村能守其業讀其書向余曰子雩人也雩都有梅某者悉之乎有鹿谷文集四卷余甚愛之其文如春花秋月

照人眼目非凡筆也余丐乞借觀之始讀之疑其本領淺薄徒工于文詞而已既而讀之久而愈可愛至于再三反覆而不厭信乎非凡筆也然而鹿谷子雩人也余雩人也余生長于雩三十餘年而竟未知有鹿谷子今乃得于瑞金之湖嶺而見之豈其書不行于近而行於遠耶非特不見其書而已余雩人也雩都有易學實號犀厓者著詩文集行於世雩之人莫不家藏而戶有之凡雩城中酒席燕嬉談笑未有不及易犀厓者而獨不道鹿谷子然余觀鹿谷子之文實勝犀厓集遠甚今犀厓行而鹿谷子不爲人所道

可怪也易犀厓叙鹿谷子曰余與子鶴同里同學畏而師之則知犀厓當日亦知敬愛鹿谷子特其身既死家世微落今梅氏子孫應縣試者寥寥未有多人嗟夫文之行不行亦各有時命存乎其間哉然而鹿谷子之文必傳之文也余獨怪夫有可以傳之文而世竟莫知爲之傳可嘆也嗟夫文章者天地之寶也鹿谷子之文掩抑埋藏不見稱道於世而余今忽得之于湖嶺彼其光怪精氣誠有不可磨滅者耶余力薄恨不能表章鹿谷子姑叙之以俟後世君子十月十六日後學宋昌悅書于湖嶺之數山園

蛩吟詩集叙

蛩小物也一名曰促織又曰斯螽又曰莎雞又曰蟋蟀一物而四五其名余甚不解然其爲聲也清而切足以感人心而動聽故少陵詩曰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眞余謂杜公一生皆寓寓不肯隨世就功名而兩山一到都中廷試後即可作蛩吟詩讀也彼任其天眞推而大之遂能上薄風騷籠罩萬代使後之作者終莫能及其根本不過一眞而已鍾伯敬譚友夏二子言詩以一眞爲主余嘗謂之善言詩者也寧都郭君漢衣善詩自以蛩吟名其集余讀之愛其有眞意焉根本立矣充之以學古人可至而不難也然郭君不得志以其牢騷鬱勃之氣發而爲詩愁而不怨風人之遺也其曰蛩吟焉者其猶有悲秋之意乎然詩必窮而後工吾更以爲郭君勸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正月雩都宋昌悅叙

涉餘偶述叙

士有窮居約處衣食不自謀而其名常在天下於今之世吾得一人焉曰洪兩山兩山吾江右之以詩名者也歐陽子曰詩人少達而多窮又曰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也兩山自六七歲時隨其尊人棣亭先生授聲律出語便有天然之趣人皆驚爲夙慧兩山於詩蓋有天授愚謂兩山即不窮其詩亦必工乃愈工而愈窮則信乎詩之能窮人也兩山自壬午以優行貢入成均是時同舉者四人其二人即得官學教習今皆出宰大縣獨兩山與瑞金羅台山落落寡寡不肯隨世就功名而兩山一到都中廷試後即策蹇南歸兩山之歸也意不欲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嘗作楊柳春暉圖自寫照乃歸家數年棣亭先生棄世越二年毋夫人又逝連喪厥弟三人又喪其幼姪而家又赤貧不得已訪舊黔中嘗有詩曰弟兄惟我

在孤孽更誰如淚盡三千里愁空尺一書嗚呼傷矣
昔人謂讀陳情表而不隕涕者其人必不孝愚謂讀
雨山至日述哀詩而不下泪者其人必非人子也兩
山詩上薄漢魏下掩三唐乃不得爲清廟明堂之作
而徒見賓禮于一二賢太守之門今茲之涕餘偶述
蓋取其思親念弟傷貧凡在幕中有觸於是者彙而
成帙孝子之言也嗚呼今之時有能拔兩山而使之
不終于窮者乎吾日彈冠竢埃之

門人宋華文稿叙

門人宋華彙其平生所爲文得百餘篇分三卷余既

評而隽之進而請曰求先生弁其端更一言以進華
也余曰嗟夫子之文何其似我也余之文好崛强而
自遂今子之於文也亦然不屑屑於時俗人之所言
而吐屬皆由乎心出是子之自得者然也雖然余之
文惟不屑屑於時俗人之所言而與時俗卒多齟齬
故至今偃蹇將老矣無復能取榮名於當世矣今子
之於文也亦然吾恐其齟齬復類於吾也子受業於
吾門久講貫之餘浸潤推移不覺其漸又嘗手錄余
文時時諷詠故下筆慤思大類於余是子之不自覺
也予若不畏其齟齬乎則精而進之將更有大有得

暢谷文存卷六

劉自芬文稿叙

門人劉生自芬錄其庚寅一歲之文佳者編爲一卷
請曰先生更一言以教芬暢谷子曰子之文既能然
矣以是勝於人而取於人綽綽乎有餘裕矣更何言
哉雖然讀書者作文之本而學道又讀書之本也讀
書之功在恢宏其志氣摧廓其私俗放開手眼毋視
古人爲必不可幾及毋以目前之所能自畫聖門中
有所謂狂者乃初學者入德之門也芬勉哉爾應府
試有司既以爾爲一縣之冠爾之文又能然督學使
者必不棄爾弟子員爾必取矣雖然大丈夫事業一

弟予員云乎哉十月初二日叙

暢谷文存卷六終

暢谷文存卷六 走

彭坤一六一壽叙

歲己丑六月二十日前永涪縣令寧都彭君曰龍其尊人封君坤一年六十是時彭君在京師潔新樽陳筵招最知已者十許人執盞言曰是日家君誕辰也明年六十有一諸君子幸賜詩文爲壽敢豫求之遂言曰家君生不肖最長不肖兄弟四人家君性聰穎年少時先大父倦於家政吾兩伯父早死家內外悉委家君家君遂剋舉業用貲入成均書於穎寘會館之聚奎堂以與彭君而囑彭君使藏之

暢谷文存卷七

叔父又夔七十壽叙

凡有厚德者不發於其身必發於其子孫既發於其子孫而其身亦克享其榮叔父又夔積學力行七十有五年前歲辛卯　皇太后八旬萬壽覃恩天下凡京朝官皆得加一級請封而叔父得封爲奉直大夫蓋受其子昌芹之封也昌芹於吾爲從兄領乙酉鄉薦辛卯恩科會試成進士入爲禮部主客司迎封之日鳩立義倉以圖永久獨祭田以奉先嘗喜賓客豐飲饌以延之敬寒儒解囊橐以贈之寧之人士無不樂

員非其好也卒棄去損貲入太學與文鄉試數蹶不得志蓋所謂不發於其身而將發於其子孫者也既發於其子孫而其身亦克享其榮則以叔父老壽康强夫婦雙在五花煌煌得荷天朝之錫命是已叔父性和而介非其義一介不苟取於人家貧事繼母以孝舌耕自給門弟子遍州里歲甲子館於吉溪之彭氏從游者二十許人而悅在焉叔父論文專主氣而余是時方盛其氣縱橫瑰瑋觀者茫然而叔父獨深賞之以爲奇余得叔父賞頗自信後余稍讀古人書歷棄時文不肯卒業倏忽數年蓋嘗遡率叔父之教

不終也至今把疇昔之文見叔父手所評閱者未嘗不切知已之感焉叔父兄弟十人皆相友愛羣從中尤與家君最篤家君嘗私論曰吾兄弟中若又變者眞可敬人骨也悅謹記此言叔父與家君少同學長同志老壽康强福命亦略相似今鄉黨中翹然特稱爲二老云七月某日叔父誕辰悅在上猶不能親捧觴時吾家合姓將刻譜叔父以書來命悅曰吾平生頗悉知之爲我著諸篇將登譜毋溢美悅爲叔父壽言何敢溢美但形容有未盡者姑俟叔父八十初度之辰再述焉可也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日從子上猶

縣教諭昌悅敘

郭爾楫公八十壽敘

吾嘗讀楚辭至九辯之章曰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而或者曰太公年八十遇文王又或曰七十此三說各不同何也然當太公未遇時渭濱一釣叟耳文王出獵卜曰此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後果得太公而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由孟子之言則太公聞文王而自歸於周周本紀齊世家則皆言文王獵而得太公此其說又不同何也東海者齊也渭濱者秦也東西相去數千里

何不同如是張良夜受圯上老人書曰讀此可爲帝王師矣及明視之太公兵法也今之六韜三略其皆出黃石公手乎然余觀豹韜虎韜龍韜其言兵事尚未能詳盡如孫武吳起等書或者後之隱君子如黃石公輩托爲之未可知也而蘇秦又得其所謂陰符者揣摩之以游說干諸侯而百家載武王北面受丹書於太公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此二語頗近道則疑所謂陰符者亦非太公書也是皆可疑者然余又疑若如楚辭之言則太公遇文王時年九十佐文王不知幾十年然後佐武王定天下論功行封封

於齊三年而後報政則當太公歿時當在成王初年
蓋已百數十餘歲矣當牧野時如熊如羆於商郊逞
鷹揚之烈何其壯哉郭翁爾楫今年八十耳目猶聰
明喜讀書善垂釣余因釣事感太公之事願質疑焉
九月初八日翁誕辰也翁之孫以班字仲升隨余讀
書兼山閣願求余文爲壽遂書以貽之當乞言之禮

劉母王孺人壽叙

甲午歲五月余在會城是時劉君逸堂之母鍾宜人
年八十有一方代爲劉君作書數箭之言於四方
劉子開銓進曰小人有母今年亦六十四矣方吾母

六一時諸君子幸賜詩爲壽集之幾三十餘首時吾
先兄開鑑不幸於是年歿而吾母心不樂不許稱觴
今諸君子之詩尙在願請先生叙而冠之且以爲吾
母榮也余笑曰余之文何足以榮子母雖然子之母
何如劉子曰吾母姓王氏贛縣儒學生繼瓊公之女
年十九歸吾先君先君幼失怙恃勤於曾祖母母歸
時不及事舅姑而事祖姑嘗曰新婦賢願
汝他日汝之新婦孫婦所以事汝者常如汝也先君
少攻舉業屢應童子試不售發憤而嘔血母勸曰何
必此名與身孰重然先君是時已成疾矣比先君歿

母哀毀不欲生已而嘆曰隨夫死分也顧此二三稚
子者將何托遂抑哀自强時先兄鑑年方幾歲銓年
方七歲有姊年幾歲妹幾歲養之教之配之皆母力
也先君好結交輕財自喜家頗落落吾母操家政痛
自刻苦盡取衣服簪珥賣之外內無僕婢操作皆躬
親家復舊嘗謂吾先兄曰疎財仗義丈夫事也吾婦
人但能爲劉氏保家足矣雖然人不可忘本也汝之
外祖母年老矣汝兩舅氏皆貧恐不能養此汝責也
歲須衣幾襲日食飲幾何汝悉周給之毋使乏外祖

母死與外祖同日殯葬皆吾先兄竭力營辦承母命
也余嘆曰賢哉母也能爲劉氏保家劉氏之孝婦也
葬其父母母存而使其子養之王氏之孝女也大倉
公曰生女不生男有緩急無益也若母雖爲女子其
視丈夫何如哉母孝於祖姑所以祝母者言必
有應今銓既自成立能續其先君子之志身列膠庠
又聞銓性聰明幼讀書五經句讀皆早畢爲文章有
法度可觀他日所以爲母壽者正無窮今乃欲求余
文以爲母壽余之言何足以榮母雖然銓行自勉之
而已是爲叙

王母五十壽叙

某年月日門人王湘之母年五十肅衣冠再拜來乞
言余曰子之母何如湘曰母姓楊氏爲西昌望族年
二十歸吾先君先君家赤貧有老母舌耕不足供半
年饘粥母辛勤內勩使吾先祖母甘旨未嘗缺先祖
母性卞愛增頗偏母與先伯母俱事姑先祖母獨愛
伯母不愛母母婉順先祖母雖毒口罵詈母未嘗一
言回答自解辨吾外祖母嘗來吾家見吾母所以事
姑嘆曰惜乎吾能教女不能教媳使吾媳之事我得
如吾女之事其姑則吾無憾矣先君不幸于癸巳棄
世棄世後母以母道兼父道焉嘗命不肖湘曰爾父

以儒爲業爾當以儒世其家毋以貧故廢書卷也命
長男錡爾不讀書當貿易以佐爾弟今母年五十矣
湘幸得及先生之門幸賴先生一言以表揚吾母則
湘死不憾矣余作而歎曰孝哉子之母也乎昔韓忠
獻有言孝者人之常情千古所以獨稱舜者以爲父
母不慈而子孝乃可稱耳媳之事姑猶子事父母姑
慈而婦孝常也姑不甚慈而媳不敢不孝乃爲難焉
子之母事爾祖母不因有所偏愛偏憎而稍懈色養
承志感動生母此男子有學問者之所難而乃得諸
婦人是可嘉而傳也雖然人年五十爲中身禮男子

五十曰艾艾者極也言血氣强盛至此已極是將漸
而之衰也婦人生男育女其血氣早衰比男子尤速
今子之母已五十矣人子愛日爾勤學好問克自成
立以顯揚爾母余言贅何足以表揚子歸捧觴時跪
須吾言以謝爾母凡爲令妻者必能爲壽母詩曰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子之母有焉又曰俾爾昌而大俾
爾耆而艾天地之道以勞始者必以逸終眉壽無害
是將爲爾母卜矣是爲叙

羅母七十壽叙

余涖泰和之明年紀年丙申羅生教負笈來從余游
蓋奉其母之命也越五年羅生入于庠列爲諸生母
大喜是爲庚子母年正七十羅生跪而請曰某沐先
生教幸而粗有成是皆吾母之賜其將以今年十月
二十九日爲吾母壽先生不可以無言敢以爲請余
曰子之母吾固已素知之矣間嘗得于子之友王湘
湘之言曰母蔣姓西昌禾溪望族其爲婦孝爲妻順
其治家儉而勤其性識明而曉大義自教之從先生
游也實奉母命以來母嘗私問湘曰教讀書頗能曉
理義否功名不可必得但使其心通而有益足矣其
在學中頗能率道師訓否觀其所問則知其性識明

而曉大義者也教生年十歲父已見背母督率諸子耕者耕賈者賈獨延名師以教教家雖貧破産不爲恤教嘗從吾先君游連年館于余家母歲時必來視之方是時教依吾母如母吾視教母亦猶母也與之深故知之悉教母今年年七十先生不可以無言余曰幸哉子二人者皆有賢母去年子之母五十吾爲文以壽今教母年七十吾誠不可以無言雖然去年吾壽子母壽其母所以勉其子今吾之壽羅母也勉其子正所以壽其母遂進教而謂之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富貴功名命也孝子之事親也修其實不修

其文先乎其內而後乎其外故曰菽水可以承歡揚名聲于後世以顯父母子自勉而已矣母性識明而曉大義者故吾之壽母也不爲世俗推奉之言以獻而卽以勉其子者爲母壽母愚之當色喜也夫時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一日

暢谷文存卷七終

雩都　宋昌悅　粹夫　著

先大父庸菴公傳

先大父芳諱翁諱應桂號庸菴康熙庚午膺鄉薦甲戌進士也大父始生吾曾祖母夢人折桂一枝曰以贈汝既覺如聞香氣襲帷幔日午大父生時某年五月五日也及長遂名曰應桂方大父生時國朝初定四方盜賊時竊發民困于征需吾曾祖文和翁家甚貧日奔走於外曾祖母廖勒大父於山巖中即今之圓石碣所謂二匪者是也大父生於圓石碣長讀書

天馬巖寺中初大父性鈍嘗夜讀書欲困忽見彌勒殿上光明象頃之遂滅悟曰此佛教我清虛則明也自此讀書遂五行下又嘗取史册中可疑者書之懸窗壁間以待知者而問焉其勤學不敢苟如此既成進士吾曾祖曾祖母尚無恙是時天下太平民勤于耕作吾曾祖家亦饒大父兄弟四人叔祖植三翁幼善病大父鞠視之飲食必節其飢飽時其寒暖其於天性手足之愛肫肫如也析田產恒自取其薄者治家不使有餘曰毋爲我累晚乃隱於龍岡著庸菴詩文集及讀史管窺等書作書齋名曰二有自號二有居士晝歐陽公六一之遺意云初大父聞寧都楊龍泉先生魏叔子高弟也年七十有餘特往拜焉後乃折節爲弟子龍泉先生曰宋某既以古道相待某不敢不以古道自處親受大父二拜時大父亦年五十餘矣大父嘗嘆曰吾恨不親見魏叔子見先生如親暗叔子也又曰昔魏禮獨秉筆修大宗二百年譜吾族自明成化以來亦二百餘年矣世次相傳昭穆之次第先人之嘉言善行缺而未載吾心閔焉吾恐傳之愈久愈失其眞也遂作譜譜成族人至今賴之又定祠中祭禮登降上下歌樂之辭皆合禮意族人至

今行焉古之人學問不得施於朝必行于家大父之成進士也父母已老及臨選一再辭晚又以著書爲業嘗顧謂家君子曰方今朝野清晏上無缺政吾當優游林下以詩酒自娛樂耳且夫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也既得龍岡而居之左右山水水有龍峽二有齋居龍峽之高星軒窗簷戶遠望見焉峽中多巨石水行過石中間聲澎湃如雷臥齋中夜靜聽之令人心怖後又作庸菴制藝二卷皆板行於世又作孫吳司馬策論四卷筆力雄峻板藏在二有齋中俱爲大水所齧其完者庸菴詩文集讀史管窺而已大父詩

文其得力於山水者甚至故其詩閒淡頗多陶氣而
文亦出入震川鹿門不相上下然世有知吾大父者
又不徒以其文也噫夫二厓者奇石峭削岩洞杳冥
余與諸昆季每暇日必往游焉或賦詩以相娛樂而
孰知皆吾先人昔日艱難困苦生長之地而至今頹
垣廢瓦猶有存焉感念疇昔曷勝悽愴吾輩幸得生
太平之時而因思朝廷之恩澤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初大父不願應武試父母强之遂入武弟子員非其
志也抑命也夫大父子男五人家君子第四伯父諱
榮次諱敬偉次諱敬倫叔父諱敬偉女二人一適孫

氏一適何氏大母姓黃氏大父享年八十有三始卒
贊曰賴水之精二厓之靈篤生我翁我翁之生峩峩
巍巍克成其名克立其德於穆高風遠矣何極龍岡
之上龍峽之厓二有齋中鴻篇是裁蕭蕭門館車馬
不來嗚呼高車駟馬常帶傾覆我翁有操視之如垢
維予小子敬瞻我翁維翁之德是訓是崇

丹崖公家傳

丹崖公姓宋氏字師松名標別號曰丹崖世居瑞金
智鄉之湖嶺公之父曰右陶好學長於古文辭有遺
集二卷與余大父庸菴公交最善公其次子也公兄

弟三人兄曰芹弟曰笈皆太學公之祖曰奏勳明諸
生奏勳公父曰起潛起潛公父曰繼園自繼園公至
公五世皆以力學教子孫至右陶公家聲益顯公自
幼不羈不肯勤章句右陶公任之曰此兒長自能悟
比長就童子試不遇慨然曰人當以功名自奮安能
鬱鬱久爲此捐貲入太學右陶公死公頗不善治生
家中落一日儳裝欲入京求官同等皆笑之公不顧
時贛郡太守魯公因星誤罷職閒住于贛公獨往拜
其門魯公偉其狀貌且喜曰吾罷官閑住于此子獨
來拜吾門子可謂有心人也吾視子狀貌當不久在
人下可速往入京吾有故人在京師吾作書與之子
奉以往當必有以待子也並教公以進書應對之辭
公曰諾遂奉書至京師遞書子魯公之故人故人見
公喜公因得效用于河工三年以勞當授縣職時未
有縣缺暫署青縣主簿未踰月而魯公以前事白再
陞入爲清河道公以門下士持牘往謁魯公曰子待之吾
已得官乎對曰未也暫署青縣簿魯公曰子待之吾
不忘矣公之效用河工也孫公嘉淦亦罷職閒住與
公同寓舍公敬之魯公入爲清河道而孫公亦起復
爲直隸總河皆素知公公遂得知元氏縣將赴任謁

某藩司藩司曰元氏賭風盛前有大盜六人殺人刦財已得復從獄中逃去前縣令皆因此敗汝能得之當坐陞公受意至元氏每夜自出巡街則見燈火不張店門皆閉道上寂無人私怪之已一月忽一夜將三鼓呼親近吏四五人從衙後門出步行至一衢見重門洞開燈光照耀如日彈琴謳歌戲婦女游人絡繹又行至一高門聞投瓊聲公曰此博場也將直入門者止之曰吾欲入賭耳卽聽入未幾諸從吏盡入闔門大言曰爺來也諸賭徒大駭皆惶恐跪公坐定列其名以上携至衙痛懲之遂嚴夜禁元氏風俗

一大變公之始至元氏也有黠吏私以大氈四牀饋公門下門下不敢受以白公公曰但受之吾自有處一日公呼黠吏前曰汝知罪否吏曰不知公命獄卒取大刑來吏恐曰小人無罪實不知也公曰門上掾氈四牀誰之饋也吏叩頭服曰小人知罪矣公廉知此吏素善捕盜卽命取其父母妻子鎖而至繫之獄吏憤曰小人卽有罪何至族公誣曰有律例在汝欲毀吾官篾吾詎惜汝一家命吏愈恐少焉公命左右出呼黠吏前曰汝有罪吾決不貸汝但汝能立功自贖吾且賞汝吏叩頭喜曰願盡力公曰前縣公皆以

中有新賣酒者索錢吏醉怒曰汝問前後酒舖某飲酒敢索錢乎賣酒者曰他酒舖可不索吾必欲得錢若賣酒皆不與錢吾且賣妻孥以供汝吏怒抽案刀斫賣酒者左肩賣酒者仆地一縣人洶洶傳言衙役殺人公聞大駭自出按驗卽某吏也命醫人以善藥傳賣酒者得不死擒得悍吏決四十悍吏死復命醫人活之別作大校用長鐵釘二枚釘之縣門外之柱間令不得坐臥命仇者終日還觀之仇者快焉此悍吏大家子頗有人爲之請求公拒曰公等他日欲作官乎役吏放橫如此何以爲治求者不敢言公批其

械曰身不死枷不放悍吏竟死於枷下上官遂有以酷刑劾公者公不顧爲治如故公在元氏行自拘票令原告自拘被告一次不來命役人同往再不來鎖之至未論曲直先責其不遵法杖二十然後判是非廷無留獄諸衙役不得剝民膚以自利北方人語曰宋公在元氏三十杖老官板可了一場訟事甚得民心任元氏二年以丁嫡母陳孺人憂去官公去元氏數百里內外焚香而送者滿道路皆垂涕曰宋青天難再得也服闋後入京起復得鑾縣鑾縣保定大縣也事繁難旗民雜處公以勞得疾染失血症數月卽

以病去官公之所以治鑾縣者猶之元氏也後又署南宮縣丞以生母羅孺人年老乞終養再以病辭因竟歸自此公遂無意於爲世用矣羅孺人者善治家精勤强力公幼時待之極嚴公嘗語人曰吾幸值慈父而得嚴母所以有成也公在元氏孺人遣人往省之曰寄語吾兒作清官家中雖不得飯吃吾心安焉古人成語牽合聯貫之前後掞映風致翩然余愧未能也余性懶好自便讀書隨意又不能早起嘗晚臥時卽呼毓眉起毓眉起卽篝燈聲朗朗吟哦多自三更達東方已明猶不輟隣舍聞之嘆曰此誰氏子也何其勤如是他日大吾里門者必此人也然毓眉

其任使政教未洽於下而繼任者又未必賢豈天不欲使斯民長蒙其休乎使公在元氏得四五年其政績當更有可紀者余獨不能無憾云余邑有左侯者亦善懲衙役未滿三年而去至今在事者猶惋惜之

毓眉傳

余再從兄毓眉名昌蘇亡已二十餘年其平生狀貌言語行動至今吾猶能彷彿記之方是時余年十六七未知求友閉戶讀書矻矻攻舉子業而毓眉僑居贛城時來歸吾鄉主於吾家教吾諸幼弟句讀毓眉爲人長眉秀目面白皙豐下其行篋中時携有儲選

八大家古文十二本余時取而閱之心獨有所得以爲吾他日爲文必當如此而毓眉獨愛余制舉文以爲奇恣奔放不可羈縶嘗曰子他日必當以文雄天下余聞毓眉言頗意得自負以爲毓眉知我而毓眉爲文於制舉業獨善巧搭題往往於絕不相蒙處用古人成語牽合聯貫之前後掞映風致翩然余愧未能也余性懶好自便讀書隨意又不能早起嘗晚臥時卽呼毓眉起毓眉起卽篝燈聲朗朗吟哦多自三更達東方已明猶不輟隣舍聞之嘆曰此誰氏子也何其勤如是他日大吾里門者必此人也然毓眉

此時已漸受病矣毓眉資頗魯每讀文必三日時成誦一篇余時泛覽博觀能默記毓眉嘗怪余少讀書而又能成誦以爲別有使之者也明年余往吉溪從叔父又遨游而毓眉獨主余家書問往來嘗寄書曰自子之去吾嘗獨睡至天明無人呼喚又無與質其疑開口笑言時亦少矣余復書以爲學不在苦讀當尋其味得其大意古人所能皆非吾所不能也時至而化與之合矣毓眉復書曰子之言則然然生知學知困知不同各自勉而已矣毓眉資雖魯然下筆最靈能有巧悟使其不早死其所成就豈可量耶余往

吉溪時踰一年毓眉亦來館於吉溪二人常相聚相得不厭毓眉長余四五歲余之性踽踽涼涼與時人少合毓眉嘗遷就爲余彌縫使時人少責備我者余見客時不冠毓眉責曰人皆謂子傲誰知子之疎也傲不可長疎豈可任乎余惕然敬謝毓眉衣冠整飭舉步從容人望之知其端人也館吉溪半年以下痢疾竟不起當病困時戒我曰病從口入子其愼之吾之及於此命也及扶病歸贛氣息奄奄在筍輿中頻回首望我我亦心知其爲死別矣忍淚送之嗚呼毓死已二十餘年追憶平生忽忽如昨因爲之傳嗚呼使是人也而不早死其所成就豈易量哉豈易量哉

賴孝廉傳

君諱雲鵬字躍于姓賴氏瑞金智鄉人余從姑夫方靈君之子也方靈君好學不得志君始中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舉人論者以爲讀書之報君性靜穆寡言笑學問淵通能以德服人諸及門弟子皆父事之甲申三月君死死時弟子數十人皆來集哭聲震庭瓦死後各設靈几于書舍朝夕哭數月不輟凡醫藥殯理之具皆諸弟子合力營辦猶有古人遺風焉初

智鄉地多山君嘗于山中夜出如厠有虎蹲于厠側君短視以爲牛也舉火燭之虎攜起躍墻而去君知其虎也卒如厠解畢還掩戶臥越日鄰家言失大猪見道上虎跡知爲虎也糾勇士十許人入山搜尋遇乳虎挾兩子晴光閃閃勢猛甚傷數人然卒斃虎勇士舁虎過山門君熟視笑曰前晚遇君君竟死乎何不自愛也於是弟子始知君有遇虎事又一日乘輿疾竟不起當病困時戒我曰入子其愼之吾之及於此命也及扶病歸贛氣息奄奄在筍輿中頻回首望我我亦心知其爲死別矣忍淚送之嗚呼虎直馳至輿前相對坐君又以爲牛也連叱之呼輿人輿人不應虎亦竟去時且薄暮君乃下輿徒步行

至野寺中留宿與人奔至其家言老爺被虎傷恐死矣家人大駭篝火張燈號呼道上過野寺有童子出曰某爺在此今寢矣無驚其夢家人入視君君方齁鼾及明乘輿歸開卷讀書亦不言及虎事家亦貧資館穀以養老母極豐潔母甚歡悅母余從姑也甲申三月二十四日君死死後四日余往哭君君母出相見慼慼舉君平生孝順數事余感愧並集言君在館中忽心痛趨至家見母臥牀上涕泗交流母徐起言笑如常曰余小疾耳不足以爲憂也君方定又嘗夢人扶其舷而其母舷忽生疥癬君之將死也忽晝夢少

年自空中墮向君曰有靈機一片在君腹當見還問曰汝誰也曰余天使也君昔曾受于天今宜還于天尙何待于是亟探囊中若有物焉以予之少年去比醒嘆曰余殆將死乎靈機散而余不久矣遂寢疾數日忽夜半問其子世鏞曰天且曉乎對曰未也須臾又問對曰將曉矣雞三鳴君遂起曰取衣冠來盥沐北面拜畢焚香跏趺坐日中瞑其目其子再問之不應但舉三指端坐而死年五十三

暢谷子曰君之舉三指也子及門人莫曉其意余解之曰是殆有所憾乎老母尙在而身死一憾也學問不得施于時一憾也道高行獨無人可紹三憾也憶昔庚辰歲余與君同舟自都中南旋三閱月君于舟中謂余曰士之遇不遇命也但平生所學問者何事不得一展其懷抱誠不甘耳嗚呼君竟如是而遂死耶能無憾乎又嘗捋其鬚向我曰甚矣貧士之難爲也自吾先君之歿也數日之間吾鬚幾盡白矣余聞言甚悲其志今君之母夫人尙在而幼子未娶平生未了事俱付諸無可奈何能無憾乎雖然達天者不憂知命者不懼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此亦君子之學也道高行獨而無人可紹此後世之君子之責也復何憾哉復何憾哉

尙賓傳

尙賓名光國于余爲再從弟先從叔父健亭先生以文學知名當世生三子長昌圖次華國次尙賓尙賓別號曰二厓二厓者余賴溪之東山也兩山矗立絕壁無尺土老樹根盤石上中開一洞洞中岩壑幽異可竟數日游所謂亂石窖月潭鎖雲岩皆在焉居人高下參差徑路峭曲林花鳥語迴一洞天尙賓愛其地因取以自號作詩題詠甚多盡在二厓詩集中初尙賓幼時嘗廢學健亭叔父以樵牧事課之每出則

窮書以行至郊外坐樹下讀之竟日忘其所事暮歸健亭叔父怒笞罵之終不變長督之蔌烟烟葉盛旣成可值數十金貯倉中一夜爲鼠子盡竊去大折閱尙賓笑曰是殆非人所爲也大丈夫舍其本業而營此困宜矣又嘗構一小店賣酒其中夜中聞酒香自起竊飮誤觸支酒架架仆連十數甕罍盡傾於地酒流出戶外尙賓嘆曰天乎並不欲使余爲畢吏部耶於是夜取其家所藏書數十篋平明買一小舟直至嶺州城尋得筆峯山因借居焉潛心竟業二年不歸閒與濂溪書院諸多士講解辨論比三年學大成遂

遯然有高世之志視世俗屑屑無足當其意者嘗欲縱游天下名山大川以擴其胸次結交當世賢豪長者隱德之士以鍊其識然後盡發諸詩文垂諸事業此其志也以爲遊山當自廬山始由廬山渡江而東過金陵上金山泛錢塘訪天台雁宕探禹穴之勝轉而道閩造武彝覽考亭遺跡然後再入廣遊羅浮至於衡嶽則南方諸山約略盡矣其中必有偉人焉得而交可以助所不及余笑曰子行矣勉之勉之恐發足之日資斧何處貸乎尙賓曰昔司馬遷自謂家貧矣然而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未聞其

以資斧病也子何爲我過慮之余笑曰然雖然子行矣勉之又嘗謂我曰君亦未免自信太早方今天下不可謂遽無其人也君眼前卽有一人在余笑曰子定余曰子開手便學柳柳州乎後作高枕山人傳余敬畏幾欲避之爲人堅忍刻峭倜儻不羣嘗有詩曰囊無一金資欲濟天下貧其素志如此其爲詩幽奇險奧自寫所得余評諸同人詩曰尙賓詩橫橫有古高人逸士風蓋實錄也與瑞金羅台山友最善初尙賓歸自筆峯山後再讀書萬應山台山聞其名特迂

道數十里往訪之深談數日夜定交而去乙酉鄉試台山中順天北闈舉人尙賓得中南榜落在副車此台山歸自京師而尙賓死矣台山哭之慟曰君嘗與吾約欲於二厓山中結草廬訂千古之業吾已許君矣而君遂死乎爲之叙其文誌其墓備列其行事以詔後世尙賓死後數年其兄道原卒葬尙賓於二厓之陽曰鐘鼓岩石壁之下遂其志也

暢谷子曰吾嘗求欲得古人所謂狂士者而友之若尙賓者幾幾乎近之矣惜天不永其年而使之夭折大志不遂可恨也夫

醉生善讀書其文奇不軼于法然亦不肯苟同於俗故以試輒蹶世莫有知醉生者獨與余好余憐其志也勸之以近俗醉生曰我豈不能爲俗下文字顧自吾先祖時家萬金有餘今皆散盡貧窮固有命也尙何科名與仕進爲制藝自有陳大士以來盡矣後世俗子復言作文字皆無恥余壯其言而奇之與之飲飲則醉醉生自幼好飲飲少亦醉故自名曰醉生醉生不修容止鼻常出涕污其鬚人厭而惡之醉生自若也冠必側衣無完領鞋襪無潔者醉生曰我如此

所以爲醉生也善吟詩詩成必自歌之聲朗朗動聽人初聞之若不知其爲醉生者醉生詩甚多不下五百餘首隨散隨滅不復留稿然其佳句往往時在人口中嘗遊閩閩中人或呼曰醉仙善堪輿又知醫能推命自醉生遊閩或隔歲踰時乃一歸歸而相見必有詩嗚呼醉生往矣貧窮何病但留得數首詩後世必有知醉生者醉生字凌霄名昌傑雩都賴溪人姓宋氏余族兄也

暢谷子曰醉生在閩時嘗自推其命言當死恐不能至家豫作絕命辭寄歸慰其親屬家人以後事今已

逾十餘年矣而醉生倘在也命當死不死子平之說果不可信乎語云天地之道勞者常生自醉生僕僕道途間而其家內外大小十餘口賴醉生以活在醉生誠未可以死也吾於此見天道矣

屠者傳

吳豈材氏嘗爲我言曰虔城之南有張秀才者家甚貧妻不安其室終日求去詬誶之聲喧閭巷無日不聞秀才不能歸常假宿於外鄰居一屠者問曰秀才是不良之婦娘子既不願事秀才何不嫁之秀才曰但得此婦出門去放論金乎屠者曰雖然無金不成禮概予十六金秀才持金歸語其婦婦大喜擇日迎親婦盛飾歸屠者設具召親賓賓大集酒酣揚言曰公等今日但觀某殺人諸親賓大駭愕貽曰何爲者曰殺一不良人右持刀左捉婦髮捽至庭數之曰若爲秀才妻不願而嫁屠屠能宰豬今日當宰人吾用銀十六兩非買爾爲妻買爾爲豬爾豬也不義不順要先取其心血以謝張秀才即解其衣裸之婦哀號乞命諸親賓共奪刀營救屠者曰即肯爾今日今日不殺明

日殺若既歸吾將焉往婦哀泣願求復回張氏其中一二老人曰若歸張氏能改前所爲乎婦曰願改不改願就殺老人因勸屠者以婦還張氏歸其金屠者曰吾既宥渠命是再生當呼我爲父吾將轉嫁於張秀才卽以此金爲奩具可乎老人大稱善婦復還張氏終其身

暢谷子曰義哉屠也豪哉屠也能爲人排難解紛善全人家室化不良爲良惜不著其姓字世果有此屠者乎嗚呼尙得謂之屠者中人乎

米簍傳

暢谷文存卷八　七

米簍者人也其狀貌魁雄岸異意氣磊磊不可以法度束幼小時庭前有桃樹高出屋上夏日獨緣至樹杪取桃食之飽睡于樹上墮地幾死長善噉米一升麵二斤一啖而盡人呼曰米簍而米簍亦自負曰吾米簍也人呼米簍則應之性斫馳好以氣凌人不肯一毫挫鄉里富人不合已者未嘗與揖人多憎之而米簍愈悍如也習武藝家貧不能有馬嘗借人馬騎之主人久靳之怒與主人絕能左右射入武試用反手開弓主司色不懌鄉弓地上曰不願試竟出掉臂去主司目送之一場人駭曰乃有此人路逢人鬬卽便入鬬助不勝者勝者取棗木棍擊之頭破裂血流被面病數月曰吾哀彼不勝者竟不知鬬者屬何事嘗設計致賣米者傾貲曰吾惡其欺我賣米者亦悔曰吾嘗賣彼米多取錢而少與米彼是以報也與人宴有宦家子在席主人敬之延上坐坐米簍突然起濶步出門咄叱曰是何物父親一日失官家中便沒飯吃何重彼而輕我也主人追往謝之意不願以此人益多憎之縣中考驅冒籍首爲倡率有司者庇冒籍坐縣人以罪而米簍竟得脫晚乃折節讀書善記覽過眼不忘每與人談出入經傳予史淙

滾如懸河又能以聲色粧點曲詳其說致傾人聽嘗與余別別久相見則必有新論其爲論幽微窈至能深入乎人心其譬人必使其人卓卓可傳及其毀人也其人亦無地自容矣人咸曰米簍之談鋒可畏也亦可愛也少年聰明士多樂親之與之狎但呼米簍不稱其字一日泛舟謂舟人曰速張帆吾今日乘風駕浪萬里而休君當學脊江漁父也時顧西在旁笑曰君口中作何語是語豈舟人能解耶米簍亦笑曰吾恃君在旁不覺發狂言耳歲丙子學爲詩遂有花萼堂之會飲酒歌笑志氣揚揚各各自得實米簍主

壇坫云米篋婦性妬生一女憐之女死絕其婦爲文章酷愛熊鍾陵亦自謂鍾陵之外無勝已者嘗作厩焚二字題文比將死猶口吟其中數行曰此吾平生所最得意筆也

暢谷子曰吾嘗南歸渡浙江舟中遇福建人道姓字問曰君家有米篋其人何如也余曰米篋死矣米篋名昌堯字伴瑩死時年三十七其絕命辭有云半生勞苦半顚連回想人生何必然他日殘魂雖告餒更無一飽到墳前嗚呼可哀矣乎又告之曰米篋之爲人非常人其才實有可用者惜乎其用之于小也然

惜乎其不遇時也當米篋折節讀書後族弟韻泉嘗以師禮事之其後友尚賓亦事以師禮乙酉歲尚賓韻泉同日登科韻泉竟成進士而米篋獨不幸死矣嗚呼

伯父殿才公暨袁孺人合葬墓誌銘

嗚呼伯父卒於乾隆二十七年二月某日享年七十有六既卒之十年而伯母袁孺人始卒享年八十有六將以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某日合葬於木鄉仙峯廟之原某山某向其諸子昌悅泣而言曰嗚呼伯父在時其盛德鄉之人所共推鄉閭族黨下逮孺童

牧豎廢不欽敬蓋其待人也和其自處也謙未嘗面叱人以過其持家儉而有法其自奉也廉其宴客也豐袁孺人勤於內助與伯父一心故能成其家以昌其後方大父之析產也伯父兄弟五人人五十畝獨伯父與家君擴而充之於今號饒足其餘諸伯叔父昆季相隨家焉獨伯父留處鄉中田園屋廬惟伯父是任伯父總一家之政兼總十數家之政錢穀出入倉囷牛羊按籍而稽無不可覆伯父好讀書見讀書者必敬其將死也病困於牀口中猶喃喃問府中考

試事袁孺人與伯父同歲生自少至老相敬如賓孺人性慈淑善事姑嫜和於妯娌悅母王孺人不幸早死死時悅纔生一月悅幼時嘗好從孺人問吾母平生狀貌行事孺人歷歷道之皆垂涕嗚呼悅不及事吾母見伯母當如母焉今伯母又死矣嗚呼痛哉伯父與孺人皆康強耄耋以壽終子若孫多賢而能自立二老雖在泉下諒皆無憾吾獨恨乎欲再問吾母之狀貌行事而無從也嗚呼痛哉伯父諱啟敬偉字殿才太學生大父庸菴公之仲子生於康熙某年正月二十八日明興濟知縣先任涿州州判如容公爲高

祖太學生考授州同知伯弢翁爲曾祖祖文和公逸民也子男五人長雲翔邑庠生次昌意邑庠生次昌憲昌悠昌志孫麟書邑庠生惟璵邑增生惟琛惟璟惟璐惟牧惟惺惟班惟琥曾孫有鳳餘尚幼女一人適興國廖氏宇漢騰邑庠生袁孺人雩川大族某人之女少伯父七月生於康熙某年八月二十九日其合葬也伯父先葬於左孺人將祔於右時悅繫官上猶未能親執紼以送謹誌之而爲之銘曰

欲魂藏魄兮安乎其宮夫先葬兮婦從倡隨如昨兮地下和同保爾後生兮式崇且隆

桐山先生墓誌銘

維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朔日桐山先生卒卒之歲十一月乙酉將葬先生於賴溪之某原某山某向其子允泣而請曰先君之生惟子是好今其葬也子可無言敢求子文誌諸幽嗚呼吾尚忍銘吾勴西也乎自吾有勴西言不患無聽倡不患無和而今則已矣合四海九州之大安得復有如勴西者而友之而與之論天下之事談學問之理乎卽有之而已無吾勴西之氣亦往往時自發露性識明達深透於人情物務而與之論天下之事談學問之理矣而況乎其無之也嗚呼傷哉去年喪台山今年喪勴西何造物者選人而奪之吾乃瓦然成孤物亦太酷矣乎雖然台山死旣踰年江南彭君尤初已狀其行告諸天下今勴西死將葬矣當今世之知勴西者莫如我其忍不銘勴西名昌鳳姓宋氏粵都賴溪人余三從叔父在豐公之長子別號桐山學者稱桐山先生生於學無所不通爲文章自先秦史漢以下靡不究外至陰陽歷律黃帝岐伯青烏之言靡不通達而不肯以藝自名其於制舉文操筆立就甫脫稿則學者爭傳誦之爲諸生時凡六試於督學使者皆第一乾隆戊子舉於鄉主司者用得卷遲落置副車已而相見與語大駭曰此碩儒也深爲惋惜而先生陶陶然略不介意若未嘗身與於科名聞者性嗜酒喜談笑與人居油油然若不忍舍而去而人亦愛而親之故學者與桐山先生聞其名而慕見其貌而親久與之處而樂旣別而皆不能無思也其爲詩雅正醇厚不矜才不拘格律直自寫其胸中之樂而其胸中洒洒焉落落焉可以齊得喪忘富貴任死生而至其雄傑之氣亦往往時自發露性識明達深透於人情物務愚嘗謂天下有事可以臨大難蒙大艱出險而濟夷者必勴西能也惜其不見用於世才不得施於時齎

其所有而双而能知翅西者獨我而已嗚呼痛哉先生生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一娶青塘孫氏子男二惟允惟讓女二一適張氏一適郭氏初先生與台山少共習爲神仙之術鍊精氣勤內養嘗以爲仙道果成則魂魄當自頂門而飛昇余嘗面非笑之今台山與先生二年之間皆以病終嗚呼爲之銘曰嗚呼孰謂桐山先生而遂死耶先生之靈孔昭先生之文不朽頤岩之側圓石之右髣髴逍遥猶堪携手嗚呼孰謂先生而遂死耶

家大人八一徵畫詩述

暢谷文存卷六

家君範軒公生於康熙丙子距今丙申八十有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家君誕辰吾儕寓蓋以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以一爲壽蓋取生生不已之義予小子落拓一官不能得厚祿以養吾親竝屆眉壽之期惟是幸邀仁人君子一言一字之榮作爲詩歌以侑吾親之觴是用敢舉家君平生行誼事實遍述于諸君子家君幼好學性敏而勤所讀書過眼不忘終年手未嘗釋卷十餘歲受知于督學使者王農山稱爲異才二十餘登兩年歲大飢米騰貴鄉里多餓人家君惻然首捐穀

分耕勸課食且千指家君以一身督率細碎事一毫不以及不肖等故不肖悅生三十餘年尚不知家中錢穀之數家君且耕且讀書暇則課子弟門人以文常以其所讀書不得見於事業者盡發諸詩與文故著書日多今所刻雲梯山房彙稿是也壬午歲出部選得四川直隸州州判家君本不樂仕進子弟門人及族親强之遂領咨行至山東遇大風寒甚慨然曰吾高臥四十餘年山中風景何等恬淡安能復以身爲此僕僕也竟南轅托病而返論者高之壬申乙酉兩年歲大飢米騰貴鄉里多餓人家君惻然首捐穀賢書時草榜已定主司者以三場策語過峻厲恐傷

三百餘石爲倡減價平糴貧者悉以米遇之不取其直里中人多德家君者至欲刻木像之爲拜祝家君謝不敢當乃已前年甲午顓寗大水水破吾村市中人奔走不及漂沉者甚衆家君募船丁以船救之每救一人給錢五百舟子貪利爭前往救救者得蘇皆曰朱爺生我近村房屋倒塌者不能炊者流寓無依者家君頗不懌顧謂不肖悅曰作縣難汝雖得一教缺吾爲汝安之蓋家君之學明于人情練於世故其所以不樂出而任州縣之事者不獨其性恬淡而不喜勞也所著書甚多不能盡刻今所刻雲梯山房

策稿四書文爲一種物外閒吟爲一種詩賦試草爲一種應制詩擬爲一種其餘存刪文稿存刪詩稿僅刻其半未能全刻者艱于資也仁人君子讀家君之書必深知家君之爲人書多未能全送茲奉物外閒吟一帙詩賦試草一帙識者但觀其筆墨之駘蕩才氣之瓌瑋亦足占其大概云耳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男昌悅百拜稽首敬述

責言

重光單閼之杜月暢谷子困於幽燕之邸悶悶無意不得自遂呼而自責曰悅爾來前爾受命於天稟靈於地負陰抱陽襄仁履義乾坤爾之大蒙昧也日月爾之雙明燭也爾既以江河澤爾之胃腸雲霞洗爾之肝腑騁騏爾精神鸞鶴爾志氣爾固而藏兼金之璧不足方爾亘爾奮而厲秋空之隼未足敵爾鷙爾猶人乎哉爾曷爲乎來爾視爾之貌嚴嚴焉屹屹焉孰使爾爲莊爲直爲瘦爲黑胡不能爲白爲飾巧笑迎人以取悅也聽爾之言吶吶焉嗢嗢焉不順乎爾心不順乎爾口順乎爾心順乎爾口胡不能順乎人之耳也爾擇而言哉胡不使人喜而樂聽而使人掩而却走也爾額發然爾眦岸然爾色蕭然爾目亭然

爾心翹然爾昌爲乎來哉堯舜之途紆姬孔之室密孟韓之津鬱孰使爾闖闖以游焉油油而處焉爾迷人也哉人以爲杳杳昏嘿而爾以爲高明曠朗也人以爲荆棘阱穽而爾以爲坦坦長路也人以爲糟粕之無味而吐之而爾嚼而不厭也爾自快亦多矣爾曷爲乎來爾之文璀璀璨璨浩浩洋洋排周秦斥兩漢芟唐蕪雜宋蔓靡六朝元明而下之不知其幾千百萬必擇其精者以爲矩正者以爲範鎔金鑄玉流華散煖簸之韸之其光內煥怪矣哉孰使爾狂狂汲汲走懸崖緣峭壁掉臂游行曾不虞乎顛蹶也孰使爾不得自遂呼而自責曰悅爾來前爾受命於天稟靈

爾負雲霓絕蒼旻倏往倏來蜿蜒乎若咫尺之無難也爾力多乎哉泰華之高其絕頂非人所能到而爾直欲徙而移之也直使愚者驚智者駭而汝曾莫之能改也爾固也宜哉汝曷爲乎來責畢暢谷子俯而思仰而愧悵然流涕終莫自知其罪

暢谷文存卷八終

卷一　二十一葉十八行尙有下脫未盡讀之書古今來尙有共十字

卷三　二葉十一行言各所當而已當作言各求其當而已

卷五　二十一葉六行得字疑衍

卷七　三葉十四行骨字疑衍

卷八　四葉首行太學下疑脫生字　九葉首行時當作始疑聲相近而譌　二十五葉七行依者下脫家君悉召至祠以粥食之凡三日壬辰會試後一

挑選長兄得分發湖南里人皆賀共三十一字

戊午十月胡思敬覆校

暢谷與彭尺木羅臺山同時治古文彭羅溺於佛而暢谷篤守程朱觀其前後與同游諸子論學書精至之處雖讀書居業二錄無以過之未可徒以文字論也顧南學派乾隆後倡自鄧先生慕濂游其門者宋氏爲盛若昌圖華國光國著述皆不甚傳暢谷此稿初由姚鄧蓮士點定若干首用鉛字印行予見之以爲未盡索觀全稿則蠹蝕過半其稍可辨識者皆尋常不甚經意之作因從姚本別增書六首題跋二首記四首傳三首題曰暢谷文存卷帙悉仍其舊暢

谷論文於本朝獨推魏冰叔然疑其發揮太盡亦時露不甚愜意之詞其自負蓋可知矣戊午十月胡思敬跋

楷書大字典

梅崖先生小傳 同治鄖縣縣志
郭兆麒字麟伍懷古里人孝友耿介博學工詩年十四應童子試時功令始加
排律蔣時菴學使鞏節嘆賞許爲三晉詩人乾隆戊子舉於鄉以大挑授藥亭
知縣改鞏卓越調密雲縣孔衙鑒去古北口百里會碧鴛東巡以事檄旨恩獎
賜緞擢滄州刺史所任皆水陸要衝民刁盜熾兆麒寬嚴交濟舊俗更新奸民
識跡後因事罷官著梅崖詩文鈔

梅崖文鈔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梅崖文鈔目錄
楚成王論
論郤克
伍胥論
季友論
韓信論
陳平論
李廣論
申韓優于老莊論
申生若忠論
太宗納武氏論
小智論
論鬼
保陽菊記
穆家峪登高記
遊白龍潭記
妹停傳
仲兒傳
田秀孃傳
楊西筠先生傳
呂益齋先生傳
田楚白墓誌銘
賈漢奎奎誌
王母柳恭人合葬墓誌銘

梅崖文鈔目錄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朱觀察碑
書文文山集後
書顏氏家訓後
書趙武靈王事
讀衛世家
跋蘇子瞻手書醉翁亭記刻石爲鄒卿吉
題沈椒村雜憶詩後
爲方野橋題內照
爲王立夫書先入千文墨本後
跋昭君事
書王涯事
跋祁怡亭記先生遺像册
書昌黎答陳商書後
書湘潭羅云谷拜墓詩後
書所聞
書昌黎上宰相書後
傷脫菊
原夢
人鬼辨
水喻爲馴仲論文
對醫者言
自題小像
禿筆銘
布被銘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告外祖母陳太孺人墓文
告主文
祭城隍文
瘞秋海棠文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陽城郭兆麟著

楚成王論

傳戒楚太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死不許卒弒之君子曰甚矣商臣之惡抑成之有以取之也商臣謹目豺聲成爲其父而不早知之固以異於子文之於越椒向使子文之於叔虎突及立爲太子乃圖所以廢之廢之易易耳古之決大疑定大難者其謀預於善密而其功成於能斷不斷不密禍滋甚焉霍光之廢昌邑王也雖其立且八十日一旦以太后命召而數之昌邑從官至五百人卒不能爲變況於商臣之位未定而其傅又止潘崇一人乎且潘崇之傅商臣成使之矣崇與商臣日夜所以圖立者未遂出於弒逆之舉也惟成也猶豫不決而使立賊之言洩於江芈然後二人者得相濟以速其奸且江芈何人也芈成之妹而婚與江女子已嫁而反則兄弟弗與嘉而坐罔器而食而況得與廢立之謀乎廢立大事也而成乃使江芈洩之乎謀之而洩之雖士大夫有所不免而況於婦人女子乎昔者鄭伯患祭仲專使其婿雍糾誅之糾洩其言而見殺於仲君子不以爲雍糾惜者謀及婦人禍固然也向使成之謀不洩於江芈商臣與其傅迎謀雖成猶將覬望迎問而不敢發終成之身無制及之禍未可知也雖然商臣忍人也景鄧夫濟之一旦不得立其心必不能降成即倖免未知戕之死所矣嗚呼孰料其禍之及身且慘毒如彼哉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人無自艱而自害哉

論郤克

鞍之戰晉郤克以師出致魯衛之援追北至齊頃公僅以身免君子曰郤氏其沈乎幸而後亡禮莫重於君臣之際而仁莫切於父母之情違是二者必將及焉夫克之忍止於身而已笑者婦人也齊則無禮於我乎何傷不能自克卒以

之猶有大故特之以爲安伯語雖佞且得而識之哉子胥之奔吳也楚之追且至江中父老哀而渡之父老而忍人也晉其爲矣然竟以是得脫而用吳以成其忍死於鵰夷可慨也夫

季友論

公子友藥殺叔牙而立般慶父亂奔陳卒定於僖公傳言成季有誅叔牙之功而吾以爲成慶父之禍也季於莊公君臣也叔牙兄弟也至尊莫如君至愛莫如兄弟莊公疾曰吾即不起當誰立牙曰慶父可季曰是將爲亂乎夫叔牙之亂未成也當是時季果力言慶父不當立狀牙來必不悟欲莊公之不疑也且欲全牙之生也逃之可也子般將終立何論閔公不然而以徼事誅牙泯其迹若不知有慶父之事者又不然而牙即誅亦有所爲安置慶父之法將不得因緣以成其奸羽父求太宰隱不許反譖於桓以有鐸丞之禍繆公之疾也莊公馮出在鄭而卒弒殤公者焉也叔牙死共仲不自安般雖立不啻羽父在與焉之出居於鄭巽矣有共仲爲之羽父而又不若莊之居鄭般雖欲不爲隱與殤得乎且般之弒季奔陳矣魯人歸狱固寤樂而季之反也不加討於共仲使共仲得賊閔於武闈武闈猶黨氏也其因卜齮猶其使鄧扈樂也叔牙以一言殺其身而共仲以弒二君緩其死且叔牙之罪較共仲孰著季能討於叔牙而不能弭共仲之惡弒般已甚又聽其賊閔而奔莒而後求諸莒以討其罪然則季之失賊已久矣晉靈爲無道趙穿弒於桃園趙盾行未越境而復史狐書曰趙盾弒其君況般與閔不若窴公之虐而季乃效盾之爲乎季早有以備共仲宜無賊般之禍般矣當不至再鵰閔卒不免則季之過而死一叔牙復有一叔牙之惡也雖然季寔賢且甚乃心公室間於兩社其後子孫日以大宜哉吾之說春秋待賢者意也或曰當是時共仲不可易誅也或曰季之力不足也

韓信論

吾讀史記至淮陰侯信辱於跨下未嘗不歎其能忍恥以功就名也夫淮陰者豈眞不能手刃其人以雪此恥耶彼以爲辱我者少年耳百鍊之劍淬其鋒將有所試焉如以尋諸小物雖其鋒未至立挫其爲劍固已褻矣故信之不殺少年信之卒滅項羽也雖然使信以此心處功名之際當自不及於禍矣少年之辱信與高帝之臣信尊卑貴賤長幼之勢可知也信之辱於少年與臣於高帝而即仲顯晦之不同又可知也信能忍小忿於衆庶之頃而不能弭觖望於功高之日能甘恥辱于市井之徒而不能受約束於君臣之際爲信者其有矜心乎夫人必有不忘貧賤之心而後可以居富貴方信之餓而食於漂母也甚矣德矣且食且謂曰苟富貴當千金酬汝提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夫漂母者猶能却千金之報不忘貧賤之素而信一旦誅項氏其意快快若市公之爵我薄者智反出漂母下矣信之破齊也以假王請高祖怒加子房言遂王以齊其後高祖急於滅項羽信等兵不至使人言多與之地信乃與彭越報進兵信之越謀吳滅勾踐裂地以封去之海上汾陽之復兩京也賊破釋兵權以墜妓自娛人主知其無他志信不知出此痛自抑損無忘困阨之辱如遇少年漂母時卒以誅滅宜哉雖然漢之幷項氏信之力居多天不已定不能免信以死而激之變信之目亦將不瞑也夫

陳平論

陳丞相平之爲高帝六出奇計者何其隨哉彼以譎智之術嘗試於傾側擾攘之時故高祖用其謀輒有功然非大臣之道也大臣之事君也以守經行道爲心其所講明者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一有不當則危言正論以爭之不從則以死繼之其養其德性也如春和之照草木其折服其邪心也如炎火之炳飛蓬使人主有所憚而不爲然後可以夷鬬難而靖國家方高帝時君臣父子夫婦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間可謂危矣強將跋扈於外悍后把持於內帝意又欲易儲而立愛爲陳平
者宜取夫聖賢之所以稽誠感勸者教高帝以仁義忠信孚於內外明禮樂法
度名分之大以正之使夫帝之所爲暴之天下而不疑傳之子孫而無弊而平
也遁倣遊雲夢之策憚高后之威而畏呂嬃之讒廢立一舉向微留侯致四皓
是平無一策也而可哉高帝之視平特用以濟一時之利害而平自視亦不能
爲久遠之計委蛇再世之間區區用其術以求免於讒譖而何足以定大事哉
或曰勃之誅諸呂平與有功平何爲不足定大事耶平之功因勃以成者也使
平能安劉氏帝之語呂后也無首平而不專屬之勃矣且諸呂之王王陵不可
平曰可幸而產祿皆庸才猝不能發大難不幸諸呂中而如新莽其人者平以
假之羽翼而王之矣又不幸周勃先呂后而死平雖智北軍可得而入耶觀平

之讓右丞相固自以功不及勃而曰我多陰謀終不能復起平爲人亦大畧可
視矣夫子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桓公所用者管仲召陵葵丘
諸役皆尊周室明大義而文公之臣如舅舅犯翟犂導其君以苟且一時之利故
晉之霸業不如齊桓遠於陳平亦云雖然平輾轉楚魏而卒歸於漢終始全功名
以保其身平之智亦不可及哉

李廣論

太史公傳李廣曰數奇不封侯以爲廣惜悉謂廣銳於立功名而不識進退之
宜者也故侯不可得羈且隨之矣夫君子之抱其才以用於世有用我者而竭
力以效其用生死以之宜也我有用世之才而世不我用或用矣而不盡雖強
起爭之無益祇取辱耳廣自少以善射名中實信於士大夫而士卒樂其簡易
至匈奴號爲飛將軍數遷其鋒不敢近而虛名亦足聞於後世矣如以侯也廣
弟蔡爲人在下中不及廣遠甚而得侯侯又足爲蔡重耶則不侯又足爲廣輕
耶廣嘗從亞父擊吳楚軍賞不行雁門之役且重得罪夫出死力以邀尺寸勳
而君臣父子之道夫婦長幼上下之倫冥然罔覺以飲以食三剛淪九法斁廉
恥喪於日用人道同於牛馬嗚呼此大亂之道也不有申韓吾烏知其禍所終
而當事者格沮之而遏抑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奈何其數自詡於衛青驃衛奴

極哉嗟夫天下固大可爲也含生之衆心知愛敬之良未嘗絕也古先聖王教化涵溢之澤未嘗息也有國家者權本末緩急之故明是非淑慝之防皇極以鎭其浮冨體樂以化其偏陂刑政以鋤其強梗文綱日陳民氣安樂申韓之徒方且爲盛世之罪人夫安見其優於老莊也

申生荷息論

晉獻公惑驪姬用其讒殺申生國以大亂歷惠及懷至文公而始定嗟乎驪姬信階之厲奚彼申生荷息者又果獻之孝子晉之忠臣乎夫申生太子也儲位已定宗廟社稷之責將於是乎賴一旦以姬氏故欲殺之父而欲殺其子此人倫之至變而晉國之不幸也曾子大杖不走孔子誅之小弁之怨孟子以爲仁申生當是時入自明也不斥言姬氏而但以獻胙六日爲詞公未必不悔即不獲已爲嗣賊之事不庶愈於陷其父殺子之名乎且狐突之言不欲申生爲吳太伯乎舜脫淺非之厄而魏顆不從亂命歸胙之後與淺非同而姬氏之惑與抱尾生之信區區以自致於君彼豈亦度其事之有成耶方其時申生死重耳夷吾出在外秦莫大與國內有里平之徒乘間伺隙以勢挾之奚齊之不能一日自固亦明矣況乎其本不當立耶古之大臣受其君顧託之命必深明其嫡長順逆名分定然後可以復人心使獻公寢疾時息爲從容言太子寬故死者不可生召重耳夷吾擇長且賢者立之姬之言將不入奚齊卓子亦當其終身不失富貴計不出此而三怨繼作輔以秦晉之讎殛血衣厲君臣俱死嗚呼若息可謂狥私而遺公拘小信而不知大體者矣後之爲人臣子者死而有益於國也死而無益於國已全小忠小孝之名而使君父被天下之大惡以終謂之何哉

太宗納武氏論

唐太宗變武氏以致亂不再世而國步凌遲子孫塗炭嗚呼英主猶若此況其下乎夫太宗非不念武氏之亂也溺愛甚則蔽其明姑息久則庇其奸彼以爲女子婦人終不足舉大事故狥會其說以遲誅於疑似之人姑以解群臣之惑杜天下之口而不知其中實自欺也且武氏狐媚久矣太宗而英明善斷毅然若晉文之於南威漢武之於鉤弋誅一女子而天下安雖無識群之言不害爲屏色疏欲延年益壽之計矧明明號稱女主武王者乎大宗嘗誅群雄定禍亂什心於建成元吉矣夫力足以制敵國而不能以制內變能忍於兄弟之親而不能忍於後宮之才人貞觀之治至是亦少衰哉常人之情苟其所蔽忌者偶觸於所見聞則怒且疑曾太宗之智而其心猶不能爲女主者當即武氏其人也武氏日侍左右而勤於其色終不欲信纖言而求小過以除之噫亦蔑之甚者矣卒也媚王后殺高宗遊巖庶陵王而殘遂良無忌等唐之不亡亦幸耳彼太宗者亦不意其嗣之烈至此極也嗟夫自古女色亂人家國何代無之雄才

大略如太宗而使武氏得以肆其毒而披猖其鴻業而又非其心實不知有武氏之號者故溺愛之害大也

小智論

天下之禍變積於無形之中而出於所備之外轉移而不可常蹤跡糾紛而莫可窮詰雖善趨避者防於已然不能防於未然非不欲防也變之中又有變焉不得其道以靜鎭之則利害有權而吾心無主故往往坐困古之稱大智者有高於天下之識而有小於天下之心其所周詳者愚夫愚婦之所共知自床第燕私不敢忽一話一言不敢輕其審機也徹其慮患也預是故其應天下事也若觀火若治絲若江河之注於海若駿馬之騁於康莊也夫心之爲用易發難收欽之且不遑奈何其持之也嗚呼吾悲夫小智者之以聰明自誤也久也過一事則曰我能是是無足爲我雖者其才華足以佐其佻薄之具其學問足以資其執拗之習彼其坐井觀天以爲天下之人皆莫我若也君相戒輕猱之失

而不悛師友進藥石之言面不聽一旦變故中起他人所引避不前者而廿心蹈之身敗名滅爲天下笑故衙亭之役殺馬護者馬護非武侯也荒谷之縱敗莫敗者莫敗非羅與盧我也俾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其是之謂乎嗟乎天下大矣事會多矣君子不必有逃禍之心而手足皆安小人何嘗無擇禍之智而危機常伏夫其師心自用卽終免於禍猶非有道之所取也且師心自用而果免於禍則亦計之得者矣雖然有是理哉

論鬼

世俗所謂鬼者卽之無形聽之無聲然則無鬼而已或有若見其形聞其聲者率怪誕恍惚不可信卽有之吾知其爲鬼也夫鬼者何以云怪誕恍惚而已矣鬼之爲鬼吾知之不鬼者之爲鬼吾惡乎知之然則怪誕恍惚者鬼耶

保陽菊記

余館次保陽館舍寂寥日益無事性愛菊得數十本置之階除時觀玩以自適

保陽地不產名菊南北種佳者絕少園丁畦叟業是爲生培植灌溉之勤動逾半載及其花時稍有力者攫取殆盡故雖有佳種支離不中意而賤其值以市於人余之爲斯土也菊凡再花矣菊猶是菊而吾猶是吾也以吾視菊其枯槁似之潛泊似之而菊與吾若舊相識矣曖造物無私萬物皆育春夏之交紅紫爭妍競秀而菊不與吾惜其花之已後也然風霜高潔百卉俱盡而菊獨然在吾尤感其難後而不能勿花也夫菊者不爭榮榮莫久焉於保陽乎何擇筆之以貽好事者

穆家峪登高記

穆家峪去九松山不數里九松山乃有松數十百株而穆家峪諸山環顧無可蔭者重陽後七日得峪旁高埠上有孤松如車蓋與友人張菊知步其巔席地列坐秋風四起空谷響應鴻雁拍拍沙渚間北望寨上翠山龍蜿虎踞王氣所鍾烟嵐改色山下大道平如掌秋柳踈黃可愛車馬駝蓋雷轟

雲屯驛使往來不絕人烟村落雞犬相聞蓋大聖人居中御外聲靈不播太平百年生齒殷繁登涉之餘甚可壯也先是九日爲菊知初度辰余以詩約攜登高效龍山故事不果至是酒酣菊知爲余言

天子勵精圖治清蹕巡方未嘗倦勤吾與子不能爲行秘書侍聲驂而備顧問又不能效羽林虎賁之士荷戈執戟奔走前驅徒以尸位苟祿山林當笑之矣若其轟口白雲假途菁嶂滄無補於時退無得於己逃名藏拙亦無取焉既聞菊知言爲賾然興箏然望各浮大白立盡會日暮遂巡下山策馬去

遊白龍潭記

白龍潭在蜜雲之東北連峯疊嶂巨石亘數里淨如拭石上三潭水涔涔如瀑響傳有龍神其中云乾隆已亥

上以三輔旱

命廷臣走禱甘霖輒大沛出內帑萬金綢而祀之落成之日躬詣行禮賜額賦

詩有加庚甲辰秋九月

上由木蘭旋蹕某與友人張菊知同役道路舍九松山下得時時握手爲詩酒歡工稍竣訪於土人九松山距潭二十里許取道戒僕馬亂流行村落間御路故在焉而草穢不治蓋雨暘以時年豐人樂不以事祈禱也勞聲蹕也既至潭所水澄澈可愛中有洞門隱隱窈然深黝然黑余與菊知跪祝焉莊靚良久有物如魚蚓寸許遊水際既沒復出凡再三其色白寺僧爲言神龍變化現相不可端倪遊客亦有不見者見則稱瑞今其是耶非耶僧言可信耶不可信耶潭左右山多青松晨霧既斂雜樹黃紅怪石纍纍皆有蘚苔石可化羊其兩工之說與吾嘗名山號最多往往家居析城王屋間與菊知足跡殆遍蠻觜奧區如茲茲者所在多有其中未嘗無神物焉以與雲雨而澤蒼生顧第去長安遠不得

聖人旦視而祖巽之源固有幸不幸耶

妹停傳

妹停年十六未嫁亡麒爲童子時讀書在傳里有賽社不得一就觀嘵以母命召當是時妹始六歲趨而往道謂麒曰兄所爲者先生則誄不及矣而以誄吾母可乎歸具以實告母資以逃學奪之食妹竊病之所得裹栗則以分稚長女儀既姍姍稚斯講及稍且死痛與母訣以母之遂衰也淚潸潸下飯三合而不瞑久之家人告以若兄已成立若妹且長即若不侍撫傷乃瞑妹歿之九年麒客於外不得養老母居常自念生平骨肉長逝者幾人妹爲不幸最早天其存若期悠願躭又不能時相聚蓋可悲也爲之傳以書感他日將刻石識其墓

仲兄傳

仲兄諱兆龍字乘六早亡亡之十四年麒客河東臨晉常夢見之既益追悼不已乃書其軼事兄少穎異善讀書塾師器重之年十三攻治安策不數遍輒能成誦家有藏書數百卷手自校讐函諸楹事吾母深得歡心母嘗有痰疾滅飲食兄退而潸泣亦不食麒時幼穉在旁戒勿令母知也叔母李病且死遺一女未笄愛之謂子侄侍屏弗與言夜分召兄謂曰吾死而善視若兄泣而受命後女且病惶恐走諸醫竟夭死顧足痛呼恨不終叔母命也麒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稍息於學兄顧而嘻曰若今不讀書及吾年悔且晚遂導以爲文章展詞賦知音韻及切之學至於今勿敢忘自兄之歷童子試有文名連黜於學使者方痛自刮磨進取然竟以不列於庠鬱鬱賫志以歿歿之日弔者皆失聲兄平生性仁厚接於物未嘗有厲色兄無子卒年二十四始吾從兄同學時少仲兄六歲觀其所爲文若夫子亟稱之然多不能詮解蓋未嘗一日不戒麒怠荒也天不假年卒以無祿傷哉況爲兄弟間者耶

田秀庵傳 名克敬黃六鴻幕遊時編注

田秀庵寒士也然有心計多才思十四五歲時以家貧出門爲人俶算不合則辭歸就童子試冠其軍遂攻舉業應制科尋以書記展轉客人麾下雖圜冗未

楊西鶚先生傳

楊西鶚先生既歿之十九年門人某官畿輔以天子幸木蘭馳驟在道與同年張滿豐語屬指吾陽詩人及某所以業詩之由則慨然念先生不置而痛其子孫之微窘業之盡後將湮沒而無聞也曰嗟乎如先生者安可以無傳傳先生而無其人則貴將安辭先生諱維時字正斯西鶚其號少以能詩聞受知澤州王司空以書衿入太學試京兆不第乃絕意科名肆志山水間嗣因墜馬傷足痿於行益健戶不出爲詩酒以自娛某年十四入郡庠先生奇之導以詩爲講去其是非得何則稱賞不去口其樂爲後進從遊出賞以先生詩授梓皆先生所手訂者得十之二嗟乎自古文人學士積畢世丹鉛著書立說爲文章其能以手集付剞劂生前行於世者亦罕矣顧先生猶及見之第未告竣耳先生生平忠厚長者晚年臥鏡山堂朝夕手一編洛誦之聲聞於外蓋老而不衰卒年七十四二子曰璟曰璨皆諸生孫四人如棟者亦入邑庠自先生之歿未數年瑯與璨相繼以死諸孫惟如棟在耳衛周輔者不知其若何所爲餞先生詩板依然無恙否而余以薄宦羈滄海上去吾陽二千里消息不時至嗚乎三十年來人事變遷撫今追昔豈不傷哉既與清豐諸乃爲之傳他日訪先生之孫如棟而哀集其散亡以復於清豐先生者庶其有傳也夫

呂益齋先生傳

先生好學而能文尤矜寵隅厲志尚年七十二以明經終少日應科制不第則絕意仕進授徒講業益務博極群書出處懷抱以相折衷遊其門者甚衆家故貧先生乃絕口不言貧布衣蔬食誦歌以自樂與人居終日溫溫如不能語語必爲諄諄且盡時論歸之往余家居與先生同里又以戚故往來過從無虛日每於酒間出詩文相示一字未安則反覆辨質興酣縱談古人成敗得失及學者持已立身之道以謂士先德行後文藝不當倥以文人才子自命抵掌擊節數三下不休及余來官幾輔數在手書見貽勉以清慎勤惠爲居官之要其自戒懲獨省刑罰敦簡儉禁左道蠲繁數十條怒憤語言醜詆皆痛加後進勸農桑恤榮獨數十言不能悉藏皆切中余病而仕宦所當佩服者嗚乎先生雖不獲遇於時長爲明經以終老彼視其用心非漫不關當世之務者已不及爲而學舉望絕於人而或且以道學迂之誚矣余之就先生別也先生酌余慨然自傷感以爲贐曰竟不果銘先生姓吳氏諱輿喬字松恒號稚由一號益齋世稱益齋先生一子名履和增廣生讀書績文亦能世其家

田楚白墓誌銘

吾友田楚白卒余既序其遺詩以傳傳不傳未可期顧世無知楚白者於其葬也乃更哭而銘之嗚乎君蓋溫溫篤實君子也在吏部退齋公時君數見愛重侍左右退齋公爲君從祖立朝持大體平生不妄許可人而田氏子弟十餘輩獨器君衛荷二曰楚白事其父孝謹待其弟讓田廬服食器用不爭有二與君居相鄰交以義卅言良信其接於物也寬而有度能容忍不論議人長短其於所友善數眷眷同憂患爲鬱鬱盡瘁即有屬未嘗辭蓋不獲遇於時早期科舉業築室種樹以詩老田氏吾陽巨族自前明來簪纓繼繼相望世以文學顯功名在朝廷其子孫宜有達者以君之才使其得志當世出入掖垣綸誥視草當

十日生君夫人先君五年卒子二長萬選入邑庠次倘幼先是君客京師萬選
意君斧資不繼貸金北上過君柩於路號慟扶歸路人爲哀之嗟乎父子之際
天性相感君以喪歸而萬選爲君子適會若奔焉是豈偶然也哉君生平所讀
書及所爲文章故在也不得於其身將在其子若孫矣

王母柳悲人合葬誌銘

辛丑秋余以公事道柏人訂交邑尉王立夫得悉其家世面登堂爲其母悲人
壽今年八月立夫以書及訃來則悲人殁將合葬其父西谷公而請銘於余按
狀西谷公先世山左新城人有宦甘省者以兵戈寒道家於蘭公曾祖某起家
寶應令守尊議厚祖某教習知縣父某山沼陽教諭知直隸遼州卒於遼公反
視無力遂籍焉以盧慕終公少而穎異長益好學治春秋左史應制舉不第以
國史館纂修敘縣令病未赴嗣以軍功敘觀察補刑曹正郎生平多隱德賑人
貧飢恤人患難戚等稱忠厚長者先娶金恭人繼娶徐恭人繼娶劉恭人最後娶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恭人余交立夫時所登堂爲壽者也柳恭人歸公時年甫十七歲奉舅姑孝疾
病侍湯藥未嘗假手僕婦西谷公之居刑曹也値讞獄恭人輒攜其子立於旁
勤以爲囚求生爲子孫地以故西谷公多所平反事無巨細抑公嘗值同舟識鑑
山携公貉千金不戚於窮慨然出數百金恭人脫簪珥衣物足之鑑山得免吏
議全其官由此觀之公爲人長厚積善行恭人內助與有力焉公初娶於嗣三
恭人皆無出既柳恭人生子三光晟光晟光泉晟皆先恭人卒晟即立夫仕
爲柏人尉公諱某字某西谷其號官刑部廣西司郎中恭人姓柳氏生康熙年
月日以乾隆年月日終柏鄉官署先是公父誠亭公牧遼州日金恭人徐恭人
先後歸阜蘭辛丑葬焉嗣公家於遼爲其父廬墓以沒而劉恭人亦先逝晟與
晟又皆早世立夫時尚幼不及詳當年事每渤泣爲余言恨不返阜蘭兩恭人
柩合葬於遼之新阡茲於年月日爲公及恭人治窀穸之事而睹恭人者將次
第祔焉以終厥志庶幾孝子之行敷銘曰

王氏居新城凡三播遷皆以仕宦故不果歸或戎馬道梗或斧資以艱至於今
家遼者人稱清白吏子孫不衰其終有後矣

朱觀察碑

皇帝澄叙官方整飭吏治內外臣工既嚴既憚罔有不格以供厥職於是三輔
清河道缺督臣以疏請
內出手諭曰朱堯星可官吏人士聞之咸手額相慶公爲北平守以他事被吏
議解職然
上心器公靡得公居官狀遂有是命公嘗守登州以與大吏不合稱病去久之
滋北平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召見奏對稱
祖陵返道山海關
駕謁
旨溫語賞異之公之開清河
命也方以疾臥北平枕上驚起坐感激流涕日夜圖所以報
國者無何竟不起嗚呼天既生公以爲蒼生福何乃未老而奪之算耶
上方信任公公亦以事業自期許胡以不克竟其施於當世耶公在北平適年
鎮靜恬淡不侈聲色每春秋行部僕從無多道旁居民不知爲太守過者然永
之人褰其廉而其食福者多矣公生平有識見多膽略大事至以身肩之接人
以誠馭下以禮庶幾古大臣之風使其多歷歲年克既厥施所以彰聖天子知
人之明者豈可量哉

書文文山集後

吾讀文山傳心竊艷之人情莫不好生惡死樂富貴傷貧賤況生而富貴爲狀
元宰相者耶而卒以死節難已始公少時蓋嘗務豪華藉聲伎酣歌笑舞以適
人生之樂一旦國家多故則掃刮除去識者謂公之志節見於此時矣嗟夫公

之處此抑更有難焉者夫弱宋末帝之勢區區在濱海一隅中危如卵繫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爲而公抱恢復之志始終不懈當其以郡中豪傑及諸洞蠻勤王也或沮以公之行如驅羊搏猛虎公奮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猝有變無一人一騎至者吾甚恨之請以身殉或者其有濟也濟不濟公計之熟矣明知其不濟而猶然蹈死力以前之公之志也夫及五坡之潰左右執以見宏範嗚乎公卽終不死以黃冠爲道士心跡固已明於天下不待元之殺以成之也公業已久不屈元且有天下三年而竟以死公悲夫向使三年中變心易慮不能堪一死以全其身當亦人情之常而公之視三年如一日卒以從容就義蓋尤依古所未聞者此公之所爲極難也公生平爲文章俯仰雍容自思難來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變徵之音使人泫然出涕嗟上指而心不寧者久之公不以文重而世之尙論者讀公之文樓然想見公之爲人庶幾其興起焉乃知生死禍福利害之際君子之處此有行吾儕焉而已義激於一時自匹夫匹婦皆能之其歷久不渝非時自匹夫匹婦皆能之其歷久不渝非讀書養氣萬萬不能也嗚乎余向者以公嘗爲狀元宰相矣孰知狀元宰相之不足以重公而公別有其千古者耶

書顏氏家訓後

吾讀顏氏家訓慨然嘆持身之難也曰嗟乎人生當如是矣公少孤鞠於兄卒以卓然樹立不失令名晚成是書授其子若孫不可謂非能寡過者矣按訓所載自日用人倫身心學問名物象數古今得失成敗之故瞭然如指掌公生平爲人蓋可想見也曉夫五代亂離之故南北分裂民齒兵刃之危士有流亡之懼苟且偷活取容當世以成功名者多矣而公砥節礪行不忘以禮檢其身備所謂造次顚沛必於是者歟顏氏系出伯僙子淵父子師事仲尼代有文學公之後世常山平原以抗賊聞公此書可謂無忝厥前人式開後人者也余家藏是本有年矣居閒用以自警因以導子侄觀焉故筆而識之

書趙武靈王事

武靈王之欲大簡襄之烈伐中山至燕代郁林胡樓煩西取雲中九原南襲秦書豈不雄哉方其聽政之初五國相王王獨否月致三老年八十以禮召先生故臣議天下五日而舉變服騎射以教百姓非其高世主之略與既而以詐使入秦卒爲所覺事雖不成甚可壯也向使秦覓不知王用所略燕代林胡遠近之國裒精兵長驅得失之機或未可逆料王始以吳娃故愛其子廢太子章終有沙丘之禍大業不就而身死亡此與夫授首於婦人者奚異哉

讀衛世家

宣公烝太子伋之妻姜而伋母弟昭伯頑烝之姜妻太子則太子婦人於宣則君母然遂生壽公文公朱桓夫人許穆夫人皆知禮義遠於惡懿公滅鼓公文公宋桓夫人皆知禮義遠於惡懿公滅鼓公文公生平爲文章俯仰雍容自思難來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公繼有衛國天將醜宣公之德耶衛之內亂未有如是之甚者天下無無母之國以所生姜母也以名分主母也文公何以稱焉以告於諸侯昭伯之惡不足誅而姜其不入於宣之廟矣孔子刪詩而存之者雖閨之私流惡無窮及於子孫可慨也

跋蘇子瞻手書醉翁亭記刻石爲祁陽告

乾隆三十年客有自滁來者爲余言醉翁亭遭摇爲好事者增葺邀賞無虛日獨太息以爲詔亭古石出蘇氏手書爲官滁者取去以揭本易他石其列於亭者非蘇氏之齋也後將不可得余爲悵然者久之蘇氏去今七八百年而滁去吾澤千餘里不能一至石雖存嘗沒滅不可辨況乎爲有力者取去愜之圖亭池館中棘莽荒榛日以侵蝕如客言是終不可得也嗚呼客往矣余聞是言且十有五年矣就知乃今得覩見之吾友陳吉家邓暉睹是石時間所從來與余問客言合石爲數凡十一其一半破滑甚字畫淺鑿年深積壘多使然信乎其

滁州舊物也夫物無不敝之時而人有所以不朽之珊頑者石也至今傳且展轉於南北以傳官滁者之取之也爲余言之客之過而惜之也皆傳是石也石之爲之耶人之爲之耶卽吉以二萬錢易之而寶貴之其於古人幾矣

題沈梅村雜憶詩後 有正味齋集有送沈梅村序一篇

梅村可謂有心人矣一身出家數千里外試於禮部十年不得式徙挑與冒次縣令依居虞山中公退之暇筆墨自娛先人墳墓下逮姑姊妹妻子友朋歌咏之中三致意焉梅村於是爲有心人也他日銅章墨綬親民疾苦切切以君國爲念梅村不得辭其責矣余與梅村同年好又班相次謹其詩重其爲人而願與共勉之也故爲之書

爲方野橋題內照

夫人姓岳氏思武王之後歲進士帝徽公六女年二十一歸扈陵方野橋秉順婉穉賢內助以故野橋遊四方得精其業庭子多野橋來客長平妹氏家與無何野橋得家書則夫人訃至爲十月二十五日也野橋既悲悼不已念夫人生平所以孝其父母者其賢不可沒乃爲追摹小像登諸軸寫書來陽丐一言爲題余與野橋約爲兄弟兄野橋則嫂夫人爲語野橋夫人歿實愴老母心君其不可以遊矣

爲王立夫書先人手文墨本後

凡物之聚在天地間者其聚其散皆非旦暮偶然之事金玉貝犀彝鼎圖器好書者思追摹其髣髴不可得乃記其衣冠笑言以列於册嗚乎會母嚙指丁酣刻木子於父毋盡天性骨肉之恩久而忘焉其於爲人如本强石頑而蟲蟲動也梧槐盤踞書策几杖琴瑟手澤所存觸於目感於心儼然愾然皆將見之孝子之行與謹怡亭記者雖所交遊未嘗一晤其先人已竊得其形似而紿其精者矧於怡亭之謄書色養而親過之夢寐者乎是心也數十年不衰以光大其緒業君之先人不亡矣

書呂黎簪陳商書後

秦晉間睽是本者有日書館市肆迄殆遍一旦得之太原賈人家卒符所願祖宗之靈實默相之與吾以多立夫之爲孝子仁人也立夫才大而遇嗇廼制舉不第掛老家貧仕爲相人尉其文詞可喜其書法亦淵源家學余以公事道柏人立夫飲余酒謂某所爲主則史傳並悉斯本得失之由潛白吏其子孫而子孫所爲無忝前人者蓋約略可覩矣

跋昭君事

昭君漢宮人耳不以金賂畫工卒嫁單于而詩人至今嘆焉者豈以其色耶吾讀列女傳古之賢婦人蓋嘗以德不以色其言語行事文夫無以過而傳昭君者藉藉有餘恨焉信乎孔子之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然昭君亦倖以嫁單于傳不然漢宮中且更無昭君其人耶色之果不爲昭君重也夫色如昭君其傳尙一人一時之倖色不如昭君其又可倖其必傳耶

書王涯事

王涯爲相不以一叙狥其女寶氏之請而鴞球爲郎吏以媚其婁何人之所見如此其戀殊也涯明於小而暗於大球也溺愛而蔽於私使璠盧盈滿如盧釵而球以正家者保身皆當不及於難甚矣小人之慮也

跋祁怡亭記先人遺像册

怡亭之先人歿十餘年其生前不及像以傳然怡亭時時於夢中求之世無工畫者思追摹其髣髴不可得乃記其衣冠笑言以列於册嗚乎會母嚙指丁酣刻木子於父毋盡天性骨肉之恩久而忘焉其於爲人如本强石頑而蟲蟲動也梧槐盤踞書策几杖琴瑟手澤所存觸於目感於心儼然愾然皆將見之孝子之行與謹怡亭記者雖所交遊未嘗一晤其先人已竊得其形似而紿其精者矧於怡亭之謄書色養而親過之夢寐者乎是心也數十年不衰以光大其緒業君之先人不亡矣

書呂黎簪陳商書後

今猶古也唐距我朝千數百年昌黎之才纏幽鑿險何所不可而其言若此者夫工惡以鳴必無求於世而後可必非求齊而後可求於世而求齊惡其不可以入矣善用惡者以惡之神易爲等之貌人等而我亦等顧第有高下耳人見其等也我以爲惡也浸假而變等於惡此善用惡而眞能變等者也必欲操惡往爲者至突其故鑿不在客況於所爲惡者非眞上下鬼神而徘呂軒轅乎賜乎世之工惡者未必無其人也其上下鬼神而徘呂軒轅未必無是理也然卒不過於王門而枯槁以終其身可謂可惡也夫

書湘潭羅浜谷非墓詩後

獻賊之難蹂躪蘄間道出湘潭當是時浜谷之先率其鄉丁壯百餘人先衆犯難不克卒死於兵湘之人過嗣者惟羅氏最烈賊去始能收葬百年來纍然在墓者皆出死力拒賊之殘骸餘魄也賜乎傷已今其子孫咸能設書以世其家而浜谷者以時展拜慨然有動於其中作爲詩歌悲鳴嗚咽吾又以多浜谷而能爲菊矣然卒因以改色賜乎晚節之難其不爲紅紫者鮮矣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爲孝子仁人也向使浜谷之先見用於世得將兵數萬人當必立功疆場之上即不勝以死繼之垂光史册無疑也惜其不幸死於流賊之手太史或不書然鄉之人至今義而哀之其子孫又復詩而傳之浜谷之先爲不死矣浜谷與其鄉石泉友善予與石泉遊因以識浜谷而讀其詩於是乎書

書所聞

巨猾有欲其妻過鵝神家者詭言妻病不自聊爲肩輿出遊以交於貴人之妾腾陰使覘神家舉動豪侈僭踰否日實爲以爲括金地客謀主人曰君第辭以事勿許即不能却來令婢僕無多侍婦女衣布素撒錦繡珠玉金翠之飾文犀瑇瑁圖書彝鼎玩好之物不列於庭戒無妄言笑酒數行發篋取具而已夫無所見則欲後之絲滅無可持則要勢之計踈無所繫則德怨兩忘而扇構不作矣遘是說也必悔之主人謝焉嗟乎猾乃善用其妻矣客言似也抑過意君子不以不肖待人雖然富貴者不既難哉

原夢

人之有夢也可解不可解者也不可解故亦不必解而治其有是夢之人前史所記夢兆吉凶禍福之事夥矣類其時爲之說者以己意附會之及其既驗則遂神其事蓋左氏喜言夢言鬼神言卜筮而遷就其辭以與其人之事合識者譏之宋玉招魂以爲掌夢者寔見夢於人其說尤妄誕不可信或曰夢生於想思氷則寒思火則熱夢亦如之夫金鐵草木鳥獸虫魚鬼神龍虎戰鬬之事怪怪奇奇恍惚變幻非耳目所及見心神所及思而人往往夢之何也吾聞人身之氣有客而盛焉者則夢以類應之是故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肝氣盛則夢暴怒殺傷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飢則夢取飽則夢與即孟軻氏氣壹動志之說也善養氣者持其志無暴其氣眞氣者爲之主則客氣不得入而志以清寧故曰至人無夢也氣失其主志以不獲寧而逐逐者多夢矣吉凶禍福人事之適然者又從而附會之遷就之不治於其氣之所爲而斤斤然執夢以爲辭

嗚乎是眞夢者見也夫

人鬼辨

人鬼者陰陽之分也陽故多正面陰故多邪陽則爲君子陰則爲小人小人之爲陰邪足以害君子故鬼常接於物而爲厲今夫人之身其無鬼乎自人而自鬼之亦固非人面已矣故衆則人獨則鬼動則人靜則鬼非於日用食飲起居遭際也紲驟足於長路而屏修鱗於泥塗故其慘淡憔悴白晝欲寢醉則仰天大笑面歌嗚嗚咄哉夫夫也天地父母之軀貿不能以萬古而爭此須臾

禿筆銘

嗚乎是爲黑頭公耶而何濡其首而何揑其鋒而不知曰功成身退請從此辭

布被銘

庇萬人則不足謀一身則有餘愧黔婁生之貧過突方公孫宏之矯何如然而猶未見道也若其慕天爵地莊蝶遨遨則此被爲多設而又何自小與

告外祖母陳太孺人墓文

年月日外孫某既官直隸以王事故不得假歸卑門始書家人用潸焚告於外祖母陳太孺人之靈某幼生而翳翁父嘗遠客母教以讀書甚歲自七歲就傅太孺人愛憐之數勸令勿過督責勞苦或值母怒施箠楚請於太孺人得釋某母事太孺人孝始終不衰歲率肩輿迎留數十日始歸諸甘旨滋灑之物必進某以母命往率預分甘壬申太孺人且病某隨母侍湯藥日夕在左右方弭留時諄諄嘱以讀書取功名曰他日作官當墳前祭我某時年最小雖愚無知識淚涔涔下未嘗不念其言之悲也自太孺人之歿二年某補博士弟子員又十三年食廩餼又二年登鄉書又十有四年今辛丑會試榜後始從挑典得縣令計星霜三紀中某兩遭大故某父已不及見某鄉薦某俾雖見某鄉薦而不見某膺一官得沾微祿享一日之養也嗚乎痛矣緬維太孺人賜昔之言依依在耳今三十年始一有進而內之無益於二親之養外之又不得如太孺人之命親拜於墓所某之罪也用滋悚懼致侑徵忱

年月日孫男兆麒以挑與得縣令引見勤政殿詰吏部籤直隸保定爲直隸省會去京師三百里許而部檄限以二十日抵省乃於閏五月三日徑至保定謁大吏就抵舍計莊里省墓尙需時日謹致書家人以清酌庶羞告吾祖宗父母之靈維吾家世守儒素累葉清貧韜光斂采雙而不發詩書之澤久且未衰沿及麒身登戊子鄉書試於禮部十四年三薦而不售豈固命耶文章有遺憾也大挑之與由皇上特恩以疏選途擁滯今已三舉矣進士自榜下錄用外部選例需十年而揀發舉人試用各省不過五年皆可題授朝廷待士如此其厚無更戀身家理故假歸之說所不敢從非忘先人田廬墳墓也惟是在外需次歲費以數百金計家無素蓄取貸於人債多則庶俸不足償重貽吾祖宗父母憂又麒媳婦兒男食指七人向賴奔走館穀支撐存活今外內指據不得不挈來就食而姨母諸兄弟姊妹艱難者得賓俸後量力資給此榮彼枯甘受陰譴鳴得國家覃恩封典告歸以娛於慕所私願如是仰祈靈扶

祭城隍文

梁濱海黑子其俗剽悍好鬬爭往往犯罪罹於法誰非赤子誰無身家生莞舜寬大之朝而刑辟不免誠可矜憫夫民則何知抑守官司教化者與有責焉令承乏茲土其於教化不敢知自朔望率師僚僚屬視舉行禮外宣讀我聖祖仁皇帝聖諭十六條父老子弟環視而敬聽之農時履畝敦遣吏持花酒以勞吾民堅明約束至再至五庶其有悛乎抑神之有以牖吾民於遵道遵路也令始署隆平冢時會茲邑缺天子以大吏奏兪其請既就道用古者入鄉問俗之義廉得吾民所以好鬬爭者則私心自矢令在職民犯法蔵計其有無輕重以志吾不能教化之過今星霜一週陷法者固亦罕矣其匹夫匹婦小掠而死者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其以挺刃傷人娶桎梏觸刑辟而死者未有也起視四野二麥屆熟禾黍連阡陌雨暘以時獄訟不興令自惟樗材薄德方日飽官廚無所事事非神之靈默相吾民安能風俗之隆於刑措不用也過此以往其敢忘神賜

瘞秋海棠文

此斷腸花也昔之女子以情死情之所鍾可以生死人而聖賢豪傑爲能止焉而不過非無情也得其正者何矣自衣冠士大夫不能爲聖賢豪傑夫烏知非抑鬱無所告語而自甘憔悴以死者乎詩三百篇孝子孤臣棄妻寡婦之什吾夫子蓋矜之嗚乎關雎作而江漢無淫亂之俗王道行而室家鮮怨曠之憂人情也聖王以爲田於女子乎何過秋風颺作落英在地命童子瘞之爲之銘曰有石而望山頭不歸有鳥而哀比翼雙飛汝魂乘化秋與期情爲死怨者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梅崖文鈔終

欽定四庫全書

樂山集卷三十八

共二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中華民國印刊

原序

人生至七八十歲所見所聞不知凡幾矣列子書有言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而又謂人自少至老貌色智態無故變易治亂古猶今也百年之間耳目所更不過三四十事而已其所以不異乎年七十有二於其兩言皆嘗驗之憶自弱冠爲諸生習舉子業數就試鄉闈晚充歲貢中間適四方授徒謀衣食於地則官閥高閎市廛村舍無不處也於人則縉紳士庶工商技藝之流無不接也今老矣窮居故廬課孫自怡或取殘編斷簡讀之遺日家距城五六十里時入訪耆宿親友話平昔交游道情慷慨歲歉風俗醇漓先是鄉里人往往稱述縣公王樂山明府之爲政爰思乘便訪謁廣見聞比至果有異觀揭示教令則勵士讀書明道勸民耕桑戒游食而非催科操切之語也登其堂所延納皆章甫逢掖之徒而非商賈優伶也行其廊音之達於外者佔畢聲琴聲而非珠盤玉算子也入其室鱗次櫛比皆經史百家圖籍而非博具酒籌也嘻予之耳目七十年來至今日而改其聞見矣既承篤念老儒展授餐之禮因得聞緒論且備讀著作其制義數十首先爲從游諸子刊布曾於鄉里塾中讀之已驚其爲師經稽古闡道淑世之言特假制義之體以傳今諸子復取所撰說緯及各體古文開

雕謂予業儒最早屬爲序集夫予何人而敢序樂山先生之集哉顧嘗授徒謀衣食授徒必先經後史佐以百家以故皆涉獵之而古今文集亦時時泛覽及讀樂山集則亦如其爲政能使七十年之耳目改其聞見焉夫制義乃世儒弋獵科名之具而樂山制義且爲師經稽古闡道淑世之言而況於古文乎哉然則先生之文即先生之政予之序亦序其爲政而已齒暮智昏不能爲腴辭書此以應諸子

嘉慶甲戌仲秋月部眮武鄉李中敏頓首撰

敕授文林郎山西武鄉縣知縣王樂山先生墓志銘

嗚呼自有明一代之士聚其精神以治人比而天下習於空疏自我朝興而經學始盛國初以來百數十年作者如林後先相望然皆產自中土閭見素廣易於成業從未有僻處邊陲去　京師八九千里而能兼綜羣籍成一家言如樂山先生者也先生姓王氏諱崧字伯高樂山其號也世居江南之上元縣明初從征有功世襲雲南浪穹縣土職遂爲浪穹人十四世至鄉賢梅村公有子五人先生最長梅村公多藏書先生幼卽寢饋其間雖爲舉子業而獨好史記漢書年十七補縣學生從檀默齋先生游爲入室弟子乾隆己酉以選貢舉於鄉越十年嘉慶己未成進士

受知於相國朱文正公而是科總裁則今相國阮芸臺少保開府於此固先生知己也遂延爲總纂會保得先生卷大歎賞曰天下人才雖多三場詳簽仕山西武鄉知縣出其所學以教邑人邑故有鞫山書院修葺振興之捐膏火置書籍其中武鄉人始知向學矣蒞任九年一以興革爲己任晉省各郡縣鹽歸於商先生鑒滇人之累請於上官使歸於民遂免攤捐壓派之苦治漳河獨清其源邑偶旱用春秋繁露祈雨法試之雨立至此又其以文章發爲政事卓卓可紀者不徒考據專家而已因公去官不以介意主晉陽書

院講席日以經史策勵學者請業者益眾歸之日門人鐫爲樂山講學圖且繪像以志勿諼斯誠道義相契者深亦思先生教澤之及人爲何如也既歸而滇中適有修志之舉時芸臺少保開府於此固先生知己也遂延爲總纂會詴以監職籤發來滇亦與斯役常操觚從先生後與先生於荒服之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克自振拔立干秋不朽之業可不謂之豪傑矣乎在志局數年以病辭去僑居大理書將成而中輟時以爲恨後病尋愈然亦無緣再續也道光甲午詴代庖先生之故里以事詣郡時就正

焉今春奉檄之麗江并任再過先生而先生卒已月餘矣惜哉先生生於乾隆十七年十月九日卒於道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壽八十有七生平於書無所不讀所著有說緯樂山集道光雲南志鈔樂山制義若干卷行世布公集江海集提鈎集樂山詩集若干卷未梓藏於家德配陳孺人先卒子紹已亦早夭嗣孫薈卜日將葬介其友以銘墓之文來請詴愧不文恐不足爲先生重也辭之不獲謹敍其所知者如此銘曰

張叔盛覽開滇風氣悠悠千載誰與爲繼先生挺生學可經世著作等身名山珍祕先生往矣姓氏已傳讀先生書

由也昭然立言無愧古
元十八年十二月既望
知浪宮縣知縣嶺南黎詞拜撰

樂山書

墓志銘

樂山集目次
卷上
辨物上
辨物下
覽古
讀春秋
性釋
春王正月解
無爲論
治亂論上
治亂論下
後治亂論上
後治亂論下
論世儒三蔽
三代考信錄序
重刻洙泗考信錄序
全史晉署序
摘刻明職編序
刻樂集序
小梭山人詩集序
圃隱詩草序
湯堡泉制義序
袁氏古籍陽曲略序
萬里還山圖序
陰隱文排律和韵序
退思齋學吟集序
筠鶴書堂遺藁詩序
送陳海樓衙恤歸里序
卷下
詩說上
詩說中
詩說下
師說
原學
鞏山書院記
鞏山書院後記
新置理學書籍記
文昌宮廊廡置田記
重修豪化廟記

淸寧王宬伯高舊名藩號酉山著

公建迎西享堂置墳地募引
李紅軒八十壽序
吳翁八十雙壽序
趙紫笈壽序
張博士八十壽序
趙貢生五旬壽序
姚氏雙壽序
悟堂居士六十壽序
答鄧方齋書
報董竹溪書

答王石樵書
與陳海樓書
致諸同年書
與宋芷灣書
與嚴厚山書
程崑崙別傳
杜文學傳
楊烈女傳
劉烈婦傳
尹氏兩節婦傳
許貞女事畧

楊虹孫先生行狀
程務園墓表
例授文林郎知榮成縣事趙君暨配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李君墓誌銘
附貢生梁君墓誌銘
例封文林郎樂平文學宋君暨配王孺人墓誌銘
武鄉嫁娶示文
附梁山先生講學圖記

辨物上

人與物皆物也別乎物而爲人不以其形以其實如以形而已矣爲鳥之形者一物也爲獸之形者一物也爲鱗介草木之刑者各一物也混而不可分矣以其實則鳥不同於人獸不同於人鱗介草木亦不同於人分而不混矣故人之類衆乎物之類衆乎人物之別以其實不以其形然則潛或植不可勝窮人一而已謂人衆者非也曰人分以實

物分以形分以形者易知分以實者難知飛者無不知其爲鳥走者無不知其爲獸潛者植者無不知其爲鱗介爲草木若是者何也形也人則不然賢具此官骸不肖亦具此官骸知與愚莫不具此官骸一其形而千萬其實人之類衆乎物之類衆乎形人而實亦人爲賢爲知形人而實鳥獸爲不肖形人而實介草木爲愚人之形一而類衆物之形衆而類寡人之類衆而人寡物之類寡而物衆分以實者豈易知哉故曰知人則哲

辨物下

物以漸而降以降而殊天之巍巍非物乎孰比之聖曰配天聖可比之配天則降乎天矣置一物而復取一物較之謂此物與彼物相同可也謂此物即彼物焉不可也是故堯曰則天而堯已降乎天舜曰協帝而舜已降乎帝降則殊矣聖人者天人之轉關也亞乎聖者其賢乎其於聖也亦若聖之於天也已介乎賢不肖之間者其中人乎中人而下則不肖不肖而縱情性恣睢則兇頑相去不甚遠漸而降降而殊焉兇頑之人近乎獸仁慈之獸近乎人兇頑之人人獸之轉關也麟不踐生草狗馬戀其主人邪獸邪

獸似乎人矣與猩狸母猴之獸而人形者皆人之漸降而殊者也梟鴟之屬是矣禽之與獸類也禽之知能不及獸亦漸降而殊也梟鴟鴉鵲而狎乎水魚鼈蝦蟹亦幾似之魚鼈蝦蟹之蠢動無以大過乎尺蠖蟭螟蟁蜂蚯蚓之蟲桂有蠹桑有蝎腐草爲螢蟲也而生於草木其於草木何殊乎則草木其漸降也動植之轉關也草木有菀即有枯枯則降於土石土石而降焉微塵也已物至微塵止矣就微塵較天其所殊不可以道里計而推其類差其等亦遞降焉而已矣

曰太易曰太初曰太素列禦寇之言吾無從質之矣若夫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先氣化後形生其義昭然而鶉與卵之孰先孰後不待辯而自明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吾觀萬物之自然而生有取於王充氏之言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有識者魚鼈神也吾觀萬物之同生而異類有取於崔豹氏之言狌狌形笑亦二足而無毛也吾觀動物之中惟人爲貴有取於荀卿氏之言木處橧巢水居窟

穴禽獸有芺人民有室各以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吾觀萬物之並育有取於劉安氏之言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吾觀古之建侯湣衆有取於仲長統氏之言有天地而萬物生焉有萬物而人民著焉有人民而智愚賢否判焉有智愚賢否而尊卑貴賤定焉有尊卑貴賤而政教出焉斯固上古之大畧矣柳宗元氏之論封建也本於墨子尙同之篇而倒置之墨翟曰古者民始生未有政刑之時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有餘力不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一而明知故晝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既以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柳宗元曰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狐狸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必將假物以爲用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

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又就而聽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春秋傳載羊舌肸宇之告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

臣皐皐臣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璽氏殆本諸此乃天下治定後之制而亦似是而非柳氏謂封建非聖人意所言何異冀土其推原封建由起頗有所合而義但取相爭猶疏而未盡也韓愈氏原道之篇歷舉古聖人爲君爲師之所制作詳矣夫人民之居處服食器用文物至唐虞而大備而莫先固必有掛爲之者其掛爲之又非一人一世之悉具而必有其漸是故有定三辰分晝夜者爲有相山川畫區域者焉有制干支辨五行者焉政教君臣有所起也欲食男女有所始也由是而粒食而宮室而衣裳車馬舟楫書契而城郭兵革冠婚喪祭以至於百爲

皆備人民咸知有生之爲貴其掛爲之者上古諸神聖如伏羲神農者是已曰三皇曰五帝某某爲皇之三某某爲帝之五其說之不一則各因其所崇奉傳聞以爲稱亦如五伯之名荀卿趙岐杜預顏師古不相同耳凡諸神聖皆君其一國而能興民之所利除民之所害傍國之君從而師之以治其國爲火食者師其火食爲衣裳者師其衣裳爲宮室舟車者師其宮室舟車其餘制作皆然統師之自臣之彼神聖者制作行於一方即爲一方之君行於四海即爲四海之君其時未有天子之號以後世推之即所謂天子而國君之臣之者即諸神聖也諸神聖者制作爲天下

承不絕而以之倒上古撰造世代名號揣度歷年多寡是何異圖伏羲畫卦而被之衰冕坐之明堂也哉羲農以前未有書契世代名號歷年後人何從知之洪荒漸遠人事將開堯以一國之君治萬世之天下上古神聖之制作行於一時一方者咸會極歸極於一人天下之君遵其政教而其國之利以興害以除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又曰巍巍乎其有文章謂其君道之範圍千古也天下之生久矣至此而後治也既治天下孰不戴之爲天子乎治未竟而老必有人以繼之而治乃可長舜固堯所舉以敷治者也其時之

天下非舜葛屬故授之其授之也非子以爲天子之樂乃使紹承其治也易傳曰地道臣道無成而代有終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舜之紹堯本乎堯之所以治民其在於舜止以終其事堯之臣道而既以禹之治民者治民天下豈不以戴堯者戴之而舜豈不爲天子乎舜之授禹也猶夫堯之授舜也是則天子相承不絶至於三代之久往古無之斷自堯舜禹三聖人始而其政乃在於此非三聖人相繼爲天子則天下無由亙萬世而長治三聖人雖沒而其法度常存嗣之者但主於修舉廢墜無事於經綸拂造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伯

益無以過之是以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啟草昧之天下易爲文明之天下人往而道存無異於人存單穆公云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益三聖人之道寓於器而啟能守之諸侯聽命於啟無異聽命於三聖人而天子之相承不絶至此變爲一家太康仲康帝相無啟之賢而翼禹之緒天下之戴之猶無異於戴啟啟迨后羿寒浞篡弒相尋諸侯雖不謀之亦不奉爲天子其所據者特夏氏之王畿而號令不行於天下固與一國之君無異當是時曠四十年無天子若非少康中興則天下常有天子之局幾爲之變啟之沒也太康仲滎帝相僅亦守府繼以羿

泥之難而三聖人之政教日就陵遲諸侯之欲治其國者無所取法少康中興不特撫有故國且能修明三聖人之道以布於天下傳曰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禹之績即堯舜之所以治民者也天下以戴禹啟者戴少康天子之統復相承不絶諸侯亦樂得常有天子相與服習三聖人之所留貽以各治其國歷二百餘年至於孔甲德雖衰而不自以爲治故延三世以至於桀桀治天下帥民以暴從之者十一國苟無商湯天下幾以桀之所治爲善而世道將滅矣幸湯能修明堯舜之仁以割正夏政教所被既廣夏民知湯仁而桀暴因有及女偕亡之言惟桀怙終

不悛若不放之遠方其才力猶足以惑民一夫被惑即一夫失所十夫被惑即十夫失所及南巢既放天下乃有仁而無暴堯舜禹之政教復行天下戴湯爲天子自唐虞以來天子之相承不絶異姓則君禪臣一姓則父傳子至湯變爲革命而周人因之太甲顛覆典刑三年復其位事易於少康之中興父子兄弟歷傳二十七王以至於紂中經無道之武乙亦如夏孔甲之不自以爲治故未大亂紂治天下帥民以暴有甚於桀從之者五十國正之倍難合文武之二聖十人之亂臣而後堯舜禹之政教復行天下戴武爲天子而天子相承不絶之統於是大定易傳曰包羲

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吾讀之而知上古神聖此沒而後彼作常有暗無天子之時而春秋元命苞所記十紀之君皆相承不絕者不足信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吾讀之而知堯舜已上無禪無繼而司馬貞三皇本紀所謂某帝傳世若干者不足信也唐虞夏商之天子其與上古異者在相承不絕而與上古同者皆起於一國之君既治其一國又治天下之國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此之謂也堯以天下授舜而其子君於丹舜以天下授禹而其子君於商桀放而其子孫君於杞紂誅而其子君於殷殷畔而

徵子君於宋則猶循上古聖人既爲天子而沒其子仍君一國之風焉世道將治聖人乃興有天子之德居天子之位秉天子之權三者備而天下統於一故曰一統平桓以降位在周室權在諸侯德在匹夫定哀之際待治孔殷而鳳查圖潛麟且見獲孔子知聖人之不作而風氣異於上古天下不可以曠無天子必定一人以統之定之以德而德可假也定之以權而權可竊也不如定之以堯舜禹啟湯武相承不絕之位天下乃能無異志而統於一於是作春秋首書之曰春王正月而萬世之天子始相承不絕

讀春秋

聖人受命爲天子行其政於天下謂之王德非聖人位非天子尊嗣位之後王以合諸侯匡天下謂之伯伯者霸也天下不常有聖人而不可一日無天子王不作而伯盛興春秋所爲作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

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又引孔子之言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春秋作於孔子善言之者莫如孟子繹孔孟所言以讀春秋而盡屏世儒穿鑿謬悠之說其義乃如日月之麗乎天江河之流乎地聖人經世垂教之文詩書禮樂易合春秋而爲六禮樂易空言也史掌之而文非史之所爲書主記言言附於事文雖記於史而亦非史之所爲詩之風太師所采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幷朝廷之雅頌而掌之其文尤非史之所爲詩也書也所載皆行事而非空言矣然書則與誥訓誓命先有其文而後記於簡編東遷所記惟文侯之命秦伯之誓而已孔子固不能

代造多篇以言已之志也詩三百五篇關於世教之盛衰作之各有其故用之各有其所詩人之志於盛則防其衰於衰則望其盛語雖在於鳥獸草木之微而義繫乎事君事父之大書曰詩言志是也王有風而雅亡魯有頌而頌亡株林澤陂作於陳靈之世檜以下無詩而風亦亡詩者樂之辭有禮而後有樂有王者起而後制禮以作樂有禮樂而後有詩王迹炮故禮樂不興而詩遂亡孔子雖欲造爲風雅頌之辭將何所用之於是聖人之志乃不得不記之春秋春秋者魯史所記之文惠公以上固已有之而杏之會而始册伯交之沒距獲麟尚一百四十七年春秋所記其年二百四十有二桓交所歷載五十有八而曰其時王道大行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史之所記皆其事故韓起見之嘆爲周禮在魯平桓以降史氏之職未廢詩亡而春秋不亡特其時有霸功而無王業據事書之而其事則齊桓晉文焉耳孔子志於王道西周既滅如有王者在異姓必如商之湯周之武在宗闕必如夏之少康殷之高宗周之宣王若夫齊桓晉文伯也非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德雖衰嗣位之王名分猶在桓文非湯武周室無桀紂不能王而儻爲伯伯者志在於利而事則假乎義莫大於尊王諸侯莫能尊而桓文之尊之而號令天下諸侯莫敢不從其利乃歸於己隱桓以來之春秋所記者如此河圖麟鳳聖人受命之符也哀公十四年孔子年已七十有一圖不出鳳不至麟見獲王迹之終熄灼然無疑欲行王道之志既不可託之禮樂易之空言復不可見之詩書之行事惠公以上之春秋無關迹熄而隱桓以來之史文具在孔子以爲其義固有可取筆則筆削則削乃與乘檮杌並列之春秋遂爲經世垂教之春秋凡王之興必有所因惟伯亦然湯武之能王因桀紂之無道桓文之能伯因周之守府而政不行其霸也桓先而文後人春秋三十六年而桓始稱元又一年北杏之會而始册伯文之沒距獲麟尚一百四十七年春秋所記其年二百四十有二桓文所歷載五十有八而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何也桓伯於莊十三年文沒於僖三十二年無因不能册伯相因而起則其局未能遽終自隱至莊三十年間王綱不振諸侯之相睥相儡者朝聘會盟侵伐各行其意無與於天子王師伐鄭敗績王人救衛無功周室益卑天下幾不知有王齊桓因會諸侯以同獎王室爲名諸侯從之而桓以伯桓沒文興踵其事而傳其世歷襄靈成景厲悼平昭一百餘年號稱世伯桓文之未霸也天子無權諸侯亦不竊天子之權桓文之既霸也中國諸侯不復私相會盟侵伐而皆聽命伯主朝聘於其庭天子之權盡爲其所有其風既熾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夫差齊

景越勾踐皆慕而效之以狎主齊盟春秋所記之事莊十三年已前爲桓文藉手之資僖三十二年已後爲桓文餘烈所暨宋襄求霸見辱秦穆僅霸西戎齊景復霸未遂效桓文而不逮者也楚莊吳闔閭夫差越勾踐不能尊王且僭其號效桓文而失之者也春秋志在王而記在伯伯者桓文桓文之局終於勾踐是以所記終於越入吳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桓文之外無事也書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詩有風雅頌之文而春秋皆無之曰其文則史史之外無文也孔子之修之即其承繼先王遞傳之位爲伯主之所尊者定之以爲天子使夫萬世而後如有似此之時得

據其名分以正天子之位而杜亂臣賊子之覬覦曰天子之事孔子所取之義也未修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既修之春秋天子之事不託之空言而見之行事因齊桓晉文之事因史之文以明己之志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其言與孟子相發明始聞諸孔氏之門歟王迹之熄人皆委之於運數而孔子獨以春秋定萬世之王曰知我曰罪我我孔子自謂知與罪皆謂春秋非謂讀春秋之人知我猶言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也又猶言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罪我猶言斯已而已也又猶言滔滔天下誰與易之也朱晦庵詩曰共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氷知我之意也陶淵明詩曰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罪我之意也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春秋之作正類於此而說者乃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代天子行事糾之者曰匹夫假天子之柄行天子之事亂賊且自我始何以懼天下之亂賊子讀之而未敢然之也善善而惡惡人之所同然有位則其事施之於政無位則其事可以著之於書書非王法之所禁何必託南面之權假令孔子率其三千七十之徒執干戈衛中國往討陳恒謂之託權可謂之亂賊亦可陳恒當討而請討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警

正猶據史文而修春秋一筆一削悉本文武之典制如謂之託權然則記事記言之文必待天子自爲之乎孟子而之外言春秋者莫先於左氏矣其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又曰春秋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自左氏有是言而世儒褒貶之論歧生或謂以一字爲褒貶或謂有貶無褒或謂褒貶俱無夫世儒之所推測曷若孔子之自言乎其言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由此觀之春秋無例苟欲求春秋之例不

過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有所試而譽則善善從長而世儒之以日月名稱錯號爲褒貶者皆非矣當善者善之當惡者惡之亂臣賊子雖欲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春秋不善其所著而能惡其所掩彼安得而不懼所惡在此所善可知懼爲所惡不使不仁者加乎身而於人之異於禽獸者存而不去安見春秋之行事不返乎詩書之所陳而王道復行於天下由孔孟之言繹春秋之旨其深切著明如是所言具在解之者亦嘗援之而顧如蔑一足之爲一足而行地天通之爲民能登天宜乎愈解而愈晦也孔子之時王迹雖熄而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春秋所書之事其合乎周禮者道之未墜也其悖乎周禮者有伯無王之所致也周禮可考而知春秋自無疑義傳習既久譌舛闕佚方策就湮無所取證穿鑿謬悠之說遂得而汩之韓退之詩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斯言也顧以告天下後世之讀春秋者

性釋

性善乎惡乎天質之璞乎善惡混乎有上中下乎分天地之性相遠也孟子學本子思子氣質乎人之性無殊而言人人殊何也孟子承孔子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曰性善孔孟之旨殊而紛紛之論以起紛紛之論起而世不能無疑疑夫人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焉有耳目之欲焉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而荀子言性惡也可信又疑夫胎待繰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而董子言天質之璞也可信又疑夫人之性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而揚子言善惡混也可信又疑夫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導而上下而韓子言性有三品也可信其爲言也微之古今聖賢衆庶而各有合參之相近相遠之旨而亦可通而孟子之說終應諸子之學未能企乎孟子所言乃欲勝之至宋代儒者篤信孟子其言性也始窺程子曰孔子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二子以善者爲天地之性相近者爲氣質之性自有此解而孔孟之旨究不能相符夫天命之謂性子思之言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可聞者惟此一語曰性相近可知即天命之性矣性自性氣質自氣質性譬夫水氣質譬夫盂水挹於淵而注之盂性賦於天而託於氣質盂之水即淵之水乎且孔子何不曰氣質相近乎無怪乎蘇子瞻胡康侯胡仁仲之論復紛紛而起也愚竊以爲言貴繹理名當副實天也命也性也氣質也析之爲四而其類有二同天曰人既曰性又曰氣質之性氣質之實綴以性之名而理因言晦矣苟繹理以著言核實以定名不特孔孟之言相乎無間宋氏諸儒均有發明即荀董揚韓之說亦足以

相證今夫言性之精詳者莫如周易中庸矣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孔孟之旨不於斯可會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爲天陽物也坤爲地陰物也乾剛坤柔皆易傳之言也陰陽剛柔之於天地有分有合天生而地成言天可以該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元者善之長也善屬陽而惡屬陰陽主生而陰主殺人天之所生即善之所生一陰一陽之謂道天也繼之者善命也成之者性人也子思綜其理而爲言易以道屬天中庸以道屬人人之道出於天故盡人可以合天

大戴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惟善乃生生則有性性豈不善乎生各有類人爲同類其善豈不形於一乎有天而後有命有命而後有性有性而後有氣質以統於心而發於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朱子釋之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夫曰中節爲有不中節者也天之中可譬諸人之性而命可譬諸情命之未施寂然不動故謂之中命之既施感而遂通保合太和故曰善中在命之先善在命之後性含善以生得氣於天得質於地而有形體人之生

由於天之命故修短亦謂之命命既終而性或未盡則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焉物之生同於人物之善異於人靈蠢之別也人具仁義禮智之德而物無之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其分在善與不善而他可類推天之命有生有殺生爲善命性所以無不善也然而孔子曰相近何也命屬天而性屬人善自天而之人天之道有陽不能無陰於是人之性有善不能無惡董子曰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是已善者性之德也相近者得善多寡之等也耳之德曰聰目之德曰明性之德曰善聰以師曠爲極明以離婁爲極善以堯舜爲極常人之聰明有遜於師曠離

婁什之一二以至什之八九者常人之善其遜堯舜也亦若是已閽昧者聰明之反善者惡之反聰明各有分量善亦各有分量聰明之德什八九惡即什二三上推而近善下推而近惡性所爲相近也仁義禮智之德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以一人言或優此而絀彼或優彼而絀此以兩人言或此優而彼絀或此絀而彼優權衡不能無差於毫釐鈞石不能無爽於抄撮天之予人之善固無所容心要難以一致上知葆其性中之善下愚怙其性中之惡是以謂之不移易傳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性善不能無惡遏揚並

用休命乃可順也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之善傳於性唯窮理以盡其分量天之命乃可全是故中也命也善也性之所從出心宰之氣質形體載之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嗚呼何其深切著明也哉易傳曰利貞者性情也賀瑒曰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人之性又可比天之情而善可比天之性董子謂善出性中而未可全爲善愚以爲性出善中而未可全任性王輔嗣註易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愚以爲不善其性何以能至於命人之性發而爲情有和有戾之性發而爲情有醇有駁和戾之等不一醇駁之等亦不一性苟無善師法禮義焉能植無根之木而荀子窮性苟善惡混而專恃乎修源既交并流詎可擇而揚子窮董子取喻米禾性中詎無稊稗韓子析品爲三性德仍雜氣質且夫人性之善猶水性之冷善之有等猶冷之有等不曰善相近而曰性相近言性不必言善猶言水不必言冷人之性或有惡猶水之性或有溫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其爲善爲惡不因乎習猶楊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臨川銅山二泉一沸一寒不必地相去而土異宜人性善水性冷常也人生而惡水生而溫變也彼耳目之聰明雖不齊而皆能視能聽然豈無生而聾盲者哉陰陽雜糅氣化之醇駁不齊品彙之美惡以判凡物莫不有性性莫不有德德莫不有善如虎如蛇性具凶德而感政渡河銜珠報恩既有生即有善而況於人商辛盜跖叔魚楊食我越椒豈性無善德由暴棄而不爲孟子謂非才之罪猶下愚不移云爾蘇子瞻曰堯舜以來至於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自孟子道性善而二與中支胡康侯曰性不可以善言說善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胡仁仲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噫諸子名論性而實論命殆

與以氣質當性者皆言不繹理宋孔孟以後申性善之說者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申性相近之說者黃震曰夫子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孟子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不同意蓋謂孔子之說勝於孟子也自愚論之孔孟之言一耳孔子曰人之生也直鄭康成註曰始生之性皆正直直豈非善乎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豈非相近之義乎又曰養其性忍其性豈非習之義乎火光外朗而闇在於內水景內含而闇在於外此性善之不能無惡也水性冷而有華陽湯泉火性

熱而有蕭坦寒炎此性善常而性惡變也白似絹絹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似黑此性之相近也素之質白染之以湟則黑縗之性眞染之以丹則赤羌氐僰濮嬰兒生皆同聲及長而成俗累數譯不能通其言此習之相遠也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此上知下愚之不移也核芽相生不知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此性中有善有惡故能習爲善惡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此性雖有惡亦可云性善也

春王正月解

春夏秋冬爲四時其名著於爾雅時各有孟仲季三月合之而一歲十二月以成建寅建丑建子夏商周之三正也其義通乎首艮首坤首乾之三易而協乎安邑景亳豐鎬之土宜非若秦氏惑於鄒衍五德之說而悍然以建亥之月爲歲首也尙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又曰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又曰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

至六十日爲正春秋之書經曰春王正月傳曰春王周正月明乎正月爲周王之正月而周王之正月則斗柄建子之月耳漢唐經師皆無異議至宋儒有夏時冠周月之解鄭樵家鉉翁遂謂春秋俱用夏正而經傳之義始歧夫大傳所謂正即正月也周人以日至爲正即夏氏之仲冬也夫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特論爲邦所當行而修本朝之史必遵本朝之正朔固不待智者而後知矣熊朋來趙汸林慍和張以寧高拱及近人之好古窮經者譬抉摘經傳所書災變以爲改時改月之證學者於其所論固無以辯之而終不能釋然於春王正月之文徒以冠春於王冠王

於正屬辭之體有所未安而愚以爲欲證春秋之用周正不待旁徵博引也左氏於昭公十七年記梓慎之言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周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夫夏之三月建辰由建子之月推至辰爲五月而建子者豈非周之正月乎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氏記梓慎之言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二至謂夏至冬至也夏至必在建午之月周之正月建子故七月建午爲夏至之候若非改月則夏至豈在建申之月乎左氏周人豈猶不知周時之正哉古之時三正並行其名見於尚書之甘誓盤

國君分土而治各因其所宜其國之君起而王天下迺頒其正朔於列國之君雖奉天子之正朔而亦承用其國土之所宜猶諸侯上奉天子之元年又自以其即位之年紀元於其國也公劉當夏后之世而豳風述其紀月已謂建子爲一之日而以次有二三四之名東周之晉封承夏墟襲用夏正其灼然者僖公五年之傳周十二月卜偃謂之十月襄公三十年之傳周三月絳縣老人謂之正月隱公六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作秋宋本殷之後襲用商正故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晉宋如是而他國之用夏正商正者可知而周正之爲建子春王正月之爲夏十一月益可知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趙防之說是已周末爲天子則雖建子但曰一之日而不敢謂之正已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於夏殷近人顧炎武之說是已人君之位以元年爲始四時之序以春爲始十二月之次以正爲始建子之月爲正正必在春其時雖冬其月雖仲可勿謂之爲春孔氏曰月改則春移何嫌於春子丑而秋午未也哉且夫春夏秋冬者一歲之四時也正月以至十二月分隸乎四時而以次順布者也既以建子爲正自不可以正月爲冬假令建子之月而書曰冬十有一月其次月必曰十有二月而三月乃可曰春三月追建亥之月又必曰冬十月一

歲之中首末皆冬順邪否邪夫夏正建寅所謂孟春也是月也夏以之爲孟春商以之爲仲春周以之爲季春天地之化始於子故曆元必起於子熊朋來曰陽生於子即爲春陰生於午即爲秋子之可以爲春固有合於尚書大傳之義哉是建寅之月三代皆以爲春固有合於尚書大傳之義哉是故經曰王正月言王以別乎諸侯之用夏正商正者猶詩之風侯國冠以邶鄘衛鄭諸名而王風不曰周風所爲以天子制諸侯也傳曰周正月言周以別乎夏商猶詩有商頌而文武成康之樂歌亦曰周頌所爲以周繼夏商之統也然則何以不曰王春正月曰春夏秋冬天之四時名各

有義正月以至十二月雖有子丑以至戌亥之名人得取之以列爲正二三四以至十一十二之次而非正之必爲子必爲丑必爲寅亦非子丑寅之必爲正而不可爲他月也用子爲正非名正以子固於子丑以至戌亥之名實次第無所更張無所紊雜比事屬辭春秋之教苟如所言建子之爲正月建丑之爲二月周之所獨謂之王春正月王春二月可也若夫建寅之月夏商皆以爲春浸假連類而及亦謂之王春三月何以別於夏商乎古史紀事書月而不書時稽之尚書若康誥三月召誥一月多士三月顧命四月多方五月昭然可案已惟汲冢所得竹書有紀年二

卷自商辛以後時月並書當是史氏編年義例如此而魯史記之名爲春秋早見於韓宣子聘魯之言觀其名義顯爲錯舉四時命名以時安得不先時而後月且舉月而詳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若斯之類皆無月而有時有時而其有月者乃可以附乎時汲冢紀年具時月而不獨王春秋獨繫王於時月之間劉敞以爲聖人新意所加然考古鼎之銘往往冠王於月上說者謂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而吾於此益以見夏正商正之並行於諸侯之國人之制器期於流傳永久紀用王月使後世得有所考也汲冢紀年周末魏人之書魏分於晉紀用夏時繫王於商周之年既非建丑建子繫王於魏則魏未有天下不繫以王職此之故春秋之舊制遞而不作揭天子之大名亂賊知懼聖人筆如化工一言之約而諸義悉備春者天之時非人所能爲正月者周人建子之月非諸侯承用之夏正商正時之義本乎天月之數列於人春先王而正後王上承天而下統諸侯此其繫王於時下月上之義乎紀數之始必殊其稱年之一曰元月之一曰正日之一曰朔類也殊王於列國之君殊建子之正於建丑建寅周已非豐鎬之舊而正猶是先王之遺萬世天子之位豈不定於春王正月之一言哉若

王通之元經書曰春帝正月則徒襲春秋之文而失其義矣

無爲論

漢史氏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夫無爲者聖人之道老子爲柱下史或嘗聞之故其所著書以之爲宗而究其說則與聖人之無爲名同而實異也聖人法天者也天無爲者也子思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禮樂刑政聖人之教也有爲者也而其原乃出於天天豈有爲乎孔子之言無爲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且舉一人以證之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吁無爲之旨不已昭然若揭也哉天下之治始於堯極於舜其爲治之道若授時若平土若播穀若敷教若明刑若典禮典樂詳且備矣而子曰無爲蓋其所以詳且備者不過使民衣食於農桑踐履夫禮義各得其所而已責之以力所能任導之以性所自具禁之以情所易流而未嘗有所爲善乎孟子之言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又曰五穀熟而民人育教以人倫夫唐虞之世黎民於變時雍四方風動乎此者未有也而由樹穀明倫致之老子曰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其所謂至治即唐虞之世也而乃欲以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致之嗚呼是何異之井求大緣木求魚也哉無爲之道堯舜啟之文武周公衍之孔孟之徒明之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非無爲之象乎是故居敬而行簡聖人之無爲也居簡而行簡老氏之無爲也聖人之無爲其效極於天地位萬物育老氏之無爲其害將使人盡爲禽獸而不自知堯舜之道見於其治養民以農桑教民以禮義治也而道在焉然則稱朕不聞聲非無爲也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非無爲也誘民務農桑禮義而道得矣誘民棄農桑從事非無爲也誘民務農桑禮義而道失矣昔曹丕既篡漢謂其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夫舍孔孟之徒之所明而曰我之治比於堯舜其猶曹丕之受禪也夫

曷謂治人心正風俗美物各得其所也曷謂亂人心僞風俗漓物各失其所也治而不見其象者治之極亂而不見其象者亂之極一姓之興廢存亡固治亂之所繫而非興廢存亡即爲治亂於何徵之於孔子孟子之言徵之孔子孟子之言非空言也考之於事而皆合其言乃不可易洪荒之世非無君臣民物也然治必傳於人人必託於土水抑害消土平民定穀熟倫明由於堯舜禹之君臣詢乎此者九州皆在巨浸之中穴居野處服皮飽肉卽昧昧起旰旰不可以言治治也者治人也人有形體

焉有德性焉治之者養其形體葆其德性也農桑學校治之綱也有資於農桑學校者興之有害於農桑學校者除之是以有兵刑禮樂焉農桑學校備而不亂未備則猶亂既備而復敗壞則又亂人之形體德性並全而治並虧而不治有全有虧而亦不治孔子之言治也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言亂也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孟子析而揭之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夫自唐虞以至有周一姓之興廢存亡眾矣而孟子疏治亂之目則民無所定爲一姓之興廢存亡居而一治無所安息不得衣食而一亂天下大悅而一治那說纂行有作而一亂春秋天子之事而一治言亂不及太康履癸厲幽之失國言治不及少康成湯宣平之造邦至於東周猶在而亦亂孔子不王而亦治豈不以治亂繫乎世道而非止一姓之興廢存亡也哉人心風俗世道之元氣也太康履癸厲幽之君隕其身滅其祚少康成湯宣平之君弭禍難補闕失其於元氣無所大損無所大益故爲治爲亂在彼不在此當興而興當廢而廢當存而存當亡而亡世之所爲有道也當興而不興當廢而不廢當存而不存當亡而不亡世之所爲無道也是故丹朱商均不肖而廢不可謂亂夷羿寒浞簒奪而興不可謂治平桓以降周雖存不可謂治春秋既作周

雖亡不可謂亂孔子告魯哀公以爲天下國家之九經孟子勸齊魏之君行王政將以撥亂而返治非爲一姓之興廢存亡計也荀子曰君子治治非治亂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夫惟養形體葆德性而後能有禮義有農桑學校而後能養且葆然則治亂之故可以曉然矣淮南訓曰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此之謂治亂不見其象非智者何以察之

民得安之謂治民不得安之謂亂天下之民舉安大治也天下之民舉不安大亂也治之亂之者人而人視乎所爲之事有爲治而適以致亂者有爲亂而不害於治者則小可以喻大則一國可以喻天下商君之治秦也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强大賞不私親近暮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諸侯畏耀可不謂治乎魯當春秋時

內難疊興外侮不絕政在三桓國日以削可不謂亂乎然商鞅身車裂而秦人不憐爲萬世所深惡賈生曰違禮義棄倫理不同禽獸僅焉耳魯雖季世而洙泗斷斷有周公遺風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若是者何也行堯舜文武之道而治反堯舜文武之道而亂不易之經也商君盡廢先王之法而自立其法故爲治而適以致亂魯不能修明先王之法而亦不自立其法故爲亂而不害於治也語有之種黍得黍種稷得稷唯在所樹堯舜禹禪受燕子噲子之亦禪受堯舜禹禪受出於誠燕子噲子之禪受亦非必僞禪受之故異則堯舜禹有其道燕子噲子之無其道耳治亂亦猶是矣唐虞之時雍成周之化洽由於堯舜文武之治也乃言治則曰前世不同敎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而言效則曰上咸五下登三觀其外有似熙熙穰穰咸正無缺察其實民無恆產國無貞士稱稗是種而矜黍稷之獲騶至人心陷溺四海困窮世道遂不可支以是爲治昌如不治三代之時非無暴君庸主也仁山金氏嘗言之矣自禹傳啟已有大戰之變繼而太康失冀帝相弒隕季杼之後鮮有可紀商一傳而太甲幾墜沃丁以後比丸世亂河患蕩覆轉徙不常西戎不絕人內侵古公避狄高宗中興幾何世紂遂亂亡厲成康後昭王即有南征之禍穆王幸沒祇宮夷衰厲暴宣非全治幽王又亂平王東遷而天下無寧世語治者必曰三代蓋聖王代作有井田以業民生有封建以定民主有道德以正民心有禮制以齊民行有詩樂以陶民風有敎化以漸民俗制定而不可以卒搖化深而不可以卒亂雖有太康等不善繼之君然政亂於上俗清於下猶日之有雲陰雨霾不害其爲晝由金氏之言推而廣之彼太康帝相孔甲履癸武乙厲幽諸君止於佚樂縱肆以取顚覆非能掀立亂政率天下從之而先王之道自在人心自妄風俗禮失可求諸野以是爲亂豈足爲害哉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曰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庶人之所以取飽食煖衣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

由此觀之不獨一姓之興興存未可謂治浸假而崇素樸
寡憂勤施恩澤於治無補則孟子所言是已不獨一姓之
廢興亡未可謂亂浸假而權臣女寵宦戚兵革循生疊起
苟不使人心風俗淪胥以敗則荀子所言是已蓋一姓之
政無所更張去則去耳人心風俗自若也蘇子說齊閔王
曰善爲王業者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其所言乃
縱橫捭闔之術與王道相反然猶有自逸自安之策也若
夫勞天下而不能自逸亂天下而不能自安豈不更出其

下哉夫民之安不安治亂所分也已安而猶恐未安故臻
於大治不安而視以爲安故淪於大亂安與不安未驗諸
民先返諸己行堯舜文武之道者民必安度堯舜文武之
道者民必不安知其不安而求其安可以遏亂而致治知
其不安而姑飾爲安是謂舍治而圖亂昔人之辨亡國亡
天下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
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其曰亡天下即孟子所謂亂也惜
之人知其身爲役而不知爲民知其事爲利而不知爲義
而其握要在乎開阡陌而任兼并蠲詩書而崇法令其欲
保無疆者則以罷侯置守銷兵愚黔首漢氏繼起稍弛其
節目之苛酷而飾以二帝三王之文貌唐監漢宋監唐亦
以治一國大之可以治天下

世運之分古今秦爲界焉唐虞三代之世帝堯統攝之秦
漢以後之世始皇統攝之帝堯集太古聖神之創制布之
於天下紹承之者大舜夏商周雖有所因革損益究不越
帝堯之範圍始皇集管商申韓之法術布之於天下紹承
之者漢高唐宋雖有所因革損益究不越始皇之範圍此
始如天道之陰陽地理之南北岑而幹維於古今兩界者
厥有孔子夫世之所有者豈非人乎天之所覆人也地之
所載人也日月星辰之所照臨人也山川之所奠麗人也
百物之材力以供人之用也然則統攝天下亦統攝斯人

而已矣統攝斯人亦置之有其所而已矣帝堯之置人也
大端有二樸魯者置之於田野秀良者置之於學校撫五
辰調四序恐二端之失時也命官分職理此二端也兵革
衛此二端也刑賞防二端之侵軼也禮樂欲二端之節而
和也屏貨利禁游惰爲其害於二端也而要歸於崇建諸
侯以保無疆之休夫何至始皇而反之綜其設施使天下
之人知其身爲役而不知爲民知其事爲利而不知爲義
而其握要在乎開阡陌而任兼并蠲詩書而崇法令其欲
保無疆者則以罷侯置守銷兵愚黔首漢氏繼起稍弛其
節目之苛酷而飾以二帝三王之文貌唐監漢宋監唐亦

猶殷監夏周監殷而帝堯統攝之世遂爲始皇之所移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繼豈徒易姓改號哉謂繼其禮也秦反周而漢繼秦孔子之聖寧不知之曰其或疑之也曰百世遠期也猶之百世以俟聖人云爾史伯與鄭桓公語能知周室將敝秦楚齊晉代興歷歷如指諸掌彼固審於人事而不假蓍龜也孔子立乎定哀之際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夢久虛麟見獲知繼周者不可得而憂斯道之將墜箕子陳疇可以親見武王而授受惟自茲以往遙遙世運見而知聞而知不能遺以迹當遺之以言廼

定六經揭日月於昏夜三千七十之徒流衍布濩帝王之道敷於政者雖滅於始皇著於教者復興於孔子漢以後之人君或慕而尊之或賤而黜之亦因以有一治一亂之天下戰國秦之爲亂夫人而知之矣由漢文景之富庶濟以光武明章之重學崇儒二帝三王之道因尊孔子之故庶幾稍明可以謂之一治三國鼎峙南北瓜分兇暴相仍君臣屢易佛老迭盛經緯湮沉孔子之道不待焚坑而自黜斯則秦以後之一大亂已由唐貞觀開元之富庶濟以宋眞仁之興賢造士孔子之道晦而復彰又可以爲一治陸乎戰國以前之天下治之以聖賢之君臣本諸身徵諸庶民故大亂不久而即治其治也舉而措之萬物遂得其所漢以後之天下治之以雜王雜霸之術故亂日多而治日少其治也漢則蒙西京之舊績而後能爲建武永平宋則藉唐代之餘基而後能爲慶歷皇祐其不能上媲唐虞成周則以置人之大端未備而聽民自爲所勝者不誘民以棄本逐末不迫民以舍義爭利而已文中子曰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苻秦得已其兩漢之制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宋眞文忠公曰本朝治體立國不以力勝位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

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三子之論當矣夫兩漢之間王莽更始嘗建號稱尊唐宋之間五代十國嘗僭竊割據然皆不能帥民從仁帥民從暴甚至隋煬之荒淫亦止以喪身亡國而於人心風俗均不得與於治亂之數是故言治定以漢氏之東宋氏之北言亂定以六代之季昔孔子順謂秦不義義所不入昭襄王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周君獻邑周民東亡不肯入秦始皇滅六國齊王建已入朝而三晉大夫皆不爲秦而在河鄗之間者百數鄗鄙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論者以爲文武之化入人至

深經戰國之蹂躪猶有不亡者存嘗觀漢之末造朝綱日
陵國綱屢敗而黨錮獨行諸君子履仁蹈義舍命不渝宋
靖康之變志士投袂勤王臨難不屈紹興之支撐半壁德
祐之畢命疆場敗亡之頃揆諸顚沛趨國者所在皆有夫漢宋
之治未純乎道也而輔以孔子之教其國祚雖亡人心風
俗能留於天地之間以視南北八朝十六國四百餘年每
當改革則勝國之臣即爲興朝之佐命無一人殉節者讀

十代之史能不爲慨然也哉文中子曰三代之末尚有仁
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深寧叟曰小雅盡廢其禍烈
於泽水四維不張其害懵於阻饑竊嘗以爲天下如巨室
居者爲主人禮樂刑政居室什器也整理之摧敗之則
治亂之謂也室能易人人不能易室前人往而後人來後
人賴前人之所貽始皇盡撤二帝三王之寶器易之以友
礫荊榛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悉具於孔子後之人居此巨
室乞取其一二端已足稱荷舍苟完苟美奈何弁髦視之
論世者觀於漢以後之天下可以知治亂之由矣

不綜攬庶物庶事權度其盈虛消長而但爲捷巧便利之
法後世之天下所以治小而亂大且階亂於治中也天下
之由治而亂始於紂彼帥天下以暴非欲爲亂固謂治天
下當如是而不自知其暴也文王興之並世以仁爲治當
是時仁暴各施民之從紂者化於暴從文王者化於仁比
武王聲罪行誅伸仁黜暴天下始曉然知治亂之分武王
曰予有亂臣十人十人佐武王致治而謂之亂臣者紂之
所興十人革之紂之所革十人興之亂乎其所爲治是以
謂之亂臣也自茲以後亂端釀於春秋戰國之際而會歸

於秦始皇彼日夜治事不間於紂而致亂則同紂之事
伯夷太公無位之聖人不爲所化而避之類文王有土之
君不可以避而陰行善於西方其仁政不至爲紂所撓始
皇之世類七十子之徒傳聖人之教避而伏處草野陰相
授受不盡滅於始皇惜乎誅秦者無有如武王之君十人
之臣亂乎其所爲治遂使古聖人之道備於孔子傳於七
十子之徒者若存而若亡嗚呼何其不幸也哉治以牧民
其道當如牧畜馬有園牛有牧各遂其養毋相侵軼闌廐
不能容則拓之芻秣不能給則蕃之牧畜之治也牛馬增
而所養不益奪此予彼奪彼予此羣畜相擠蕩析離居羣

立法以禁制其奔突務爲捷巧便利責辦於圉人牧人出
廐廥以彌縫之圉人牧人則視羣畜之肥瘠侵削其資以
取償先自亂而人因亂之不啻治絲而棼矣治以興事道
又如立室家衛以門牖以蔽風雨以薪汲以井舂以臼室家之治也
新盡不伐木而解門以煽曰壞不斲石而塞井以舂及乎
無所爨無所汲又別謀他端以代非不捷巧便利而顚倒
紛挐一亂而無不亂善治者無從措手矣古聖人之爲治
也其推之天下者既本諸躬行之德而立養與教爲之綱
又深察夫物理之盈虛消長經緯以理財用人之政其理
財也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績或受其寒士大夫

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下貧則上貧是故不貴商賈爲
其導民逐末也金帛錢刀祇濟日中交易之窮而不恃以
爲富爲其非人力所能生物不能贍則爭也其用人也勞
於求而佚於使不以愚詔智不以不肖臨賢不操廣量以
才智之士皆高蹈遠引孰爲之役故必以綸組爲纚索印
珮爲鉗鐵使之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
而使馳驅也其爲治如此比戶可封不亦宜乎若夫後世
之爲治或亦知德之當修與夫理財用人之爲政要矣然
而古聖人德施於政政出於德而後世則德自爲德政自
爲政不能相通蓋有其故焉古有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周
襄宮失與老氏同流於西方彼上之人精求其學參以老
子高虛玄妙之旨擴而充之以爲釋氏在其中國者當西
漢時或已遵其實捨薄葬之風漢明之代擇氏西來兼愛
右鬼之說不離乎墨氏而以治心攝行爲體因果度人爲
用於是古聖人修己及物之德爲其所亂古之爲市懋遷
有無化居不過於農隙阜通財貨而已自管仲治齊析商
賈於農外厥後秦始皇得國而并天下淵源於陽翟大賈
蔓延既久其類日滋習爲市井駔儈之術陽予而陰奪重
取而無迹其所奪取究屬世之所有而非生之於地己益
則人損此有則彼無天下之財日耗而自詡其能生於是
古之所以理財者爲其所亂古有法家出於理官申不害

韓非之徒推其術以繩臣下其言曰駔烏斷其下頷則必
持人而食明王之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
無服上之名蓋彼既盡棄先王之道矣用人苟不如是則
才智之士皆高蹈遠引孰爲之役故必以綸組爲纚索印
珮爲鉗鐵使之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
然後人人自危莫敢不竭智盡力以殉其主李斯上書二
世行督責而趙高亦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申
韓之術其勢必至於此於是古之所以用人者爲其所亂
是三端者當聖人出治皆能劾一官資化理東周霸主假

有理財用人而不務修德顧金幣錢刀之用未廣所理之財猶不失儲粟帛以備兵荒之意惟疏於樹人故所用或非其人耳漢氏賤商賈而重孝弟力田則襲秦法而參以儒道也去古漸遠治法漸猥不察物理之盈虛消長而競趨於捷巧便利理財者始以輕齎之物錯雜其間久之竟以之爲財而提衡百貨有識之人雖欲重農貴粟加意勸課而物莫能兩大利用在乎金幣錢刀不得不重商賈荐至農夫紅女皆爲其傭賃而上無蓄積下無蓋藏相攘相奪止此有耗無生之財也已釋氏之教既熾或鑒於古之昏君暴辟不修德而危亡又不知聖人之德即人所共由之道而誤以釋氏之慈悲悲淨業當之彼之慈悲誠不惜其身以飼餧虎飽飢鷹然天下之餧者飢者甚衆豈能一一飼之飽之彼之淨業信能絕嗜慾黜浮靡然其衣食且待於檀施豈能使人人忍受飢寒而不相爭孟子述孔子惡似而非者能以邪慝亂正經若此三蛹豈非其類哉荀子曰垂事養民拊循之呪嘔之冬日則爲之鑪暑夏日則與之麥麪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而非長久之道文子曰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其清也觀二子之言殆知治道者歟

論世儒三蔽

漢氏以後世之儒者有三蔽焉一曰取晚近以例往古之蔽二曰君臣公私不辨之蔽三曰學術源流不明之蔽何謂取晚近以例往古天地定位人生其間四海之廣山澤平原之異人之各從所便而聚處如今世之一里一鄉一邑者不知幾千萬億也當此之時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溟涬濛鴻儻莽蒼勢固不能以一人而統攝天下其以一人爲天下君蓋必以漸而然人之所聚各推其能爲長者而長之長復有所推而天下衆聚之區國非一國也君非一君也中有聖人者出創利民之制除害民之端小大之君皆師之以治其國於是天子之名立而其位獨崇然不必世世相傳也天子之位非聖人不能君聖人爲天下所取法雖欲不爲天子不可得也世不常有聖人而天子之位相傳不絕則始於堯舜禹之皆聖人而啟以天子之賢子襲禹之位於是有一姓相承其局一成而不可易而爲天子者或廢棄聖人之道有聖人之道者或未爲天子其勢不得不出於征誅則湯武是已世儒不見後來之局以之推度往古創爲十紀二百餘萬年元會運世諸說傅會糾紛莫能究詰

此一蔽也何謂君臣公私不辨易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蓋聖人之爲天子所以安天下之民而非以天下爲利也藉天子之位居高臨下於以創制顯庸令行禁止天下之民乃可以安非然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天爲民而生聖人必以天子位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舜受堯禹受舜商受夏周受殷其義一也堯舜之以天下授舜禹爲其能安民也湯武之誅桀紂爲其能安也堯舜之後非舜禹不能安民桀紂之後非湯武不能安民安民之道非一人所能獨任必有臣以輔之稷契皐陶伯益之倫既輔堯舜復輔舜

禹爲安民計不爲爵祿計夏時共球之國可以佐商商時虞虢之土可以佐周臣不以事二姓爲嫌由於君不以取辱豈無安民之善政而聖王之道卒不可復則以所行皆天下爲利太公曰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之天下推其意外見之迹而不本於明德新民之學比而究之古聖王藉大位以行安民之政而漢以後之賢君令辟則行安民之政以保其大位此所以爲公私之別也世儒不辨乎此故王莽馮道輩得藉口於伊尹之就湯就桀微子之去殷歸周孔孟之歷聘諸侯而斥其事二姓者又難解於伊微孔孟之所行此二蔽也何謂學術源流不明洪荒草昧至堯舜相繼爲天子而天下迺大治堯舜聖人也德與天同天之化育萬物必存日月星辰風雲雷電雨雪霜露五行四而復遊齊其道若行唐虞三代之隆詎不可復無如遇窮而道廢此義不明於世齊之王蠋始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論夫戰國之君爭城爭地已無安民之心爲其臣者且不能如管仲之相桓公以匡天下安望其爲三代以前之賢臣哉君之所爲非公臣之者亦不過輔之以營私而利其爵祿耳苟非惕之以不事二君之節勢將朝秦暮楚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矣陳魯廣達曰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秦郭質曰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燕賈堅曰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故王蠋之論不可施於三代以前而實爲秦漢以後臣道之大防也秦之取天下與其所

以治之者皆反乎古聖王之道無足言矣漢以後賢君令辟豈無安民之善政而聖王之道卒不可復則以所行皆外見之迹而不本於明德新民之學比而究之古聖王藉大位以行安民之政而漢以後之賢君令辟則行安民之政以保其大位此所以爲公私之別也世儒不辨乎此故王莽馮道輩得藉口於伊尹之就湯就桀微子之去殷歸周孔孟之歷聘諸侯而斥其事二姓者又難解於伊微孔孟之所行此二蔽也何謂學術源流不明洪荒草昧至堯舜相繼爲天子而天下迺大治堯舜聖人也德與天同天之化育萬物必存日月星辰風雲雷電雨雪霜露五行四公之可假孔孟生於其時一則仕魯而復仕衛一則遊梁

時之布濩而後化育可成聖人治天下必有百工百僚時亮天功而後庶績咸熙尚書之文歷歷可徵所治之事在當時則爲官傳於世卽爲學司馬遷論六家要指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固推九流所出蓋之以縱橫農雜雖去古已遠不盡相符而考之傳記若棄爲后稷不窋失官公劉復業之類皆陰陽名法諸家莫不皆然官者莞也如人身之五官不窋之失官失其樹藝之業也公劉之復業復其樹藝之官也春秋傳曰官修其方官宿其業故有五行之官卽此義也唐虞設官分治世世相傳並在帝廷而頒於諸侯之國夏商周皆沿其制當其盛時家無異教人無

私學朝廷設庠序學校以造士所教者惟詩書禮樂四術而陰陽諸家之官並在王朝非頒行之則莫野之間不得知也幽王遭犬戎之難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疇人家業世世相傳者也自此以後諸家之說始流傳民間轉相授受若箸晏老莊楊墨申韓之屬皆王官之遺學也諸夏之外東南阻於海北方沙漠沍寒不可居惟西方廣衍任其所之懷其學以往者爲多佛氏回回天主諸教其源皆出於王朝之官而流傳漸失其本人謂其教由西方人中國流傳西方也孔子生於東周集羣聖之大成諸家之學皆其道所幷包而教人則以儒

術當是時王業既衰庠序之教亦壞然去古未遠民猶習聞高曾祖父之言而知先王教人之法孔子所教無異於先王是以從遊者衆草野之有教有學自孔子始並世而生與夫生於其後者若老莊楊墨之徒或亦有師弟子之授受老莊列禦寇皆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其徒不廣惟楊墨之學行於一時墨子至與孔子並稱及爲孟子所闢其學遂微楊朱之說僅見於列子之書墨者亦尚堯舜其書僅存其餘陰陽名法縱橫農雜諸家班氏推其所出莫非古官之流世皆用之乃不可廢道家宗老子其學行於諸夏莊列楊朱皆其同類也墨氏之學班氏謂其出於清廟之守考之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韋昭解曰伯夷堯秩宗典天神地祇人鬼三禮秩宗之官於周爲浚伯漢爲太常掌國祭祀由此觀之墨家殆出於伯夷周之末世有名翟者傳其學而浸失其道故孟子闢之其在幽王時流傳於西方者衍爲釋氏之教王氏應麟曰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是也若回回天主則又釋氏之支分派別者矣堯舜以聖人爲天子成功文章在於命官分治萬世之事莫不由之其時之官有若天之日月星辰風雲雷電雨雪霜露各効用於五行四時所命之二十二人當各有流傳之學班氏所志特其中之九家

著於書者而已要亦年代遐遠浸微浸滅其書不著者有之是則今世之佛老本出於唐虞之官孟子曰圖景失形傳言失指佛之學在諸夏爲墨家在夷狄爲釋家也老之學在諸夏爲道家在夷狄爲十種仙也夫堯舜與天所異者形體所同者道佛老不能遁於天外豈能遁於堯舜外哉世人謂儒釋道爲三教或以爲同或以爲異請法孔子而不知孔子之道祖述堯舜儒釋道不過各分其一體此三蔽也學者苟能祛此三蔽則古義復昭不愧爲通儒也已

三代考信錄序

大名崔東壁輿學達識閎羣言之淆亂著書正之曰上古考信錄曰洙泗考信錄曰經傳禘祀通考曰三正異同通考其門人石屏陳介存刻於南昌東壁歿後介存游宦山西復刻其遺書凡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其書先有唐虞考信錄四卷介存已刻之於是上古遠周之事皆備唐虞已上載籍罕徵六經既定三代之治亂興亡已昭如日星矣戰國之際異端蠭起尚清淨者賤功業用法術者棄禮義道既不同井於其事多所造設詆誣以伸已意孟子雖奮雷霆之舌振聾啟聵而其說猶浸淫漸染而不能絕紀三代莫詳於尚書孔子手定之百篇所存惟二十有八而晚出之經傳二十四篇迺文人託爲聖言後世臆度往古非有心違背經義已不啻爲異端推波助瀾而三代之昭如日星者復晦於作僞矜奇不善讀書之士夫事之至大莫如帝王之統帝王者平天下之天子也書始唐虞爲天下之平自唐虞始而天下之常有一人相繼爲天子亦始於唐虞其前無之也由禪受而爲征誅由異姓嬗代而爲一姓相傳其事以漸而然非洪荒甫闢而卽能如是也生乎秦漢以後習見其革命繼體之故而謂三代亦然因以附會經文是何

異執楷棣以衡猶篆執唐律以衡三百篇之詩乎三代之統禹紹舜爲天子啟賢能承繼之中經羿浞之難少康嗣夏配天不失舊物歷傳十有二君一姓之世爲天子實時勢之適然洎乎商周遂相習爲固然湯武之伐暴救民猶夫唐虞之平天下也不征誅則天下不能常有天子故湯夏啟以後之天子也不征誅則天下不能常有天子故湯武之有天下與舜禹之有天下跡異而義同東壁之言曰楊墨並起楊氏之言尤橫常非堯舜薄湯武毀孔子以自張大其說一變而託於黃老再變而流爲名法世之陋儒斥楊墨爲異端而薄湯武以爲虧君臣之義不知湯武弒

君其說出於楊朱而孔孟無是言也嗚呼可謂得其要領矣上古唐虞諸錄寥集說緯一書於古義有不能通者往往藉以開悟今三代之錄體例與諸錄同一以經文爲主而諸家之說附焉其條目曰備覽曰備考曰附錄曰附論曰存參曰存疑讀之使人曠若發矇名曰考信誠哉其可考信也夫

重刻泝泗考信錄序

孔子爲萬世師其道載於六經而其行事則史記世家外家語孔叢諸書皆有所記述然世家之言已不能無謬妄何有於餘子孟子曰誦基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夫尚友者且當如是而況乎萬世之師當孔子時列國之君雖不能顯其身而賢人君子莫不知其爲聖及乎戰國異端競起陽尊之而陰詆之依託附會思欲淩駕其上以自伸已說二千年來展轉相傳眞僞雜出有識之士雖或隨事糾正而沿襲既久未能粲然曠然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備於孔子之身一言一動

莫非道之見端事苟滋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昌可少乎大名崔東壁熟讀三代聖賢之書盡祛後世紕繆之說因疑而徵信於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事皆錄而辨之題曰考信而孔子之事別爲泝泗考信錄六卷正僞闢妄之功與諸錄等其門人陳介存刻於南昌越十餘年東壁覆加審定欲重刻之未就而卒介存之官太谷就東壁家求得之甫刻其三代考信錄而以憂去官泝泗一錄未及付梓孔生廣沅介存之門人也行篋最篤愛書於介存而出貲刻之請序於予爲予嘗序其三代考信錄也自孔子設教泝泗之間七十子之徒傳其所學遭秦歷漢師承不絕晉氏

永嘉喪亂古學遂湮唐宋以來詞章義理帖括之學此盛則彼衰其弊也記誦繁蕪而實要議論馳騁而無根洙泗一源不啻流爲潢汙行潦矣崔東壁曰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爲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眞僞僞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是亦聖道之一憾也此其著錄之大指也孔門介存介存師東壁皆能不負所傳庶幾古人師承不絕之義乎介存歸里孔生復從予遊爲予與介存少同學長同遊也然則是書之傳豈不由於師友之相得哉

史有二體編年起於春秋自司馬公作通鑑朱子從而綱目之其體大蓍後之纂輯二書者於馬取鑑於朱取綱而綱鑑以名夫欲觀治亂興衰之詳司馬本書具在也慮其浩博端緒難尋則目錄三十卷固已挈其要領矣綱鑑何爲乎昌黎氏有言記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綱鑑之意殆取諸此然其書猶不下數十卷謂之爲詳則不及司馬本書謂之爲畧又多於目錄其於提要鉤玄之訣仍未當焉雲間宋炳遠氏究心全史貫而畧之爲書二卷取材於馬朱二書而戰國已前五季以後仍補以二書之前後編直至勝國而止名曰全史貫略昌黎所謂提要鉤玄者是書庶可當之矣書成未及付梓文孫小堂客於滇出以示予予讀其書因究其人炳遠氏名文淑舉於鄉屢躓於春官遂挾策出遊爲卿大夫幕中賓司案牘會計及箋啟簡札咸當主人意從經畧張公征黔苗多出奇計名噪縉紳間暇日著此書竟不列仕籍而終予聞之而不禁有感焉夫炳遠氏既領鄉薦固儒家也乃爲幕中賓贊吏治吏治所重者刑名則法家矣從軍運籌則兵家矣而又作史史自春秋後屬於儒家故班氏志藝文列史記於春秋類中然其先則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流爲道

家炳遠氏豈不以一人而兼數家之學哉楊子法言云通天地人曰儒吉之人兵刑錢穀禮樂文章皆取辦於儒生非所學之多蓋儒者之道固無所不該也彼夫世之業儒者所事惟在帖括而其帖括又惟就時藝中摭摭其語以騁綴緝飣餖而不知其意義進於此者亦不過憑高頭講說爲生活間讀坊刻刪節簡便之書數卷目不覩傳疏子史身不歷人情世故觀其藝頗似成章及舍帖括而試以他文甫涉筆即乖刺謬誤不協體裁舍文而諮以事更茫然莫辨黑白至於官府簿書本吏胥之事設以儒者爲之譬之屈韓歐爲時文宜無所不可矣自摹擬之習盛帖括之

士乃不能爲而吏胥之不得出身者始代之爲號曰刑名家尚筦其事其風既熾雖未嘗爲吏胥者亦相仿效託於古參軍主簿之名謂之幕賓然號爲刑名家或偶聞刑名出於申韓實不見申韓之書惟就陳讞故牒剽竊牽合斬不背乎刑書以苟免臺憲之指摘即所執之刑書亦但能記其條目文辭非能知其制作之義推行之方其習業也猶夫習帖括者之摹擬也試以他文而諮以事其弊亦猶夫習帖括者而已矣彼二者之所爲其於歷代之統系且不能屈指烏能執筆修史如炳遠氏也哉予因作者之行事末彔攷附諸於卷首云爾

摘刻明職滿序

著書所以明道也明道所以覺世也道散見於事即事以明之其於覺世也尤切書苟切於覺世雖傳前人所著而不自己出其功與著書等若以子孫而述先人之業則追遠錫類之意先足以感人所傳必廣而速明大司寇呂新吾先生中州理學名臣著書十七種悉身心家國之要與宋儒程朱所言異世而同符崧少時從德安余訒園先生遊嘗以見示謂子他日入官當奉此爲典型訒園先生研精經學著有十經攝提播政績於所歷之官而其取法乃在此書蓋其書所言莫非經義之所流露經以載道道不

外於修己治人所言既合乎道不必詮釋經文而後能覺世也十七種皆良金美玉不可以刪節顧卷帙浩繁歲久漫漶刻之購之均所不易攜之篋笥尤難先生裔孫知江寧府名燕昭者摘其中呻吟語刻之知開陽州名柱石者摘其中宗約編刻之人皆稱其善述矣順天府西路同知少渠亦先生後裔也復刻其明職編以公同好少渠由舉人筮仕歷官幾三十年循聲洋溢畿輔所行克本乎祖訓故能明於其職也已之所職既明洊擢繁要之官因推其所得力而刻是書欲使登仕者咸無忝於厥職孔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少渠所爲其庶幾也已矣嘗

以爲學不能行之於政謂之僞學政不能本之於學謂之謬政著書以立言而無關於學與政謂之空言新吾先生此書所言皆其學與政也見鳳之一羽可知其非凡鳥見龍之一甲可知其非凡鱗況夫道之麗於事世之繫乎道如毛在躬一拔之則痛無不省所刻雖止一種而明道覺世之指備焉少渠表揚先德之功詎不偉哉崧於是書服膺已久竊幸掛名簡端附之以傳故不辭而爲之序云

豹揑集序

或以明道或以志事而文與焉道者事之所從生事者道之所散著經史百氏之書皆文也道與事譬諸物而文則載物之器也唐虞三代之時道純而備事正而簡故其文渾渾爾灝灝爾噩噩爾物如嘉穀旨酒器如良金美玉夐哉不可尚已周德既衰道與事皆非文武成康之物矣然物雖非而載物之器不敝其時之爲文者若莊周屈平商鞅韓非之徒各言其物而物無遯形然則道與事非文不傳而文之所傳道必有諸己事必見諸行也明甚漢氏罷黜百家崇儒術尊孔子孔子者千聖之會歸儒術者孔子之苗裔自茲以後綴文者不一家論文者不一說而所言之物則不盡協於唐虞三代之籍載物之言又不能追步於莊周屈平商鞅韓非之所爲於是疏畧者有之煩濫者有之淫靡猥薄者有之噫先秦已上之文具在昌嘗有此弊哉夫士之所學既在於孔子則爲文之法當折衷於孔子矣論語曰辭達而已矣斯言也孔子教人以爲文也辭至於達爲文之能事畢矣雖然知其如是而猶不免疏畧煩濫浮靡猥薄之弊者其故有二不通古今則無所達不善修飾則難爲達也其唯讀書窮理心手相得庶不蹈其弊乎歐陽公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陳同父曰研窮義

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二子之論豈非斬至於達之方哉予竊以謂爲文者有等而不可臘焉易傳曰修辭立其誠誠則所言有物修則載物有言矣劉彥和之論劉子政曰趣昭而事博旣昭而博則不患於疏畧矣韓昌黎曰其皆醇也而後肆焉先以醇則不患於浮靡狠薄矣蘇子瞻曰絢爛之極歸於平淡平淡由絢爛而來則不患於煩濫矣於此數言循序以漸進其於辭也何不達之有寧鄉楊定軒力學有年爲文甚富名其集曰豹斑屬序於予其言曰序當詳示讀書作文之法勿以未列門庠泛作獎藉吁定軒之言何其抑然善下

乃爾予於定軒文讀而愛之最久蓋其所爲於辭達之旨有所合而無所離也故不辭而序之若其名集之意豈徒取於時見一斑之語哉抑君子豹變之謂夫

小崧山人詩集序

檀溪先生在滇二十載以其爲客也凡客於滇者皆歸之以其好論詩也凡能詩者皆歸之二者或相兼或不相兼而最著者有小崧山人山人好遊足跡幾徧天下其客滇也先於默齋予年二十五六時於五華寺見其近體詩三首已心識其人越十年默齋先生罷官開草堂談詩者問字者畢集其中予時爲諸生從事舉子業嘗就正焉然往來草堂多不與山人相值惟見其詩而已又十餘年默齋東歸予與山人並僑寓昆明時相過從旣交其人因盡讀其詩計自五華寺初見二首時至於今二十餘年即其詩以考其遊踪則滇之封域靡所不到到輒有詩年久則遊廣遊廣而詩富集以客遊名名因其實也山人之詩直抒胸臆不假雕飾默齋先生嘗序之矣默齋去後復有續集壯番吟雞山吟種人竹枝詞諸藁不以客遊名者亦皆客遊之作先默齋遊滇迫默齋歸而作客如故子嘗觀詩起于三百篇其中雖有征夫遊子之辭然其時風淳事簡所行不過數百里歷時不過二三年自蘇李贈答在萬里外而子卿留匈奴至十九年之久其後窮荒絕域遂多詩人之跡往往有壯歲離家皓首未歸者顧或以奉使或以遷謫或以亂離不在此數而握三寸管行天下至

於殊方異俗靡不周覽遊旣遠而且久如山人者求之於古殆罕有矣近人徐霞客自少好遊西行數千里求河源著游記十二卷所記山川道路民風物產足補爾雅山海經之遺而無神異經十洲記之誕獨末聞其有詩山人之遊與霞客同其所爲詩即以當遊記也可山人姓沈氏名源安徽石隸縣人能詩之外復善隸書云

圃隱詩草序

洪洞四筆山人之兄悟堂居士郵致其先世圃隱公詩集一卷索予序悟堂所著騷壇八畧四筆山人權教武鄉時已貽一編讀之矣今復讀其先世遺集集固未刻悟堂書來謂得予序而後刻之夫予序詎能如皇甫士安之於左太沖賦哉悟堂之所見無乃誤歟圃隱公曾官光祿寺署丞値流寇之亂棄官歸里終其身不再出隱於圃而號圃隱集遂名圃隱隱後數年滄桑既定風雅聿興海內聞人壇壝相望狎主齊盟執牛耳於是逸民畸士不顧北山移文川鶩星馳跋龍門希拂拭其有巖居谷處竟視終南爲捷徑者正未可更僕數當是時澤州陳子崳相國蒲州吳天章茂才詩名噪四方子端於召對日舉新城王貽上善於詩其後果爲一代大宗而天章之名又由貽上宏獎所致聲應氣求之美人莫不樂道之澤州蒲州與洪洞相去僅數百里皆隸於山西省乎文編蓮洋詩鈔並重藝林而圃隱公陞伏籬落間逃名有似避仇今觀其詩如長松勁柏無競於春榮而高響清芬自吐自流嗚呼此其所以湮鬱百數十年而不傳也亦其所以湮鬱百數十年而終得傳也初圃隱公舍身隱焉文之意不欲爲詩其友徐惺凡勸之而後爲裒得二百六十九首日久殘失悟堂昆弟

所取裁四十七首夫介子推龍蛇之歌其從者所爲也孔子於伯夷叔齊諸其餓而死且作歌也傳其餓而死且作采薇之歌此司馬氏雖采傳記之言也空山無鄰歌泣誰聞簡畢奚存流布何人先儒多疑其非實不可謂疑所不當疑矣若夫圃隱公之詩勸之作者徐惺凡刻而傳之者悟堂昆弟也

湯堡泉制義序

王伯厚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顧寧人曰飽食終日無所業業之所在即義之所在苟不舍之以嬉而恆有事勿忘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曰南方之學者是也夫學者各有其二者之弊將於何有今　功令以制義取士則制義即學者之業矣檀默齋先生編管昆明以科舉業教授生徒遊其門者出入往來不下數百人湯子堡泉其一也予嘗作制義就正於先生聞先生論諸弟子之文輒右堡泉十數年間諸弟子或登甲乙科或屢試不售迨先生東去而此數百人者亦風流雲散舍其向之所業以蹈夫孔子所嘆之弊矣堡泉舉於鄉蹶於禮部歸而授徒於昆明與予相過從道默齋先生設教時事予叩其近日所爲則出制義數册以示至有一題而作至二十藝者予受而讀之累日不厭因歎其不肯舍業以嬉也不忘其所有事也若堡泉者豈非夫子所謂有恆者哉堡泉爲諸生應試學使汪雲壑先生每稱賞其詩賦以是鄉人但謂堡泉工於詩賦而不知其用功之專且久者固自有在也竊嘗謂人類雖廣可以四民該之士之治其藝也猶農之服田工之制器商

之轉貨也自古以來天下之治由於四民各安其業天下之亂由於四民各棄其業若堡泉之於藝中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在爲之者可由藝而進乎道而使農工商皆化之而各安其業三代之隆何不可再見哉太原閻百詩往往薄科舉之學其說見於所著四書釋地潛坵劄記諸書且舉黃太沖之言以致慨謂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益其時科舉之學猶盛也至於業科舉者亦舍而之他則并六經之名亡之矣予是以深嘉堡泉也

袁氏古籍陽曲署序

春秋時陳申公生靜伯甫伯甫八世孫爰諸生爰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爲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唐顏師古注急救篇敘袁氏之先世如此古之時田以井授民皆里居故人重去其鄉張老之賀晉獻文子也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蓋生計不待外謀所以同族者世世相保親睦無間焉古道既邈人乃遷徙無常一姓之子孫至於散在九州即欲聯屬譜系而惇敘之亦莫考其支分派別矣禮不忘其本故曰狐死正坵首仁也若於遷徙之後猶能誌其由來使後世得有所考是亦不忘本之一端也蘇人袁佩璜述其占籍陽曲之大畧爲一編予見而亟嘉之夫天下之林林總總或聚或散者豈不各有其由來哉安得如袁子之能述哉所編雖畧覩之不禁追想里居井授之盛也已

萬里還山圖序

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謂古之祕畫珍圖名隨意立觀其所列典範觀德忠鯁高節壯氣寫景靡麗風俗諸名及考之畫品畫譜畫記等書所著錄其說果不虛椄家於滇南漢時見彩雲之地遊於太行山之西相距盈萬里始而備官一邑既而抗顏主講閱十有四年綜計生平則勞形作客已四十餘載遙企彩雲岡劉先人之徽猷宛在將歸而棱息其中逸此暮齡筋力陽曲張君翼堂爲作萬里還山圖因事立名循名繪象固猶夫郭氏之說耳初椄之來也挈家累出里門人以輿舁物以馬載陸行四十三程抵鎮而達樊城寓家累於襄陽攬轡登車入都謁選捧檄而西上井陘踰太行達井門之官所受事家人從襄陽來聚處蓋所歷已萬有餘里矣今之歸也不必迂道京師出并門陸行直走平陽自平陸之茅津渡河徑趨樊城自此以往昔之舟而來者仍舟而去輿馬而來者仍輿馬而去行無異道不待問途而萬里之程已屈指可計王逸少云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繫之憶此十四年中妻與子沒於官舍猶子一人沒於學舍同來之人不得同返洞庭江漢之波辰溪瀘溪之灘沅之芷兮澧山之雲黔山之雨均應不殊

於來時行人歷其境能無感觸於懷百端交集乎圖既就將丐題咏於文章宗匠故書其畧於簡首

陰隲文排律和韻序

梓潼文昌帝君陰隲文一篇不知傳自何時世人以其所言皆勸善懲惡有合於聖人之道競流播而誦習之近日學使楊公取其語命題作爲五言排律體詩若干首運意摛詞具協矩度而勸懲之意溢於言表老友趙萃軒明經依韻和之與原唱工力悉敵予讀而愛之文昌爲天上之星梓潼爲晉代之人道家合兩爲一尊之曰帝君予撰慶誕置田記嘗引朱竹垞翟晴江趙耘菘諸氏之說而論之矣夫神道設教聖人之所爲近代設科目以文取士士之讀書專以弋獵科名規求祿位文昌宮中本有貴相司命司祿諸星宜爲士所奉祀但星垣有象而無像紫延起人敬信之心梓潼舊稱張相公廟祀於其鄉既而延及海內靈異載於傳記各書而尤加惠於文士蓼花洲閒錄岩下放言鐵圍山叢談諸書所記不盡出於虛誕故道士演爲化書謂即斗魁戴筐之星所化帝命掌文昌府事士之以文進者帝君察其行之善惡而黜陟之搏士作人形綠衣鳥幘以爲其像使人見而敬信之心以生殆亦神道設教之一端乎陰隲文之要在於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二語科名祿位主之既有其神而應試排律又弋獵規求之先資也命題賦詩可爲稽式因詩而繹其文因文而體行之不

徒爲有文無行之士唱者和者詡有功於士林矣夫

夫人之爲學所以求道也道散見於文讀書非以爲文將因文以考道也周秦之間諸子著書言道而道雜漢晉以還文人舍道爲文而道廢科舉業或盛或衰高者竭其心思才力以求工於一藝舉者取他人獲雋之藝而飣餖掇拾以弋獵科名不惟道廢而文亦廢嗟乎凡此非文之過學文者之過也道非文不傳故聖人倘焉孔子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辭達而已矣聖人教人以爲文之方卽教人以求道之方也詩者文之一端也中有不容已之情而假乎風雲月露山水蟲魚鳥獸草木以發之猶是修辭立誠達而已矣之旨也自三百篇而遞降非特世殊亦由情漓左氏傳所謂言不由衷也劉露亭爲諸生時予嘗與論科舉業往復雖多其要在乎本己所欲言之道卽經義以發之而已越十餘年予謁選京師露亭官於刑部出其退思齋詩相質予讀之旣竟掩卷思之其爲詩猶夫爲科舉業也中有不容已之情假風雲月露鳥獸草木以發之也因其近作而合人追憶十年以前有離合之感焉有今昔之致焉則其詩不必襲三百篇之體而深有合於三百篇之趣無他言必由衷而情不漓耳爲集甚少讀之半日可竟急索其餘云有一巨册在師荔扉所荔扉論詩非予所能及

且卽今日所見而序其端以歸之

倚鶴書堂述舊詩序

余習園先生初爲名宦後爲名師其主講於五華書院也予以諸生受業函丈先生以所訂詩譜授時從遊者數百人唯予及董子灼文得窺見先生著述因悉先生家君蕃皋幼而能詩拾官湖南恨未得一見也閱數年予自都旋里道過常德晤蕃皋於經歷官署時先生已山頹木壞蕃皋禁斷詩文予雖知其所作甚富而未及一觀也又八年予謁選入都蕃皋亦需次在部相見後索其所作得倚鶴堂述舊詩一集觀之其詩不多而生平之出處畧具於中故以述舊名蕃皋之言曰先君子所憶念者惟子爲最子

能見愛於先君子則所學可知是集雖少幸爲我正之此不匱之志也予於詩久不從事何能亦何待於正顧世之言詩者恆自三唐以下言學者恆自詞章以下而習園先生之服官以經術爲吏治其主講以經學教弟子是能崇先王先聖之道者也先王之四術先聖之雅言並以詩爲首而孔子之教門人則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其教伯魚一則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再則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又嘗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習園先生著十一經攝提而先訂詩譜亦謂經學當以詩爲先也能學詩則可以從政也蕃皋承家學以筮仕其在湖南予雖未親見其爲政如何而觀是集之詩儼如親見其政焉是其爲詩固以言其政也所謂不學詩無以言授之以政不達者均不足以難蕃皋矣予不能正其詩乃舉其詩學之所得力與其明效以弁其集云

送陳海樓銜恤歸里序

石屏陳海樓與予同習舉子業於五華山先後舉於鄉同應禮部試聚處京師其後踪跡或合或離苟相見必交勗以爲學之方予宰武鄉既罷官主講晉陽書院而海樓來宰太谷太谷爲太原府屬縣府及書院皆在省城太谷相距百二十里每因事來謁上官必乘間視予故其治縣之政無巨細予得聞之皆本平日所學舉而措之者治縣甫八月其母太孺人卒於家訃至解印綬哀痛持服其縣之士民奔走呼號謂縣公喪母去官使縣之人皆喪慈母時有　天使來案獄其愛慕而未諳禮法者相率詣之陳請奪情如不可則請於服闋後仍官其縣事雖格於例而上自大吏下至婦孺近而隣境遠而九府十州之人莫不知太谷之有賢宰矣先是訃至從人僉謀匿之而先謝病解職然後持服服闋而以病愈謝官於例可復舊任太谷爲山西省之腴仕不可失也海樓聞之大哭曰親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無病而詐病欺天乎欺人乎欺吾親乎立具牒發其事從人之所謀趨利而背義不學之人時或爲之海樓學者也所學何事而肯爲之邪予嘗謂學與政非二道修諸己則爲學施諸人則爲政海樓頗韙其言夫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盡己之謂忠海樓能爲士民所悅服者忠於政也其忠孝之所移也既授政於代者匍匐而歸士民雖留之而不能發乎情止乎義也其將行也陳樾齋作詩送之能詩者和之予故序之

詩說上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嗚呼觀書與序之言可以知詩與樂之由來矣觀孔孟之言可以知學詩之法矣歷

世既久浸失其本而詩道不明於天下夫人莫不有性性動而爲情喜怒哀樂愛惡欲情也弗學而能蓄於中而宣於外其辭有悲懽愉戚之端其聲有抑揚高下之節和之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爲有器之樂不和之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爲無器之樂雅頌是也無器之樂風是也或因作樂以爲詩或因采詩以爲樂里巷之謳吟謂之風君卿大夫所制造謂之雅皆以言其志而已矣故有謂言志永言而後依永和聲爲詩在樂先者不達於樂之

詩爲樂之辭故論樂而詩在其中考之春秋傳襄公四年魯穆叔如晉晉侯享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肆夏文王鹿鳴也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肆夏文王鹿鳴也又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肆夏文王鹿鳴也又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歌二南以下至頌季札或贊有他樂不敢請已其所觀者樂也之或譏之而終之曰雖至頌詩之辭也所歌二南以下至頌季札或贊有他樂不敢請已其所觀者樂也非詩之辭也所歌二南以下至頌詩之播諸樂者也故曰五聲和八風孚節有度守有序孟子因聞其樂而知其德此之謂也孔子所論亦然其謂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謂關雎入樂之聲也如以爲樂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謂關雎

耳哉其曰雅頌各得其所謂雅頌入樂之聲也如以爲雅頌之辭何不云然後詩正而乃云然後樂正哉不特此也其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亦謂樂聲也凡樂聲之中樂哀兼備而樂易至於淫哀易至於傷其時師摯之倫善於其職故樂哀各得其正不至於淫傷或夫子教之使然而非論其辭也如以辭而已矣關雎三章所言琴瑟鐘鼓固可云樂窈窕爲哀樂哀之過乃至淫傷所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有傷然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固樂且不至淫無哀何以與洋洋盈耳雅頌得所相發明皆論樂而詩在其中也然亦有專以詩論者春秋傳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文公四年衛甯武子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襄公二十六年齊侯鄭伯如晉晉侯享之賦嘉樂國景子賦蓼蕭子展賦緇衣晉侯言衛侯之罪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又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實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公享之爲賦蓼蕭又十六年晉韓宣子聘於鄭鄭六卿餞之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產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葛屨凡其所賦皆取於詩辭之義而聽其賦者亦卽其義意以斷之不關乎樂也孔子亦有取於辭之義者見於論語之書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雅言詩書執禮曰興於詩子路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論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曰未之思

也夫何違之有商容三復白圭以其兄之子妻之曰謠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荷貴者引深則厲淺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因齊景公伯夷而引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伯魚過庭詔之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凡此所記皆取其辭之義而不關乎樂也詩之爲用可以入樂可以垂教學樂者并其辭而習之誦詩者本其義而行之聖人之言詩也殆以此夫

詩說下

禮樂明備而天地官是故聖王在土凡事莫不有禮凡禮莫不有樂凡樂莫不有辭漢志曰孟春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記曰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樂器從之然則采詩所以作樂作樂所以副禮禮樂非聖人在上不能作故記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周衰而王迹熄天子僅亦守府有其位而無其德孔子終於下位有其德而無其位禮樂廢壞作者無人采詩之官既廢爲詩之人漸澌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言王迹熄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詩無事於采孔子雖聖不作無所用之辭惟即史之所記作爲春秋以維王迹而侯後聖世所傳猗蘭龜山等篇皆依託也孔子之時詩既亡矣然古人所作猶有存者於是網羅放失定爲三百十一篇不能播其聲於樂而但明其義以教人師之所傳弟子之所受皆取詩之義爲修己致用之方不惟孔子無詩即三千七十之徒人人學詩而未嘗有一篇一章之作孔子沒後其教未泯流及漢世學詩之意猶可考見龔遂諫昌邑王有曰願王內自揆度夫王詡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

觀於此可以知孔門之所謂學詩非造爲篇章之謂
也已

師說

人曷爲有師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之時君
卽師也師卽君也乾坤奠人物滋人靈於物物效用於人
草木之實鳥獸之肉可以果腹有先食之者而後者師之
草木之葉鳥獸之皮可以被體有先衣之者而後者師之
營窟檜巢可以禦風雨避寒暑有先居之者而後者師之
先生而有知能者爲後生者之師卽爲後生者之君也有
聖人出焉制火食者爲火食之師制宮室者爲宮室之師
制衣裳車馬器械者爲衣裳車馬器械之師制書契禮樂
者爲書契禮樂之師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
事君以自顯也故曰君卽師也師卽君也道之所寓也堯
立爲天子而舜繼之與主備矣文物照矣後生者有所損
益而不能出先生之範圍分百事以布之設百官以守之
後生者師先生世代更而事守罔替君師者德與位兼也
兩者或戚焉有德輔有位有位師有德於是乎有師保疑
丞之名地廣民衆不可人告戶說於是乎有庠序學校之
教教法頒自朝廷里俗無私授受盛世也禮失而求諸野
官失而學在夷一藝之微必有所承況聖人之道乎一卷
之書必有所受況載籍之博乎美富之業統於仲尼微言
大義傳自諸賢書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

逞臆說以亂經非永嘉喪亂之前罕卷帙以私誦在版本既行以後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并記問而不能師道何由立乎經舘易得人師難遭師無經之可教學無師之可從聖道奚不墜乎學無常師惟道所在陳相棄陳良之道而學許行是爲舍正而從邪使其從孟子遊何啻師之有若夫聚數十百游民恒飣陳言以爲文而謂之學招一麒麟檛虎豹鞭置之上座而謂之師諮以事無所知也即以書無所問也吾師乎吾師乎是豈韓子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乎

學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爲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爲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熟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正歲孟月之吉黨正蜡祭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弟子之職撮衣沃盥執帚掃灑饌傾陳膳執爵奉席無非學也王民之言如此先王之制有小學有大學先入小節踐小義後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閑邪以存其性情使不放溢於五典之外而尚德緩惡辨論官府之政富馬唐虞三代上有數教之典下無不學之人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故比屋可

封而刑措不用周道衰王迹熄莊王之世其詩有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學校之廢此其漸矣越百數十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患失而懼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其後二百餘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命周紹傅王子而戒之曰勿令溺苦於學其後二百餘年秦莊襄王楚幽王皆於趙而歸孝文王使之誦對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莊襄王

者始皇帝父也始皇帝者天下用李斯言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所不去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又謂諸生在咸陽者爲訞言以亂黔首侯御史案問皆阬之於是古先聖帝聖王立教與學之制掃地盡矣天一氣不賴盡一形不頓盡天下之人無貴賤無賢愚皆困於學苟欲一旦滅之試取書論語之文而連綴之曰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子曰學而時習之云云其義勢有不能乎矜鄭風也亂遷王黍離其風如是弊必始於王朝而後浸淫於列國然味詩言不過學校之士怠荒其業而已未至華野上下無道揆無法守也衛武子聘魯魯文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拜魯使行人

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武子之言雖以譏歌詩之不當然曰肄業可見當時士大夫之尚務於學矣原伯魯周大夫也大夫而不說學上何以臣君下何以治民閔子馬之言豈獨爲一人憂之慮世風之愈遷愈下也武靈王國於北邊利用胡服勿令王子溺苦於學恐其妨於騎射耳上行下效久而相沿秦子楚質於其國而染其俗是以無師傅教學不習於誦孟子告齊魏之君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則其國中教養猶存特有所未善故欲其謹之申之也武靈王之風固子楚爲質而流入於秦生始皇帝語有之曰其父報讐殺人其子必見行刼有不習於誦之

之所廢始皇帝之所滅漢興七子之徒轉相授受奔竄於戎馬兵戈之際隱遁於折園巖谷之中秦滅漢興除挾書之禁重立學官若伏勝申培轅固韋孟田何賈誼董仲舒之儔其學皆出於七十子之徒文景武相繼諸經皆立博士置弟子員然所教者章句訓詁之末所學者利祿仕進之資尊聖人之經而不行聖人之道膚處三代之隆究不可復所幸道載於經經傳於世師弟授受不敢失墜孔門之於經也則有簡編相付而其義則師以口宣弟以默識流傳至漢迺漸著爲書籍者器也道之所寓也道亡而器存猶可考見先王之道是以學者寶之乃歷代之書亦時

聚時散時多時少隋牛宏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領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典章皆備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閒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東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載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典章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遭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代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勖定魏內經更著新籍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難興甚建國立家雖傳名號實憲章典禮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錄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之書及公私猶存藉經據有江陵遭梁破平侯景收文

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尚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章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闕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咸仰聖代今祕藏見書亦尼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

若發發明詁兼開賜賞賦興典必致觀閱斯積牛宏之表
載在本傳所陳五尼推能四尼之害最大何也書之傳於
世不徒簡編而已貴明其義自七十子承師學以教弟子
諸經授受各有源流綿綿延延迄於兩漢西晉宛如世系
諸牒高曾祖禰子孫昏玄未嘗曠絕暨惠懷之亂京華蕩
覆五胡雲擾元魏周齊相繼分疆彼其兵燹所及師儒典
籍固已靡有孑遺即建國小安之代亦不能崇重搜訪由
其先世未聞聖教故魏道武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
最貴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
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沿革以至於今不可勝計乃命都

縣大收書籍孝文徙都洛邑祕府之中稍以充實爾朱之
亂散落人間由此觀之牛宏所謂永嘉之後寇竊競興憲
章禮樂寂滅無聞者良不虛已秦皇焚書阮儒而漢高興
學王莽末之焚燼孝獻時之播蕩一則光武校集一則魏
文采掇滅之距興皆爲時不久惟晉自懷愍以後典章文
物淪亡者幾三百年其時南朝五氏諸臣皆中原苗裔然
溺於詞章而不求先聖之學李延壽北史儒林傳備敍南
北諸儒之學皆出於漢儒要之愈傳而愈失故其著述不
顯於世隋文雖納牛宏之言搜討異書總集編次然書僅
存而義已亡唐賢韓愈之論所傳不廣於是七十

二子之言觀之可知聖門之學在於躬行而詩書禮樂之文則藉以正其所行之得失故子路何必讀書之語夫子斥其佞三代而下淵源既遠教無所承非讀書無以爲學東晉以後并訓詁之師而亦亡之書之義且不能明復何望於躬行也哉唐虞三代之教興學營宮室其地則爽塏高敞也其材則堅固豐隆也其工則精良也門序堂廡寢息之廬游觀之所以及庖廩井廄無一不具家之老幼範圍於中春秋戰國時家人或散佚於外而此宮室也蟲鼠侵蝕之禽畜踐踏之丹堊之漫漶者有矣墉垣之摧崩

蓍夸毀百年有壞無修秦皇一出如風雨之震撼水火之焚漂累代所營建蕩然而無餘漢氏反秦所爲抉剔榛莽得其朽棟敗椽敞瓦破石想像規模粗構院宇以飾觀瞻而且成毀無常吁可嘆也夫

嶧山書院記

天下州縣所在多設書院集儒生習業其中武鄉亦有一區地在嶧山故以爲名康熙二十五年知縣高鎭所建嘉慶四年十一年知縣吳邦治鄧方城相繼增修堂室門序凡三十一間規模畧具而贍士無資故院中虛無人子以嘉慶十二年七月來知縣事頗思振興而未踰年轉餉蘭州比歸署政之郭君長齡畀以罰輸銀三百兩爲增修用迺率耆士度地市材募工增建正位兩廂七間別爲院宇題其門曰致道齋既竣士稍稍來學顧猶慮無以養之也越二年邑民先後捐田二十七畝計其租粟僅足以食一

二人而析爲諸士膏燈費其事昔無而今有士皆樂之書院之制肇端於唐太宗爲李泌作書院於蓬萊殿側資治通鑑紀之迨宋而嵩陽廬阜嶽麓睢陽四大書院最著若唐六典及藝文百官諸志所載之集賢麗正等殿書院乃撰集文章校理經籍之所也浚儀王氏曰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相與擇勝地立精舍耆碩居講習爲政者就養之若嶽麓白鹿洞之類是也鄱陽馬氏曰州縣之學有司奉詔旨所建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田土之錫敎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由此觀之書院固鄉黨之學也然州縣之學未嘗不養士

唐以前蓮勿論宋仁宗詔州縣立學增賜之田由是學校徧天下朱子崇安縣學田記謂養士之需或取之經常之外鄭明德遂昌雜錄載平章尤公每出諸生擁過叫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是則南渡後士猶廩於學官及亡而制乃廢虞夏商周之學聖人之所以爲教尙矣漢氏罷絀百家博士弟子皆以通經爲學而其後劉宋李唐於儒學外更置玄史文律書算諸學士所肄習亦多端矣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學以儒名堂曰明倫旁置四齋設官教士肄習五經四子諸科舉用經義仕進由科舉自定制至今歷四百有餘年當其時士皆仰給縣官不傳賦役無藉於

賢士大夫故武鄉有儒學而無書院書院之設自高君始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書院亦儒士之肆也黃仲庸校藝酒閣發策有曰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而培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遝既倒之狂瀾不用則倡和寂寞之濱亦足以名世朱子與同時見之歎服夫士而曰儒所學者修己治人之道進載於書不讀何由知不知何由行科舉盛時有識之君子恒以士不讀書爲憂歸熙甫送童子鳴序曰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而曰競於榮利并心壹志於科舉之業以靳勝於人讀書雖不多而有資於科舉者猶莫不究心聖人修己治人之道雖知之不深行之不當猶得於所業中窺其津涯譬諸大木之一葉去本雖遠不可謂非本之所生其不得與於科舉并不得附於學者視科舉中人如在天上爲其所震懾思有以追逐之不待教養於書院而農工商賈無不讀書之家然不崇儒之人人材學術雖陋亦寖成以尊制卑以貴制賤以賢制愚之俗值衰亂而人心不敝世道能延夾漈鄭氏曰九流設教至末皆弊千載之後弊將若何歸熙甫諸君子固憂其愈趨愈下而憤激言之耳予爲諸生嘗遊五華書院暨沾科第歷充諸郡書院山長見夫士之從學爲科舉者什一二爲窮餓而利其贍養者什八九其爲文苟且剽掠冀不被絀罰而已若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講章句課文字如王介甫慈谿縣學記所鄙之俗學惟應童子試者爲然名一附於學官之籍而其功遂報明倫堂四齋無一人肄習其中盡讀書爲學祇求得爲生員其顧已竟昔人資以升舉之書目未之見耳未之聞也夫儒道自漢以來爲訓詁辭章義理之學其未至於科舉時文

止矣并此而無之有世道人心之憂者其若之何予所至輒勸士讀書官於此尤以之爲急而勸之之方一以性一以情或問讀書何爲則語之曰人子當孝父母乎曰然孝父母爲榮利乎曰否於是告之曰讀書若是而已矣此勸之以性也或問書何所用而舍生計以讀之則詰之曰子博奕乎游觀乎曰然何所用而舍生計以爲之曰用以悅心志娛耳目於治生無傷也於是告之曰讀書又若是已矣此勸之以情也夫學聖人之所興書聖人之所作聖人立法無一不因乎人之性情豈於此而矯誣之是故有謂爲學讀書無關於治亂興衰而養士不如養兵者吾信聖

人而不信之惟即人之性情以爲勸李泰伯袁州學記曰漢孝武世祖葦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歐陽永叔吉州學記曰人之情樂於學又曰聖人之興籍皆在相與學而明之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然則鞏山書院雖臨養士之資雖少而來學之士羣居族處講章句課文字用以悅心志娛耳目無榮利之相競如人子之事父母服習既久漸窺夫修己治人之方而握夫訓詁辭章義理之樞要其於科舉時文奚足以云爰勒諸石以告來者

古聖人治天下立教於庶之後自王子以至庶民之子弟皆有受教之地虞夏商周異其名天子諸侯異其制而在國在鄉舉可謂之爲學五事五典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教與學之目也而其爲地則朝廷之大政皆出於其中詩大雅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鄭氏箋云宮辟雝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尙緐助祭於廟則尙敬

甯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詩序云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此祭祀之政行於學中也周禮春

官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月令曰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此作樂之政行於學中也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此養老之政行於學中也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黜陟之

政行於學中也周禮地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鄭氏注云序州學也樂記曰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鄭氏注云左東學也右西學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鄭氏注云語謂論說於郊學也此習射進賢之政行於學中也魯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又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此出師治獄之政行於學中也道之所在修諸己則爲學施諸人則爲政行政即以立教斯爲造就人才之方有人才以輔政使之行其所學天下安得不治學

莫備於三代盛時其士之廣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後世而考之禮與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朱子作崇安縣學田記以謂當時爲士者之家各已受田故得以自食其食不仰給於縣官而江陵項氏枝江縣新學記亦謂古者無一民不養而獨無粟士之廣則其士非爲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葛袁飲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二記之所推測當矣而愚以爲古之時一夫受田百畝無一民不養也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無一民不學也學而成爲士而仕以受祿學而無成復於農而退耕於野農隙制器則商賈悉歸於農游民絕而邪慝消是亦古者教養合一政工也日中爲市以有易無周商也天下之人無不學則天下之田無非學田豈若後世歧教於養外歧學於教外而乃規焉置田以養士誠書院爲鄉黨之學寧於前記既言之矣武鄉書院之興修亦於前記言之矣然其時但增建致道齋并置田二十七畝而已前記勒石之明年士民復有出緡出田相助者於是內外堂廡房舍悉緻其材敷而新之以田三十三畝有奇增爲諸生膏火費而應讀之書應用之器亦畧備王介甫慈谿縣學記曰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故其俗一而不雜人愼刑而易治士多茂美之才而易成嗚呼觀其所言可知珍產淫貨遊販水旱之有妨於學矣宇之官於武鄉而亟營書院亦以其俗其人其士頗合於慈谿學記所言曠懷三代之治欲使境內之民無不學境內之田盡爲學田顧古法不可行於今當變而通之願得好義之人廣其施宇而於所置之田粟擇節其用積貯以買田田苟足以贍士而有餘則凡營宮城池廨宇倉庫圄囹亭障之興作繕葺孤獨廢疾與夫徭役吏胥輿隸之資糧度緩急爲次序而皆取給於其中又擴而充之則使農之所耕莫非書院之田農之子弟莫非書院之士商賈悉歸於農游民絕而邪慝消是亦古者教養合一政工也日中爲市以有易無周商也天下之人無不學則天

供億官民之力皆弊無已圖踰年稍紓方謀展拓之而
予鴈級去官矣然予雖去而書院自在鞏山修理之歲月
書籍田土什器之數目經理之章程不可以不識也故重
爲之記而繫其事於左方

新置理蒙會館記

漢制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名邸此後世會館所昉也
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自四民既判止各有所農在野
工居肆商藏市而士之所業者仕之道故於文從人從士
爲仕仕者惟士是取或貢舉期集或謁選需次皆必於京
師於是有會館以爲羣萃州處之地往代方域析爲州部
道路令制治行省之名擴十三布政司爲省十八雲南最
遠而僻隸雲南省之州縣以十四府三直隸州四直隸州
統之距省治千里而西爲大理府爲蒙化直隸廳學使行
部則於大理試士而蒙化之士來附其至京師必歷省治

而東較諸府廳尤遠僻十有八省之會館或一省之屬爲
一區或一府之屬爲一區或一州一縣自爲一區蓋士之
至京師者多則設會館也不能儉雲南以遠僻故士雖懷
抱利器罕得自達至京師者較諸省爲少而會館遂合省
屬共置凡三區焉嘉慶紀元以來　天子加恩士類會試
中式之額大溢於前雲南之士得至京師者數將十倍羣
萃州處三會館幾不能容刑部主事蒙化劉君玉湛及其
門生會試舉人太和趙君瑜欲別置會館一區適原任廣
東崇化知縣李君鍾璧暨其弟戶部主事鍾景以展閱至
京師俛裨相與商度發書告其事于相知之仕於外省者

各出貲佽助郵致劉君官所市得粉房琉璃街舊宅一區以倡議集事皆大理蒙化兩郡之人因名理蒙會館郵書屬予爲記夫雲南雖遠僻而幅幀遼闊州縣相距或一二千里而遥士同隸於一省往往不相識面不相知名好尚亦不無少異大理與蒙化地相毗也俗相類也人相習也至京師居一會館其羣萃州處之樂在外何殊于在鄉乎爰議捐貲各官姓名并議定條規備列于後至于有基勿壞與夫積小以高大尤有望于後之君子焉

文昌宮慶誕置田記

世所崇奉之梓潼文昌帝君其說有二史記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尚書禮于六宗孟康以爲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馬此所祀乃文昌宮之星也崔鴻後秦錄姚萇遊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早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惡子也言訖不見至是稱帝即其地立張相公廟祀之明史禮志梓潼帝君者記云神姓張名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宋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此所祀乃梓潼神張相公也文昌星與梓潼神邈不相涉合而爲一其說出於道家近人崔氏顯適俗編趙氏翼陔餘叢考嘗辨之而朱氏彝尊作開化寺碑謂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爲帝君者則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善文之士則司祿亦無事於文矣使天下之士才者不必祿祿者不必才則帝君之權不已重乎朱氏之言或有

所激然孚謂天下一事一物莫不有神主之三代之祿士也以行不以文而祀之者必有言言卽文也故神祇中無有以其主文而祀之者後世之祿士也以文不以行設科目衡文而有言者不必有德故爲神道設教若魁星之以字形肖像而祀蓋魁者首也以爲士求科名必爭魁首魁有其神陰察善惡而進退之而科目之文主之者其神更尊其進退文士更嚴善者陟惡者黜所以使士勵其行也

張相公生於蜀之梓潼攷而廟祀屢著靈冀葉石林岩下放言高文虎蓼花洲閒錄皆記其顯靈於科目之士是以來科目者奉之爲主附其神於文昌之星而崇以帝君之號亦若傳說之爲列星者然神既由人而成必有降生之辰二月三日之祭其來已久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吾溟與蜀連壤帝君之祀最盛溟宮城內西街舊有文昌宮慶誕之會分四班輪流管理本街經費臨期措辦動輒告窘杜翁友桐倡率同人捐助貲財置田若干畝收其租息爲慶誕之用四年而一週可免匱乏之虞翁雖已逝其事長留恐其久而湮也勒石記之置田之數具刻其陰

重修蒙化廳署記

蒙化舊爲府治其署乃皇禎間掌印同知高梁楷因守道舊署改貲康熙三十六年蔣旭重修郡志載之門坊堂室以及亭榭池臺署備歷年已久傾壞相仍官斯土者雖或修葺不過塗壁粉飾耀外觀而已乾隆間改府稱廳而署仍其舊癸丑春瀾渡通守陸公來攝事入而周覽傾蓋甄瓦則破敗桷椽棟楹朽非撓折卽朽蠹矣垣墉堦砌則坍圮矣慨然曰萬里宦遊駐足之所縱不必高堂華屋亦安可棲息於頹墻敝宅中也於是竭已貲以市材募工由內及外皆撤其舊而易以新池則浚之墻則築之花竹草木則灌溉而培養之木植陶瓦圬墁丹青之費不動於官不斂於民土工木工奔走之役稱事給餼不負其勞署宇堅而文彩煥矣其中者不復知爲舊署矣夫儒者之道在乎推已以及人公廨固臨民出治之地也爲天子吏將使宇下之氓咸有廣廈之庇而一身所居乃視爲傳舍而不能自治復何所推哉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阤壞者不勝任先自劾然則公廨之治否固吏道之一端也公屬爲記因書此以誌歲月焉

公建迺西享堂置買墳地事引

夫人之營營逐逐於世也何爲乎求所以奉其身者而已則葬祭其餘百務皆由此而推矣奉身之事生則衣食沒暨者也衣食在於生時可有待於他人至於旅櫬無力所不及之地然則人之衣食也己吾滇封域號稱三迤貨財都會惟在省城謀衣食者咸輻輳焉而最遠之郡縣莫如迺西所屬士商工藝之客於省城者既多其犯霜露嬰疾疢不克生還故里者蓋不少當其生時郡縣攸居處不盡相近名姓不及相聞而萍聚一方則以一監一司一牧守統屬之故欣戚相關不啻伯叔兄弟之在於一家及中道相捐雖不至委溝壑專祠東郭北邙纍纍相似即有曝原野而窆無定所祀無馮薦徒悵望九原松柏尋宿草而無踪其飲恨吞聲蓋不待瀟瀟暮雨時矣夫生既相憐歿固可以相依也合葬於一山合享於一堂歿者存者庶其共慰乎爰集迺西郡縣之客於省城者聚族而謀買山以爲葬地建祠以爲祭所悉爲迺西之人捐資其葬其祭悉爲迺西之人捐資集事不外索於他郡生時聚處既聯爲一家今日之舉不啻合一家之力而共爲之以視郭公之錢專范氏之麥丹施德於他人者其情自切孰不解囊輸乎古人有言倘處青山不可埋骨春秋傳云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迺西之人聚於省城皆同鄉也以鄉人而葬鄉人祭鄉人雖厝於異鄉與正坵首無異其歆也必矣凡我鄉人其念之哉所有捐貲姓名具刻於左

李紅軒八十壽序

漢世崇經學立博士官其時通經傳經之儒多以年老著
伏生九十餘授尚書鼂錯申公八十餘爲大中大夫轅固
九十餘以賢良徵聖人之道備載於經惟研窮之久始能
湛深而仁者由靜得壽之理亦於此可驗焉唐代設科取
士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自元明
至今進士皆由經義起家惟鄉薦外復有拔貢歲貢二科
挨貢不論其年歲貢則以食餼之先後爲次先食餼者歷
年既多治經已久故俗亦謂之明經自食餼至貢必歷二
三十年是以歲貢之士多屬大壽之人或見其得貢由於

年深無關於學之優劣而輕之不知年深則學邃學邃則
靜靜則得壽理固相因而致也李上舍恢巽余錫壻也其
尊人紅軒與予同食餼於學以誼兼親友凡學中俎豆禮
儀之事恆相輔而行愛好如昆季及予奔走於外踪跡始
與之疏而紅軒躓於鄉闈以明經薦歲貢予入學五年而
食餼食餼十有四年而由拔貢舉於鄉紅軒之入學也先
於予其食餼凡二十九年而薦歲貢貢後閱七年而年已
八十矣紅軒長子二十餘歲縣學之制食餼諸生凡二十
人當時之名次在前而年長於紅軒者約居其半同事相
依方如昨日而紅軒已爲中碩果亦在耆艾之間

吳翁八十雙壽序

余假講學之名鋤口四方嘗爲書院長從遊者往往登鄉舉成進士人不知其所棄之自可售世也而誤以爲子之功於是以決科之術見問者所至多有雖憩息之地逆旅之中亦往往不絕其有非笑之誠斥之者蓋君子必見娛於小人小人必見屏於君子理勢固然而從遊之侶則皆阿私所好未有入室操戈者也昭通爲郡距子鄉甚遠子無心於來游也而猥爲節使所舉太守所招掌其鳳池書院既至則諸生之習業於院者三人應童子科者十數人太守課其優劣以月之初二十六日爲期其日自他所來

與課者合諸生童子得六七十人吳生祥麟三人中之一也自予初至即習業於院道予去然後歸相聚頗久暇日叩其家世則兩尊人俱年八十而健父某翁往來黔道無勞苦狀母辛孺人持家督婢媼勤而不勌生兄弟並克家不游惰于女婿嫁且弄孫矣一室之中父子兄弟怡然聚順予聞而慕之思待翁懸弧之辰一登其堂致祝嘏之禮會爲諸生鄭焯鄭炳所逐不及待瀕行吳生丐言壽其尊人夫予以授徒爲業授徒以經學爲先孔子於詩取妻子好合兄弟既翕之語而贊以父母其順孟子言三樂其一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然則經學之所重可知矣吳生之

趙紫筏壽序

古有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見於周官太卜姚信以爲神農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黃帝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左傳言左史倚相能讀三墳其書不傳愚以爲三墳蓋即三易也儒者傳伏羲之易而神農之易流爲醫家黃帝之易流爲道家宋元豐中所出之三墳書僞不待辨即邵子之河圖洛書後儒亦多疑之愚則以爲邵子所傳乃黃帝之河圖由一而演爲二不傳於儒家而傳於方術之士至宋始顯以之說羲易而無不合者三易無二道故也新安王晦叔云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按神農本草著錄於隋志而黃帝使岐伯定本草經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是醫家之本草作於神農而定於道家所祖之黃帝矣魏伯陽道家也而其言神丹乃著周易參同契朱子儒家之大賢也而註伯陽之書且有但望他日爲劉安鷄犬之語見於答蔡季通書因此以繹伯陽著書名義殆謂羲農黃之道相同耳然則周禮所謂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者豈非三家之學之所從出者哉趙紫筏儒之文者也居點蒼山之麓自号應董子試即與交遊同補諸生同試於學院同試於鄉

闈紫筏藝勝於予予常以翰林期之而乃試拔貢不利試舉人不利計其年已六十有四不復事舉子業欲以食餼資坐待歲貢而科第則屬之後人予作吏武鄉其長郎善淵客於官舍相聚六載請爲文壽之先是紫筏雖豪於文而善方脉又好丹經挾三家之學行萬餘里垂老始歸以其學分授諸子長郎洞曉方術次郎入儒學登鄉試副榜予鄉中人來予輒訪紫筏近狀知其配周孺人助之持家教子益得以肆力於諸家之學夫紫筏年長於予而健於予必有所得於藥品丹經矣諸家之言壽也儒曰不朽醫曰延年道曰長生紫筏能交竟可以立不朽之言能方脉可以延年能作丹可以養生而又夫婦偕老子孫繞膝無俗事以攖其念慮然則爲紫筏壽孰有踰於此三者乎因書以貽之他日歸里當面叩其所得焉

張博士八十壽序

丹徒張君慶梧作尉武鄉之明年士民愛之聞其尊人正其翁年屆八十競致稱觴祝嘏之禮謂予數與慶梧語備聞翁之生平而請爲之序壽之有序於古雖無徵而介壽之辭見於詩敬老之義著於禮稱觴祝嘏詩所謂酌以大斗以祈黃耇者也壽至八十禮所謂杖朝常珍者也愛其尉而致敬於其所生盛舉也予雖不文詎可無言以達其意夫翁固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其少時嘗習舉子業與王夢樓先生懃覩同學相引重一試不售即厭薄之謂其不足爲而棄去挾其才藝遊京師往來公卿間值

欽使册封琉球國王琉球居海島在泉州之東世奉正朔封舟泛海側有從客偕行夢樓先生甫拔貢未舉於鄉與翁俱在從客之列司記載凡山川都邑物產風俗道路所經翁撰輯爲風土記詳密而有體要使歸奏其書特邀賡賞未幾由算學中式授欽天監博士而夢樓已及第爲編修矣算學之選唐宋皆有之固科目之一也翁究心周髀海島諸算經能知歐羅巴法之所出久之以親老告養去官遂不復仕鐫印文曰曾經滄海當其從往琉球時年甫二十餘冒風濤之險經氣候之殊溯於危者數矣而從容筆楮使彭湖中山伊豆諸島長虹橋松嶺之境平奇奧顯洪纖巨細罔不入於簡編備職方氏之掌故挾策壯遊意氣甚盛今則含飴弄孫優游自適蓋距縣車之始已四十餘年矣吾聞封舟之達琉球也由京師取道江寧而越而閩然後入海既張帆則行程之遲速惟聽於風之利否故有兩舟並發先後頃刻而到日之遲速頓有數年之差至於海中之變怪百出舟勢之搖撼傾敧其危而復安者尤非人力之所能爲古人每言滄海桑田謂神仙之壽命綿長而世事之變遷倏忽綜古今而言之也若夫泛海之舟由赤縣神州桑田之邦凌陽侯犯天吳入萬里無垠之滄海事竣歸報又由滄海而返桑田之邦一往一來橫覽變遷於中外之域視彼神仙亦復何殊聖王養老乞言設三老五更之位仕焉而已者教於閭里鄭氏謂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書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即乞言之義也左氏傳曰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若翁者豈非其人乎慶梧迎養於官舍就見乞言之人踵將相接而翁舉生平閱歷之可勸可懲者娓娓告之且爲慶梧勖豈不有合於古義也哉故於士民之稱觴祝嘏而敘之如此

趙貢生五魁壽序

學校之興著於有虞生員之額設自近代蓋政事非賢才不立賢才非學校不成於是有貢舉之途爵祿之等庶增隋制取士之科有六而進士明經爲重進士試詩賦明經試經義厥後進士雖改用經義而今之歲貢則仍沿明經之科諸生食餼於學府四十人州縣遞減其十謂之廩膳生增廣之數亦如之附學之生無額三年大比鄉試中式外廩膳生以次充貢大率府學每歲應貢一人州三歲二人縣二歲一人計食餼至充貢之期遞則三十年速則二十年貢之名義取於尚書禹貢之篇下所供謂貢等賢才舌耕自給不得馳驟名揚忝貢歲貢有學官之階然非部院考驗達其名於吏部則不注於銓選之籍而趙君簪於貲用未詣部院投謁亨嘗惜之二月二十九日值其生辰

於漆絲鹽緡球琳琅玕之品既貢而試於廷第其高下而授之官出身與進士相埒進士由鄉試會試中式乃得入對而歲貢直達於廷其路較捷尋之爵祿也隆故督勵之也嚴立制之初生員必肄業於學日有課月有程食廩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以下追還所給廩米黜爲民進士或一時文藝偶爲主司所取而歲貢經二三十年課試苟非日事於學必有降黜之虞世目貢生爲明經名實之間誠有其不爽者近制恩施寬大優恤寒儒始弛降黜之條繼免廷試之舉廩膳生惟較食餼先後以次充貢其有恩澤之年則以庶貢之生爲恩貢而次之者爲歲貢並由督撫學政考驗咨部注籍予授儒學官而候選於家人見其食餼以後無患於降黜雖不從學而亦得循資充貢或遂輕之不知二三十年中學使案部凡三年而兩校士廩膳生必與焉使平日不學烏能應試其視一登春秋榜即棄所業如敝屣者固當迥異予宰武鄉七載縣之廩膳生充貢者凡三人而趙君一元於嘉慶十四年恩例充貢其始爲廩膳生在乾隆五十四年而入爲附學生則在乾隆四十六年計入學九年而食餼二十年而充貢今年六十有二矣其人才器甚偉文筆頗豪邁徒以舌耕自給不得馳驟名揚忝貢歲貢有學官之階然非部

之爲座客述之座客咸曰願君他日爲教諭而諸生介壽
稱觴并舉今日之集而告之是則今日之集其樂已勝於
授官并爲授官之兆也予聞而嘉之爲敘之於屏首

姚氏雙壽序

近世士夫家最重祝壽之禮自五十以往每歲之誕辰謂之小生日滿一旬之歲謂之大生日是日也親朋畢賀玉帛羔雁充庭於大生日尤盛又或爲文以稱道其生平之美人子於父母恆以此爲大事必設廣筵集賓客以相娛樂蓋昉於古人爲壽上壽之義及詩人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之詞而寖以成俗夫親愛其人而欲其多壽情也人之所親愛莫如父母聖人緣情以制禮則人子之壽其親儻亦禮之所不可廢者歟姚翁子昌暨其配李姥今年七十有一而其令嗣扶九請予爲文以壽之五邑在滇中最爲僻陋其民惟事農圃無他術業姚翁具儁儻之才不囿於鄉嘗游諸採金阬硐之地從井人後獲金背以歸財用遂饒李姥佐之治生教子孫以詩書於是進寒素爲豐腴變樸魯爲英俊翁爲太學生扶九入邑庠並與邑中賢豪交游且好周恤貧乏施予藥餌李姥復贊成其善是以每歲生日賀者常盈其門扶九謂子曰前此之壽吾父母獨關於文者以君客遊在外故今年值君暫歸爰將出矣雖非大生日然不求一言以爲父母壽過此以往至八十九十百年君或宦遊未歸則欲得君之文難矣察其意似有取於予言者夫予言何足重顧識翁最早或有所以祝之者

耳翁所居在邑之東鄉子十餘歲時數從先君子至其地與翁往還其人魁偉豪邁與之處笑語可親予弱冠後奔走於科名或數年一歸每與翁遇覩其容貌神情輒無異往時相習久竟忘其年及扶九以文請叩而知之始訝其年老而身健也人之壽以百年爲度其所得之或多或寡要可於身之衰健卜之翁已踰七十而其身無異於少時則進而八十九十以至百歲當無異於今日矣李姥與之生同歲而能同德相資宜其百年偕老也予之祝其壽者如此扶九以爲何如

聖人之道著於六經七十子之徒受而傳之者惟卜氏最盛於詩有序於易於禮有傳於書則尚書大傳載其讀畢而見夫子之言而傳春秋之公羊穀梁二氏皆其弟子蓋六經之傳於世皆其學也攷之史記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當魯哀公十六年爲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其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樂記載其問答乃文侯時子夏年已一百有八歲矣搜採異聞錄及容齋隨筆詳核其年意始疑其差誤不知傳經之儒往往多壽即如漢

代之伏生申公轅固諸人其年備載於史信而有徵何獨於子夏而疑之道之見於世也惟政與教政有時而敗壞則賴教以維之自孔子至今道之所以綿延不墜者賴有傳經之儒本其所學以立教耳七十子以來教之責非一人所能勝端木氏所以有識大識小之論而傳經之儒歷年既久其學自遠學既遠則壽必高子向爲老儒祝嘏當以此義爲詞覽者頗不謂附會蓋仁者靜壽則言固有不可易者歟子宰武鄉之明年洪洞四筆山人名楷歐者來灌教官事以同氏故互徵家事知其有兄悟堂遂於學設教於其鄉且出其所著騷壇八畧以示予爲

其人而未得及山人瓜代去予以事至省城數與相見見輒訊吾堂起居因悉其生平梗概蓋悟堂以名家子少從學於從兄醇堂醇堂者其邑之鴻儒淹貫經籍而以理學爲宗其教人不拘俗學悟堂獨得其傳復以所學爲教曾舉於鄉雖會試未第而以挑選一等例得爲知縣悟堂以重聽故謝病不仕仍理故業生徒恆數百人登甲乙科者甚衆遠近咸慕其化戚黨有不平事質之悟堂一言平之無不各如其意以去訟牘爲稀歷任邑侯聞其賢莫不敬禮悟堂未嘗干以私閣君名紹世者以名進士宰斯邑尤傾心結交欲聘主邑中玉峰書院悟堂慮爲山長須時與居以爨舉無閒言悟堂之教使然也今年六十六月十八日爲其生辰生徒戚友稱觴爲壽其仲弟四筆山人屬予爲文予思悟堂傳經設教事與子夏晚年喪明而悟堂亦以耳病不仕其尼亦相類子夏居西河教授據張守節正義以爲西河即今汾州悟堂所居在漢溥太后故里距西河亦不遠悟堂年雖六十而以學邃故強健如常傳子夏之教其壽應不亞子夏縣弧之日親賓畢集而覽斯文其不以予言爲附會否

官長往來易涉嫌疑固辭不應聘從兄弟子姓數十口同居以爨舉無閒言悟堂之教使然也今年六十六月十八日爲其生辰生徒戚友稱觴爲壽其仲弟四筆山人屬予爲文予思悟堂傳經設教事與子夏晚年喪明而悟堂亦以耳病不仕其尼亦相類子夏居西河教授據張守節正義以爲西河即今汾州悟堂所居在漢溥太后故里距西河亦不遠悟堂年雖六十而以學邃故強健如常傳子夏之教其壽應不亞子夏縣弧之日親賓畢集而覽斯文其不以予言爲附會否

爲胡君昆弟所稱譽而復爲足下所取信也僕於科舉之業幼齡即不攖心其訓詁詞章名理道學以及佛老申韓諸家之說皆嘗汎濫漁獵而迄無定見壯歲出遊與士大夫相接更歷世故以證所讀之書寫以謂書分四部雖醇駁不齊要其所言者道而已矣三代以上道主於行而不主於言晚周秦漢士各以所知名道發之於言而文始著漢氏之東稍稍舍道以爲文曹子桓作典論論文而文乃與道分韓昌黎杜少陵因文見道於是因所知之道作爲詩古文而其詩古文遂獨絕千古外此者詩若曹子建陶淵明元次山古文若歐陽公曾子固尚爲知道之文其餘

諸子詩古文非不美也然非以文言道也蓋主於道者本其所知之道以爲文主於文者意在於文而取道之末節以粉飾焉而已士而讀書但當求道而不必學文於道既有所知則爲詩而道寓焉爲古文而道寓焉即爲時文詞曲俚俗之談而道亦無不寓焉爲其爲學也非學詩古文以下諸體也所學者道也其學杜韓以下之詩古文也用其文章之法變以爲吾言道之屑舌而已文體雖多意在于學文則逐體致力而有所不及意在於言道則不名一體而無體不備若此者僕嘗心識之而才與學皆萬不能逮故間爲詩文多不存稿以其不足存也每思屏去詩文欲以管窺籥測之知著爲一書質諸有道之士而早年迫於衣食近又窘於簿書未知何時得竟此欲也新舊詩文幸有從學張生於行篋中掇拾抄撮其制義已爲陸續付刊伏承索觀僅以詩古文三册走伻奉教書無副本希於削正後仍發還也大集定多能借一讀快甚相距非遠前書曾邀枉顧若能惠然不勝竚望

伏承惠書敦忠告善道之義不棄疲駑而辱教之大指在於盡職守爲循吏而勿著述舊所著述不可錄板行世俟歸林後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此有道君子之言也雖然僕竊惑之有諸己之謂學施諸人之謂政爲治者不本於學爲道者不涉於事張南軒所以致慨於俗吏儒生之病也循吏不必皆有著述而有著述者豈必不爲循吏乎無著述而後爲循吏彼爲吏而目不覩詩書者比比皆是豈不盡爲循吏乎抑詩書果如時俗弋獵科名之具一登仕版即當棄之如遺乎知縣而著述恐廢厥事天下之人自山林隱逸外孰非有事之人孰是可廢之事載籍浩如烟海考其著述出於幽人畸士者裁十之二三餘皆懷符緤組各有其事之人也即知縣之有著述者宋元以前不必遠稽近代顧璘王圻李濂茅坤歸有光胡友信屠隆袁宏道王惟儉諸人列於正史文苑姓名猶在人口耳間其人不必皆賢不必皆不肖文苑所不列者又不知凡幾矣今世之爲吏而徵歌選勝燕遊飲博者不盡廢事之人何以著述獨能廢事臧與穀俱亡其羊故挾筴博塞所失惟均使不亡羊則挾筴之與博塞其差等或當有辨且夫六朝以來競尚辭章名雖爲儒而所學者雕雲鏤月模山範水之

言否則責誤獻謏行樂追歡也又或好勇疾貧嘆老嗟卑
也儒者德業文章本無二致彼乃岐而視之言雖工何益
于思氏曰學所以益才也碣所以致刀也竊嘗以謂三代
盛時百畝授田三物造士學不專恃讀書世運既降非讀
書無以爲學政事者述皆讀書所推暨也所學之道曰仁
求仁之方曰恕假如有人焉慮遠行而迷其途則取輿圖
地志紀程之書流覽詳究既出遊凡目驗足涉之境與其
書或違或合咸記注於冊以貽同志愛人之謂仁推己及
物之謂恕造爲輿圖地志紀程之書者使行道之人免倀

倀之患愛人而推己及物之端也景地隨時變遷創始不
能周密有作尤貴有述猶聖經之義理待後儒推闡而明
則夫記注其目驗足涉之境者其殆異於無益之辭章也
夫昔者漢氏之朝司馬遷著書百三十篇欲比於春秋故
其言曰孔子作春秋至於今五百歲小子何敢讓焉又報
其友任少卿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意固謂春秋之書游
夏且不能贊一辭況今世無游夏則此百三十篇當百世
以俟聖人也古者述之人高自位置司馬氏後惟王仲淹
續六經授門人謂董仲舒薛文中子之教未作
以俟來哲意與司馬氏異同自二子外揚子雲雖擬易擬
論語而不爲此言其餘作者未有鐫板時鈔寫流傳追五

代雕本盛行凡有所作苟非乏於工貲無不付之梓人汴
宋至今未及千載流傳之書較五代已前不啻倍蓰雕本
之力也刻書之意約有三端津逮後學一也請正四方二
也微求名譽三也作而未刻無論醇疵美惡固已凋殘磨
滅同歸於盡矣即刻而流傳未廣日久亦就湮沒若本不
足傳而刻之正如螢光爝火俄頃而熄耳宋氏南北兩朝
作者如林樂史七百八十八卷李心傳五百九卷李燾一
千一百九十卷可謂富矣而或顯或晦其最富而行於世
者新安朱子六百八十九卷浚儀王氏六百九十五卷其
作之刻之之年大畧可稽不盡在歸林後也若夫在官而

小技亦無一人見稱於騷壇盟主四庫全書博採羣籍其
卷以億萬計而吾鄉人所作裁收關中奏議十卷南園漫
錄十卷且皆採自他方近日操詩文選政者偶得鄉人篇
章急登於集而嘆網羅之無路推原其故吾鄉先輩或有
著述多惑於司馬氏之語而於刻書之三端皆無其意是
以寂蔑無聞矗居鄉時偕袁蘇亭從事詩畧文畧之刻極
力冥搜而所得甚尠則藏名山傳其人者恐終歸泯沒矣
僕何人斯敢稱著述顧自幼嗜書讀旣久而臆解生值爲
文時抒其所見是非不敢自信思質之有道先掇制義數
十篇付鋟外有石刻木刻數篇非刻不適於用其他著述

雖未遑編次而所言大抵相類津逮後學儆求名譽均非
所志也伏惟書教懇款輒布區區附達所刻幸賜觀覽倘
以爲妨於吏事而悖乎仁恕之旨當刻削之也

答王石樵書

健步賫到覆書知梗頑鼓譟之際忽遇排難解紛之人其
事大類唐書五代史及馮延巳所記之墨君和然足儆德
意之孚在於平昔而突如其來者乃非桑下餓人盜食善
馬輩之懷小惠報私恩而已吉蘭泰鹽務一節省僚讋議
累年不決蓋山西本產鹽之地資富貴賤總無食淡之家
而鹽猶取之不盡忽增此椿外來之鹽歲須課銀六萬三
千五百八十兩昔在省中嘗與人言內地不少鹽而少銀
使此鹽一入即化爲銀則所益誠大既不能化銀但以數
之閭閻而徵其課銀鹽非如他物可以多食也不可多食

而以予之是何異江濱之民其水已不勝用而復令其勞
力費時往買黃河之水哉夫歲歲徵銀而募商運鹽增千
百不耕不織之人以經營之閭閻所輸必三倍其數而後
能滿所徵之額何不以欲徵之課均數於地丁銀內其事
至便其人不勞而民不必多輸豈非策之善者而聞者乃
曰若是則有加徵之名矣其時明知鄙策不能行迨今定
額運售倣縣限以三百石價銀約計三千兩既奉公檄自
當遵指曉示募人腕運倘無人應募則俟大州大邑定局
後據境內情形具牘上白雖受譴呵所不辭也鄙意如此
倘別有高獻幸教我焉又承下詢河圖洛書大河圖洛書

自漢至今聚訟久矣弟何人斯敢參末議然下愚固學亦嘗少竭心思蓋由漢及唐儒者雖言圖書之義而不知其爲何狀五代汴宋間始有五十五數及四十五數之二式而孰爲河圖孰爲洛書諸儒各有所主本義啟蒙出定以五十五爲河圖四十五爲洛書後之言易者或信之或攻之唐以前但辨其義宋以後兼辨其形矣去年夏日曾反覆玩索別有臆見著爲一書旋以他事見阻近讀圖辨易述二書與拙著有離有合當於暇日續完前書然大意則不妨略言夫二式卽是一式乃黃帝時之河圖四十五數者本式五十五數者加臨如衡家之天盤地盤本宮飛宮之東序所陳當卽成王之河圖其後歷代所出者皆亡惟黃帝之河圖以術家用之而得僅存取以說周易而亦可通者伏羲神農黃帝皆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周易雖本於伏羲而天下無二道故三易無二義也此說前人未有弟偶然得之伏惟正其是非幸甚

也歷考典籍自羲農至於周公河皆出圖而出非一狀周之東序所陳當卽成王之河圖其後歷代所出者皆亡惟黃帝之河圖以術家用之而得僅存取以說周易而亦可通者伏羲神農黃帝皆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周易雖本於伏羲而天下無二道故三易無二義也此否其曰博洽曰繁蕪則以書中每有所陳必徵引古籍疏之爲文而於樂山集則曰古文於樂山制藝則曰時文或謂古文爲善或謂時文爲善譬之者以爲博洽毀之者以爲繁蕪而於所言之理不察其是非所言之事不察其可作然因讀書而偶有所知往往著爲篇章溥宦以來從遊之士輒付之梨棗遂爲世人所見其中說緯一書人不名之爲文而於樂山集則曰古文於樂山制藝則曰時文或謂古文爲善或謂時文爲善譬之者以爲博洽毀之者以爲繁蕪而於所言之理不察其是非所言之事不察其可否其曰博洽曰繁蕪則以書中每有所陳必徵引古籍疏其原委之故劉彥和云因情造文不爲文造情僕之爲書因述古而製篇非爲製篇而考古其篇既就始命以名非如作文之法先命一題然後臨文索理循題布置也謂爲博洽固不敢當謂爲繁蕪勢必刪其所徵引而歸於簡淨

秋初都門相遇接談之日甚匆無以罄數載離別之懷九月中附鄉人周君寄達一書不過畧敘寒暄而已吾儒爲學讀書之外質疑辨難當取資於朋友年來荔扉蘇亭相繼謝世望山又遠宦於閩足下不日亦將出宰相見之時與地皆難預期今幸聞問可通中心之所欲白請畧言之夫人之爲學豈非求道乎道費而隱聖人有所不知愚夫婦亦可與知其載於書亦謂之文秦漢以前無作文之說凡書之傳於世者各言其所知之道而非以作文也僕少好讀書老而不輟至於世之所謂文非惟不善作亦不欲作然因讀書而偶有所知往往著爲篇章溥宦以來從遊之士輒付之梨棗遂爲世人所見其中說緯一書人不名之爲文而於樂山集則曰古文於樂山制藝則曰時文或謂古文爲善或謂時文爲善譬之者以爲博洽毀之者以爲繁蕪而於所言之理不察其是非所言之事不察其可否其曰博洽曰繁蕪則以書中每有所陳必徵引古籍疏其原委之故劉彥和云因情造文不爲文造情僕之爲書因述古而製篇非爲製篇而考古其篇既就始命以名非如作文之法先命一題然後臨文索理循題布置也謂爲博洽固不敢當謂爲繁蕪勢必刪其所徵引而歸於簡淨

天既删其微引則又何必爲是篇邪離道以爲文始於漢之季世歷代文集僕未嘗不觀然觀其於理有所發明於事有所考證初不計其文之高下也書者文也文者言也著書之人以文代口觀其書者惟當以目代耳縉紳談政事野老話桑麻其人各言所知聽之者但衡其所言何如豈計其語之或雅或俗音之或南或北哉夫流連光景周旋世故使人得以娛目賞心作文之樂趣固爲學之一端而自言所知使人得以稽古義繹舊聞亦非遜於學外也自帖括之制興士之習業惟取材於近代清空轉折之文而隋唐已往之著作罕所研究雖已屏棄帖括別求古學而積習難移易其名不易其實僕自少至老不習帖括是以拙於作文而但著書以自言所知也夫有所知而著書以達之苟其能達則於文不求工而自工此惟深於道者能之非僕所可企及就使能工而著書之本意初不在此區區之見如是他人或河漢子言惟足下好學深思當有以匡正之耳

致諸同年書

竊敬近因舊名偶與時人相同新易今名業已詳請轉咨奉准部覆案既免陳遵驚座微同子夏更冠昔宋莒公初改名移書葉清臣稱同年葉致書云清臣宋郊榜第六人偏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此何許人宋公報以絕句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事見西清詩話弟之更名雖異於此但恐枉勞清臣之問敬布以聞廨似幽人之居所爲則俗門對濁漳之水宦況仍清前承惠書未及裁答附此意惟照不宣

崧頓首拜啟握別逾一載矣中間兩遣音問而情愫究未敷宣今年三月杪得讀正月初旬惠寄之書具悉在景東事大損貨財艮堪捉腕但利去而名來囊虛而政實部民頌德之歌春間已播榆郡不僅逆賊受首能靖邊陲而已人言吾榜多名士匪惟名士且有以名士而奏武功者林下鄙夫能勿望風翹首額手稱慶也哉歸田以來三年坐粍屏居破屋日以著述自娛明露可餐翠柏猶食桂香書院二席正玉谿生所云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耳乃以物議支離之謗掩飾乞憐市廛之私夫抵今之延學官師者專爲適貧計是以內橐衣橐不堪爲弟子之人遽抗顏而擁皋比人品日下學術日卑端由於此非吾輩心在世道孰能知之孰肯慮之敝縣浪穹有湖一區其水滿出爲河河口甚狹而旁有澗沙沙乘雨水而下阻塞河口湖水不洩而漲則一縣盡爲澤國先父經營數十年故河之外別開一河此塞則彼流彼塞則此流又築高堤攔沙掘深墾屯沙所以使澗沙不入於河而河得暢流然非年年修之則堤薪滿沙仍塞河而湖水必漲於是白之有司申請大府籌其經費歲支幫金且於地糧徵助其不足規畫既定後來遵守而行民免爲魚先父謝世崧復遵遊司其事者廢棄舊章遂致受災請賑大費補苴始得小安道光紀元以來兩河頓湮其一攔沙之堤屯沙之斬與平地相等崧歸里省墓入疆縱目昔之綠野平疇盡作平沙浩浩傷先功之泯沒悵民物之凋殘淚下盈襟不可遏抑蓋經費既爲墨吏攫取故工程不力景象如斯學中子矜赴懇索環共謀及時興工冀弭今年水患會以相商而墨吏施浸潤之譖怙之者反以繼志恤災爲非焚贓貽害如是且百計保持惟恐墨吏詧篾不固或被取出救災捐萬戶之身家充一人之谿壑水患之深拭目可俟吾人讀書學道凡有所行爲義而不爲利爲公而不爲私同讀此書同學此道意見竟不相同殆即來書所謂物議支離者歟區區之懷非足下曷以諒之拙著三種附呈教正邊鄙寒暑不時伏維珍攝臨穎不一

曩在京邸及蘭州官閣並承問及昭通納妾之事時皆值人多語雜未得具言其事雖微眇實生平之大憾亦古今之怪端政因訪書之置妾在院者歷歷可數貢陽人艾太青材兩書院山長之際二陳之僕自弱冠從學於五華史茂福建人黃明府宗傑鶴慶人蔣太史曙鹿皆主講後納妾於院中者也惟趙州人谷太史際岐迎其正配及子婦在院中而皆無妾若默齋先生則正室久虛主講時待姬數人有生子者此耳目所共聞見且著之於草堂詩話者也僕稽禍還里需次巡撫公憐其貧且察其夙有讀書進士出身既相見禮貌甚恭僕方謂賓主之間臭味可無差池矣居數月其地卑濕最易致疾自念年將半百尚無子息距家二千餘里計程須行一月脩脯金不及三百兩移家於彼勢既有所不能爲餬口計而棄家絕嗣斷非人理於是具啟陳情託俞君轉達舉主放歸俞君察知其故極意留止許代謀家室而燬陳情啟牘僕雖德之意究未愜也久之有以良家女子願爲側室請者議其貲非昂商之俞君慨然以來歲脩脯金見貸廼以十月二十八日納女於院受業生徒畢賀其月小建次月二日爲課士期會

文之士咸集諸生鄒焯鄒炳元周率其季弟炤及其父老徒三人忽當門大言曰院長安得有家婦女入院不可以復會文有入此門者當唾其面諸文士延俄之頃適府吏持課士題目至覘其狀歸白府主其時會文士之先至者皆在院中未之知也俞君名鄒焯等至府問得其故隨遣來會課如初次日俞君致語曰未便說他不是且解之曰他者鄒焯等也先是僕應聘時謁謝舉主以留心造士寧精勿濫爲屬既至闈其往日生員童生無論入院習業與否但於月之初二十六日一赴文會即予以膏火資院中常無居人山長惟飲酒畜優伶遣日因商之府主力革其弊倣五華育材兩書院法分內課外課習業於院爲內課不習業而但會文爲外課膏火資予內以全而外半之設學長二人並取於內日夜講解督勵較私塾尤勤雖用以仰答舉主之意要亦僻嗜固然也鄒焯鄒炳素昵於俞君冀得爲學長而別有授徒館穀不能爲內課既格於議止受半資心殊不懌適有納妾事疑學長吳祥麟所導心亦知此事無損於山長姑遲一吠以洩其忿而不虞府主之昵之深而聽之唯謹也僕既闔致語趣裝將行遺書作別時府主被病學中生員咸咎鄒焯兄弟而懼蒙新平城角之恥競集於院門幾如北軍之祖太學之幡謂山長若去

鄒焯兄弟何顏立於人世正諫議間恩安知縣郭君率鄒焯兄弟持府主留行之書馳驅而來諸生睨知之擁之教留郭君令諸生及鄒焯兄弟長跪中庭語以山長不允留則勿起且用陳遵投轄故事遣去所募興夫騎力僕不得已諾之衆始退越日俞君病愈親來慰藉於是賓主師生朋友前詬譆釋悶月餘俞君以事詣省城度歲而返僕發春以來已聚徒設教月餘日矣而山長之代者奄至僕訝之府縣官曹訝之士庶人訝之未已也即俞君亦訝之蓋雖將軍之從天而下莫能比其突如也察其故則俞君詣都臺時舉主問僕所爲俞君不知作何語外人莫得聞惟踵其後而俞君固未之知也代者既至俞君惶惑無所措郭君已他出教授經歷爲調停其間俞君輸牛歲脩補金而迎新送舊焉僕做罔而行抵省城相知來問訊議紛紛起或謂俞君有憾於僕本欲逐容前日之留特迫於衆論而然故白舉主逐之不然書院山長之有室家者多矣何遽若是或謂書院可畜妻不可畜妾或謂有妻而後妾可附之僕辨之曰爲嗣續計則妾與妻同爲給使計則妾與僕同古人有愛妾換馬則妾又與馬同天下之地惟朝廟不可褻而往否則妻僕馬可居妾無不可居爲給是非

業合登於明倫堂載在史傳可徵也然皆無足論也山長賓也府之書院則知府者主人也賓有所爲而主人不欲可阻則阻之不可阻則謝遣之如是止矣不阻之於就商之時不遣之於既爲之後見幾而去復敎留之迫事局已定而極之於其所往陰招一代者使如逐臣棄婦之無地可容雖烏頭白馬生角未足喻其冤也男誕子婦生鬚未足喻其怪也何則烏馬之冤生於燕丹之欲歸不得也使丹順秦之意而不歸何冤之有僕於鄒焯兄弟飲食教誨之者至矣會文日之猖獗其心未至於叛師也僕既被逐而彼叛師之罪始定男誕子婦生鬚謂之人妖人妖之大者莫如弒父篡君而叛師賣友其類也鄒焯兄弟之叛師俞君教之匪惟教之且甘爲賣友之人委曲以成之僕本無過有過亦止於去俞君不使善其去必被以迫逐之名而彼亦自蹈於叛師賣友所以其冤有甚於燕丹而爲人妖之大者也僕性戇直在滇時怨結於胷恒爲相知言之迄今閱十餘年俞君留行之書猶藏在篋每一見之髮猶作衝冠之勢伏惟匡山洞識事理之最厚幸不嫌詞之無陋而省覽焉

程崑崙別傳

嘗讀鄭荔鄉詩鈔小傳不勝掛漏之憾也傳凡四卷

國朝詩人已畧備矣而於三晉取澤州陳相國廷敬蒲州吳徵君雯此外無傳焉百餘年來海內推爲詩伯莫如新城王尚書士禎所謂漁洋先生者也而漁洋之顯實由相國於

名對時薦達之厥後徵君至京師漁洋見其詩目爲仙才誦其句於公卿間於是徵君之名大噪然則漁洋固山右二詩人之樞紐矣顧其時以博學名天下與崑山顧寧人頡頏者太原閻徵君若璩而以文章馳譽者武鄉程耀州侯方域朝宗南昌王猷定于一合崑崙而四也官鎮江時選四大家集崑崙與焉四大家者崑山歸有光熙甫歸德黃岡茶村先生而崑崙先生之號並著宜興陳檢討維崧弟集外復序宋荔裳集施愚山賣船行崑崙官不列顯要而所交遊皆當代名流詩文集成序之者吳太倉偉業龔合肥鼎孳杜黃岡濬世稱太倉梅村先生合肥芝麓先生王漁洋爲揚州推官兩人夾江而治詩筒往來不絕大江南北倚之爲大宗集中所存贈答諸詩非阿非泛蓋相得在性情之際焉顧其時非優游無事也當海逆慓起之後枹鼓餘息大獄朋興訊鞫故非佟職而崑崙素以敏決聞受任於大府聽斷無虛日其地古號潤州山川綺麗崑崙偕賓客乘小舟破浪遊覽嘯歌唱酬金焦北固間莫不有詩文之跡然而所治獄目覽口辯呼譽之聲沸耳讞牘已具於手去之安慶日江南北有繪崑崙渡江圖鬻於市者往往得重價今尚有爲政風流册藏於其家暨佐安慶郡郡爲兩江鎮鑰江上下四百里所難在防汛崑崙已擢鴻

康莊徵君之詩有眷西堂集秋山紅樹閣集篋中遺稾耀州之詩有自課堂集而詩鈔小傳並遺之予宰武鄉耀州六世孫林宗出其家藏舊本得以盡讀然散軼者亦不少矣集有刊本而版多殘缺爰即舊本鈔而存之且爲之傳云程康莊字坦如號崑崙先世仕宦由進士起家崑崙少時與臨川陳際泰東鄉艾南英常熟楊彝齊名顧不得登甲乙科由拔貢入太學未仕而歸順治中應隱逸徵對策太和殿選授鎮江府通判秩滿遷安慶府同知坐前政宿獄不舉發鐫級授耀州知州年六十有五告歸二年卒崑崙深於經義旁貫子史百家之書詩古文並沈思

獄名巡撫一以委之決斷如鎮江日而設保甲清盜源造快船利詗刺巡撫下其式於江南惟遊覽之興少輟由浮山天柱之勝皆在百里外而所居墉壑卑隘巷無居人廼代之以研精墳索爲退食之課而詩文之作則如憂時歷二官而政事文章相映發然猶未上馬橫槊下馬賦詩也迨知燿州隣郡縣賊氛弗靖境內爲震恐大帥駐師於州士馬往來如織芻茭供頓責辦於疆吏既使之飽騰矣而慶陽賊數萬薄城下設方畧圖矢石槩之於外比入官廨則蒔花蓺草爲暇豫狀民心倚之而安賊時去時來渠魁斃於城隘之磴醜徒死者數百人乃解去相戒不復犯燿之雅歌投壺易以過之良將備之古文詩詞諸先生評之詳矣而見遺於鄭氏其書名詩鈔小傳蓋即所見之集而鈔之然四家文集頗行於世何以不經見邪良爲宋人說部目耕殆徧曲傳處士山亦擅詩名詩鈔小傳之不錄殆與顧炎武寧人皆在夏肆殷遺之列而遵史家限斷之例然閻徵君又何以不錄邪傳處士字青主有子曰眉字壽耆能爲古賦祁縣戴廷栻楓仲編晉四家詩青主父子居其二閻徵君字百詩號潛坻有子曰詠字復申集名左汾近藁

盡讀之尋宦山西著說緯寄里門訊於城下而詩卷盈於篋中雖祭遵其名索借以觀然未嘗習帖括亦未嘗試於有司也尋謝病歸林允中來謁代解裝橐卷帙充盈座宇几架皆滿允中見之大喜日夜求讀凡子史百氏及唐宋人說部目耕殆徧尋覩其所學已富援以制義二首名爲疏其法度迫使應童子試遂補弟子員其讀書也如倒江海灌之就飲食久而饜飫不舍繼見顧氏日知錄亭林文集中每詆科舉之學乃不應鄉闈試尋語之曰讀書之故有三求道一也取榮二也干祿三也然求道而有得則榮在其中祿亦在其中是三者本可一貫干祿所當讀之書固有尋以榮趣而引之

文學姓杜氏名允中字伯欽浪穹人父暘嘗從學於尋出遊後允中始生浪穹爲大理府屬縣在府北百三十里府在雲南省城西北八百餘里雲南省城在京師西南九千餘里由浪穹詣京師必歷府城省城而後達距楚豫繁盛之地亦不下六七千里故縣人之負瑰偉擅鴻博者往絕壑魚生其中長潛而罕躋顯要名不越鄉閭譬夫重淵翳不能見允中憫之以潛巷自號其家藏有史記漢書通鑑諸書允中自塾中受讀四書五經歸即檢閱家藏通其大義復從親黨假其未見者邑中十三經有注而無疏允中盡讀之尋宦山西著說緯寄里門訊於城下而詩卷盈於篋中雖祭遵其名索借以觀然未嘗習帖括亦未嘗試於有司也尋謝病歸林允中來謁代解裝橐卷帙充盈座宇几架皆滿允中見之大喜日夜求讀凡子史百氏及唐宋人說部目耕殆徧尋覩其所學已富援以制義二首名爲疏其法度迫使應童子試遂補弟子員其讀書也如倒江海灌之就飲食久而饜飫不舍繼見顧氏日知錄亭林文集中每詆科舉之學乃不應鄉闈試尋語之曰讀書之故有三求道一也取榮二也干祿三也然求道而有得則榮在其中祿亦在其中是三者本可一貫干祿所當讀之書固有尋以榮趣而引之

道岸者無如世人屏而不觀但取坳屋獲售之時藝襲其詞語摹其格調倒以斬速化其用功甚苦而其道的然而日亡是以有志聖賢之學者鄙之而不爲若既窮經稽古通達事理出其緒餘即取科第如拾芥何憚而不爲允中聞之意稍動道光六年節使諸公纂修雲南通志招予詣省城設局領其事予念獨力難勝邀允中同行入局承節使意旨單思撰次屬允中參稽典故而予操筆削凡某事在某書或一事而諸書各異允中皆能徵摭剖析不使淆畧昔司馬温公修資治通鑑助之者劉道原劉貢父范淳父諸人其書冠絕古今一省之志雖非通鑑可比然必

鉤貫詳密始免乖謬牴牾允中所考訂頗無此失書將告竣允中積勞致疾八日而殞年甫三十有一志局少此人使予如失左右手滇中人士莫不傷悼允中雖無意科第然績學既深倘強之入試定當一鳴驚人其不著書者將俟通志修畢始盡發胸中所有以垂不朽之業予師芸臺先生總制滇黔嘗言滇蜀連壤於古皆號僻遠而蜀有相如子雲文學冠當時著作傳後世滇何無之予舉允中以對斯人既逝吾鄉可傳之人何時再見厥號潛巷今果潛淪於蠻振拔既難顯揚尤不易如杜文學之齎志以沒者當不乏人非獨限於地且阨於天也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其言豈不然哉

論曰滇昔附庸於蜀蜀自文翁興學後人才相望而滇常

楊烈女傳

楊烈女名娥字又香昆明諸生還之女也大父某夢人捧香入其家既寤而家人以生女孫告由是奇之鍾愛踰於孫男臨終屬其父母善視之烈女生而頴慧舉止端凝及長危嚴重不尙紛華女伴或嘲誚之弗顧也母夏氏多病弟妹弱小家故寒素不能畜婢媪凡母氏湯藥弟妹食飲襄飧炊爨並取辦於烈女事無廢闕年二十許字同邑段生初烈女諸父爲其女子相攸多取富厚家子弟女頗不謂然父母知其意來委禽者悉謝之父與段生較藝於青材書院見其文乃受幣時段生猶應童子科未幾果以冠娶必以次相及故烈女二十六歲未得賦宜家辛酉鄉試毀生出閭患病踰年轉劇寧卒烈女聞之一痛而絕父母急救始甦稍能起言將入廁母跡之已徑至井邊將躍而入母急以身蔽井呼家人挽之歸歸而痛哭恐父知則引彼蒙首臥而哭於其中親戚百端慰諭意終不釋母知其從一志堅謂之曰哭將何補不如往守於段氏應全汝節乎烈女曰微母言兒固思之矣顧段氏翁老姑亡諸兄多未娶何以同處母曰既不可往吾告汝父取爲汝治奩之貴而賢汝在家守志矣不可曰女賴嫁貴以生每見嗤於鄉鄰祖姑與姑可鑒也且弟妹或有間言反傷骨肉恩矣可哉因執母手仰天大慟曰我雖女子亦知敬天地事父母何乃迫我至此吾祖有名於時吾父且業儒吾非他人比幸有弟妹在父母至無依吾不能復顧父母矣自是絕食哭益不可止烈女素畏父病始以病始稍進食越日父以責子故語侵其母烈女委曲和解語娓娓動聽父母以爲哀情漸減心竊喜之烈女故從母宿樓上旦日促母起炊母起下樓烈女猶臥也俄頃上樓則閉閤不可開心大疑破壁而入烈女已素服縊於梁上殉節而死矣時

嘉慶八年某月日也知縣許惇賢之請旌於臺司而附祀於忠烈祠

論曰女未嫁而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歸熙甫以爲非禮作貞女論至與奔者類例近山東趙氏著論駁之備矣楊烈女之事一時能詩者多咏歎之故著其本末如此

女誠曰得意一人是謂永訖班昭以爲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故以其言著於女誠之篇嘗讀易傳妻道與臣道並言則妻之事夫豈不猶臣之事君乎然而齊臣晏嬰有曰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是臣之於君不必以身殉也若夫女子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而良人早逝或守節以終其身或捐軀以同其穴其斯爲婦之正道乎劉子政傳列女頗明其義范蔚宗

修史特立列女之傳守節捐軀咸昭彤管厥後史家沿以爲例風俗之淳漓與時移易而忠孝義烈無世無之習之遷染末能盡變厥初上智下愚所爲別於中人也書策之記載繁矣耳目所聞見者若昆明之楊烈女江川之許貞女予嘗傳之洎宰武鄉爲詩弔李烈女皆非傳聞傳會之辭而門人陽城劉作霖言其長女殉夫事察之不妄因復傳之

劉氏宇德華小字蘇姐居家嫻於女誠年十六適同里成登雲舅姑愛之叔妹嫉之琴瑟靜好閨門之內怡怡如也爲婦甫二歲登雲以疫卒德華哀痛過常人越日而殮泣

家人不喻其意尋常置之其夫卒於六月十二日父作霖授徒他縣十六日歸而往弔德華淚滂滂言曰兒急欲見阿爹也何久不來耶兒今失所天翁姑皆壯歲有叔三人兒爲無用人矣遂哽咽失聲無一言他及父與對哭但勉以苦飾而已不知其言之爲永訣也是夜乘家人睡熟就夫柩前自縊而死時年十八歲嘉慶二十三年戊寅歲也所居不近市沒時方盛暑棺未及備閱三日而尸不腐面色如生人咸異之家世業儒其殉夫之義烈賦於天亦資於教作霖故名諸生久踬鄉闈德華常憾之今秋作霖薦薖爲主司所稱實惜德華不及見也遞代志乘皆傳列女史官之書恆採及之然日久而湮沒不彰者多矣故即作霖所言綴而敘之以俟修志乘者之裁擇云

論曰婦人之喪夫舅姑待於養則不可死男女待於撫則不可死而不死是爲不知死所妻道也臣道也若劉德華豈非得其死所哉

尹氏兩節婦傳

凡人所爲忠孝節烈可傳可法之事率其性之本然抑亦觀感而然子思氏所謂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觀尹氏兩節婦其事可法可傳足以徵道之費焉兩節婦者一氏周一氏楊浪穹人姑婦也周之父紀楊之父時秀皆縣學弟子員周歸監生克臣生子曰觀光楊歸庠生觀光生一子而夭撫觀光兄子諧爲嗣克臣之歿也周年二十四歲寡居四十九年而終觀光之歿也楊年二十七歲寡居三十五年而終周歸克臣時舅已歿惟姑在而姑復有姑並孀而老周方其父母家本守禮令族故以承教於庭闈者用之於婦道母道妻道而楊得秉其教以事姑事夫且撫子成人入泮亦如其姑周之督勵觀光列黌庠是又以儒家之女爲賢母之婦矣尹氏在邑中家頗饒裕而楊惟尙儉素無異於在父母家時觀光從兄重光卽楊嗣子諧之本生父也楊見其賢而多才家政悉以倚之而婉諫觀光無侈蕩故家資保守不耗親黨咸服其有識其昆弟顯名於文苑而每事且取決焉觀光歿後楊事姑周愈謹周所事者有子之姑而楊所事者無子之姑其事倍難而慰藉之方非旁

人所能喻姑歿將葬陰謂其弟曰吾忍死而稱未亡人者徒以有姑在今則已矣奚以生爲家人覘其作從死之計防之百端僅得不死旣又欲自髡爲尼其弟及嗣子諧哭諫乃止嗚呼若兩婦所爲豈非出於性生而得理于之化者哉

贊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婦人之學德言容功禮敎倫替勃谿成風懿哉兩婦惠順是崇不踰其節志合道同朝命褒獎遺範無窮

許貞女者以長次行第其家呼爲二姑父諱德芳江川人由山東莘縣知縣陞高唐州知州卒葬昆明家遂僑居而宇二姑於昆明周氏所訂壻曰函函父眉亭先生諱樽爲安徽布政使函侍養於官所故聘而未娶眉亭先生卒於官函奉祖母孫太夫人及生母王孺人歸里舟行溯漢失足墮而隕訃至許氏其母馮宜人恐二姑之哀傷也戒家人祕不使知無何有泄其事於二姑者二姑涕泣數日不食時昆明諸生楊暹有女字又香未于歸而壻卒又香殉焉謀播里黨聞馮宜人察二姑意慮其效又香所爲防備

周密且以未成婦之義訓之屬昆弟媪婷委曲開導二姑意終不懌其言曰父母字兒於周氏不周氏之歸其將奚歸謂未成婦則已無夫何婦之成家人知其不貳之志終不可奪也孫太夫人聞之詣許氏與馮宜人議與其貞於周而養於許也盡歸於周以全其貞乎二氏之族阻之不可也勸之不可迫聽二姑之自決而孫太夫人遂以二姑歸告於函之靈而婦之二姑既歸周氏以未亡人自居守禮惟謹事孫太夫人及王孺人克盡婦職並得其歡心孫太夫人卒二姑哀毀骨立王孺人久病二姑侍湯藥無間晨昏醫療無效閭俗有刲股事乃於密室自割臂肉如掌大煮之以進病者及家人皆不知也久之二姑瘍痛不任起居王孺人詰之對曰日來稍勞故耳及餐時王孺人覺其執箸頗不便利詰之對曰偶患瘍耳其女弟適尹者發其袖而迫觀之覩刲痕始共驚駭知其割臂療姑乃相與泣下戚黨聞之初羨其貞復贊其孝二姑曰貞固兒所矢也孝道甚大其何敢言惟是撫嗣子而教以詩書使承先人之業以無廢厥嗣則未亡人之所願耳時二姑年甫二十有七而終身之事已定矣譚蘭楣學使在滇好表揚節義聞其曾傳貞女事而未見其文子嘗謂婦之節者恆以孝著蓋情篤於其夫夫既歿無所用其情移之以事其夫之所生在家爲孝子則在國必爲忠臣此物此志也節婦發乎情止乎義貞女慕義而抑其情成婦未成婦其足以厲俗維風一也歸熙甫之論予昔爲楊烈女又香作傳嘗

楊虹孫先生行狀

楊虹孫先生者予郡中先輩也其少時嘗與先君子相善先生家太和爲郡附郭邑予家浪穹相距百里而遙予應童子試至郡先生從子書勳留止其家時先生已宦遊予讀壁間所題感遇詩心竊慕之及先生投簪歸里予往來郡中輒造先生共談終日不休又嘗寓省城聚於檀默齋先生草堂所與言座客多不能解默齋先生方著滇南詩話急索先生所作得數首盡入集中先生性耿介不妄交游少流而資折節讀書恥受人憐人亦鮮知而憐之者宦歸後家頗饒而飲食服用無異未達時鄉黨或譏其吝不知其淡泊明志之風固不因境而移也先生負夙慧而復好學自少至老無一日不讀書所著述甚富其榆門詩話表章鄉先輩有發微闡幽之功亟爲余習閣先生所稱賞習閣先生諱慶長德安人湛深經術著有十經攝提先生鄉閭與李孝子敬齋並出其門俱成進士當時號爲得士習閣先生於學不輕許人而獨許先生則先生之學可知矣先生治家嚴肅不苟言笑居林下二十餘年不以事干有司宦橐所餘以修祖墓葬故宅周恤親舊之貧者郡中故多名勝暇則杖策登覽題咏皆徧山川爲之生色舉二子不幸前卒孫幼家鮮強立之親無能述其宦績懿行予

亦久客遊聚處日稔故即所知者傳之先生諱慶宇聲遠號榆門亦號虹孫其家世勳德具金侍郎所爲先生三歲喪母十七歲喪父十三應童子試以冠軍入邑庠十六補爲廩膳生以乾隆十八年領癸酉科鄉薦丁丑成進士乾隆三十一年選任河南彰德府涉縣知縣歷充戊子庚子鄉試同考試官四十八年去官歸里嘉慶九年七月某日以疾卒於家距生於雍正八年庚戌四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五正配李孺人二子正青舒青及二女並前卒遺孫男二長佃

宜與陳其年檢討集四大家文選三家有雜文而無詩獨武鄉程崑崙詩文並載昔嘗讀而愛之部選知縣適授武鄉訪其裔得諸生林宗崑崙之五世孫也守家學不墮食餼有年而屢躓於鄉闈每作詩文輒持來問可否久之述其先德生員務園行狀請表其墓子案所述務園三歲失恃賴母氏撫以成立於是篤於孝養鄉俗尚菩薩會主大夫家願效之母念似續零丁日禱於白衣大士務園素不佞佛以母故委曲承順營備齋供值會期招姻戚女伴設佛事於家以博母歡母好周恤施予而外家多貧凡其婚姻喪紀慶恤諸事度所費給之歲時令節招舅氏親黨男宴於庭女集於閨又以錢粟飲食分遺其未來者沾潤之家咸德母而交贊務園之賢女弟早字史氏最爲母所鍾愛史氏故素封及婚期而家中落母患之而未有言也務園察知之亟請曰兒祇此一妹衣服飲食當均乃厚爲粧奩以嫁家相距百里歲以肩輿迎歸豐送還按時給薪米母心乃大慰先世多顯宦逮務園持門戶時已寒素所受遺產僅山田數十畝計終歲租粟裁數十石而母氏事佛恤親族之用隨意所欲無告匱之語平日節嗇經紀自奉儉薄積以供母而女弟粧奩則傾家藏珍玩鬻之爲貲期以遂母愛憐少女之心也有兄繼伯父後久析爨務園既娶家政無大小仍聽兄裁決不敢稍違忤見之必偏僂磬折終身如一日母心善之嘗抱孫及曾孫顧務園曰吾不幸早孀守汝兄弟延程氏兩支賴白衣大士慈悲賜佑晚年得見曾孫非汝竭力治辦曷克承吾敬奉之志乎母每食務園必進甘旨率婦孺男女執匙箸侍立奴婢列階下鄉里傳之以爲子事父母者法兄葬所後母母見其棺槨美謂務園曰兒他日葬我能如是乎務園泣諾之邑多童山少巨材求之久始得嘉樹如所指母卒葬有期矣而雨晝夜不絕相地者以爲苟逾所擇日葬將有殃趣冒雨從事時務園已委頓不支流涕曰雨不克葬經有明文何忍委吾母體魄於溝壑有殃吾當受之及期雨忽止葬訖復雨人以爲孝忱所感云少從魏更夫遊傳關閩之學講求宋儒性理及大學衍義承家學治毛詩爲文遵隆萬榘矱試輒不利或勸援例入國學不從後竟補諸生好親近賢士大夫而鄙武生監生故羣小多銜之嘗爲健訟之監生誣以毆落齒訟於學學官索賂不許聞於縣監生百計陷之援其黨爲證度百口莫辨會知縣許君廉得其枉將論監生誣告律務園以爲毆落人齒豈儒生所宜爲苟實則不見罪而罪名已具故不得不辨既不實吾已無罪自奉儉薄積以供母而女弟粧奩則傾家藏珍玩鬻之爲

名何爲致罪於彼遂不詰訟而轉爲求免許君以雅量超
羣獎之晚年懲士習日頹不屑與居常獨遊名山勝地或
與田夫野老談諧遣興訓其子曰論語中硜硜然小人與
孟子所言鄉黨自好能如是即今世真儒又曰寧方勿圓
寧拙勿巧寧樸勿華吾恒兢兢於是願汝曹守之祓疾將
殆戒子孫遊惰田宅可析而不可鬻毋作商賈牟利病民
年六十而終諱本立字道生號曰務園世系宗族生卒年
月葬地葬日具長男大宗所爲墓誌所述大畧如此予覽
之而有取於務園之爲人夫敦倫向學聞者固應賢之矣
若夫禁鬻田宅爲商賈遊惰及鄙武生監生諸言行有合

於仁人之用心世或未之察也吾儒所學惟仁極仁之量
曰天下歸仁求仁之方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然則人之處世推己以及人上也不能利人亦不損人次
也損人以利己不仁之徒也先王制地居民俊秀者升爲
士餘則耕而食織而衣農隙制器日中交易即工商也登
龍斷而罔市利謂之賤丈夫蓋所衣所食所用取具於力
所自致而無損於人不仁之路塞然後可復其所性之仁
管仲治齊欲求速效判民爲四商賈始別于農工夫于稱
其仁復譏其器小謂其不能塞不仁之路彼雖仁民而民
末由興仁也先王所重莫如生財所惡莫如耗財財者穀

聚布帛器具材畜惟農與工生之爲日用所不可無而非
銀與錢之謂也銀出於阬非可擅採錢出於冶非可擅鑄
商賈挾此力不能致之物攘奪農工所生之財以取富貴
其勢足以使人舍生財之道以相角逐爲遊惰而財之生
也日寡愚者反以生財之名奉之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武生備干城之選古者出師受戒於學而晉文公之謀元
帥也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制附武生於儒學之官取義精

矣假使目不知書而肆行無忌既不能事其父兄長上安
荃其執干戈以衞社稷哉士由鄉而升於國監生者爲其
肄業於國子監而名之非爲其有銀百兩也武生試取有
數而監生無數輸銀百兩即可爲之小縣且多至六七百
人官府之役如鄉正里胥之屬各有定額終歲乃更監生
既不僤而役額不能爲減額減則寡廢也不減而數之於
鄉里平民故監生最多之鄉里其平民直役之期倍速役
於官府無異役於監生人羨其榮且逸也爭欲爲之而地
不產銀各逞詐力規取世人之銀政事爲其所撓風俗爲
其所壞皆由於損人以利己也夫損人利己仁人之所惡
也予是以有取於務園之爲人也既取之故樂爲表之

例授文林郎知榮成縣事趙君暨配李孺人合葬墓
誌銘

程生林崇趙生昌業武鄉之髦士也予來官此二生時以
文藝就質程生爲崑崙先生來孫故有家學予嘗表其考
務圃之墓矣趙生考諱擴字充之別號松溪乙酉舉人辛
丑挑選一等分發山東試用知縣補授榮成引疾歸十
有七年而卒先是予偶爲詩歌索和人程生謂予曰縣有
榮成君者於詩道最深今已即世玉川子不及見韓昌黎
逝予聞而惜之趙生居遠無徑不能數至偃室庚午鄉試
予爲第四房同考試官鄒房於第一場得一卷持以見商

予閱而極贊之趣之薦果爲主司所擬擢第三索其二
三場不可得無如何而擯之放榜日發彌封則趙生也蓋
第二場將入闈聞母訃慟歸矣主司房官廉得其故咸捥
腕予歸語縣人皆嘆其遇合之蹇居久之生持榮成君行
狀及遺詩丐誌其墓予觀其詩誠如程生言案其狀非獨
榮成君縣之賢士乃其配李孺人者亦賢媛也孺人幼失
怙恃鞠於祖母杜太孺人年十五歸榮成君自傷不及事
父母幸得及事舅姑於是本祖母所教以事父母之道盡
之於舅姑勸榮成君篤學毋負賢父期望榮成君之父貢
生公繼室也生男五人女二人而君爲長貢生公臨卒屬
以撫弟妹如未婚嫁勿析箸君一一遵之舉人選授知縣
舊制也始時三就禮部試不得貢吏部即予之官待三試
者舉人志在成進士不甘爲風塵吏也其後官材寖衆舉
人非三四十年不得選知縣求作教官亦不可得廼爲疏
通之法集羣舉人而採擇之畧倣唐六典之四事擇材覩
其體貌聽其口陳履歷而不試書判於十人中取五六人

以其二爲知縣餘爲教官謂之挑選知縣曰一等教官曰
二等不與者注知縣銜於吏部之籍而候選於家挑選既
得一等則於吏部掣籤分發各省試用候補省即古之州
部道路而以政署之名名之也掣籤者探籌投鉤之類于
慎行筆麈謂明萬歷間孫丕揚創爲之用以選缺今并用
之分省籤曰直隸則使之直隸曰山東曰山西則使之山東曰山
西則使之山西餘省皆然既至其省省之大官試之以事
值有應補之缺然後計其到省先後之序而補之故曰掣
籤分發試用候補一省之縣缺候補者不獨舉人一途而
舉人則以試用名恐書生不諳時政也候補之官無慮無

廨舍凡車馬服食居處之資皆自營之有候至十餘年而後得補者往往輾轉稱貸貧窘無聊而舉人皆窶人子困苦尤甚輕生隕命者時時有之君分發山東李孺人繼往見君僦居省城具衣冠出而從公儼然官也返旅舍皇皇謀日用轉似失業之游民瞞於目厲於心痛自節省操作如民家婦迫補缺縣瀕大海地斥鹵民貧瘠君政主撫字而不事操切孺人覘情勢衣食儉約不改其度或以爲言孺人曰凡物不可太過太過無益於身與棄其物何異棄物以快意吾不爲也不好聲樂嬉戲事家人或請演劇輒曰是紛紛者直若狂耳汝曹觀之獨不代爲慙耶時州縣多虧空之弊善彌補者爲賢君遂謝病偕孺人還里授徒自給年甫四十七耳君之謝病也授政於代者而後去家居十餘年其縣之官已數易矣而忽以虧空事連君古之取於民有粟米布縷力役之征唐已後爲租庸調爲兩稅僱役諸制今併而征銀州縣官征之轉輸於司庫已征而輸不及數謂之虧空前政之財既竭而去或以責之後政謂之彌補後政能彌補之則已否則綜覈其由而牽引歷政之官君之歸里授徒與寒士無異沁州知州劉公察其賢聘主銅鞮書院生徒甚盛學舍爲之滿凍餒非所恤惟試用候補時之連賓追呼日迫冀得東修賚以償之無何而山東遣吏持檄來召生徒嘆息而散君携少子昌祚抵山東省城旅舍烟火畧具濟南府知府德公雅重其名夏遺葛冬遺裘語人曰世烏有乾沒侵漁而貧病如趙君者乎事白得歸歸而困憊愈不可支日取典籍自娛孺人每寬譬之作苦以佐饔飧曰吾所素習也有以窮愁著書諷者君曰著書所以傳後也著而不傳何如勿著著而期其傳則將苦思勞神購祕書求良友以取材是欲去其愁反遣其樂也古人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樽酒吾快吾意足矣有作輒棄去所存數十篇而已嘗夜酌與孺人從容語及身世孺人曰生事如此設有不諱將何以斂君曰禮言稱家有無苟無也雖厚衣以薪何害時猶未病也越數月竟卒孺人念其語之爲讖也痛不已後五年亦卒卒時長男昌業就試鄉闈也寄於榮成君始聞其名繼覩其詩而終不得見其人嘗讀禮學記注曰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鄭氏注謂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又讀禮內則曰女子姆教婉娩春秋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言

女德者十之九邶風所謂彤管女史記事之赤管筆也古之時所尙在德所業在農男女各以有德者爲師而農隙受學焉武鄉幸無商賈貨財之擾耕織之外無他業教固可施也予儻見榮成君當尊禮之以敎縣之子弟而使婦人女子亦以李孺人爲法程生謂玉川子不及見韓昌黎予則幾能參不得見任棠也君生於乾隆八年九月十三日卒於嘉慶十年十一月初八日享年六十有三孺人生於乾隆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卒於嘉慶十五年八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六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原其族世子孫昌業已誌於趙太孺人墓爰爲銘曰

生偕出偕處兮沒同封同樹兮化比翼翔舞兮似雙鳧鶩

嘉慶己未一二三甲進士凡二百二十人武鄉有一焉李君是也以二甲第十四名選庶吉士授編修未幾被病假歸歸五年而卒卒三年而同年王藩來宰是縣又四年爲誌其墓進士沿磨人故事恆於釋褐禮後醵金設宴同榜者畢集謂之會同年無定地亦無廢舉蓋學術同故科目同學術出於道道出於天其相合也在性命藉一宴以結平生之歡聯疎逖爲舅弟豈如李絳所云四海九州之人不能會於偶同科第也哉值是年　國恤罷宴同榜之人不得與諸同年一日故多不相識面其知姓名也憑登科記其知族望也

憑齒錄予以需次尙遥策蹇歸距京師遠不得與諸同年通音問迨丁卯歲入都謁選則諸同年或仕於外或罷歸或歿二百二十人之官於朝者僅什之二矣每相見輒爲予道李君之才且惜其早逝予聞而悲之吏部掣籤適得是縣既抵任訪所居曰邵渠村登其堂拜其尊屬大母年九十尙健飯兩尊人固未衰也就問君之言動器宇覽遺書想像其生平爲悄然者久之君先世義門人自世曉公移居十世而生君少穎特七歲就傅書讀三過即不忘十六入邑庠己亥舉於鄉九試禮部未第乙卯會試放榜被

高宗純皇帝閱進呈試卷意有所感
命搜遺珠得二卷引
見其人並授內閣中書君其一也中書例得就試故復由
進士入翰林其文章旣受知
高廟而登第在
今上親政之初爲
聖明所屬意宗工大臣咸愛重之所以奬藉良厚當是時
諸同年莫不謂旦夕躋顯列建功名垂不朽者二百二十
人中惟君是望孰意一階未轉遽嬰疾輾轉以至於不起
邪予覽縣志稽文獻縣人之膺科第顯達者不少而文章

著名海內則推程崑崙先生夫邑有名賢士民得以宗法
君之遇合如珪璋之特達不待薦引非司馬相如揚雄可
比而事業文章未能表見於世嗚呼豈非邑之不幸哉君
諱端字凝唐號文軒一號鑑亭生於乾隆己卯卒於嘉慶
乙丑得年四十有七幸未九月二十五日葬於西坪原祖
父廷瓚贈儒林郎祖母郝氏封太安人父培成國學生封
儒林郎翰林院編修母程氏封太安人娶周氏繼娶程氏
嗣子昌宗銘曰
有才而不遇人皆惜之遇而不得展誰爲尼之地下辨論

附貢生梁君墓誌銘
武鄉之爲縣在萬山中金玉珠貝無所產商賈舟車不至
民安於畎畝誦讀無逐末游食猶取富貴之人故境內鮮
豪宗巨族其以善人長者見推於里黨而號素封者縣之
東曰韓壁魏氏上郝梁氏是三氏者尋以覈田
土案獄訟詣東鄉官至其家見其主人類皆恂恂守禮法
教子孫讀書習舉子業環其宇而居者數十百家其田廬
衣食有無莫不賴於主人問其富數田樹畜牧以對珍奇
玩好無有也問其業督耕績徵租輸賦而已奇技異能無
有也問其致富之由力稼穡謹用度銖積寸累而已操奇

贏析秋毫之術無有也始予抵縣見其地皆磽确且多漳
水支流秋潦泛濫茫然無畔岸心頗不懌旣而往來諸鄉
察之其民質而不嚚其俗儉而不猥其清門望族所爲無
奇衺侈蕩之習乃樂之如白香山之勾留於西湖焉上郝
富東鄉之衝而梁氏居在路側予詣是鄉或值嚴冬盛夏
輒就而憩息避寒暑因得以識梁君逮君卒將葬其家請
銘其墓君先世洪洞人明末有曰經進士諱鼎者遷武鄉
之白家窖遂爲縣人其後廩膳生員諱國祥者遷上郝郝
即君所居也世以勤儉耕讀相傳及君之曾祖諱鳳臺者
而家日豐饒祖諱武城舉鄉飲賓考諱天足例貢生以孫

文光繫銜布政司經歷得請貽贈儒林郎生子三人長曰田文光父受封如文光職季曰澍儒學生員君其仲也諱雷宇百里附貢生舉鄉飲大賓爲人和厚敦孝友少從師於晉陽書院抑志受教縣試童子第一補生員遊學京師請業於名公卿與四方賢士相結納爲所賞鑒肄業國子監應順天鄉試薦而未中見其文者咸惋惜之父兄繼逝綜理家政始棄科舉不事時先世遺貲而區畫愈詳整愈恢拓子弟藏修勵於學僕婢操作協於程桑柘榆柳黍稷麻麥茂於野果蔬毓於園圃牛馬羊豕雞犬或牧或飼於廐於阜於牢於笠粟米溢於廩衣裳布帛盈於笥食料充

於庖廚賓客集於堂而爲主人者乃無紈袴酒肉氣無村野氣其平居蚤夜董課興作不肯自暇逸不嚴迫以責人貧民之環其宇而居者佃其田賃其屋貸其貲而時其緩急以爲出納貧不能償者蠲之有求者靡不應也子晛其狀而歎夫儒者以修己治人爲學治人以養民爲先自先王制產之法廢貧富不均民失其養漢以來名臣碩士大者欲復井田古法小者欲抑富人兼并而宋葉適進卷則曰小民無田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貲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游手末作傳食於富人夷有非時之賦悉以應上命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代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其勤勞亦罕相當所論如是昔但讀其文今乃驗之於事漢鼂錯說文帝曰游食之民未盡歸農農民貧則姦邪生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亡觀武鄉之民無大姦邪獄讞較他縣爲少由於民多地著貧者不逐末游食富者能好禮恤貧故耳使天下之民盡如武鄉而素封之家盡如梁君諸氏雖致於三代刑措何不可之有君生於乾隆二年三月初四日享於嘉慶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五元配李氏繼配蕭氏王氏子男五丕光國子監生景光候選按察司照磨承光候選守禦所千總嗣於澍啟光國子監生星光業儒女三一適丙午科舉人王鍾俊一適國子監生白含輝一適趙昌選孫男二上模啟光出上德星光出孫女三啟光出君之卒也諸鄉及鄰縣之人皆爲垂涕以其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村南石佛前原予憫老成之謝也銘之曰

先王之制重地著畎畝之本在力田金玉無用而易散商賈靡俄變遷貽燕翼以不竭之府建幽宅於不傾之原雖歷雲初以百世兮猶得瞻松柏而識曰某祖之阡

例封文林郎樂平文學宋君璧配王孺人墓誌銘

樂平故縣治嘉慶元年改曰鄉爲平定直隸州境駐州判於其地而學校選舉之制如縣之舊其鄉宋氏望族也諱瓚者由舉人仕爲知縣先知甘肅渭源後知直隸武强並以能治稱尋嘗遊武强距其解綬終養時已五六年而縣之人猶稱述之且道其家君之才見重於公卿尤爲布政使方公所器尋聞而慕其爲人丁卯之秋尋以需次知縣選授武鄉出都之官於平定途次逆旅遇樂平童子數人赴試中有宋從貞者輒就尋問試藝矩矱意款洽異於同侶訝而問其氏族則武强公之少子也尋於其父兄雖未嘗識面而舊聞其名譽今見其子弟如見其父兄問知武强公已卒乃屬寄聲其兄且爲剖析試業利鈍夜半始各就寢尋旣抵任數月從貞持其課藝及其兄子時雲課藝而去數月復來來必持己及執贄來謁稱弟子居數日而爲常未幾二子並補鄉學弟子兄子課藝愨慤問難率以爲常未幾二子並補鄉學弟子員旋應癸酉鄉試未中自從貞數往來述其父兄行業久知武强公之家君著聞望於公卿者即時雲之父而從貞之長兄宇曰義亭隱而不仕武鄉距樂平幾四百里尋旣繫官不得造其廬而義亭奉養繼母督諸弟羣從力學綜理家事又患足疾不能一至縣以故通聞問者數年迄不得相見然猶冀宦轍不常從公多務當不乏相見之時也乙亥暮春尋念宋氏二生久無信耗遣人探諸其家則義亭已逝諸子述其行狀具書來訃以葬期告且請誌其墓矣嗚呼昔歐陽詹之誌鄭季實也曰杞梓植於深林雖人不知不妨其爲天下之材也珠玉碎於重泉雖人不玩不妨其喪天下之寶也觀於宋君義亭其言豈不然哉君諱從質號南峯幼侍父於渭源縣署奉母喪歸葬服闋應童子試補諸生及父改任武强往侍養爲當道所知將由例貢應壬子科順天鄉試未及期而武强公以母老請養歸里盡付家事於君當是時君所仰事俯育者父母妻子外復有祖母及諸父諸母諸昆羣從子姪食指多而家累重賴有賢配王孺人助之蚤夜督課力作無懈弛事靡不治得上下歡心無何王孺人先卒祖母秦太安人父武强公及叔父母俱相繼而終鑾遭大故以一身兼理諸喪莫不哀禮交盡初自渭源遷母柩來歸時行四千餘里朝夕奠酹遇險阻必徒步擁護從行者或以告於鄉人鄉人未深信及見其治喪於家乃轉憶前之所聞不虛而敬服其爲人近世州縣官僚與古昔異丞簿尉不治事讞牘催科輸納儲貯巡察緝捕盡責之長官爲長官者賴有賢子弟陰爲主辦事廼不廢渭源武强兩縣並以能治聞者皆君隨

侍之力君少穎悟寡言笑不好弄其大父嘗目爲宋氏千里駒治舉于業爲諸老先生所欣賞謂其取科第在指顧間顧以侍父於官治事於家之故不得展其才平居嘗以爲憾誨諸弟諸子曰仁忍二字處家要道勿以小忿傷手足勿以貨財離骨肉臨終時猶勉以力學承先志毋自限於青衿嗚呼其人可嘉倘而亦可哀也己君生於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卒於嘉慶十九年閏二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九先娶王孺人繼娶白孺人子男三人長青雲貢生候補兵馬司副指揮次時雲增廣生員駟爲從兄貢生

從規後俱王孺人出三漢雲白孺人出女三人長適苗正卿王孺人出次適賈中規三幼未字俱白孺人出女孫五人青雲生者三時雲生者二王孺人先於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卒距生於乾隆二十一年正月二日享年三十有八葬於穆家會金盤地舊塋今諸子青雲等卜吉於嘉慶二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啟王孺人宅兆奉君之柩合葬焉君之子弟嘗從予問業予於君未得見之而嘗得聞之故不辭而爲誌且銘之曰

隕有用之材埋未試之寶惟孝友之風徽將錫類而有造

武鄉嫁娶示文

某官爲禁止嫁娶失宜以重壽命而正風俗事照得天道有陰陽人道有男女男女配合而爲夫婦將以孕育子嗣承繼宗祧也陰陽之氣和而後能生品物夫婦之理順而後能產嬰孩周禮地官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禮記內則曰二十而冠三十而室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家語孔子曰言其極不是過也又曰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時以合男女窮天之數也毛詩摽有梅疏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經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二八腎氣盛天癸至故能有子腎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經所謂二七者十四歲也二八者十六歲也天癸者水也月事者潮信也腎者蓄水之區也寫者傾也輸也天癸在男爲精髓在女爲經血男女生育須憑精血交感譬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萬物發生天陽地陰男陽女陰其理一也易傳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皆言交感之義假使天地無氣何以絪縕男無精女無血何以相構不絪縕不構精何以化醇化生是則男女必有精血而後可以生育也明矣夫男娶

女嫁以爲夫婦所圖者生育也不能生育何貴於爲夫婦
男精女血乃天癸也水也水有其源待其滿而能流乃傾
輸之不涸此內經之旨也二七二八正男女水源長發之
期未及其期而遽配合則不能構精徒堙蓄水之區已至
三十二十而不配合則水既盈而壅之必生鬱結之疾古
人淡於情慾每有年長而未嫁娶者聖人慮生育之不蕃
是以有三十二十之制非限之使遲乃迫之使早故曰極
不是過至於天癸未至而即配合古時無之故不著於禁
令也陰陽之氣化不齊男女之稟受亦異天癸之至或不
盡符二七二八之期然待其至而後交感能交感而後生

育古今無異人即古今無異致攷之書籍南史載張麗華
年十歲後主幸之有娠輟耕錄載蘇達卿女年十二孳浦
氏子爲婿明年生一子此女子生育之最早者晉明帝生
成帝時年僅十三北魏獻文帝生孝文帝亦年十三北齊
琅琊王儼年十四而生四男此男子生育之最早者要皆
天癸早至故能生育千萬人中始有一二非人人皆然亦
非天癸未至而能然也且夫人之形體全賴精血充足而
後可以運動精血枯竭則痿瘵重則隕亡凡物之生先
小而後大先弱而後強精血亦然男子二八女子二七之
前所生精血有如草木之萌芽苟不戕伐則日漸強大雖

取用其枝葉而根本無傷也若不待其強大而先損其萌
芽則根本既虧枝葉自少枯竭之患可立而待又考史册
漢昭帝年十二立皇后上官氏北齊高澄亦年十二而尙
馮翊長公主後周于翼年十一尙平原公主此皆嫁娶之
最早者然未聞其生育且不聞更有似此之人夫富貴之
家何求不遂乃數千年間嫁娶之早止此數人傳爲異事
誠以配合太早不惟不能生育且致瘵瘦隕亡之災故相
戒而不爲相沿而不易也本縣蒞任斯土六載於茲聞知
縣屬婦人每多夭折大半因產因癆丈夫續娶有至於五
六妻者而男子之以瘵喪身遺妻別嫁至於再三者亦復

不少於是男之續娶女之別嫁年齒不必相當或二三十
歲之偉男而娶十一二歲之稚女或四五十歲之老嫗而
嫁二三十歲之壯夫周易雖有老夫得女妻老婦得士夫
之交不過虛存此象與載鬼履虎諸占同爲寓奇於法而
已今乃於實事見之不勝爲之駭詫細心體察則聞男女
嫁娶皆在十二歲之年若至十五六歲即謂之老男老
女以怪爲常以常爲怪較之古人男子命冠之歲已作鰥
夫女子及笄之時更爲嫠婦白頭偕老十無二三既得其
情爰思其理豈非配合太早精血枯竭之由哉夫仁育義
正儒者之學也移風易俗邑宰之責也勸之不從戒之不

止則刑罰加之政之大端也文中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
偷縣屬民情謹愿姦猾頗稀獨此偷風相習殆緣儆覺無
人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合屬人等知悉嗣後男女嫁
娶均以十六七爲率年齒必求相當少長不得太遠倘有
不及歲而配合者比照嫁娶違律論罪其二三十歲偉男
娶十一二歲之女四五十歲老嫗嫁二三十歲之男從重
以不應得論罪未成婚者改正離異已成婚者責令女家
領回待年再歸原夫如女家貧苦男家給以錢米凡有所
犯除治罪外仍各罰財禮充公本縣專爲保全男女壽命
之逖聽而未登其門者咸稱弟子集於皋比之下聖人之
起見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爲人倫之首風俗所關欲

正風俗莫切於此男女童稚無所知識爲父母者俱從夫
婦而來豈於交感生育之慶倘有未明務宜詳繹示文各
發深省互相告誡力滌舊汚庶幾男免鼓盆炊臼之嗟女
無別鵠離鸞之怨人道之男女應乎天道之陰陽男女正
而陰陽和陰陽和而風雨節年歲豐豈惟吾民之幸抑亦
本縣之幸也毋違特示

樂山先生講學圖記

學之不講聖人所憂卜子夏壬仲淹之設教也所講者聖
人之學而其地皆在今之山西樂山先生宰武鄉聚學徒
於鞏山書院而口講以教之殆與子夏仲淹之志同武鄉
山西之僻邑舟車所不至而先生之講學聲大而遠山不
能障也川不能限也隱隱茲茲震乎數百里之外傳聞者
恆以不得親承謦欬爲憾先生既罷官山西之士請於節
使留掌晉陽書院山西疆域爲府九爲直隸州十書院在
節使治所三晉之都會也先生既主講九府十州之士昔
之遊聽而未登其門者咸稱弟子集於皋比之下聖人之
學其道載於經其事昭於史先生之講學也是非折衷於
經利鈍徵驗於史而參之諸子百家以書其變由淺近而
達於深遠由深遠而逮於淺近聽之者莫不歡欣鼓舞聞
所欲聞亦聞所未聞虛而來實而歸所講與子夏仲淹未
知何如而其學固不悖於聖人也先生家於滇之浪穹姓
玉氏名寀已未榜名藩壯歲出門客遊宦遊三十餘載嘉
慶丙子主講於此閱四年念鄉圖萬里感老之將至懷其
所學輟講而歸諸弟子留之不可從之不能昔疏廣疏受
年老辭位去公卿餞道工畫者圖其迹昌黎韓子豔之先
生所著說緯樂山集諸書流傳四方於所講之學固可以

代吾而不啻繪聲矣惟去後則親炙無由爰圖其形於簡
庶俾讀其書者如瞻道貌於點蒼山葉榆水之間也弟子
姓名並記於左座下弟子臨汾張煒撰

芳茂山人文集

問字堂集 附贈 卷一

槐廬校刊 吳縣朱氏校刊 貽書層檢

光緒丙戌冬吉王氏 江蘇省圖書館藏板

問字堂集序

陽湖孫君淵如寄所刻集署曰問字堂問字之名雖未詳所謂要孫君之意則主于識字而已古者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自倉頡下至周秦字之孳乳已多矣又更兩漢逾益多焉許叔重乃拈爲說文屏黜俗字定從其一餘爲重文所定從者未必盡夫子之古文也而重文中或云古文或云籀文其所定從亦未見其必非古文何則一部重文弌而一之爲古尤顯然也夫學必以通經爲要通經必以識字爲基自故明士不

通經讀書皆亂讀學術之壞敗極矣又何文之足言哉天運循環　本朝蔚興百數十年來如顧寧人閻百詩萬季野惠定宇名儒踵相接而尤幸說文之歸然獨存使學者得所據依以爲通經之本務孫君最後出精駕八極耽思旁訊所問非一師而總託始於識字於是一搦管皆與其智懷本趣相值洵乎學者之文迥非世俗之所謂文矣昔者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孔子時天下皆用籀文孔子獨違衆而用古文孔子嘗自稱好古敏求又曰信而好古是一說也其平日憲章文武夢見周公一則曰

吾從周再則曰吾從周是又一說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也夫文武周公何知後世有籀文哉獨恨秦火以後展轉變易較壁中書大非其舊說文雖參用秦篆然其引經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皆古文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等九經正義雖去取未盡當然得者猶大半焉奈何唐明皇命學士衛包盡改古以從俗而開成石經現在恐又有改衛包之所未及改者益唐以後之九經又非陸德明孔穎達等之本惟說文特完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好古如孫君庶足振千百年之墜緒而張之與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名愈說文無此字新附亦無然其言曰凡爲文章宜略識字又曰義之俗書趁姿媚是亦深有意乎識字者或曰君子已孤不更名益昌黎幼孤故也好古如孫君其學進乎古而又能通于今然後出其餘事以爲文信足以卓然名其家者與予作尚書後案以明漢儒家法又爲十七史商榷亦謬爲四方君子所許可獨蛾術一編久而未就繼以雙瞽自分已成廢疾幸七十後瞽目復開方且買餘勇以竟殘課戢睿甫有條理孫君集適至輟一日功從而誇嘆之如此歲在乙卯首春同學弟西沚居士王鳴盛拜譔維時行年七十有四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先緒乙酉夏白堤八字橋朱氏槐廬家塾珍藏

問字堂集卷一　芳茂山人文集弟一
原性篇
太陰考
漢書翼奉傳注考誤
太歲歲星行二十八宿表
月太歲旬中太歲考
晉灼漢書注釋
相宅書敘
問字堂集卷二　芳茂山人文集弟二
釋人
擬置辟雍議
先天卦位辨
三輔黃圖新校正序
河圖洛書考
三教論
斗建辨
古日纏異同表
問字堂集卷三　芳茂山人文集弟三
日纏考
校定神農本草經序
畢原畢陌考
昭陵陪葬名位考書醴泉縣志後
晏子春秋序
墨子後序
孫子略解序
天官書考補序
帝堯臯陶稽古論
問字堂集卷四　芳茂山人文集弟四
文子序
畬袁簡齋前輩書
畬江處士鼙師論中星古今不異
倉頡篇集本序
畬錢少詹事書論上元本星度
孫叔敖名字考
募脩費縣書院冊書後
問字堂集卷五　芳茂山人文集弟五
三祧釋

周禘表
周制配天表
圜丘郊祀表
方丘北郊表
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十二月告朔表
六天及感生帝辨
附聖證論及難王申鄭議
再畬錢少詹書
問字堂集卷六　芳茂山人文集弟六
天官書補目序 中官　東官　南官　西官
甘氏歲星經序
五廟二祧辨
周禮七廟二祧表附聖證論及難王義
附社稷表及難王義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陽湖孫星衍撰

原性篇

古之言性者多異孔子言性相近周人世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孟子言性善告子言人性無分於善不善荀子言性惡董仲舒言性有善質而未能盡善何以核其實也古者性與天道通不明於陰陽五行不可以言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故神農經言養命以應天養性以應人天爲陽主性地爲陰主情天先成而地後

定故情欲後於性命五六天地之中合性有五常情有六欲五常者仁義禮智信六欲者喜怒哀樂好惡也陽者善故性善陰有欲故情有不善陽極生陰故性之動爲情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爲欲性動而之情變而之欲變者情也情動而有欲變而之不善化而復遷於善善者性也性對情則性爲陽情爲陰單言性則性有陰陽猶以天地言之天爲陽地爲陰以天地分言之天地各有陰陽鬼區臾言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是也以四時言之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以孟仲季言之一時又各有陰陽鬼區臾言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惟僞尚書伊尹曰習與性成則似性中有惡魏晉

人之言不足深辨矣孔子以陰陽言性者不對情而言實則性質爲陽世子之徒言性有善有惡者兼性之動而言實則情之惡荀子言性惡直誤以情爲性告子言人性無分於善不善則不分陰陽孟子言性善而言艮知艮能亦不教之性蓋名不正則言不順善乎許叔重之言性曰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其言情曰人之陰氣有欲者其言酒曰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夫言性陽曰善論其質也言情不曰有惡而曰有欲者欲有善有惡也言酒則言性有善惡者酒屬欲欲有善惡麥陰黍陽相得動而爲酒人之性得酒而動

許君以酒觀人性據其動而言則性兼情故有善惡其善者性也惡者情之欲也謂欲有惡而不可謂情有惡謂情有惡尤不可謂性有惡譬如夏至陰生而冬不得謂之冬冬至陽生而夏不得謂之夏也許君說本孝經鉤命訣曰情生於陰性生於陽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緯書出於漢末多本孔子之言文子書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動者也董仲舒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又曰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此言性與情皆得之矣何以言情亦有善也禮記之言喜怒哀樂曰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筍子曰好不迫於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是情未嘗不善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有善將欲與貪利亦善乎欲與貪利即情之有喜有樂發而中節則無不善也孔子曰我欲仁又曰己欲立達而立達人夫已欲立達貪利也能立達人則貪

利亦善故公劉太王之好百姓同之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未嘗不善也欲勝則能亂性故曰欲焉得剛又曰欲不行爲仁欲可以至於不善而欲之名則無不善也人不能有性而無情天不能有陽而無陰天之時若即人之中節也淨層之言曰斷欲去愛又曰愛欲交錯心中興濁清淨無垢即自見性夫不斷不善而斷愛欲則獨陽不生亢而有悔反可以至於不善故彼教離五常所謂不教之性剛健而失中正也何以言性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

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云剛克柔克正直剛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言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即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之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眞知愛親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而爲善是也又曰善如米性如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又曰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又曰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名之性又曰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按此諸說董欲正名而名愈不正也夫人生皆由中民也已教則性勝情謂之聖人失教則情勝性謂之斗筲非性有三等孔子言善人者謂已教之性猶稱道盛德至善故難得見也禾雖出米而未可謂米固也然亦不可謂之中無米也此亦董之疏也至告子以食色爲性食色者情也荀子以爲好利而欲得者人之情性又云人之性生而好利疾惡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周書謂喜怒欲懼憂爲五氣大戴改五氣爲五性是皆以情爲性然則後儒之不通陰陽不能正名情性甚矣或曰商臣越椒生而惡形梟鳥食母蒼鷹搏擊此皆性惡也荅曰此形惡非性惡也爲其情將成于惡故形先見人之爲不善也必以長而貪欲其貪欲者情也其少而不知貪欲未至於爲不善者性也梟鷹之惡也以求食而動亦欲也是情之惡不可謂性也聖人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飾性樂防情其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其善性情也以道德道其情之中和謂之道得其性之至善謂之德道德忠恕皆本五常之教舍五常則虛位也五常以格物而能止於善格者蒼頡篇曰量度也物者事也格物猶言量事量其事之至善即五常之事也或言格正也格物言正名其事而後能擇善知其事之至善故曰致知若魏顆用先人治命晏子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孔子謂要盟神勿信之類此謂執中之權大學篇之致知即中庸篇稱舜之大知其格物即用中中庸猶言用中解者以庸爲常失之也何以言道德爲虛位道德離

五常易稱小人道長禮稱左道書稱凶德傳稱昏德是也忠恕非五常亦爲虛位非其親暱誰敢任之則忠者非忠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則恕者非恕也故聖人貴實而惡虛言有不言無貴剛而賤柔則儒家之異於道家三代之學之異於宋學也

太陰考

太陰有二一爲歲星之陰亦名歲陰亦名太歲亦曰青龍曰天一淮南史記所稱以紀歲是也一爲酉辰從魁蓋陰氣之太始書緯言天左動起于辜牛地右動起于畢牛屬丑艮少男陽之始畢在酉位酉爲兌

少女陰之始遯甲書所稱在陽遁值符前二位陰遁值符後二位是也古今言太陰不分爲二故不得其實漢書注張晏言太陰歲後三辰孟康言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史記正義張守節言太陰歲後二辰此卽從魁誤以注史記漢書者張揖廣雅云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此卽歲星之陰考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是知太歲與歲陰太陰爲一漢書翼奉傳元帝卽位明年地震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按初元二年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　太子賢注引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後漢律歷志云青龍移辰謂之歲又据漢碑稱青龍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涒灘按是年爲丙申後碑云永壽三年青龍建酉是年爲丁酉　倉龍漢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禮殿記云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是年爲甲戌　龍在龍斿龍集漢外黃令高彪碑云光和七年龍在困敦中平二年龍斿奮若按光和七年爲甲子

中平二年爲乙丑漢荊州刺史度尙碑云永康元年歲在鶉尾龍集丁未是年爲丁未　按其甲子皆卽太歲所在天文訓云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考史記孝文本紀淮南王立在文十六年是年丁丑與淮南不同者太初以前十月爲歲首丁丑之春卽丙子冬也此又太一爲太歲之證太一亦名爲天一也太歲之名太陰蓋以雄爲歲星又行於地故有陰名陰之言景也鄭康成注周禮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說文解字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史記集解徐廣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賈公

彥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又云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見鄭康成所說歲星與太歲分左右行度與淮南史記言太陰歲陰同逐甲書以天罡加歲支亥上所建本法辰推歲星亦相符合今人讀淮南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而不知太陰與歲名同又讀史記上言攝提格歲者寅也下云歲陰在寅單閼歲者卯也下云歲陰在卯以至十二辰皆然忽之不察耳其惑甚矣歲星一年次舍雖與太歲不同而常以歲建之月與日晨出東方故鄭康成注周禮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

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之辰以見鄭云然者非謂太歲與歲星同次蓋如太歲在寅之年歲星雖居丑其出必在建寅之月其餘十二次可推故天官書云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鄭司農言太歲所在歲星所居者謂太歲與歲星同得名爲歲賈公彥釋此不明也古人云歲在多是歲星晉語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韋昭注云歲歲星也春秋襄二十八年左傳云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杜預注云歲星也孔穎達云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皆謂歲星所在今按淫于元枵之說乃歲星自丑斗牛右轉入于子虛危之次非太歲左行所在明矣太歲亦或單謂之歲始于呂覽序意篇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考莊襄王滅周之後二年癸丑歲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適得庚申歲申爲涒灘呂不韋指謂是年高誘注誤以爲秦始皇卽位八年則當云大淵獻也漢人既以太陰歲陰青龍紀歲猶有稱歲爲歲星者如荊州刺史度尙碑云永康元年歲在鶉尾龍集丁未既以龍爲太歲則歲是歲星其云鶉尾蓋據太初歷歲陰在未歲星在注七星張而言耳後人習知太歲紀歲之義又止據以歲在爲太歲之文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建和元年太歲在丁亥後漢書鄭康成傳云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漢金鄉長侯成碑云延熹七年歲在甲辰堂邑令費鳳碑云熹平六年歲在丁丑皆太歲所在始不知有歲陰太陰之名矣曹震圭誤以歲星爲太歲又以太陰爲后宮之星在帝後二辰附會歲後二辰之說蓋不足辨梅彀成謂歲星因太歲而得名亦非是據許叔重以歲爲木星制字之始則太歲實因木星而得名故有青龍之名玉海引三禮義宗云歲星者東方蒼龍之宿五星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太歲者歲星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其言得之矣

漢書翼奉傳注考誤

漢書翼奉傳元帝初卽位上封事曰正月癸未日加申時有暴風從西南來風㠯太陰下抵建前

考通鑑元帝初元元年爲癸酉歲奉傳明年上封事在元帝初卽位之年又下云是歲關東大水郡十一飢疲尤甚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㠯假貧民勿租稅按之元帝紀亦是元年事奉上封事又在詔前則是癸酉歲無疑張晏此下注云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在太歲後孟康云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爲在太歲後又不考本紀年月及奉傳上下文疏謬甚矣且上云從西南來者酉在寅之西南方故云太陰下其云建前者當是正月建寅耳

明年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復震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

考元帝紀二年詔曰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七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正與奉傳合是年太歲在甲戌足證太陰卽太歲也孟康此下注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誤

下至寅南也建爲主氣太陰臣氣也蓋誤以太陰爲在太歲後又不考本紀年月及奉傳上下文疏謬甚矣且上云從西南來者酉在寅之西南方故勝東行奉于途次何由勸帝遷都乎

太歲歲星行二十八宿表

太歲 卽太陰歲陰	歲星	歲星出月
天文訓 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	歲星舍斗牽牛	十一月晨出東方
天官書 歲陰左行在寅	星右轉居丑斗牽牛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志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正月晨出東方
石氏	在斗牽牛	歲星在建斗牽牛整正月晨出於東方爲攝提格之歲
甘氏 攝提格在寅		女漢志引甘氏在建日十二月

| | | |

| | | |

按天文訓之太陰天官書謂之歲陰天文志謂之
太歲甘氏謂之攝提是以攝提代太歲楚辭之攝
提貞于孟陬卽太歲建寅也淮南紀歲星出月在
參差之誤今據各家同異具表如右石氏太初歷
史記漢書前兩月葢淮南之誤觀鄭康成引樂說
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所建之辰以見則知太
歲月建在寅歲星亦以寅月出是史記漢書正月
出之說爲長矣餘十二辰仿此淮南史記石氏春
秋緯紀歲星所在之宿大略相同甘氏每在後一
宿太初歷每在後二辰考據羙志云甘氏太初歷
所以不同者以星贏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考淮

南云歲星舍斗牽牛東井輿鬼爲對丑爲斗牽牛
未爲東井輿鬼則知丑對于未太陰在寅歲星必
在斗牽牛甘氏所云婺女太初所云營室東壁或
有不揣本而齊末之矣歲星贏縮則爲災故甘
氏言歲星所居處安靜中度吉天文訓言當居而
不居越而之他處皆有凶驗然則因太歲以求歲
星固有常次之舍而太初歷所以與淮南史記甘
氏諸家異者按之天文訓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
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今太陰在卯
是爲仲歲星當居子行女虛危三宿淮南諸家皆
與天文訓所言合惟太初歷則行奎婁二宿足證
其法之不符凡此疑太初改建寅之後歷家沿襲
參差之誤今據各家同異具表如右石氏太初歷
無全書見天文志所引甘氏春秋緯見開元占經
與天文志所引甘氏多不同者班固據緣之誤也

月太歲旬中太歲考

太歲有三一爲年太歲左行二十八宿十二年一周
天始見于海外南經云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淮
南天文訓謂之太陰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
巢鄉而爲戶說文云鳥者知太歲之所在爲卽鵲字

知所在者亦言向之是爲年太歲貴神也一爲月太
歲二月起卯三月子四月酉五月午六月復至卯終
十二月右行四正亦謂之咸池亦曰小時天文訓云
斗枸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
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又云大時者
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又云太歲迎者辱背者强則
與太陰之不可背而可鄉者絕不同故知非年太歲
今陰陽家引李鼎祚則以大時爲正月起卯月行四
仲明以來通書皆用其說遯甲書推大時法云天罡
加月建亥卯未辰有加仲者其下卽是大時所在如

法推之則大時三月起卯四月子五月酉六月午七月復至卯終十二月右行四正又與淮南二月起卯及通書正月起卯兩說不同按遯甲書所謂大時今通書誤謂之天吏三合五行死氣之位也李鼎祚之大時三合五行沐浴之位也淮南之大時通書俗謂之打頭火亦謂之飛大煞三合五行王氣之位也其法申子辰月在子亥卯未月在卯巳酉丑月在酉寅午戌月在午卯從二月起卯右數四仲得之大時凡三說皆不吉然求其所以名咸池之由則似三合沐浴之說爲近豈淮南二月字當作正月與漢西嶽華

山碑云元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或是歲在四正則有咸池之名或古人誤讀淮南咸池爲太歲之語而以年太歲爲咸池不知其審旬中太歲者亦因蒼龍所在而得名故王莽傳注服虔以蒼龍爲太歲通典引太公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徙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太歲忤陰太陰大將軍夫云一旬而徙趨避吉凶則非年太歲及月太歲明白其法出于龍首經曰諸欲求日白虎六甲爲青龍六丙爲朱雀六戊爲勾陳六庚爲白虎六癸爲元武假令甲子旬青龍在子朱雀在寅旬陳在辰白虎在午元武在酉大將處青龍執法行刑抵朱雀將往來抵句陳以白虎加敵人伏句陳抵元武他皆仿此遯甲書亦載其式云六甲在子青龍大將居之六乙在丑蓬星鼓角居之六丙在寅明堂士卒居之六丁在卯太陰伏兵居之六戊在辰天門軍門居之六已在巳地戶小將居之六庚在午天獄斬斷居之六辛在未天庭判斷居之六壬在申天牢糧草囚繫居之六癸在酉天藏華蓋甲仗居之終十辰至甲戌則戌爲青龍據此知太公所云竟一旬復徙者卽其法而遯甲書云背太歲當萬人大將軍五子人太陰月建各當五千人

則卽以太公所云建爲月建所推太歲太陰大將軍與今陰陽家所載同疑非古法也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朱雀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定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衝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小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按孤虛式甲寅旬中孤在子丑天文訓旣云句陳在子又以子丑爲主太歲太陰下又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句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則此太陰太歲卽旬中孤位特未識何以又分太陰太歲爲二其

云主者猶言與之相應如馬融注書以斗七星爲一主日二主月之類天文訓寅上自有太陰則不得復以丑爲太陰錢少詹事據其文以爲太陰在太歲後一辰恐未必然且淮南此文太歲字協紀辨方引作太陽或別有据矣斗建雌神亦名太陰故天文訓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太陰所居辰爲厭日是又一太陰也郭氏元經有太陰法常以功曹加歲在亥順推十二辰遯甲書推太陰子年在戌丑年支神后下是也此即時憲書所載太陰又與淮南歲陰及遯甲書陽遁前陰遁後之太陰各不同考古者固不可以同名異實而誤矣

天文訓 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大時 午卯子酉午卯子酉午卯子酉

李鼎祚 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大時 卯子酉午卯子酉午卯子酉午

遯甲書 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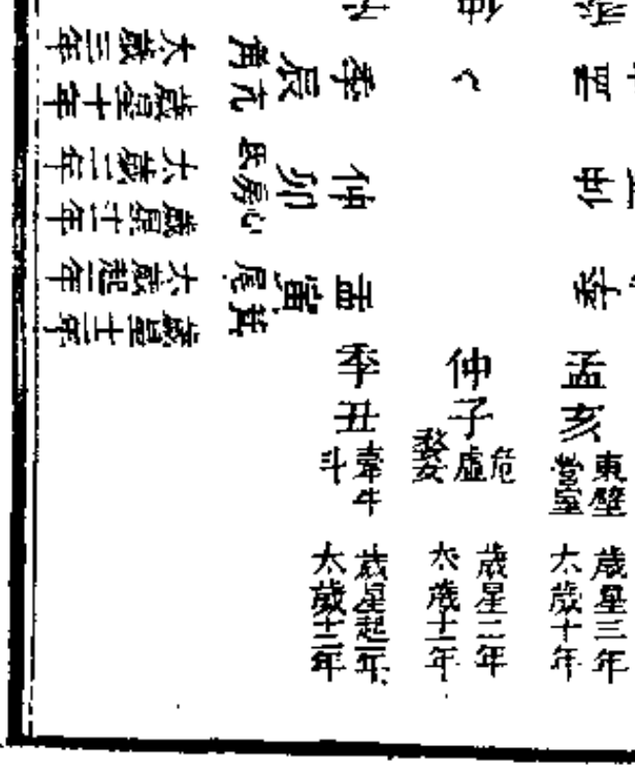
推大時 酉午卯子酉午卯子酉午卯子

晉灼漢書注釋

漢書天文志晉灼云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近人多言未聞其審按其文出天文訓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高誘注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開元占經引其注云太陰謂太歲也四仲子午卯酉也假令歲陰在卯星守須女虛危故云三宿也此是許叔重注今本脫之依義推之知晉灼云太歲在四仲者申與仲二讀子午卯酉爲冬夏春秋之仲亦爲東西南北四正之中太陰左行在卯則歲星右轉居子舍婺女虛危三宿太陰在酉則星居午舍柳七星張三宿太陰在午則星居酉舍胃昴畢三宿太陰在子則星居卯舍氐房心三宿四正之宿各三合得十二故又云三四十二也其云太歲在四孟者寅申巳亥爲四孟月太陰在寅則星行斗牽牛二宿太陰在申則星行東井輿鬼二宿太陰在巳則星行奎婁二宿太陰在亥則星行角亢二宿云太歲在四季者辰戌丑未爲四季月太陰在辰則星行營室東壁二宿太陰在未則星行觜觿參二宿太陰在戌則星行翼軫二宿太陰在丑則星行尾箕二

宿四孟四季之宿各二合得十六故又云二八十六也荆州占日歲星行一次居二十八宿與太歲應十二歲而周天太陰居維辰歲星居維宿上太陰居仲辰歲星居仲宿上亦足證晉灼之言矣孔穎達因服虔注左傳言龍度天門乃有歲星跳辰之說考左傳稱歲棄其次及淫于他次則爲災淮南史記稱歲星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則凶及其下是以樂說有歲星常應太歲之語太歲卽因歲星而定所在之辰若歲星積年跳辰太歲不當依十二年之次占驗家亦不必以失次爲凶矣服虔所云龍度天門卽謂歲星自亥至酉乾爲天門戌亥屬乾歲星爲龍耳

太歲歲星左右周天圖


歲星三年
太歲十年
歲星二年
太歲十年
歲星起二年
太歲三年
歲星九年
太歲四年
歲星八年
太歲五年
歲星七年
太歲六年
歲星六年
太歲七年
歲星五年
太歲八年
歲星四年
太歲九年
歲星三年
太歲十年
歲星二年
太歲十一年
歲星起一年
太歲十二年
歲星九年
太歲一年
歲星八年
太歲二年
歲星七年
太歲三年
歲星六年
太歲四年
歲星五年
太歲五年
歲星四年
太歲六年
歲星三年
太歲七年
歲星二年
太歲八年
歲星起一年
太歲九年
歲星十二年
太歲十年
歲星十一年
太歲十一年
歲星十

定各房門戶自屋內視向失之遠矣四曰竈屋門在宅吉方竈火門向宅主本命吉方竈座歷本命凶方亦出竈卦書云西四命人舊竈在巽巳方不吉今移往乾亥方東四命人舊竈在乾亥方不吉今移往巽巳方爲不吉則移竈在吉方可證舊八宅書謂竈宜在宅凶方者必是誤認竈屋爲竈座也五曰論宅以擔雷正中之戶幷門竈爲三要合于月令五祀之義五祀有中霤義爲屋水流之中卽中堂之戶其稱陘者路稱戶者小于門言門與宅足兼陘與戶是三要卽統五祀宜置吉方也相宅之術出于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古有宮宅地形二十卷見藝文志形法家班固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以求其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今所傳惟有黃帝宅經而其文稱文王孔子子夏淮南李淳風諸家宅經蓋宋人撰集成書非古本矣然以乾坎艮震爲陽巽離坤兌爲陰辰戌爲斜界修造則陽宅以陰爲得同德陰宅以陽爲得遷移則從陰大陽從陽入陰爲吉重陰重陽爲凶其術有所傳不可誣也又有生氣福德五鬼絕命刑禍之名卽今八宅書九星所本考開元占經引洛書云北斗第一曰破軍第二曰武曲第三曰廉貞第四曰文曲第五曰祿存第六曰巨門第七曰貪狼七星加輔弼又見郭璞元經而明周視作陰陽定論以爲立名之謬蓋不知妄作之言矣漢時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淮南及鄭康成注周禮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卽此書許叔重以堪爲天道輿爲地道又有圖宅術書見論衡所引王充言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王符潛夫論亦云商家之宅宜西出門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墺漢以來多行用之至唐呂才乃云堪輿經黃帝對天姥始言五姓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寖多本同末異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其言似近理而實不然猶之古人言武王以甲子日亡不知逝甲之法同一日向東北則吉者向西南則凶武王以甲子昧爽擊紂渡孟津向東北其日生門在艮故勝紂則反是故敗也古人又言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是不知宅經各院中分之法以宅路分方視宅者也唐楊益撰竈卦書始以坎離震巽爲東四卦乾坤艮兌爲西四卦東四宅門竈勿犯西四西四亦同又世

傳黃石公論宅元書云東四裝西及西四裝東皆不
吉者謂房開之數洪範五行一六水爲坎二七火爲
離三爲震八爲巽四爲兌九爲乾五爲坤十爲艮坎
離震巽之數不宜開乾坤艮兌之門俗間注陽宅大
全書不知此法予聞之稷山韓君韓之相宅有神授
也余嘗論俗傳之法皆有所本乾與兌坤與艮坎與
巽離與震爲生氣貪狼木者陰陽相得五行相生之
象也坎與震離與巽乾與艮坤與兌爲天乙巨門陽
土者五行相生但重陰重陽其吉次于生氣也乾與
坤艮與兌坎與離震與巽爲延年武曲陽金者陰陽

老中少正配金土相生水火相濟陰陽木比和恆久
之象也坤與坎巽與艮兌與震離與乾爲絕命破軍
陰金者陰陽相遇不相配五行又相克也乾與震巽
與坤艮與坎離與兌爲五鬼廉貞火者五行相克又
重陰重陽也乾與坎坤與離震與艮兌與巽爲六煞
文曲水者重陰重陽金水火土不能相生木土金木
又相克也坎與兌離與艮乾與巽震與坤爲禍害祿
存陰土者一陰一陽但人事仲男女與小男女不相
配又長女長男違離其父母或適人或遠遊也八宅
家名爲遊年其理甚精殆非後人所能意造而世俗
既不知各院中宮下指南鍼定八方之法誤用之則
反以爲不效不亦誣乎近有陽宅大成一書以選擇
家飛九宮定宅位如坎宅云以一白入中宮二黑在
乾三碧在兌四綠在艮五黃在離六白在坎七赤在
震八白在巽則方位吉凶顛倒已極幷不知選擇與
相宅有有形無形一動一靜之分宅有定方不可飛
入中宮也又或以三元之法相宅不論宅竈及鄰家
高屋而謂上元旺氣在坎坤震中元在兌坤乾下元
在兌艮離然則古今公府皆坎離不旺上中元耶其
言出于蔣大鴻猶李時珍之本草偶有效驗便以著
書非古法也又有用八宅之說而爲邵雍先天八卦
所惑者如坎宅開坤門以坤爲後天之離與坎相合
不悟土來克水其謬更甚蹇孝廉與予同舉于鄉其
好學多藝固不止此聊作敘告以鄙見幷祛世俗之
惑云爾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問字堂集卷一終

陽湖孫星衍撰

釋人

人始孕曰朕一月曰胚三月曰胎子未成形謂之包兒生裹謂之胞有髮膚脛謂之子頭囟未合謂之兒孺子謂之兒人謂之大人頭謂之首首謂之百亦謂之頁亦謂之皃頭會謂之囟囟謂之爰頭髓謂之腦蓋謂之囟囟謂之顖顖謂之顙額謂之額亦謂之題顏前謂之面眉目之間謂之顑引气自畀謂之鼻鼻謂之自鼻莖謂之顩眼謂之目目匕匕同比謂之皃亦謂之

眼童子精謂之瞎目旁薄致謂之矉目厓謂之眥圍謂之朊振牟謂之肖玉篇肖振睥也今本說文作振肖疑誤面旁謂之頰頰車謂之酺頰後謂之顅顅權謂之頤權謂之頷亦謂之胠匝謂之頤亦謂之頷所以言食謂之口口謂之喙亦謂之噣口尚謂之脣脣兩邊謂之吻口上阿謂之谷在口所以言別味謂之舌舌謂之函主聽謂之耳耳曼謂之聃耳門謂之眴頭莖謂之頸頸謂之亢頭後謂之項項謂之頷亦謂之脰項枕謂之煩喉謂之咽亦謂之嚨亦謂之嗌肩甲謂之髆肩前謂之髃臂下謂之之亦亦謂之掖亦下謂之胳臂上謂之厷手上謂之臂臂節謂之肘拳謂之手手中謂之掌手

脾金謂之肺水謂之腎五臧總名謂之臟之言藏也謂之肝土謂之肫肝其曲謂之跰胝崙謂之胝胝頭謂之䯒䯒足謂之止亦謂之蹠亦謂之正踵謂之跟足踝謂之踝足下謂之跖其臧火謂之心木謂之肝肝土謂之肫肉謂之肌肉謂之肉肉謂之宍宍謂之胾胾謂之臠臠謂之羹羹謂之臛臛謂之醢醢謂之齏齏謂之韲韲謂之醬醬謂之醯醯謂之酸酸謂之酢酢謂之醋醋謂之酴酴謂之醨醨謂之醪醪謂之醑醑謂之酹酹謂之醊醊謂之奠奠謂之酹酹謂之酳酳謂之酬酬謂之酢酢謂之酳酳謂之飲飲謂之食食謂之飤飤謂之餌餌謂之餈餈謂之糕糕謂之餻餻謂之餅餅謂之餦餦謂之餭餭謂之餬餬謂之餔餔謂之餱餱謂之糗糗謂之糒糒謂之餥餥謂之餲餲謂之餾餾謂之餿餿謂之餕餕謂之餟餟謂之飽飽謂之飫飫謂之饜饜謂之足足謂之趾趾謂之止止謂之步步謂之趨趨謂之走走謂之奔奔謂之驟驟謂之馳馳謂之驅驅謂之驁驁謂之驕驕謂之驤驤謂之驂驂謂之驔驔謂之驒驒謂之騏騏謂之驥驥謂之駿駿謂之騋騋謂之駧駧謂之駰駰謂之騵騵謂之駽駽謂之騢騢謂之駹駹謂之駓駓謂之騅騅謂之駵駵謂之騮騮謂之騧騧謂之驈驈謂之騜騜謂之駠駠謂之騵騵謂之駱駱謂之駵駵謂之騮騮謂之騧騧謂之驪驪謂之駒駒謂之駟駟謂之乘乘謂之匹匹謂之疋疋謂之雅雅謂之楚楚謂之荊荊謂之蠻蠻謂之閩閩謂之越越謂之揚揚謂之徐徐謂之夷夷謂之貉貉謂之狄狄謂之戎戎謂之蠻蠻謂之閩閩謂之越越謂之揚揚謂之徐徐謂之夷夷謂之貉貉謂之狄狄謂之戎

謂之骸胲脛開骨謂之髓骨中脂謂之髓肉之力謂之筋本謂之筋血理謂之脈動脈謂之寸口液謂之汗鼻液謂之洟口液謂之涎慕欲口液謂之沃乳汁謂之溫氣液謂之盡盡卽精字易曰男女觀精小便謂之屎婦人汙謂之姅糞謂之菑似米非米謂之矢皮謂之膚眉髮之屬謂之毛百上謂之鬊亦謂之巛其根謂之髮髮謂之鬒頰髮謂之鬢亦謂之髭頰毛謂之頗須謂之鬑口上須謂之髭節卻謂之卻其象甲人頭乙承甲人頸丙承乙人肩丁承丙人心戊承丁人脅己承戊人腹庚承己人臍辛承庚人股壬承辛人脛癸承壬人足

擬置辟雍議

辟雍者四方有水中有宮焉卽明堂太學靈臺之所在天子所以宗祀朝諸侯校士養老觀雲物之處也辟與璧音通故言水環如璧雍者邕借字說文解字曰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巛从邑水經注曰四方有水曰雍此其義也大戴禮曰明堂外水名曰辟雍韓詩說曰辟雍者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見詩正義禮記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見太平御覽漢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屋通水圜宮垣此辟雍有明堂之說也盧植注禮記曰明堂卽太廟也見詩正義服虔注左傳曰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見詩正義高誘注淮南子曰廟之中謂之明堂也蔡邕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地統萬物也見藝文類聚詩思齊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謂辟雝宮也禮統曰辟雍文王廟見藝文類聚此明堂卽太廟之說同在辟雍中也禮記王制曰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韓說曰辟雍者天子之學圜如璧雍之以水示圜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見詩正義禮記外傳曰有虞氏之學曰庠亦謂之米廩夏曰庠殷曰瞽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頌亦有在泮獻囚之文此辟雍有太學之說也詩靈臺章曰於樂辟雍左氏說曰天子靈臺在太學之中壅之靈沼宗周曰辟雍見太平御覽又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于謂之辟雍見詩正義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正月上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祀畢登靈臺水經注曰豐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爲辟雍靈沼見長安志又曰沈水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爲辟雍處堂北三百步有靈臺是漢平帝元始四年立此辟雍有靈

臺亦名辟雍爲靈沼之說也所以知者白虎通辟雍篇先言大學次辟雍次庠序次靈臺次明堂而總名之辟雍篇以是知之也又盧植注禮曰天子太廟上可以望雲物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見詩正義高誘注淮南子曰明堂者王者半天子謂之泮宮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

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璧謂之辟雍舊本脫璧謂之諸侯之制辟雍四字今意增

清貌則曰清廟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潁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見詩正義此諸儒以辟雍明堂太廟太學靈臺五者同一實之證自三代及漢制皆如此也說文解字曰天子饗飲辟廱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見藝文類聚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後漢書曰世祖中元二年春初起辟雍行大射之禮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祖割見辭綜東京賦注宋書禮志曰武帝太始六年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按諸書傳其云行禮樂宣德化與諸侯行禮之處以有明堂其云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以有太學其云養三老五更行鄉飲酒之禮及祖割以有庠其云行大射之禮以有序此又五者一實之證也辟雍水四周宮基故其流大韓詩說曰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見文選注白虎通曰外圓者欲使觀之平均也又所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案言方者宮基在內圓者水形在外也班固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夫王者臨雍須舟以渡則其水四周又明也而漢書曰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說文廱字从广後漢李尤辟雍賦曰辟雍嚴嚴規圓矩方階序偏闔雙觀四張張衡東京賦云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辭綜注曰言德陽殿東有辟雍西有靈臺又注乃營三宮云明堂辟雍靈臺禮象曰辟廱居中其南爲成均

北爲上庠東爲東序北爲瞽宗見玉海廣韻曰辟廱天子教宮恐是後漢時別立宮於水側應劭誤以說武帝時三雍宮武帝時三雍何知非太學明堂靈臺詳盧植云太廟靈臺辟雍古皆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則知三宮之說不經非古法也後世欲攷建辟雍以復三代之制法宜取水環如璧之義開流以圍太學不必別建宮名其宗廟司天臺既已各自有處王者禮樂不相沿襲亦不必泥太廟靈臺皆在辟雍之說則合於古而通於今矣

先天卦位辨

內經周易皆言先天非邵雍所謂先天莊子內篇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又云先天地生又云伏羲得之以襲氣母千寶注周禮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小成謂八卦也中成謂重卦也似爲邵雍所本而不言卦位今所傳伏羲先天卦乾南坤北及乾一兌二以別于文王卦位考之書無所本蓋邵雍誤讀易說卦爲之易之言卦有二象從象一上一下橫象分布八方天動地靜之道也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謂乾上坤下象天地離上坎下象水火艮上兌下象山澤震上巽下象雷風故孔子於易上經言同聲相應謂震巽同氣相求謂艮兌水流濕火就燥謂坎離雲從龍風從虎謂乾坤虞翻之注艮是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繫辭又曰天高地卑乾坤定卑高以陳貴賤位既曰卑高是說卦天地定位明爲上下之象而非南北之位也邵雍誤會其辭造爲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卦位命曰先天又見其文有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及易逆數之言以爲八卦當起乾逆數至兌造爲乾一兌二之序攷虞翻注易數往者順謂乾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注知來者逆謂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古人列八卦方位乾坎艮在下方爲北巽離坤在上方爲南震東兌西李氏云從午至亥即從離至乾云從子至巳即從坎至巽蓋坎艮震巽四卦爲陽進自下方而上其位逆巽離坤兌四卦爲陰退自上方而下其位順即二至陽遁陰遁之分通謂之逆數者八卦俱起坎也邵雍未見虞氏之解直以逆數爲乾一兌二則於四時五行人事皆不合乾九月卦兌八月卦四時何爲起季秋入仲秋乾陽金兌陰金五行何爲起金乾老父兌少女對中

女則少之言小絕陽小陰何能相生說經之儒合天地人無所不通邵雍之言何其窒閡也古書言天地之象多兼上下四方堯典之言堯曰假于上下亦曰橫被四表經典如此不可更僕五行亦有上下四方之象韋昭注律歷志天之中數五云一三在上七九在下注地之中數六云二四在上八七在下鄭康成注易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

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韋以從象言鄭以橫象言不相妨矣邵雍又見說卦帝出乎震之辭以爲文王後天八卦尤無所本說卦之言震曰東方巽曰東南離曰南方乾曰西北坎曰正北方艮曰東北惟坤兌無方位易乾鑿度孔子以坤配六七月則在西南兌正秋則西方此四正四維分布八方之象亦伏羲之卦位何以明之易乾鑿度稱庖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稽覽圖以四正卦爲四象乾鑿度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虞翻易注云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諸儒以四象爲四時蓋本孔子之言八卦方位必先有四正而後有四維故繫辭云四象生八卦庖犧氏所爲畫四象立四隅者既置坎離震兌以象春夏秋冬又置乾坤艮巽以象四孟四季亦如洛書五行之敘先生後成生於一二三四五水火木金土爲之四正然後成於六七八九十也宋儒縱不信緯書何能不信繫辭乎且陳摶乘隋焚讖緯之後方竊乾鑿度太乙下行九宮式以爲河圖欺世

朱文公諸人爲其所惑緯書之緒餘以爲祕傳反不信其與經不倍之言耶必欲求先天之卦或取考靈燿天左動起於犉牛地右動起於畢之說謂犉牛屬艮畢屬兌艮在丑宮爲太一兌在酉宮爲太陰謂之太極在坎離之先義猶有取若所謂乾一兌二者求之書傳果何由附會其說乎朱人考古之疏固不止一端如朱文公問蔡季通以爲十二相屬起於何時曾見何書又謂虎當在西而反在寅雞爲鳥屬而反居酉今檢十二辰屬禽近出王充論衡及抱樸子賈誼新書胎教篇有云雞者東方之牲狗者南方之牲

牛者中央之牲羊者西方之牲彘者北方之牲非其
物也又博古圖及今出土漢鏡鑄十二禽象甚悉朱
文公未見其書亦可怪矣十二屬之所本撫關經學
吾疾夫世之刊易經及陰陽書必列邵雍先天八卦
于簡端至相宅家爲人作坎宅坤門以爲先天坤卽
後天離不悟土來克水得禍甚速是不可以不辨故
詳著於篇

三輔黃圖新校正序

三輔黃圖一卷始見於隋經籍志不著撰人名氏如
渭晉灼注漢書多引其文劉昭注郡國志引黃圖云
咸陽并入長安故其書記咸陽故事亦多繫之長安
書亦名西京黃圖舊有敘不傳据臣瓚引西京黃圖
敘云民摩錢取眉也舊書有圖以文爲標識故其詞
甚簡今書中所稱舊圖云云者標識之辭下有文復
出者圖說是也若後云圖曰上林苑有昆明池周匝
四十里前又云昆明池在長安西周四十里上云冰
池在長安西下云舊圖云西有彪池之屬隋志言其
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是其體例尚
可尋求後人既益以注解多引史記漢書及三輔故

下邽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則爲漢末人所著後漢
沿革其辭至劣又分十九條爲三十六條是又非宋
本之舊矣王氏指證此書思子宮在湖萬歲在汾陰
皆隸甘泉與史不合今覽其文殆有甚者鐘官字誤
爲鍾宮乃附於宮類涿沐館譌爲涿沐觀乃列於觀
屬溫室殿在未央而載在長樂宮云按漢宮殿疏在
長樂宮又漢宮閣記在未央宮旁皇無据或本書與
拾遺記西京雜記同文則以彼繁詞增其篇幅或傳
注稱引本書兼及他書後加按語皆牽連鈔撮或非
三輔宮觀妄附本書蕪累甚矣王應麟弟應鳳有訂

正三輔黃圖今復不傳此惟據明人刻本譌謬滋甚
秋帆中丞既刺取書傳加之校勘詞旨完備釐然可
觀子以爲唐人所引三輔故事諸書亡矣略見於此
不宜刊落必用先生之本漢人著書存者絕少削繁
補遺猶爲善本則亦相輔而行焉頃涉覽諸書求其
徵引理而董之略依隋志所稱篇次復爲一卷以宋
敏求作長安志曾見舊書宮觀先後多依更定子以
乾隆困敦之歲聿始西征游寓五載中丞館予上舍
此邦當路歡若平生延訪名山流連遺阯西觀芒竹
東歷陽華北繞甘泉南瞻子午千門萬戶指掌能圖

四塞八川畫沙可述又撰諸方志旁求故實頗悉源
流亘亦此書之益桑下之戀斐然成編所謂賢於博
弈後世覽之幸勿稱爲著作

河圖洛書考

漢人以八卦爲河圖九疇爲洛書其說見孔安國注
論語河不出圖及馬融注書九疇又漢五行志引劉
歆說亦同以初一曰五行已下六十五字爲雒書本
文禮記疏引中候握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
出於河遂法之作八卦又龜書洛出也李鼎祚周易
集解引孔安國注繫辭班固漢書敘傳及李奇注悉

用其說惟鄭康成注易始用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
洛書有六篇也鄭所稱河圖洛書今多見開元占經
未必太古時文此則鄭氏信讖緯之過按易乾卦言
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卽八卦爲河圖之証洪
範五行一曰水水在北方元武之位是稱神龜負文
卽九疇爲洛書之證可知孔安國劉歆馬融諸儒所
說長於鄭氏矣至宋人乃妄以洪範五行爲河圖又
以太乙下行九宮式爲洛書近人毛奇齡闢之甚辨
而不能篤信漢人以八卦九疇爲河圖洛書之說顧
炎武惠棟知九宮爲易緯而不知其出於黃帝核宋
人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九宮
算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
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辯注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
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
其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言又見盧辯有
九式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爲龜文不知甄鸞以肩
足戴履別上下前後之位未言在於龜背大戴禮所
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言明堂戶牖堂室之數
逢十則有餘數若十餘二三十餘六七十餘二之類
也盧辯謂法龜文特因九室而言如僞孔尚書傳云

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亦卽謂九疇不必是九宮之式也以戴九履一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爲是龜文果何所出亦復何所取義乎太乙九宮式之傳甚古攷其始實出黃帝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有云眚於三王冰注三東方也云眚於九注九南方也云其眚四維注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土之位也云眚於七注七西方也云眚於一注一北方也六元正紀大論則有災七宮之屬隋經籍志載九宮經三卷鄭元注又稱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唐會要稱會昌三年王起等奏案黃帝九宮經羅苹路史注引鼂子云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是九宮之式黃帝時卽有之故遯甲書亦用其法淮南天文訓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如法推之甲寅在坎宮則甲戌在離甲戌在坎宮則甲寅在離則甲午在坎宮則甲寅在離則西漢人亦多知九宮者故劉歆有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語至易乾鑿度載其式云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又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康成注太乙下行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履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行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乙天一之宮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一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云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又之巽母從巽姓來此其所以敬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老順其心所愛以爲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爲施此數者合十五言其法也詳注義多未精確或是後人僞託今攷九宮之法不外陽進陰退起坎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坎陽進而上行之坤坤貞於六月未坤陰土退而下行之震震陽木進而上行之巽巽陰木退而下行之中在坎宮則甲午在離甲午在坎宮則甲寅在離則西中兼艮坤坤陰土退而下行之乾乾陽金進而上行之兌兌陰金退而下行之艮艮陽土進而上行之離陰退而下行之坎一陰一陽俱起者天左旋地右動之道陽動而之陰陰動而之陽者乾鑿度所謂並治而交錯行閒時而治六辰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謂

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
左上順氣右下是也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七赤
八白九紫者唐會要載九宮貴神天蓬星太乙坎水
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
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
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
天乙離火紫是也九宮即算法之捷故遯甲式用之
知日月星奇所在及九星所臨自古皆有之既非出
於龜文亦不得以爲神禹洛書隋焚讖緯或尙記九
宮以示陳摶遂誣爲洛書於時乾鑿度未出朱文公

諸人不能博考致爲所惑並忽素問而不觀則無能
復辨九宮之緣起矣

三教論

古道家之書與儒家並傳至衞元嵩撰齊三教論七
卷乃以釋氏比于儒道隋李士謙答客問三教至有
佛日道月儒五星之語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前人之闢浮屠止謂其無君臣父子與禍
福不驗而未究其傳述之本不足以祛世俗之惑考
儒書有伏羲易象堯舜典謨及周禮繫辭皆先聖所
自著道家內經本草或後人增益至道德經莊子實

由聃周手定具有微言惟釋氏後出僻在西域無文
字僅借翻譯以傳其教攝摩騰鳩摩羅什諸人又非
中土名士縱佛行高深亦未必能得其旨要世人妄
尊其學比于儒家道家之言亦已過矣後漢書襄楷
稱老子爲浮屠則佛卽道家支流魏收釋老志稱劉
歆著七畧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又稱釋
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
星不見夜明是也檢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莊公七
年爲周莊王十年此則魏收之誤至內典以春秋經
恒星不見附會佛生之夕佛生有夜明之瑞魯莊已

前史不書恒星不見是古無佛也古無佛則釋迦之
道何所傳道無所傳則前無聖也史記匈奴傳稱驃
騎將軍擊匈奴破得休屠祭天金人釋老志以爲佛
道流通之漸張守節謂金人卽今佛像是其遺法立
以爲祭天主也以此知佛像自漢武時始入中國而
無其教後漢書西域傳云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
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
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
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頗有奉其
道者以此知釋教至後漢時始行於中國天地之道

云顚木有由糵皆言善心之萌芽故亦謂之菩提釋典依聲解謂普濟非也釋迦者迦俗字文當爲茄又有迦葉佛言如莖葉之輔菌菇據所見彼國植物而言又曰牟尼曰比丘則竊儒家孔子名字以爲重皆虛無其人是莊子寓言司馬相如烏有先生亡是公之類而世俗顧信奉之太以爲神其愚甚矣昔楊子雲不讀非聖之書佛果聖人當著書以傳其教而范蔚宗西域傳贊云莫有典章是彼國無文字惟法苑珠林載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佛出既在

春秋之世佉盧何人所紀何事乃與倉頡同生委巷之談不足置辨今釋氏書方託倉頡以傳佉盧安在平佛經最古者則有四十二章經漢攝摩騰所譯魏收釋老志稱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括地志稱王舍國小姑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蹟尚存神僧傳稱移都寇亂江左惟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惟此爲始也按後漢書襄楷有云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其語皆出此經知其書是漢人傳本其第一章云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今俗本或削其語當由釋氏惡其義近儒書而去之自後秦北魏以來翻譯諸經詞愈繁而旨愈淺至唐尤尚釋典連篇累牘有顏之推屋下架屋之譏大抵沙門以釋教爲游說之資文士之失職者又從而緣飾附會其事其道以布施取利以地獄怖民及一切生天成佛之念大與般若經所惡貪嗔癡

者相背是其書并不得比於道家吐納之術黃白之方猶傳古法其視儒書更不可同年而語明矣今儒家欲知聖道上則考之周公孔子作述之書次則漢儒傳經之學又次則爲唐人疏釋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後世應舉之文若以攝摩騰所譯之經擬之康成箋注或有微言大義其餘釋典僅比於唐宋人之注儒書而世人顧以素食誦經狠云佛法在是何異執應舉之文以求周公孔子之道乎　國家近征烏斯藏卽唐西吐蕃或得番衆帖門夷符以示予文卽梵書譯其咒了無意義至其地者亦言風土穢惡無復

清淨佛國亦無高行沙門信乎佛之教中國好事者增飾成之聰明俊偉之士不見釋迦之書與佉盧之字可不必以釋氏之學爲祕妙矣

斗建辨

往古三代之所以知天必因斗建至宋祖沖之始有異說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爲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飭時其效安在近時梅文鼎亦承其誤云如必以斗柄指寅而謂之寅月則亦有寅年寅日寅時豈亦以斗柄指寅乎又云孔子去堯時已及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又云月令未嘗言斗杓指寅爲孟春此梅氏通算法而不知稽古之過也孔子云名不正則言不順又云君子於其言無所苟矣言斗建始於黃帝素問天元大紀論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九星懸朗七曜周旋王冰注上古九星懸朗五運齊宣中古標星藏匿故計星之見者七焉案九星卽謂招搖大角周旋卽謂斗杓旋而周天也又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案漢書律歷志云玉衡杓建天之綱也五行志云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是天綱卽斗杓六壬遁甲家指謂辰爲天罡是已素問先秦未火之書不能以爲僞開元占經又引黃帝占曰北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別陰陽建於四時均立五行移應節度定諸紀綱太一之事也配於二十八宿天所以發其時地所以成萬物諸侯屬焉其文爲史遷所刺取又加刪削失其聲韻益知黃帝占爲古書此二書梅氏或未能見不足爲怪堯典云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唐虞稽古同天諸儒

解文祖爲明堂此卽法黃帝坐明堂觀天罡之政故
史遷從安國問故班固多用古尙書說皆云北斗七
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伏生尙書大傳亦以旋
爲還璣爲幾且云旋璣謂之北極律歷志云衡平也
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
劉昭注天文志引星經曰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
者謂斗九星也則古說固無以璿璣玉衡爲渾天儀
者周時無渾儀宋徐爰辨之甚詳而以爲堯典不言
斗柄可乎梅氏又以年月日時俱謂之寅寅月不因
斗建尤乖名實建之名以斗辰之名以月月與日十

有二會以成歲故視斗建以知其次日月建周書周
月解言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律歷志言辰者日
月之會而建所指也孟康注律歷志辰在申云辰謂
斗建臣瓚曰日月之會爲辰是寅者辰也建者斗也
當專繫之月其在年則曰歲次以歲星一年行天一
次而言春秋傳言歲棄其次又曰一星終是也其日
與時無言建者十干十二支合而紀其甲子故春秋
傳稱甲子乙丑不名爲日周官以甲至甲爲挾日月
令用辛則曰擇元日用亥則曰擇元辰今梅氏稱寅
日以支辰加日不應經典又以寅時爲比亦未知古

人所謂時皆言春秋冬夏其晝夜則曰夜半曰日昳曰下晡先見於素問至遯甲書始以甲子分
十二時然漢人言時如說文吳越春秋皆言時加不
言時建更不得援月建因斗柄爲例也若秦漢人之
言斗建尤難更僕天官書云皋唐廿石因時務論其
書傳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淮
南天文訓云斗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丑大寒指艮
德之維立春指寅雨水指甲雷驚蟄指卯春分指乙
清明風至指辰穀雨指常羊之維立夏指巳小滿指
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指未大暑指背陽之維
立秋指申處暑指庚白露降指酉秋分指辛寒露指
戌霜降指號通之維立冬指亥小雪指壬大雪并加
十五日又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
所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今本誤據御覽改一歲而匝終而
復始天官書天文志又皆云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
衡平旦建者魁孟康曰假令杓昏夜建寅衡夜半亦
建寅案古云昏者謂時加戌亥夜半者時加子丑平
旦者時加寅卯正月之昏杓指寅則夜半衡值寅平
旦魁值寅陰陽家所謂月月常加戌時時建破軍破
軍卽斗杓第一星出洛書云北斗第二曰破軍第二

曰武曲第三曰廉貞第四曰文曲第五曰祿存第六曰巳門第七曰貪狼也律歷志又云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緻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日月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又考律呂上生下生之法亦即因斗杓所指而推得之天文訓太陰在寅寅爲建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合之律呂寅爲正月太蔟酉爲八月南呂逢七爲破隔八而生上法斗七星之垂象故建除家猶有主衡主杓之言古人之重斗建若此其明更不必徵鶡冠子言斗

柄東指天下皆春之說矣至月令周公所作漢時明堂月令別爲一書許叔重高誘等引之周書亦有月令解至呂不韋淮南王小戴各取其篇以附於所著之書淮南時則訓十二月皆紀招搖所指或呂氏戴氏節刪周公之文耳梅氏何爲見戴氏月令而忽淮南也斗杓之兩旁有星曰攝提楚辭言攝提貞於孟陬甘氏星占亦以攝提代歲陰紀歲天官書云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歷書言三苗服九黎之德而閏餘乖次孟陬珍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孟康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爲失方也攝提失方乃三苗之亂政祖沖之等奈何反以爲韙乎原後人之不信斗建者謂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合又覩斗建至今不異故以爲不驗試如梅氏言斗柄以堯時指寅孔子時指丑則自漢至今又當指子天官書天文志何以有用昏建杓之言近時陰陽家何爲又有月月常加戌之說今以正月雨水前戌時覩斗何又仍指寅與古時適同梅氏所爲知天者但馮之臆度不馮之仰觀乎梅氏又駁天官書昏建之言以爲三星必無三時同指一方之理以爲正義之臆說不知出於孟康其疏謬尤甚矣中星所以有堯典與月令之不同者堯典使羲和度四極而紀四正之中星張星虛昴皆在子午卯酉之中月令因明堂布政而紀所見昏中南方之星故有不同若堯典本文並未言昏中星又未言日纏所在故鄭康成注書星昴之屬云每時總舉一方又答孫顯云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王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是古人注堯典亦各異義俱無以昴張火虛爲二分二至昏中星者至宋書志何承天始云推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漢之太初術冬至在牽牛初後漢

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
景初今之冬至日在斗近人又推堯典冬至日在虛
漢冬至日在斗自元以來日在箕皆以日月蝕推之
案唐一行大衍歷議云以恆氣注歷以定氣算日月
交食是古法平分節氣爲十五日異今耳後人不證
古歷不分恆氣乃至并斗建而不信之以爲古人不
知歲差過矣案續漢書律歷志賈逵曰古黃帝夏殷
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路史注引李
淳風云黃帝時日在奎今三千餘年春分亦在奎又
引淳風歷冬至日在斗十三黃帝時亦在斗賈逵時

黃帝五家歷顓頊夏殷周魯歷具在無云堯時冬至
日在虛者是今人因虛測而改古人實證也言日躔
莫先於淮南天文訓而近時五禮通考諸書忽之天
文訓云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
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又云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
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
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
牛十二月建虛其文與月令多合高誘注以爲星宜
言日案其文言六月當心者大戴夏小正傳亦有斗
柄不正當心之語心爲大火以六月正在南方是月

日纏在午加法推之六月在午則七月巳八月辰九
月卯十月寅十一月丑十二月子正月亥二月戌三
月酉四月申五月未古日纏仍與今所測節氣適合
自漢至今又何嘗有歲差乎其冬至在斗在箕之異
驗箕星近在斗上箕三度卽斗初度古人分斗在丑
宮星紀之次分箕在寅宮析木之次後人則以箕八
度入丑宮故冬至日纏起於星紀之次猶謂之析木
也如建星近斗而賈逵卽以爲斗星古人知天固不
必如後人之淩雜米鹽矣斗建亦有七星及九星之
異杓端有星曰招搖鶡冠子曲禮淮南時則訓皆言
招搖卽謂杓端之星大角又在招搖之下攝提六星
左右夾之楚辭甘氏皆言攝提天官書亦言杓攜龍
角是招搖與大角并斗七星爲九星古人以九星紀
時卽此之謂但大角在瑤光前半次則月建不能無
小異是古時推步法亦各不同不可執一端以爲今
密而古疏矣

古日纏異同表

淮南星建	漢志	月令章句	帝王世紀
丑斗牽牛十一月建	星紀 初斗十二度六雪斗六度至中牽牛初冬至終婺女七度	大雪冬至 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	
子觜觿女虛十二月建	元枵 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終危十五度	小寒大寒 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	

亥	營室正月建	諏訾	初危十六度立春 中營室四度雨水 終壁八度	危十度至 壁八度 立春雨水	危十七度至 奎四度						
戌	奎二月建	降婁	初奎五度雨水 中婁四度春分 終胃六度	壁八度至 胃一度 驚蟄春分	奎五度至 胃六度						
酉	胃三月建 昴畢四月建	大梁	初胃七度穀雨 中昴八度清明 終畢十一度	胃一度至 畢六度 清明穀雨	胃七度至 畢十二度至						
申	參 觜	實沈	初畢十二度立夏 中井初小滿 終井十五度	畢六度至 井十度 立夏小滿	畢十二度至 東井十五度						
未	東井五月建 輿鬼	鶉首	初井十六度芒種 中井三十度夏至 終柳八度	井十度至 柳三度 芒種夏至	井十六度至 柳八度						
午	柳 七星 張 六月建	鶉火	初柳九度小暑 中張三度大暑 終張十七度	柳三度至 張十二度 小暑大暑	柳九度至 張十七度						
巳	翼 軫 七月建	鶉尾	初張十八度立秋 中翼十五度處暑 終軫十一度	張十八度至 軫六度 立秋處暑	張十八度至 軫十一度						
辰	角 亢 八月建	壽星	初軫十三度白露 中角十度秋分 終氐四度	軫六度至 亢八度 白露秋分	軫十二度至 氐十四度						
卯	氐 房 心 九月建	大火	初氐五度寒露 中房五度霜降 終尾九度	亢八度至 尾四度 寒露霜降	亢八度至 氐十五度至 尾九度						
寅	尾 箕 十一月建	析木	初尾十度立冬 中箕七度小雪 終斗十度	尾四度至 斗六度 立冬小雪	尾十度至 斗七度						

按漢時分二十八宿爲十二次已各不同淮南以四正分三宿四鉤分二宿故丑宮無女亥宮無奎戌宮無胃申宮爲參觜未宮無柳巳宮無張辰宮無軫卯宮無尾寅宮無斗其圖見天文訓卽太陰在四仲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歲星行二宿之式也天文訓云星正月建營室高誘云星宜言日非也按上云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則上言日次之宮此言日在之星不必如誘言改也則正與今正月雨水日纏諏訾之次不異而水日在亥冬至在丑丑宮止有斗牽牛二宿故牽牛謂冬至也自漢志不從淮南四正三宿四鉤二宿之式以婺女宿七度入星紀之次蔡邕皇甫謐因之乃以冬至日纏侵入女度矣辨見日纏考今具表於右以知漢法之不同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問字堂集卷二終

日纏考

陽湖孫星衍撰

列星謂之宿亦謂之舍其分十二宮謂之次亦謂之纏俱以日月會於其星而名之宿者周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賈公彥釋云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即名宿管子五行篇云經緯星歷以視其離月令宿離不貸毋失經紀宿謂二十八宿離讀如月離於畢之離鄭康成解爲掌天文者相與宿偶非也舍者天官書

謂二十八舍舍者其字從會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周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於十有二辰終而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語有辰在斗柄之言纏者呂氏春秋云月纏二十八宿軫與角屬高誘注纏舍也漢書律歷志云日月初纏星宅之紀也孟康注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而又周之按今俗書作躔也舍二十八而次十二故律歷志言五星過次者殃大過舍者災小据言宿言次言舍言纏則紀日至其宿中之名故月令言日纏曰日在某宿淮南曰星

建是古人不言日在某宿第幾度假令角宿二星南北相距亢宿四星又與角相距十二度爲纏其出角宿而未至亢宿之間則爲天度不得謂之在角度亢度也後人所紀纏度則異此矣考十二辰之分星子宮得危虛女三宿丑宮得牛斗二宿寅宮得箕尾二宿卯宮得心房氏三宿辰宮得亢角二宿巳宮得軫翼二宿午宮得張星柳三宿未宮得鬼井二宿申宮得參觜二宿酉宮得畢昴胃三宿戌宮得婁奎二宿亥宮得壁室二宿考爾雅以角亢爲壽星斗牽牛爲星紀營室東壁爲娵訾奎婁爲降婁其

云析木謂之津韋昭注周語以津爲天漢孫炎云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閒是天漢之津也明女虛危爲水在子宮尾箕爲木在寅宮是丑宮無女寅宮無斗則亦無其度明也試仰觀天文亦是四正三宿相距爲近四維二宿爲遠益信分十二宮當從古法至漢天文志始以婺女七度在星紀奎四度在諏訾胃六度在降婁畢十二度在實沈柳八度在鶉首張十八度在鶉尾氏四度在壽星尾九度在大火斗十度在析木日未至其宿或已出其宿而皆以爲在其宿之度於是何承天以堯冬至日在須女近人又謂元以來

日在箕蓋緣冬至日在星紀宮或未至斗牛二宿即以爲在箕宿之度是何與所以名宿名纏之實大相違背也古之小學教之數與方名漢時學僮學六角五方書計之事六書制字命名之義無所不該自宋人忽名物象數而講求性理空虛之學後世之言歷算始不能通知古書矣

校定神農本草經序

神農本草經三卷所傳白字書見大觀本草按嘉祐補注序云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開於朱字開寶重定序云舊

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爲編纂至梁貞白先生陶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据此則宋所傳黑白字書實陶宏景手書之本自梁以前神農黃帝岐伯雷公扁鵲各有成書魏吳普見之故其說藥性所主或異後人纂爲一書然猶有旁注或朱墨字之別本經之文以是不亂舊說本草之名僅見漢書平帝紀及樓護傳子姏校文志有神農黃帝食藥七卷今本譌爲食禁賈公彥周禮醫師疏引其文正作食藥宋人不考遂疑本草非七略中書也太平御覽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炎帝神農氏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又云岐伯黃帝臣也帝使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則食藥所以兼稱神農黃帝者以此賈公彥引中經簿又有子儀本草經一卷疑亦此也梁七錄有神農本草三卷其卷數不同者古今分合之異神農之世書契未作說者以此疑經如皇甫所云則知四卷成於黃帝陶宏景云軒轅已前文字未傳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至於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當與素問同類其言艮是且五行志農兵五行雜占經方神仙諸家俱有神農

書大抵述作有本其傳非妄是以博物志云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春秋傳注賈逵以三墳爲三皇之書神農預其一史記言秦始皇不去醫藥卜筮之書則此經幸與周易並存顏之推家訓乃云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音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湖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陶宏景亦云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按薛綜注張衡賦引本草經太一禹餘糧一名石腦生山谷是古本無郡縣名太平御覽引經上云生山谷或川澤下云生某山某郡明生山谷本經文也其下

郡縣名醫所益今大觀本俱作黑字或合其文云某山川谷某郡川澤恐傳寫之誤古本不若此仲景元化後有吳普李當之皆修此經當之書世少行用魏志華陀傳言普從陀學隋經籍志稱吳普本草梁有六卷嘉祐本草云普修神農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種唐經籍志尚存六卷今廣內不復存惟諸書多見引據其說藥性寒溫五味最爲詳悉是普書宋時已佚今其文惟見掌禹錫所引藝文類聚初學記事類賦諸書太平御覽引据尤多足補大觀所缺重是別錄前書因採其文附於本經亦略備矣其普所稱有神

農說者卽是本經大觀或誤作黑字亦据增其藥物或數浮於三百六十五種由後人以意分合難以定之其藥名有禹餘糧王不留行徐長卿鬼督郵之屬不類太古時文按字書以禹爲蟲不必夏禹其餘名號或係後人所增或聲音傳述改古舊稱之致又經有云宜酒漬者或以酒非神農時物然本草衍義已創爲瘡淡爲瘥注爲蛀抄爲砂兔爲菟之類皆由傳寫之誤据古訂正勿嫌驚俗也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七日撰於都門官菜園上街寓舍

畢原畢陌考

畢原在渭水南周文王武王周公之所葬今長安縣

西南二十八里是也畢陌在渭水北秦文王武王之所葬卽今咸陽之陵見諸書傳甚明其誤自宋人始考渭南之畢先見於詩毛傳云畢終南之道名也其名最古史記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趙岐注孟子云畢文王墓近於豐鎬也臣瓚注漢書云畢西於豐三十里裴駰引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鄠聚東杜中也終南山豐水鄠聚杜中皆在渭水南卽知畢原之所在故括地志云周文王墓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秦文武王易謁也一以祠爲墓地形志石安有周文王祠魏石安卽今咸陽後人以歷代祠祀之所在適得秦陵因而封殖其處若陳州府城內之伏羲臺誤爲伏羲陵丹徒九里鎭之季子墓反以爲季子廟矣一以求文武周公葬處不得劉向云文武周公葬於畢皆無邱隴之處秦始皇開長池卽漢昆明池正在豐鎬之閒文武周公之陵益以淪陷則是秦漢以來已無墓祭之處後人始誤指咸陽之秦陵以當之矣一以文字傳寫之誤長安志引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葬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按唐時長安西北四十里地入咸陽師古當亦謂咸陽之畢國秦本紀云惠文王葬公王周公家皆葬畢陌南北考自唐以前無此說不應出於三輔故事或是宋敏求引畢原字誤爲畢陌也周公之墓必附祖父括地志旣以文王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又引皇覽曰秦武王家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家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家非也周文王家在杜中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作西北十一作十五里俗名武王陵非也此唐以前皆謂咸陽陵爲秦文王武王葬處之證唐咸陽卽今縣治在渭水北與渭水南之畢原相去甚遠原其致誤之由蓋有五端一以人地名相同畢原與畢陌周文王與秦文武王易謁也一以祠爲墓地形志石安有周文王祠魏石安卽今咸陽後人以歷代祠祀之所在適

年縣畢原又以周公墓爲在雍州咸陽縣北十三里畢原上此必史記正義誤引其文元和郡縣志亦承其謬也緣此五誤考古者傍徨無据然程大昌雍錄猶能辨之文獻通考既云在咸陽又引括地志在萬年云云則自相矛盾尙書云三人議今作占則從二人之言不得以爲好古之過矣以秦文王武王陵爲周文王武王陵實始於宋開寶時定祀典太平寰宇記云咸陽縣周文王陵周武王陵皆在縣北一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因之然寰宇記猶云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成王葬周公於畢是也是尙知周公

葬在渭南自明以來始無復知文武周公之葬實在渭水南矣季札云魂氣無不之聖人陟降在天不獨歆祀於葬處但考古之士宜有是非之心世之善讀書者固勿疑吾言爲驚俗可也

昭陵陪葬名位考書禮泉縣志後

昭陵陪葬名位載在陵廟記唐會要長安志文獻通考石刻昭陵圖及醴泉縣志近人讀禮通考諸書長安志云案陵廟記圖然所載陪葬諸臣名位差舛恐未得其詳更須參校乃善敏求此言蓋其時未暇考史也陪葬名位當以會要長安志爲本而證之史蓋

二書最先出文獻通考及方志讀禮通考皆因之會要所記妃七人王七人公主十八人宰相十二人丞郎三品以下五十八人功臣大將軍五十七人校諸書爲簡核然考宇文士及陪陵見於新舊史及方志而皆不載是其疏也豆盧承基或作仁業或作承業字多不同舊史公孫武達陪陵見於新舊史及方志而皆不載是其疏也豆盧欽望父仁業宰相世系表作承業京兆金石錄有碑作承基嘗見萬年宮碑陰題名正作承基則是一人字作承基者是而會要已有仁業又有承基又前岑文本云幷男景倩後文有岑景倩是其謬也右衞大將軍李思摩以蕃王附葬見於新舊史其薩寶王贊普卽劉書吐蕃傳所稱贊普棄宗弄讚高宗授爲駙馬都尉者新羅王女眞德卽新羅傳王善德妹眞德永徽元年大破百濟之眾者二人但刊石象形於昭陵元闕之下而以爲陪陵又其謬也岑文本云幷男景倩房光義云幷男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曜房光敏云幷男閬州刺史誕是明其附葬今考馬安志云案陵廟記圖然所載陪葬諸臣名位差舛恐未得其詳更須參校乃善敏求此言蓋其時未暇考史也陪葬名位當以會要長安志爲本而證之史蓋

靖弟尉遲寶琳敬德子阿史那道眞社爾子楊思訓
恭仁子此皆無奇異功績直附其父故不得與陪陵
同史例不載而會要列在陪葬不云幷男又其謬也
其時有功臣子弟實又陪陵而非附葬者若蕭銳之
不因瑀程處亮之不因知節史則載之亦不可不知
也江夏王道宗卒於象州新書云始諸王妃主自垂
拱後被害者皆棄掩之神龍初詔州縣普加求訪諸
王皆陪葬昭獻二陵道宗陪葬或以此時與襄武王
琛亦復有功此二人實是陪陵當次在諸王末而與
丞郎同列又臨淮公李規瑯琊公李珍常山公李倩

皆越王眞子千金公李俊曹王明子李之芳承祖子
承祖煜子煜蔣王惲子中山王李琚休道子休道亦
蔣王惲子此數人皆應附諸王而與陪葬諸臣並列
又其謬也至以瑯琊王沖爲駙蕭守業爲蕭業之類
或由字誤不足論已長安志于公主中增濤陽汝南
常山妃嬪中增竇卿妹后堔宰相中增杜如晦丞郎
中脫姜晦增段倫長孫璿安康伯辭頤銀青光祿大
夫李震功臣大將軍中無李思摩辭寶王讚普新羅
王女眞德而增王愔劉宏基牛進達公孫武達阿史
那什鉢苾梁傲阿史那社爾仇懷古賀拔儼楊思訓

姜晞文獻通考用會要文亦增賀拔儼楊思訓姜晞
考李思摩舊史稱其封懷化王贈兵部尚書夏州都
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公孫武達新舊史皆
云陪葬牛進達雖史無陪葬事而有佐命之勞見秦
瓊傳或史闕文師訓恭仁子或附其父則其所記實
足補會要之缺矣若杜如晦陪陵新舊書皆無案舊
史云貞觀七年十二月狩於少陵原詔以少牢祭杜
如晦杜淹李綱之墓太平寰宇記萬年縣杜如晦墓
在縣南三十里大趙邨則非陪陵明也阿史那社爾
已見駙馬都尉王愔卽蜀王愔已見諸王輔國大將

前有原州都督李正朝後有原州都督李政明又不知張大師爲延師之兄而云張俊允子無大師又以俗本文獻通考常山公李倩字誤爲常州公而云常州司馬懷節第四子又仇懷吉作仇懷古瑯琊王沖作駙岑文本子景倩作方倩云晏字之誤李客師作容師如此之類抑亦疏矣縣志之長仇懷古作吉同萬年宮碑陰題名公主中多三人如一人同長安志其載盧赤松西平王安實補諸書所無然誤閻立德爲立本牛進達爲申進達孰失善爲龔善劉宏基爲宏眞又誤入辯仁貴之類舛錯甚多今悉正之其范文光周錫圭諸君所考大都長短互見亦擇其善若宇文士及陪陵與金石志蕃王石刻之考證則星衍有力焉前人未之及也

晏子春秋序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玉海四作二疑誤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并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厚施之事追溯災祥

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爲善此誤爲當又誤讀其句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採錄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驟載驅君子所屈箋訓爲極諫上則作誡以箴篇入非制則當爲誡愼之義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算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厚施之事追溯災祥

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
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
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
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
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
實非攖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他
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孽蘊作
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補益經義是以服虔
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
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

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
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
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
見於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春秋者編年紀事
之名疑其文出於齊之春秋即墨子明鬼篇所引嬰
死其賓客哀之從國史刺取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
尙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其號晏子書成在戰國之
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
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
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嫌之世俗所傳本則
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事附著內篇各章或刪
去詆毀仲尼及問棄諸章故書不可考矣惟萬歷閒
沈啟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注藝文類
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
缺又適據說苑補足既得諸本是正文字又爲音義
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
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
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
經之義是以前代人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
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

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
之喪盡禮亦與墨子短喪之法異孔叢云察傳記晏
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
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
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
半由依託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
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墨子後序

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於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
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

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於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祭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臻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子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遵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於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修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於今傳寫譌錯益難句讀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題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

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於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侗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於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因以荀子孔叢說苑諸書及唐宋人所引墨子佚文屬先生附於書後至開元占經多引墨子占驗災異之詞疑不在

此書故不具錄太歲在癸卯十二月撰於閘中節署

孫子略解序

古兵家言存者惟太公六韜司馬穰苴吳起及孫武書今本六韜與唐宋人傳注類書所引已多乖異司馬法吳子又無古注惟孫子有魏武帝杜牧李筌陳皞賈林張預孟氏何氏玉晳梅堯臣十人注本存道藏中後有滎陽鄭友賢十家注孫子遺說或是其所合子以魏武注最古故鈔撮專行之孫子生於敬王之代著兵書以見吳王闔閭史記列傳稱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諸子之文皆由沒世之後門人小子撰述成書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莊孟荀之前眞古書也藝文志稱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者合圖爲八十二篇司馬貞引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蓋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中下二卷即圖也鄭君注周禮稱孫子八陳有革車之乘隋書經籍志載梁有孫子八陳圖一卷亡是已吳王唯稱十三篇据其文言之耳杜牧以爲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其精切凡十三篇案魏武敘云撰爲略解蓋言解其大略疑杜牧誤仞此語爲魏武刪削爲十三篇也今考潛夫論引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敬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今無是故智以折敵已下文或是潛夫述其義又無云敬也或是脫文不可以爲今本非孫子全書魏武已下十人注見隋書經籍志有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新唐書有孟氏解孫子二卷李筌注孫子二卷杜牧注孫子二卷陳皞注孫子一卷賈林注孫子一卷即道

藏所合諸本隋志又有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淩集解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吳處士沈友撰沈友見三國志今注俱不傳通典所引有云王子曰當卽淩也藏本又引杜佑注亦出通典蓋佑集諸家之說非自注也通典引孫子故曰深艸蓊穢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阻險者所以止輿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沛澤沓冥者所以匿其形也今本亦闕通典太平御覽又引行軍篇軍旁有阻險蔣潢井生葭葦山林醫薈注云蔣者草木之叢生也今無蔣字及注是皆俗本之脫誤今律武科以試經命題試士作論一篇

孫子書預其一閭里師不見善本或以已意詭更正文又見文科以禮記命題流俗至簡省經文以便誦此書傳述尤少儒家或束而不觀如遇俗儒鄙夫刊落舊文不可得復大可懼也故犁爲二卷以詒知者又覽玉海書錄解題僅稱魏武杜牧所注則王應麟陳振孫未見孟氏李筌陳皞賈林諸家之說此本良可寶世之好事復有意刊行之來者之幸也

天官書考補序

司馬氏世掌天官學於唐都遷著天官書誠如司馬貞所說多取石氏星經其書分經星爲五官中曰紫宮東曰房心南曰權衡西曰咸池北曰虛危云此天之五官部位也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宮者所以司賞罰高誘注云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似爲天官書所本而推淮南以紫宮爲北太微爲南軒轅爲中咸池爲西天阿疑爲東或卽天市非昴西之天阿一星也又與遷書以紫宮爲中宮者微異天官書以招搖天鋒賤人之牢三台諸星在中宮侵入東官之位者考呂氏春秋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心箕斗牽牛北方曰元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觿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是角亢氏之度古以爲中央史遷猶傳舊說也巫咸甘石三家則僅分中外官不云五官以在二十八宿已內之星爲中官以外之星爲外官位次見開元占經又與史遷異史遷既取石氏之文以爲書其二十八舍但言星位不記星數餘則稱其數者以二十八舍人所盡識故略之至東壁二星見於黃帝

巫咸甘石諸家天官書中又有云營室至東壁幷州而北官獨缺班固天官志亦無增補疑史遷不如是之疏傳寫者脫其文矣（余有丁以爲太史公以軍壘壁爲壁非）其五官中所不載星名見于黃帝占三家者甚多或如所云因其占驗凌雜米鹽故蓍其犖犖大者或以東壁例之是其缺略均未可定今三家之書既亡而隋晉二志猶述其星名且如傳說見莊子天皇大帝見緯書其名在周秦閒漢建武三年有星孛於天紀初元二年客星居卷舌東建始四年歲星居關西四尺所其星見天文志史遷何以不載大可怪矣復有三家譌傳復出之星古所應無者如天官書云天極星傍三星三公今則有兩三公書又云陰德或曰天一今則天一與陰德爲二黃帝云梗河卽天鋒后氏云梗河卽天矛爲三黃帝云七公卽天紀今則分爲二天官書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今則於兩攝提外增周鼎三星后氏云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門今又有天田天門各二星天官書胃爲天倉今增天倉六星書又云昴畢閒爲天街言無星處今增天街二星書又云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今增蓋屋二星哭泣各二星書又云王

良策馬策非星名今增策一星書又云人涉水漢志作吕人涉水是人涉水言其占驗非星名今增人五星黃帝占云瓠瓜一名天雞今有天雞三星又杵臼疑卽臿臼離珠疑卽離瑜占驗略同如此之屬不可勝舉或三家不誤由後人分析其文流傳復出使然但隋唐以來相傳既久不可更正矣經星分五官各屬五行緯星犯之卽以五行生克爲占驗古人所以知天在此不盡以人事附會而後世作步天歌分五官爲三垣二十八舍盡改古法鄭樵通志取之可謂陋矣由隋唐以來禁讖緯占驗之書故通志載開元

占經一百二十卷今存三卷知唐宋人不見黃帝占及三家星占故張守節司馬貞注天官書亦不能悉史遷根據之所在予初入翰林奉

敕校理

文源閣祕書盡見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題云瞿曇悉達撰中引黃帝諸家之占抱朴子所云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郗萌七曜記之詳矣其書皆在焉因疏記其足以證發史遷者爲天官書考二卷錄三家星名爲史遷所缺載足徵隋晉志所本者爲天官書補一卷合爲三卷其星依附史遷五官之舍相違不

遠分爲五部復因三家中外官次序存其舊文略其
占驗之語隋志載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
天銅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前人之信而好古
如是後有同志庶知吾書之不可廢其後世星名史
遷所不應有者不錄焉若西人俗名之星文不雅馴
搢紳難言之不足以誣吾考古之書也

帝堯舉陶稽古論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三國志引鄭康成注云稽古同
天言堯同於天也鄭意蓋以堯稱帝爲同天故司馬
貞鄭注中候敕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白虎

通引禮記謚法云德象天地稱帝初學記引易緯曰
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曰帝向書緯曰帝
者天號天有五帝以立名是鄭云同天因帝而生義
書正義誤引其文云稽同也古天也天爲古之說雖
見於周書未必唐時卽有此義許叔重說文必徵文
義惟云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且因堯則天爲
大始解稽古爲同天何以處舉陶稽古之說周書寤
儆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穆解云粵若稽古昭天
之道熙帝之載若古卽訓天則下文不必稱天道帝
載鬼谷子捭闔篇云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
亦不可稱爲同天王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
漢張載注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
者帝也此張載用禮記謚法德象天地之義天統地
故鄭可言同天也然則魏志引賈馬及肅皆以爲順
考古道者但不兼帝字生義究與鄭說不異也政莫
大乎稽古稽古卽法天也古之聖人制作無所本則
求之於仰觀俯察傳言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
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
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
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故月令俱稱爲帝孔子

曾季康子及淮南之言五帝亦幷太昊少昊言之於
易繫辭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堯舜稽五帝以制作
故亦名爲帝孔子曾宰予五帝德則以代太昊少昊
實則太昊以來五帝法天堯舜稽五帝以同天故名
帝也堯典之欽若歷象卽黃帝建立五行起
歷日月而迎送之閏月定四時亦黃帝
消息之政也命羲和以殷仲春敬致正中夏殷中秋
正中冬卽少皞氏之鳥官司分至啟閉者也舜承堯
則以假文祖察璣衡闢四門法黃帝之坐明堂臨觀
天罡文祖四門爲明堂璣衡天罡皆北斗也以轄瑞

巡守法合符釜山其制五刑亦本黃帝李法以十有二牧二十有二人法左右大監及六相之命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故曰無爲而治其稽古卽法天故曰熙帝載曰諒天功也皐陶輔舜制作故亦有稽古之稱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咎繇聖人以目篇曰若稽古咎繇是也皐陶謨稱天工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天聰明天明威是堯舜之同天稱帝皆皐陶輔翼成之故與堯同蒙稽古之號而先儒不以同天解之者皐陶非帝鄭注以皐陶下屬爲句古不訓天聖人立政莫大於稽古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至商鞅變法乃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曰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禮記中庸篇言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正言變古之道解者誤以反古爲復古則孔子祖述憲章皆非耶觀商君書所云反古者未可必非益可證反古之道之卽謂變古矣災及其身非商君而何吾見友人江叔澐注尚書以堯稽古爲同天以皐陶稽古爲順考古道不必泥於同天之誼前後岐說故作此文以寄之江君著尚書五十餘年體大思精他無可議至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光緒乙酉夏白堤八字橋朱氏槐廬家塾珠藏

問字堂集卷三終

陽湖孫星衍撰

文子序

黃帝之言述于老聃黃老之學存于文子西漢用以治世當時諸臣皆能稱道其說故其書最顯唐天寶能尊老氏而不用其言又號之眞經儒者始束而不觀然諸子散佚獨此有完本存道藏中其傳不絕亦其力也今文子十二卷實七錄舊本班固藝文志稱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義上禮三篇爲一篇以配下德耳藝文志注言老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爲問荅非謂其書由後人僞託宋人誤會其言遂疑此書出于後世也案書稱平王幷無周字又班固誤讀此書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書有云老子學于常樅見舌而知柔又云齒堅于舌而先弊攷孔叢云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老聃疑卽老萊子史記所云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文子師老子亦或游于楚平王同時無足怪者杜道堅亦以爲楚平王不聽其言遂有鞭尸之禍也書又云秦楚燕魏之歌則其人至六國時猶在矣范子稱文子爲辛計然之字而爲其師當可引据范蠡之學出于道家其所教越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之術也又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亦出文子是文子卽計然無疑李善徐靈府亦謂爲是宋人又疑之特以唐志農家自有計然不知此由范蠡取師名以號其書自非一人也淮南王受詔著書成于食時多引文子增損其詞謬誤疊出今案文子云神將來舍德將爲女居容與舍居比則言容受淮南作德將來附若美是誤讀容爲容色文子云妄爲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增不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滅身淮南作字而失其深戒之旨文子云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荄讀如核與骨爲韻淮南作根莖則韻不合文子云天地無私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淮南作日月無德也故撫怨也取日月以儷天地而殊無義文子云下之任句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于無君也淮南作下之徑衝直誤讀其句而改其字文子云豹之爲貍也直認豹爲鈞其義淺劣文子云譬若南作鈞之鎬也或爲冠或爲紲淮

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言有材不及生材之地生材之地不及生物之天其生愈廣淮南作譬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材材不及林林不及雨其義不贍文子云以禁苛爲主淮南作以柰何爲主則形近而誤若此之屬不能悉數則知文子勝于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漢人依据之本由當時實客迫于成書不及修辭達意或有非賢廁于其列襍出所見聊用獻酬羣心又怪其時漢之闕庭無能刺其齟齬古今好學之士久已稀覩也賴今文子具存可得援證柳宗元疑此駁書所謂以不任爲狂者與

文選注引文子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也是湛注列子亦注此書而目錄家皆缺載新唐書藝文志玉海俱稱元魏李暹注本今不傳玉海又稱有朱弁注本宋史藝文志作朱元今存道藏中又有徐靈府本題通元眞經默希子注及杜道堅通元眞經纘義靈府道堅空疏無所發明而高誇注淮南諸篇則可引證此書也文子書既稱黃帝之言神農之教則其學有本孔子聖人禮傳多稱聞諸老聃漢庭諸儒賈生而已其稱日中必蓺及服鳥賦多用黃老之言是道家之學通于儒術者矣計然者名倪亦名

研然倪研音相近字之異也

答袁簡齋前輩書

兩奉手書具承存注侍生平知已之感莫先于閣下自束髮知詩閣下即許以奇才之目揄揚于當道之前一登龍門得盡交海內傀異之士何敢一日忘之然閣下負天下之重名後進奉其言以爲法閣下有爲而言聞者不察或阻其進學之志亦不得不獻疑于左右也來書惜侍以驚采絕豔之才爲考据之學因言形上謂之道著作是也形下謂之器考据是也侍推閣下之意蓋以鈔撮故實爲考据抒寫性靈爲著作耳然非經之所謂道與器也道者謂陰陽柔剛仁義之道器者謂卦爻象載道之文是著作亦器也侍少讀書爲訓詁之學以爲經義生于文字文字本於六書六書當求之篆籀古文始知蒼頡爾雅之有朱弁注本宋史藝文志作朱元今存道藏中又有本旨于是博稽鐘鼎款識及漢人小學之書而九經三史之疑義可得而釋及壯稍通經術又欲知聖人制作之意以爲儒者立身出政皆則天法地于是考周天日月之度明堂井田之法陰陽五行推十合一之數而後知人之貴于萬物及儒者之學之所以貴于諸子百家雖未遽能貫串然心竊好之此則侍因

器以求道由下而上達之學閣下柰何分道與器爲二也來書又以聖作爲考據明述爲著作侍亦未以爲然古人重考據甚于重著作又不分爲二何者古今論著作之才閣下必稱老莊班馬然老則述黃帝之言莊則多解老之說班書取之史遷遷書取之古文尚書楚漢春秋世本石氏星經顓頊夏殷周魯歷是四子不欲自命爲著作又如管子之存弟子職呂覽之存后稷伊尹書董仲舒之存神農求雨書賈誼之存青史氏記大小戴之存夏小正月令孔子三朝記而月令一篇呂不韋淮南王小戴爭傳之哀公問一篇荀卿大戴爭傳之文王官人一篇周書大戴爭傳之他如禮論樂書勸學保傅諸篇互見于諸子不以爲複出是古人之著作即其考據柰何閣下欲分而二之前人不作聰明乃至技藝亦重考據唐人鉤摹蘭亭敘內景經不知幾本宋元畫手以絹素臨舊圖爲其便于影寫故流傳畫本皆有故事今則各出新意以爲長古亡是也至閣下謂考據者爲趨風氣則又沒人之善漢廷諸儒多以通經致高位唐亦以韓愈可惜惜其一枝好筆爲愛侍太過之言則可耳射策取士後世試士第一場用四書文試官之空疏者或不以二三場措意然則從事于考據者于古或有干祿欺世之學于今必皆篤行好學之士世人方笑其學成而無用閣下又何以爲趨風氣乎古之書籍未有版本藏書賜書之家不過一二名士大夫如權酤然士不至其門則無由借書故稽康就太學寫經康成從馬融受業其時好學之士不登于朝不能有中祕書蓋博引爲難宋時書籍既有版本值汴京淪喪金無收圖籍如蕭何之臣南遷諸儒圄于耳目今覽北宋類書如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事類賦所引諸書南宋已失之朱晦菴王伯厚號稱博洽其所引據亦無今世未有之書近時開四庫館得永樂大典所出佚書甚多及釋道二藏載有善本古書前世或未之覩而鐘鼎碑碣則歲時出于土而無窮以此而言考據之學今人必當勝古而反以爲列代考據如抹不必從而附益之非通論矣且洪範九疇陳于武王則文王未必知周志穆傳出于汲冢則孔子所不見人者與天地參孔子云當仁不讓於師孟子云有爲者亦若是豈有中道而畫之時哉閣下以侍爲韓愈可惜惜其一枝好筆爲愛侍太過之言則可耳侍誠負閣下之知苦文不逮意故率棄之不惜若謂其官階漸進當尊主隆民不可雕蟲自累則非知侍

者孔子云學優則仕漆雕開云斯未能信侍正恐經世之疏故汲汲不敢有暇日耳所以言者侍非敢與前輩矜舌辨懼世之聰明自用之士誤信閣下之言不求根柢之學他日詒儒者之恥如劉歆所云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沓冥而莫知其原故作此書以廣其意幸終教之不以爲罪也

附答書

枚拜覆淵如太史足下前月接手書爲考据二字反覆辨證適霞裳在坐讀之笑曰不過要騙老人荅書以添兩家集中文字耳僕亦莞然其時猶在

袁枚

欲荅未荅間也不料次日卽患間日之瘧欲以尊作解頭風而頭風愈甚何也不甚領解故也譬如以鐘鼓享爰居爲混沌開眉目不但不能歸依亦無從駁辨方信漢景帝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元微之云鳥不駕馬不飛不相能何相譏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有味哉其言乎亦惟有唯唯否否將尊作以如意帖之而已昔者溫公與歐公至交也終身不與談樂律魏公與歐公至交也而終身不與談繫詞考亭與東萊至交也而一則至今不與談詩疏僕與夢樓姬傳至交也而一則至今不與談禪一則至今不與談地理皆君子全交之道也

日前勸足下棄考据者總爲從前奉贈奇才二字橫據于胸中近日見足下之詩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歸咎于考据蓋書長則夜短天且不能兼也而況于人乎故敢陳其穴管足下既不以爲然則語之而不知捨之可也又何必費足下援儒入墨之心必欲拉八十翁披膩顏帢抱左傳逐康成車後哉今而後僕仍以二十年前之奇才視足下足下亦以二十年前之知己待僕可也如再有一字爭考据者請罰清酒三升飛遞于三千里之外

何如來札說奇中丞選近人古文此信非也老人有隨園隨筆三十卷因五十年來看書甚多苦不省記擇其新奇可喜者隨時摘錄終有類於考据不過爲自家備遺忘資談鋒耳若刻以示人便是出爾反爾行與言違徒有益於人轉無益于已卽使盛行于世亦不過容齋五筆困學記聞之類而已奇中丞見而愛之將代爲刻刊僕苦辭得免請將此刻費選刻近人散駢兩體古文之未開雕者發潛德之幽光最爲功德蒙奇公應許奈數年來搜羅甚難鈔寫又難略纂數卷迄無成局若得如

足下所舉王孝廉者爲將伯之助豈不大妙然老病纏身須天假之年方不至終成畫餅耳榮鐵齋中丞素無一面記有外甥王健菴誦其佳句云風名紙一函君子謙謙行先施之禮禮無不荅故草敷行具門狀奉報求足下轉獻焉附上詩話一部並希轉致自壽詩十章附呈一笑高興見和一二首不必次韻也

邠州志序

志凡二十五卷分部二十五初故知州王朝爵屬星衍撰此志兼有三屬縣已成四卷既而三屬縣各請自爲一書故此書卷一至卷四幷及三縣卷五已下專志州治直隸州志之例古無所仿若專志州治者實當稱爲直隸邠州州志今不可一書異名也邠州多古蹟可與經史相證左舊志荒略所載故實不著原書今悉正其譌謬又以考辨地里數事揭于篇其一豳亭按許氏說文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考豳亭及國當在漢漆縣是今邠州三水之界故地理志曰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杜預曰豳在新平漆縣東北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括地志曰豳州注郡國志漆引帝王世紀曰有豳亭劉昭新平縣即漢漆縣詩豳國公劉所邑之地則書傳所稱寔不得在美陽也美陽今武功縣又在邠之西南相去甚遠蓋許君因太王遷邑于地而誤地理志則曰美陽中水鄉太王所邑是已許于邠字當云公劉國在右扶風漆句至周太王邑于美陽豳漆亭則得之矣其二汾水按爾雅西至于邠國謂之四極說文作汾云西極之水也从水分聲今三水分水嶺卽汾水嶺蓋聲之譌分又爲汾初學記引水經注曰鄜州有汾水嶺卽此也其嶺實子午山之別麓然則今汾水卽古西極之水無疑矣金史地理志又有潘水疑亦聲相近汾潘皆一水也其三女郎山按太平寰宇記三水縣有女郎山案西山經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太平御覽引水經曰白於山今名女郎山元和郡縣志曰洛原縣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縣北三十里太平寰宇記曰洛蟠縣白於山在縣北三十里是其山從慶陽府東南直入三水即山海經之白於山無疑也洛水今亦逕三水又可

證矣其四漆水按太平寰宇記引水經曰漆水自宜祿界來又東過扶風漆縣北以水經驗之卽邠州所理是也漢志注云漆水在縣西今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水或恐白土是漢之漆也今鳳翔府東北一百六十里麟遊縣東南亦有一漆水非漢之漆案樂史此言實本元和郡縣志可謂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矣所引水經注今本無之若如所云則誤自酈道元也夏書言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是以漆沮爲從入渭則是今麟遊之漆至臨潼入渭一名石川河者是也麟遊唐普潤縣漢漆縣地故班固曰漆漆水在縣西史記

正義引括地志曰漆水源出岐州普潤縣東南漆山漆谿東入渭此眞漆沮既從與詩自土沮漆之水自漢至今相傳以爲入渭未聞以入涇之水當之也其五堀國按周語祭公謀父曰我先君不宿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閒韋昭曰堯封棄於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是國于邠者不窋史記周本紀曰慶節立國於豳迺奻列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是以爲慶節又爲公劉一書互異地理志曰栒邑有豳鄉公劉所邰是同史記列傳以理斷之祭公言最古不宿國于豳說爲長也其六師曠冢按郡國志漆劉昭引皇覽曰有師曠冢名師曠山太平御覽引皇覽曰師曠家在右扶風名曰師曠山民人不敢上其山今志無此冢及山惟州東十里有司空山古音空曠相近當卽是也方志以考據存文獻關中甚稱朝邑志武功志皆非著述之體徒以文筆簡要爲長子不敢襲其弊也乾隆甲辰冬十月二十一日陽湖孫星衍自序

與段大令若膺書

往年得手書並寄示家文介公遺象亟裝背成軸以藏家祠感銘無似頃晤令兄同年知足下薄遊江淮擇地養靜想見著書之樂僕趨事西曹從退食後整理舊業襍以人事恆苦景短恐學無所就生平好說文以爲微許叔重則世人習見秦時徒隸之書不覩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竊謂其功不在禹下惜原書爲徐鉉兄弟增加音切又頗省改嘗欲校訂重刊行之削去新附字與孫愐音二徐譏謬說懷此有年聞足下致力是書當世精研小學家如錢少詹王懷祖江叔澐諸君皆稱道足下之書諒不誣也惜僕竟未之見敢以所聞質之左右僕少讀水經注稱許氏字說專釋于篆而不本古文怪鄙道元讀書鹵莽并說

文敘中所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之言都未寓目及見顧炎武日知錄指駁說文又可撫掌今舉其一二如駁說文郭字云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此出新序益郭字國名因述其國之事用劉向說也又駁說文弔字云人持弓會殿禽此出吳越春秋陳音之言皆非許叔重臆說顧氏未能遠考又臾字爲束縛捽批則卽漢書痩死獄中本字無足異者至詆說文參爲商星爲不合天文亳爲京兆杜陵亭爲不合地理則顧氏尤疏陋据說文參商爲句以注字連篆字讀之下云星也益言參商俱星名無補于聖學也說文又有不甚可解僕以鄙意解之

說文此例甚多如倱佺仙人也之類得讀倱斷句而以佺仙人解之乎若亳爲京兆杜陵亭出秦本紀宣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括地志按其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指謂此亳非尚書亳殷之亳彼亳古作薄字在偃師惟杜陵之亳以亭名而字从高省此則許叔重說文字必用本義之苦心顧氏知亳殷之亳不省亳王之亳可謂不善讀書以不狂爲狂矣九經之字具在說文其未載者皆後人傳寫以隸變篆之譌今考說文所無之字如書之禰禮之褅傳之靚無以下筆

數事如鬥兩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之譌殺从朱聲稀从希聲朱當是古文朱卽殺字也希當是衺省文也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重言積二畫在中象目童子非舜重瞳之謂人象脛脛之形益側立形但見其一脛其正立形則大字象之猶之乙與燕烏與於鳴與鼂皆象一正一側形也衣象覆二人之形人字誤當爲厶古文肱字鼂廣肩無雄集韻引廣肩作廣肩甲人頭宜爲甲集韻引作頭空益甲中畫象頭寮穴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紋也尤不可解中宮或作中官六甲者星名五龍卽黃龍天官書稱軒

幀黃龍體五土數黃亦土數此豈指中官星象乎又六甲卽六十甲子五龍卽五行墨子稱北方黑龍是五方之龍五色也或卽人六府五藏三說者不知有一當否宣天子宣室也今疑其用漢宮不知出淮南本經訓武王殺紂于宣室高誘注云殷宮名丮徐鉉音女戟切不知玉篇又音牀然則將戕之屬皆从丩得聲丮卽丮字也玉篇集韻校說文大有佳處他時合諸書引說文之語校正今本彙錄奉覽或足下深以字解經鄭康成以經解經孔門之外身通六藝古造自得造車合軼當助足下張目也僕嘗言許叔重文尾交接之訓在屬字下一條尤所心服至謂辟季宣紋稱隸古定書最古可知辟本卽隸古定本星衍也弟猶有芻蕘之獻古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足下不責其妄誠解人也得手書承教甚感見示說星衍白叔澐先生足下大著尚書垂日月不刊之書

今惟此二人而世人好議前修蓋有不知而作如鄭康成之所以勝于馬季長者以其兼通內學故本傳云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迺召見於樓上而俗人反譏其以讖緯解經豈可謂之知言哉漢時有一種天人之學以陰陽五行談性與天道不過數人如董仲舒劉向楊雄班固鄭康成諸儒而已至王肅逆臣之子經學之罪人乃作聖證論詆訾鄭康成六天之說家叔然已駁正之許敬宗唐之姦臣亦斥鄭康成用緯書柰何不察而揚其波乎吾輩同志者頗不乏人惜落落

四方耳僕近撰集古文尚書馬鄭注疏此二十九篇之文有專行本他時或與梅氏僞書同立于學官此則區區負山之志所願與足下共明許鄭之學于天下也星衍白

蒼江處士聲書論中星古今不異

星衍白叔澐先生足下大著尚書垂日月不刊之書也弟猶有芻蕘之獻古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足下不責其妄誠解人也得手書承教甚感見示說文尾交接之訓在屬字下一條尤所心服至謂辟季宣紋稱隸古定書最古可知辟本卽隸古定本星衍文讀古文尚書漢書亦云以今文字讀之亦無隸古定之語且辟季宣宋人必不能見天寶已前未改之本是其書終不可信唐貞觀時有釋元應撰一切經音義引衞宏詔定古文官書云導得二字同體尚書高宗夢導說又引詔定古文官書圖畫二形同又引砆厎砮丹或造忽媟傎覆厥德王甥曰乃爆之屬乃是開元以前尚書本文足下何不取而視之也至青傳曰肆者何跌也何休曰跌過度陸德明曰本或

作佚大旨此則佚亦過也佚亦爲赦左傳引書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失當讀佚楚詞永遏在羽山夫何
三年不施施舍也則虞書之肆公羊之跌左傳之失
楚詞之施音義相近皆爲赦罪耳柔遠能邇又得一
證易宜建侯而不寧陸德明引鄭讀而曰能能猶安
也更可解能邇爲安邇若鄭氏能忽之說卻有一證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態又作能同他代反意態也
謂度人情兒也能字古音近態似適與鄭意合而不
敢用之說經耳足下解中星必以爲古今之異益泥
後世歲差之說若以爲恆星歷六十九年半而移一

度則斗建將與中星俱移察古人所稱斗指子冬至
指癸小寒云云何以至今不異世人所以疑其小異
者有二端耳古人言昏不審爲日入之初或兼戌亥
二時于文日氏爲昏鄭注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爲昏
尚書緯謂刻爲商則似但言日入之初故陰陽書言
昏有月月常加戌之語也淮南言禹以爲朝昏晝夜
則分昏夜爲二天官書言用昏建之下云夜半云平
旦則昏兼戌亥中星斗建一時移一宮既不知古人
之所謂昏何可以定古人中星平此其一也古人稱
斗九星以攝提言攝提六星夾大角則以右攝提視

斗建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貪正也謂攝提正在寅方
楚詞云攝提貞于孟陬惟庚寅吾以降貞亦正孟言
孟春陬言維亦寅方也後人之稱斗七星則以開陽
視斗建開陽後右攝提五度淮南時則訓又稱招搖
所指招搖與右攝提同古人于此稍參差後人不知
古人言攝提開陽之異又何能以斗建測中氣乎鄙
著斗建辨已言其詳足下試以戌時視右攝提所建
按之中氣知與古所云斗指子冬至同矣斗建既與
唐虞三代同中星又安得有古今之異乎至鄭康成
謂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其說尤確以之說

夏小正無不通若月令季夏火星中而尚書在中夏
益中夏晦與季夏月朔相去一日中星何能不同月
令以月朔須于明堂宜其書但據月朔不及終月尚
書但分四時故總舉一月也夏小正之正月昏參中
則又與月令不異得謂之歲差乎信西法者恐識者
視斗柄以破歲差之說乃并斗柄而不信之梅氏之
學是也通人戴東原亦從其說惜不能起九原而與
之言且古法以恆氣注歷以定氣算日月交食故素
問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是古節氣平分
十五日又準之土炭驗之葭灰其中氣確有證據今

則以定氣測節氣而土炭葭灰之法不傳矣此事關
西法中法之得失足下細察之卽以覆我兩日抱病
又讀皋陶謨得數十條質之足下並望教其紕繆文
章天下之公非好辨也

倉頡篇集本序

倉頡七章者秦李斯所作一篇者趙高胡毋敬所益
五十五章者漢閭里師所并八十九章者揚雄所續
一百二十章者班固所續訓故一篇爲二卷者杜林
所撰三倉三卷者晉張軌所合三倉訓故三卷者魏
張揖晉郭璞所撰趙高爰歷胡毋敬博學在倉頡中

揚雄訓纂賈魴滂喜在三倉中杜林故亡于隨倉頡
三倉及故亡于宋然自漢及唐迄于北宋傳注字部
類書內與頗有引者是衛始刺其文撰爲三倉訓纂
解故卽用說文部居使讀者易于尋覽倉頡始作其
例與急就同名之倉頡者亦如急就以首句題篇凡
將飛龍等皆是訓或三字四字以至七字備取六藝
羣書之文以便幼學循誦故七略目之小學揚雄班
固杜林已下始有訓故今許君說文解字所稱揚雄
杜林所說卽倉頡篇也許君云鼂揚雄說廈鼂蟲
名原韻引倉頡篇蟲名知卽訓纂許君云彤或从寸

諸法度字从寸應劭以爲杜林說釋元應禪經音義
亦云耐字本从彡杜林改从寸知說文稱或从卽倉
頡訓纂也今皆取之訓纂與訓故俱亡然元應猶稱
訓纂云鱓蛇魚也若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訓纂戶扈
鄠三字一也王應麟誤以爲倉頡考之通典乃姚察
漢書訓纂耳杜林書亡見于隨志故唐人引倉頡三
倉多譌反語實出郭璞爲多或亦名張揖然應劭晉
灼及張衡賦舊注所稱倉頡皆在揖璞之前實是揚
杜之書無可疑者今依諸書所引存揖璞名餘或古
說葢未可別且以璞注此書親見漢人訓纂諒非無
據矣倉頡本篆書班固云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
復異所謂秦篆又云倉頡多古字許君亦云所謂小
篆則此篇之字自當具在說文而今悉改隸變並非
正字當由漢魏隸書盛行亦或傳寫此篇故多譌謬
改便驚俗今附見諸部旁標正文都由考據得之非
臆見也漢律學僮試諷籀書爲吏又以八體課最爲
尚書史唐國子監五分其經以爲業暇則命習隸書
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故其時學人能通古文訓
故用字廣至萬餘皆有依據如揚雄司馬相如陸機
等所著詞賦猶取爪音掌𠬜音攀𠬞音貶蚿音諸文六

代翻譯禪經惹衣筏匆鳥鴉之屬亦多借倉雅難字豈非家有傳書教學多方者歟自是厥後羣書日亡小學不課儒者識字日少九經所存不能通記行用之字數千而已官府吏民文簿滋檠字或不給于是造爲俗書不按經典如今以套代韜卡代牋拗代笏及譋皆見說文流俗相傳愈失其本宋人說字至以如心爲恕立心如一日爲恆教者教孝故從孝以此而言甚于馬頭人人持十之類矣　國家廣求遺書藏在祕閣其有佚者儒臣多依永樂大典撰集成編說文既盛行于時惟倉頡不可得倉頡者許君所

據特成于衆手又隨章句成義多非六書本訓故有異于說文者若陶用匋訓鄧用鄧訓强本蟲也而以爲健殿本擊也而云大堂有謬于說文者若爨从同象持甑而以爲持缶鬴从斋省而以爲茆聲有長于說文者若贖騰俱朕也而以贖爲多汁騰爲少汁縉帛也而以爲襍帛纊絮也而以爲細絮觀其會通要是古書不可不覽頃禮部儀制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彫板行世星衍以戊辰之歲讀書江寧官寺閣游覽內典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爲多隨加采摭兼采儒書閱五年矣粗具條理

刊而行之庶亦小學之助元應慧苑之書世多不傳宋人好博如朱文公王伯厚亦未之見中引古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于世星衍又嘗檃揚其美屬友刊行焉乾隆四十九年太歲在甲辰十一月十日撰在陝西節署環香書屋

答錢少詹師書論上元本星度

星衍拜復辛楣夫子閣下得手書稱揚其撰述之勤獎借後進無微不至幷奉到續刻金石跋考證經史字書中多精意不審聲頻一書成否何時刊出先覩爲快星衍近校刊馬鄭注尚書附以逸文自爲敘表立于學官得遂負山之志早晚卽當奉寄又輯神農本草經附以吳普本草師曾見之亦當續刊今律令中有李悝法經存焉唐律曾言之惜不能以經義疏證其文存法家正名之學俟諸異日頃閱五禮通考其于郊禘大典頗未厭心由宋人右王肅而左康成後人祖宋學而背古義于諸經多有窒礙因作三禘考六天感生帝辨似非無益之言俟再寄正也吾師以太初改元詔云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謂當時實以太陰紀年竊以爲未是閼逢攝提

格乃是歲星所起所謂本星度也律歷志云迺吕前
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
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
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蓋據元封六
年丙子歲甲子月朔日月五星所起之度言之是時
日月在建星則鶉在丑宮水星去日半次則歲星本
度在寅宮故志云得閼逢攝提格之歲淮南天文訓
言太陰元始建于甲寅又云甲乙寅卯木也故天文
訓云寅在甲曰閼逢皆其明證此太陰卽大一亦名
大極故馬季長注顧命云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

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亦謂此上元本星度也
又考太平御覽引樂動聲儀曰作樂制禮時五音始
於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鄭氏注曰戊辰土位
土爲宮宮爲君故作樂尙之以爲始也夜半子以天
時之始禮稽命徵起于太素十一月閼逢之月歲在
攝提之紀是云制禮作樂蓋作樂則有禮通其反耳
據鄭注引禮緯則以閼逢爲甲月蓋卽甲子月也歲
在攝提格之紀亦謂上元本星度非謂甲寅之年矣
王伯厚子此條案大衍歷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
顓頊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乙
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又云漢太初歷元起丁
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
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之歲而實非甲寅是王伯
厚亦知甲寅非太初年名但不能知本星度之說耳
惟史記歷書載改元詔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
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
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下歷術甲子篇云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又云徒維敦牂天漢元年下
又云橫艾淹茂太始元年直至建始四年竟以太初
元年爲甲寅及天漢已下甲子皆與史不相應且有

成帝建始年號此書褚少孫所補矣孟康注漢志云
言復得者上元泰初亦是閼逢之歲歲在甲曰閼逢
在寅曰攝提格此爲甲寅之歲也孟康亦誤以太初
元年爲甲寅年徐廣注史記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
在丑右行則不言其年是也夫甲寅與丁丑相去廿
四年謂甲寅是歲星本度則可謂是歲陰紀年則不
然矣且如詔文下云月名畢聚按爾雅月在甲曰畢
正月爲陬陬聚音相近字之異畢陬亦是甲寅之月
而下云夜半朔旦冬至安得以甲寅爲十一月月名
乎吾師既引鄭氏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十

二歲而小周而誤謂如歲星在丑則太陰在子蓋與古說不合据徐廣說歲陰在寅則歲星在丑及天文訓天官書推之歲星在卯則太歲在子也師又云晉灼所推行三宿二宿之不妄星衍已著于篇如以爲誤何能適合乞詳閱之新得周國差器款識云歲咸丁亥似可爲咸池與歲並紀年之證而不省咸池何以與太歲同名且閱史記索隱引僖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韋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娵訾之宿日

雄在甲雌在子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所云僖公未詳隋志引春秋命歷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索隱蓋引此文有脫字也

孫叔敖名字攷

爲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孫當讀爲遜與敖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爲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下云孌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于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無謀矣下文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叔敖南城山栖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

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

墓修費縣書院冊書後

費縣多古蹟顓臾故城在焉元時創精舍子東蒙之麓名曰東山書院迤西南有注經臺南城山鄭康成之孫小同注孝經之所也鄉邑化其風故至今費縣多讀書敦行之士擇里者亦樂居之按太平寰宇記稱費縣南城山今西上二里許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鄭康成注孝經于此又云鄭君漢末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山栖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

而注孝經蓋康成後孫所作後字元本作徹疑誤如樂史所云鄭小同避難注經之地俗譌傳爲康成則今所傳南城曾子山鄭康成墓實侍中小同墓也康成墓蓋在高密水經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水西有厲阜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墓石碑猶存樂史亦云高密縣鄭君墓在縣西北十里又云礪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唐貞觀十一年詔去墓四十步禁樵採焉是康成墓在彼不在此審也小同以魏時官侍中高貴鄉公尊爲五更司馬文王酖之而卒其孝經注傳及唐代今亦散亡迹其傳家學而殉國難以孔父之忠成宣尼之志魯多君子闕里之化遠矣昔子夏居西河疑于夫子叔譽游九原流連隨會費邑士君子所由讀書敦行寓公低回留之不能去者其鄭侍中之流風所染抑大司農學有淵原也先是阮同年芸臺以宮詹視學山左訪古厲石山下謁康成墓因欲葺修祠宇爲設奉祀生一人頒書屬予乞都門通經之士出錢書名于碑以志其事時值畢秋帆尚書移節此邦僕以爲鄭康成以經釋經惟聖知聖七十子之後身通六藝一人而已而宋代濂洛關閩大氐取鄭學緒餘以注經猶有五經博士德如康成而反無之急宜請令典以塞學者之望札告尚書會其鎮楚抑而未發頃錢塘周君卜居費縣慨然有修東山書院之志慕僕之好古不遠千里屬爲文通之當道因考舊聞以貽周君俾質諸學使令撫軍玉公爲僕舉主識其雅才好博以興廢繼絕爲念而濟南守徐君又僕之筆硯交必能助成學使之志儻因侍中遺蹟以葺東山書院又因康成祠宇以建五經博士之議則秋帆尚書聞而心服僕此文不爲無益之言矣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問字堂集卷四終

陽湖孫星衍撰

三禘釋

周制大禘有三一曰圜丘之祭配以帝嚳出祭法云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也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鄭知爲祭天者據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何休注公羊引禮祭天牲角繭栗而楚語觀射父有郊禘不過繭栗之言以牲角繭栗知禘爲祭天之稱周人無嚳廟而云禘嚳又與郊並稱是知爲圜丘配天之祭矣已上明禘爲圜丘之祭一曰夏正

郊天配以后稷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祭之葢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鄭注周官圜丘亦引大傳此文鄭知祖之所自出爲天者據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春秋繁露觀德篇云天地者先祖之所出本之荀子董仲舒云長發大禘也而有帝名之爲禘本之大傳且詩序云長發大禘也而有帝立子生商之文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又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天也故荀子禮論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此郊謂吉禘承上喪三年言之鄭注禮運魯之郊禘但以爲郊皆即郊爲禘之證矣已上明禘爲夏正郊祭一曰明堂之祭五天帝配以文王曰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宗出詩周頌序曰雝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葢即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知大祖爲明堂者據堯典云受終于文祖又云歸格于藝祖又云舜格于文祖上云賓于四門下

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四門證之本文知文祖爲明堂故馬融注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又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又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云文祖者堯大祖也史記云大祖亦即明堂淮南主術訓云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周書嘗麥解云王乃嘗麥于大祖是大祖即明堂之證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合之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之文又文祖爲明堂之證故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乃單文祖德鄭注俱以爲明堂實本孔馬之

說及案古書傳非僅據緯候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齊禘于清廟明堂蓋逸禮大祖既是明堂而詩序云禘大祖逸禮云禘明堂是即禘爲明堂配天之證矣已上明禘爲明堂配天之祭而王肅非之如以禘爲非祭天則不信王制逸禮楚語三書牲用繭栗之言也以禘爲非郊則不信大傳商頌序之言也以禘爲僅祭始祖之廟非祭明堂則不信逸檀弓周頌序之言也三者皆不始自鄭注宋儒柰何妄斥鄭氏三禘之非乎禘之所以名以有天帝及審諦之義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有天帝故在釋天兼圜丘與郊故通稱大祭鄭氏云凡大祭曰禘是也白虎通云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似班固止知禘爲宗廟之祭不知爲祭天之名矣通典引後魏尚書游明根議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鄭氏之言五精蓋即五行之精謂五天帝矣已上論王肅宋儒斥鄭氏三禘之繆及禘名義考禘之所以異於祫者有數事一曰禘必配天圜丘及郊無論已明堂之祭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通典引徐禪議曰春秋左氏說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初學記引摯虞決疑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石室按郊則五天帝五人帝之主宗則后稷文武及先公先王之主祭于明堂必迎之祭畢反于郊于廟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已上論禘配天異于祫二曰禘及功臣周禮夏官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鄭注云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于廟庭何休注公羊傳曰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後魏太和三年詔引鄭元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是也已上論禘有配食功臣異于祫三曰禘及助祭諸侯及四夷來王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又曰九有有截孝經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又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大傳云大廟之中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周語云荒服者王又云終王章昭注云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服虔注云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

禘之祭也春秋襄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左傳
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晉無禘禮
益吉米與于周禘祀詔世見也此禘異于祫之禮也
已上論禘有萬國四海助祭異于祫禘之名起自有虞見祭法禘黃帝
堯典肆類于上帝鄭氏以爲禮祭上帝于圜丘是黃
帝配也夏殷則禘爲時祭故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
之祭春曰礿夏曰禘鄭注云此益夏殷之祭名周則
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鄭云然者據爾雅
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礿又云禘大祭也爾雅周公所
作故知是周改時祭之禘爲五年殷祭矣凡經文禘

與嘗並堪皆時禘之稱益夏殷之禮故祭義云春禘
秋嘗又云禘有樂而嘗無樂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
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鄭皆以爲夏
殷時禮然則中脣禘嘗之義亦夏殷時祭也王制云
天子祫禘諸侯礿則不嘗鄭注云虞夏之
禘故亦通名爲烝嘗左傳云烝嘗禘于廟春秋文二
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又云禘一祫一祫鄭注云下
天子也祫歲不禘鄭意皆不以爲周制郊特牲云饗
禘有樂又云春禘而秋嘗鄭注云此禘當爲禴字誤
也王制曰春礿秋禘鄭益以此諸文言禘猶周之言
礿歲有一祭不與五年殷祭同也已上言殷之禘爲
時祭與周五帝大

禘不同
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禘則以建巳之月明堂
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鄭注云夏建
巳之月也周公曰大廟鄭以爲魯周公廟則與天子
祭于明堂異經文云以禘禮左傳云魯有禘樂實祭
用之是但用其文物具備之儀無圜丘夏正郊天明
堂之祭郊宗石室之禮惟合祭毀廟羣廟之主雖名
爲禘實天子之祫耳祭統云成王康王尊魯故報以
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孔
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謂郊以日至禘在宗廟非周
禮論語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

國云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按鄭注
周官云祼之言灌也唯神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
尊不祼孔子蓋言魯惟宗廟之禘失周禘祭天之禮
故以爲不欲觀傷周禮不可見也魯祭宗廟改殷之
禘故亦通名爲烝嘗左傳云烝嘗禘于廟春秋文二
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而穀梁謂之嘗魯語謂之烝定
八年冬十月禘于僖公此夏時八月實嘗也而謂之
禘是也魏書禮志中書監高閭等言諸侯無禘禮唯
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
圜丘之禘故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

遂生兩名是後魏時尚知魯禮不與周天子同也已上魯禘所以異于天子自漢以來皆以禘爲宗廟之祭而無配天之禮由諸儒不能用周制徙推魯禮故建武詔書云禘祫之祭不行已久魏景初詔亦云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予因五禮通考于此禮不通古制又讀惠徵君棟禘說釐其明禘爲配天之祭病其不知禘亦爲夏正郊天之祭故作此以廣其說若夫牲幣之禮則有司存已上論漢已來無配天之禘

周禘表按方丘北郊鄭注亦以爲禘則三禘實五

圜丘禘	郊禘	明堂禘	方丘禘	北郊禘
昊天上帝感生蒼帝五天帝				
皥配	稷配	文王配	地示	地示
五天帝日五人帝			皥配	稷配
月星辰皆武王配				
與	稷主	毀廟主		
四親廟主				

周制配天表

周室東遷諸侯皆去其籍魯秉周禮季孫亂之春秋之旨甚微七十子猶云莫覩秦據西京之地黃帝

疑禮經而違鄭義紛紜聚訟靡所折衷微言絕而大義乖莫此爲甚今據禮經鄭義爲周禮配天表及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告朔表尺牘之中旁行可識庶非妄作後之觀禮者其核于斯

圜丘郊祀表類及旅依郊祀零爲壇于南郊之旁皆祀五帝

圜丘冬至南郊夏正上日	東郊立春南郊立夏	西郊立秋	北郊立冬
昊天上帝蒼帝稷配	蒼帝	白帝	黑帝
譽配	赤帝	太昊	顓頊
黃帝	句芒	祝融	玄冥
白帝	太昊	少昊	顓頊
南郊季夏	炎帝	白帝	元冥
	赤帝	蓐收	

方丘北郊表

黑帝	赤帝	黃帝	白帝	青帝
日	軒轅	后土	少昊	顓頊
月	后土	軒轅	顓頊	少昊
五星				
十二辰				
司中或云中台				
司命或云上台				
箕				
畢				

方丘夏至

地祇

譬配

北郊夏正月或云建申月	地祇	稷配	五祀或云五色之帝	五嶽	山林	川澤	四方	百物
九								

明堂大祫

明堂夏正建寅青陽左个春還祭	蒼帝	稷配	文王	太昊	炎帝	后土	軒轅	少昊	顓頊	帝嚳	堯	舜	禹	稷主	武王配	四親廟主	功臣
明堂立太室季夏還祭	黃帝	文王	太昊	炎帝	后土	軒轅	少昊	顓頊	帝嚳	堯	舜	禹	稷主	武王配	四親廟主	毀廟主	功臣
總章立元堂立秋還祭	白帝	武王	句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冥	少昊	顓頊	帝嚳	堯	舜	禹	稷主	武王配	四親廟主	功臣
玄堂立冬還祭	黑帝	武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稷主	武王配	四親廟主	功臣

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十二月告朔表

青帝	正二三月告朔	蒼帝	文王	太昊	炎帝	后土	軒轅	少昊	顓頊	帝嚳	堯	舜	禹	稷主	武王配	四親廟主	功臣
赤帝	四五六月告朔	黃帝	文王	太昊	炎帝	后土	軒轅	少昊	顓頊	帝嚳	堯	舜	禹	稷主	武王配	四親廟主	功臣
黃帝	七八九十十一月告朔	軒轅	文王	太昊	炎帝	后土	軒轅	少昊	顓頊	帝嚳	堯	舜	禹	稷主	武王配	四親廟主	功臣
白帝	十一月告朔	黑帝	文王	武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稷主	武王配	四親廟主	功臣

六天及感生帝辨

不信六天及感生帝之說始于王肅譏鄭康成用讖

緯之言出于許敬宗蕭非君子儒史稱其有三反許敬宗則唐姦邪雖孔子曰不以人廢言亦當辨其言之是非也宋人多祖蕭而背鄭五禮通考于此禮不能深明古制又引趙匡諸人臆說大典益棼矣孫叔然曾于蕭聖證論駁而釋之其文又不傳是不可以不辨蕭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請先以周官經破之周官太宰云祀五帝下又云祀大神祇掌次云旅上帝司服云祀昊天上帝下又云旅上帝司服帝下又云祀五帝典瑞云祀天下又云旅上帝司服圜丘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又云因天事天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故甘泉山宮以山爲名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漢官舊儀黃帝作成帝是也魏時雅非人爲之丘孫炎云地性自然也周官云地上之

禋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此天神必非人帝下又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明此圜丘與天神非一祭矣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宜於長安定南北郊衡言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五帝所基址祭地按四立迎氣則于東西南北郊郊雲門以祓天神則匡衡即以周官祀天神是夏正之郊故鄭氏于此祀天神注云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子下圜丘注云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且

不獨周官言之也禮器之言圜丘祭天曰爲高必因丘陵又曰因天事天下言巡守方嶽之祭曰因名山升中於天下言郊祭曰因吉土饗帝于郊經文及鄭注三祭甚明然則圜丘非郊鄭依禮經又用匡衡之議蕭何得獨非鄭乎然宋之妄庸人固有幷周官經禮記而疑之者所爲非聖無法也今即以名正之爾

壇卽圜丘將謂方澤卽大圻乎肅疑郊卽圜丘蓋以郊特牲有周之始郊日以至之言不信鄭注魯禮之說耳鄭氏以經解經因其文有云祭之日王被衮戴冕璪十有二旒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與周禮服大裘乘玉輅建大常不同而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弢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又與郊特牲衣服車旂適合是知郊特牲所言魯禮又據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故鄭注郊特牲云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肅以鄭氏爲誤將以明堂位所言魯禮亦誤也且周郊卜日辛與丁故大宗伯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月令擇元日若云郊卽圜丘冬至豈可卜又豈必是辛與丁乎張融又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又謬按春秋繁露云郊因于新歲之初又云郊因先卜不卜不敢郊是董仲舒不以郊爲冬至祭圜丘之明證肅等誣之且誣劉向馬融者蓋見漢人多議郊祀不議圜丘因疑諸儒卽以郊爲圜丘不知秦漢時固無冬至圜丘之祭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徧郊見非因冬至卽月令亦不言圜丘而云仲冬之月日短至去聲色鄭氏以爲與易說春秋緯云冬至作樂五日相違蓋疑其秦書郊祀志王莽奏言文十六年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幷祠五帝而封禪書不載其事平帝時王莽始按據周官天地祀之樂有別有合以立圜丘方澤之祭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壁于南郊先時諸儒所以不議圜丘者周官經至武帝時始出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劉歆校祕書始著錄略莽蓋據歆之議也封禪書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司馬遷引周官乃是郊特牲之文亦似不知郊之外有圜丘之祭董仲舒劉向何由以圜丘爲南郊乎肅又云五帝非天謂大昊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而譏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爲非因議於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帝之非五人帝亦卽以周官經破之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假令五帝不配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爲五人帝則五時迎氣惟迎春祀大昊可服裘耳迎夏迎秋豈得服裘乎宋蔡德晉以爲立春服裘餘皆被衮明知其義難通

作爲支詞益不足辨且五天地之說不始于鄭靈威仰之屬亦不獨出于緯書史記載秦襄公祠白帝宣公祠青帝靈公祭黃帝炎帝漢高祖曰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乃立黑帝祠然則五色之帝自周已來有是名矣古巫咸甘石三家天文之書以人事定星位甘氏中官有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口中又有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下天官書多用石氏星經又有五星五帝坐在南官蓋中官天皇大帝象圜丘五帝內座象郊南官五帝坐象明堂而甘公石申皆周人其所據又三代古書讖緯如後出亦當本此安得不

以五色之帝爲五天帝乎又開元占經引黃帝占曰天皇大帝名耀魄寶其名出黃帝占則知靈威仰諸名所傳已久故周官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明天地人鬼皆有號若止稱之爲天何必辨之譬如一天而書詩有蒼昊旻上諸名同一春夏秋冬而爾雅有青陽發生之號何足怪乎鄭司農注周官上帝爲玄天又注掌次祀五帝于四郊云五帝五色之帝然則鄭司農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所云玄天蓋謂北極上帝玄北方也故明堂北出稱玄堂卽是鄭康成所云北極大帝買公彥以先鄭與王肅同一天非也先鄭既言五色帝專以六天之說責之康成孤陋甚矣宋趙匡又以緯書始于漢哀平間是又不然緯書之出甚古亡秦者胡卽緯文史記魏世家言秦識于是出淮南言六畜生多耳目不祥讖書識之不得以爲始于哀平間也如齊桓公塞九河之事舍緯書何所出鄭氏蓋不得不用以注經天文歷算家言亦多存焉宋朱文公不信緯書亦用洛書甄曜度之語竊其言而詆其書何異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乎肅又譏鄭康成夏正之郊祭感生帝之說而云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

下非謂木精所生肅又少見多怪馬昭仍引河洛中候駁之不據正經不足以服其心按商頌小序言長發大禘也其詩云帝立子生商又云玄王桓撥毛傳云玄王契也鄭箋云帝黑帝也承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爲玄王又云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考商頌卽有玄王之號又有帝立之說則感生帝見于經文論語引湯誓于小子履敢用玄牡敢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君帝謂天帝也鄭注云帝謂大微五帝用玄牡者彼謂告祭也按孔氏

謂帝爲天是也謂玄牡爲未變夏禮非也蓋夏郊用玄牡以祀感生黑帝猶周郊牲用蒼以祀蒼帝耳鄭云告祭恐亦非也感生之方色與五德相勝之色不同故周火德上赤而感生則蒼帝肅亦誤合爲一且感生之說不出于鄭康成春秋繁露云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故帝使禹皐論性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

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繹商頌之文稱契母有娀方將周詩亦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爾雅釋詩履帝武敏云武迹也敏拇也爾雅周公所作縱孚眞諸人增補亦周末之書既以敏爲拇亦以姜嫄有履迹之事矣鄭氏駁異義云諸言感生則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言也又云蒲盧之氣蜫腹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鄭氏此說較諸儒爲最醇肅引馬融之言謂后稷生蓋遺腹子當時王基馬昭孫毓並以肅言爲乖戾而後世陸淳趙匡以禘爲祭始祖廟猶信其邪說何哉經學可以觀世變七十子之師授絕於魏而橫議興肅與司馬氏有連蓋有無君之心時高貴鄉公以鄭康成之孫小同爲五更司馬氏鴆之而卒肅諂事司馬故多詆鄭學三國志魏紀載高貴鄉公幸太學與諸儒講尚書陳竣多是肅言帝從鄭說是時博士率皆司馬氏之黨與故稱揚肅言帝之所以憤懣卒被戕害陳壽作紀具載帝與博士論難之言豈非春秋比事屬辭深意哉晉泰始中遂用肅言于明堂南郊除五帝之座合二至之祀於二郊雖太康中知其禮文不正又復諸祀而五時迎氣之禮卒以廢肅之罪上通于天矣故吾以爲肅有無君之心乃有無天之議後世議禮者柰何揚其波也

附聖證論及難王申鄭議

王肅聖證論及馬昭難王申鄭之說俱不傳惟見禮記正義蓋肅說所以不傳者以隋已前鄭學盛行當時不重其邪說馬說亦不顯者宋人多用肅議惡馬昭之發其覆也故五禮通考亦遺之今具載肅論及馬難義使讀者知肅本空疏單文孤證而馬按據經籍不可誣也惜孫叔然之文無一語存者子所以不能無作矣

壹玖參冊 101 36A

王肅聖證論云天體無二郊卽圜丘圜丘卽郊郊特牲疏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同前又引王肅之說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

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輅建太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衮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上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嘗作今當疑非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

平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
郊特牲疏

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文云天顚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裴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裴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郎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昊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

郊丘是一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註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衮載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

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
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釋天禘爲
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於周頌故思
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礿配圜丘詩頌
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
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礿是周之遠祖爲周無功
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可
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
十二篇至孔子之時惟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

有遺落也（郊特牲疏案此文疑亦馬昭申鄭之作故附此）

王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萬物之初故
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
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
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註祭感生之帝
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
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
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
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
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

稱天仜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
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
廟不立礿廟是周尊礿不若后稷及文武以礿配
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
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祭法虞夏出疏）
黃帝殷周出帝礿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
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
非緯緯之妖說（同前又引王肅孔晁云）
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
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迹生后稷大姒夢大人
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
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
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
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祭法疏）
疏

再答錢少詹書

月前因談同年泰南行奉上一書申說漢志焉逢攝
提格爲上元本星度非以太陰紀歲質諸函丈未知
何時得到頃奉手書復論及此星行似尚不能無言

爲後世之以師言爲重恐不察古書也來書云古法太歲左行於地起子歲星右行於天起丑與月建月將之相應同夫太歲順行歲星右行於天起丑與月建月將之相應同夫太歲順行歲星逆行歲星起子太歲起丑則歲星左行在亥太歲右行在卯矣推之十二辰皆與古書不合淮南之言曰歲名曰攝提格是太歲在寅也而上文云太陰在寅下文云歲星舍斗牽牛斗牽牛丑宮宿推之十二辰皆然得不謂之太歲在寅太陰亦在寅歲星在丑乎其云歲名曰困敦則太歲在子也而上文云太陰在子下文云歲星舍氐房心氐房心卯宮宿得不謂之太歲在卯歲星左行推之十二辰則太歲在寅歲星在丑明也

乎且淮南之太陰甘氏謂之攝提直云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斗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其云攝提者案淮南修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高誘注歲星在寅曰攝提攝提鎮星並言宜高誘謂之歲星而甘氏所言攝提俱與歲星爲二蓋太歲歲星同得謂之攝提亦猶歲星屬木謂之蒼龍而古人亦以爲太歲也續漢書律歷志云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然則攝提失紀及攝提貞于孟陬之文或卽以攝提爲太歲而非攝提三星也吾師執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之說特因漢志有焉逢攝提格之文下云太歲在子而以寅爲太陰所在不知漢志下文云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婺女在子宮按天文志云太歲在丑歲星在尾箕太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歷所以不同者以星贏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然則漢志云歲名困敦蓋據丙子歲冬至言之下云正月謂丁丑之元正月也太歲在丑則歲星出婺女太初歷在子宮天文志歲星則在尾箕尾箕寅宮正與淮南史記諸書所云太歲在丑歲星在寅合矣太歲右行歲星左行推之十二辰則太歲在寅歲星在丑明也吾師以太歲在子歲星在丑何以處漢志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之說乎且廿八宿分十二宮古法四維各二宿四正各三宿故荊州占曰歲星歲行一次居二十八宿與太歲應十二歲而周天太陰居維辰歲星居寅曰攝提攝提鎮星並言宜高誘謂之歲星而甘氏所言攝提俱與歲星爲二蓋太歲歲星同得爲太陰在寅歲星居子則寅爲維太陰居維辰子宮得女虛危三宿歲星不止行維宿二推之十二辰皆不合矣故天文訓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注云太陰謂太歲也見開元占經蓋許叔重舊注晉灼亦有此文直改太陰爲太歲此則太陰太歲非二之證

不獨考曩奉傳及廣雅而知之也歲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則三百六十日止行卅度中除閏餘則十二歲周天尙有參差而必以太極上元復本星度謂仍起于斗牽牛所謂五星如連珠也自歷元起本星度已後十二年歲星常循十二辰之度一年行一次故天文訓天官書天文志據歲星所起之十二年言之自後歲星行度漸不能循常次積百四十四年而有超辰太歲則以常次紀歲不能與之超辰也今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訖孔子太歲未聞超辰表自庚申紀歲終于甲子自屬史遷本文亦不得謂古

人不以甲子紀歲貨殖傳云大陰在卯穰明歲襄惡至午旱明歲美此亦甲子紀歲之明徵不獨後漢書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之文矣吾師又云漢太初元起丙子而後人命爲丁丑以爲大歲超辰之故不知太初改元之正月爲丁丑歲以先一年丙子冬至干詔定歷故云太歲在子非超辰之謂若必以歲星之垂象而紀歲如今乾隆五十九年太歲在甲寅而歲星以正二三四月在丑宮五六七八九月在寅宮十十一十二月在丑宮今六十年太歲在乙卯歲星正月在丑宮二閏三四五六月在子宮七八月在丑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問字堂集卷五終

天官書補目

陽湖孫星衍撰

序

三家星占見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殷商巫咸在齊甘公魏石申書中亦多用石氏星經史記索隱曰歲星在寅正月晨見東方之名已下出石氏星經班固天文志兼用甘氏石氏語張守節引七錄云甘氏楚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鄭康成注周禮引甘氏歲星經後漢書郎顗傳引石氏經漢藝文志所載星名多于史記漢書而三家星無復區別錢樂之儀器亦既無傳開元占經藏在祕府唐宋人俱不得見鄭樵通志稱今存三卷而近時所得寫本百廿卷具全但世無版本懼其久而淪失余退食多暇游心觀象慨中法之不行念掌故之久缺因爲天官書補目一卷紀其增多史記漢書星名大凡二百餘坐分注黃帝及三家所有星名星數三家星止分中官外官舊書位次不可考天官書則分五官即以三家星依五官連屬之星分爲五部後之志天文者庶有擇焉

中官

天皇大帝黃帝有甘氏有云一星在鉤陳口中

四輔甘氏有云四星抱北極樞按即後句四星
女御巫咸有云四星在鉤陳星後北今作御女
華蓋甘氏有云七星杠九星凡十六星在大帝上
五帝內座甘氏有云五星在華蓋下
六甲甘氏有云六星在華蓋杠旁
柱下史甘氏有云一星在北極東北
女史甘氏有云一星在柱下史北
尚書甘氏有云五星在紫微宮內東南維
大理巫咸有云二星在紫微門左星內
三公黃帝有石氏有甘氏有云三星在北斗柄南
三公黃帝有巫咸有云三星在北斗魁第一星西
太一石氏有云一星在天一星南相近
附路石氏有云一星在閣道南傍
傳舍巫咸有甘氏有云九星在華蓋上近河傍
造父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傳舍南河中
鉤巫咸有云九星如鉤狀在造父北
相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斗南
太陽守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斗南
勢甘氏有云四星在太陽守北
內階甘氏有云六星在文昌北

常陳甘氏有云歲星犯常陳
太尊巫咸有云一星在中台北
內平甘氏有云四星在中台南
虎賁巫咸有云一星在下台南
天牀甘氏有云六星在紫微宮門外
內廚甘氏有云二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外
天廚甘氏有云六星在紫微宮東北維外
梗河黃帝有云三星天鋒石氏有云三星天矛也在大角北
天紀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貫索東
七公黃帝有云一名天紀石氏有云七星在招搖東
女牀黃帝有石氏有云三星在天紀北
東官
積卒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二星在房心南
東西咸黃帝石氏有云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北
從官巫咸有云二星在房星南
天輻巫咸有云二星在房距西
日甘氏有云一星在房中道前
罰巫咸有云三星在東咸西南北列
帝座石氏有云一星在市中侯星西
候巫咸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帝座東

宦者石氏有云四星在帝座西
斗石氏有云五星在宦者西南
斛甘氏有云四星在市中斗南
宗正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帝座東南
宗人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宗正東
宗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宗人北
帛度巫咸有云二星在宗星東北
屠肆巫咸有云二星在帛度北
列肆巫咸有云二星在天市中
車肆巫咸有云二星在天市門左星內

帝席甘氏有云三星在大角北
周鼎甘氏有云三星在攝提西一
天田甘氏有云二星在右角北
天門甘氏有云二星在左角南
平道甘氏有云二星在左右角間
進賢甘氏有云一星在平道西
亢池黃帝有甘氏有云六星在亢北
折威石氏有甘氏有云七星在亢南
頓頑巫咸有云二星在折威東南
天乳甘氏有云一星在氐北
陣車甘氏有云三星在氐南
車騎巫咸有甘氏有云三星在騎官南
騎陣將甘氏有云一星在騎官中東端
天江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尾北
龜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尾南
傅說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尾後
魚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尾後河中
糠甘氏有云一星在箕舌前
按王希明步天歌帝座後有常陳七星以在史還後不補

南官

謁者甘氏有云一星在執法北
三公內座甘氏有云三星在謁者東北
九卿內座甘氏有云三星在三公北
太子甘氏有云一星在帝座北
從官甘氏有云一星在太子西
幸臣甘氏有云一星在帝座東北
明堂甘氏有云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
靈臺甘氏有云三星在明堂西
長垣巫咸有云四星在少微西南北列
燿巫咸有甘氏有云四星在軒轅南柳北

酒旗甘氏有云三星在軒轅右角
水位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東井東南北列
水府巫咸有甘氏有云四星在東井南
天鐏甘氏有云三星在東井北
四瀆甘氏有云四星在東井南東
司怪甘氏有云四星在鉞前
座旗甘氏有云九星在司怪東北
積水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河西星北
積薪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水東南
闕邱甘氏有云二星在南河南
外厨甘氏有云六星在柳南
天記甘氏有云一星在外厨南
天相巫咸有云三星在七星六星北石氏有
穢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七星南
天廟黃帝有甘氏有云十四星在張南
東甌甘氏有云五星在翼南
器府甘氏有云二十二星在軫南
青邱甘氏有云一星在軫東南
軍門巫咸有云二星在青邱西南
土司空巫咸有云四星在軍門南
平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庫樓北
陽門巫咸有云二星在庫樓東北
按王希明步天歌庫樓中有四星名衛罰傍一星名神宮以在史遷後不補
西官
天關黃帝有石氏有云星在五車南參西北
礪石甘氏有云四星在五車西
諸王甘氏有云六星在五車西
八穀巫咸有石氏有甘氏有云八星在五車北
外屏甘氏有云七星在奎南
天溷甘氏有云七星在外屏南今四星
土司空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奎南
天將軍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一星在婁北
左更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婁東
右更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婁西
天倉黃帝有石氏有云六星在婁南
鉄鑽甘氏有云五星在天倉西南
天囷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三星在胃南
天廩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四星在昴南
按此即天官書眾星廩積
天庾甘氏有云三星在天倉東南

勢輦黃帝有甘氏有云六星在天苑西
天園甘氏有云十三星在天苑西
軍南門甘氏有云一星在天將軍西
大陵石氏有云八星在胃北
積尸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大陵中
天船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大陵北河中
積水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天船中
卷舌黃帝有石氏有云六星在昴北
天讒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卷舌中
月甘氏有云一星在昴東
天陰巫咸有云五星在畢柄西
天節石氏有云八星在畢附耳南甘氏有
九州殊口黃帝有云在參閒甘氏有云九星在天節
天街巫咸有石氏有甘氏有云二星在昴畢閒近月
東
天阿甘氏有云一星在昴西偏

哭甘氏有云二星在虛南
泣甘氏有云二星在哭星東
天壘城巫咸有云十三星如貫索狀在哭泣南
八魁甘氏有云九星在北落東北
鈇鑕巫咸有云三星在八魁西北一曰鉄鉞
天錢巫咸有云十星在北落西北
天綱巫咸有云一星在北落南
天高甘氏有云四星在參旗西近畢
玉井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參足下
屏石氏有云星在玉井內
軍井甘氏有云四星在屏東南
天園甘氏有云十三星在天苑西
軍南門甘氏有云一星在天將軍西
大陵石氏有云八星在胃北
積尸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大陵中
天船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大陵北河中
積水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天船中
卷舌黃帝有石氏有云六星在昴北
天讒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卷舌中
月甘氏有云一星在昴東
益屋甘氏有云二星在危南
虛梁巫咸有云四星在危南
天社甘氏有云六星在弧南
北官
天狗甘氏有云七星在狼東北
天狗甘氏有七星在狼東北
孫甘氏有云二星在子星東
子甘氏有云二星在丈人東
丈人甘氏有云二星在軍市西南
軍市巫咸有石氏有云一星在軍中
野雞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參旗西近畢
司命甘氏有云二星在虛北
司祿甘氏有云二星在司命北
司危甘氏有云二星在司祿北

司非甘氏有云二星在司危北
騰蛇黃帝有石氏有云三十二星在營室北
雷電甘氏有云六星在營室西南
土公吏甘氏有云二星在營室西南
東壁黃帝有巫咸有甘氏有石氏有云二星在九度
土公甘氏有云二星在東壁南
霹靂甘氏有云五星在土公西南
雲雨甘氏有云四星在霹靂南
天廐巫咸有云十星在東壁北近王良
策巫咸有云一星在王良前
車府甘氏有云七星在天津東近河傍
內杵甘氏有云三星在人星傍
扶筐黃帝有甘氏有云七星在天津北
奚仲巫咸有云四星在天津北
敗曰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虛危南
敗瓜甘氏有云五星在瓠瓜傍
農丈人甘氏有云一星在南斗西南
狗甘氏有云二星在南斗魁前
狗國黃帝有甘氏有云四星在建星東南
天雞甘氏有云二星在狗國北按荊州占云瓠瓜一名天雞
鼈黃帝有石氏有云十四星在南斗
天淵巫咸有云十星在鼈東南九坎間
天鑰巫咸有云八星在南斗杓第二星西
天弁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建星北
天田甘氏有云九星在牽牛南
羅堰甘氏有云三星在牽牛東
九坎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九星在牽牛南
齊巫咸有云一星在九坎東
趙巫咸有云二星在齊星西北
鄭巫咸有云一星在趙東北
越巫咸有云一星在鄭西北
周巫咸有云二星在越東北
秦巫咸有云二星在周東南
代巫咸有云二星在秦東南
晉巫咸有云一星在代西南
韓巫咸有云一星在晉北
魏巫咸有云一星在韓
楚巫咸有云一星在魏西南近鄭星
燕巫咸有云一星在楚東南近晉星
離瑜巫咸有云三星在代東南北列

天桴黃帝有巫咸有云四星在河鼓左旗端南北列離珠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須女北漸臺甘氏有云四星屬織女東足旁道甘氏有云四星屬織女西足

甘氏歲星經

序

鄭康成注周官引甘氏歲星經其書不傳開元占經載有數百言疑卽是也大氏爲淮南史記之所本而天文志用其文往往譌舛夫太歲與歲星相應分左右行古人或以歲星紀歲宜甘公別于五星外獨爲

歲星經也今錄其文如左

歲星處一國是司歲十二名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斗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爲日十二月夕入於西方其名曰監德其狀蒼蒼若有光其國有德乃熟黍稷其國無德甲兵惻惻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其歲早水而晚旱單閼之歲攝提在卯歲星在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夕入其狀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側是謂同盟兩國或昌或亡死者不在其鄉其失次見于張其名曰降入周王受其殃國斯反覆甲兵惻惻其歲大水執徐

攝及殷王禍及四鄰其歲早旱晚水協洽之歲攝提在未歲星在申與觜觿參伐晨出夕入其名曰張列其狀昭昭若有光其色若赤無有他祥惟利行兵征于四方仇人不敢治民其失次見于箕其名曰不疑小民有子持頭相期沼灘之歲攝提在申歲星在未與東井輿鬼晨出夕入其名曰大音其狀昭昭白色有光有國其亡亦不在其鄉其失次見于牽牛其名曰小章不利治兵其國有誅必害其主歲小水兩作惸之歲攝提在酉歲星在午與柳七星張晨出夕入其名爲長王其狀作作有芒有國其昌書有四方享

獻之祥其失次見于虛其名曰大章有旱而昌或爲
之殃必在其鄉其歲有火有女喪民疾聞茂之歲攝
提在戌歲星在巳與翼軫晨出夕入其名爲天睢其
狀白色大明其色若青國有大疾其失次見于東壁
其國士卿相謫民人各直刺無有仇謫鬼神書壁其
名曰天侈其歲有小水有女喪大淵獻之歲攝提在
亥歲星在辰與軫角亢晨出夕入其名爲大星其狀
色元青天下不寧有婦爲政星若躍而陰出是謂正
本利起軍旅其師必武有德將四國海內盡服其失
次見于婁其名屏營天下盡驚困敦之歲攝提在子

歲星在卯與氐房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泉其狀元色
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見于昴其名曰赤
奮若其國有喪不在其王有水而昌赤奮若之歲攝提
在丑歲星在寅與心尾箕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昊其
狀黯然黑色甚明侯王有慶其失次見于參其名洋
有國其虛其歲早水歲星凡十二歲而周皆三百七
十日而夕入于西方三十日復晨出于東方視其進
退左右以占其妖祥

五廟二祧辨

王肅叛經于大禮事與鄭康成異肅小人儒不足

能舍而不用且周官馮相保章氏所掌之書類即識緯無足怪者子因五禮通考不能深明古制鄭義故作辨及表附以聖證論難王義并附社稷表于後爲鄭學者駁王肅社稷之說尤爲典要明確故不別作辨

周禮七廟二祧表附聖證論及難王義

親廟四	禹	契	文王祧	父及高祖之祖
始祖廟	二昭	湯	武王祧	廟爲二祧并始祖爲七
	二穆	二昭	天祖后稷	

唐虞五 禹四 王子孫五 殷五 王子孫六 周六 王子孫七 蕭說謂高祖之

聖證論蕭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

二穆

高祖以下親廟四

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王制疏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註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同前

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

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
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章
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爲長
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
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
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
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
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
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
以爲肅之所作未定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
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註云周人
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
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同前

五土總神社　原隰神稷

附社稷表及難王義

句龍配　稷配

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
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
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郊特牲疏
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

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同前
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
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衮冕祭社稷絺冕
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
地乎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
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衮冕祭社稷絺冕
天子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養之功故
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
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
同前
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
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
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
天牲句龍是土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
縣絕故云配同牲也同前
肅又難鄭云后稷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
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
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同前

蒲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註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註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註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註云社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同前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閻字堂集卷六終

錢大昕

去歲兩奉手教慰問殷勤如親謦欬足下在西曹公務繁劇而撰述如是其勤此等性情當於古人中求之矣承示新刊文集皆實事求是足以傳信後學其中太陰攷一篇與鄙見稍有未合太陰卽歲陰古人用以紀歲卽名之曰太歲似無不可而與歲星相應之太歲則迥乎有別鄭氏謂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謂如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在子則太歲在丑在亥則太歲在寅在戌則太歲在卯推之十二辰皆然也而天官書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星居丑太歲必在子矣而稱攝提格豈非以歲陰紀年之證乎足下不信太歲與太陰爲二蓋主廣雅之說然漢志載太初改元詔云後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又別有太歲也然自太初以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亦無推太陰術卽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閼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然不可謂古無分別也足下謂淮南紀歲星出月在史漢前兩月以爲淮南之誤僕謂淮南本以太陰紀歲與史記同太陰在寅則太歲在子歲星舍斗牽牛與太初似異而實非異也其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亦主太陰言之而晉灼誤以爲太歲則與太初不符若知歲陰太歲之有辨則相說以解矣淮南云咸池爲大歲與小歲對今本作太歲恐是轉寫之譌漢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者咸池右行四正子午卯酉皆咸池所在也天官書以咸池五潢五車爲一星咸池居中五車爲匡衛故轉運亦如斗建後人分爲數名而淮南史記之文難通矣弟目力益衰而煩燭之志尚篤所欲言甚多怱怱不及覼縷更希有以教之弟大昕拜白季仇大兄先生足下乙卯二月十三日

復書見集中

江聲

宋文學還南接奉兩次手函並問字堂集三卷堯典質疑一冊問字堂集閱過一通釋人及擬置辟雝議二篇爲最河雒先天次之其他論天文者尚容再閱細審至如原性篇弟不能知其是亦不欲議其非蓋性理之學純是蹈空無從捉摸宋人所喜談弟所厭

閒也地理古蹟亦所不諳無能置喙諸書之敘纔述原委精詳博衍具見素學但誇多關靡覩者不能一目了然此亦行文之一病也及閱質疑喜甚蓋拙刻散布者多矣其得之者以字不通俗而不能閱者有之其僅僅涉獵者亦有之其能潛心悶竟與夫愛之而反覆數四者亦皆有之未有如足下精研討論尋求問隙以相駁難者蓋所貴乎朋友者貴其能箴規訓誨匡所不逮也所樂乎朋友者樂其砭我之失況我以善也意見時有不合固無取乎盡合不合則辯論生辯論生則誼理明是此書之幸也聲何幸而得質疑以弟所辯者分條散附其間亦足勒成一書以垂後顧今惟堯典一篇尒以後悉求教正陸續見寄弟再辯焉弟樂聞已過決不護短想足下必不吝教也質疑原稾繳上弟之所辯附焉又拙文五篇亦附焉前呈過二篇今又呈此拙文盡于此矣餘言不盡祇候近安江聲頓首淵如大兄足下

張祥雲

邇日多暇熟讀問字堂集廣大精微鉤深致遠闢千古之偉論採百家之菁華掛爲獨得之祕則石破天驚推其致誤之由如推心置腹務折衷於一是無勦說而雷同眞可以信今傳後才人學人俱拜下風矣弟私心悅服百讀不厭有未能領悟者數端敢竭愚誠陳於左右按原性篇微言大義追蹤昌黎原道之作惟習卽情一語竊以爲未確蓋習從外染情自內發不可相混又欲與貪利亦善語亦未安夫就性之善推到情之善又就情之善推到欲之善方足破浮屠斷欲去愛之說自是快論但欲字有二義我欲仁與己欲立之欲字猶之欲爲君盡君道之欲字只作虛字解之不得與人之大欲並觀欲原在情之中未嘗不善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無欲其所不欲夫不欲者既非善則所欲者善矣特當寡之以養心卽所謂欲勝則能亂性也至欲之外又添出貪利二字則欲竟是私欲不得爲善貪利尤不得爲善所云公劉太王之好以爲貪利亦善之證究與上下文氣隔斷且未明確卽已欲立達貪利也之句亦覺未穩太陰考月太歲旬中太歲考援據明確無可置議相宅書吾兩人素所研摩者今讀敘文詳說陽宅三要之正義指駁飛宮三元之邪說眞有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不覺步趨若失弟嘗欲彙集各家陽宅書分

類排纂去耶說而存眞詮當俟書成時就正焉釋人
必不可缺可補爾雅之遺擬闢辟雍條分縷晰酌古
準今通儒碩議也先天卦位辨河圖洛書考以素問
乾鑿度諸書正宋儒之譌而詳推其致誤根由可以
羽翼經傳然邵康節極經世推元會運世皇帝王
霸之升降似未可盡以爲非三教論有功聖學爲闢
佛者第一義究其傳述之本推其緣飾附會之端直
使佞佛者無從置喙東仁西義一段議論不刊應與
諫佛骨表並傳惟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後世應舉之
文一語最下二字改爲又其次較爲渾厚詞取達意

千載後自有公論也斗建辨日纏考可謂善言天者
天官書考補序直如椷參歷井燭照而數計此事自
關夙慧堪證前因天文家童而習之白首茫然今能
抉千古之疑案因斗建而辨歲差之非說頗近理至
剖析堯典月令中星不同處經學通貫古今足破羣
疑我未之前聞也然欲離歲差以注歷恐未易言弟
嘗攷明至萬歷以後日月交蝕全不準時利瑪竇之
法已至中國而未行於是李廷機諸人紛紛條議修
歷而迄無所就至
本朝用利瑪竇之法乃得以交蝕之法行其術星度

日躔與舊歷全異外省人多有非之者聞康熙年間
算日月交蝕不準閻有造溪口歷者嘗召其人至都
與京中天文家對算溪口之法爲準溪口以恆氣注
歷以定氣注日月交食卽唐一行所傳中法也今各
省尙多用其書五星家尤用之京中書肆有賣豁口
歷內載星宿者何不購來細究仰觀必有合於中法
之妙理而數法除算交蝕外星宿多異名量天尺與
中法差至五六度又所定量天尺星度自順治以來
已三易而各異五星家靡所適從弟頗疑之而未能
深窺奧妙俟回京細陳參互考證庶得指教之益也

神農本草經及諸子序考据詳洽足徵雅才好博畢
原畢陌考昭陵陪葬名位考正譌訂謬之功尤鉅帝
堯皐陶稽古論以稽古爲法天並及於反古爲變古
崇論宏義聖人不能易也弟學淺才疏所業輒弃去
悠悠無短長然慕讀書好古之士恆不能一遇見足
下天才不覺長言之不足並將芻蕘之見獻於大雅
之前尙祈詳細指示是否有當勿置之不議也順候
文祺不備年愚弟張祥雲頓首上淵如大兄同年足
下七月廿七日灤陽沖
朱珪

見示天官書考補序一首想見邇來心得直欲追驅
衍揚雄而上之顧鄙人於此道茫如也以九宮爲算法尤確言至此宋人
學問聰明鉤稽載籍獨探精深發千古不傳之祕是
則善矣然竟欲以用之實事則今陰陽術數家絕無
原本而試之或驗乃通儒仰觀旁證而吉凶未必皆
符卽如史記天官書所云五星之廟與今五星家全
不合當誰適從耶諺云山川而能語鄙人亦謂苦天
不能言耳生量移劇地彌切冰兢何時樽酒論心一
抒積抱耶有夢蘭之兆否念念乘使槎之便泝此奉
復藉佈積忱順問佳安諸惟朗照不宣通家生朱珪
頓首
阮元

接讀問字堂集精博之至此集將來積累既多實
本朝不可廢大家也以元鄙見兄所作駢麗文並當
刊入勿使後人謂賈許無文章庾徐無實學也所有
相商之處分列於後乞采擇之原性篇言性本天道
陰陽五行此實周漢以來之確論而非太極圖之陰
陽五行也引證一切精確之極足持韓孟之平宋人
最鄙氣質之性若無氣質血氣則是鬼非人矣此性
之有敝也鄭康成解爲太學太廟等各異處而不知
城外原有明堂泰山下亦有之蔡伯喈知明堂太廟
加闢明之河洛考龍馬龜卽易書之文極確毛惠諸
公所未及知也以九宮爲算法尤確言至此宋人言
河洛直同說夢無復能置喙胡朏明有河圖洛書原
舛篇曾見之否帝堯稽古論此最精核足破向來紐
結之語太陰太歲元總未能細晉心俟考校古書當
必有合也辟雍尊著是矣似尚未溯其本原元有辟
雍文一卷又封禪文一卷辟雍與封禪皆是漢以來
人愈訟愈譌元之鄙見此當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禮
最古不可廢者竊以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
後有衣冠之制不肯廢古制仍留此以爲敝與冕並
棟宇以避風雨帝王有之民間未必卽有故其制如
今之蒙古包帳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村居之必有
溝繞宅也古人無多宮室故祭天祭祖軍禮學禮布
月令行政朝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廟太
學靈臺靈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後制度大備
王居在城內有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之分又有太學
等皆在城內而別建明堂於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
之有敝也鄭康成解爲太學太廟等各異處而不知
城外原有明堂泰山下亦有之蔡伯喈知明堂太廟
何所附麗漢人言性與五常皆分合五藏極確似宜

等同處而不知此不過城外刱建之處其實祭祀等事仍在城中此雖憑虛臆斷然博綜羣書究其實之如此也此明堂之說也封禪者亦最古之禮自漢唐宋以來皆爲腐儒說壞元以爲封者卽南郊祭天也禪者卽北郊祭地也泰山者古中國之中也主此事者天子也刻石紀號者如今之修史也何以言之古帝王七十二代荒遠無文其閒如蚩尤共工等亦皆創霸大約其威力功德能服諸侯者卽爲天子正天子之號必至泰山下諸侯皆來朝同祭天地後定天位然後刻石於泰巔以紀其號如夏商周之類其必須刻石者古結繩而治非如後世有漆書竹冊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須刻石始可知此管夷吾之所由記憶者由此觀之石刻古於漆書無論墨迹矣其必在泰山何古中國地小以今之齊國爲天下之中故爾雅曰齊中也文曰中有岱嶽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列子曰不知斯離齊中也國幾千萬里皆其證也夏商周以來禮文大修諸侯有朝聘之儀天地有郊澤之祀太史有國事之書無須祭泰山刻石矣故六經不言封禪秦漢慕古建明堂行封禪禮不得謂之非禮亦不得謂之無德古封禪力足服天下者行之七十二代非盡德也惟是求仙采藥致壞封禪

甫山下中有魏文帝事又北齊韋子深等佛經字大如槃千有餘名在鄒縣北魏鄭道昭五言詩在大基山新山銘及雲峯山等共出已久矣趙明誠泰山題名師曠墓漢畫等甚多又得衛公孫呂戈漢鏡梁太平元年鏡古泉化漢大將軍竇武銅印仍有數十印皆可如貧兒少富矣六朝文俟冬閒編錄時當盡錄出奉上如魏賈使君碑之類尚有存者若北齊造像記不過數十字可要百前札言修鄭康成祠請京中同志書名出泉想已入覽再鄭氏奉祀生何以中斷託禮部人一查示下爲要秋帆先生如果來東此事更妙矣恩此並請卽安不具

淵如仁兄年老前輩足下侍弟阮元頓首上

王朝梧

朝梧讀書三十年一麾而出舉辭章考據之業盡廢

高閣去年大兄扈從析津得晤於宮房行帳間略道
問學似覺神智有益然不免淫思三日子貢骨立別
後簿書迷目兼奔走上游嘗欲作問字之書而神眴
志塞不獲長敘今年三月荷手書來瀛並先示大集
三卷祕之高架亦未暇細讀憶未識閣下時有南人
攜示畢制軍節署所刊墨子道藏淮南及所譔閻中
金后諸書知出鴻筆訂定以爲西河亭林外有先生
也適日案頭少閒朱墨差摒展閱大集不覺發我矇
瞶雖所窺一斑而張芝碑底之坐非一日所能竟閱
集中有原性篇昔人謂孟子不讀易故不知性有陰

陽先生綜性情陰陽而折衷諸子此開宗第一首大
文似不肯自居於考訂之學者此疑孟詰孟刺孟諸
篇可不作也五行一家自六季以來叢神曰苑玉門
金匱之書皆由僞作故支離影合愈出愈乖若不推
古初經傳則何所證據朝梧嘗疑歲星太歲左右周
旋之說星經史歷各載不同觀大集以羣書表列廓
然心爽至咸池大時闢近世通書之謬蒼龍歲陰據
漢時現有之碑此其淹貫徵收明代方楊爲之退舍
國朝梅總憲奏刪通書神曜而於協紀書中博引
義例究其本原尚惜其未援經緯史書以爲不備又
讀尊著相宅序朝梧平時常有一闡謂自宋以來所
祕者曾楊廖賴然曾楊廖氏各有傳書而賴布衣者
僅傳其浙中宅墓數處及催官僞書近日考之知爲
厲伯韶也江右人讀厲爲賴不知其名而以布衣呼
之人之姓名猶然不傳其宅墓之法又可據耶今人
以宅經髷卦寶爲祕傳而大鴻者又以惑辨惑朝梧
嘗讀子史書中有宅不東益宅不西益之語此作東
彼作西義何居乎又尊著河洛考敘溯原於太乙九
宮岐黃素問而邵子先天之說推本於圖南信識袒
處翻而黜堯夫眞千古之卓識不依人雷同也朝梧

又讀昭陵數十碑其譜系官階事實核之劉宋二史
知唐書盡不足信則州志邑書出於庸隸之手者無
足言矣尊著昭陵名位考乃親歷醴泉宜其核實也
近代天文之學自梅宣城出而海內無敢議其非者
蓋信其著書之多不究其徵書之陋先生確據書傳
博論其舛已足偉矣餘如釋人一篇根柢叔重眾家
之義實足補靈樞首篇之所不備也續刊想漸次積
多刷本時乞多付幾卷以求資益又聞閣下考績
記名外用佇望司臬大省觀察要道發文章爲經濟
下風幸甚至趙氏水經注刻本朝梧未得見不知長

安坊中有售者否朝梧所藏鈔本存諸京中此時若要取之不易閣下要鈔只能俟朝梧有便入京時親自檢出再發鈔錄呈上非居奇也鑒之便期賜玉附候尊安並璧撝稱統惟澄照不盡虔依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槐廬叢書第二集

岱南閣文集

行素艸堂藏版

光緒丙戌年春王月
吳縣朱氏家塾校刊

岱南閣集卷一　芳茂山人文集第七
易卦九六解　附太極圖
咨請會奏置立伏鄭博士稿
舉孝廉方正議
觀風試士策問五條　有序
咨覆河南布政司伏羲陵稿　嘉慶二年四月
咨覆山西布政司議湯陵稿
再咨浙江布政司議湯陵稿　嘉慶二年四月
湯陵考　曹縣陵　偃師陵　榮河陵　澄城陵　興平陵
伏羲陵考　魚臺陵　南郡陵

岱南閣集卷二　芳茂山人文集第八
稷考
太甲陵考
家吳將印考
漢儀叔士孫喜印考
呈覆座主朱石君尚書
元和郡縣圖志序
王大令復詩集序
封禪論
重修阿井碑記

得爵記
歷山虞帝廟碑銘
曹縣成湯陵碑銘
東海孝婦墓碑
清故賜進士出身薦舉博學宏詞平番縣知縣牛君墓碑
伏羲陵禱雨文
許太恭人九十生辰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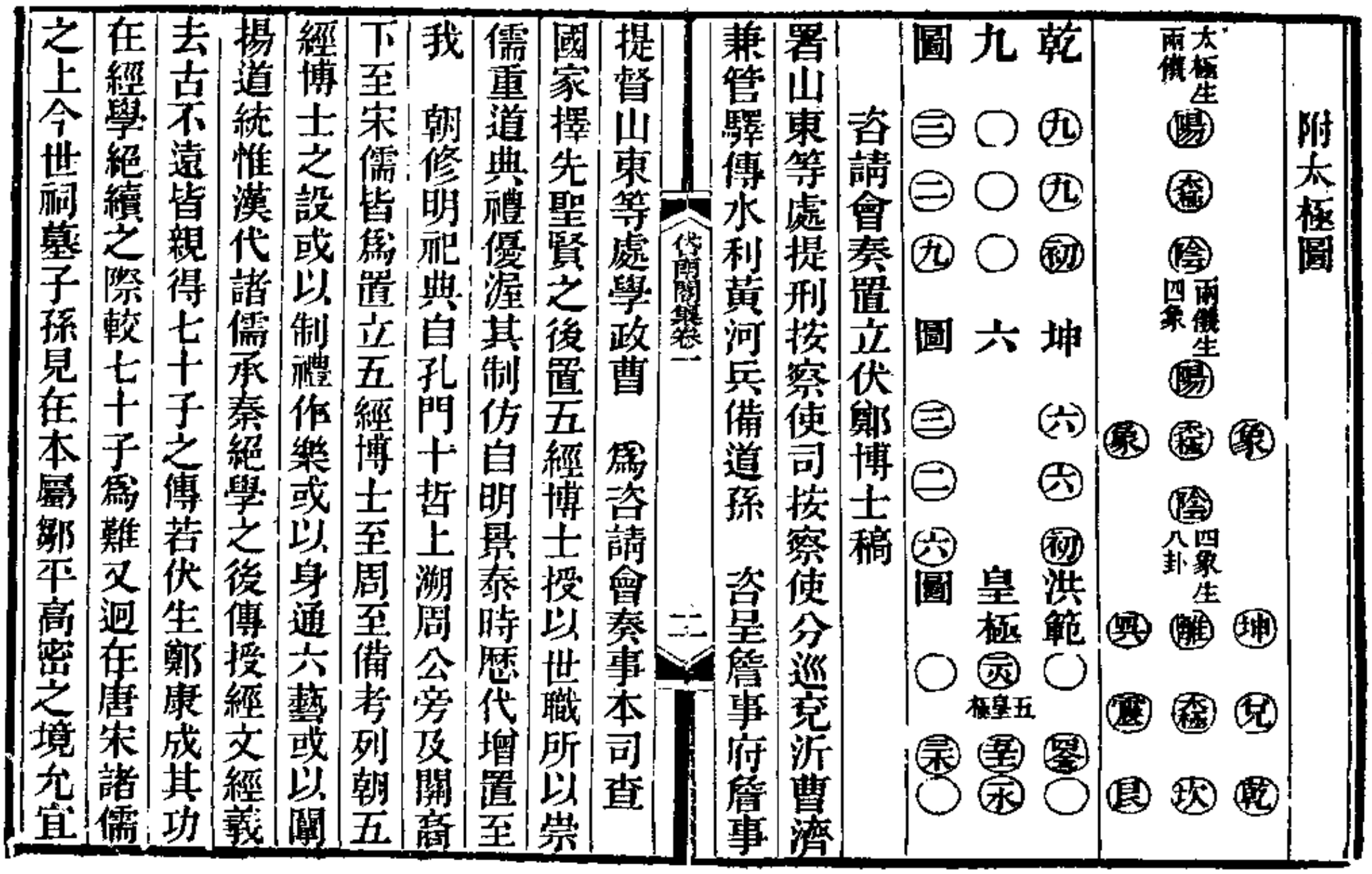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易卦九六解

陽湖孫星衍撰

易卦九六之說見於孔穎達正義一以爲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一以爲老陽老陰以變者爲占似皆未得其解蓋九六之數出於太極一畫卽三也故漢志言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洪範言五皇極皇大極中五在中也爾雅及漢人訓詁俱極爲中按之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太極在中加以坎下離上爲生兩儀其數三也太極乘兩儀加以震東兒西爲生四象其數五也太極乘四象加以乾坤艮巽四維爲生八卦其數九其體乾也虛其中則爲離下則爲巽上則爲兒震坎虛其二坤虛其三故成六也故八卦不離太極太極函三爲一證之繫辭云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三極之數爲九也然則畫乾卦當爲三畫卦當爲六畫坤當爲六也然則畫乾卦當爲三畫卦當爲六畫坤九三者九數之一九二者九數之二九三者九數之三其坤稱六亦如之後儒止知卦象爲積畫故不得九六之解宋人圖太極爲陰陽互根是當名爲兩儀圖又或置太極於上是當名爲太上之上今世祠墓子孫見在本屬鄒平高密之境允宜圖違極中之訓可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與

附太極圖


太極生兩儀
陽 ⑨ 陰 ⑥
兩儀生四象
陽 ⑦ 陰 ⑧
四象生八卦
乾 ① 兌 ② 離 ③ 震 ④ 巽 ⑤ 坎 ⑥ 艮 ⑦ 坤 ⑧
乾 九 九 初 坤 六 六 初 洪範 〇 〇 初 皇極 〇 〇 初 圖 三 三 九 圖 三 二 六 圖 〇 〇 六 圖
九 〇 〇 六
圖 三 二 九 圖 三 二 六 圖 〇 〇 六 圖
皇極 五 皇極 〇 〇 五 皇極
圖 三 二 九 圖 三 二 六 圖 〇 〇 六 圖

咨請會奏置立伏鄭博士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咨呈詹事府詹事

國家擇先聖賢之後置五經博士授以世職所以崇儒重道典禮優渥其制仿自明景泰時歷代增置至我　朝修明祀典自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關裔下至宋儒皆爲置立五經博士至周至備考列朝五經博士之設或以制禮作樂或以身通六藝或以闡揚道統惟漢代諸儒承秦絕學之後傳授經文經義去古不遠皆親得七十子之傳若伏生鄭康成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較七十子爲難又迥在唐宋諸儒之上今世祠墓子孫見在本屬鄒平高密之境允宜

會同貴院將二賢學行奏請　國家予以曠典以昭
先賢傳道之報考尚書出於伏生壁藏又口授其義
始有今文二十八篇顯於世及孔壁得古文書孔安
國以今文讀之其無今文可證者凡十六篇竟不能
讀又無能注者謂之逸書存於故府今之孔傳梅賾
所上非孔壁古文朱文公疑之是漢無伏生則尚書
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明其義即古文書後出孔壁
無伏生之今文亦不能識讀則伏生一人爲唐虞三
代微言道統之所寄今鄒平有宓氏諸城有伏氏皆
其後也鄭康成爲東州大儒於易書詩禮論語孝經

皆有傳注　欽定諸經義疏多引鄭注唐儒正義推
闡其說宋儒章句沿襲其詞至乎三代禮儀服物典
章周程張朱註解不出鄭註範圍亦或遜其精密故
范史以孔書遂明稱之核其行事見於史傳亦無可
議今其祠墓子孫現在高密前學院阮曾加修葺又
爲設奉祀生或以前代置五經博士重在道統不知
道存乎經統本於堯舜禹湯文武伏生不傳尚書則
道何所存統何所述東晉板蕩經師失傳諸經之義
豈能臆說賴鄭康成集漢儒之大成經義無康成則
淵源中絕唐宋諸儒何由復知道統幸值我　國家

久道化成興廢繼絕伏生鄭康成祠墓子孫適在東
省地方官自宜陳請增置五經博士以爲世職惟學
院有激揚風化之責事關崇奉先賢本司不便專政
爲此咨呈貴院挈本司銜名具稿上聞並祈指正裁
奪賜覆施行嘉慶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咨呈

舉孝廉方正議

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中外臺或視孝廉方正
爲奇行非今世所有牧令舉到甚且壅遏不行各省
相觀望署按察使孫星衍有激揚之責因核議以上
大府並移咨各省議曰孝廉方正者質美未學之名

也何以明之論語云入孝出悌愛眾親仁弟子之事
當學文又云賢賢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交朋友信
或以爲未學或可謂之學此皆七十子之言其行若
此而猶有以爲未學者言其質之善而恐不能止於
至善也禮記之言止於仁敬孝慈信者惟文王一人
蓋難得而見故子稱善人不得而見之今之所舉孝
廉方正者不過供爲子職有所不爲之士若舉人亦
名孝廉中外薦舉各官亦云守清守正世未嘗驚異
之也何獨至於　曠典而以爲無人耶且士大夫幷
孝廉方正之名而不居見其人而以爲異將反而行

之抑致民背而去之耶漢時選舉以茂才異等賢良直言爲尤異或遣使察舉或詔三公光祿御史州牧歲舉一人其於孝廉則次之率二十萬口歲舉一人魏時則口滿十萬歲察一人養生息數百年一郡一縣何止十萬二十萬口又遲之六十年方有此舉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則世之膺此選者大不乏人意當倍蓰於漢魏之世奈何轉有才難之歎豈所以尊 國家 列聖相承敎令奉行不善則可耳胥吏求索不遂則駁而抑之吾亦不敢知居民上者果壅於上聞不亦違聖門舉爾所知之旨哉且今之所舉孝廉方正亦未定之名儒者之學事君不忠戰陣無勇卽得謂之不孝此之所舉亦視其事君戰陳何如又一介不取而千金則盼治身不穢而事上模稜亦皆廉者不能廉方正者不能方正之效何則一鄉之譽不必得之通國一日之名不能終於晚蓋故曰質美未學之名古人所以難知人則哲又有處士虛聲之誚也漢之舉孝廉者未嘗無墮行之人而不以廢其科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又曰與其潔與其進斯言得之矣今之駁孝廉方正豈可求奇行方正者必曰無奇行實迹夫孝廉方正豈可求奇行

拘實迹乎孝求其奇則郭巨之埋其子廉求其奇則仲子避兄於於陵莊周卻聘於楚國方正求其奇則左孺死杜伯之難矣安能復爲 國家 列聖相承敎哉廉使訪問檄舉之人多辭不就徵亦足知齊魯奇節之士不讓於古所云也今之吏治經學詞章皆遠出於古後世必當知之獨謂孝廉方正之難覩吾誰欺

觀風試士策問五條 有序

告諸生長吏下車舊有觀風之典使者自膺簡命出任監司宣運防河曾無援席文敎之士不殖爲聖賢發迹之區經師輩出遺風餘俗猶有存焉舊之課士僅以四書文既有一日短長亦不足覘實學今易以射策博物善述之士可以各獻其能一問儒術二問經學三問諸子百家四問地方古迹五問河渠畜牧積貯將以觀諸生修身稽古善俗通今之要庶其博考載籍廣咨舊稱所問焉其有未詳使者仍獻其一得夫德爲敎本使者方飭校官延訪數世同居行可矜式者予以束帛旌閭之典諸生或撰著成書及一技絕人亦宜惠然來謁廣我見聞使者少

賤多能游幕哭楚黎晉梁魏之郊官於　京邸所見異人異書不知凡幾其於性道訓詁文字聲音天文地理金石醫律諸學亦嘗略見淵源願諸生勿有遐心引爲益者云爾

問服膺儒教必悉淵源楊子雲稱通天地人曰儒所謂天地人即繫辭所謂陰陽柔剛仁義之道歟虞夏書言三德六德九德洪範言剛克柔克正直皆即其事外此見於內經各緯逸周書諸子者能詳言之歟孝經緯以性屬陽情屬陰漢儒皆宗其說宋人言性不言情毋乃非歟儒之所以尊於九流者兼法陰陽五行治身治世其他道墨名法諸家各用一行以相勝流爲釋教偏於何行能辨明之歟漢時通天人之學則有董仲舒賈誼楊雄翼奉鄭康成諸人東晉而後其學遂絕能條舉其概述之要歟理學出於何書理字於文从玉治玉也故以治爲理又經言文理密察是郎菱字異文理學之義安乎不安大學一書道在止善而不在明善明而不能止非至善也明心見性之說於聖學合乎不合格物之義格至也言物至而能知善惡誠意正心必驗諸接物舍格物而言誠意正心之學果足恃歟後世以格物爲感格扞格者是乎非乎

諸生學述宜端必求之三代古書方能貫通天人幸勿自棄其詳擇焉

問六經出秦火之餘眞譌雜糅宜知本末易之六十四卦據管子稱伏羲作六峚以迎陰陽淮南子亦稱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重卦起於伏羲但無文字世以爲神農或謂文王毋乃非歟尚書由伏生口授書文毋乃藏特口授其義朱文公誤以伏生壁書與史說遑歟今所傳古文尚書與孔壁書有眞僞之分能言其篇次歟詩有齊魯韓三家而毛氏獨存說文所引古文詩毛氏文字何又不同能言其故歟禮記四十九篇戴文志不載或即在記百三十一篇之中歟漢文所造王制有本制兵制服制篇而世誤傳禮記王制爲漢文博士所造何歟春秋以傳附經始於何人其謬安在論語成於六國時能考究其故歟孝經之書孔子稱爲志在孝經朱文公疑之有刊誤之本猶得謂之信而好古歟爾雅周公所作各篇俱有增加能辨晰之歟外至方言急就說文皆經義之支流樂經各緯雖亡其逸時時見於載籍能舉其大概歟諸生講求有素

幸悉所聞以對

問楊子雲不讀非聖之書聖之訓通其能成一家言者卽聖也諸子之學亦宜涉獵儒家晏子孟子之外有子思曾子漆雕子其書不傳遺說猶可考歟藝文志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春秋繁露卽在其中歟道家有筦子卽今管子何由入於道家太史聃周之世官禮經述吾聞諸老聃而今老子中有云禮者忠信之薄何相矛盾歟墨與儒並稱其書見在能言其攻守之效歟縱橫家有蘇子而今所傳鬼谷子不見於藝文志是一是二能詳考歟兵權謀家有孫子兵法今有魏武諸人十家注曾誦習歟天文之學古重占驗黃帝巫咸甘石星占何不見於藝文志靈臺秘苑開元占經猶可循覽歟唐設醫律二學博士掌之內經見藝文志而無本草或其書古今異名歟李時珍本草綱目全襲大觀本草其謬安在李悝法經六篇卽是今律內名例等篇能考其次歟唐律所以長法家歷代之書所以不絕能求其故歟遁甲書流傳最古其見於正史者能詳述歟吳越春秋載伍子胥推日辰法如今六壬卽藝文志雜家伍子胥之傳歟今有宅

經及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不見於隋唐經籍志何也諸生博聞强識其必有以益我

問齊魯名邦舊聞具在載籍南宋國蹙而後日漸傳譌南濟北濟分合不常轉附朝儛山川無證鄭氏以負夏在衛而兗州亦有負瑕陶邱卽是左山而志乘以爲髮山諸生以時地通經能研覈是非歟伏羲陵在魚臺譌在陳州女媧陵在濟寧譌在潼關湯陵在曹縣譌在榮河

國朝釐正祀典既改東平堯陵祭於濮州矣三陵事可幷案見於古籍或有碑碣能博考其是歟曲阜少昊陵出何書傳能知其本歟閔子騫墓在今范縣左邱明墓在今肥城王章墓在今安邱見於寰宇記而或譌在歷城或傳在嶧縣或譌在滋陽曹縣伊尹墓譌在歸德箕子冢譌爲萊朱能據書以證之歟滋陽有柳下惠墓費縣有鄭康成墓又不應經典何也其他聖賢陵寢祠墓諸生生於其地必能徧加搜訪各述所聞使者當申禁採樵樹之石碣無隱無漏助我咨詢以稱懷古幽情焉

問入國問俗輶軒之任使者讀書聞政所至以興利除弊爲先水利農田尤其專責孟子欲滕行井田

誠見鄒滕薛一路依山濱水多有泉源因其地利
今諸泉濟運或尙可導引灌田歟唐地里志臨朐
有巿公渠引白洧水萊蕪有普濟渠其他縣邑古
時溝洫遺迹存與否生其地者猶能考究歟江南
水耕火耨兼有水碓水車之利此邦或不能用水
旱聽之天時有教民之良法歟禹貢以作牧稱萊
古時谷量牛馬萊州一路畜牧之利可興歟山左
民無蓋藏宜籌積貯常平社倉義倉利民之本而
採買勸輸不孚衆志或吏胥侵擾抑巨室不能好
善歟古者榷茶禁酒所以重農今可望之田有用
之穀蒔於音鴛卽煙葉造麵有術以杜其弊歟泰山荷
澤山藪之利無窮不申斧斤數罟之禁畀生之寡
而食之衆歟諸生習知風土各舉見聞既可以助
使者周察民隱亦以觀處士經時之略焉其盡言
毋忌毋隱

容覆河南布政司伏羲陵稿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移咨河南等處承宣布政司吳　爲咨覆事前本
道訪得魚臺縣鳧山有伏羲陵在泉司任移咨貴司
查陳州太昊陵是否有古書傳碑碣可據去後茲據
署山東按察司刑將貴司咨覆移送前來原咨開據
陳州府淮寧縣等稱路史所載伏羲陵有云山陽云
南郡襄陽云都於宛邱陳爲太皞之墟等語本道考
山陽卽指今魚臺之陵南郡襄陽因竟陵縣有古風
城而誤事具元和志及寰宇記至都於宛邱之說
陳不必葬陳旣稱爲墟墟者故國空城之謂與墓字
之義各別是路史所說伏羲陵仍在魚臺而以襄陽
陳州爲異說不可以路史所言爲陳州之據該府等
又引府縣志書云隋以前未知崇奉唐貞觀四年始
禁民芻牧因歷引周顯德宋建隆乾德咸平景德大
中祥符天禧時守陵葺廟之詔不察此數代詔書僅
有崇奉先代陵寢之文並未言各陵所在且魚臺之
陵出晉皇甫謐世紀及唐李吉甫十道圖比之隋已
前未經崇奉之陵較有古據至太昊陵謐在陳州自
宋政和始及南渡以後魚臺地入於金爲劉豫所據
諸儒耳目漸陋不能遠考又諱國蹙之恥遂移伏羲
之祀於陳洪武時祀典多不足信今　國家更正東
平州堯陵於濮州東平之陵亦係洪武以來祭告之
處祝文碑刻具存與陳州同屬相沿之誤二事可併
案矣咨內又引宋太祖詔有太昊葬宛邱在陳州之

言此爲馬端臨注語方志誤入本文史載詔書無此
詞也咨內又稱八卦壇距伏羲陵二里亦非後世謁
壇爲陵查宛邱八卦壇皆陳州古迹未必後人即以
壇阯爲陵但有伏羲之迹即妄移陵寢於此亦如竟
陵有古風城遂謬爲南郡陵之比貴司止據該府縣
徵引方志相習之文不加深究恐非實據本道竊意
訪求古迹當以書傳爲證同在書傳則以最古之文
爲證既已生於後世豈知上古封樹之處然春秋傳
言任宿須句顓臾風姓實司太皞之祀詩緯言伏羲
生於雷澤唐宋地理書稱承匡山女媧生處考任國

即是濟寧雷澤即在魯北承匡即西嶇山推此諸文
是知伏羲風姓葬處應在濟上不得遠至陳州明甚
陳州之陵又無隋唐書傳宋元碑碣足奪魚臺之迹
本道無通章之責但愚考書傳姑存此說以待後人
釐正祀典先飭有司申禁樵牧修葺祠廟因貴司咨
詢特再移覆並將伏羲陵考黏卷存案希爲指正核
覆飭知陳州守施行須至咨者

伏羲陵考

魚臺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史記

按山陽郡高平侯國漢晉治昌邑即今金鄉縣地
與魚臺接境此晉時郡縣故知爲謐言非張守節
語也
又按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縣有方
與湖陵高平元和郡縣志魚臺縣本漢方與縣太
平寰宇記魚臺縣屬山陽郡縣故城即漢方與城
也湖陵故城秦漢爲縣今廢城在今縣南一里據
此則方與湖陵即今魚臺縣境高平國治在金鄉
元和郡縣志金鄉縣昌邑故城在縣西北四十二

里寰宇記作縣北是也今伏羲陵在魚臺縣東北
十里嶇山即當是古山陽郡高平國之東誤作西
字羅苹云帝家在山陽高平西北蓋用謐語增多
北字或當作北耳南郡辨見後文又按魚臺伏羲
陵出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必有所本是其迹在
晉時已甚顯也
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金田肇嶇山人祖廟碑
按魚臺縣屬兗州元和郡縣志方與縣貞觀十七
年廢戴州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爲魚臺縣是也李
吉甫作元和郡縣圖志於魚臺不載伏羲陵者志

本有圖今亡因其陵別見十道圖歟金田肇碑今
在鄒縣鳧山翁孃廟殿東壁
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興村其閒
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宋熙寧十年陳翁碑
按隋經籍志有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
則此碑所稱圖經卽隋圖經也其書在五代時矣
重建伏羲皇帝廟三門記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
巳三月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莆陽貢吏陳
翕撰幷書蓋聞聖人不世出必有功於時也鴻
荒之世樸略尤甚雖人倫之化旣有而貴德之風

方扇天下以大道之爲功未有以仁義之爲用大
道判則爲仁義仁義用則爲法制法制立則聲華
文物興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
制皆道之迹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爲用於
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可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
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求之則至寂而無體
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而無
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
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尋近之不可
以形詔非探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絕於形器

梏於無爲造之非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無體其
可見也經爲陰陽合爲至精鬱爲元氣發爲造化
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動
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爲於六子收
無爲於功成此至虛而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旣得
至寂之本以誠已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
之發越揮散興至利於千萬世而無窮派者蒙考
之於伏羲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
用之邃焉恭以伏羲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
皇之首畫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興文籍而書百世
之名以結繩爲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爲宜
民而爲之以善法首正人倫復爲器用通其變使
之無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
父子由之則和而恭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
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
爲網罟以畋以漁爲棟宇以宣其居爲耒耜以濟
其飢爲舟楫以便其涉爲弧矢以威其亂服牛馬
以致其遠至乎揉木陶火鑠金凝土一制一法莫
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沿
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

匪伏匪堯禮義哨哨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羲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之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禱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羲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爲郡縣今伏羲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興村其間有伏

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概依稀存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聲丹衷自備已緡兼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玉皇堂幷神像炳靈公堂幷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之慶既畢功名翕爲之記翕謏聞之學不能盡萬一聊書歲月而已魯橋鎮郭下嚴溫妻王氏男老兒彭壽女二娘子外甥李中舍孫天保天錫天壽女三娘子外甥黃國博孫小三娘子壽奴

按碑今存皞山

羅泌路史太昊紀葬山陽羅萍注按帝冢今在山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充單皆有伏羲陵

羅萍又注太昊之國有庖國姒姓今庖水在山陽平樂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無疑也

按羅泌云伏羲葬山陽用皇甫謐說而不用南郡亦知南郡之不可信也泌則云高平襄陽之境或以襄州有平皐關而誤其關見太平寰宇記然泌下又引九域志充單皆有伏羲陵按之寰宇記稱魚臺縣隸兗州今隸單州是兗單皆指魚臺之陵又按庖水即泡水在今沛縣西平樂有泡水東北至東四十里漢地理志山陽郡平樂城在今單縣沛人泗亦在豐單之間故羅萍附會庖字言之元中統二年孟祺撰碑魚臺縣東北七十里而近曰皞山山南麓曰辛興里周匝伏羲遺跡甚眾土人云死葬於山麓之半其東一峯鬱然者今以畫卦山目之質之地圖北直古任東接顓臾皆諸風故封之地所以奉太皞之世祀者也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元至治二年呂惟恕撰碑魚臺治東北七十里有鳧山山南麓曰新興里有伏羲廟在焉其遺跡於里之周匝甚多其東峯巒嶼峙目之曰畫卦山其西水聲潺湲目之曰聖水河故以是爲伏羲葬瘞之地宋熙寧十年石刻有云按圖經魚臺新興里有伏羲陵陵上有廟以是考之其土人所傳亦有自來矣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又按宋元史地理志不載伏羲陵而見於碑碣可據者如此南宋地入金遂不知其迹矣故于欽齊

乘並未云有墓非也

明嘉靖四十一年竺該撰碑魚邑東境鳳凰山舊有太昊氏伏羲廟離縣治七十里廟制極其雄偉又云河南陳州有羲皇墓傍生靈著而此地亦建廟祀何也先王封羲皇於潁臾以主祭故建廟於魚之東者就其後裔追祀地也

按宋碑明言陵上有廟而明人不信之止言有廟又不察皇甫謐山陽高平之言徒以其時傳譌太昊葬陵在陳州遂爲調停之說明人之無識大都類此若云生著卽以爲聖陵著者封殖之處卽生非因地靈令咸陽秦文王武王陵亦復生著是其證也

康熙五十二年修兗州府志魚臺縣伏羲陵在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其前有廟

按志爲張鵬副所修是時魚臺屬兗今屬濟寧州矣至乾隆元年修山東通志魚臺縣陵墓無伏羲陵蓋後人因有陳州廟祀而妄刪其迹也

南郡陵

皇甫謐云伏羲葬南郡

羅苹注路史世紀云葬南郡在襄陽

按襄陽並無伏羲陵而皇甫謐云然者考元和郡縣志竟陵縣秦屬南郡五華山在縣東北七十里縣城本古風城也古之風國卽伏羲風姓也南臨汉水謐之致誤蓋因其地有古風城歟然古今書傳無以伏羲陵爲在是者

陳州府陵

路史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秋少牢羅苹注上歷太昊宛丘在陳

文獻通考乾德四年詔曰歷代帝王或廟貌攸設牲牷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靡禁茲用惕然其太昊女

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後漢世祖唐高祖太宗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廟祀者亦如祭享焉端臨注葬宛邱在陳州

又徽宗政和三年禮儀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祀太昊氏於陳州以金提句芒配

按乾德詔爲歷代帝王置守陵戶其時並未言明陵廟所在其在宛邱陳州之注蓋羅苹馬端臨之言也據宋熙寧陳翕鳧山廟碑文云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於伏羲皇

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則北宋祀典及守陵戶安知不即在魚臺之鳧山耶

又按今陳州傳有伏羲陵其誤始自政和定禮蓋因國蹙而後僅守偏隅不能遠祀魚臺之陵遂移其祠於宛邱之八卦壇其初必以地入於金爲恥而諱言之羅苹馬端臨不能遠考俗傳朱文公題后壇前竟至傳譌數代觀羅苹之注乾德詔云女媧葬趙城縣東南在晉州即女媧一陵二說參差知兩君以意附會詔書本無定見亦可見乾德時詔無各陵處所也

又按元和郡縣志陳州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媯滿於陳宛邱縣八卦臺及壇縣北一里古伏羲氏始畫八卦於此太平寰宇記陳州庖犧氏所都曰太昊之墟宛邱縣八卦壇在縣北一里即伏羲於葬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舊有長史張齊賢舊文後刺史李邕撰新文刊之據此則唐人北宋人說陳州有伏羲八卦壇不云有陵也既有張齊賢李邕新舊文樂史時尚見之所紀即蔡水得龜之事必不言陵故李吉甫諸人作地志不言伏羲陵在

此也且禮言墟墓墟則國基墓則葬地何可合爲一義陳州即太昊之墟亦爲故國空城安得指爲葬處又考水經注云陳倉縣有陳倉山縈氏開山圖注曰伏羲生成紀徙治陳倉非陳國所建也則古時並無都陳之說況伏羲生於成紀見路史開山圖而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並以爲生於曹濮之間更於葬在爲臺之說近矣

咨覆山西布政司議湯陵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

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谷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　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十一月准貴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咨稱滎河縣般湯陵列於祀典最爲久遠等因本司詳核傳記不盡如貴司之言惟貴司所稱酈道元誤以皇覽湯陵爲亳王湯及崔駰當作裴駰爲當耳漢之馮翊徵縣是今同州府澄城縣地屬秦汾陰縣是今滎河縣地屬晉中隔一河貴司以滎河爲漢屬馮翊又以徵之湯城徵陌爲正指滎河其誤一也皇覽明有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之言見於水經注卽謂史記集解在濟陰薄縣矣且史記集解引皇覽稱伊尹冢在濟陰己氏臣瓚稱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可知皇覽亦必以湯陵爲在濟陰貴司不察皇覽薄城之言卽是濟陰反誣皇覽以在汾陰之說其誤二也皇覽既稱薄有湯冢又引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拔行水災因行湯冢又引劉向曰殷湯無葬處意謂湯冢至建平時始顯劉向先尙未知之正以漢時所見湯冢證薄縣之冢其下皇甫謐語則裴駰所引水經注乃云在漢屬右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又按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於韓詩內傳湯百歲而崩下有葬於徵今扶風徵陌之言益酈道元引皇甫謐語貴司以爲皇覽之文其誤三也漢建平元年拔行水災因行湯冢考之哀帝紀是年詔稱河南潁州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按行水災當在河南一路適值濟陰薄縣之冢故皇覽引其事於薄城湯冢之下裴駰又引其文於湯崩之下建平水災不及三輔此所行湯冢必非亳王號湯之陵特酈道元引其文而加以臆斷且據太平御覽扶風徵陌爲皇甫謐之言貴司知酈道元以皇覽所述湯陵爲非亳王而不知漢時所行湯冢卽是濟陰之陵其誤四也隋之祀典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湯於汾陰皆非陵寢所在宋乾德初置守陵戶又未指實何地實司據正史以定滎河湯陵卒無正史所言其陵其地可據其誤五也後魏太和六年詔祀堯舜禹周文公尙未祀湯自其時寶鼎縣破陵得銘乃識湯陵於此故湯陵之在寶鼎縣僅見於元和志及寰宇記所謂單文孤證不合於古書不著於正史貴司以寶鼎之銘爲傳會汾陰湯陵偏檢書傳後魏以前實無汾陰湯陵之說其誤六也杜預作春秋釋例

皆本古書史記有葬伊尹於亳之文皇覽及臣瓚有
成湯伊尹家在濟陰之說若以爲湯葬汾陰諸書又
無湯巡狩至汾陰之證邦畿千里三亳已足當之安
得遠至於晉杜預伏滔所稱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
之冢墓本之皇覽臣瓚皆非臆說而以爲相承之誤
又謂其從征操筆非確有考據豈有身至亳蒙目擊
邱墟之地反不足據其誤七也貴司若以官於晉爲
晉人留故事以衒耀於時則可耳以之考古則甚疏
古帝王陵寢是非必當核實而徒據歆享已久之說
循列代相沿之誤不爲更正其誤八也貴司所言裴

駰集解案左傳曰皋葬在殽南陵山海經黑水青水
之閒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皆出左傳山海經而反
以爲非本文比之此條以爲鼠入濟陰其誤九也沙
邱及孔子宅之謠是眞佛會古迹而起擬之寶鼎發
冢之銘不倫其誤十也貴司所著西魏書史學精嚴
條理明晰本司深爲佩服考湯陵致此十誤皆由貴
司必欲附會湯陵在晉之故本司官於東魯考少昇
之陵無古書可證正爲旁皇今貴司移鎭浙中可以
憬然而悟何必爲部下增古迹哉祈再研覆是非博
考書籍並將前稱郵遞之榮河志及廟碑移送本司

廟何以禁樵採似不得指碑爲後世譌廟作陵之
證本司因考今萬泉縣之北境河津縣之南境乃
漢汾陰縣界也今之榮河縣治於漢屬馮翊徵縣
境自黃河西徙隔於河東劉淵省汾陰屬蒲坂後
魏復置汾陰得兼今榮河縣境而湯陵始屬汾陰
矣皇覽曰漢哀帝建平元年司空御史長卿案行
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馮翊今徵之迴渠亭有湯
成徵陌是也皇覽所云正指今榮河縣湯陵自湯
陵之見於世未有先於此者皇覽爲專考帝王冢
墓之書所言當得其實故隋時古書猶多而於定
祀典獨取皇覽必有據也酈道元頗好異說於水
經汾水條下輒指皇覽所述之湯陵以爲乃亳王
湯冢爲秦盜公所滅者夫亳王一亡國之侯耳卽
荒冢猶存漢亦何爲遣使者而案行之哉案史記
正義於湯社文下特引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
湯陵則亳王湯自有冢在今陝西三原縣境距今
澄城郃陽之閒且三百餘里善長乃指在漢徵縣
之湯陵當之豈不謬哉本司復查貴司所云漢徵縣
駰魏皇覽晉伏滔皆有湯陵在濟陰亳縣之說案
伏滔北征記見於樂史所引其言蒙亳爲指濟陰

以憑考覈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咨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孫 爲
咨覆事嘉慶元年八月開准貴司於兗沂曹道任
內咨稱訪得殷湯陵在山東曹縣之土山集蓋據
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皆云湯陵在濟陰亳縣自
河流南徙橫隔其地入於山西榮河之
湯陵自明時列於祀典相沿至今特出於太平寰
宇記怪誕不足爲據嗣於十月閒復准貴司咨稱
檢查得開寶六年湯廟碑揭稱廟不稱陵其爲後
世譌廟爲陵已無疑義等因准此本司當卽飭取
開寶碑文查閱並博考書傳查得榮河縣殷湯陵
列於祀典最爲久遠隋制祫禘之月以其日祀湯
於汾陰以伊尹配載隋書禮儀志宋史禮志載乾
德初詔成湯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祠文獻通考備
載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事明稱殷湯葬汾陰在宋
河中府金史禮志亦稱祭成湯於河中府此皆見
于正史貴司以爲明代流傳之誤似未確矣本司
復查開寶廟碑內有禁其樵採之文若非因陵建

之蒙亳誠然然沿東晉人承杜元凱之誤又從征操筆原非確有考證若皇覽所說湯陵明吉在漢屬馮翊徵縣與濟陰絕不相蒙自史記集解於湯崩文下引皇覽乃截去在漢屬馮翊以下云云而復加湯冢在濟陰薄縣數字於首遂嫁漢哀帝使行湯冢事於濟陰今但就水經注所引皇覽觀之則集解之制裂可笑已可慨見蓋凡集解中直云某曰云云者皆本文也其曰駰案某曰云云者皆也今觀夏本紀一條曰駰案山海經本文此條亦作駰案皇覽云云而特別出爲裴駰語耳善長不以濟陰薄縣爲皇覽文而特別出爲裴駰語即此正可作集解竄入濟陰字之證然本司往時見俗本水經有謁裴駰據以爲說者耶本司復查太平寰宇記所載死後二千年之語路史亦載之蓋出於城冢記特齊諸志怪之流因汾陰有湯陵遂加以傅會正如一男子秦始皇及董仲舒乱我書之語以爲孔子作讖藏於其宅論衡亦載之豈不怪妄然古未有以是疑孔子宅者蓋原不以寰宇記定湯陵之是亦豈可以寰宇記疑湯陵之非且記載淆惑貴乎辨析夫太和中張恩之事誕也而且以爲仙人王子喬中伊永昌之事亦誕也誕而猶以爲湯陵永和墓矣總之湯陵之見於傳記皇覽爲先杜預臣瓚裴駰伏滔皆出其後自當以去古近者爲得其眞古帝王陵廟列在常祀自隋爲始即湯祀於汾陰已歷千有餘年人之精誠神所昭格湯王之靈爽獻享於是久矣即曹縣之湯陵考據果精置守冢可也寺土官歲祭祀可也而榮河之湯陵固不敢遽言更正又況眞贋之辨猶或未然所有貴司俟查勘確實即具詳貴省撫憲上聞之處尙希斟酌行之伏祈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再咨浙江布政司議湯陵稿 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咨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 爲咨覆事嘉慶二年四月准貴司咨覆湯陵考一冊到道本道查古昔陵寢自南宋國蹙而後東省近隔一河即爲前儒耳目所不到展轉傳譌若魚臺伏羲陵之在夫占夢者言泰山之神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陳州濟寧女媧陵之在潼關事可幷案然濮州堯陵既於 國朝更正祀典矣湯陵在西漢前雖不見於書傳考晏子春秋稱景公伐宋師過泰山瞽見二丈

也又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云云蓋封國多因先代陵墓之所在宋之守土如任宿之祀太皞今曹縣眞宋地爲湯伊尹神之所棲景公曹雖忽荒晏子之言可據晏子雖不言陵墓而湯伊尹神之馮依在宋可知也劉向云無葬處亦以不封不樹言之非竟不知葬所古不墓祭故九疑會稽卒無窆穴之可指文武之陵淪於豐鎬至以秦文武冢當之不獨成湯也本道求湯陵必於曹縣者以湯冢在濟陰薄縣之說始自漢建平時發之又魏人作

皇覽引案行事於薄縣湯家下薛瓚杜預裴駰皆無異說是其陵較他處爲有古據貴司忽又指證漢時所行湯冢爲偃師之陵以爲偃師河南縣假如當時案行至偃師魏晉何以執薄縣之說且河自黎湯已東始有決溢其患在曹濮之間偃師依山古今不被水災案行斷不至是貴司謂偃師湯陵萌芽於西漢著於魏晉其稱西漢卽誤謂長卿案行偃師事其稱魏晉則據太康地記云尸鄉有亳坂有太甲所放處言之不知尸鄉雖在偃師而太康地記止言太甲放處終不言湯陵古人無廬墓之法鄭康成注書序伊尹放諸桐以爲地名有王離宮自僞孔傳以桐爲湯葬地桐亦並非偃師貴司亦不信之是不得以晉人言有太甲放處卽指爲湯陵也唐魏王泰始有偃師湯陵之說考之於前無所據蓋唐時盛行僞書卽據僞孔及太康地記之言附會成之故有湯冢近桐宮之語所謂單文孤證也至湯家在徽亦非滎河之陵滎河與澄城雖東西隔一河相去二百餘里然龍門潼關之間秦晉分界河水不得遷移貴司以滎河湯陵卽漢徵縣湯冢亦不然矣湯葬於徽之說出於帝王世紀而水經注以爲西戎之國又疑爲湯城徵陌

賢冢墓類皆具於皇覽一書其先多不見經傳不可盡以爲疑且漢時所行湯冢亦必有祠廟碑碣可考斷非妄指平地爲之其證據傳聞或在先秦之上後世幷無漢時書籍是以止述長卿所見耳如今曹縣湯陵前有明宣德間豎石載宋皇祐五年及元延祐四年重修意必有宋元碑而壞之乃記其年月不可謂明始修陵也貴司博聞强記虛懷若谷本道豈敢以後進爭勝於口舌獨念文章天下之公古聖賢陵寢將以質鬼神而俟百世他時人告亦須核實以應部議故不憚縷縷言之且貴司始信汾陰之陵後又

移之偃師必不信本道核實之說部臣如貴司此說他時不得申於朝矣願貴司察漢魏晉古說莫先於曹縣湯陵慎勿以偃師汾陰亂其眞也本道愚昧之見是否允協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 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孫 爲再行咨覆事嘉慶二年正月准貴司咨覆本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所考榮河縣湯陵指正錯誤二事貴司深以爲當具見虛懷若谷本司去歲所議榮河湯陵列在祀典已久未便遽事更張且只就榮河之湯陵而論亦具有本原並非平空突出者茲貴司復相詰難必欲伸曹縣湯陵之說則貴司與本司所考皆一隅之見非通方之論也劉向湯無葬處一語最爲明確乃魏晉以後猶欲附會湯陵本屬好事貴司素講漢學閎通淵雅深爲佩服今舍子政可信之言而據後來無稽之說本司竊有未喻蓋後世

湯陵至有五處之多雖考之傳記皆有原委然愈多則愈僞欲於非中求是既不可質言亦不必置辨也假令貴司之議果得伸請 廷議竟罷榮河之祀而改祀楚邱竊恐曹縣之令甲莆頒而河南亦有好古如貴司者復以偃師之湯陵爭豚祀事其將朝更而暮改乎且陝西澄城河南商邱不難並指荒冢爲湯陵皆不患無書籍可據紛紛者伊于胡底古帝王陵寢誠如貴司所云是非必當核實今湯陵必欲核實則劉向一語如南山之不可移矣昔鄭康成之箋注詩禮後說不遷就前說闕百詩之疏證僞書後說能訂正前說本司近作湯陵考一卷持論頗平所願貴司以大公爲懷毋爭勝於方隅毋求多於口舌大著湯陵考存入文集以備一說可也倘仍執前見不可轉移則不妨各行其是亦毋庸紛糾辨論矣所有本司湯陵考一併移送貴司查照須至咨者

湯陵考

曹縣陵

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 本經注以此語爲裴駰語下文作皇覽曰薄城北東郭去州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 水經注作大司空史記集解御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按漢濟陰郡治在曹縣左山南薄縣今曹縣地按皇覽文止此史記集解此下有皇甫謐之言是裴駰所引謐在皇覽之後也水經注此下有在漢屬右扶風云云是酈道元之言皇覽引建平閒事及劉向語意言湯冢至漢時按行水災始得知之前此劉向尙未知也

又按所稱建平元年案行水災事核之漢書建平元年詔稱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大司空史案行水災正在河南一路濟陰適行部所及因行湯冢卽謂薄縣之冢水災不得至三輔也皇覽引此事以證薄縣湯陵裴駰引此文於湯崩之下亦以爲殷湯陵明甚至水經注始於此下云在漢屬右扶風則疑建平時所行湯冢爲徵之湯池徵陌又疑爲亳王推酈道元既稱不經見難得而詳特因漢司空史按行水災必在三輔近地三輔近地之湯冢有亳王湯因妄意徵之

湯池卽爲湯家並不察亳王湯家之在三原始平之閒此其大謬也

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家巳氏有

伊尹家皆相近也漢書注

杜預春秋釋例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水經注引作北有薄伐城中有成湯家其西有箕子家

伏滔北征記望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皆爲邱墟太平寰宇記

水經注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卽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崔駰曰崔當作裴湯家在

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家

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家其西有箕子家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卽杜元凱之所謂湯家者也

劉昭注郡國志梁國薄縣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湯家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家

按此卽引春秋釋例文微子家當爲箕子

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家接在蒙卽北薄也史記正義

子家

水盤庚徙治

按漢時不知湯家自按行水災始得之魏晉巳來境內是湯陵在今曹縣無疑

曹縣志湯王陵在縣南二十里

明成化碑陵在曹南土山之嶺廣二十丈袤四十丈高稱之陵上建廟古有之迄國朝因其廢而重修增其舊制

偃師陵

括地志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家近桐宮蓋此是也史記正義

太平寰宇記偃師縣湯王陵坑在縣東北山上八里

按偃師湯陵唯見於括地志寰宇記因之別無他據考郡國志偃師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葢引杜預曰縣西南有湯亭春秋釋例景亳河南葢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也是魏晉時以偃師有湯亭不云湯陵括地志誤亭爲陵耳宋建隆二年詔祀商湯廟在偃師縣葢承古祠之舊

榮河陵

元和郡縣志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里後魏太平寰宇記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里後魏太和中有縣人張恩破陵求貨先有后督以銅爲鎖盜開埏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多是鍾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洩爲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得其銘銘曰

我死後二千年終困於張恩由是執事不復深加其罪

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汾陰之祀實始於此或因太和有被陵得銘之事崇其廟貌列爲古迹而祀之若以爲湯陵所在則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並非陵寢之所在也太平寰宇記雖於寶鼎縣載湯陵而宋城楚邱皆引伏滔毫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是亦未定在寶鼎也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先代帝王各置守陵五戶而不言其陵所在且其詔云或廟貌猶在久

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採樵則祀不止陵亦兼
有廟汾陰之蹟何得定爲陵乎

澄城陵

帝王世紀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
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路史引韓嬰析謂帝乙墓蓋用此文
按葬於徵已下是皇甫謐語但徵爲馮翊縣不知
何由誤作扶風水經注亦承其誤

畢以珣按太平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
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此皇甫
謐之言也謐作帝王世紀於古帝王每詳其名號

形像及在位年歲葬地其書例也故云太昊在位
百一十年神農在位百二十年葬長沙黃帝在位
百年年百一十歲葬橋山帝嚳在位九十八年年
百一十八歲舜南征有苗崩於鳴條年百歲葬蒼
梧禹年百歲葬會稽帝太甲高國三十三年年百
歲而崩帝武丁高國五十九年年百歲如所紀述
書例然也韓氏詩傳既非作史何由述在位之年
及高年之數并記葬地可斷知其非韓說無疑也
故殷本紀集解云皇甫謐曰湯卽位十七年而踐
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而崩年百歲云則以爲

皇甫謐語可證御覽之誤矣其御覽作韓詩內傳
者按御覽一書徵引頗多舛誤亦最多有一文未
了別起一行前文之注誤連後文皆由傳刻譌謬
之致後人若引此以入韓詩內傳又據此以證湯
陵在徵之說爲西漢人語其謬甚矣

又按御覽所引韓詩傳當是湯時大旱君親之南
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之語也見公羊解詁

水經注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卻長卿按行水
災因行湯冢在漢屬右扶風當作左馮翊今徵之迴渠亭
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
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
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
於徵者也非殷湯矣

按史記集解于漢哀帝建平元年行湯冢事及劉
向語下引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
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
云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已上爲韓詩
於徵今扶風徵陌是年百歲而崩葬
內傳文葬於徵已下爲皇甫謐語則水經注在漢
屬右扶風之上脫文當有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

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之語並
脫所引韓詩內傳
按酈道元引皇覽自漢哀帝已下疑非皇覽文並
疑漢時所行湯冢又非薄縣湯陵遂疑徵之湯池
又因湯池之名疑爲亳王湯之冢蓋承皇甫謐之
語是以言不經見難得而詳亦未嘗敢定爲亳王
也今既考建平時水災在河南潁川不得按行至
三輔足證酈道元引證之誤括地志雖在水經注
後而所說亳王湯汪始平三原又勝於皇甫謐
酈道元在徵之說矣

興平陵

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
西北八里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矣史記正義
按始平卽今興平長安志興平縣商湯祠在縣西
北二十里湯祠鄉則括地志所稱湯陵卽湯祠矣
但興平之湯祠眞亳王湯而長安志已譌爲商湯
祠轉展傳譌何可究詰
按湯陵以在今曹縣者爲成湯陵古者墓而不墳
故至漢建平時始得之其在今偃師者乃湯亭之
誤在今榮河者出魏時小說家附會之言不足信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皕南閣集卷一終

陽湖孫星衍撰

稷考

稷者今呼小米顆厘色黃後世不知以爲穄米非也說文云稷齋也五穀之長田正也自商以來周弃主之自田正也已下據大觀本草載唐本引說文云云下云此官名非穀號也是古本說文有此文後人刪去齋稷也或作粢又云秫稷之黏者或作术爾雅云粢稷衆秫郭璞注稷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注秫云謂黏粟也案稷則今小米秫則今高粱氾勝之書言粱是秫粟大觀本草陶宏景引云故廣雅以高粱爲木稷言似稷而大如牡丹稱爲木芍藥也稷爲五穀之長以其色黃種早故尚書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昏張中卽仲春也月令謂之首種先儒多謂稷爲粟今關中河濟開人以粟名小米是古今同名也說文又以霰爲稷雪霰卽雹之小者形圓與今小米相似亦一證矣今人又呼高粱稈爲秫楷知秫爲高粱也凡穀俱有黏不黏二種稷秫皆有之說文云秫稷之黏者分言之耳神農本草經不載五穀以人常食而非治疾之藥也名醫本草則有粟米陶宏景以爲江東所種當白粱又有稷米陶宏景云稷粟亦不識書多云黍與稷相似又有秫亦不知是何米詩云黍稷稻粱禾麻菽麥此卽八穀也俗人莫能辨如五穀尚弗能明而況芝莢乎是宏景誤以粟爲白粱又不識稷爲小米秫爲稻米也大觀本草唐本注則引呂氏春秋陽山之秫又引禮記稷曰明粢誤以爲一本草圖經云稷米今之秫米也按說文以粢爲稷自用禮記稷曰明粢說文故字亦作齋是稷之雅稱非別名其云秫糜也別是一物倉頡篇云秫大黍也似黍而不黏關西謂之糜一切經音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陽山之秫高誘注云秫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堅糜卽糜字錄有黍米陶宏景云其苗如蘆而異於粟粒亦大於粟而多則宏景又誤以高粱爲黍也按倘書大傳云今與麥同熟穗穎疏而下垂者其非稷秫主火者夏昏中可以種黍說文云黍以大暑而種故爾雅說文比附稷秫是知同類而非黍也而名醫別謂之黍齋民要術云黍生於巳壯於酉長於戌老於亥死於丑黍種於夏卽非小米高粱據倉頡篇則黍小於穄而黏者玉篇亦云穄似黍而黏則是穄之一類矣陶宏景又以秫米爲作酒及煮糖者是以秫爲黍聲相近之誤五穀稻則秔稬米黍則穄之屬稷則

小米及高粱之屬麥菽不必言宏景此不能知而欲服食求仙吾知其方藥之誤矣若粟雖爲稷則名而實米未去稃之號故在田謂之禾連稾謂之穀未去稃謂之粟去稃謂之米禹貢之納銍藍連稾者納稈則去稾故說文云去其皮鄭康成云去其穎也與納粟納米各有遠近之差也

太甲陵考

太甲冢當在今菏澤東北六十里歷山上今傳在歷城縣歷山誤也按水經注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故城西北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澤之東迤北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皇甫謐曰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據皇甫謐郭緣生酈道元說濟陰自有歷山皇覽曰太甲有冢在歷山上不言何地歷山考商都薄在舊考城今曹縣之閒濮州卽其千里畿內以湯葬濟陰揆之太甲冢當在濟陰歷山皇覽所言歷山卽是濟陰之山也劉昭謂誤附皇覽此文於郡國志濟南國歷城之下太甲冢不當遠至歷下方志誤從之不可不辨今菏澤縣歷山上有虞帝廟疑亦後世改太甲廟爲之或有碑碣故迹未可知矣

家吳將曲考

家吳將印以嘉慶元年得於歷下康使署時校刊宋吉天保所輯十家注孫子兵法王刺史以此相詒咸謂有神感云印度今尺方四分厚二分鈕徑三分巳壞印中空篆文曰孫武私印案孫氏有二見鄧名世姓氏辨證云出自姬姓衛康叔八世孫武公和世居汲郡晉有孫登又出自嬀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宇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系表則孫武爲陳書之孫而臏之祖也陳書一見於春秋左氏哀公十一年傳公會吳子伐齊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下云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下云甲戌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陳書以獻於公則陳書爲魯所獲或以魯歸國子元時並以陳書歸齊其伐莒賜姓孫武奔吳之事皆不見左氏及晏子春秋蓋出於姓苑姓纂諸書不爲無據譜系之學後世漸亡史記惟言孫子武者齊人也又云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

世子孫也俱不記其世次又云武後百餘歲有孫膪不言其孫葢膪之顯在武百餘歲後而生未必相去如此之久也越絕書曰亟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爲兵法越絕書云客史記則云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是以客卿將其軍後竟爲將無異詞也周時印信通名爲璽周禮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注今之印章也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蔡邕獨斷云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衞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唐律疏議引說文璽者印也今本說文誤作王者印也葢璽下王字誤增一字許氏用古意說字不應言王者印也官印以官私印以姓名此印既題孫武則宜名私印矣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興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起家定遠吾祖名繼達爲明指揮使賜第武進創忠愍祠堂在今縣治東南隅子孫世傳孫氏有二一爲蔿氏孫叔名敖之後一爲夏侯氏以外家姓更爲孫氏皆非孫姓不可不察也

漢犧叔士孫憙印考

予小名喜初客關中今興安守周君世紹以孫喜印見詒身常佩之旋失去文登畢文學以田仍得孫憙印以贈予印方徑五分橋紐喜憙古同用耳初讀薛居正舊五代史有孫喜後讀漢書王莽傳有云太傅犧叔士孫憙清潔江淮之盜賊知犧叔者王莽仿虞書古官士者其屬仿周禮也下云孫喜與景尚曹放等擊賊卽其人胡三省注通鑑以士孫爲姓喜爲名見其時有士孫瑞而云則誤之甚矣

呈覆座主朱石君尚書

新正一日接奉手示稔吾師起居萬福並讀賜家大毋九十生日序名臣詞翰足光家乘謹懸座右星衍釋吾師札中所稱四科之四則文學亦不悖乎上三者之言甚深欽佩聖人之教重在修道卽忠愍子以四教先文入孝出悌當學文六言之好不好學則成六蔽虞書敎胄所稱剛而無虐及九德之而字當讀爲能能字古作耐能卽勝也勝亦克也洪範之剛克柔克卽克己復禮禮卽文也論語稱禮之用和爲安撫使提領宋亡守節不仕其前竟無考矣又考

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亦道也星衍以爲文學不惟不倍德行言語政事之科而德行言語政事既爲身通六藝之徒則皆出於文學但游夏有專家之學傳述著於時故聖人獨以文學稱之耳德行不由於文學則忠孝亦愚言語不由於文學則授政不達政事不深於文學則從政何有之才亦或爲聚斂之事後世議不學無術思用讀書人有以也吾師恐考據詞章爲非文學之正乘亦視其考據詞章何如稽古同天祖述憲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考據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亦詞章也能進於學則四科何不可兼孟子所以有有爲若是之言也吾師又謂正心誠意短在不能致知格物尤得鄭注禮記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夫格物致知不可分爲二故大學本文云欲誠其意先致知欲致其知在格物不云欲誠其意先致知欲致其知先格物下則云物格而後知至言物來而試其見事之明是格物爲接物之名猶云遇事非關學也是以大學無釋格物之文誠意之難在致知者庚夏書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中庸篇云明則誠矣非知之明則意不誠古人云善善而不能舉惡惡而不能去又云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夫善善惡惡謂賢謂忠誠意也好善好賢好忠正心也而不能舉不能去非賢非忠物格而不能致知也今夫斷獄知殺人者之當罪非其罪之當釋明善也及兩造具備格物也不知其無罪而入之或反疑其冤而釋之不能致其知也而罪之釋之之心無他出於善善惡惡此正心誠意之不可恃也儒者之學無窮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軍旅未學藥未達不敢嘗非僞爲謙退猶堯用鯀之試可周公用管叔之過比於宋儒一旦豁然貫通之說大相逕庭格爲來物爲事格物致知在正心誠意之先之義不可謂窮理之學而謂之窮至事物之理又其謬也夫聞折竹聲而悟以桂香爲無隱不可以欺吾儒之學往於都官中見育談明心見性之學者自以爲有得試以疑獄卒不能斷是知虛空之理無益於政治也善乎吾師之言不講格致則雖有仁心廉操何從著手以察吏治獄安民耶宋明之儒知之者鮮此星衍之所以日夜切心者也至大學致知之功卽

絜矩之道惡於上下前後毋以使下事上先後從前惡於左右毋以交於左右上下前後左右物也或使事或先或從或交格也所惡無以加於人致知也是大學格物致知之學在此原不必補傳而吾師向疑朱文公割裂大學補格致傳確有所見不可易也且吾師爲政則薦惸惃無華之吏校士則重博聞强識之才格物致知莫過乎是何爲欲然哉若吾師以僞尚書無損益於人心風俗竊又非之孔子曰君子亦有惡惡莠紫鄭聲莠何損於苗紫何損於色鄭聲何損於雅樂是非不可亂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言可任其以僞亂眞乎張霸之書王莽之誥其言必衷諸道不可以教後世何必太甲旅獒篇哉僞孔古文剽襲經傳引書之語故有雅正之言然是非倒置瞽瞍父也以爲信順其子趙岐注孟子以瞽瞍亦允斷句下云若是今僞書訣割允若爲句五觀非賢以爲作歌柘君無論其制度典章之謬且聖人之學具在九經何言不足垂教而藉僞晉人之言以爲木鐸則盜亦有勸善之言豈儒者所宜擇善服膺哉若知其僞而不疑反附於闕疑之義是見義不爲非愼言其餘也吾師言今之耆學自以爲高出前賢然察今之學者非有誇誕之處人才亦隨世升降晉代板蕩經師遂絕汴京淪喪古籍盡亡其時雖有好學之儒抱殘守缺甚且以釋典解經遁入空談性命之學　國家承平日久教養又深自笥先生奏輯四庫全書南宋已來未見古書漸行於世今之學者不肯以臆說解經惟尋繹三代古書訓詁聲音及漢儒墜緒求合於聖人好古敏求之道此則勝於古人吾師所宜加之激勸以成一代之才豈之沒世然後是非乃定星衍蒙吾師曠世之知學有所得不敢不陳之左右幸終教之門下士孫星衍拜呈

元和郡縣圖志序

地里之學古有所受古文尚書山川見於班史地理志春秋土地名見於杜預釋例魏晉六朝人地里書見於水經注及括地志而摯虞陸澄任昉顧野王之書先後散失水經注止記川流經過其於郡縣故迹不能備載唐魏王泰所撰括地志其佚僅見於唐宋傳注全書久亡今惟李吉甫所著元和郡縣圖志獨存志載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書合於經證無不根之說誠一代之鉅製古今地里書賴有此以箋經注史此其所以長也但不載書傳名目又開有異

說及疏漏之條若大坏不在成皋大別不在安豐魚臺不載伏羲陵曹縣不載湯冢之類是其小疵然其大體詳贍可以證今方志鄉壁虛造之說無此書而地里之學幾絕矣吉甫又撰十道志與此志相發明故金田肇碑引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卻不見於郡縣志又不得以疏漏譏之其書篇首有圖中興書目及晁公武讀書志皆云闕不存益亡於宋今本卷十八河北道景州闕五縣卷十九河北道卷二十二十三山南道卷二十四淮南道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嶺南道俱闕共存三十四卷此又宋已後所

亡佚矣予所見有　聚珍版本此本假得於曲阜孔氏卷末有淳熙開程大昌洪邁及張子顏兩跋益卽大昌錄寄子顏版傳之本也孔農部繼涵嘗以江南進本及翁學士方綱藏本合校補正譌脫周夢棠又刺取傳記附闕卷逸文及補目錄一卷於後今併刊行之近人刊太平寰宇記或加刪削以爲孔子不應列曲阜臧文仲後而併去之又以竹書紀年諸書不足信而刪其語子嘗惜之今刻此書不移其卷以存吏闕文之義圖雖亡仍題元和郡縣圖志以從其朔括地志寰宇記長於此書者但非此志不足補魏王泰之佚開樂史之先尤當與二書相輔行世地理之學通於政事周官稱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夏官司險秋官職方亦各有所掌而周知之吉甫爲棲筠之子德裕之父三世爲相其秉政時爲帝言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嘗節度淮南築富民固本二塘及平津堰再入朝奏收都畿佛祠田礎租入以寬貧民又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圖上河北險要皆切時政之本務嘗撰百司舉要及六代畧諸書悉經世之學此志爲元和八年奏御之本文義簡括便上省覽以達地形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不信哉嘉慶元年正月朔校刊此書至五月五日畢工與校者畢孝廉以田錢文學鏞也　賜進士及第除授翰林院編修刑部郎中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兼署運河道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陽湖孫星衍撰

王大令復詩集序

往予以丁酉歲薄遊江淮與秋塍明府把臂於維揚金校官兆燕坐上論詩見燭波一時名士邀吾兩人

遊極登臨談讌之樂別去八年予在關中節署秋滕來依畢秋帆中丞幕府參理文檄中丞方開翹材之館同舍生以經學詞章相矜尙值姚觀察頤王廉使和先後入關又多從遊佳士暇日搜訪漢唐故蹟著書歌咏以紀其事而莊判官炘錢判官坫及秋滕竟以參軍入告授官職極才人之殊遇比中丞移節中州又請以秋滕入幕隨行與子聚於大梁已而秋滕以吏治膺特擢爲商邱令子亦以上第官翰林比部數年中秋滕兩以入覲至都至則招集同人飲子寓邸問字堂中問字堂者朝鮮使人和齊家謂予多識古文奇字因爲題署都下名公卿及海內好古之士常造門借書籍治酒具以爲歡好事者或寫爲圖子贈秋滕詩所云君有金魚沽綠酒我猶珂馬逐紅塵者也又數年秋滕調任偃師子出官東魯防河曹南與中州隔一水時與秋滕郵寄詩什往返酬酢不異在幕府授簡時自攝麻使移官歷下日在案牘堆中得秋滕書知方刊所爲詩如千卷成索序於予葢非政成人和不暇及此喜可知也考唐之詩人才高者率多不遇既遇矣亦或牽於人事淹於歲月不克手定詩集予因秋滕回憶同人黃少尹景仁汪明經

中余上舍鵬翀嚴侍讀長明吳舍人泰來當時或預江淮河華梁苑日下之遊今皆負才早逝述作零落不傳獨秋滕之詩裒然成集古人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又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秋滕之遇不特優於茲數子如唐詩人亦不多見與秋滕名父之後其尊甫比部君有丁辛老屋集行世傳家文獻不墜故其詩才得漁洋竹垞之長雍和麗則無浮靡佻巧之習至其起家河防爲丞不諾諾宰兩邑俱有循政讀詩論世者自能得之子與秋滕有元白之交故爲略述其同遊蹤蹟如此嘉慶元年歲在丙辰十月四日

封禪論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前兼署山東全省運河道刑部郎中翰林院編修孫星衍序

封禪者巡守考績之禮天子五年一升方岳封諸侯明黜陟輯瑞柴燎以告天示至公不自專上古聖人敬天敬事之至也周衰不巡守故封禪之義晦秦漢以爲祈年求僊之事當時儒者不能辨明於是七十二君之盛迹後世得以訾之矣綽書出於周末猶通古義其在孝經鉤命決云封於泰山考績柴燎禪於

梁父刻石紀功（梁書許懋傳引故鄭康成注書云柴者考績燎也又白虎通云嶽之爲言捵也捵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捵功考德黜陟幽明也是方岳亦以考績得名矣案堯典稱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肆覲東后又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述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則其事也古者黜陟皆稱天其在堯典曰惟時亮天工皐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敕天之命諸侯者代天工以佐天子或命或討天子皆登名山考其績積柴燔牲告天以黜陟之或書之金策玉檢山高升中冀達於天諸侯之所共見若春秋時會諸侯皆因邱陵明目聰辟非常也七十二君皆封禪其說見於莊子管子之言必三代時相傳舊說黃帝合符釜山卽其事合符亦輯瑞也天子執冒諸侯執圭以冒覆圭爲合符亦曰輯瑞無過者復其圭有過者貶其圭能改者復之不復者黜其爵地則其義也故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後至則戮之是也齊桓公合諸侯匡天下其力可以黜陟天下而嫌於僭上故管仲設言難致之物以阻之不正言考績當由天子者爲周室不巡守諱亦不足折桓公能合諸侯之心也然云受命得封禪亦謂黜陟自天子矣秦始皇東巡至泰山諸儒生僅知古者蒲車租席之禮宜其見黜其時意在立石頌德不知有考績之事漢文帝使博士諸生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亦祇惑於封禪則能僊登天之說又惑於封禪者古不死信鬼神卒不能明古制武帝巡幸郡縣寖尋於泰山之名諸儒草儀大率將順其事故史臣議之以爲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也後漢建武時有司奏封禪云爲百姓祈福刻石紀號何其不察經傳之文哉漢自司馬相如倪寬應劭諸人皆不識封禪爲考績之典獨鄭康成以孝經說知之故康成者一代之大儒而緯書有三代古說不可廢也亡秦者胡之識出於秦孔子素王之言出於董仲舒信知讖緯不始哀平之閒矣封者爵諸侯之士帝合符釜山卽其事合符亦輯瑞也天子執冒諸侯執圭以冒覆圭爲合符亦曰輯瑞無過者復其圭有過者貶其圭能改者復之不復者黜其爵地則其義於文从土从寸守其制度禪者祭天於文从示上古有封禪之稱言爵諸侯祭告或於天也或封者

封山之義封必於泰山東方春應二月示布德行惠勉諸侯言賞而罰亦隨之又以日夜分正度量也禮記稱因名山升中於天不言祭地而漢書注服虔云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闢也廣土地也後漢志注項威曰除地爲墠後改墠曰禪神之矣是誤以墠改禪字項說違古義矣吾慨世之訾古人者皆不明古義以已之愚反訾古人之愚若明堂辟雍封禪諸大禮尤傳譌不得其實後遂廢之幷以爲迂怪之事孟子言諸侯去籍六經之外非緯書何述焉緯書有增加有醖釀是在擇之而已或以封禪之儀不述於

周公孔子然今書缺有閒矣孟子爲孔子之學者曰明堂者王者之堂行王政勿毀之明堂在齊泰山卽古者封禪考績之堂孟子固愛封禪之禮矣鄭康成雖知考績柴燎亦未詳言之故作封禪論或曰封禪者帝王易代大封諸侯升中於泰山故曰岱宗故白虎通稱東方爲岱宗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則亦黃帝合符虞舜輯瑞之義與考績之說亦不違矣

重修阿井碑記

阿井闢自上古神農本經有阿膠水經注河水於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大城北門內西側舉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常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按太平御覽引周書云黃帝作井然藝文類聚引本云伯夷作井淮南子云伯益作井相傳神農既育九盛宏之荊州記隨郡北界有九井井自穿則神農時有井明矣漢魏已來別錄圖經則稱或煮牛皮或煎烏驢皮其井官禁海內古迹莫先於此今在陽穀東阿二縣之界明兗州守郭鑑率牧令等建亭修井禮部侍郎許彬記其事於碑石今經數百餘年亭亦漸圮陽穀金令湘東阿蔡令臨到官已來以興廢繼絕爲念閔斯頹廢陳請鬱石加牀屬子

記事予惟阿膠治疾以濟水性重而伏能分清濁之界入河洑出挾沙不揚是其效也古語云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禹之治水引濟達河故無橫決之害濟分流則河患成矣治河比之治性情欲其陰陽相輔是以神農經稱爲主心腹內崩輕身益氣血陰氣陽引火下沈則無血崩氣逆之疾以膠收水或牛或驢舊不必拘其重在濟水尤重在阿井之濟水者古人能別水性如易牙之辨淄澠或神農於此嘗味尋源爲濟性最正之處迂儒不信水有伏流渡河之說豈可謂之知言哉今縣每歲煎膠入貢與古不異須昌

壽艮之地大河所經蒼微鄉微子家猶且迷失獨幸
此井未湮予於丙辰之歲兼攝運河都水使者巡工
至此得觀上古遺迹惜求唐宋石刻蕩然無存欣聞
兩令修井猶屬搜尋殘石遺字以廣異聞云

得爵記

爵者何觚也觚何以名爵韓詩說爵觶觶角散總名
爵也何自得觚觀察之罷權皐也康方伯荆廉使丁
轉運公餞於濼泉之上觀察見陳觚而譽之三君子
以浮觀察曰君盡此則以贈觀察盡之曰不敢以耆
好累君別去比至魯則觚在座隅葢轉運所遠致也

觀察能甄別三代古物辨古文乃考其制而記其事
以報三君子觚方有棱八出四足如爵形高大倍之
膚有象形文在囧字中宋人謂之亞形也有文曰者
敢以太子尊彝疑都姬詒太子尊彝也驗之古圖及
所得彝器爵不得方又無四足以家所藏爵較之一
爵具人持刀形商器也實酒一爵如一方爵一爵銘
曰戊作父癸宗尊彝保周器也實酒一爵略如一方
爵始恍然曰此方爵者觚也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
曰觚凡文字象形皆商器人形爵實一升方爵實二
升古制自相合如韓詩說周父癸爵量倍於商實二

升是即觚也觚而爵形孔子曰觚不觚葢歎此矣史
記破觚爲圓班固賦言觚棱應劭云觚八棱有隅者
今方爵有八出方棱是其制周之制觚體圓而適於
用量又如之豈不監古加善但名觚而惡其方非聖
人正名百物之義濫觴殆不可問矣君子見微故有
不觚之歎且觚即矩也矩法也道也論語曰齊一變
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下爲觚哉觚哉注云以喻爲
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何氏承上至道言之以爲孔子
一時之語今誤分章爲二非也道無常體方之是則
從方圓之是則從圓故黃帝誨顓頊有法大方大圓

爲民父母之言孟子亦言規矩方圓之至故古者制
觚又制爵也然孔子則稱從心所欲不踰矩未嘗稱
規易言直方不習无不利又言直內方外德不孤與
失之圓窒失之方此一說也孔子又稱儉吾從眾又
稱今用之吾從周方而不適於用不宏於量君子以
爲古此又一說也然則觚與爵何所從歟孔子曰汝
器也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無求備
於一人商周絜矩之道也夫絜矩則方向圓不隘其
體不失其名惟道在也古曰絜矩後曰模棱道不同
不相爲謀宜世人誤以觚觶也觶者何上下圓如

瓶說文謂之小罌亦謂之卮云圜器也惟考古博古圖命之爲觚按太平御覽引三禮圖曰觚兕下方足漆赤中上雲飾小其尾然則觚皆方足知今俗所爲花觚者非矣

歷山虞帝廟碑銘

菏澤縣古濟陰郡地縣東北五十里有歷山卽舜耕處亦太甲所葬也按淮南子稱舜耕歷山高誘注云在濟陰成陽而鄭康成注尙書大傳云在河東證之周禮職方河東曰克州其浸盧維知鄭氏所云河東者謂克州之境故云盧維當爲雷雍今歷山與雷澤雍泪附近是鄭氏高誘皆以舜歷山卽今菏澤之山矣皇覽又稱太甲有冢在歷山上亦謂此山山與曹縣接境湯葬在薄則太甲葬亦在殷畿無可疑也而鄭道元則謂舜耕歷山在蒲坂或又謂在歷下劉昭注郡國志亦謂舜耕山在蒲坂以皇覽所稱太甲冢誤附於歷城之下周處風土記謂歷山在始盧刻二縣界或作魏土地記謂在潘城西北所以傳譌者其在蒲坂以是舜都或誤以鄭注河東爲郡名其在歷下以濼泉上有娥英廟其在上虞以太康地記有舜避丹朱於此之說其在潘城以上谷有嬀水出嬀州城也舜之耕稼陶漁凡負夏陶墟河濱雷澤諸地皆在魯衞宋之郊則濟陰歷山爲舜耕所在誠如鄭康成高誘說不可易推後人致誤之由歷山本不高峻據水經注稱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遞澤之東北有陶墟濱帶瓠河也自漢已來至於金元河決濮陽爲害曹南者數矣淤沙口高高岸爲谷自堯冢靈臺成湯筮子伊尹仲山甫之墓悉淪陷山亦漸欲平後人安意歷山名迹必是峻極之山故求之於晉於齊於越於燕以當之而濟陰之山於是反晦使者旣以觀察領河隄所至之處按古圖經訪求經史名迹修飾古聖賢陵墓今年三月行部曹南旣謁堯陵湯冢經雷澤雍沮因求太甲之葬至於茲山山高平地止二丈許或言后爲土掩太甲冢竟迷無表識山上有虞帝廟廟左側有元至治三年張璽撰碑象飾完整蓋明天啟時燬於火歷 國朝康熙乾隆閒邑子某等屢事興修頃復加築祠垣崇葺堂寢乞余爲文紀事勒石因考舜耕太甲葬當在濟陰之實著於碑俾邑子等列名於陰以識修廟義舉並無忘太甲墓迹云爾銘曰成陽中士神靈所娶烝烝聖帝生於側微

歷山不高名自上古木石鹿豕與聖游處南瞻湯冢北瞰靈臺湯孫之葬依此崔嵬洪流振滔一變陵谷與經失紀良史迷蹟魏魏象飾歷世光華讓耕讓畔休風不遐姚墟殷冢記在碑石後有億載證我遊迹

曹縣成湯陵碑銘

古者墓而不墳故劉向稱殷湯無葬處至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卻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事具皇覽以爲在薄其時詔稱河南潁川郡水出大司空史按部所至宜於濟陰得見湯陵自辭瓚杜預伏滔劉昭皆以爲在濟陰亳縣未有異詞今曹縣左山之陽是

古濟陰郡治縣南二十里土山集是古薄地湯都亳北涉淇洹南跨睢汳西至衛國東盡濮陽皆千里畿內故太甲陵在濮州之歷山也曹縣湯陵列於祀典明置守冢戶陵前有碑載宋皇祐元延祐閒皆重修陵上有廟象設猶存使者於嘉慶元年塞河曹單親臨展謁見其祠宇傾圮採樵不禁因檄曹令度工修葺復徧考書傳移咨山西布政司告以滎河湯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前代沿譌列爲祀典急宜釐正並考括地志所稱偃師湯陵乃湯亭之誤水經注所稱徵縣湯陵乃湯池傳疑其括地

志又稱始平湯陵眞亳王號湯者所葬俱不足以奪濟陰薄縣湯陵之說既申上大府待時入告以其年十二月籌費興工立碑紀事將以質鬼神俟百世焉銘曰天乙在亳千里畿言觀於洛居何麋千年水徙國邑迷薄城雖荒神所依漢臣行部欣得之封樹不設邱墟卑我來展拜敬且晞稽古砭俗別是非滎河陵廟空巍巍釐正祀典書之碑從先王居神來歸

東海孝婦墓碑

國家令甲防護修葺古昔聖賢名臣忠烈祠墓動祭報　聞按漢書列傳稱于定國東海郡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斷之咎黨在是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今使者來監郡領河隄有宣美風俗之責孝婦以烈死應令甲

乃檄飭守令訪求祠墓所在得之於郯城東五里有
康熙三十四年按察僉事涂銓立碑守令申上其事
既爲崇禮廟貌乞爲文刻石以表之云夫世之論史
以爲孝婦之事天人共哀之爲著靈應惜孝婦受惡
名死責故縣史不力爭者多矣于獨以爲有三善焉
天之所以感不旋日也孝婦無夫與子獨以事姑生
姑死何所適姑先以婦事我勤苦告鄰人孝婦被誣
不敢徑誣服以誣姑故初辭不殺姑驗治而不服則
罪坐姑女或姑女無他腸由於愛母母所愛亦愛之
孝道也孝婦固欲死從姑又全姑女故卒自誣服則

孝婦得其死善一子公縣史耳漢秩縣佐史月奉八
斛是爲少吏見百官表漢州郡有決曹掾見唐六典
秩甚卑生殺人太守縣令之責史掾爭不得必縣令
太守成其獄然孝婦自服罪卽不能爲之白於上以
疾去止矣善二後太守必素知于公決獄平能聽于
公言祭冢表墓善三夫是以天爲之雨歲爲之熟于
公爲之有子孫興也使孝婦姑不死則必不空居惡
名孝婦或爲吏誣服子公或官不止史掾必不忍以
疾去塞責後太守不聽于公言則不能解枯旱天不
三年旱不因祭孝婦冢而雨則孝婦之冤獄與孝行
不顯也其在洪範五行傳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
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京房易傳曰厥德不用茲謂荒
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孟康謂欲得賢者而
不用是旱爲殺孝婦亦爲不信于公應經典也傳曰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又曰盡人物之性可與天
地參夫以孝而受不測之禍反被不孝之名以一人
刑罰不中而貽億萬人無妄之災孝婦何辜東海民
又何辜是則憾也後太守悔過而卽致雨前太守能
以于公言出孝婦於冤獄不致東海民罹枯旱之患
則前太守生一人亦生億萬人天人感應之福又將
何所止是則補救之在人能參天地者也今之大郡
古之侯國各有分星善不善雨暘應之政令之得失
可不思哉子嘉洪守梧周令履端以勤政致祥龍蛇
之歲雨澤旣渥殆由稽古興廢之績故並書以嘉之
又爲之銘以當迎送神之歌曰孝婦生爲事姑姑旣
死不惜軀孝婦服于公去守聽言其道古雨可降死
者冤告守令愼厥官冢纍纍過東海死孝名閱千載
廟旣新視我文立頑懦泣鬼神

清故賜進士出身薦舉博學宏詞平番縣知縣
牛君墓表

往予得牛君金后圖思其人頃官監司鎮兗州君之家在焉子鈞以諸生禮來謁識其家風醖謹時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縣令校官薦舉鈞以應鈞辭以母艱不就徵明年春鈞請權布政使荊觀察道乾乞予文表先人墓觀察故牛君設教河東時所識士也予時亦攝按察使在歷下知觀察之爲人益以思君之爲人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君名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兗州府滋陽人高祖歲貢生天鑄曾祖起宗祖歲貢生洪範父選拔貢生日照縣教諭夢瑞世敦儒素君生十歲能屬文博覽書傳不喜爲舉子業雍正

初年十六補縣學生有文名己酉歲選拔貢生壬子科舉順天試癸丑科成進士　世宗十三年詔舉博學宏詞山東巡撫岳濬舉君以應先策試以山東分星地勢海防河渠之學君對以魏陳卓星度爲西法入中國所改不合於古及禹貢職方之所以異議以山東形勢要害在青州穆陵青石二關海防巡外洋不如守內洋河防宜籌於黃交關及決漕通淮之害皆稽合圖志通曉時務東方碩學無出其右至都以文逾格報罷乾隆三年授甘肅秦安縣知縣當是時空山君才名籍甚都下賢公卿惜其補外君欣然之官

秦安治環山西有隴水君開丸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鐘峽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募丁壯率胥役家屬數百人荷臿插督濬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皆安堵縣聚西固去治二百餘里郵民輸糧苦轉運費積年逋課胥役迫之則持杖抗拒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銀代糧便君權許之西固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勿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勘其弟馬雲者三人具獄上府將就道君鞫得其情卒白之請於上不罪前令又雪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以謀

殺人首從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君官秦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暇則行視郊野或鑄農具教民耕耨或稱貸販褐戶不求其息民樂其政所至爭饋餉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通其門與諸生講習縣人由是向學得高第嘗雪雨丸龍山立應又隄城陴神爲民勘祟病者即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治如在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溧亭川又建吳玠廟於仙人閣皆置祀田又撫當縣隴西古邽夷縣道僻遠相去或三四百里君庀舍於三縣之中路

曰大門鎮以聽斷徽多虎患君官三載募壯士捕殺
二十六虎道始通及自徽邑歸秦安遇白額虎當道
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度岸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以
能遷平番縣縣當衝要屯兵三千餘君輯和番夏鎮
撫兵民甚著威惠縣之五道峴告饉捐粟二百石賑
之民感其事人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
兵變攻提督戟門掠居民商賈督撫咸至平涼飛檄
召君問方略君謂二公當鎮靜不可盛兵往遥屯城
外爲援令城內將出亂者從之遊擊任某方攝提督
執三百餘人出城內悁懼君請釋無辜者入城慰諭

反側始定君治三百人者獄越十五日而具斬三人
監候四人餘予徒杖有差上官稱其能或反以此忌
君乃撫前受萬民衣事幼罷職平番民涕泣攀轅欲
訴留君君固止之既而窘不能歸上官聘君主講皋
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君歸有千里走送至霸橋始
返者君在里中閉門治經日與鄉先生講論文義按
考金石嘗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晉豫當道推重
君稱爲空山先生君在河東時與同歲生胡天游論
古最相得所識士亦一時名雋君教以殖學立行不
徒以科第自見如荆觀察其一也君事親孝待宗族

盡友悌受業師貧死爲營喪葬事與人交貌落落內
惰至亦不爲崖異不喜雕飾性開明有斷事雖鉤棘
莫不辨治兩爲令不假手幕下好遊覽登華山泰岱
窮極幽險壽弈能鼓琴所著有經義史論存於家君
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奄捐館舍春秋五
十有三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於縣南馬青村之原
秦晉門下士聞君喪皆致誄秦安平番士民設位哭
踊不期而會者千人君德化所致也君配范孺人與
君齊年比德人門勤操作姑患心疾侍奉盡孝姑疾
良已君在官不問生產罷官無慍色及卒後兩親相

繼逝營喪葬教子孫一切皆范孺人力孺人卒以嘉
慶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其年十一月
三日合葬於君墓子二人衡鈞孫七人廉夫潛夫敏
夫敦夫穎夫蘊夫莊夫君才學冠世不能排金門上
玉堂撰著成一代典章乃以吏才自見尤卓卓如是
子既表君之墓感世之讀書出牧民者不知天人經
世之學輒干祿思得官既得矣則問所治之肥瘠以
爲身家計及到官則又覬他邑以爲勝此邑秋毫終
無益於民若爰書簿斂皆探上官意更舊章禮經稱
賢臣鄭康成以爲邑宰孔子言南面臨民不謂莅官

亦卽宰也縣宰所治億萬人縣皆治則天下治奈何
輕用而褻視之若牛君者可爲盡職聞君之風者可
以媿矣乃爲銘曰隴西水千尺淸其政舉宰有聲曾
邦后一月峙讀父書宰有子嗚呼徵君古賢宰我無
媿辭銘於此

伏羲陵禱雨文

蓋龍見而雩享帝於郊所以和神民而協風雨頃恆
暘爲患麥實不堅將由此此之議豈墮冥冥之行伏
念宓羲皇帝在天陟降維德馨香風姓之祀忽諸山
陽之陵莫辨具官考求封穴屢阻攀躋特以五月辛

丑朔遣官弁代躬展謁祈澤龍潭倘誅尸位之愆勿
靳羣黎之歲念茲秋種沛以甘霖方當紀異豐碑增
崇廟祀庶幾靈爽鑒此微忱尚饗

附札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
孫　札兗州府知悉時當夏仲正在祈求雨
澤本道因魚臺皃山宓羲陵後九龍潭宜昭靈應
遣官取水茲於初五日晚取到郡城雨隨水至合
送雩壇申謝札到該府等敬將龍潭水泉供設壇
中本道當率屬虔誠叩謝以酬神貺俟甘霖大沛
送水還山毋致褻慢特札
嘉慶二年五月初五日行

許太恭人九十生辰事略　旌表節孝以家

家大母許太恭人生常州宜興縣　旌表節孝以家
君官學博　敕封太孺人以是衍官比部郎　誥封
太宜人今以官監司　誥封太恭人大母父許君名
建由舉人官粵西義寧宰無子有女獨鍾愛大母先
曾祖官禮部郎中生四子先祖第三先曾祖暨曾祖
妣生曾祖妣相繼卒先祖十二歲而孤與季弟隨仲
兄鳳飛至粵西恩城州尉官署義寧君見而偉之乃
以大母許字爲館甥焉雍正七年歲已酉家君生又
二年先祖勤學攖疾卒於義寧官舍大母年才二十
三義寧君愛家君英異謂大母曰吾老恃壻壻亡嗣
子不足恃魂將餒而欲奪大母志而以家君爲嗣是
時恩城君已卒季從祖入贅土司竟不歸孫氏一綫

幾絕大母聞義寧君言則以死拒且泣告以女何不
若男使孫氏有後祀許如祀孫迄今歲時伏臘必別
祀義寧君於家所以償前言也未幾義寧君卒官大
母經紀喪事卒從粵西扶義寧君及先祖兩櫬歸里
既厝先祖於夾港祖塋側復送義寧君柩於宜興葬
已依母氏居一載以乾隆元年挈家君歸武進吾家
自明忠愍公名與祖者以佐命封燕山侯從子指揮
使名繼達者賜第武進世爲勳閥歷三百年宗族聚
居一宅食指繁費家中落先曾祖起家縣令故廉吏
伯從祖又不事產業大母因義寧君久宦積俸分半

以屬子女攜歸得資饘粥家君方幼僕婦之子窺伺肆竊閱歲發覺窮治其貲遂空大母督課家君甚勤嘗反鍵書室自牖納飲食以勵學既冠爲娶先母管太恭人繼娶吾母金太恭人乾隆歲癸酉大母見家君學成欲就京兆試因出一囊金爲納粟貲曰吾別儲之以堅若志也其年三月家君乃成行九月星衍生丙子科家君登賢書旋以下第留京師爲進取計者十年星衍生數歲貧不能就外傅或因伯叔父授經日晚歸大母躬問所誦書抽籤示句讀令溫習宵分乃寢歲己卯大母以守節三十年得　旨旌閭歲已

丑家君謁選句容縣教諭乃得迎養瀕行盡出所存田二十畝爲祭田歲丙午星衍舉於鄉丁未科以進士及第官翰林時家君遷河曲令星衍迎大母與吾母就養京邸者九年歲乙卯秋星衍由比部郎上考簡授山東兗沂曹濟道舉家至官其年冬家君由河曲解組來東嘉慶元年星衍權提刑至歷下官舍二年正月七日爲大母九十生辰幸神明强固吾父母及兩弟家室團圞敬求　當代大人先生錫之壽言以爲光采曷勝幸甚星衍謹識

岱南閣集卷二終

吳縣朱記榮校刊

槐廬叢書 第二集

平津館文稿

行素艸堂藏版

光緒丙戌年春王月
吳縣朱氏家塾校刊

自序

子不習篆書以讀說文究六書之旨時時手寫世人輒索書不止甚以爲媿又不習爲古文但讀諸經注疏各史傳志積久記錄有所辨證未暇讀唐宋人所爲大家文集也頃亦時爲世人作傳記始翻閱漢唐碑碣及各名家文集亦未模仿格律音節每自嫌文不逮意也錢少詹大昕嘗愛子文以身後傳志相屬沒前數日手書再申其意王少寇昶見子文嘗致書云承示問字堂集徵言古義層見疊出凡史游所罕詳侯芭所未議剔隱鉤沈宛如創獲六經以外先秦諸子皆可因而津逮固說文釋名之功臣亦孔賈經序之後絕無僅有子秋大業獨尊藝苑又何讓焉他日又云岱南閣集薈合六經諸子兩漢六朝而兼有之此如相如列錦纂組可以捄虞文靖浙庖之失容作弁言既而少寇捐館舍未及作序阮撫部元嘗令子作文論之云侍每言人之不能古文者下筆每成家書案牘文理或能文之士究心古文又務以虛矯爲氣詰屈爲古議論空而無意以貫之文選中散文固不爾也八家中蘇東坡筆下無矯作之習當言而言當止而止眞有漢人遺法來文爾雅深厚氣盛文

從亦猶是也三公皆一代撰述名手宏獎風流或過其實所謂文之佳惡當自知之適滋顏汗耳始官比部時在都集十餘年前舊作刊爲問宇堂稾及監司東魯權臬歷下又彙諸作爲岱南閣稾負米江浙時僑居金陵園有古松因命其文爲五松書屋稾再官東省復整新舊諸文續刊爲平津館稾其已刊石及附刊各書序跋世人多見之不復錄入文不足存故不敢依古人文集分類定卷僅用懷素敘書引當代名公稱述之例爲之自序云爾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二十九日孫星衍撰於安德使署平津館

吳縣朱氏槐廬家塾校刊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平津館文稿卷上　芳茂山人文集弟九

擬請復孔子封爵表

擬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摺

增立鄭博士議

請留道倉餘米改放兵糈本色議

議請餘米改放兵糈覆奏稿

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

復王少寇祖書

呈初撫部書

策問二条書義

課題

伏生不肎口授尚書論

容作聖論

虞書五服五章今文論

禮器龍袞黼黻元衣解

唐虞象形論

周書罪不相及論

分淮注江論

明堂法天論

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所撰辨

吳縣朱氏槐廬家塾校刊

俊乂在官解
武王從諫還師論
論後漢書劉平事
釋儒
用國考
委吏解
古上士劍考
平津館文稿卷下　茗茂山人文集弟十
魏三體石經遺字校釋序
禹斯二渠考序
平津館文集目　二
荆樹山房詩集序
隨園隨筆序
洪筠軒文鈔序
太白陰經跋
乾象通鑑跋
淯化閣帖跋
家文介公殿試卷書後
題金陵陳氏祖象冊後
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
詁經精舍題名碑記
平津館文集
平津館文集目
魏吏部尚書孫邕傳
明北平都指揮使孫公傳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傳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江孝廉聲傳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
督漕運管公行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
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孫公行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巡撫荆
公行狀　三　吳門保氏校刊
濟南府知府改補員外郎徐君大榕傳
文林郎連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主事王
藪山先生行狀
承德郎陝西漢陰通判署乾州知州葉君墓誌
銘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考
贈薛公冉子仲弓墓碑
釋方

夏正加時考
公羊以春王爲文王解
周公不誅管蔡論
踐奄異說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擬請復孔子封爵表

陽湖孫星衍撰

伏以周書逸簡紀泰伯追王之文雷風動威彰元公改葬之禮稽古先之令典有身後之褒封矧我孔子應期五百生符素王之徵坐奠南楹死有宗予之夢惟天爲大一以貫之以道得民王者往也踰日月以難瑒賢堯舜而遠矣昔宣尼疏爵筆于元始之初太師加封發自有唐之代暨開元詔贈爲王象服衮冕益以周家貶號罷稱帝以配天先聖優封止亞尊於

共主而元推啟聖之恩明創大成之殿代所常尊迄無異議有姦臣張璁者始以非禮議大禮繼斥封王爲僭王黜號謚而稱先師毀象設以爲木主愛人者及其杖履升堂而倒我衣裳變亂舊章非聖無法臣聞左徹俎木思黃帝之遺形三代立尸至嬴秦而變古有舉莫廢祭法明文廟貌宗尊文家所尚況大牢俏舞儼然列辟之儀祖考孫曾未改王公之號豈有布衣而受天子之拜梟比而坐九雉之堂試責實以循名詎昔非而今是我

國家化成久道咸秩無文錫命及河海之神湮祀舉

擬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揭

奏爲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仰祈

睿鑒事臣竊見

功令十三經注疏須在學官原爲課士而設近日士風孤陋止讀四子書宋儒章句不窺漢唐經義校文之官因陋就簡或有空疏者至屏斥古人經訓批抹成言博學之士無由進身饗舍教士之書亦成虛設臣考漢儒學有師法所注諸經率本七十子微言大義唐儒正義亦集魏晉以來諸儒經學之大成伏讀

御纂

欽定諸經先用鄭康成及魏晉諸儒注語次引孔穎

達疏義兼採宋儒折衷
睿鑒

列聖稽古同文之治炳若日星校文之官就試之士平時自應敬謹誦習以備科場考核豈宜倖獲科名且經義取士創自宋元元皇慶二年詔考試程式詩以朱氏尚書蔡氏周易程氏及春秋禮記皆兼用古注疏至前明初書主蔡氏猶及古注疏禮記主古注疏其後漸以廢弛當時雖矜尚氣節議禮多成聚訟積習相沿急宜振作科場風氣關係人才升降但使人人爭讀注疏則士盡通經經通則道達

朝章國典經義遂爲有用之學或以邊省士子不習注疏爲疑不知各省取士原有定額即專守一家之注文佳亦可錄取惟定令不許屏斥其兼用古注者俾士風蒸蒸日上數年之後邊省皆有通經之士經生皆爲有用之才不負

皇上作人多士之雅意矣 臣 迂疏之識實爲振作人才起見伏乞

聖謨垂示施行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增立鄭氏博士議

爲詳請增立先賢博士以昭曠典事查山東高密縣境內有漢大司農鄭康成祠墓後裔傳世久遠唐宋碑碣具存伏惟

國家崇禮先聖賢臣擇先代有功經學之儒德行純備者祀於饗舍並立其後裔爲五經博士白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閭裔下至宋儒皆有世襲惟有漢一代諸儒或親得七十子之傳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急應邀

異數以列於祀典恭逢我

皇上崇儒重道嘉慶七年四月特奉

諭旨增設伏氏博士舉千古未有之曠典

恩禮至爲優渥本司道等敬考漢儒傳經之功惟鄭康成尤集其大成于易書詩三禮論語孝經俱有傳注其春秋三傳亦有糾何氏休授服氏虔之學是十二經注康成獨綜其全不止身通六藝兼繹

聖祖仁皇帝暨

高宗純皇帝纂定諸經義疏條例先引鄭注次及唐宋諸儒說義仰見

天亶聰明折衷至當又閱濂洛關閩四大儒章句語錄其天人奧旨不出鄭注範圍至於服物典章亦或遜其精密故正史以孔書遂明稱之核其行事不受

袁紹辟命出處以禮允合聖人仕止久速之宜幸逢
我
國家久道化成興廢繼絕本司道等有守土之責明
知鄭氏祠墓後裔攸據所在未便久稽
盛典似應援伏氏博士之例并請爲鄭康成建立博
士一體予以世襲本司道等又查前任山東學政阮
元於乾隆五十九年曾擇鄭康成後裔鄭憲書立爲
奉祀生既係部咨准其奉祀則鄭氏實有嫡裔毫無
疑義鄭憲書已故有弟憲章除查明譜系年貌繕册
附詳外擬合將議請建立鄭氏博士緣由會議詳請
憲臺鑒核咨題

請留餘米改放兵糈議

爲詳請留道倉北運餘米調劑滿營節省運費事本
道查山東德州駐防官兵自順治十一年設立官十
員甲兵三百四十名匠役四名雍正二年續添甲兵
一百六十名每年應需俸餉米一萬一千五百七十
餘石內動支德常二倉米七千八百七十餘石尙不
敷米三千四百餘石向給折色銀每石一兩近年米
價昂貴倍于往時且設立滿營官兵至今百有餘年
戶口滋生日繁所支折色銀一兩不敷石米半價之

處駐防兵丁歲需兵米援照良鄉等處改撥薊米之
例在于豫東二省薊糧項下撥給本色經部議覆奉
旨允行今德州駐防官兵額支本色不敷尙支折色
不獨兵情尙苦向隅竟程亦未畫一若將此項餘米
奏請作爲滿營俸餉本色月糧合計節省運費銀米
及折色銀共五千餘兩之多既可解部以充公用而
滿營官兵共霑實惠不至苦糴貴人繁之累又與直
省改撥本色薊糧之案相符應請憲臺奏明辦理其
餘米給放尙有不敷之數再請將附近州縣徵存薊
糧並歷年積存薊米解倉支放擬合會同藩司具詳

鈞案伏乞鑒核施行

議請餘米改放兵糈覆奏稿

山東督糧道孫　移咨布政司邱　會議得前請將道倉餘米改放德州滿營兵糈本色其不敷之數動撥耐糧誠如部咨兵食既可充裕運費亦有節省實爲因時調劑起見查德州滿營設兵五百名一名爲一戶自順治十一年至雍正二年增至一千八百餘口至今嘉慶十一年共有二千七百三十餘口所支兵餉仍如舊額兼之米價昂貴折色不敷糴買一半之數本司道體察情形閔其拮据而道倉每年支剩不敷再將附近州縣徵存耐糧並積存耐米臨時撥

解道倉支放查東省耐糧向例留肥二萬八千餘石作爲撥運直隸省密雲良鄉固安寶坻及山東省青州兵米之用計每歲需用二萬七千餘石所剩無幾今該撫請將耐糧酌撥究竟每年應撥若干將來耐糧本款不致短絀之處亦未詳細聲叙請旨敕下該撫悉心籌畫據實覆奏等因遵查德州滿營兵餉向來遇有災緩之年係借撥耐糧米石支放其東省每年撥運直省並本省青州等處兵米共需二萬七千餘石若儘撥一年耐糧所剩無幾緣東省積存耐糧遵奉乾隆三十年

諭旨存貯水次地方倉內作爲常平之用或直省間
遇米少年分亦可資其協濟是以存有各年撥剩耡
米並買還五十五七兩年撥賑耡糧米穀三萬餘石
又本年買還五十五七兩年撥賑耡糧九萬四千餘
石現在詳咨飭辦所有前議不敷滿營兵糈計每年
所撥多不過千餘石少止數百石其於直省東省應
支兵糈本款亦不致即行短絀擬合查明會詳呈請
本部院鑒核覆奏施行

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名儒擢

升相位海內想聞風采然君侯夙夜密勿所以格君
心遠權勢者非中外之所窺測或責望君侯以爲位
高無言則非知君侯之深者也仲舒叩頭死罪以爲
捄弊之道當視世務之所急今上廣求賢之路而有
司不能興廉舉孝或所舉非人由樹人之未有素也
選舉之法可以得常士不可以致異人古者庶官無
曠庠序既設猶求夢卜之賢躬吐握之節今朝廷德
望無踰君侯者誠天下士之所傾心開閤延之與參
謀議萬一有所裨益且使據經守古之儒通達朝章
國典異時授以方任庶有少知治體之人而變亂舊

章之風自絕矣上至聰明君侯宜輔之以上仁五常
法五行而仁最貴者仁爲天德又爲易之元春秋之
春故仁以安人義以治我孔子曰仁者人也又曰詰
屈在人下仁以寬容爲量不以苛察爲明是以王者
開四門明四目而用冕旒蔽明統纊塞耳也竊惟春
秋之義緣人情赦小過君侯職調陰陽當思宏大體
布破脫粟之行以之自處則約以之格物則隘恐矯
詐之俗由此成人情所不能堪或倦而變本皆非適
中可久之政也方今郡國無大姦慝而繡衣直指之
使縱橫於外或嚴刻株累以成獄或受諸侯金爲之

游說長吏虛帑藏以供億積貯之事更不可問矣猝
有天災不測之患何以爲守考績之典考其所積也
阻以三載唐虞三代之所以飭吏治今或任毀譽而
廢考功之法眞僞雜糅朋黨競起官僚救過不暇送
迎交錯於道胥吏因緣爲姦君侯所言政弊而不行
令倦而不聽職此之由誠能請上愼考課之典使外
吏久於其任或有殊績就而加秩則牧守得自爲政
而民知畏愛其上可以懲姦起廢而恫幅無華之吏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轉移風化之政莫大乎此仲舒
早衰將退而侍親以君侯之知契令歸教於鄉里草

澤之士有慕效而稽古亦爲國樹人之一端徒役役
素贖無謂也君侯問考功名法則在仲舒所爲繁露
書第二十一再拜君侯足下

復王少寇書

謹復前荏吳門有札寄呈昨聞吾師南歸又有札附
江盥許太守轉達想俱不致浮沈頃奉手示承記注
殷拳並稱星衍明堂一篇之善感媿不可言吾師向
欲補禮圖考究古溝洫開方之法近知於明堂故實
蒐錄百數十條觀其所聚當有創獲星衍所爲明堂
圖考正擬如今工部作紙樣者出而示世明堂之有

永巷及有宮垣及靈臺即臺門辟雍水荏宮垣之外
自星衍發之前人竟未之及也考工記與月令呂覽
並無異義前人疑九室十二室不同豈知九室之四
隅室一室有四戶則可兩向視朔但置屏於一戶兩
牖之間以聽政耳四隅室即是左右个合而言之則
九室亦爲十二堂五室之名太廟以置五帝配祖宗
而名之非別有太廟考工荏國中者謂宗廟路寢鄭
注禮緯荏辰巳之位者謂明堂所以國中與郊外同
此順人也辟雍須就水故西京就豐鎬東京就伊洛
必於郊野此因地也以斯言之安得謂學人考古之
虛文乎堯關四門使舜爲上擯以迎諸侯必是明堂

寢皆九室仿井田爲之故有永巷考工記云內有九
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謂此也國中之明
堂有高寢及左右路寢在其後謂之三朝明見說苑
修文篇郊外之明堂有周廬以爲齋宿息從官之地
秦之宮室因諸侯之制故無九室交道漢高承而不
改至漢立明堂不置宮垣又不設周廬辟雍水周明
堂而不周宮垣以外此其不合古制也星衍考之古
經義自相符合後人誤解之誤讀之故以爲不可通
耳安得與吾師聚米言之世人又疑明堂之不可必
立以爲此特好古之過不知古者大禘不可祭祖宗

於郊又不可祭五帝於廟必有明堂合五帝祖宗而
大享之天文太微南官有五帝座禮緯稱天子得靈
臺之則五車三柱謂庫樓象靈臺此應天也九重至
深邃千八百國及四裔來朝從官無所安措故於郊
立明堂闢門而示之信設辟雍以辟非常合天祖以
昭其敬又養老習射教學縣象詢萬民亦不能聚士
民老弱行禮於深宮之中故於明堂使之環橋觀聽
此順人也辟雍須就水故西京就豐鎬東京就伊洛
必於郊野此因地也以斯言之安得謂學人考古之
虛文乎堯關四門使舜爲上擯以迎諸侯必是明堂

若在九重則道回遠亦何能擴四門明四目古者享帝於郊而寒暑節風雨時明堂法天則地按陰陽五行祭則鬼享之先王絕地天通之學在於是周衰不巡狩諸侯不朝是以明堂之制不明王肅與鄭學爲難廢五帝之祀後世遂疑明堂之設爲好古虛文矣通經之儒不可不思古人制作之意誠如吾師之言坐而言不能起而行者無用之典制不必學也言不盡意可與知者道秋間作吳門之遊當與吾師商訂明堂樣本及訪孫子豕耳家居有斷炊之患人事雜還幾廢學殖無可告吾師也謹復

呈安徽初撫部書

頤園前輩大人閣下前因旌節東來適值催漕濟上未能迎候道旁當遣奴子探投蕪稟接奉手諭知蒙鑒入獻歲發春伏稔鼎祉增新鴻禧茂集拜臺省平章之　命晉東南節制之階翹企龍門載深鳧藻本道辦理新漕一切自身刻苦體恤下情幸值年歲有收軍民俱爲甯謐惟尋章摘句之儒濫竽一路已爲事亦爲盛舉又顧甯人先生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是未就之稿如能增補成書實爲經濟要務爲政者使車所至按圖考究可以知地方關隘河渠風俗都會古今異宜緩急所先之處施之有政厥有舊章如老前輩於辦理志局之便再爲修纂不獨有功顧氏亦天下後世不可少之書閣下清名重臣出而開府自當以立功爲先然立言亦不可盡廢蓋立功在一時而立言在後世儻其言有關民法美政一時即未能行後人踵而行之貽數世之安其陰德豈在立功之下惟大賢擇而行之本道又有疑者近時積貯之法因恐州縣出入浮僞不能察吏遂致採買平糴之事十數年不復舉行倉穀空虛腐朽一有偏灾將何賑給推原其故皆由報糧價不實以至隔閡難行糧價少報則例價既不能請增矣而平糴時又不能以穀價昂貴入告米值市價每石三四兩例價不及其半舊時取之田多有穀之家原因備地方荒歉不妨借民力以濟民今則紳士富戶既少踴躍急公媕睦任恤之誼上司又不許擾及閭閻或州縣倍價以虧帑項或上司存價而虛倉廩保無偏灾守禦之事能不令億兆流離顛沛乎閣下如能飭地方實貯倉穀專亦爲盛舉又顧甯人先生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是未就之稿如能增補成書實爲經濟要務爲政者使車所至按圖考究可以知地方關隘河渠風俗都會古今異宜緩急所先之處施之有政厥有舊章如老前輩於辦理志局之便再爲修纂不獨有功顧氏亦天下後世不可少之書閣下清名重臣出而開府自當以立功爲先然立言亦不可盡廢蓋立功在一時而立言在後世儻其言有關民法美政一時即未能行後人踵而行之貽數世之安其陰德豈在立功之下惟大賢擇而行之本道又有疑者近時積貯之

則活億萬人在數十年之後所謂陰德非目前赫赫之名也其要在實報糧價則事無掣肘各省仿而行之豈非善政乎有課題附呈鈞政畢恬溪歲暮過我敘旬日而別有札再呈

策問

問尚書有今古文師說殊異若金縢之啟或謂周公已死或言尚存文侯之命或以爲晉文侯或云文公幾不可折衷矣卽皐陶謨一篇今所合之益稷存焉尤多疑義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大傳分五者爲五色以應五服五章之數而鄭康成有九章十二章之注能各通其說乎經言八音經文止有磬管及搏拊琴瑟笙鏞柷敔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獨缺其土豈塤果暴辛公所作或古已有之或土鼓瓦匡鼓兼土革二音歟經云暨益奏庶鮮食史記兩見與益予眾庶稻之文豈今尚書脫稻字歟毋若丹朱傲見於漢人之說以爲舜言故禹荅以娶塗山生啟之事今皆出自大禹之口斥言帝嗣毋乃非人情乎經文再見夔曰史記所無上云於是夔行樂考爾雅曰夔于三字通訓洪範土爰稼穡史記作土曰或曰字當訓爲爰歟夏本紀之說皐陶謨謂禹伯夷皐陶語帝前此

極生萬物而王四季非容不足以當之白虎通云土謂宮宮者容也含容四時者也能言其義歟容之言寬爲聖人美德故堯典安安一作晏晏釋者以爲寬容覆載論語云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而春秋左氏有寬猛相濟之說論語云子威而不猛猛豈聖德之所取歟于易義處翻以爲震爲寬仁是東方之行而翼奉則曰西方之情喜行寬大與易義背乎不背五經異義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諸生讀書檃古當以敷陳經義爲先其各述所聞以對

課題

問積穀所以備荒歉自古行之有常平倉及義倉社倉之制常平發官錢以糴義社倉取民穀以充雖有偏災民無流離之患豈非善政與古之常平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今

國家糴穀之法始則以豐年勸民出穀後則定爲市價載於會典是舊制亦有取於閭閻者或以義社倉之法合於常平與今之例價石七錢卽昔之市價及時價既倍或應陳請增價或以例價取之田多有穀之家勢無中立孰爲良法乎採之隣境則運廢無資採之市集則行市不聞糴穀議者之說或未可行與糴買而用平價不與和糴之名相混與以例價責州縣糴穀禁其勿取閭閻必至虧帑以賠償豈非恤民而困吏困吏而病國與因州縣虧帑創爲存價於上之法存價而虛倉廩猝有荒歉儻不可食虧穀之害不大於虧帑與買補之令不行而平糴之事廢州縣積貯則粗腐豪右封殖以居奇終無穀賤之日得非恤富民而累貧民乎義倉社倉之設取之於民而不爲累者藏於民以備災也常平則有例價而以爲累民何薦紳之無遠謀乎今防胥吏之弊廢採買平糴之事是爲因噎廢食豈得謂之知政體與諸生讀書稽古必應講求經世之學其悉所聞以對

伏生不肎口授尚書論

今所存尚書二十八篇及書序一篇考之史記漢書儒林傳俱以爲秦時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則伏生未嘗口授經文也口授之說出於顏師古注漢書引衞宏詔定古文官書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敎錯云云伏生既有壁藏經文又須傳言者以先秦古文晁錯或不能識且當授以章句故使女傳言卽所謂敎於齊魯之間自僞孔序稱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後人遂疑經文俱出於口授與正史壁藏之說甚相戾矣夫伏生既藏書於秦時必親見百篇全書既見全書則所亾數十篇必能記憶其文而當時不肎口授晁錯者古人傳述聖經必有證據不敢以口授之文疑誤後學或經文後世復出少有參差如張霸之與中文不相應以致罷黜其學則大違聖人闕疑愼言之義矣今尚書大傳殘佚僅存輯本所引予辨下土使民平平民以無傲（路史陶唐紀）是九共之文上祭於畢白魚升舟是大誓之文而伏生僅舉其詞以入大傳並

不與二十九篇經文同時傳授至宣帝時始得泰誓三篇於河內益知伏生不敢妄傳經文之苦心矣當時壁藏二十九篇證之孔壁後出古文字字符合故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以起家又知伏生所傳非記誦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後人喜造僞書若張霸王肅皇甫謐梅賾劉炫之徒皆先秦所未有之事安得以之誣伏生且以誣唐虞三代之文乎

容作聖論

洪範思曰睿睿作聖馬鄭俱訓睿爲通五行志引經作睿應劭曰睿通也古文作睿張寏曰睿通達以至於聖韋昭注楚語叡明也引此文是馬鄭應氏張氏韋氏俱用古文尚書說也五行志又引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思心者心思慮也容今本作睿誤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又曰心不能容則穌穡不成而秋多雷說文云思容也是伏生今文作容董子班氏許叔重俱用其說爲寬容也案五行傳次五事曰思思屬土土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爲萬物脫母字禮樂篇又云土謂宮宮者含也容也含容四時者也五行傳既以聽屬水聽曰聰與睿同義不應思又爲睿中庸篇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篇柔足以有容也自爲二字說苑君道篇尹文曰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今本作睿亦誤作聖劉向亦今文之學也容爲土德爲宮音宮爲君土爲皇極故人君以能容爲德不以能察爲明不容則稼穡不成稼穡屬土也堯典安安一作晏晏古義釋爲寬容覆載晏爲天清也如淳注漢書爲日出清濟以該睿也泰誓其如有容馬論語君子道乃久荀子云君子賢而容眾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聖稱曰作聖非容不足以當之古書有韻恭從明聰容協音睿則不協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孔子告以古者晏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紘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漢書云察見淵中魚不祥此
容德之次於容明矣左傳寬猛相濟或謂非聖人之
言論語言寬則得眾子威而不猛猛非美德然傳以
對寬此寬謂寬緩非謂寬容故猛濟之猛亦疾速之
意非嚴刻也若土德寬容則吐萬物而王四季固無
待以猛相濟矣尚書今文說俱勝古文蓋伏生曾見
先秦百篇之書親授西漢諸儒雖以今字名今文實
古義也思作容之勝作睿其一隅矣因作書義疏而
為之說並以課問德州書院諸生

虞書五服五章今文論

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今文說見于大傳古文說
見于說文至鄭氏推周禮冕服九章合日月星辰以
為有虞氏十二章之說後漢輿服志用之遂為定制
解經者習守鄭注或嗤大傳之謬予徧考書傳知今
文說之未可非也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
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云龍為青者東方之行色
青華為黃者爾雅云華黃也皇黃音相近禮有鞠衣
先鄭釋為黃衣作繪黑者說文黼沃黑色（玉篇沃作渥）繡
女黑色也義皆為黑會繡此四色于元衣合為五色
故于黑色獨云作繪也宗彝白者馬氏釋以為虎虎
與龍對西方之行色白又說文彝从糸糸為綦蒼白
色是宗彝白也璪火赤者火南方之行色赤大傳所
分五色皆非無本據經上云五服五章下云五采五
色是其說合于經文也大傳又云天于衣服其文華
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子
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自天子至
士皆服山龍者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
維王之太常是下士亦服袞龍之證周時沿古制也
士山龍亦在元衣故禮器云士元衣纁裳也爾雅云
袞黻也廣雅云山龍彰也說文黼字解以山龍華蟲
為袞衣袞為畫龍之衣山龍為五等共有之章服故
爾雅廣雅單舉之以該華蟲等五章服色是其說合
于爾雅也天子備五色得服華蟲諸侯以下不服大
傳說華蟲黃也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嚳帝堯服黃黼
黻衣言天子有華蟲獨得服黃是其說之合于大戴
禮也大傳言五章之服上不及日月星辰下不及粉
米黼黻絺繡其不言日月星辰者說文繪字黼字解
兩引山龍華蟲不引日月星辰黼字解並云袞衣山
龍華蟲說文所引即衛宏古文官書說是古文亦不

以日月星辰爲衣飾王肅言舜時三辰卽畫于旌旗不在衣也偏考周禮禮記左傳曾子之文但有日月星辰畫旂章之說王肅之言或本古文不可以人廢之是今文說之合于古文也五服不及粉米黼黻絺繡者今文意以粉米已下爲繡文刺繡以絺白天子至士衣裳皆用之其山龍已下五章止爲衣飾也何以知刺繡于絺白虎通衣裳篇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云絺綌蔽形者舜絺衣與琴以移衣爲絺衣者刺繡于絺說文以移爲元服可證元衣加繪繡故亦謂之元袞五帝本紀云賜稱堯黃收純衣純衣卽黃黼黻衣言其元質則曰純言其畫采有華蟲則曰黃也刺繡之事以紈葛之精細者爲質布畫山龍等五章於上而繡之所謂畫衣繡裳而繡之經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五色畫也五采繡也故月令云命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刺于山龍等五章空際之處復分畫爲界緎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爲黼視其文如聚米也荀子正論篇說天子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說山龍華蟲黃宗彝白璉璉之博綦文而艾白色云璉玉飾如水藻文者言繡文如冠玉之文爾

蟲作繪宗彝藻火在上者因刺繡必先布畫五章而後刺粉米黼黻之文衣則以黼黻加山龍已下五章裳則黼質而有赤色稱爲繡裳僅用粉米黼黻而已王制正義引鄭注易下繫詞云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繡也合之考工記及說文黼爲白黑相次黻爲黑青相次繡裳不必有五章而五采已備詩人謂之繡裳繡是備五采之名也衣五色加質元爲六章裳五色加質繡亦六章故禮運有五色六章十二衣之文衣裳各六章象乾坤各六爻故曰古人之象謂黃帝垂衣裳取諸乾坤也裳之上又有蔽前之蔽字亦之說文韍韋繡也蔽既有繡則裳不繪五章也此今作市亦畫山火龍章見于明堂位蔽以韋亦畫而繡文不言之義可以推究書傳女紅而通其說也鄭氏謂有虞十二章者推儀禮九章言之又據郊特牲云王被謚以象天卽謂有日月星辰其他別無經證但衣元質卽象天不必掩日月星辰爲說也與服志雖言用歐陽大小夏侯之說實則仍爲鄭注魏晉以來遵用之上古冕服自秦改爲衫元之後漢高益以絳緣中衣當由叔孫俗儒蕭曹刀筆之吏不能考定古制惟伏生年九十餘親見先秦周末制度口授晁錯

歐陽夏侯以此五章之說著之大傳似爲可信故吾以爲今文之說勝于鄭氏也

禮器龍袞黼黻元衣解

禮器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繡裳鄭注以爲祭冕服也而注下文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云似夏殷禮也則鄭亦以龍袞諸制爲夏殷禮矣孔氏正義亦以爲夏殷禮引崔氏說云日月之文不及龍云龍袞者舉多文爲首耳案經文舉文爲貴則是夏禮非殷禮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舉天夏文者士地夏尚鬼故以至文者爲朝祭之服論語所云致美乎黻冕是也尚文則當爲遵者降服故諸侯自有龍袞爲天子降其服也周制亦尚文故周禮可以證夏制而舉陶謨舜之作服親命禹以汝明之語則虞夏同制可推之大傳之言五章矣大傳之言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但有五章至一章之差又云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依周禮司服推之周時王之吉服有袞冕驚冕毳冕希冕元冕之五等元冕元衣纁裳則天子備有士服知此元袞亦是元衣山龍大傳之士服也天子服士服者史記五帝本紀稱帝嚳

其服也上稱帝堯純衣純或讀爲緇亦元衣也周禮
王祭羣小祀則元冕元冕次袞冕四等諸侯讓尊於
天子天子服士服則無可讓故不能服其四章龍袞
之服而服黼也儀禮覲禮侯氏裨冕天子袞冕亦其
例也諸侯有黼者依周禮推天子既有士服諸侯至
士元衣山龍已下亦自有五章之差依禮器及今文
推之元衣山龍爲一等當以粉米黼黻爲二等黻爲
爲三等黻爲四等元衣無文爲五等又推之大傳諸
侯有次國之分則諸侯當服黼子男服黻禮器并言
之然則諸侯朝服以粉米黼黻爲一等黻爲二等

元衣爲三等亦四章子男以黼黻爲一等元衣爲二
等亦三章士以元衣爲一章故大傳云天子服五諸
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山龍以下五章
之服既有五等之差粉米以下五色之繡亦有五等
之別也魯語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韋昭引虞說
曰大采袞職也少采黼衣也王藻正義引孔晁云大
采謂袞冕少采謂黻衣是天子自有黼衣次于袞冕
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
大夫以祿當爲衣緣之誤亦不以燕庶人衣緣案緣者說文
云緣無文是也董子云諸侯不以燕則諸侯亦有文

稱山者文不備或以此別于士服或天子又有升龍
降龍之別與

唐虞象刑論

象刑見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方施象刑惟明考之
今文之義直以五帝時象刑爲畫象而無肉刑大辟
之法其說出自先秦子書太平御覽刑法部引愼子
云有虞氏之誅以蒙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
刖以艾鞸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
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
世用戮而民不犯中世用刑而民不從荀子正論篇

云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漦嬰共艾畢菲對履殺赭衣而不純纂言墨黥二罪用草纓共同宮用艾鞸菲同荆對當爲封荆用封草爲履殺卽大辟不純無領緣也楊倞解失之又見北堂書鈔象刑引尚書大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象其臏犯大辟者衣無領其說略同愼子周禮司圜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冢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此先秦所傳之言漢人多用其義漢書五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朕昔聞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新序

飾士篇書引書岁施刑惟明下云及禹不能是言肉刑始于夏也三王肉刑之說出于孝經緯蓋自禹作之因有苗之制其在呂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則椓黥書正義引鄭注本作臏宮劓割頭庶剠庶疑墨字是五刑大辟與自苗民大傳云苗民用刑而興犯漸禹因不能廢而制其中呂刑又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蓋使皐陶制之也春秋左傳昭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漢紀魯褒云皐陶不爲盜制死刑殺人者死盜則抵罪然明禹時有肉刑死刑也

其目見尚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決闕梁跾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皐陶制肉刑大辟不于唐虞之世而于禹之時蓋時變使然漢武梁祠堂畫象云夏禹退爲肉刑班固詠史詩云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北堂書鈔刑法部引東觀記梁統上書云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死刖之刑所言殛謂殛之遠方至死不反殺同粲與蔡同義今本東觀記殺作竄明非大辟之殺也此漢人爲今文之學者其說俱如是司馬遷兼用古文之學故說方施象刑惟明云令民皆則禹有不如言刑從之班固之爲白虎通亦引緯書及書傳象刑之說而漢書刑法志云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者兼用古文之義也古文之義頗采荀子之言荀子正義篇非象刑之說云以治耶則人固莫觸罪以爲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荀子之學不純故爲性惡之

說吾驗之于當今之政盜之死刑不分首從　國家自立原情遣戍之條而盜獄翻減于曩時觸罪而輕其刑安見犯者之滋多也孔子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云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唐虞崇曼曼之化致無爲之治二聖相繼不止百年孔子既有勝殘去殺之文是豈刑可用不必辟以止辟也且鳥獸神靈者猶知食自死之肉不履生草是天道有不傷生之證聖人法之古有其事亦何疑焉上古豢龍教擾猛獸之事皆非後世所能行不得謂書傳虛辭也荀子之學博于李斯一爲苛刻之論弟子奉行其說流弊木于坑儒士族誹謗身被五刑甚矣君子之當愼言擇術也難者曰五帝無死刑而黃帝斬蚩尤身體異處何荅曰此戰陳誅畔之事不得已用之不足爲制刑法之證又曰姑終賊刑今傳云賊殺何荅曰此僞傳不足據也太平御覽刑法部引大傳云不赦有過謂之賊是眚災肆赦者言爲人作眚災赦其過失姑終賊刑者言姑惡不改則不赦也賊之言害義不必爲殺論語云賊夫人之子又云老而不死是爲賊是也漢魏名臣俱欲復肉刑者漢文廢肉刑後世多以肉刑之條入于死刑是名輕而實重也然吾以爲卒不必復何也復之始則減死刑以入于肉刑久則重視死刑而輕肉刑苛刻者又將增肉刑之條孔子懼始作俑者五刑始于畫象其後遂有五殺之刑有苗既作五刑雖神禹不能廢行之未久流弊至于剖心炮烙今廢五刑而又復之其流何所底止故古者三千之刑數應禮經歷世不敢加增廢肉刑而劾唐虞之治又何不可梁唐曾一廢死刑有司或斃犯者于杖下此無善人爲邦而妄行其政非法之弊也吾因爲書義疏而知伏生見先秦之書勝于古文家言故論之

周書罪不相及論

春秋左傳僖三十年晉日季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又見昭廿年苑何忌引同後漢書肅宗元和元年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見潛夫論論榮篇今詳僞孔注並無不相及之義蓋誤釋經文矧字弔字及斷句亦多未合使然案經云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說文矧況也字作弭不應以況義解之言此元惡大憝其惟不孝不友之人所爲大惡必不謀于骨肉親戚下云子不祇服厥父事等是也云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者弔善

也與費誓無敢不弔之義同弔茲猶茲弔言惟茲善者不惟政人所罪政人卽下文惟厥正人若大正少正之屬也下云天惟與我民當斷句言有常之民爲天意所與下云大泯亂曰乃其速由又當斷句言大泯亂彝常之人乃其召罪也曰同爰速召也由同郵過也謂罪也據漢書宣帝元康二年詔引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見風俗通皇霸篇及潛夫論述赦篇知當以文王作罰分句矣速由卽酒誥惟民自速辜之義僞孔誤讀其詞釋爲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甚不詞矣書意言大惡之人不聽父兄教誨子弟勸阻而其父兄子弟亦有善者不可株連坐罪此善人有彝常爲天所與惟泯亂彝常之人乃自取罪尤應加以文王不教之罰耳正與左傳漢書不相及之文自相符合爲解者晦其詞義反疑經有脫文豈不誣哉鄭志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族師之職門內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理孰錯未達旨趣荅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共相敎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云云考族詠連坐之法起于秦文武公至漢文尙知除之三代盛時不應有此周官所云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者言犯刑收贖之家鄰里應有恤助慶賞之可以均分惠賜故下文云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非謂牽連坐罪也　國家積德累仁幾致刑措遇有從坐之條或奉　特旨免死輕刑深得康誥恤民宥善之旨豈非三代以上哲王政令乎

分淮注江論

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不得其解或以爲誤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已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僞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紆回海運古無是法又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爲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孟子言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按水經注淮水與泜水泄水施水合泄水注濡須口施水受肥東南流逕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而應劭漢書注並以夏水爲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合肥壽春之間有芍陂船官湖東臺湖道遙津見於水經注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吳

入撓魏亦必由此又引貨殖傳合肥受南北湖今史記湖誤作潮也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廬州有鎮淮樓盡肥合於淮淮水盛則被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證孫叔敖之時開芍陂當因舊迹爲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歸異出同之說合肥城在四水中故梁韋叡堰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淮肥斷流然巢湖之水夏間猶達合肥古迹可尋求也且古說大別在安豐爲今霍邱地禹迹至此排推故導江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支流與江通之證矣

然則夏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施泄肥水之流通淮達於菏澤菏澤合沛泗之流故云達於淮泗從此達河卽至禹都矣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溝通之後也淮之上游壽春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宣洩盛夏水漲則運合肥入巢湖以達于江故宋以前淮流不爲洪澤湖之患近世則上游無分洩之處又以分黃濟運爲河流所逼宜洪湖漲而高堰危矣

明堂法天論

明堂九室在國南有宮垣有四門有靈臺在南庫門先王法天所建也今天文書出黃帝巫咸或疑後有增益其甘石之書見於馬班之史及開元占經所載者較然可信甘公石申周末人親見三代明堂之制且言有原本其說見于天官書天官書之中官紫宮則象王者之居其南官太微三光之廷卽明堂在國南之象也匡衡十二星象宮垣端門掖門象四門內五星五帝座象五室軫南天庫樓象靈臺亢南北兩大星南門象南庫門也藩臣將相執法諸侯郎位大將士大夫皆有星各象天子明堂之位而南門見於夏小正非三代盛時國南有明堂安得有是天象吾不敢知要之乎謂聖人法天以制明堂以定天象應皆三代先秦制作無疑矣而甘氏之說則有明堂三星在太微南東角外又有靈臺三星在明堂西見開元占經而不載於馬班之書似是漢時有三雍宮之制後人增天象以應之者然亦足爲國南之證也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大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元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宮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治事見隋書牛宏傳及御覽是亦言明堂爲應天象但以五官應五室則中官紫宮何所應何以太微廷復有五帝座星應

五室且天官書於中官星則稱太一常居別有勾陳閭道蓄輔星象是則王者之居中官已應之不可泥明堂陰陽錄之言矣南宮太微在翼軫翼軫已位之宿四月斗建巳斗杓攜龍角角亢在巳則翼軫在南故夏時以爲初昏南門正非應明堂之象而何靈臺在庫門亦應天象者後漢志注引禮含文嘉云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禮記王制正義引春秋文曜鉤云軫南眾星天庫是知靈臺在庫門周書作洛篇謂之庫臺公羊傳何休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爾雅觀謂之闕春秋僖公五年公既視朔登觀臺以望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臺在明堂中盧植禮記注謂天子太廟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疑爲重屋不合積土爲臺之說且不知靈臺法庫樓之義矣古之聖人絕地天通必制作應天地而後能格神祇故皋陶謨稱祖考來格周官稱天神降地祇出禮記稱享帝於郊而風雨飭寒暑時孔子稱祭則受福豈虛言哉天子有五時春動夏長秋收冬藏五行迭王應享其報於人其在明堂應有主名聖人因以五色名其帝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自晏

子諫上已有五帝之位在於國南之言凡此諸名猶之書詩稱昊天蒼天易稱帝出乎震齊乎巽爾雅青陽朱明之屬諒非諸儒臆造故明堂亦必制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大室五名以應天道乃可降神也古人制車制深衣猶法天則地何況明堂傳曰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二十八宿環天其形圓椭地則東西長而南北短故聖人制明堂應之其諸儒所稱宮方應坤策屋圓應乾策通天屋高應黃鐘八閩象八卦九室象九州十二宮應十二辰二十八柱象七宿堂高三尺應三統四鄉五色象其形外博二十四丈應節氣四達法四時八窗法八風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皆見於經傳所述度數微眇或亦不盡能知聖人也聖人不可接天地於家廟又不可祭祖宗於郊故爲之立明堂以配享又嫌於五時享帝之已疏達故爲之還祭月告於明堂明堂者仁之至義之盡明堂立而天神降不獨郊宮之應南宮天象矣

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所撰辨

王制兼夏殷之禮月令通天人之學列於小戴記爲禮經宋儒多疑之而以王制爲漢文博士所作者本

漢盧植語以周令爲非周法本鄭康成注是不可不辨王制疏引鄭駁五經異義云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是鄭氏不以王制爲漢文博士作也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刺六經中作王制司馬遷之書不足爲異言是周人所作不獨後漢蔡邕袁紹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是漢文時刱有王制今禮記王制並無本制兵服制諸篇何得謂之漢文時所作中稱公家不畜刑人公田藉而不稅云云若不兼夏殷制何以言之又稱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考周尺以人身爲法中人八尺故以八尺爲度即以八寸爲一尺也八寸爲尺但短於古仍分十寸今按所得周器量而知之大氏一尺當漢建安銅尺之八寸今尺之五寸強此篇云以六尺四寸當周之八尺計其時一尺之六寸四分當周尺之一尺則尺度又小於漢時矣又稱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之十步按漢書食貨志鄧展注云古百步爲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爲晦古千三百晦則今五頃困學紀聞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則較之百畝當東田百四十六畝非漢文博士所作亦明矣月令見於周書而呂氏春秋淮南子俱取其文如禮經中有樂記又見於荀卿之言前此魯恭上疏云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據此是蔡邕之說本於魯恭前人注經俱未及引書中稱大尉猶云大官之變名其例亦如稱內宰爲奄尹酒人爲大酋是以緯書有舜爲大尉之文若以爲秦官則書稱諸侯豈秦制乎秦豈有奄尹大酋之官乎季秋月令爲來歲受朔日者四夷俱稟正朔去王畿或萬里非先期頒朔勢不能達今制亦以冬令頒朔不得執此爲秦王建亥因於此月頒朔也至迎氣車服應四時方色不過一日服之以應氣非終其一季而鄭以爲殷制亦已太泥或以周禮朝祀車服不同疑其非周制更非通經之識矣鄭氏注以月令仲冬之月有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之文謂與易及樂春秋說所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相反細繹經文所云聲色謂非禮之聲色不得以作樂當之也大樂與天地同和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

鬼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不得擬之聲色
亂性也惟史記集解引馬融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
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
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則似周書月令之文
與禮記月令亦不同或取以補周書之缺固由臆斷
若竟疑月令爲秦人所作則雖鄭氏言未可盡從爲
有魯恭之說在前其後世諸儒疑經之議更比之自
檜吳漢法疑經則治以非聖無法之罪孔子亦云畏
聖人之言自宋以來乃至疑繫辭訾書序易詩序毀
周禮謗春秋王安石改孝經獨取大學中庸篇於小戴
之書而疑其餘篇不一而足襲如此之論者安得治
之漢法使經學大明於世學者愼思而明辨之

俊乂在官解

書皋陶謨俊乂在官百僚師師俊乂謂大臣耆艾者
鄭氏注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馬氏注亦同
偏考書傳無百人爲乂之文才過千人鄭氏望文增
爲才德春秋繁露爵國篇云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百
人曰傑十人曰豪說文云俊才過千人也傑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覽云千人爲傑萬人爲俊又見文子尹文子疑此注未可從也
考爾雅釋詁駿大也俊同駿釋詁又云長也歷也
郭注云長者多更歷漢書引此經作艾知乂實年長

更歷之人也周語邵公曰瞽史教誨耆艾脩之韋昭
注云耆艾師傅也漢書孔光傳云誣愬大臣令俊艾
者久失其位又云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
其猶不可以闕焉是西漢人稱此經俊爲大臣乂爲
耆艾之證在馬鄭前也古之大臣必用耆艾俾百僚
得所師法故經文下云百僚師師若不有耆艾在官
恐所爲師師者不幾如微子云卿士師師非度邪書
康誥曰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召誥曰則無
遺壽耆君奭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烏不聞文侯之
命曰既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秦誓曰尙猶詢
茲黃髮微子曰吪其耆長唐虞三代皆重老成人置
爲大僚諄切告戒見於書傳不一而足漢魏已來雖
依禮文七十致仕猶設三老五更以附詢茲黃髮之
義或優其祿秩存問政事信用老成卽所謂才過千
人者亦如左傳說鄧舒氏有三雋才恐爲少不更事
變亂舊章之人將貽數世之患矣此實鄭注千慮之
一失王曲禮五十曰艾鄭注云老也案禮七十稱老
此注亦誤鹽鐵論輕重篇曰五十以上血脈剛溢曰
艾以此說曲禮正合鄭氏說艾爲老自本洛書準讖
哲云仲父年艾但彼注云七十曰艾以釋書之俊乂

則合以注禮五十曰艾殊不合也吾之不從鄭注必有古說在前取其長者不敢妄加臆斷以立異云

武王從諫還師論

武王承文王之志以十一年伐紂至于孟津天降赤烏河出白魚八百諸侯不期自至可謂天人合應矣而還歸二年謂天意未可伐者以有伯夷叔齊扣馬之諫也夷齊之詞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據大誓稱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馬融以畢爲墓地名三統術稱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淮南齊俗訓稱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故不爲三年之喪始據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庶而作主武王至大祥未葬文王踰年不改子發之稱載主而東征皆變禮也變禮爲卒父業承天命也八百諸侯以爲紂可伐義士獨以爲未可斥其變禮之非謂之以暴武王憬然悟矣孟子曰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是時升舟得魚以爲燎武王已改稱王因夷齊一言本人心以推天意而云紂未可伐聖人無利天下之心於是見矣還歸二年葬文王則夷齊之諫行使紂亦畏懼改行武王終爲西伯可也紂則聞文王戡黎而不畏甚至奴箕子殺比干太師少師與微子俱去至十三年戊午渡師時既無扣馬諫阻之人且有抱器歸周之士於是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武王以夷齊一言而知天意卒不蹈非孝易暴之譏孰謂武王非聖人哉若夷齊者不獨商之忠臣亦爲周之諍友既以直諫全武王之孝亦因善養報西伯之知首陽者遯西首陽也諫行而全其身商亡而反其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論後漢劉平事

袁宏後漢紀彭城劉平嘗出爲母求食賊得平將食之平叩頭涕泣曰今旦爲老母採菖母飢待平爲命願得反食母而還就死賊見其志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卽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復還賊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矣吾不忍食子此事本東觀漢記史臣載之將以爲訓乎平所爲不足法也義者宜也與賊期何謂義賊至不足信偶哀平之至誠而釋之若反就之而爲所食何以事母賊不食平則平爲行險僥倖之人是何足法昔孔子與蒲人盟而負之曰要盟也神不聽晏子不死莊公之難曰非其親暱誰敢任之聖賢者依於經而知應變孔子

之要齊反侵地管仲則勸桓公歸田以示信於諸侯信重則地輕與要盟勿信之事相反而適相因易地則皆然故傳曰權然後知輕重平之所爲豈知權者哉史臣紀事將爲後世法吾以爲事不合乎經義凡偏奇之行可不爲之立傳也

釋儒

揚雄法言云通天地人曰儒韓詩外傳云儒者儒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後漢書注引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揚子所謂通天地人者易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立人之道仁與義以仁義配陰陽卽以人參天地故黃帝誨顓頊云有大圓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也上古聖人無所師法則以性情法陰陽以視聽言動喜怒哀樂法四時五行配陰陽立之名曰仁義禮智信施諸政曰刑德曰禮樂凡設官分職行政制器無不法天而後行故五經異義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配象五行是也五常用其一則偏而不濟無學則蔽生諸子之學所以遜於儒也大戴易本命及內經諸書尤詳天人合應之事故漢儒有天人之學孔子作儒行以闡明之誠以世俗執一端以病儒不知儒道之大而達權通變猶天地之大人猶有憾也許君作說文推制字之義云儒柔也儒柔音相近儒者身備四時之氣獨取義於柔者禮之學天施必得地生五行得土相成柔之時義大矣哉禮運云禮本於太一太一猶太陰五行始於水洪範云高明柔克乾剛克以坤柔故聖人有克已復畫卦始於初九四時始於長至陽在下爲甲子天正之位乾元所始也老聃疑禮爲忠信之薄不知非禮則天尊地卑不分君臣父子之名不立五教何自而施說文又云儒術士之稱術言道術考史記儒林傳以抗儒爲抗術士推十合一謂之士猶言聞一知十何可輕當之說文之字以義相屬儒字下則爲材過千人俊過萬人傑可知儒名爲最尊矣論語有云君子儒小人儒言大人務儒之實小人假儒之名非儒中有小人周末諸子得五行之一偏用之治世亦有効其著書自知不及儒遂相詬病至有非儒之作後世人惑之亦疑儒名之不尊謂聖賢之名尊也賢之字從貝說文云多才也考之詩云我獨賢勞言獨多勞論語云爲之猶賢乎已言猶多乎不爲列子力命

篇引夷吾曰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此賢字不必有學術之證其稱實不逮儒且以小人儒之語而病儒何不可以博弈之賢病賢乎明時定孔廟兩廡稱漢儒曰儒宋曰賢其意欲抑漢而崇宋不知適所以尊漢儒也此蓋姦人張璁所爲不學無術之甚者有經術之謂儒其材過人者俱謂之賢可也後人解經所言典章制度或有舛誤不及漢儒遠甚何以當應劭匾別古今之言荀子稱大儒之効即周禮所謂以道得民孔子所謂祿在其中宋明之世號爲儒者或雜以禪學既不能造次必於儒而謗譽兼之是大道以多岐亾羊非儒之過也儒又有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自處之道則然與

用國考

路史國名紀周世侯伯有用國引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姓名士錄有用姓引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古有用國見毛詩漢有高唐令用虯名士錄有高唐用羽之（二字今本闕）按此文在今本風俗通逸文中亦見容齋五筆通志氏族略應劭云出毛詩者桑中篇有孟弋孟庸毛傳以弋庸爲姓孔氏正義不能言其所出錢少詹大昕以古書庸與

閻通左氏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嘉靖山東通志古用國在今高唐州地故有用姓引名士錄有用羽之蓋以國爲氏太平寰宇記古高唐城在禹城縣南五十里蓋漢縣在今高唐禹城交界庸職正是齊人古庸用亦通字是孟庸庸職用虯用羽之當爲一族其故國在禹城高唐之間既可釋毛詩亦可補方志之缺盧學士文弨輯風俗通逸文刪見毛詩三字蓋不知其指孟庸也禹城縣舊志古迹不載用國因據嘉靖通志增入之而爲之考

委吏解示同舍生

孟子云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趙岐注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史記所言正足證孟子按周禮遺人掌邦及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地官司徒之屬是其事也司會則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冢宰之屬孔子正爲遺人之官稱季氏史者時季氏秉國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爲其屬故季氏史亦魯臣非仕於私家也會計是司會之事所云當者讀如奏當之當謂料量委積上之司會適當國家會計之數不爲季氏求贏餘也

故史記則云料量平說文料字解量也料量猶言概量以概平斗解無浮入也此正對求也爲季氏聚斂附益言之不獨尊居卑亦辭富居貧之一端諸生於孔子不求贏餘一說未能闡發猶不能細繹史記文與趙氏注耳若止以供職爲當則人人能之且國家亦不容有不供職之吏也

古上士劍考

考工記桃氏爲劍身長五其莖長謂之上制上士服之鄭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予得古劍莖長適滿把握身長五寸則三尺也以其莖

長分寸折量其臘廣首廣兩從之度悉與考工記符合可以知周尺周量大率周尺以中人指廣爲寸一尺當今之五寸強也大戴禮云布指成寸何氏休注公羊云側手爲膚鄭氏注投壺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以此度之一指廣寸則四指鋪廣四寸加大指握物爲五寸故劍莖適滿把握也宋人不知案指側手之義誤以指節豎量則太長矣山海經郭氏注引汲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晉書束晳傳作銅劍長二尺五寸蓋郭注誤二爲三二尺五寸連莖數之卽三尺也史記漢書俱稱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是古劍皆長三尺加之劍首內劍鞘中又長數寸佩在左負之植身後適及肩古人制器與人身稱再長則不便提攜也復有七尺長劍與此不同說苑淸于髡曰腰中有七尺劍史記刺客傳云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劍以擊荆軻裴氏集解引漢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漢書廣川王云好成慶畫短衣大綍長劍因作七尺五寸劍司馬氏史記索隱引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皆卽長劍與上士三尺劍異制

也宋李公麟畫孔子弟子象多攜此劍今刻石存浙中因說古劍併及之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魏三體石經遺字校釋序

陽湖孫星衍撰

隸續所載三字石經蓋魏正始中立石宋皇祐時蘇望得捐本摹刻於洛陽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凡八百一十九爲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桓莊宣襄四公經文亦有傳考孔子壁中書有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皆科斗古文漢世藏於祕府亡於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淳猶得目覩而手摹之故衛恒四體書勢稱淳爲傳古文

又謂正始立石失淳法則淳書實孔壁古文也其石在洛陽太學講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見於水經注淳既得見古文所書當有他經而獨存尚書春秋者魏齊先後徙洛陽石經於鄴都多沒於水隋開皇時又徙於長安以亂廢爲柱礎但有傳拓之本存於祕府故隋經籍志載三字石經惟尚書九卷五卷春秋三卷比之七錄所有卷數且失大半其餘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論語孝經卽一字石經而已然其時經石猶有存者唐貞觀中魏徵請置三字石經十數段於九成宮祕書監武后時移於著作院或鄴都長安之餘又有開元五年得三字春秋一十三紙至周顯德中嗣太子傳寫之唐世書學博士教國子生以石經說文字林爲業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卽用此諸本郭忠恕取以入汗簡多出隸續四十餘字至宋夏竦之爲古文四聲韻增多之字無殊絕者宋金之亂中原淪喪經石既失隋唐故府本及北宋摹刻俱不存焉惟餘隸續所載傳寫亦稀善本三體石經之學於是幾絕於世矣今就隸續遺字考其篆法足以補正說文其經傳者不少如余作舍可證許氏余从舍省丑爲升可證許氏丑象手形替作厝及替可證漢書引不敢僭上帝命黃爲黃可證漢律苛爲止句之變體盧作旅可證新附竝弓之俗字至以鍾簴字爲莒淖水字爲朝鬲爲歷婦爲若殼爲穀筍爲鄦又可知古文假借之義或合於說文所載古文重文或足補說文未備尋繹字畫實爲小學圭臬唐宋已來不究古篆傳寫音釋頗多譌舛至釋𠂤爲副釋彊爲僵如秋字作𥫱物潞字作𣲘幾不知所从蘇氏又以尚書春秋左氏錯雜成文命爲左傳不加分別倘有令甲如唐世用三體石經課士其學無由復興豈不惜哉昔杜林得桼書古文尚

書一卷握持不離身常恐斯經將絕韓愈見李服之所得科斗書孝經衛宏官書兩部令賀拔怨寫習其本蒙雖不敏夙究篆籀之學就隸續所載理而董之證以經典字書爲之音釋又得嚴孝廉可均洪明經頤煊互相是正刊刻傳遠縞附古人好古善述之志方冀河陽關中經后後世復出人間蓋以擴其聞見倘吾言疏謬俟通人更定之若夫三字一字五經六經之異說洪氏已詳辨之不復贅述云

禹厮二渠考序

二渠者何大河與漯川也河曷言渠成皋今汜水大伾所在已北禹所厮故曰渠漯曷言渠江淮河濟爲四瀆非人力漯則禹所治始自東武陽今朝城以達於海卽大清河自利津入海故亦曰渠班氏地里志獨於漯稱禹治是也九河見於經二渠見於史且河漯之名俱見於禹貢矣史遷見古文書引夏書及二渠之說是卽益稷奠高山大川者孟康之言近古當佚文也謂二渠爲北瀆及漯川者孟康光已南合清河卽淇水今衛河得其實禹河自大名已北東光今天津入海故班氏稱爲鄡東光已北合漳水至章武今天津入海故班氏稱爲鄡東故大河周定王五年東徙平原高唐之間王莽時枯故後人謂之王莽河亦謂之大河故瀆也鄭氏注尚書以屯氏河爲河故道何故瀆復出爲屯氏河卽今俗稱老黃河支流亦北合於漳故水經注云衡漳舊道與屯氏相亂自此已北皆禹迹也李吉甫以屯氏爲永濟渠卽今衛河矣曷以知河徙平原高唐之間也孔子自衛將適趙臨河而返謂之鳴犢口今高唐州西境在河徙之後州境得有河也高唐西北爲趙境或疑之考春秋傳齊威王使肹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漁於河則知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賈讓之言不誣也何以言漢武復禹舊迹漢武築金隄塞瓠子導河北行漯川亦通終漢之世河患以少河合淇漳以入海卽禹迹也漳爲禹迹何漳水過祭陌有河伯娶婦之事故知漳卽河也後人鑺銖尺寸而較之豈得謂之通知地理者歟史遷據古文班氏見周地圖所言不可誣也漯首受河自朝城後人謂漯始黎陽宿胥口誤以濟瀆當之也漯何以不見於後世也大清河則漯川小清河則濟水濟絕於章邱之北漯川絕於濟陽以東俗稱徒駭河卽漯川也東漢北魏河瀆何所行行漯川之北出入今馬頰徒駭之間也唐時河患亦少以有漯川且北流也宋時南北分流不用導河入漳之議而回河使東無復禹迹河患自此多

矣今河北流禹迹乎會通河以西合濟瀆以東合大清河大清河自濟陽以西爲濟瀆以東爲漯川河行二渠之一謂之禹迹可也治之奈何馬頰徒駭北達於海西屬於會通河深浚而利導之疏小清河通於大清河以復濟瀆故道而殺河勢濱州滄州之間切蘇鉤盤鬲津諸河故有形迹次第可治漢時議者欲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御史韓牧以爲縱不能九但爲四五宜有益今疏馬頰諸河故道奚啻四五下尾合爲逆河會於淇漳則二渠之故道盡復也河不復南運道傷乎曰無傷也河至臨邑謂之四瀆津鄜道元

言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元四瀆之稱又言吳王掘溝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於濟是河漯沂濟自古相通益以汶流用之濟運不滅黃淮交會之口也余氏闕亦言河北徙而會通之漕不廢漕以汶不以河也且夫濟齊桓以塞之河復大禹二渠九河之迹神功也河名大清百川之所朝宗美瑞也東北流環拱　神京勝於屈南東注之勢地利也省南河設官歲修億千萬之費涸出東南億千萬頃之地足資東方工用賑恤量移民居而有餘致數十百年安瀾之慶轉禍爲福之大機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惟　聖人灑沈滌災能與天地參也

荊樹山房詩集序

嘉慶四年冬十月同年生鎮洋田明府以其六世從祖斗岳先生六世祖雲岳先生詩文屬敘於予且屬編定越歲始報命斗岳先生名嶠有孝行不仕事載方志雲岳先生名戩明萬歷間由舉人歷官平鄉興安兩縣令齊魯稱二田先生兄弟甚友愛負文名築荊樹山房於鉅野城西南四十里讀書其中斗岳先生詩文集二卷自編御李集明福集遊燕集各一卷

雲岳先生詩文集二卷兩先生著述故不止是因毀於火亦稱燼餘稿皆明府所輯錄云兩先生當明之末造汲汲以勛厲風俗激揚士氣爲己任故其文多表彰孝友貞烈頌美當道經世實政之作讀之使人親親善善之志斐然感發於數百年後誠得詩人興觀羣怨之旨是時兗濟間民有惑於白蓮教者以彌勒出世相扇動數萬人攻掠鄆城鉅野間官兵不能制兩先生率家屬行間爲縣令趙某區畫守城聚餉募鄉勇結奸宄諸方略賊來有備斬獲甚衆鉅野城以保全而鄆城遂破然則兩先生之才猷智略又豈

傳以詩文以自見於時者且讀兩先生之文知其以道覺民之苦心欲消患於未萌斗岳先生之作三敎堂碑也曰或欲以般若清淨配聖經吾不知其於南面之治何若又曰世有孔子必能用二氏又他文曰儒而禪語得毋信道不篤乎雲岳先生亦云我東士素沐聖澤且惑於佛事云云可以知兩先生之學之純傳曰經正則庶民興搢紳者鄉閭所矜式使明之士夫盡如兩先生之闢異學尊聖經造次必於儒庶民不見異而遷不知有所謂彌勒者何至有白蓮敎爲一方之患使兩先生以爲人區畫者得自爲政以

籌攻守之策則其時雖有弄兵潢池者不足爲患以此知明之不能用兩先生使僅以詩文自見尤可惜矣斗岳先生詩雄奇之氣得於杜子美雲岳先生清遠之致又如劉長卿至兩先生之選詞博贍屬對工麗俱擅溫李之能事卽以詩文自見亦足名一代也鎭洋明府能承淸白之胤厲操行蕭吏治浸浸乎有移風易俗之政其抱負非可以科名文學盡者今天子詔舉廉吏有實蹟者西南兵事以次告捷行見明府之文之行無媿兩先生而遇且過之異時撰述之傳冀爲家集如坡仙樂城之有斜川尤一時盛事也嘉慶四年某月日書

隨園隨筆序

簡齋先生裒集生平所閱經史百家疑義要義爲隨園隨筆十五卷旣卒之兩載其子通及遲檃以質之星衍讀終卷縞服前輩之勤學好古不可及也始星衍以詩謁先生先生亟賞譽之以爲天下淸才多奇才少錄其存者入箧衍集中已而見星衍爲訓詁聲音之學又寓書責其好考據以爲才不奇矣先是星衍亦有詩投先生云我媿千秋無第一避公詩筆去研經又復書以爲懼世之聰明自用之士誤信先

生之言不求根底之學也然先生棄官山居五十年實未嘗一日廢書手評各史籍字迹歷歷猶在則亦未嘗不時時考據世之以媕薄輕豔詩託言師法隨園者非善學先生者也顧先生欽然嘗恐所言之或有舛誤故竟其生不以此書付梓實則著書當觀大體又思其命意所在古人千慮亦有一失如馬融以今文泰誓爲僞盧植疑王制爲漢文博士之作他如買孔疏義呂顧字書謬誤輒數十百條近世說部如困學紀聞日知錄最佳王氏之誤先生書中亦言之顧氏則不知以父不祭子爲倣倣又多誤駁說文有

本之說而皆不失爲儒林邃學先生之書雖有小疵何病焉昔先生嘗舉麟皮鼓郊天及鑿戶頰飯唅以問時末及苔及檢漢書王莽傳冠麟韋之弁李奇注謂鹿皮冠說文謂麟爲大牝鹿與麒麐字異知是鹿皮鼓耳雜記鑿巾以飯注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是鑿頰乃鑿巾耳惜不及告先生聊書此慰挂劍之恨先生始爲強項令繼以才名傾動當路而未嘗先謁人生平不信陰陽術數宋人談理語及釋氏之教以爲佞佛者且求福於無形況其有形者乎故其書言信時日小數者無不破敗又言鬼神生於人心皆合於聖人知不惑勇不懼之義又言宋學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皆是彼法也凡所言皆非尋章摘句之儒所能幾及者豈非曠世之才必有過人之識與

洪筠軒文鈔序

臨海洪氏兄弟多才俊是先有坤煊者以諸生負文名朱宮傅石君師視學時生擬成公綏嘯賦賞異之拔爲選士至都館於家以壬子科得第不永年而卒其弟曰頤煊震煊頤煊字櫟堂最好學亦爲石君師所識拔阮雲臺中丞筆記稱臨海兩生

爲古文定格不知古人當日亦自行胸懷隨其學之所得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率意成文不肖修飾邊幅亦如眞英雄之視井底蛙耳八家中韓退之學識最高無背聖哲之論柳子厚則多出入所見僻隘略如其人歐陽永叔不惑二氏之學持論甚正然濮議不合於經蘇子瞻經學典禮甚疏其文實天下之才也子嘗恨學不深苦文不逮意與筠軒諸人同志者言之又不肖爲違經無益之言今觀筠軒所作先得我心宜其兄弟見賞於石君雲臺兩先生筠軒進猶未也近館於安德平津館與予

商撰尚書今古文義疏及校訂古書將爲五經異義補證榕堂從邵楚帆學使游亦將以夏小正注疏寄予刊刻而予早衰輒有加年學易之歎倘因仕學餘閒擁古書銷永日有所成就以遂闕揚古學之志固宿昔之願否則幸同志者繼成其事無一字背先聖之言無一言爲欺世之學鈃軒兄弟其人也嘉慶十一年六月七日撰於安德使署孫星衍

太白陰經跋

此本太白陰經十卷前有序題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卷數與中興書目唐宋藝文志符合驗是前明人手錄本予在翰林時與校秘閣書錄出一本八卷前缺天無陰陽地無險阻二篇後失卷八分野風角鳥情之文及卷九遁甲等篇卷十元女式等篇曾以茅元儀武備志中所引校增僅補卷一所缺二篇及諸陳圖並闕文數處及得此本十卷乃爲完備然此本亦有不及內本者卷八雜占之文較省十之四五恐爲鈔錄者節刪或當時用之軍中各有簡錄本不同耶陳圖亦與茅本各別不知茅据何本書中稱經曰大率用太公陰符司馬法諸咨於故丞相李邦彥前北帥王安中云云則季爲北文爲宋人刪去其文猶見此書者故義檀宏深往往

文志符合驗是前明人手錄本予在翰林時與校秘閣書錄出一本八卷前缺天無陰陽地無險阻二篇後失卷八分野風角鳥情之文及卷九遁甲等篇卷十元女式等篇曾以茅元儀武備志中所引校增僅補卷一所缺二篇及諸陳圖並闕文數處及得此本十卷乃爲完備然此本亦有不及內本者卷八雜占之文較省十之四五恐爲鈔錄者節刪或當時用之軍中各有簡錄本不同耶陳圖亦與茅本各別不知茅据何本書中稱經曰大率用太公陰符司馬法諸咨於故丞相李邦彥前北帥王安中云云則季爲北文爲宋人刪去其文猶見此書者故義檀宏深往往增益中祕所未備不敢任其失墜故一一校錄俟他時彙呈　乙覽謹記於後嘉慶五年十月十一日孫星衍書於無錫舟次

乾象通鑑跋

乾象通鑑一百卷宋李季撰卷後題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奉聖旨其書以建炎四年奏上紹興元年命付太史即依經改正謝舁見繫年要錄及玉海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亦載其目四庫全書未曾入錄按李季序稱天象時變臣已逆知於十五年前嘗以徵言

宋時人檢陸游老學菴筆記有前宣州通判李季善奏章爲秦會之設醮未知卽其人否是書明鈔本備具歷代占驗之學所載黃帝巫咸甘石京房郗萌等古書甚多並有在開元占經已外者實則增損楊維德等景祐乾象新書成之李序所稱早遇異人密傳奧旨則欺人之言也玉海稱紹興三年詔知宋時太史局每月具天文風雹氣候日月交蝕等事實封報祕書省囷學紀聞亦云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後枋臣欲抹殺災異三館遂

不復知甲子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囷知秦誓之言人之有技違之俾不通古今一轍是李季此書殆不行於南宋之世季或以明陰陽爲秦檜所忌後又入其牢籠至爲齋醮其書有所本固不以人廢言也天文之學有分天部轉算兩術之不同近之習西法者率不事仰觀轉斥占驗爲不可信至說日月食推測可知不爲災異余在比部時有通西法者同僚嘗與辨論詰以人生死亦可推測而知將遭喪亦不爲災異邪病自有時而愈病時不爲疾邪日月食何異於此其人語塞近時西法亦因予言更改其術故曰舊章不可亡也此本鈔存家塾子不省占驗徒以中引古書可用爲解經證據補注疏末備云

宋搨淳化閣帖跋

吾鄉秦文恭公蕙田所藏宋搨淳化閣帖每葉旁有張文敏公照題字或以示余索售重價因得見之核勘顧從義釋文及世間流傳上海顧氏各本不獨紙墨神采及游絲飛白處絕勝其第五卷倉頡等篆皆縣針文李斯篆睨字耕字筆畫亦大異卷末款識聖旨聖字比前二行略升高此與今本顯然不同之處

至各本闕字誤字此獨完備不誤第一卷唐太宗書卿所疾者卿字不闕第三卷劉璈當作璩之書秋末陽遠秋字獨全第四卷徐嶠之書動止安穩止字不誤作正第五卷隋僧智果書蔡邕書一條增減篆體志其名志字不誤作忠第六卷王羲之書伏想帖疾至篤篤字不模糊第七卷王羲之書省飛白乃致佳省字下半不闕此郡之弊自非常才所濟非字中筆尚存第九卷王獻之書雖奉對帖方欲與姊姊字有直筆第十卷王獻之書郡陽歸鄉帖饑饉饑字中無點凡此之屬不可悉數俱勝於顧從義所見潘華文顧孫

氏諸家本僞與古唐帖及大觀十七帖相符古唐即昇元帖與十七帖皆南唐時刻而大觀時出內府眞迹重摹上石故與初搨淳化本同也惟此本第七卷王羲之書多出吾服食云云廿一字在愛爲上一條之上與十七帖同又重出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知足下行至吳會違一條與淳化帖大異未知何故或因其紙似蟬翼搨言是紹興國學摹刻本考法帖譜系載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寘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置紙蓋打金銀簿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一時有舊拓本如其言則是板本而此本所有銀錠裂文一二處與顧從義所見舊搨本同較爲細瘦又如第一卷東晉武帝書第二卷衛瓘書俱有石損文驗非木刻則不得謂之紹興摹本矣據顧從義所引泉州黔江臨江長沙潭本修內司本文字與此俱不同疑宋時翻木本燬後或更以初搨佳本上石即是此本然輟耕錄所載宋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於祕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與此又不同此帖要爲宋搨淳化佳本疑以傳疑俟博物者再爲考訂可也

家文介公殿試卷書後

先文介公殿試一甲三名卷自公官禮部時取出藏於家者易代後失去家君始從鄉郡購得之前有朱題第一甲第三名字傳是御書後有朱印讀卷官銜名則與今制異卷內加朱圍讀卷之名義起於此奉命閱卷僅加句讀進御不敢專也文介公故以書名家此卷細瘦不作館閣字體閒有脫字誤字當時不加指摘由以文義簡拔不苛細失也文中推陰陽以論文武之不可偏廢公深於儒術故所言天人合應之道比於賈董末以箴規進似逆知神宗之不振故諷以振無形之武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趙志張疏救艾穆沈思孝諫奪情被謫者至是居正獲戾而趙張用矣文介公出其門海內有彙征之慶幷不意他日之僅以直聲著而卒不竟其用也公名慎行以萬歷甲午乙未聯登上第後百九十三年星衍以乾隆丙午丁未通籍登朝先後鄉會科同在午未年分自幸座主及讀卷師亦皆一時名德清白之傳蓬麻之訓可以不至墜家聲而孤特達之遇聊書此以自勵云五世從孫星衍謹跋

題金陵陳氏祖象冊後

金陵陳氏以其先世遺象冊屬題凡十四人曰旭以升之字行宋太師丞相　國成補公曰申之昭化軍節度使入相曰澤言青苗法不便以京秩貶明州曰泌潤州僉判曰洙國子助教仁宗朝論建儲飲藥卒明無覬望曰亘輔以助教改宜黃主簿曰汜乾道進士朝奉大夫福建提舉常平茶事賜紫金魚袋曰琉前明以醫徵入太醫院曰瑜洪武時進士刑部右侍郎曰愷贈湖廣黔陽縣知縣曰鍾能醫厲儒行曰鋼黔陽縣知縣曰鏡武昌判官有循聲後附立象及長沙通判陳公墓志及傳顧璘所書有文待詔徵明跋

按跋言陳魯南宴先世遺象十三人今十四人後卽魯南象也古者聖人絕地天通知鬼神情狀設尸而祭之其禮大率廢於嬴秦然削木祀黃帝模金鑄范蠡后室圖孔子所傳甚古今孔子塑象據李仲旋碑自魏世已有之明之奸臣張璁以爲象飾類西域金人之教易聖象以木主當時不盡遵其法故所見山左江右僻邑尙有古象然則子孫之思先代非象無以交神明而文氏所云畫象之說不經見與程氏一毛一髮之論其違聖經立尸之義也陳氏今居金陵先世代有達人傳家清白賴有此圖冊以知梗概誠可謂數典不忘者子家先世居定遠自燕山忠愍佺以佐明定海內子孫多析圭擔爵者至山西行太僕卿諱巒及禮部尙書文介公諱愼行俱以文章清節顯於毘陵今家藏列祖畫象不減陳氏他日擬摹彙一冊並記祖德大略以示子孫云

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

吳東門外有孫子家見越絕書云巫門外大冢吳王

咨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又見郡國志引皇覽在吳縣下明盧熊蘇州府志引吳地記云在平門西北二里吳俗傳其地名永昌今求其冢不得惟長洲之雍倉有冢土人呼孫墩雍永聲相近道遠未敢定之郡之士大夫及吾族人以爲虎邱吳王闔閭所葬孫子爲吳王將軍破楚故闔門亦名破楚門宜於虎邱建祠屋以棲神因謀於當道立祀祭官焉孫子名武字長卿其先出自齊田完五世孫孫書唐林寶宋鄧椿姓氏書言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樂安生憑爲齊卿憑生武以田鮑之難奔吳伍子胥薦於吳王將軍破楚古者將軍如左傳將上軍將中軍之屬非有是官武特爲子胥畫策不受官故越絕書稱爲吳王客春秋

既載子胥破楚之功不必及武故名偶不見於史武死有功其子明食采於富春生廣顯於齊其後世有達人支族繁盛或居太原或居清河或居汝州郟城或居青州或居昌黎或居武邑武遂見姓氏書皆孫子後也孫子有功於吳自當廟食此土後且失其墓豈稱東南士夫聲名文物好古興廢之志唐肅宗祀太公望爲武成王以孫吳等十人配享如孔子之有十哲　國家令甲以孫子十三篇發題試士尤宜令武學諸生有瞻拜像設之處然則吳門立祠合於祀典有功於民及因國無主後則祀之義也翰林院庶

吉士孫原湘孫爾準山東督糧道孫星衍高唐州知州孫肇炳皆遠祖孫子子告刑部侍郎王昶爲孫子五十七世孫以外家爲姓同時建議釀貲蘇州周太鐫吳縣舒大令懷前朱大令錫爵元和萬大令承紀貲成此舉幷族人之好義列名碑石云銘曰

桓桓我祖傳此韜鈐信賞必罰不殘以嚴霸吳入楚折衝樽俎歸功伍胥榮名不處兵經煌煌名將之則適道以權我戰則克士有誦法神所憑依支族分布崇祠在斯左瞻巫門北倚虎阜魂無不知死無不朽廢祀復舉武功右文吳都永茀潢池埽氛

詁經精舍題名碑記

人材出於經術通經由於訓詁堯典契敷五教皋陶謨言勑我五典先儒訓典爲常班史之志藝文以五經配五常蓋有所受三代已來賢臣諳切告誡以稽古爲先則曰汝昜弗念我古后之聞曰是彝是訓於帝其訓曰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文公諗法解爾雅之篇作焉下逮春秋列國名臣俱能稱述訓典漢承秦滅學之後廣求遺書任用經術之士時則有以春秋折獄禹貢行河洪範明灾異者大臣開閤延賓文學侍從之臣得與謀

議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兩漢政治文學於斯爲盛魏晉已降經義寖於王肅卮言日出而清談廢事之俗成一變爲六朝靡麗之作隋制工商不得入仕始立進士科然以律賦試士未及振興古學至唐兼立明經科其試進士以經策全通爲甲第又廣立書學試以說文字林幷及后經其時在位通人皆能撰述朝章國典炳然可觀北宋慶歷時范文正及富鄭韓魏公相繼執政力復古學學者知守古注疏自劉敞王安石先後以新經義惑亂後進幷改明經爲進士一科而北人之守詁訓者不能進用世目明

經之科同於學究而已然有元皇慶時猶詔令易書詩禮三傳用宋注之外兼用古注疏至明永樂開胡廣等四書五經大全出而經學遂微自後掇科之士率皆勦說雷同習爲應舉之業漢唐傳注從是束之高閣我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試士以四書文主試之有學術者又擇五經文對策佳卷列爲高第進呈乙覽殿試專以對策詞館課以詞賦猶恐經學之不明既開博學宏詞之科又特舉經學之術授以館職時則有若毛氏奇齡朱氏彝尊胡氏朏明顧氏棟高惠氏士奇諸人著作彬彬列於大雅矣阮芸臺先生先以閣部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識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經籍纂詁一書以觀唐已前經詁之會通及爲大司農來開府遂於西湖之陽立詁經精舍祠祀漢儒許叔重鄭康成廩給諸生於上舍延王少寇昶及星衍爲之主講佐中丞授學於精舍焉其課士月一番三人者迭爲命題評文之主問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

里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識不用扃試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講議服物典章辯難同異以附古人敎學藏修息游之旨簡其藝之佳者刊爲詁經精舍文集既行於世不十年間上舍之士多致位通顯入玉堂進樞密出建節而試士其餘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材之盛莫與爲比異時有令甲復求經學之士或不至如劉歆所說國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施之有政庶幾通達治體亦不至有不學無術變亂舊章之患歟則中丞之好士在一時而樹人在數十年之後吾知上舍諸君子亦必束脩自好力求有用之學以爲一代不可少之人撫部方敭歷中外建樹不止此少寇老矣星衍又早衰將屈指同舍生立功立言之效不獨拭目登科之錄也夫浙東西與吳俱爲會稽郡延陵季子化行所及越紐載孔子奉雅琴從弟子以就句踐子貢因爲內外傳記其風土或者謂此邦文物盛於南渡以後者殆不然也題名仿自漢碑陰至唐而名山公府登科集宴之地皆有記述之碣所以考賢否而厲顧名之士也今作題名記書上舍生因及撫部督課評文之主問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

拔之士幷纂述經詁之友與馬後世必有思撫部好賢之政而信吾文之不空作者

汪家禧 杭府
陳文述 杭府原名文杰
湯錫蕃 杭府
陸堯春 杭府
方觀旭 杭府
童人傑 杭府
趙春沂 仁和
孫同元 仁和
蔣炯 仁和
王述曾 仁和
周雲熾 仁和
陳嵩慶 錢塘原名復亨
王仁 錢塘
馮廷華 錢塘
吳引年 錢塘原名鄴
諸嘉樂 錢塘
潘學敏 錢塘
查揆 海寧
朱軾之 海寧
倪綬 海寧
金衍緒 嘉府
胡金題 嘉府
李遇孫 嘉興
沈爾振 嘉善
崔應榴 海鹽
吳曾貫 石門
朱爲弼 平湖
周中孚 湖府
胡縉 烏程
周聯奎 烏程
孫曾美 烏程
丁傳經 歸安
楊知新 歸安
姚樟 歸安
徐養灝 德清
徐熊飛 武康
陶定山 紹府
何蘭汀 山陰
朱士井 海寧
范景福 杭府
陳鴻壽 杭府
戈文耀 杭府
錢林 杭府原名福林
王純 海鹽
胡敬 仁和
金廷棟 仁和
趙坦 仁和
李方湛 仁和
吳成勳 仁和
宋咸熙 仁和
吳文建 錢塘
周詒 錢塘
嚴杰 錢塘
梁祖恩 錢塘
吳克勤 錢塘
姜遂登 錢塘
鍾大源 海寧
張慧 鄞縣
紀珩 紹府
徐養原 德清
嚴元照 歸安
邵保和 歸安
楊鳳苞 歸安
丁授經 歸安
施國祁 烏程
沈宸 烏程
張鑑 烏程
邵保初 湖府
方廷瑚 石門
王純 海鹽
吳東發 海鹽
孫鳳起 嘉興
李富孫 嘉興
丁子復 嘉府
謝江 嘉府
陳鱣 海寧
童璜 山陰

顧廷綸會稽　何起瀛會稽
王衍梅會稽　周師濂會稽
劉九華會稽　汪繼培蕭山
王端履蕭山　徐鯤蕭山
傅學灝蕭山　周治平台府
洪頤煊臨海　洪震煊臨海
金鶚臨海　沈河斗臨海
施彬黃巖　張立本開化
以上詁經精舍講學之士九十二人
邵志純仁和　葉之純仁和
黃楨仁和　閻人經仁和
翁名濂仁和　陳前仁和
龔凝祚仁和原名應　張迎煦仁和
李章典仁和　湯禮祥仁和
許乃濟仁和　許乃賡仁和
方懋嗣錢塘　方懋朝錢塘
屠倬錢塘　林成棟錢塘
俞思謙海寧　俞寶華海寧
姜寧錢塘　陳文湜錢塘
王丹墀海寧　查一飛海寧
李彀嘉興　張廷濟嘉興
蔡鑾揚桐鄉　馮鳴盛烏程
温純烏程　淩鳴喈烏程
孫東暘長興　陳斌德清
郎遂鋒安吉　施應心孝豐
童槐鄞縣　柯孝達鄞縣
袁鈞鄞縣　鄭勳慈谿
孫事倫奉化　李兆占定海
王樹實山陰　王文潮山陰
沈王臣山陰　車雲龍會稽原名同軌
胡開益會稽原名佳　邵駿會稽
言九經會稽　吳大本餘姚
盧炳濤東陽　徐大酉東陽
杜立階東陽　童珖起義烏
潘國詔永康　陳舜咨永康
張汝房浦江　鄭瀕西安
毛鳳五遂安　汪文元開化

端木國瑚青田　姚滄柵慶元

以上古學識拔之士六十四人

王　瑜江蘇鎮洋　臧鏞堂江蘇武進

臧禮堂江蘇武進　方起謙安徽歙縣

何元錫錢塘　湯　燧仁和

以上纂述經詁之友六人

平津館記

高津至平原曰平津經漢高城入海公孫丞相以此封焉子參藩山左駐節安德地爲平原故郡當燕齊孔道通人過訪無虛日非有翹材之館也官貧兼負

帑項布被脫粟非以爲詐也位業去古人遠甚射策甲科偶相似又不足述也所以名吾館者以識風土古迹後之士夫爲國樹人或有慕夫開閤之風也銘曰

九河故道　高曰平津　有懷公孫　約己樹人

臣門如水　常滿車軼　清風在堂　金后聲出

舍此傳舍　名之强名　隨會可作　相如復生

魏吏部尚書孫邕傳

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

論語集解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

典論云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

按論語集解疏邕爲樂安人孫夫人碑及典論謂爲濟南人者青州在濟水南

其先與齊同姓出自田完四世孫無宇生二子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書子馮生吳將武武生明明生臏史記有傳自臏至邕無世數可紀

任城太守孫夫人碑云其□與齊同姓□別閭族遂以爲氏古今姓氏書云孫出自嬀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宇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臏臏字勝子國輔秦將勝生蓋字光道漢中守生知字萬方封武信君知生愈字湛然二子豐益益字元器生卿字伯高漢侍中生憑字景純車騎將軍二子居詢詢字會宗安定太守二子鸞

騏驎生爰居爰居生福爲太原太守遇赤眉之難
遂居太原
邕少儒雅漢光和中從北海王和平至許昌魏國初
建爲侍郎事文帝明帝齊王芳歷陳留渤海太守遷
吏部尚書爲侍中光祿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
孫夫人碑云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
稱世濟其休又云父爲侍郎又云爲渤海太守又
云舉君爲侍中
邕未有繼室長沙桓階死寡妻伏氏有國色文帝欲
以妻之因辭以與階同寮不奉詔文帝報曰生敬其
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違而得道者也
魏志桓階傳云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魏國初建
爲虎賁中郎將侍中
孫夫人碑云父時未□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寡
妻伏氏魏文帝以用妻之伏氏柔少有國色口非
所好而顧爲尊命莫之能定夫人謂父曰何不以
嘗同寮辭之父意乃寤文帝詔報之曰生敬其人
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違而得道者也父悅入謂之
曰昔臧武仲先犯齊莊不令與已邑今我不犯尊
而蒙優詔同歸殊塗爾又云伯序爲侍中父爲侍
郎此爲同寮
與鮑勛最善爲陳留太守時帝從壽春還邕謁帝出
過勛邪行營壘閒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壘未成
解止其事
魏志鮑勛傳云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
留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
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壘壘
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密表勛私解邕事
青龍元年盧毓爲吏部尚書多用老成奏以古者敷
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
故眞僞渾雜虛實相蒙因作考課法明帝使毓自選
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阮武及邕帝卒用邕
孫夫人碑云□□爲吏部尚書多用老成先帝舊
臣
魏志盧毓傳云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
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
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管寧在青州不應詔辟正始二年邕爲侍中與太僕
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中書侍郎王基騶虞文見寧
傳於是安車蒲輪備禮聘寧會寧卒拜其子邈郎中

魏志曾寔傳云寔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正始二
年太僕陶丘一永寔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
郎王基薦寔云云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
聘焉會寔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邁郎中後爲博士
何晏上論語集解邕與鄭沖曹羲荀顗等共成之
論語集解序云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
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
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上
及司馬景王承皇太后令奏帝芳歸藩於齊以避皇
位邕爲光祿大夫關內侯共奏永寧宮邕後遂無所
見
國朝嘉慶十一年得其金印方寸文曰建德亭侯
魏志齊王芳紀注魏書曰景王承皇太后令與羣
臣共爲奏永寧宮宜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
贊曰孫邕不負死友殉以遺囊奉詔納室義形於色
所爲志節之士也及司馬景王之行大事雖名列奏
牘而封拜無聞殆恥居其功者君子猶有取焉傳不
見於魏志千秋之後金印出上予忝同族因輯錄事
迹補傳以存家乘云

明北平都指揮使孫公傳

侯諱泰字仲和先世濠州人父諱繼達明太祖克常
州置毘陵翼爲行省都鎮撫奉命浚治城隍（見洪武實錄及聖政記）有功賜第居武進從祖諱興祖以佐命功官北
平都督追元兵死事封燕山侯謚忠愍明洪武十三
年聽文武官六十以上者致仕從征者許以子代侯
父築城陝西工竣以涼州衛指揮同知召還侯因代
爲涼州衛指揮僉事十四年十二月領兵追捕朶兒
只巴獲捨驢參政留古萬同知土王哥同知脫禾帖
木兒右丞乞荅台鎮撫不剌兒知縣等賊六百四
十餘名馬駝牛羊五千六百七十八隻十六年四月
召侯赴京賜金龍緞一疋文幣二表裏青紵胖襖寶
鈔二十錠靴一雙十七年七月賜誥命進秩明威將
軍僉涼州衛指揮使司十八年九月率師剿迤北餘
敵克之二十年十一月率師征大明府命侯駐望京
寺山口守禦二十一年六月奉命統本衛軍往山西
大同腦山等處巡哨二十四年四月率師攻哈梅里
破其城殺死僞王桑哥失里等四百四十餘名及五
百餘賊追斬僞王兀八剌失里等三名賊伏亦等一
百餘人獲金印一銀印三馬駝一百五十餘匹二十
五年奉命領民人佛家奴至西番詔諭沈藏亦失竺

二千五百餘人來降二十六年子世襲詰命領軍征
哨賽入罕迓里擒殺無算二十七年剿捕反賊干戶
亦令眞本獲人口馬匹尤眾二十九年率師征昔耳
丁大獲全勝建文元年擢北平都指揮使是時北平
都指揮張信叛附於燕惠帝倚任都督宋忠及侯遏
禦燕師故有是擢秋七月癸酉燕王舉兵內向宋忠
退保懷來燕師陷薊州奪居庸關甲申以精兵直趍
懷來侯先登鏖戰斬獲萬計軍聲大振靖難兵擇善
射者攢射之身中數矢裹血奮呼陷陳死事聞惠
帝震悼追封廣威侯命立廟盧姑春秋致祭葬常州
芳茂山之麓萬歷三年敕建表忠祠於金陵全節坊
祀靖難時死節諸臣方孝孺等一百十六人侯位第
八十二明季追恤遜國忠節復謚侯勇愍贈象山伯
國朝乾隆間建表忠祠於治城南山麓
高宗純皇帝特賜通謚烈愍焉侯生年歲數無考配
吳氏祔葬子一略襲涼州衛指揮同知永樂初以奉
革除削秩九年病卒孫一昌十一年奉敕准復職方
九歲以從祖剛代襲昌歸常州生一子勳勳生五子
世賢世良世美世德世英世賢生二子芝芸俱無後
世美生一子卿卿生一子秉絕世良生一子相相生
一子東絕世德生二子臣武俱絕世英無子侯凡傳
七世絕
贊曰當燕王舉兵內向時北平守土諸臣或送款降
附或望風奔竄有如我烈愍侯數人畢力遏寇安能
有土崩之勢及宋忠統兵三萬不能撫馭紿以燕府
屠戮其家激使盡命計既不行卒有倒戈之變徒以
一死塞責使我烈愍侯雖有先登陷陳之功王師不
能復振豈不傷哉然侯死事廟食膺兩朝析圭之典
易世之後猶蒙 加謚懷忠守義之士亦何憾焉星
衍爲侯從曾孫傷侯之死忠無後爲立廟祀並取明
史及家乘爲之傳其戰功則見明參議黃金作傳可
補正史缺略云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傳

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諸城人遠祖貴遷新城
高祖重光明嘉靖辛丑進士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
太僕寺少卿曾祖之垣嘉靖壬戌進士戶部左侍郎
贈尚書祖象晉萬歷甲辰進士浙江右布政使撰羣
芳譜父與敕
國朝順治元年選拔貢生贈資政大夫士禛生有異
稟讀書目數行下九歲能作草書工屬對順治十二

年成進士十六年選授揚州府推官值使者至江寧治海寇之獄羅織甚眾士禎保全善類多所存活坐其誣告者雪高郵居烈婦向氏冤時承追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輒繫其孥株連至親族士禎閔其無辜募款代輸之請巡撫具疏免其餘出眾人於庭皆泣拜去比受代門無私謁康熙三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士禎至江南所至登臨山水名勝必有題詠或爲遊記集諸名士唱和而公事不廢東南傳爲盛事七年遷儀制司員外郎權清江浦關務革除弊規轉戶部福建司郎中丁母艱起復補戶部四川司郎中十七年

召對懋勤殿

諭以王士禎詩文兼優改翰林院侍讀纂修明史時舉博學鴻詞科士禎力言湯宗伯斌於魏侍郎象樞得與疏薦後爲名臣一時服其知人旋遷國子監祭酒疏言漢唐已來以太牢祀孔子加王號尊以八佾十二邊豆至明張孚敬改爲中祀失歷代尊崇道德有加無已之意按禮祭從生者天子祀其師當用天子禮樂又疏請正從祀諸賢位號言宋代周敦頤等六子改稱先賢位諸漢唐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又請增從祀諸儒謂田何當漢初受易商瞿有功聖學宜增祀鄭康成注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自唐宋已來從祀至張孚敬改於鄉宜復祀其後鄭氏竟得復祀由士禎言也時論以爲不負成均之職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丁父艱起復二十九年補原官尋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經筵講官旋擢兵部右侍郎調戶部轉左侍郎時開納粟例有因之爲利者士禎戒所司勿呈稿盡諸以遠嫌督理錢法革除樣錢弊規遷都察院左都御史直南書院時議裁冗員九卿欲裁御史員額士禎特議不可因言明南北兩臺設御史百二十員今留二十四員止存五之一又裁巡按一官今御史內則巡視五城登聞鼓外則茶鹽諸差不足尚欲疏請增之何可減也且言官爲朝廷耳目不得謂之冗員時漢御史以是得不裁三十八年遷刑部尚書有救父殺人獄秋讞以金刃入情實士禎奏言當論救父情節不當以梃刃定輕重得旨改緩決其他爭議更正大獄矜恤無算四十三年以失出罷四十九年上念舊臣命復職五十年卒於里第得年七十有人

士禎與修國史明史熟悉朝章國典屢與同考典試及爲總裁俱稱得士宏奬風流說士常不去口所爲詩力追漢魏唐人風格古文雅正得體與朱檢討彝尊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云所著詩文集論法考浯溪考及筆記奉使紀遊各集選唐人詩諸書凡三十餘種刊行於世

清故江南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先生姓孫氏諱志祖字詒穀世居餘姚五世祖諱隆遷仁和隆生紹武紹武生子二人曰光祚有孝行曰昶雲南安寧州知州昶生庭蘭湖南岳常澧道庭蘭生子七人先生其次子也弱不好弄穎悟絕世讀書五行俱下一時有奇童之目浙中宿學全氏祖望厲氏鶚杭氏世駿皆器異之與往來質難焉年十八爲學附生中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舉人四十年挑選知縣是科會試中式先生掇科皆以對策經文詳贍通古學爲先後主試莊侍郎存與裘尚書文達公曰修所賞拔置高第

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以部員用補刑部主事洊擢郎中先生鉤檃律令附合經義爲部臣倚重保薦坐糧廳嚴約吏役革除弊規一時糧艘輸納稱便轉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親老不能迎養思慕成疾假歸里門先生天性恬淡不問產業既家居奉親杜門著述博物識古無書不覽所藏卷帙率皆校刊謬誤丹黃殆徧浙中之學自明季空談性命或分門別戶不求古經義好辨者則馳騁其詞無所歸宿國初經學有非周官信僞尚書不守漢儒注義者至先生以爲說經而不尊信鄭康成宜大道歧而厄言出也背康成由王肅信王肅由宋人王肅之背經誣聖由僞造家語孔叢子及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宗廟喪紀之制惜魏時王基孫炎馬昭難王之書皆不傳於是作家語疏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以證肅之竄改謬妄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刊版流播學者稱快又集駁聖證論及疏證孔叢小爾雅之非古本其書未成又病宋明人率意刪削古書善本甚難購嘗輯風俗通佚文刊入盧學士文弨羣書拾補中屬子同元輯六韜佚文以補元豐七書刪本之缺又輯謝承諸人漢書五卷補姚氏之駟漏略凡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雜說若干條仿困學紀聞考古質疑之例編爲讀書脞錄七卷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詳論一卷一時服其學之醇而有本云平生至性淳篤自

遭父母喪及兩弟物故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許與氣類名公鉅儒造門問難者必釋其疑而去盧學士卒爲之編訂遺文勒成一集汪明經中歿於西湖旅舍集同志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於舊故類此晚年爲阮撫部元敦請主講紫陽書院辭不獲命乃應聘多士宗仰會遘疾以嘉慶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卒於里第得年六十有五妻汪恭人先卒嗣子同元以名諸生傳家學孫世學

贊曰漢以來傳儒林者以通經詁守家法至晉稍衰焉有王肅起而亂之至改易制度故肅者經學之罪人也後世至祀之黌舍旋悟而黜之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集馬昭叔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先生家語疏證爲之心折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

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予所識近代儒林若先生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中皆彬彬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猶在茲乎

江聲傳

江聲字叔澐號艮庭江蘇仁和人漢江革五十七世孫六世祖禹箕自休寧遷吳門有孝行載在方志曾祖大浙祖文懋父黔生聲凡有兩兄一弟聲弱不好弄聰慧絕倫七歲就傅讀書問讀書何爲師以取科第爲言聲求所以進於是者父故爲治業既折閱居無錫聲與兄授徒爲養年二十九遭父疾晨夕侍牀褫不解衣帶手製藥餌至自滌穢視穢以驗疾進退及居憂哀毀骨立逾三年容戚然如新喪者侍母疾居喪亦如父沒時族黨哀其至行既孤因不復事科舉業獨好經義古學得許氏說文說而習之曰吾始知讀書當先識字也年三十師事同郡惠徵君棟質疑難居門下學日以進年四十一始爲尚書之學病唐貞觀時爲諸經正義自詩禮公羊外皆取晉人後出之注而漢儒專家師說反不傳惠徵君既作周易述搜討古學聲亦撰尚書集注音疏存今文二十九篇以別梅氏所上二十八篇之僞造取書傳所引湯征太誓諸篇逸文按書序入錄又採說文經子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隸書及唐開元改易古字之謬輯鄭康成殘注及漢儒逸說附以己見而爲之疏以明其說之有本以纂寫經復三代文字之舊凡四易稿積十餘年雖有小疵而大醇不可掩矣時王

光緒鳴盛撰尚書後案亦以疏通鄭說考究古學爲
書延聲至家商訂疑義始以行世焉聲又病後世深
求考老轉注之義至以篆迹求之因爲六書說謂建
類一首卽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也同意相受
卽凡某之屬皆從某也嘉定錢判官坫題之子亦推
其說以爲爾雅肇祖元胎之屬始也始亦建類一首
肇祖元胎皆爲始亦同意相受說文此類亦甚多推
考老之訓如口部之咽嗌也嗌也走部之走趨也
趨走也猶之考注老老轉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
卽建類一首也聲亦以爲然而戴編修震以爲貫全

部則義太廣聲折之曰若止考老爲轉注不已隘乎
且諧聲一義不貫全部乎聲與戴君以學問相推重
其不相附和如此又爲說文解字考證及見段大令
玉裁所著多自符合遂輟筆幷舉稿本付之時王侍
郎昶錢少詹大昕及畢督部沅雅重聲督部延致家
塾校書聲爲刊釋名爲之疏證以篆書付刊聲不爲
行楷者數十年凡尺牘率皆依說文書之不肖用俗
字其寫尚書灤水字欒字不在說文灤據淮南作廫
欒據爾雅義作孟人始或怪之後服其非臆說顧其
書終以時俗不便識讀不甚行於時又欲舉經子古

書具繩以說文字例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字準繩
又爲論語質三卷俱未脫稿而遭老疾矣今 上元
年詔舉郡縣孝廉方正之士有召用爲京外官者阮
撫部與子各從官所馳書江蘇大府交薦聲聲固不
知陳方伯奉茲造門請見聲辭勿見及府縣申牒敦
請又陳情不肖應命費撫部滄及方伯交卒以徵君應
聘 賜六品頂戴以年老終於家時有徐孝廉頲顧
秀才廣圻鈕布衣樹玉從聲游俱以通小學爲聲契
賞鈕君撰說文新附辨證據經子古書以明新附誤
增之字其本字皆已具於說文顧君校宋本列女傳
學自顧氏炎武後有惠氏父子及聲繼之後進翕然
多好古窮經之士矣以嘉慶四年九月三日卒於里
舍得年七十有九聲內行淳篤言動合古人繩尺傷
父母先沒歲時祭奠拭楮棬親滌濯自晨至午屹立
如有所見然對家屬如賓客而色甚和悅口不言錢
一介不以取閉戶著書者數十年所撰著或有舉其
失者卽時更正嘗以歧差繩尚書中星子寓書言君
繩經字以說文既太古釋天文以西法又近今恐致
鑿枘不如以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及尚書考靈

耀孝經援神契諸書注經之爲得也反復辨論聲不
非之又規聲素食不合儒行頷之而已聲死後其子
鏐告予吾父死無他言疑周官儀禮之委曲繁重不
可行於今也予曰禮意之會通在禮記不曰君子行
禮不求變俗又曰禮從宜使從俗乎居喪衣衰麻不
食肉飲酒而公門則脫齊衰大夫父友食之則飲酒
食肉惜不能以此告之矣嘗以匹緡寄聲累書千言
卻而後受其虛懷孤介如此所著書已刊有尚書集
注音疏十二卷說一卷恆星說及艮庭小慧各一卷
餘書未梓行子鏐吳縣學生亦好古後聲一年卒孫

沅湘沅縣廩生曾孫楨檀
贊曰世人訾朱學士筠及江徵君作字兼篆體益少
見多怪耳秦以隸書更易五帝三代之文傳之既久
忘其本眞漢人猶見科斗籀文著錄於說文解字證
之先秦鍾鼎刻石皆自符合壁書漆簡之逸迹猶有
什一存焉而或以不合於行楷訾之何必舍三代古
文而爲秦功臣乎自隋己前刻石皆篆隸行楷相雜
如朱學士及江徵君書者不知凡幾盍博考以證古
言之不誣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

督漕運管公幹貞行狀

公姓管氏名幹貞字陽夫一字松崖先世家濠州南
宋時遷武進六世祖陽春明禮部侍郎曾祖淑祖棟
父景賢贈如子孫官幹貞在毋七月而生僉襲不育
父聞啼聲嘉其氣足曰善撫可鞠也五歲喪父毋史
氏嘗手錄鑑略課之年十一能屬文中乾隆己卯科
舉人丙戌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　國史
任撰文甲午科分校會試丁酉科典試貴州旋充教習庶吉士四十五年改陝西
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調京畿道御史謝絕勢要請
託劾左翼尉局濫罰牲隻又劾副指揮馬爲玳改供
縱犯革除胥役積弊後四年奉　命視漕天津北河
挾沙流行向多淺阻武清縣楊村以僱船撥運累民
有數歲不得釋至拆板者又山東閘外糧艘有無弁
無丁者奏請添設剝船及自備船如所請行是秋轉
運京畿道復巡視西城大學士九卿科道會議秋讞
公議由情實改緩由緩改矜者甚多皆中窾要某大
僚後院厭有輿夫聚賭爲盜窟者或控其魁馬坤坤
回人巨猾而富飭屬出不意擒之詰旦坐城械諸市
勢要屬託者不及其冬奉　命巡視南漕旋還戶科

紛事中時山東江南久旱雖大挑運道而漕艘仍阻公因奏請令地方官疏浚支河濟運並言宿遷竹絡壩不必分黃入運使黃河全力下注不致停沙得旨諭令山東江南河臣疏通水泉無庸分黃濟運使雨有裨益使還面奏駱馬湖蓄洩事宜略言山東蒙山雨水下注沂河至邳州城北支分爲三幷入駱馬湖出上下開壩濟運如蓄水入湖遇黃林莊及邳宿上下水淺可以開涸洞及各壩濟運水小堵壩水大則開壩瀉入六塘歸海水旱皆可利濟得　旨議行九月奉　命仍視南漕五十一年還鴻臚寺少卿旋遷通政司參議其秋奉　命協理漕運總督事務仍兼巡視南漕明年還光祿寺卿又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文淵閣直閣事又明年夏　命赴山東協辦漕運總督事遷工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其冬奉　命赴山東兗州讞獄五十四年充會試總裁官　命赴直隸查勘旗地六月補授漕運總督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明年就　覲行在賜孔雀花翎黃馬褂嘉慶元年預千叟宴公任漕督七載隨時陳奏調劑事宜如江西各幫行月糧每石折銀七錢不敷米價之半又各丁有積年守凍截留交卸借墊之項困累幾不能出運者爲籌減通省浮款酌添旗丁行月糧復請將各借墊併爲一款再分十年攤還又請仍留直隸藩庫借銀十萬兩先期交長蘆鹽政易寶鹽錢文濟墊楊村各幫船撥價再於各丁名下分十年扣繳解還直隸歸款又奏蘇州太倉重運二十一幫押運丞倅請照江南通省水次兌運之例不得到淮更換改派又奏將豫省豁免緩徵停運減存之船就近赴山東受僱撥運又各幫水手縴夫行竊累丁請責成船戶保賃並得旨諭獎先世各省兌糧延至春初離次既遲幷丁需索州縣私帶貨物沿途逗遛至秋水淺及河漫之年回空船有在河北守凍不歸次者公嚴飭幷丁先期修艙受兌以復冬兌冬開舊制舟過淮關盤驗向多守候公督運無弊乃使迎前投報無敢留難每年幫弁出運秉公簽派苞苴不入罷撤沿途漕委各員以省擾累重運北行則策馬登岸督催雖風雨不避或正宿行帳徵弁出力親加犒勞嚴懲其不用命者故七年中糧艘北上及歸次未嘗逾限蓋歸次早則漕卒省費漕卒船戶無苦累則需索偷盜之弊自絕當時議其苛急知者以爲官丁交便數十年來漕督之

有清操而又能實力調劑者惟清江楊錫紱與公而已　高宗皇帝召見時亦以此言獎　諭云五十八年春因病奏請開缺有　旨命總督書麟公就近兼攝會奉　命甲江浙白糧全運京倉未議運費浙江運丁巳將餘米交坐糧廳經紀代運公以江南餘米較少執議不行被議降級旋奉　旨革職公盡瘁公事彈擊勢要不避嫌怨嘗因公劾罷權使時有排擠之者事祕不可知罷官後因居京師僦居閔忠寺杜門謝絕賓客人事寫書日數千字居二年餘以嘉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有五著有書經一隅易

經一隅問禮一隅規左一隅明史志說文考異黃門家說義玉書延陵志餘文集詩集詩餘偶存諸書若干卷又選刻舊雨集並藏於家公少賤孤露能儉約自裁決不延幕僚署中老吏無所者好在官案牘皆自手治家無餘貲時論賢之子適俱慴服屏絕私謁死之日家無餘貲時論賢之子適安適儀適羣公於星衍爲從外祖又同里前輩因狀其大概如此謹狀

大清故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孫公行狀

公姓孫氏諱曰秉字德元一字葆年奉天承德縣人先世居鄚檢遠祖在明永樂時有世襲金帶指揮者葬在縣城南之古盤海城外碣字漫漶無名諱可識考曾祖守祖妣穆氏祖自貴妣杜氏父賢妣王氏三代皆以公官布政使時累贈通奉大夫江寧布政使妣皆贈夫人公少聰慧讀書目數行下乾隆三十四年舉於鄉辛巳　恩科成進士三十六年選授河南鄭縣知縣越四年丁毋艱回籍以貲候銓知府起復仍以知縣試用湖北省四十三年補授嘉魚縣又署建始縣公素性儉樸以爲縣令親民之官當約己奉公今世有以饋貽遷劇邑屬託撓獄訟者吾不忍病國病民以徇俗也故所至之處多不稱上官意同僚亦笑其迂及受代時　國帑無絲毫虧缺士民皆歌思不忘四十四年遷授廣西柳州府知府明年擢四川永寧道又二年調貴州糧儲道署貴州按察使又二年擢湖北按察使時值畢督部以重名坐鎮雖俗俗吏少所許可獨倚重公商榷平反以爲孫廉訪不吾欺也五十九年擢山東布政使時中朝柄政者以威權撿攝外臺大僚自道府以上皆以貨賂固名位公獨不與通謁曰吾以樸誠受　主知不知其他以是爲要人屬託所不到尋調江寧布政使嘉慶

元年八月到官值山東江南河工久未合龍議派地方助貲開浚引河且議請加征公力阻其說以爲加征非　盛世事卽扣守令常秩使俯仰無資是迫使朘民也其事乃已今　上親政赫然革吏弊開言路公乃奏言河道挑築工程請任河員以專責成河員承修工竣應令會同地方官勘驗詰報先是開河工程檄調沿江沿海牧令民事曠廢委以購秫僱夫或以徵求累民或稱賠累虧帑及築隄濬河悉斂費以屬河員無從稽核沿河守令與河員同有參處分賠之責工程虛實不相關白公深嫉其弊故奏及之其後河工文武有以侵帑見法籍其家貲累萬或疑公密陳不知其審也四年四月奏請復知縣改教舊章自五十一年定例知縣補缺才不勝任卽令休致公奏言士子讀書得第需次多年始登仕版遽令終身廢棄非所以示體恤且恐上司重去人官因其別無劣蹟姑息貽誤又非整飭官方之道請以年力强壯學問優裕者改補教職如舊制又以楚蜀軍營召募鄉勇皆不教之兵驅之遠行有急旣不可恃無事則散而爲患奏請興建營田編查保甲言自河南南陽陝西以至湖北安襄鄖陽陝西西安漢中興商一帶長山大谷數千里應　敕下督撫招懷歸降流散之民各給無主田二十畝借與資糧使之耕作水田則濬川通渠旱田則開溝鑿井其山地不宜種植稻麥者雜種桑榆菱藕以助衣食五家立社擇年高曉農事爲伍長教督耕作和睦鄰里守望相助險要地方添設巡檢千把駐守彈壓習練技勇則流亡得以安業鄉勇有所歸縮此本固邦寧之效也保甲或累民因其累以弛之未免因噎廢食請責成州縣每村之中計戶分甲公舉誠愨一人以爲保長每甲十戶之中又公舉一人以爲甲長令簿記來往人客則保長不至累民罪匪無從匿跡又以承平日久懼軍營將士不嫻武略奏請選募將士訓練講求以資武備言生聚政守之術權謀應用之宜具在宋許洞虎鈐經其言簡明頗中體要懇頒發軍營講求詰練凡所論奏或蒙　上施行或下部議覆因是益深荷主知嘗以六年正月入覲　上問彌補虧帑之法公奏操之太急恐不肖吏藉詞彌補爲患地方終無實效　上嘉公樸誠後因公子燕翼之道任人覲猶屬剛方似其父云公性伉直江南大吏某以廉潔自喜嘗問何以教我公不敢言及問之切對以公多壅蔽書吏之

弊日甚大吏言亦知之但不得其要領公卽舉實事以對大吏故賢者不以公語爲悔益以此見重公在江南清節彌厲苞苴不入多用惻愍無華之吏置之衝劇率以儉約歲省供張之費數千兩從容調濟資有餘以補不足或感恩饋贈則以其貲完帑項其後皆不敢干公以私故江淮一路虧缺漸清惟其外任既久知吏弊深屬員不敢欺隱也五年三月擢貴州巡撫甫到官值銅仁縣石峴逆苗滋事之後公恐勦捕時有驚散苗人藏匿因設法招引安插腹內山場餘地使之耕種奏言苗頑均屬赤子不可令其資生無計若苗人各安生業則錯居腹地亦易防範不虞其滋生事端其年七月調雲南巡撫公在任潔己衣不改作日食錢不滿千絲毫官物不以入已惟以普洱茶煮檳榔寄家云此物能治積食勝於致珠璧也五月奏請借糴常平倉穀言滇省山多田少土性瘠薄除秋收穀米之外所種豆麥雜糧舂收本屬無多每至五六月間青黃不接市糧價昂若竟停其借糴則籽糧缺乏便致輟耕荒廢臣不敢拘泥新例致使便民之政有名無實業經飭行司道準令各屬照例借糴俟秋成後還倉仍嚴密稽察勿許有短發浮收情弊先是有奏言買補境內倉穀爲民累者又有條奏常平倉積久弊生有短發浮收之累請無災年分不準出借者各省倉穀既不買補平糶又須報部部吏高下其手增減糴價外吏率皆積穀七八年至紅腐米價騰貴富價獨擅其利常平社義諸倉無見穀一遇偏災無以給振識者患之至公有此奏上批有治人無治法惟在實心辦理實力稽查若辦理不善卽不出借倉內仍空空如也總之於民有益之事只管辦去勉之欽此公實心爲民不泥成例類此以從數人他無親屬身後所需督部爲之經紀喪事遵言不受賄贈歸櫬之日幕僚延督部檢點行篋惟餘養廉銀九千兩印封宛然得以歸櫬而已公生平友愛弟曰俞早卒以次子馮翼爲之嗣弟曰箴早卒迎養其孥撫教其子燕喜爲學附生以資爲知縣命弟曰源投効河工官楊河通判一門之內食指千數雍如也篤於故舊愛敬儒士業師某老學未達卒後爲刊其遺文恤其家累好觀經世之文輯爲一冊手自評點每與人論古昔名臣言行施連企慕輒移日晷先是詔舉孝廉方正或採朝貴意不爲申報公

以爲　國家異數不當壅於　上聞使野有遺賢故在山左江南所舉皆寒素有名之士善接幕僚諮詢公事參以見聞掾吏不能舞弊盡以誠實待人求嘗察察爲明人亦不忍欺云公生於雍正十年十二月八日得年七十有一子二人長燕翼前廣東肇羅道次馮翼蔭生　簡用通判候補郎中孫一人豫謙星衍官山左時與公同僚及歸僑居金陵公以同族有過從之雅知公爲政一二因爲行狀以質世之知公者陽湖族弟星衍謹狀

清故資政大夫安徽巡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荆公行狀

曾祖爾極祖毓光父德志俱贈資政大夫安徽巡撫

公名道乾字健中號南谿先世自明時從山西猗氏縣遷居臨晉公生數齡極穎慧稍長爲文力追先正不苟隨時好年二十一爲附學生旋食餼中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舉人三十一年挑選知縣分發湖南試用署麻陽龍山兩縣事時苗匪不靖官兵所過水陸役使民夫公核減其數民無擾累題署東安縣鞫何孔熊爭山毆斃李芝獄白所誣何振林冤出之衡州迤南食粵鹽粵商入楚饋東安令千金成故事公御之上官始重其操調永順旋膺卓薦丁母艱歸里四十一年服闋仍發湖南署慈利縣捕治土豪高斐蔡淮佐等民以安業補龍山縣調署靖州是年州境大祲餓莩狼藉於道公碾倉穀出糶設五廠與民期晨舉礮爲號民自赴廠買粟胥吏無所施其弊又以粟給其癃疾無告者且請截留長安營兵米贍賑俟秋收解歸營兵民兩便奉檄至省治獄安鄉甲與乙婚乙後悔以女許嫁他姓將婚甲母命甲偕其兄往奪女歸乙家來索酒食因叫號甲母恚自縊吏以甲累母至死罪應死公得乙悔婚狀坐乙家婦女威逼罪責免之人皆以爲當復以卓薦擢甘肅寧夏府同知會入　覲劉相國墉稱爲第一清官中朝屬目劉曾巡撫湖南習知公行政云署肅州石峯堡逆回抗拒官軍公從軍書旁午中治事不廢猶修復水利資灌溉制府舉公端方謹慎卓薦　記名擢安徽池州府知府五十四年到官革除弊規甚多署蕪湖道江安糧道時大興朱相國珪巡撫安徽尤信任公六署蕪湖道事權稅贏餘存公不以入已旋上大府爲賑恤費五十八年調鳳陽府知府復調安慶首府隨制

府至江西公幹其冬大興朱公以卓薦保公入　覲
高宗純皇帝有聞汝作好官之諭記名請假省墓
未抵家　簡授山東登萊青道嘉慶元年到官五月
代理山東布政司事時康方伯基田塞河豐工檄公
代至省治事是冬與康公商舉計典以激濁揚清爲
己任薦廉吏崔映辰李如珩等而密核其不飭者二
年擢山東按察使四年二月擢江蘇布政使先是州
縣官存留俸薪儀從郵驛經費自令甲改解司庫侯
奏銷後請支始則防吏侵挪久之解有浮費發有短
平甚至勒抵前官虧帑佐雜教官不能得俸其驛傳
領於臬司不潔者或苛駁案牘因爲饋詒郵政廢弛
日甚公　陛見時奏請州縣坐支經費依舊章在地
丁項下開除以省解司請領之繁奉　旨補擢卽荷
俞允施行天下便之六月到官八月擢安徽巡撫
公以清名荷知遇不三年自監司加擢節鉞益思厲
節操整頓地方積習先是外臺州縣虧帑代任時以
供帳什物鋪陳作抵積多至腐敗不可觸手猶以重
值注籍公檢察通省存貯實數盡令斥賣償帑負而
徵其不足之數於前後任事者曰吾荷　主知不敢
避嫌怨也又言事君當念勿欺故奏牘質直無華飾
雖以此得過不悔時弊政難驟革而他省復不能盡
一行罷任官有牽連久不得赴補者始恐公求治太
急矣六年赴江寧監臨鄉試歸奏請以勞疾解任奉
硃批獎公官聲及辦理封疆公事妥協　諭令解
任後或回本籍或卽在江省就近調理痊愈來京簡
用十二月受代居皖城明年三月三日以疾終於寢
舍春秋七十有二臨終呼首府縣至寢所指牀下金
示之曰若視印封吾幸受重　恩積養廉數千兩足
以歸櫬營葬事諸君素愛我勿爲斂賻又呼其兄屬
曰兄仁弱勿聽此輩慫恿受賻違吾言言訖氣絕公
生平儉約無姬侍服食之好自處刻厲不肯以清名
蓋人性友悌兄應乾御乾俱先卒與兄學乾不離晨
夕至老共牀褥教督子孫嚴不爲具產業篤念師友
嘗受業牛大令運震之門後官山東召其子爲運震
表墓樹碑親往酹奠居恆好閱書傳格言嘗言生平
得力是敬讓二字沈靜有先識故大僚某官山左時
有　旨命往濟上視運道卒不往公憂之曰事上如
此何以使下又見其不救月食按優伶出省爲使車
設燕告人曰此公不敬天不敬君禍至無日矣屬同
僚愼之其後大僚果以佐貴要敗去星衍任臬使時

與公先後受代共公知契最深及丁母艱歸公過金
陵必相視執不忍別親見公行事略因行述爲撰次
所記憶以俟錄名臣碑傳者採擇焉子澤恆澤椅孫
三人長炳縣學生早卒澤椅生次炆次煜俱澤恆生
山東督糧道孫星衍撰狀

候補部郎山東濟南府知府徐君大榕傳

君諱大榕字向之一字惕菴先世由江陰遷武進五
世祖夔州府通判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東旭生龍
游縣知縣元璞曾祖縣學生允容祖國子監生材贈
兵備道父瓚由舉人官四川新繁縣知縣乾隆三十

八年將軍温福統兵征金川夫事瓚守糧餉拒賊不
屈死贈兵備道子蔭襲瓚生君性開敏少善爲文工
書以縣學生應試屢不售辱於武弁遂入都以辛卯
科舉順天鄉試壬辰科成進士用主事補戶部浙江
司丁父艱歸服闋補官由戶部員外郎轉郎中京察
一等授山東萊州府知府調泰安尋調濟南府請改
部員以嘉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卒於里第得年五
十有七君在戶部始從故大學士李侍堯至楚按獄
李素操切以君治事得其平因是知名君強項不畏
權要管戶部故大學士伯和珅以好惡進退僚屬時
爭趨附君爭議侃侃不爲屈以嗤濊其面和拭而聽
之曰徐君眞率乃如是卒不能沒其才舉京察一等
守萊州府勸課農桑興理學校以儒術飾吏治士民
向化府所屬平度州民羅有良毆斃婦弟張子布畏
罪乃斃其母以誣子布君覆訊得實具獄上大府大
吏惑浮言反以案不實奏劾君職將出逆子罪君素
以切直忤僚友多媒孽拘苦之在獄繫縲紲梏其手
至皮脫君方從獄卒索圍棋或執筆爲詩怡熙自若
守者懈乃削牘具冤狀付從子走訴刑部有　旨命
胡尚書季堂案治其事質逆子於庭辭未伏牽出忽

迅雷大震逆子反顧欲一言因自陳斃母狀奏釋君
且復原官　欽使去萊郡時萬人執香火跪送云爲
賢明守伸冤眾心共服也守泰安時治移屍誣賴案
甲有惡其嗣子者與妻益殺之且殺子婦移屍誣縣
學生某以益嗣子妻致夫婦羞愧自盡君發棺視屍
得勒斃狀鞫訊盡伏出某生於獄時稱神君及調首
府尤銳意平反聲譽大起外臺廉使鞫囚率據守令
爰書問名姓而已謂之過堂有呼冤堂下輒付首府
按治或以原問官屬託掠治囚以附己成獄或承上
官意故反其事以罔昧遺君折獄務得其情不避嫌

怨不聽囑託遇不平事恆稱以官衔之牧令人人懼以獄不實被大府詰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因自署其堂曰獨持風裁以別異於衆時多忌嫉之者方君治獄時脫帽鼓掌不修威儀或坐囚於庭談笑勸誘以行其鉤距之術得其辭下堂拍囚肩飲食之故案無匿情傳其事者以爲神明同拔獄者亦斂手無遁喙處自以爲遠不及也奉滿入覲高宗純皇帝尚記君治平度州獄言山東巡撫已易人可無與爾爲難矣記名遷擢有日不悅者乘君未回任摭他事白大府以失出降級君因呈請改京員例用部郎旋

假歸逾年遭母憂服闋遂不赴補君既自負吏才盡心民事不得志於時乃治田宅置姬侍以自慰藉或涸迹市井鬬蛩蟀賭錐刀之利論說時務義形於色江左當道畏其口舌衂過存之君卽面質其短長於事頗有抹正及病困猶語所知曰今　上赫然新吏治吾及死前不可不一謁　英明天子也聞者哀之

君素達觀常租居鄰屋期八年乃起樓堂疏池蠱石費千金或以贖屋爲言君曰安知八年後吾尚在耶與人交不設城府合意則從屑沽游不合意雖富貴人亦唾棄之言人生何容置高下於胸中其致如此

所爲詩直抒胸臆字學虞褚自以爲一代絕手也子維馨早卒次維賢世襲恩騎尉仍以縣學生應試次維幹

贊曰予官東方聞徐守大榕之吏才及武令億之循政甚悉二君皆以强項不諧於時所遭大府又非不賢者俱不使盡其才衆口鑠金惡直醜正人言豈不可畏歟及徐君與予同寓虎邱客館病甚欲寫生平事狀屬予爲傳未果因爲撰次犖略以示挂劍之意云

清故文林郎賜同進士出身福建連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王葑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王氏諱光燮號葑山曾祖之仕高才不偶工畫山水及蟹與惲壽平齊名祖贈文林郎諱滋生父贈文林郎晉奉政大夫國子監生家梓母唐太孺人先生數歲父贈公教之嚴讀書樓中扃門自小竇通飲食積寒暑不少暇九歲能文章十一歲應童子試縣令奇先生文拔前列十二歲應學政試日不移晷走筆成七藝補學生員乾隆元年以五經補順天試明年丁巳科成進士十年授廣東博羅縣知縣始

視事縣中投牒者四百餘人先生坐庭中細事卽決遣當召捕案驗者屬吏子期斷不理者飭罷自巳至申手批數百紙皆盡縣中悅服兩月後案治舊牘一清久之調定安縣博羅耆民數十百人詣省言民等束髮至今七十餘年未見有視民事若巳事如王公者願假一日留因日向臺使轅門叩頭請至流涕大府先不許重違民請子留半載乃去之官定安縣民有犯淫擬辟繫獄者先生錄囚至其人實十餘齡耳曰孩也安有此事眞之縣境際海前登舟過颶風大霧有物觸舟破海水沸舟中人皆泣先生神氣如平

常俄得一舟先生呼餘人畢登乃自登舟從霧中抵岸巨濤拍后上前舟盡裂在定安二年道府重先生治行他邑疑事輒委讞決咸當其理欲白臺省右遷會坐博羅郵遞稽遲免官十五年起復爲雜澤令明年 上幸江南交河知縣尹侃有政聲偕先生辦差交州交人德之爲之語曰尹也幹王也善先生治雜澤好爲民興水利通溝澮每舟出或經行堤上徘徊視水道曲折亘久乃去邑東引滏灌城濠名文明河明末湮廢乾隆九年 詔修畿輔水利前令自邢隄開渠通文明故河入濠道曲水不能達先生鑿堤偏引水直西入東關建青龍閘時啟閉瀦潴南北七道建七利閘溉田三百餘頃築護城堤種柳千株濠中植夫渠十餘里花時邑人游泳爲樂沙河爲雜澤害圮鄭歷南縱橫二十餘里每夏水田盡沒舟行過村落間東柳柏枝諸墅歷歷見水中秋乃涸種麥號一水一麥鄉先生舍河畔召約民浚畝出夫里均直二旬而工竣水患遂息縣故有義學三舍先生至建書院廨東鳳起山下每間便服過諸生行學舍觀其書籍及所爲文爲之疏解疑難行數年高者擢甲科次或補明經食餼士風大振畿南蝗起先生赴魏縣出

賞格令民捕蝗滿格者予錢如數蝗盡滅歲嘗旱先生旦夜禱盛衣冠坐赤日中汗涔涔下左右爭扶持去不得趣白太宜人出阻乃起走謁東門龍王廟叩頭顙禱輒大雨一縣皆喜方禱時首觸坐后碑上血流漬碑積久不滅邑人異之旋攝廣平縣數月還時擬擢大興縣有阻者乃止調邯鄲令縣中間先生遷旦明先生出閭門民老小遮道泣留掖持與幾敗先生遣吏諭散因共叩頭進巵酒輒少飲慰士民意日中乃得出城就道後雜澤人列上先生於名宦云先生居官久大指與民興利除害力之所能至務推行

之以此得吏民心先是都兵嘗出臨洛關雞澤僦送
車五十兩故事先期吏選民馬牧城中吏緣爲姦或
詐增車直先生乃按鄉亭定出車數書其直令民自
擇馬至期乃會吏毫釐無敢侵犯郡廄騎詣邊假
縣中馬郵亭役使民自具芻牧五日代徵馬遍郡鄣
中先生具爲區處取貸富人馬至十假一畜官舍園
中縣滿還其主仆者輒予直又夜隸從數馬更舘宿
南關市逆旅數十家更次供億隸或羣飲叫號卽有
不遂輒怒罵毀器物先生以私秩置民舍數閒官給
用度什物隸出不敢舍市中自此安焉河東鹽池壞

西商梁借鹽引長蘆由漳運十二萬澄河運入萬過
郡縣爲扶持謝各數十百金先生卻之先生或以爲
言先生曰人各有分卽非分得子孫弗能盲久且爲
禍吾輩人前談言若可斬金鐵見利則柔其節如唾
涕豈可復面目對天下邪遂不受後事覺河北諸郡
受者皆被議制府按商簿無先生名以此歎服後以
會讞事牽連免官家居久之復起署江西安遠縣改
署廣豐初安遠孤女謝英珠許嫁何氏後母求貲不
遂擊逐行娶者會歲除祭英珠拜父前啼泣母怒率
其子擊辱英珠發篋中盡奪衣服遺嚼書契英珠走

匿族家母白縣傅英珠罪先生會族家皆言狀因召
何至趣成昏禮廷中何卽曰御其妻歸縣中男婦縱
觀皆歎息廣豐徐氏兄弟爲仇抵先生雪其罪爲復
諸生服旋授宜黃縣先生治以惻裴爲行不忍任刑
法收賦租民有負者輒假其期會上課時或不足計
簿至典裘服適其數以緩民追捕聞民俗多溺女出
敕嚴諭廣育嬰舍收恤之禁民私鑄捕首惡按其不
法餘皆憫服歲饑舉平糴法市價不得騰湧臨川令共
民突入官舍中先生奉檄至郡按其事與臨川令共
論囚庭中某令欲窮竟其罪株連多先生唯唯不更

一言自日中會論夜中未決令勸起去先生令民更
前略問狀卽論杖笞有差立具讞稿俄頃令還復詢
先生曰休矣論且定吾今報府因示之狀令愕然起
卽夜報府免數十人邑民牛皃少時盜人物後爲贅
婿婦勸夫耕田學醫法十餘年牛舅犯臧掠死南豐
獄往候執牛連坐擬配逸宜黃先生歷竟所考無臧
處自言久爲婦諫止先生曰牛前犯臧不足惜豈可
令賢女子失所隨配軍耶令更補賊果廉得乃釋牛
縣故山疆民爭山及墳壟或趣守山上下砲石投人
吏不敢收捕匯集益多會大府行部先生言宜山無

權民各趨利便無券約豪有勢者即益兼并願一切
令民認墾升科以息爭訟大府善之令下通行部中
斷獄大減江右至今稱便奉檄守鄱陽三月還以母
年至高乞養歸四十年免喪起官簡往閩省海洋羣
輩爲盜劫商舟乘以行劫又掠販者五人販者盡納
貲免死賊驅五人過前商舟登販舟去商報縣五人
適歸行捕識舟執販榜擊無完者强服先生鞫商及
販者時日不符販言某某日至某所販宿某某家因
召販主及所嘗宿者證之寃竟白閩每讞盜賊數百
多所平反閩中稱平行署莆田事二十餘日嘗釋官

舍前無罪繫者三十餘人先生前後所輒直人輕枉
罪皆此類也四十二年署將樂旋授連江閩前令虧
帑因移病不任事曰吾代人受過爲上官挾制何能
復自爲政耶先生素善子平衡常言吾行年六十九
恐不利每歎曰仲翁知止薛公縣車吾雖百不及二
子又可默墨長違首邱之義遂解疾循粵東歸先生
恬於勢利不肖爲容悅邀當世名每計典多有稱薦
輒罪同列及故屬吏或治下生多有至大官者而先
生前後爲令三十餘年終不得徙官凡任粵閩各三
賜贈蔭屬子爲傳時負米往還江浙未有以應久之
直隸再歷江西者四三與同考所至縣去官後久之

猶見思生平爲人樸介而眞衣服不少飾行道中輒
爲鄉里所指笑與人交忘形骸不立崖岸每讌集時
脫帽露頂雖當道顯者未嘗少拘禮然恭讓下士每
貧士敝服造謁迎至密坐語移日左右侍者皆疲急
人難出肝膽周旋曲周幕某病辭去依先生於雞澤
屬死事尋卒先生爲大小斂以禮使護其喪歸其緩
急可恃類此以四十四年二月二日卒於家寢春秋
六十有九娶白氏宜人側室黃張陳氏子育琮己酉
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寶雲次育璣俱國子
監生次育琪早卒次育瑞次育琯女五人長適甲午
舉人蔣蕤裕次適乙酉舉人廣東番禺知縣許志成
次適分發廣東候補縣丞吳兆晉次即適星衍次適
府庠生劉植之孫男成錦成鎏成鑑成鈞成鏞
孫女二人星衍辱在甥館故得書聞見之實以請於
當代立言之君子採擇焉謹狀（此文爲先生子育琮作託名星衍既已行世文甚古雅因刪改存之）

清故承德郎陝西漢陰通判署乾州知州葉剌史墓誌銘

子與葉文學枚同僑居金陵君弟槐以死事陝西

君父剌史又卒官復持家狀乞志墓雖不文不可辭按狀君姓葉名文麟字聖植號星槎先世祖某隨宋南渡居浙東若邨村遂爲會稽人父某移家錢塘生三子君最長少穎異善讀書工楷法入都以兵部則例館議敘選授江蘇吕城司巡檢會巡撫陳文恭公宏謨過境有夫役凌人於途君縛而杖之巡撫目爲强項吏旋以獲盜十七案申部記功丁母艱歸浙江乾隆口口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督撫奏留君檄瀹三江口水利相度地勢凡不便民者悉請大府改道服闋由嘉定南翔司巡檢調淮安稅大使卓異加一級淮安城外市河久淤君創議請依五里津帖之例挑濬不動帑而功速成民田資其灌溉會河漫入淮君悉心賑給嚴懲竊盜民以安業以父年八十有八捐擢府通判博棒檄之喜旋丁母艱歸葬浙中服闋回浙省墓置祭田令昆弟守之搆別墅於金陵寓其分發安徽奏留江南署江寧北捕通判修治　行宮及諸名勝獨以節省浮糜稱子加級是年題署淮安通判議濬城河建渡水壩開文渠溝修橋梁道路安東縣以民便河爲壑大河既淤縣卽受水君以疏濬請於守出貣田億萬餘畝鹽艘往來尤便之桃源縣知縣以徵稽料涉訟君攝縣平其事總督莅淮饑民

衆食甚眾勢洶洶以君得民心檄攝山陽縣議調劑君請郡守升堂曉諭之眾乃安帖因議賑粥出貲五百兩與邑人立條約收放民皆樂輸復以其有餘散錢米全活甚眾補徐州府通判署江寧南捕通判復辦　巡幸工程賜大緞荷包旋署江寧府江防同知調攝通州直隸州知州沿海有放火搶劫積案沙地千餘人訟莫決君廉得起釁始末罪其土豪之爭地者案遂結州治十月不雨前官未報災倉儲復不足君曰吾先宰山陽亦如是因謀之眾眾知君公廉相率出錢賑粥君請運穀萬斛由海道購薪葦數百艘令分路開倉日賑人二萬餘最後發倉平糴三月民既蘇時又患疫傳染殆遍君爲文牒神驅除瘟疫之厲病者多愈期年受代攀轅泣送者百五六十里時巡撫某與君不相得因移前數任公過劾君降級君回浙省墓置祭田令昆弟守之搆別墅於金陵寓其孥蒔花種竹翛然自得會大學士總督孫文靖公士毅訪公墨誤事不實遂入　告起官降選陝西布政司經歷權孝義川撫民同知孝義川在終南要隘之處設官未久流民爭據曠土開墾未熟時輒相侵奪君勘定界址議六年已內勿更佃勿加租限滿聽田

主自便申上大府並飭五狼鎮安縣一帶仿行之衆感德造生祠君爲改祀先賢之有功德者六十年川匪擾及關中君厯立保甲團練鄉勇隨提帥勦賊於興安雪夜襲破賊營事聞蒙　御筆記注今　上紀元之明年補授興安府通判兼攝孝義川同知事賊據鎮安縣光頭山君往斷其糧道賊惶遽夜遁二年賊復擾至孝義時官兵甚少環山無城君設樓櫓拒之會仲子槐以縣丞効力軍營自大營帶兵入援夾擊破賊事聞得　旨嘉奬其後三年槐以奉檄赴洋縣防堵遇賊力戰死事君兩攝富平縣值軍書旁午煙塵四起

捐置膏火士多獲雋民有女爲妖所惑爲牒城隍神病以愈因聽民作新廟君以餘力修補破敗休息教化一時望君如歲焉臨潼旱災民苦差徭罷市值官兵過境大吏惶急以君往莅事下車即獲澍雨爲革除糜費撫輯民邑人挽堵請尋署乾州直隸州知州臨潼士民詣方伯乞留乾州人爭曰柰何奪我公其得民如此州驛馬不足常貸之民間君自捐貲馬補之歲需芻豆購以時價民不苦擾以勦賊時墜馬傷疾作卒於嘉慶七年四月戊午春秋七十有五君篤於親故以餘祿周恤貧急或爲婚葬教督其子弟持家有善政好獎集格言以勸世妻鄭宜人先君十三卒事舅姑至孝方淮安城爲巨浸時宜人居高樓樓下水激牆崩民或具舟載宜人宜人計一身渡無復以舟濟鄰人者乃命舟具載鄰人畢始登舟雖倉卒不忘仁恕如此以某月某日合葬某原子三人長枚欽天監肄業國子生次槐縣丞贈雲騎尉世職入祀昭忠祠次梅候選知縣女子　四人孫三人長養福襲雲騎尉次養祿養壽銘曰

君善書臨鍾王君作吏模龔黃理溝洫發囷倉德綏黎威伏羌瘝厥躬蘇民殃妻臨難爲貞姜子執戈成國殤宦未達民之望死不朽葬者藏銘樂后同旂常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考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見於唐大歷十四年蕭定刻石稱開元中元宗勑殷仲容模搨之本文云於虖有吳延陵君子之幕又見汝閣絳帖字跡縮小文亦不同然皆在此刻之後余考春秋時孔子未嘗至吳而至齊觀贏博之葬細繹豈字亦當爲葬字恐是孔子題季札子墓文後人摹而刻諸吳地者也裁文類聚載宋范泰吳季子札贊云贏博遠死解劍在生夫子屐

止妄詔作名是言孔子屐止在嬴博作名者銘字古
不從金此稱孔子題字之始則晉宋人已盛傳之碑
文鬻字汗簡引作鬻音墓云孔子題季子墓文郭忠
恕所見亦是唐摹本已與蕭定石刻不同蓋緣碑本
漫摩漶傳摹者不能無舛耳子按鬻字實當爲鬻从
古文厹在井間下省一中汗簡以爲石經死字而
葬作鬻知彐卽尸之誤人卽尸下人也則孔子所題
應是覩葬嬴博時書此文以歎美之其爲先聖手蹟
非妄傳也考泰安府萊蕪縣西北三十里有季札子
墓卽水經汶水注所引從征記云嬴縣西六十里有

季札兒冢冢前有石銘二所漢末奉高令所立者今
亦不可訪求矣又考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二引史記
泰伯世家注云季子家在既陽西孔子過之題曰延
陵季子之墓今史記注引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
陽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無寰宇記所引孔子
過之題墓之語豈李昉增其文與後人引唐張說謝
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以證題字又在范泰之後
今蕭定刻石在丹徒之九里鎮季子廟前又非暨陽
賢陽爲今江陰之申港有季子墓反無唐人眞刻可
知此刻轉展流傳自齊至吳誤葬爲墓以題季札子

卽以崇禮先賢振厲風俗爲輶軒應問之事倣校官
訪考冠縣冉子祠墓倡始捐修卽據冠縣田平約土
民等以出貲修理完畢申報前來使者嘉其急公免
其徭役用以勸善考冉子仲弓爲魯人不載於史記
而見於鄭康成論語注其家語所稱少孔子二十九
歲既是王肅僞書亦不足據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
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癩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
傑超倫則以仲弓爲伯牛之子漢人及見古書或有
所本未敢定之孔子四科列仲弓爲德行問仁問政
則告以邦家無怨赦過舉賢僅僅爲季氏宰欲使南

面臨民孔叢載仲弓兩問惟刑教折獄爲兢兢是仲弓固以德行兼通政事者鄭康成序論語以爲仲弓與子游子夏等撰定是又兼言語文學之長四科幾一人兼之古有族葬之法今伯牛葬在東平冉子有葬在鄆城仲弓以魯人葬在晉冠氏未詳其故唐開元贈薛侯至宋祥符贈下邳公咸淳又贈薛公儒家尚文反葬封墓之事三代有之而明奸臣張璁逞其私議削其禮秩今象飾端冕猶存不予璁之矯誣改制也　國朝爲冉子建立博士而春秋祀在曹縣得毋爲明一統志岐說所誤乎後有智者其鑒於斯銘曰

德行之選列於聖門寒門非賤人爵非尊用同且角使可南面弓旌不及規模自見手著論語獨綜微言游夏避席求孺隨肩古有族葬東平非近冠氏有冢云胡適晉採樵既禁崇祠在茲祀典有舉神無不之嘉慶十年五月刻后

釋方

有信地圓之法云凡物形皆圓人身體皆圓無所謂方者即云足方象地及草木中間有方質者如益母方竹之類形亦未嘗不圓是地圓之說可以驗人物而信之也余曰不然在天成象若北斗衡三星象規魁四星象矩斗爲帝車故後人法衡以制輪法魁以制軫此象之著於天者也易言直方又言其動方書言海隅禮以方邱祀地海外經言海外自東南隅至東北隅及東南隅以西云云隅隅皆方也淮南天文訓言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繩在四隅則爲方四鉤四維亦爲方此方之見於書傳者也其在人也齒圓而牙方其顯然也足下不方不能立並而成方陰數岐象有餘以九數加十二明堂之基法之且不讀禮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乎周則爲圓如人之臂節股外脾手足指節也折則爲方如人之坐屈體屈手足其指皆折成方也今徒見其屈體屈手足之外而不察其內是知周旋而不知折旋也又不讀周髀家言乎周髀者股外也故旋則爲周圓象也句股者股內也勾則爲折方象也大戴禮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爲行道周旋中規即天道曰圓折旋中矩即地道曰方方者即云足方象地及草木中間有方質者如益母方也故曰道行於天則圓晷影經於地則直直則方歲星與太歲亦同矣文子曰大圓不中規大方不中

矩方亦不必有四角故曾子又有四角不掩之言周髀云地如覆槃古禮器簋方簋圓簠形亦橢方而四角不出此其遺象矣夫方而模稜君子惡之故聖人有不侔之歎自地圓之說行則重圓而毀方自歲差之說行指分杪以求天地之差忒則小過足以累賢才吾懼世道人心之去古日遠也孔子云舉一隅書傳足以釋方者多不備錄云

夏正加時考

夏正用寅不獨年月加時當起於寅六甲亦用甲寅爲始尚書大傳曰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故禮記大傳改正朔孔氏正義云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據此是周之夜半爲子時殷之雞一鳴爲丑時夏之平旦則寅時矣史記歷正作於孟春卒於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張守節正義云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言異歲也又云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至明朝寅如張所言是分日以丑寅不以亥子之證又徵之范甯注莊十八年日夜食傳以爲朔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屬前月之晦云云日始出而

者且有以去年人新年者宜多舛錯不驗矣知六甲亦用甲寅者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天一凡十二紀千五百二十歲方終日月星辰復始此據閻元古經補脫字此盖甲寅元歷法命歷序所云顓頊設元歲在甲寅是也宋書律歷志引洪範傳亦云歷紀始於顓頊上元大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乙巳然則漢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冬至既交則爲丁丑其七曜會聚得本星度如顓頊甲寅年之元耳司馬貞注史記

歷術甲子篇不明此義乃據此以爲甲寅歲不知其
文追敘顓頊上元之歲也歷元至四千六百十七年
日月皆無餘分然此一元中亦自有元據淮南則七
十六歲爲一元一千五百二十歲又爲一元不必至
四千六百餘年也列代史家推元亦多有七曜會聚
之時然則今人推唐堯時中星差度已歷後世無餘
分之元不知凡幾歲差之說不可信明矣

公羊以春王爲文王解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
王也注及疏說公羊之義皆不了使後人轉疑爲迂
託始耳注言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者何氏深明緯
候豈不知魯隱之元與文王同歲所稱新王亦卽謂
文王受命徐彥未能釋其意與

周公不誅管蔡論

書序者孔子所作也吾讀書序而知周公之不忍自
誅管蔡也書序之言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
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
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云三監者卽管蔡流言而畔
也云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云成王殺武庚尚書大傳
云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是祿父之殺周公輔成
王爲之故言周公黜殷其時並無誅管蔡之文也書

序次言唐叔得禾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　公於東
明周公已在東土殺武庚而辟管叔之流言也不殺
武庚則國危不辟居東土則無以明志祿父既死或
管蔡因周公去而流言止不至畔君危身則保全者
大故墨子云周公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越絕云
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論衡云王意狐疑周公奔
楚此皆本之先秦書傳故不謀同詞有周公出辟之
說季札見歌豳以爲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季子
讀豳詩而知其樂是其詩必不作於兵所明也故金
縢之文云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史記魯世家
釋其文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
無以告我先王明祿父死周公方可以去魯世家亦
有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之文鄭氏釋詩
公孫碩膚爲遯辟是周公有辟居之事審也若周本
紀述歸禾言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兵所二字書序
所無史增其詞或方伯連帥得有兵如越絕所稱
巡狩於邊乎書序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
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在周公既得命禾作嘉禾
之下明伐管蔡者成王非周公之志也是時周公在
東土周本紀言周公受禾東土旅天子之命故金縢
之文言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也罪人謂管蔡鴟鴞
之詩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以爲寘亡二子不
可以毀我周室爾　之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云
徂東山明辟去而非從征也又言我東曰歸我心西
悲毛傳以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
其倫之喪明周公在外聞管蔡死而悲之王雖得罪
人公則痛骨肉之懠禍也周頌序言閔予小子嗣王
朝於廟也曲禮天子在喪曰子小子成王除喪仍同
喪稱且有嬛嬛在疚之言明周公此時辟居未反也
或曰破斧之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東征四
國是皇詩序以爲惡四國此則周公征伐四國矣桉
書序言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次在召誥洛誥多士
無逸君奭之後是周公歸朝反政後數年之事大傳
記流言不利孺子起於管叔而奄君導祿父及三監
反是祿父之畔奄君導之周公始誅祿父不誅管蔡
者不忍殘其骨肉也成王繼伐管蔡不及奄君者不
欲株連黨與也久之必奄君不自安而畔周公又從
王東征遂有破斧缺斯之作後人以東征爲居東征
淮夷爲征管蔡故有異說耳今金縢秋大熟未穫已
下蓋亳姑逸文其後脫簡合於金縢以其文有以啟

金縢之書而誤也魯世家載此文於周公既卒葬畢之後成王因雷風乃有改葬賜郊之禮後漢書張奐傳注引尚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卽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按之書序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正謂此事矣故秦蒙恬及漢儒爲今文之學者俱以反風之應爲在周公死後不一而足也伏生所藏之書出於屋壁者僅廿九篇魯壁古文後出又無師說秦隸既行之後漢人已不能盡識其文賴孔安國以今文讀其大半夏侯歐陽親受學於伏

生以所聞百篇之說載在尚書大傳又爲宋人毀棄無全文是以前代說金縢異義最多譙周亦云失其本末余則以爲周公不誅管蔡見於經文歷有徵驗惜後人不暇比事而稽之天倫至重象之殺舜舜見象忸怩則實喜而誠信之封之有庳豈周公既殺祿父以安國家而必欲報管蔡流言之怨上媿虞舜下慚夷齊不損聖人之盛德乎自有周公誅管蔡之文爲自殘骨肉者之所藉口後世令主甚至有元武門射兄殺弟之事故世道人心之患由於史學之不明經義之不貫考古者可不愼言歟

踐奄異說

書字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次於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之後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於此未聞幽譜正義引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今輯尚書大傳者以爲本文疑書傳所云與史記不合史記周本紀載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之後封衛康叔及受禾東土次作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下云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下及成

王在豐周公卜洛之事云作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始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薄姑漢書律歷志亦云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據二書之文則周公營成周在七年致政之後與詩疏引書傳攝政五年營成周者殊異史記東伐淮夷踐

奄在召公爲保周公爲師之下明書序次踐奄於君奭之後並非錯簡蓋奄君導祿父以畔周公止誅祿父及居東後成王又誅管蔡俱未問罪於奄奄君數年之後不自安而畔周成王乃往伐之鄭氏疑書序編篇之誤蓋未考之史記矣鄭氏注金縢云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是以作誥爲在反政之前與古義俱不合史公所用多今文尚書兼采孔安國古文說孔氏古文說又與賈逵古文家言不同是可信也周公奔楚未知何時周頌雝疏云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鄭氏注金縢以爲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豳風疏亦云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致疑應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此言似得之周公辟居後作詩七月東山成王有歸禾之事不應在武王喪期以內是攝政後二年而辟居踰三年而後反又二年而致政成王故東山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踐奄雖無年數可考其在七年反政之後見於傳記甚明不得因居攝三年踐奄之說以爲書序有錯簡也

平津館文稿卷下終　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平津館文稾卷下

嘉慶十二年冬秉華謁伯淵先生於安德使署先生以平津館文稾見示皆攷正經義之文確有依據不爲鑿空之談如五服五章論則從伏生而不阿鄭學龍袞黼黻元衣解疏證鄭注辯章同異闢蠶叢而昭日星使承學之士知古義之隔閡難通者在旁證詁訓博攷舊聞涵泳而自得之其有功於經學甚鉅秉華竊謂先生精於許鄭孔賈之書而深通當世之務其文如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唐虞象刑論周書罪不相及論禹貢二渠攷序以及課題策問皆可見之施行非如拘牽之士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是未師而非往古者比也鄒卿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班孟堅曰古文讀應爾雅會謂不通經訓不究六書而可以言文哉六朝以降言古文者首推昌黎韓氏然韓氏苦儀禮難讀以爾雅爲注蟲魚之書東春秋三傳于高閣已開宋人游談無根之漸故其言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即陶泉明不求甚解之謂也夫讀古人之書而一知半解不深探古今流別之分而藻繪其文以炫世而欺人是謂無本之學不踰時而闃寂絕滅者多矣是

豈人情之有所愛憎歟亦其學其文之未足流傳有以致之也讀先生之文知文必源於經術有裨於世教宜推交通實事求是不依傍門戶捃拾前人緒論以自詡新得博物洽聞通達古今洵乎其文之工而必傳於後無疑也先生公餘退食靜對一編於六經說文周秦諸子以及律算陰陽方技之書皆手校數四擇其佳者付之剞劂以嘉惠後學雅不欲以文辭角勝於人而秉華以爲卽先生之文可以知先生學問之純卽學問之純可以知先生吏治之優漢史之稱劉子政曰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先生之謂乎十三年正月初三日餘姚邵秉華謹跋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槐廬叢書第二集

五松園文稿

行素艸堂藏版

光緒丙戌春王月
吳縣朱氏家塾校刊

五松園文稿　芳茂山人文集第十一

亥有二首六身解
祥禫不同月辨
葬說
孫忠愍侯祠堂藏書記
古佛象記
孫氏先塋連理木記
許叔重木主結銜議
與秦觀察瀛書
貞節堂敘
湖北金石詩敘
跋鮮于樞書佛遺教墨迹
楊光先傳
武億傳
汪中傳
章宗源傳
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清故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提督軍務資政大夫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馬公駒墓誌銘
清故山東兗州府運河同知加知府銜前署山

東運河兵備道龔君士烓墓誌銘

清故封修職郎兩浙鹽課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銘

清故文林郎河南虞城縣知縣施君韓墓碣銘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芳茂山人文集目終

陽湖孫星衍撰

亥有二首六身解

春秋左傳襄三十年晉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按史趙言亥有二首者十干配十二支從甲寅數至亥則餘甲子乙丑子與丑寅支之首故云二首六甲爲身故云六身下甲子乙丑與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同計之方成六甲故云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在先故曰首六千六百六旬餘數在下故曰萬大數在先故曰首六千六百六旬餘數在下故曰身史趙舉二六之數以明之大數在前史趙舉亥以示文伯卽知是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之支有十二而干十土文伯卽知以旬計矣今杜預注以文字形言之豕字古文亦非二首六身也且亥字不以干支求之所云二首六身安知非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日而云旬乎吾友李文學銳推之云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甲子六十除之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又六十分之二十卽三之一也四百四十四外

又得二十日故曰四百四十五甲子也其第四百四十五甲子才有二十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祥禫不同月辨

今世三年喪依鄭氏二十七月而除甚合經義惟江南習俗大祥後稱禫禫既無受服又廢禫祭失禮之甚者其謬始於王肅而成於宋儒不可不辨王肅與鄭爲難謂祥禫同月解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不知鄭氏本西漢諸儒古義按檀弓正義引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亦云二十七月而禫然則鄭氏解中月云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非臆說矣雜記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爲父在爲母及妻長子也期祥禫尚不共月乎禫字從示說文云除服祭也鄭氏注士虞禮云禫祭名也開元禮祥禫祭不同月通典議以二十六月終而禫二十七月中而吉若從王肅祥禫同月則禫祭何所施施於二十五月則奪祥祭施於終禫則奪吉祭是何禮乎沈約宋書禮志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準之議云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惟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議宜使朝野一禮詔可是

列代俱知王肅之非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不入孔子曰加人一等明禫卽可聽樂入內與大祥禮殊異祥禫共月雖用二十七月古禮之文仍從二十五月短喪之實矣宋時朝禮已略如唐時其誤由於司馬氏作書儀云大祥出就次易禫服注云世俗無受服謂大祥爲除服卽舊禫服今從衆讀禮通考引書儀注云所謂中月者蓋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不可違也與今本殊紫陽朱氏曰二十五月祥後卽禫當如王肅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順今從鄭氏之說雖禮宜從厚然未可爲當據此是宋儒私議違鄭從王當時朝制且不行之大祥後自有變除之服見於經典宋儒改古甚疏不及知耳閒傳云禫而縰無所不佩又云素縞麻衣玉藻云縞冠素紕檀弓正義引戴氏喪服變除云白屨無約經證甚明何爲無受服是則不可謂大祥爲除服亦斷不可從衆宋儒以肅議違經又以私禮違朝制實不知禮之甚者矣古者布用麻有疏密之別故鄭注素縞麻衣云十五升布言漸密於衰麻也今世有布木緜若依古禮推禫服當以二十六月設禫祭以素布衣履易麻衣冠加黑緯以白屨無緣易草履終月後吉祭而除服庶幾合於經義又不違

國家二十七月終喪之制學者盍因吾言研覈是非焉

葬說

今世士大夫惑於陰陽禍福之說尤莫如葬其貧者久不卜窀有力者屢遷其棺妄冀祈福蔭庇子孫人心風俗之所繫故備論之以祛其惑焉宮宅地形書出於班固藝文志其言地形猶管子言山之見榮非葬也志又有堪輿金匱十五卷顏師古引許叔重云堪天道輿地道亦不謂葬書不出於古則非先王之法言矣後漢書袁安傳始載安父訪求葬地今所

傳郭璞葬經者隋志及璞傳無之宅經引子夏墓囚余因訪求碑碣細審唐宋以前冢墓無不用子午者明時有閩人鄭善夫移禹陵西向方志以爲不足據今時官廨及元明搢紳宅院亦皆正南向故古者官有世祿其福蔭轉勝於今所以然者陰陽交於子午子月冬至陰極陽生午月夏至陽極陰生天道循環非子午則爲絕陰絕陽淮南子及孝經緯云斗指壬小雪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今用壬丙癸丁代子午皆寒暑陰陽不能相生之節用之冀宅墓緜長獲福是背天道而馳也子午不可用之說出自何書問之術士亦不能言其根據或云西人爲此言移其國都鄉邑不能遠求吉地也此皆經典可以依據今則反之信術家無稽之論一則造爲子午向不可用之說云當兼天干甚則或東或西四維八干皆任其意不察古人營宅墓皆守北首南向之義無貴賤皆用子午法天道和陰陽也傳曰水晷正而裁室壁四宿在亥至子月正位午方又曰南門正南門在巳至午月亦正位午方觀經典所命星名爲作室取法虛宿在北宮虛從正亦爲哭泣之事正从北一故狐死首正是爲葬首北取法呂氏春秋云周開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鼠子馬午卽見古者宅墓向明之義

死者首北所以安魂魄病者東首受生氣也今舉死者首東首南反其道矣何以獲福此術者之惑也一

則誤用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東方木
色青故曰青龍西方金色白故曰白虎朱雀元武之
名亦依方色而立今不論東西南北徒以左右前後
名之若北向則木爲白虎金爲青龍名不正則言不
順且與天象違異尤顯然者察其致誤之由因讀禮
記云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不知四者
行軍之旗幟故可左可右下云招搖在上亦謂畫北
斗於幡也且爲上有行字言之行法天動止法地靜
命之曰行知止則反是今地道靜而不移奈何以軍
行視之不善讀書違背天道甚矣復有信先天卦位

之說移易方位謂後天之坎離卽先天之乾坤者先
天卦位出於陳摶僞造近世諸儒駁之無遺義更不
可信八卦列於八方按十二月此孔子之言若乾南
坤北則坎離艮震巽不當畫列於東方乎錯亂五行
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無氣無穴之說古者公墓
之地掌於冢人國民族葬掌於墓大夫皆有其族有
私地域豈能遠擇吉地太公五世反葬晉臣葬於九
原依國族也世俗徒見孔子歷世封公卽謂曲阜非
孔子不能葬非子夏不能葬孔子於此試問孔子魯
人也若齊若晉有聖人葬地能卜葬於他國乎他國

有聖如孔子者能來葬於曲阜平且唐宋以來孔子
之後皆昭穆祔葬而傳爵不絕所祔之穴皆有氣乎
今世家所擇有氣有穴不遠數百里而葬之地一再
傳而名位歇絕又何故此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
三元甲子有衰旺近時宜用乾兌向之說夫三元生
於甲子卽年月日時皆有三元一日一時亦有旺氣
何獨取之於年坎離天地正位古今不易六韜言凡
攻城圍邑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
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
可攻是古者依天道立向貴陽賤陰之驗若依三元

旺氣宮殿官署數十年一易向有是理乎列代官署
南向縱居之者吉凶不定而官署自旺未嘗有
退氣之時也卽以人事卜之今有葬地兌向坐空朝
滿合術士法者吾見已敗矣此又術者之惑也宅墓
之事欲其高燥安燠則子孫心安地道難知陵遷谷
變古者但卜之而已土中夏清勝於停棺經暑有速
朽之患仁人孝子念之是以速葬爲急古者限以踰
月之制大夫以上不能倉卒備禮又有賻贈會葬之
文不得已而至三月五月非以緩葬爲貴也今世人
不明此義直以吉凶係於宅墓夫宅墓人命吉凶皆

以干支而定葬可轉移禍福將非所受干支而更換之乎卽云葬吉始得賢子孫彼術者何不自謀而爲人役乎乾爲積善坤爲積惡故云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作善不獲報未能積也今不積善而欲求福於宅墓卽得吉地保無水火盜賊之患乎緜化熊而入羽淵王季葬於渦山而水嚙其墓至子孫且勃興積德累仁所致非葬之善也近世術士無通曉古書之人不肖者或預置符應於穴中私約地主取重值必詭言人家祖墓不吉乃可售已地又詭言子午向不可用或兼天干或用四維始可令葬者聽其指

晝其初由於欺人其後有著之於書者并以自欺東南士大夫久厝不葬傾竭家貲之患實由此輩古者未葬不除喪今 國家亦有停棺不葬之律安得以禮經責之功令禁之俾復三月踰月之制又密訪所稱地師者治以詐欺取財之律則澤及枯骨之陰德遠矣

孫忠愍侯祠堂藏書記

家大人少孤貧好聚書書買輒湊易衣物購之積數櫃旋以飢驅北行子生四五齡時既就傅歸寧視櫃中書心好之年逾志學從家大人之句曲官舍因按

日讀所列學宮十三經注疏及諸史朱墨點勘凡數過幾廢科舉之業已而負笈遊學皖江淮海河洛之閒踰二崤而西著述於關中館畢督部藏書甲海內資給予使得竟其學嘗應試入都傭書 四庫館所見書益宏多又數年釋褐入玉堂奉 敕進

祕籍或鈔或購盡在予處閒覽釋道兩藏有最先古本足證儒書及陰陽術數家言取其不詭於經者寫存書目及官東魯由監司權廉使往來曹南歷下防河折獄所頓停傳不廢披覽旋以母憂南旋倉皇相載卷帙狼籍時值河溢經南陽湖遇風沈舟歸至金陵料簡殘冊置 忠愍侯祠屋中損書大半比年負米吳越貧不自存猶時時購補數十種書稍完具如初或有創獲益藏書之難而好書之不能免於厄者尙如是所藏既不備羣書不能區分四部獨擇其最要者以教課宗族子弟略具各家之學導來者先路俾循序誦習咸有法程分部十二以應歲周之數曰經學第一先以古義附以雜說漢魏人說經出於七十子謂之師傳亦曰家法唐人疏義守之不失以及

近代仿王氏應麟輯錄古注皆遺經佚說之僅存者學有淵原謂之古義至宋明近代說經之書各參臆見不合訓詁多其游辭少有要實或又疑經非議周漢先儒謂之雜說列於附存曰小學第二先以字書次及韻書訓詁之學不明則說經不能通貫或且望文生義文字之變隸楷遞改滋生日多既集漢魏字書亦及後世以盡其變聲音反切雖起六朝或推本讀若舊音而作且引古字書亦宜兼載曰諸子第三先以古書附以僞本九流七略互有改移班書隋志部分最當依此爲類庶非臆見六韜舊入於儒管子還列於道周秦述作之才幾於聖哲或多古韻古字僞書後出了然可知唐宋諸子尤多游戲之作附存於末不惑後人曰天文第四先以垂象次以算學次以陰陽黃帝巫咸甘石之學是分天部分野以占吉凶出於保章左史其書最古謂之垂象九章五曹之算法遜甲六壬其書惟知轉算不必長於觀象謂之算法謂之陰陽三者俱術亦古不可中廢合以命書算法曰地里第五先以屬天文其學各有所受不能合一曰統志次以分志或總紀區宇或各志封域禹貢古文說及周地圖之言存於列代地志及水經注括地志

諸書宋元方志多引古說證經注史得所依據宜在舊書地名更易今古殊目兼載今志以資博考曰醫律二學代有傳書竝律第六先以醫學次以律學醫律二學不學第二先以字書設博士生人殺人所關甚重經稱十全爲上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稱郭鎮陳寵世傳法律此學古書未火於秦歷代流傳尤不可絕醫則刪其後出偏見者律則今代損益盡善欲求根據兼載古時令甲云曰史學第七先以正史次以雜史次以政書古今成敗得失一張一弛施之於政賴有典型存乎正史史臣爲國曲諱或有牴牾尤賴雜史以廣異聞朝章國典著作淵藪舉而措之若指諸掌則政書尤要云曰金石第八金石之學始自宋代其書日增遂成一家之學鐘鼎碑刻近代出土彌多足攷山川有裨史事古今兼列無所刪除曰類書第九先以事類次以譜類次以書目古書亡佚獨賴唐宋人編類採存十五非獨獵綵詞章實則羽儀經史謂之事類譜學之傳自東晉板蕩南宋播遷周秦世系不可復尋或多僞託唐宋學有專家傳書幸在列代經籍自有淵原證以書目所存僞本不能妄託是亦事類之屬故并爲一曰詞賦第十先以總集次以別集漢魏六朝唐人

之文足資考古多有舊章美惡兼存自宋以下人自爲集取其優者入於書目餘則略之曰書畫第十二

先以總論次以分譜六朝以來以行楷爭奇存乎絹素或畫繪山川故事以傳往迹書畫小技不絕於今

官考其眞贋鑑賞之學所謂賢於博弈游藝及之勿致廢事曰小說第十三稗官野史其傳有自宋以前

所載皆有本末或寓難言之隱或注所出之書今則矯誣鬼神憑虛臆造竝失虞初志怪之意擇而取之

餘同自郤焉昔之聚書者或贈知音或遭火患或以破家散失或爲子孫售賣高明所在鬼神瞰之子故

置之家祠不爲已有既經沈溼僅有文字可尋卷帙零亂知免天災豪奪之咎但捨之作宦不能多攜是所觖望略述原流以曉後人云耳

古佛象記

曩得古石佛象於關中爲齊天保時所刻又得於克州爲唐先天時所刻又得宋刻畫像於終南山便子谷又得烏斯藏古銅象則楊方伯揆所贈也以是前代物故愛玩之置於家先母好善又守婦人無外事之義聞釋氏不害於物乃敬事之日誦經禮拜及瀕疾敬之愈至疾益劇不起吾仲弟哀吾母之事佛無効也則毀其象子止之曰禮父母所愛亦愛之又曰思其嗜好禍福定於天佛不能爲福卽不能爲禍也

世之持誦釋氏書者徒以心有所歸輕功名減嗜欲如吾儒之讀書稽古不使外物役心耳佛固不知佛之道卽孟子所云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政不可法於後世之道亦異於殘殺者而何必毀之且夫秦之權銅雀之瓦巢尤盜跖之冢後人愛之飾爲古迹爲其難得也火浣之布非可禦寒夜光之珠不及庭燎直以爲賞心之具今置古佛象於堂室比之法書名畫所謂小道可觀矣何必毀之仲弟曰吾聞父報讎

則子行劫存此象以惑子孫將有佞佛而入於邪或耽虛無而廢事者奈何吾見世之愛士購書者其後且有達人世之悖出世之逞才藝爲詞曲小說者其後且入於流蕩淫僻氣之所感如流溼就燥甚可畏也遠則楚王英最先事佛而不終其身近則秦觀以寫佛書削秩鄖鄖以符錄降仙作書爲溫體仁附致其罪人陽也而接於陰鬼氣中之家爲不宜性爲不正招禍之道矣是以惡其流弊也予無以折之亦不忍弃故物焉遂記其事以訓于家

孫氏先塋連理木記

嘉慶四年太歲己未仲春月晦星衍歸自金陵展墓鄉郡至毘陵西郊夾港口謁十一世祖明贈漢中府知府諱儼公墓披荊周覽得異木焉生當神道圜圍如葢雨樹竝立上枝連理急告族人曰此圖籍所稱木連理也時始異之野人聚觀以爲嘉瑞府君者明故行山西太僕卿諱鑒之父禮部尚書文介公諱慎行之曾祖也或曰府君之後對策及第者二人入詞館者四人成進士任庶司者代有數人皆清白報國無田宅贍子孫然歷而朝未嘗有罹　國法褒名節者聚族同居且十數世是木也生其孫氏睦族餘慶之徵與星衍曰不然此　國瑞也聞諸沈約志言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爲一則木連理生終軍對奇木言眾枝內附示無外也　國家重熙累洽拓地數萬里山陬海澨必有神木生之吾不及知其在孫氏先塋是吾族食德服疇世受　國恩行輩勿傷之化所沾被也且五行亥卯未木也是木久拱矣而顯在未歲月建卯也於文未象木重枝葉位在西南其應西南陲之民有慕化歸誠者焉儒者不妄言符瑞而洪範推天人休咎嘉禾來牟見於書詩不可誣也星衍職任舊史事應經典敢不紀述以示後世且使子孫世世報　國恩而思先澤庶幾無負斯木云

許叔重木主結銜議

撫浙使者阮芸臺先生既設詁經精舍以教生徒星衍請崇祀先師許叔重鄭康成於堂中與臧文學鏞堂舍生洪茂才頤煊震煊議所以書木主銜者臧君以謂許君之子沖上書稱太尉南閣祭酒比范史稱洨長爲得其實范史不載明已疏也洨長官卑不宜以此葢太尉祭酒星衍以謂太尉官屬雖貴由其自辟除不及洨長之列朝籍鄭康成注禮稱邑宰爲貴臣洨長宜書兼列太尉祭酒如今人之書前官可也且許沖上書祇言其父病未必病篤不起或後爲洨長范史則據終後而言較可從洪兩生以謂百官志太尉官屬有黃閣句主簿錄省眾事其官以令史爲之令史舊注百石不及令長之秩多至千石最小亦三百石是洨長尊於太尉官屬周澤傳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由祭酒遷洨長故本傳云再遷除洨長與周澤傳官階正符合胡廣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不必定屬尊官今主題洨長不及太尉祭酒可也先生曰洪兩生議是可

兼題之如孫君議

與秦觀察瀛書

竊見閣下爲政之意欲異乎俗吏之爲也今監司奉命有專達之責顧一方之弊政重且大者非一人一時所能更不能更而言之以招執政者之忌卒無益於事僕官山左屬以曹單河工應有童隄格隄請於當道額之託言無經費而不行此其前事矣浙之士夫不冥速葬閣下所應酌限陳奏以革其俗也浙之多權厝也積棺湖干反以速葬者爲忍其親其厝之而子孫有發迹者愈以爲得地而不葬或子孫之

貧而絕者又不能葬是始終不葬其親也聞且棄棺於道斲爲船板矣或曰宋時南渡士夫攢厝其親棺以待北歸今居於此者何爲伉其習哉此非示諭勸誨之所可禁也又不可持之太急以苦貧民也按古有未葬不除喪之禮今三月踰月之制縱不能行閣下陳請有終喪不葬其親者官員不準起官士子不準應試商賈平民不準離鄉貿易三年之久富者既葬可依期貧者亦無難舉事其已終喪而未葬事在令前者再請限以一年則　部議不至以不便民相格因浙省以推及於天下此政一行所謂澤及枯骨也今之言事者動言擇其重者大者陳之乃有濟耳此近名也夫重且大者旣不易更可更者又以爲不足言是終無益於事也人之身有疴疥求治於醫醫者曰吾欲得瘤疾而治之豈情也哉或曰積屍之氣經暑中人則爲疫丙吉見喘牛而問之此亦調變陰陽之一端廉車所宜問也

貞節堂敘

吳之楓橋西岸有貞節堂前閣學翁鴻臚爲旌表節孝故奉直大夫壹君室韓孺人所署名也堂外闢閘

而內爽塏旁則引泉種樹左爲竹柏樓後爲五硯樓皆節母獨居課干及子又愷藏書讀書之地堂三間不崇不隘無磨礲雕繢之巧不倣與又愷相識晚恨不及升堂拜母也又愷涕泣言母廿五而守節撫孤越十五年而歿方四十時爲乾隆之四十六年子婦等用時俗禮爲母以生日舉壽觴母舉古稱未亡人義郤勿御未幾母竟卒又愷痛母益甚徧乞當世賢士夫爲文以顯母節行彙一帙命曰霜哺遺音不佞時亦有母喪聞其言不自知其淚潸潸不止也孝經稱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謂今之名位世之以科

名官位達者不過奉告身張燕會以爲親歡誇耀閭里愚婦孺甚則忘身以及其親數典而忘其祖若是者一郡邑率有數人其身榮其後無聞焉今節母邵壽躭不欲自顯卒得　旌於朝又愷不汲汲求仕進以立身能文章名於世又推其孝思以及其祖藏弆先世書硯之屬以爲宗器使天下之士皆欲登其堂觀其先澤爲文以顯母之節行若是賢子孫海內千不得一焉誠有合於孝經所云立身行道者宜不以緣野書錦之堂之易斯堂也

湖北金石詩序

吾友嚴子進搜攷湖北金石自隋至元凡若干種爲之題詠登臨之勝興廢之感讀之使人不勝情夫詩固異於跋尾子進此作流連風景抒寫性靈可謂得風人之旨者矣始畢督部鎭楚方檄訪各路金石拓本一上　內廷三通館一以副本爲之攷證如歐趙所撰書任其事者子進與焉通守紹基也子進既以此詩上督部契賞其清雅屬爲開雕以備一方文獻既而督部奄逝楚中多故金石書卒以不成此邦金鍾鐵鑄豐碑古碣獨賴子進詩以傳一二亦可慨已

跋鮮于樞書佛遺教墨迹

釋氏書最古者有漢時所譯佛說四十二章後顧增改其文不類次則佛遺教帖傳爲王右軍書集古錄以爲唐人然文義古質得儒書精義遺出金剛楞嚴諸佛書上益譯時在魏晉前也遺教以不畜積不安置田宅及戒顯異惑眾而進之以有智慧皆異乎後世之爲禪學者釋氏戒貪瞋癡人有財而求其布施非貪乎金剛努目地獄變相非瞋乎

人十月而生不能滿百妄冀成佛生天非癡乎唐以來僧眾談空其流愈失與遺教之旨大違異且遺教爲釋迦臨終口授之詞子遊關中至盩厔葢有老聃墓云鮮于樞以延祐六年書此用中鋒無側媚之筆天趣秀潤得晉代風格昔見趙文敏寫佛說四十二章於中州又獲覩此帖於家鳳卿茂才處歲事攵攵惜不及手摹一本因屬吳生毓汾影寫列入子部道家書目以備校勘云嘉慶五年人日書

楊光先傳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明時爲新安所千戶

崇禎十年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啟新舁棺自隨廷杖謫戍遼西　國朝順治三年光先上言時憲書面不宜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久之又告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爲閏七月附呈摘謬十論及闢邪三論先是西洋人有利瑪竇者與其徒湯若望等自明萬歷時奉所爲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象曰邪蘇手持圓象曰天設爲天堂地獄之說以誑人謂邪蘇生于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歲以罪磔死其時有日食地震之異光先斥之比于漢之黃巾明之白蓮教謂邪蘇死爲謀逆不應行教于中國且其死旣言在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考漢史是時無日食地震之異皆妄言惑眾之甚者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又以天主教所授江廣圖書金牌繡袋等呈控禮部　敕下吏禮二部會鞫是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湯若望推初虧在申初一刻强食甚在申初三刻半復圓在酉初三刻食虧在南光先推初虧在未正三刻食甚在申正一刻食虧在北與若望異候之如光先言若望竟不驗由是罷黜若望等四年授光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即闔辭職疏五上不許自輯前後所撰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

不得已錄傳聞西洋人以重價購燬之云其斥地圓之說謂其違方圓動靜之義若浮于虛空則人物不成安立若有安著則下土爲地覆壓矣其斥星圖移宮之謬以爲若望移寅宮之箕三度入丑宮之初因將恆星俱移十餘度他宮猶不爲顯獨未鬼宿移入午宮四五度又斥其一月三節氣及二至二分長短及更換舊參二宿之謬皆以爲不合古法西洋人旣聞光先之說後又遁其辭以言天云

舊史氏曰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語云葢有不知而作我無

是也知君子于其所不蓋闕如也西法誤會大戴禮四角不揜之言而創地圓之說誤會諸子九天及楚詞圜則九重之言而創宗動天之說誤會歲差之言而疑恆星有古今之差變古日月徑千里月來食日之言而云日體大于地地影蔽日故日食又以私意移北辰東移使其國土漸入離方皆非先王之法言聖人所不論實則推步日月五星之法不繫子此必欲談天窮所不可知甯信各緯書及張衡虞喜諸人有本之言矣光先之折西法未申日食虧南之謬徒以推步知之按五經異義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上則其食虧于下是時日食在下儲合之經義自應虧在北也光先文不甚雅馴而纂謂之節有可取孟子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西人以此斂迹光先之功固亦偉哉

武億傳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先世居山東聊城縣勝國時有遠祖名恂者以指揮使駐懷慶遂爲河南人曾祖維翰　國朝順治閒遷偃師祖朝龍有隱德載在方志俱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父紹周雍正癸卯科進士由安徽東流縣知縣行取未陛至

第六名舉人三應禮部試皆報罷因遊朱學士筠之門時學士負海內文望門下士多一時賢俊閎達不羈之才億盡與交遊而獨以文章氣誼相勘厲學士雅重之爲延譽然性樸直不喜干謁惟布衣履蹻就日下書肆購異書所得金石古文皆爲考證學日益進庚子科成進士五十六年謁選授山東博山縣知縣縣多山土瘠民不務農業地產石炭石礬燒作琉璃器皿供億繁多商賈輻湊奸宄所在匿迹億下車思所以變易風俗然後以經術飾吏治因校士發策問邑中最敗風俗者附郭佛寺多女尼常衣服作佛

事遊閒閒閒然觀者採雜生事億汰存其老病廢疾者餘悉遣嫁之歲時出講鄉約至遠僻村落因加諭敎訟事無大小至則判決之或呼冤不及具詞狀召兩造折以片言無不得其情而去胥吏無所施其弊縣僻無驛傳有急事假里馬以供役轉相科斂豪者利其事億禁革之前官有以石炭饋上官者浸以成俗億察民運載山徑中大不便手疏其患苦請除之捐貲議立書院於城東范文正祠旁邑人感激輸將閱兩月工竣命曰范泉書院親臨講課口授指畫示以訓詁文字通經術樹風節之要士皆勤奮檄治郡邑煤窑獄窑戶介典史某以白金二千金進典史憚億威望不敢言億廉知之因禱兩謂典史吾禱於神雖貪不爲墨吏也雷霆實聞之時方震雷典史驚悚遂獲澍雨先是縣營弁某有不法卒張保曾爲弁奪娼爲妾億因他事治之急弁屬上官某爲緩頰不聽自是怫上官意會有步軍統領衙門番役頭目曹君錫杜成德者倚朝貴勢出都採事招從惡少十餘人縱飲博橫於縣中億擒至堂下稱奉要人令不服罪師喪千里奔赴嵩縣典史某卒喪不能歸解衣質錢資之行設義田縣北郊收偃師之棄殤者冀以厚風俗在魯山時楚匪擾至河南唐鄧之境億爲令區畫

與修縣志以終其身嘉慶四年十月卒於鄧州客館得年五十有五是冬有 旨命朝臣密保內外員操守端潔才猷兼洽及平日居官事蹟可據者赴 部候 旨召用億名在保薦中縣令棒檄至門亡已一月矣億至性淸篤生平重風義嘗由都奉兄倬柩南歸乏資斧手輓鹿車不避溽暑泥濘比達里門足重繭既葬爲之立後族孫有孤貧者十五年與同爨閒師喪千里奔赴嵩縣典史某卒喪不能歸解衣質錢資之行設義田縣北郊收偃師之棄殤者冀以厚風俗在魯山時楚匪擾至河南唐鄧之境億爲令區畫

議復鄖陽關設兵防交口鎮以扼荆襄要路立保甲
西山諸邨塢防逸賊竄匿未及行而交口鎮西山俱
被賊焚掠無餘鄖州既經蹂躪士民禦賊死事者未
得申上其實億勸立國殤祠以厲鄉勇其以維持風
教爲已任類此億通貫經籍講學依據漢儒師授不
蹈宋明人空虛臆說之習所著經義原本三代古書
疏通賈孔疑滯凡數百事所得列代金石爲古人未
見者數十通因之考正史傳者又數十事今中州人
知讀古書崇經學投訪碑刻備一方掌故多自億爲
倡始云撰羣經義證經讀考異三禮義證讀史金石
集目授堂金石跋錢譜詩文集札記之屬數百卷與
修魯山郟寶豐安陽四縣志行於世子三人穆淯景
淯盛淯孫耒

舊史氏曰武君眞循吏也在官七月而得民心如是
令久於其任治行當不止此爲縣令者人人如億吏
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墨吏負帑愈多去之愈有所
牽掣強項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詬媿不遇非
常察舉之　詔何以厲廉節耶子與武君交最密知
其事始末甚悉及子罷山東廉使任爲阿附朝貴者
所媒孽事大類武君獨爲君子求治太急固俗所忌
耶抑遇非其時也直諒多聞之交又弱一个悲已

汪中傳

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少孤貧力不能就傅因鬻
書詣人家學舍中稍稍識字通文義穎慧絕人嘗代
學僮爲文欺其師塾師大驚異久之遊書肆與書賈
交借閱經史百家博究古籍能別白是非眞僞入學
爲附生學使者至則先耳中狂名欲因試摧辱之及
見其文皆甚推服試上等中侃侃辯盈庭無所屈朱
學士筠督學安徽中往就之時太平守沈業富亦客
中交道漸廣中嘗對策場屋問事者麕至悉疏示之
出場後因撰策學數十篇不檢書不屬稿刊行於時
大爲獺祭者所祕寶爰覆按書無舛誤者翁閣學方綱
朱侍郎珪先後校士江左思暗中物色之中不就試
乾隆丁酉歲謝侍郎墉來督學選拔貢生中不應
朝考亦不就試益以經義自娛當是時　四庫館開
海內異人異書竝出經學小學算學詞章金石之學
卓然以撰述自見者有錢少詹大昕王光祿鳴盛盧
學士文弨孫侍御志祖王兵部念孫段大令玉裁戴
編修震王副憲昶薛編修鈐袁大令枚姚比部鼐
中於諸君爲後進皆辯難無所讓別自書當代名人

姓字品殿高下人愈嫉之以爲汪中善罵人中曰吾鄉多賈人不知學短長日見詬者衆遭罵乃疑爲俊士且吾不罵庸俗人也得吾罵亦大難或言遭罵妄傳耳然中能鑒別彝器書畫得之售數十百倍家漸豐裕中深自斂抑爲詩曰佯狂罵坐自平日焉知性命鴻毛輕寓書規予曰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實蓋中之學益進於道遊楚撝畢督部歸愛浙西山水留久之乾隆五十九年　月以疾卒於西湖葛嶺園客舍中解經有神識病古人之疑周官左傳也爲周官徵文及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合惟論明堂石鼓意見不同耳其長不可及也中卒又病後人疑經中春會男女之文中讀會若司會以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中春則過時媒氏書男女年月日名於是時計之子亦言聘則爲妻奔則爲妾經言奔者謂不及禮聘非淫奔也又病末嫁女爲壻守貞之不合禮以謂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凡所爲文皆有益經術維持世道餘見所著述學云中於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盡如人意次成帙悉枕中祕本也又言輯書雖不由性靈而學問日以進吾爲此事久之亦能爲古文爲駢體文矣所欲出愛春秋左氏學之自言取法乎上不失爲漢

得自贍其生有子息不至如明唐寅徐渭學足以自立世人以不狂爲狂豈不惑哉

章宗源傳

章宗源字逢之浙江山陰人以兄編修宗瀛官　京師遂以大興籍中式乾隆丙午科舉人少聰穎不喜爲時文以對策博贍發科好學積十餘年采獲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以來亡佚古書盈數笈自言欲撰隋書經籍志考證書成後此皆糟粕可攡之然編次成帙悉枕中祕本也又言輯書雖不由性靈而學問日以進吾爲此事久之亦能爲古文駢體文矣所欲出愛春秋左氏學之自言取法乎上不失爲漢

又以今世所存古書版本多經宋明人刪改嘗恨曩時輯錄已佚之書不錄見存諸書訂正異同文字當補成之其已輯各書編次成帙皆倣體例曲折詞旨明暢古書多亡於北宋故輯書始於王應麟近代惠徵君棟踵爲之敘通知作者多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布甚夥至於宗源則無書不具焉時都門廣慧寺有妖僧明心者誑人以符錄降鬼僊挾而書几言禍福又賄客僕從刺探隱事面發之示神驗京朝官之佞佛者大爲扇惑爭饋貽之僧益豪橫或占人墳塋作廟基或權子母取重利事敗僧以罪遣歸南中宗源等以事佛與辈連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僧又潛出遊齊魯間開就大吏之不潔者網賄遺易姓名捐職丞倅出入詭祕甚而宗源等猶信之持長齋且寓書屬予去所爲三教論者予著三教論時京朝官惑於妖僧日甚因以曉譬之大吏某曾倚上官勢屬予去其文不得及得宗源書戲云君以生平輯錄書付我我卽去此文君必祕愛不忍割是色空之說不足恃也然宗源好學之志終不衰性恬澹不肯干謁亦異乎世之所謂禪鑽者以嘉慶五年　月　日疾卒於　京邸撰隋書經籍志及

雜文若干卷

舊史氏曰惜哉竟君之好學而惑於釋氏也既輯錄三代先秦古書豈不知佛書出東漢六朝之不足貴幷非西域浮屠之所秉筆耶及爲妖僧註誤猶以素食終身年未五十而溘逝釋氏之效安在或言竟君死時神清明無所苦此何益且反常也孔子大聖寢疾七日曾子大賢反簀未安徂歿之痛達人不諱儒者身備四氣衰樂反常豈發皆中節之學乎傳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儒通天人勿可尙已

白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海之祀見於經證者惟詩周頌般序有祀四岳河海之文禮樂記云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武詔以河海潤千里令祠官修祠爲歲事南北朝以來有蓬萊海若之祀隋始近海立祠唐始封王東海曰廣利宋加淵聖廣德助順廣德之號祠於明州定海詔爲大祀而天妃之祀見於正史則始於元至元南海女神靈惠夫人以護海運有奇應加號積至十字十二字廟曰靈應他書以爲始自宋又舉人神以實之皆不見於正史前明崇禎時復封碧霞元君　國朝屢

以靈應加封尊爲天后今　上嘉慶四年增封護國庇民妙應昭靈昭應宏行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賚順垂慈篤佑天后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舊廟所在也嘉慶五年太歲庚申爲今撫部阮公以親見其事屬爲文以紀　神靈　錫予之盛不敢以卑位辭銘曰　皇皇地祇孰主宰是居陰配天有元肇祀朝宗於東爲百谷王翼翼神廟溯自隋唐神光之祐管甯以濟越在我　朝反風示異松門巖巖海若所依潢池出沒神怒晦之　天子命我　皇威大張詗伺以窮魚魚大府靖此海隅有文有武聲威遠布匪匿者取其鯨鯢覆其艨艟屏翳乘之亦有胥種神之格思仁者有勇殲厥渠魁福我蒸黎海波不揚明臺受釐　天章昭回煇炳神宇滄桑既閱祀典有舉毋弛民務毋齎盜糧遠臣監司敢告封疆

清故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提督軍務資政大夫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馬公墓志銘

公姓司馬諱駒字雲皐號溶川江甯府江甯縣人其先得姓受氏詳於太史公書南宋播遷失其世數高祖遂居浙江甯波祖裕始遷江甯入學爲弟子員父必售妣方氏自公高祖以下皆封贈如公官兄驤弟騏俱先卒公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下稍長留心經

世之學講貫河防水利農政諸書於文章尤喜陸宣公奏議故大學士高文恪公晉節鎮江左延入幕府草奏牘疏密大小咸得其宜甚相倚重文恪以公明習河務奉請以從九品留工効用乾隆二十九年奉旨分發南河以勞歷山陽縣主簿興化縣丞通州判海州州同高堰通判山安同知公外領地方內參幕務高文恪連年奉　命塞河徐豫無役不從皆能規度指畫敷陳曲當凡所入告悉蒙　俞旨故兩江總督薩載公知公名亦傾心延接五十年奏擢江南河庫道道庫每歲出入白金六十萬兩河防歲

修有成數溢額則俟　上聞河丞值險工借發帑金一年南河漫口奉檄督工先事撫卹拚渡災民全活甚眾五十四年周家樓塞口告成有　旨議敘公遇執政者不爲依期入告率皆移易處所通融彙報久則因緣爲弊帑藏空虛公不激不隨從容籌補公私具舉上下安之不問家人生產作業意泊如也五十水旱先期斟酌蓄洩沿河田畝盡沾利澤又濬清江支渠溝水貲助公車士庶感頌五十五年擢授江西按察使臬司核讞一方刑獄不習律令者高下緩急一委幕僚胥吏其能者又持屬吏短長網賂遺或徇

守令屬記骫法公正已奉公深悉弊竇爰書親核從無假手在官七年屬城悅服時值江右大吏以簠簋不飭被劾連牽獲咎者眾公竟以謹愼免患世論歸之嘉慶元年擢山西布政使未幾調任山東　特命兼理河務其年黃河下游壅溢水與隄平碭汛曹工先後漫溢公偕故雨江總督李公奉翰南河總督康公基田前山東巡撫伊江阿公奏　命堵塞旋擢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公新以藩司擢任驟難專制倪仰諸大僚開見其意見不同將致僨事深自斂抑謹畏如在江右時既而曹工逾年堵合不成奏請停工奉

旨革職留任朝使臨工按視公分謗焉是時夫人張氏卒於使署內不顧私賻贈不納其刻厲類此三年冬堵築豫省睢工漫口公五閱月行風雪中寢食俱廢豫撫廉愼和衷共濟工員踊躍一舉成功奏報堵合奉　旨賞復頂戴並免代賠銀六萬兩公念起家孤寒以筆札遇知已致通顯每膺殊擢受　異數感激涕零有盡命王事之志既以曹豫宣防積勞體羸適聞　純皇帝龍馭上賓遺　詔將至北向長號咯血不止延醫診視俱云心脈已枯藥力不及口授遺摺望　闕謝恩遂以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曹單工

次春秋七十有一　上聞軫惜久之降　旨議卹禮
也公蒿肩火色目精洞照英偉軼倫平生勤學好問
嫻於掌故遠近書疏悉皆手答丁甯款密莫不感懷
微時所荷一餐咸報高文恪歸櫬經紀其喪後至都
門躬自展墓與人交有本末周卹無倦篤於內行兄
弟從子無閒言時以爲史稱通而不泰清而不介惟
公有之矣妻張氏封一品夫人子亶副榜貢生　召
試舉人內閣中書好古有文早卒孫滄蔭生候選員
外郎星衍始官京師與公子亶爲文字交及官山左
與公同僚共治河之役後又備員節下親見公行事

藏公手牘數十紙皆綢繆公事諄諄繹難忘今滄以某
年月日將葬公及夫人於江甯某鄉之原以狀走乞
志墓蓋不忍以不文辭銘曰

公爲政績可紀公塞河以勤死觥觥筆札況才美揚
於王庭傳信史家聲清白施孫子我僑茲郡銘其里
文無溢詞庶不媿

清故山東兗州府運河同知加知府銜前署山
東運河兵備道龔君士煃墓志銘

君姓龔氏諱士煃字德煌號燮堂先世有漢勃海太
守遂家山陽其族甚盛唐宋多達官或居閩之興化

莆田皆有世數可紀明天啟間移家於吳子禹臣爲
君祖以孝行聞子某爲君父鄉里稱其潛德妻顧氏
側室劉氏曹氏自君祖以下皆以君官累贈朝議大
夫祖妣及妣生妣皆贈恭人曹恭人實生君及弟三
人曰朝鼎曰寶鼎曰紹箕俱得官丞倅君生而穎慧
幼遭嫡母喪哀毀如成人禮既就傅勤學能文屢應
童子試冠羣君念祖父俱以尚義好施家道中落非
負米出遊無以爲養以是棄科舉業遊幕淮揚間在
河丞署聞父囚耗奔喪歸自傷不及視含斂毀瘠尤
甚時君年未三十諸弟少姊妹四人未嫁食指數百
君綢繆家計率以勤儉妻顧氏黽勉同心紡績爲助
始無內顧憂遊道日廣漸復先業諸弟前後成家諸
妹亦遣嫁焉君既熟悉河務淮揚觀察爭聘延之值
有河溢之事擘畫工役撫卹災黎頌聲載道河督吳
公嗣爵總督薩載公大學士總督高文端公晉臨視
河壖聞君名咸相引重故淮揚所屬河防諸務皆秩
然有章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視河豫省奏留君河工
効力以勞送部引　見乾隆四十八年署山陽縣主
簿擢東平州州判歷東平州州同擢沂州府沂郯海
贛通判署曹州府曹單同知調兗州府捕河通判五

十五年擢兗州府泇河同知遇　恩及敘勞加二級歷年防汛催漕敘功紀錄二十七次五十六七年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李公奉翰連奏君護理運河兵備道隨河督在臨清督催糧艘適閒生母疾心動乞假毋已奄逝扶櫬歸葬哀榮俱盡親族稱之君妻顧亦以是時棄世君以微時共甘苦遂無再娶之志服闋候補東河時南河豐汛漫溢君隨河督李公奉翰到工襄事嘉慶二年堵築工成今南河總督康公基田前爲山東布政使奉　命治河會同河督奏君在工勞績奉　旨加知府銜九月隨河督赴楚防守漢江

又以勞績奏請　賞戴花翎皆　異數也三年補兗州府運河同知故河督司馬公駒今河督吳公璥皆器重君咨諏河務多裨益焉君筮仕十餘年俱在上府參理公事大工一切章奏出君手信任日專未嘗出賣寒熱接見僚吏謹畏如不自容河防陳奏機宜依於舊章質直條達不肯爲虛誣徇時好高下其手退居未爲屬稿其愼密類曹工再報合龍君時引疾此居家痛親不逮養自奉儉素昆弟同居易衣幷食無分厚薄諸弟或爲君製新裘易其舊者君知則止之曰晏子一裘三十年而齊國之士待而舉火吾甯儉自奉而周人急也親族有貧乏者代爲脩嫁營葬少工詩文與黃司馬易顧進士禮琥多投簡酬唱之什輯錄成帙藏於家四年八月望日以疾卒於官署春秋六十將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之原禮也子慶祥投効河工從九品女四人不佞宦山東監司時親見君行事嘉君內行以弟之子妻君從子慶　今君諸弟寓書赴告並乞志墓既雅知君又有子肺附之誼蓋不敢辭銘曰

參軍記室古辟舉君才經世佐公府負薪塞河始丞簿賢勞升聞易簪組恂恂家法化輸金施於有政不

出戶我陳生芻到吳士大書瓦屑封清故封修職郎兩浙鹽課大使陶君正祥墓碣

銘

封修職郎兩浙鹽大使陶君名正祥字庭學號瑞菴祖父某自浙之烏程縣移家吳門第三子某生君少聰慧就傅讀書與同學生以默識角勝負塾師異之家貧無以爲養遂以賣書爲業與吳中名下士交接聞見日廣久之於書能知何書爲宋元佳本有誰氏刊本版貯何所誰氏本善且備誰氏本刪除本文若注或舛誤不可從都中鉅公宿學欲購異書者皆詣

君車徹滿戶外會開　四庫全書館安徽提學朱君
筠言於當道屬以搜訪祕書能稱事焉子珠琳由
內廷三館供事敘用得兩浙錢清場鹽課大使貽贈
君如其官君在官署逾年教子廉儉旋屬引退曰汝
多疾而素餐不如歸賣書也君既家吳門僑寓都下
賢士夫往來輻湊廣求故家書籍祕本歷數十年嘗
慕陳思之爲寶刻叢編也語子云恨不爲一書記所
過目宋元明刊刻經傳諸子各本卷帙文字異同優
劣補書目家未備惜今晚矣與人貿易書不沾沾計
利所得書若値百金者自以十金得之止售十餘金

自得之若十金者售亦取餘其存之久者則多取餘
曰吾求贏餘以餬口耳己好利亦使購書者獲其利
人之欲利誰不如我我專利而物滯不行猶爲失利
也以是售書甚獲利朝之公卿四方好學之士無不
知有五柳居主人者當是時都門售書畫有王某售
舊瓷什器有顧某意見悉如君皆盛行於時老子言
欲取必與左邱明言以欲從人其道然也王某顧某
死其子執所得物價貴賤物多壅積焉故君子珠琳
獨能承父業與當代士夫交不復出奉檄矣君年高
坐市肆傲睨俗人來售書者問欲得何書言不當則

令他人應接曰是欲爲科舉業若新入詞館欲得學
堂書耳性任俠曾經高涼湖起蛟舟覆君探窗出奮
力拼溺者周卹之友張某者嘗以白金四十兩寄君
處權子母暴死無家屬君訪其中表償之使買地營
葬與弟甚友愛弟死撫其兩子畢婚嫁猶誠之以市
道壞人心術也君以嘉慶二年八月二日卒於都門
春秋六十有六妻周氏贈孺人子珠琳兩浙錢清場
鹽課大使女一人孫以仁子官都門退食遊書肆與
君日相見君見子藏孫子魏武注以爲世無此本刊
入漢魏叢書中又以子言刊葛氏永懷堂十三經注
及抱朴子太元經之屬以行世版存於家今君子以
子僑居金陵寄至元金陵志爲潤筆屬作君墓碣子
念世之稱事者少雖書賈無復如君之知書也爲文
且銘曰

不知書何足數斗筲人魄書賈教子歸來似其祖不
求甚解能書古我銘其墓不爲諛兼金可卻書可取

清故文林郎河南虞城縣知縣施君韓墓碣銘

君姓施氏名韓字佩蘅號棣莊常州府陽湖縣人明
時有名灝者自無錫遷居常州之安定東鄉爲君十
四世祖贈文林郎名維賢者爲君祖父贈文林郎名

曹者爲君父皆能勤學好施君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少有至性九歲遭母疾侍奉不倦如成人及喪哀毀至咯血十三歲喪父亦如之既長屢困童子試遂遊　京師傭書自給貧不能具裘葛愈積學能楷書爲古文辭旋以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中式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四十六年挑發河南以知縣用上官知君能即檄折疑獄稱平時值河南青龍岡河溢君從泥濘中率丁役負楷土治道以通車運晝夜不寢息者廿日河隄使者倚重君凡工次采買稭糸及疏浚引河皆任其役積稭倍常數濬工先期告竣　朝

使故大學士公阿文成公按視河壖以合龍潰事奏請遴選能吏重浚新河限廿日竣事君獨以未補令與焉工竣敘功一等四十八年補授虞城縣知縣沿河令歲率駐工防汛歲修堤堰君外督修防兼理獄訟從容措置悉舉其職虞城商邱之間舊有沙河達洪澤湖方開引河時議塞沙河下游使河勢由夏邑南趨近隄居民運載失便君寢其議河流亦遵道下注前後以勞紀錄六次河督蘭公第錫以君既深明河務凡河丞工作一委任焉明年河溢睢工水及縣境君先期堵閉橋空加築隄堰民以免患出貲濟渡

鄰邑災黎多所存活君治引河有方略或通溝以瀦水或留埂以輸土故工作視他處而省費十二三五十年夏柘城好民事起近邑戒嚴或謂君閉城禦患君曰不可棄吾城外赤子也又謂君多張聲勢巡羅郵保君曰此賊未至而擾民也親履四境勸民聯絡保存歸併黃河渡口人庶安堵賊不敢侵旋就勦戮是年境中苦旱君力請賑卹實力奉行並捐奉錢加散曰糧一月其後齊晉楚豫飛蝗偏起不入縣境民以爲德政之感以五十二年正月卒於官署春秋五十有一嗚呼世之所爲能吏者以治供張採迎上官意或陰以饋遺進求其知刀筆筐篋簿書期會及史稱酷吏古所譏催科吏且不可得若君之盡職勤民遇變而不亂者蓋尠覩矣君妻莊氏先卒繼娶錢氏俱贈孺人子應飛捐職同知不佐既與君同里及遊畢撫部幕府時知君治行後官山左邀君子佐浚河之役益知其能承家教以狀乞文蓋不敢辭銘曰

吏迺弛兮爲國蠹先攀援兮後民務吁嗟施君來何暮河渠奠兮獄訟平螟不入境兮析不驚吁嗟施君兮不可死復生

五松園文稿終

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槐廬蔡書第二集

嘉穀堂集

行素州堂藏版

光緒丙戌冬日
吳縣朱氏家塾校刊

嘉穀堂集　芳茂山人文集弟十二

尚書錯簡考　毫姑逸文　成三征疑義
竟沂曹濟道廳壁記
天文辯惑論
江寧忠愍公祠堂記
身度解
李子法經序
斗建中星論
斗建中星表
直隸總督胡雲坡宮保七十生辰序
修建單父助順永寧侯廟碑銘
書阿文成公遺事
題陸朗夫中丞家信冊後

尚書錯簡考

亳姑逸文

陽湖孫星衍撰

書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懿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金縢

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

天下不敢臣漢書梅福傳師古注引尚書大傳

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賮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後漢書周舉傳引尚書洪範五行傳

拔今金縢篇自王亦未敢誚公已上葢金縢文

自秋大熟已下據尚書大傳及史記當爲亳姑逸文也書序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在大誥微子之命諸篇之前史記魯世家于王亦未敢訓周公下述營雒邑還政之事及作多士毋逸周官立政諸篇其後乃稱周公在豐及卒後

暴風雷雨之事明經文秋大熟已下非金縢本文矣序稱亳姑爲葬畢告周公之事正與大傳前文及史記合是知告周公卽告以悔悟尊禮之事也後人或以其文有啟金縢之語遂入其文于金縢篇中事隔武王成王及周公生死中隔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成王征將薄姑多方周官立政賄息愼之命凡十八篇何得合而爲一伏生見全書所傳今文知有周公死天乃雷雨之事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言亦如之是古文

與今文本相符合特漢時錯簡已在金縢後人不察耳鄭康成傳書卽未能知之故注秋大熟云秋諸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與大傳及史記皆違異而梅福傳上書云昔成王呂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是西漢人猶見此篇之文矣

畢以田按尚書王出郊天乃雨反風出郊者謂祭天于郊以周公配之也書序所云成王葬周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卽其事此經上文云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予小子其親迎言親迎而祭之迎迎尸也惟郊是郊祭周公之事故言我國家禮亦宜之禮者謂祭也尙書大傳曰乃不葬周公成周而葬于畢尊以王禮中命魯郊據此而言則魯之郊禘由風雷之變始也舊解不察此篇爲亳姑逸文之錯簡乃以郊爲郊天親迎爲生迎周公不特我國家禮亦宜之句不可通且周公居東遠在千里之外豈能迎于一日之內以致反風之應乎厥誼疏矣

成王征疑義

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 史記蒙恬傳恬曰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

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
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史記魯世家）
按此文述自蒙恬秦時猶見全書不可爲傳聞
之誤疑爲成王征逸文也據史記魯世家載此
文于周公還政成王之下周本紀載伐淮夷踐
奄于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之下與書
序合則周公被譖奔楚在召公不說之後成王
踐奄之時書文非置於此無可附麗又尙書大
傳云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
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

三監叛奄君遂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周公以成
王之命殺祿父（見詩正義）是知導祿父叛者奄君言
周公欲爲亂者疑亦卽奄君周公因奄君而奔
成王因發書反周公而遂踐奄也則爲此篇之
文矣然奄君導祿父之叛是成王幼時事據周
本紀及魯世家其時誅管蔡與武庚未誅奄君
也或周公歸政奄君又譖公于成王是時成王
長矣故蒙恬述其言云周公旦欲爲亂久其文
云王能治國史記述其文云及成王用事明與
導祿父之叛非一時一事而周公奔楚實在此

時非因管蔡流言而去然則墨子耕柱篇云周
公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其言實乃傳聞之
誤周公奔楚商楚接境其辭三公則因奄君之
譖是時管叔死久矣然鄭注書序云此伐淮夷
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著于此
未聞亦不深察史遷所見古文合於書序而臆
度之也後儒或以周公揄蚤事爲穆卜之傳譌
及以成王反周公爲在出郊反風之時譙周以
爲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未並疑此是金
縢逸文誤矣

畢以田又按尙書多士無逸二篇其篇次當在
多方之後周官之前知者按多方經云維五月
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是述成王踐奄歸周
之事也下云誥爾四國多方我惟大降爾命言
將訓誥汝也多士經則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
爾四國民命卽述多方篇訓誥之事也蓋成王
初征不服歸于宗周訓殷多方故其言詳及後
將遷之于洛邑命周公申前命復訓誥之故其
言簡經義具在不可不察也又史記魯世家云
賊臣譖周公于成王周公奔楚王殺言者反周

公此蓋尚書成王征篇之遺文述其踐奄之由
者也下云作多士作亡逸則二篇之文在踐奄
之後又可知其誤在前者書序云成周既成遷
殷頑民作多士蓋尚書出于孔壁簡編錯亂後
人以召誥洛誥是營成周之事此云成周既成
故以置于其下而不知非也史遷從安國問故猶未亂其次第則其錯簡猶在後也考書序所云有連及之文亦有追書
之事其連及者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
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誥庶邦作多方此皆連及之文也
序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
官周公作立政蓋言前此成王除亂訓頑未暇
爲此至此乃理治道故追言黜殷命滅淮夷也
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作賄息愼之命此因
其來賀而追言伐東夷也茲云成周既成者因
將遷彼于成周故追言之非謂成周至此始成
也尤可據者洛誥朞復于明辟是周公反政之
事也而君奭序則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
王爲左右卽因復于明辟言之其文比附意義
可尋後人不加審察以多士無逸二篇厠于君

奭之前紊其次第非矣又書序篇第爲孔本與
鄭氏亦有違異可知當時未有定次蓋各爲一
簡出于孔壁而此二篇諸本皆誤故辨之

兗沂曹濟道廳壁記

國家設巡道以監郡稱曰監司或謂之觀察秦時以
御史監郡此邦則有泗川監名平者爲之漢之刺史
則又持節又有繡衣直指使如明巡按唐宋觀察使
以京職領外臺俱非今比先時巡道通章有道標統
弁兵亦稱按察副使亦稱僉事今少易其制然巡道
出奉 天子命與鎭將分鎭建牙鼓吹儀同三品食

祿歲四千貫兗沂曹濟道轄三府一直隸州三十二
牧令領河隄兼司驛傳水利可謂任重矣直隸州之
轄檄報刑名與守制同餘則遇赴訴按章而錢穀刑
名兵備皆統領曹單河隄百七十里資保障焉其賢
者或好小惠取譽齊民撓守令權或矜小節獨爲君
子致隔閡其不賢者則特其明察挾持守令短長以
爲利或以上府去鎭遠顚倒黑白作威福使者服膺
儒教少負鄉曲名既而以對策上第荷 天子拔除
詞館在比部七年兩以不次之擢至郎中由上考簡
授茲職十年前以諸生走楚走梁走秦走晉抵燕都

所見士大夫所聞四方政令竊心議其得失或爲賢
節鎭揖客有所辨正豈敢奉　天子命來鎭此方不恤
處士虛聲之誚哉奎婁房心虛危之野古之殷土文
章列曜之府太昊女媧帝嚳成湯之所葬伊尹周公
孔子之居在焉故曰一變至道使者何德而居民上
臨官吏何修而免尸位之譏愧越之懼傳曰信乎朋
友獲乎上又曰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居敬而行簡
又曰君子于民仁而弗親信至而守令不能達之情
可以通之於僚友諗之於上府矣敬至則尊臨卑少
率衆守令吏民効指臂矣簡至則我淸靜而民自定
獄市不苦其擾矣故使者或廉知姦猾飭守令自治
不欲奪其名使民各敬其長或持是非不可奪進退
所部卒不以示威惠或屈節以分謗或違俗以守經
若轉移風俗修明舊章建立水利河渠以行興利除
弊之政則又存乎其人也其來也民不見德其去也
無過之聞則謂之盡職乎曰特立獨行建不世之功
者應變而後知之　聖天子在上不愛矯矯之名不
墮冥冥之行可也遂書之廳壁以示來者觀察領河
陽使者孫星衍記

天文辯惑論

即者疑天文深眇不敢談於是有以此欺世干祿者
後人不察卒不能辯其非其非者不足辯其亂先聖
古書之成法君子不能無惡也宋志載何承天曰日
之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蝕躔
次可知捨易而役心于難臣所不解也按日之出入
四時有定方譬春分出卯入酉夜視斗柄卽知其時
卯酉值何宿日在何次灼然可見何必以月推之正
所謂捨易從難也承天又云堯典曰永星火以正仲
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
虛中遲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撿之所差二十七
八度則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按一月有上
中下旬承天知堯典所云仲夏爲上旬乎中下旬乎
所謂今季夏火中又何旬乎一夕中星屢移所謂以
中旬撿之而差者以初昏中星撿之乎或夜半乎則
堯冬至日在何宿不可定也善乎唐王孝孫駁傅仁
均云月令仲冬昏東壁中若堯時差至壁則堯前七
千餘載日應在東井井極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極南
去人最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也而仁均反据僞
尚書之允征折之其不足信甚矣此何承天欺人之
學與祖沖之所學同至不信斗建不足辯矣然則唐

開元日度議云帝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者妄也日景千里而差一寸之說出于考靈曜周髀靈憲及鄭氏注周官當是三代已前相傳之法而隋志云何承天遙取陽城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萬里而景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謂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景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按道路相去迂回高下有近而實遠古人測量光景計其直數何可以地里證驗且古道里又短于今大戴云三百步而里王制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

鄭注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是漢時里數已羨于古何況宋魏不察今古異制而妄訾古人所謂方寸之木高于岑樓也唐志五星議歲星云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五行正氣星主農祥后稷焉故周人常閱其朕祥以觀善敗尤爲臆說按虞書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之名以歲星行一次自有甲子以來卽以歲星定歲非至周人始定又非以后稷焉之爲主農祥也此唐人之惑也唐一行之言云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

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國分則疆場舛矣初韓魏縣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靈曜漢山河之象多生十餘宿今同在畿甸之中而或者猶據漢書地里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按分野之說古既以列國疆域定之後雖一統列國疆域猶可考知甘石分十二分野張衡蔡邕以配漢郡縣班固地里志明言其時郡縣爲古列國之分且天文星象亦有列國之名不得云鶉火爲周分卽疆域舛又不得不據漢志甘石星經推知也孔子云莠之亂苗若何承天祖沖之唐一行呂才之言天袁準顏師古之言故辯之

江盦忠愍公祠堂記

先忠愍公爲明洪武時佐命功臣勅賜葬衣冠千鍾山之陰見先文介公手書舊譜及明人外紀而宋學士濂撰碑以爲葬于濠州或衣冠葬有二處或太祖時哀忠愍公最深又預勅陪陵耶先揮使公諱繼達及督僉公諱恭俱以洪武時諭祭賜葬鍾山之陰當附忠愍公家先勇愍公禦靖難兵死事明季追謚勅

建表忠祠于金陵全節坊三墓一祠皆在江寧吾家故居定遠自揮使公以守禦常州功賜第武進子孫家焉武進去江寧道遠不能常舉祭埽之事幾致遠祖祠墓湮沒家大人及星衍宦遊無定所頃修家乘始考知祠墓故迹今方伯兄曰秉蓋關外本支適官江寧因屬訪求并置祠焉以奉忠愍公配以揮使公及督僉公勇愍公廣其居以爲子孫往來祭埽及應試棲止之地祠在江寧城中舊吳王府二條巷內北通四象橋南至針巷口西至府門口東至洞神宮址方三畝東南有閣三間以奉祖像及木主西有堂堂北有樓樓西南有園有樹石池塘廊檻有軒亭館舍以爲子孫藏書讀書之處園後有樓三間以藏祭器從入廻舍門堂庖湢具焉外近市而內爽塏因程氏之故居不侈不隘不加緣飾閣曰倚天思英概也樓曰銘彝示子孫也館曰芸香守先烈也堂曰問字招益友也軒曰嘉石省治行也亭曰鶴和念廉祿也廊曰接聯本支也池曰濯纓愛清流也凡藏彝器商

誡念古人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之訓假貸拼當得千餘金至是始置祠于江寧將以妥忠魂藏書籍教子孫後之流寓者毋忘首邱之義可也忠愍公諱興祖字星衍十五世從祖明洪武時以開國功官驃騎大將軍都督北平贈龍虎上將軍推忠效節功臣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封燕山侯肖像功臣廟位次第十八世襲武德衞指揮使子世券事具明史列傳揮使公諱繼達忠愍公從子星衍十四世祖元至正時率宗族義兵歸明太祖積功授管軍總督遷湖廣行省都鎮撫以守常及克張士誠功賜田宅擢濠

梁衞指揮使終涼州都督同知策命公女二連姻王府督僉公諱恭忠愍公從孫星衍十三世從祖亦以元時歸明太祖取沂州密州克益都奉命守禦其地洪武改元遷青州左衞指揮僉事宣武將軍克元都改永清左衞僉事征大寧錦州上都積功授廣威將軍遷前軍都督僉事授驃騎將軍卒官先勇愍公諱泰揮使公子星衍十三世從祖襲涼州衞指揮僉事洪武時追捕元兵進秩明威將軍僉涼州衞指揮使司統軍征山西大同腦山等處殺獲甚衆遷前北平都指揮使禦靖難兵力戰死惠宗震悼贈廣威侯立廟廬姑墓在常郡萬歷三年勅死節諸臣方孝孺等一百十六人同入金陵表忠祠位次八十二明季追贈象山伯謚勇愍

身度解

史記曰身爲度大戴禮王言篇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說文曰周制寸尺咫尋仍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今度人身各以指爲度指廣一寸布十指成尺掌從如之人長九其掌長伸臂如之肘至腕尺有五寸至肩二尺足從一尺有五寸並兩足十指廣尺膝至足二尺有五寸至股如之人長九其手足者二三而成數內經黃帝曰人以九九制會岐伯曰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三之合則爲九九大戴禮易本命曰天一地二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八十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故明堂之制蓋橢圓象首堂長方象並足重屋八十一尺象人立基廣八十一尺象人伸臂也一者閏故人長九尺有餘也股已下五尺股已上五尺有一寸屈伸從廣以十以五者內經黃帝曰其生五其氣三或十或五中央土成數也周尺一尺蓋漢建初尺之八寸當今尺之五寸有餘如人手之從廣也說文則曰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又曰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又曰仞伸臂一尋八尺按人以指爲度合周尺八寸實長九尺伸臂如之而先儒以爲八尺者蓋中人八尺人長不過九尺數之究也或言古人長于今人者非是據考工記云劍莖長五寸常得古劍莖長正容五指知今不異古如古人長廣則古劍莖何以容五指乎故古云五尺之童當今尺之二尺五寸文王十尺當今尺之五尺也

李子法經序

李悝法經六篇存唐律中卽漢藝文志之李子三十

二篇在法家者後人援其書入律令故隋已後志經
籍諸家不載據唐六典注稱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
刑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
雜法六具法元王元亮注唐律疏議云盜法今賊盜
律賊法今詐僞律囚法今斷獄律捕法今捕亡律雜
法今雜律具法今名例律是也今依其說錄爲法經
六篇按悝書以盜法在前者罪舉其重以具法在末
者古人撰述率皆以序錄附本書後是其例自蕭何
益戶興廄三篇爲九章則具法在中篇非原書次第
之義故魏晉時遂改具律爲刑名第一後人又惡盜

法多言不順之事不欲置之首篇復移其篇第如今
律耳法家之學自周穆王作呂刑後有春秋時刑書
竹刑及諸國刑典未見傳書惟此經爲最古漢律則
散見于說文漢書注而全篇已亡雖此六篇內有天
尊佛像道士女冠僧尼諸文爲後世加增如神農本
經之有郡縣名其篇數經累代分合亦不能復循漢
志二十二篇之舊然信爲三代古書未火于秦足資
經證不可誣也古大臣之通達治體者皆倚儒生以
經義決疑獄故董仲舒鄭康成于法家之學各有撰
述唐設律學博士前明至　國初試士以判尾亦欲

斗建中星論

中星隨斗建左旋不因日纏而定何也恆星附天體
天體無改移而日行有贏縮故歲差之說可以測日
月五星而不可以定斗建中星也斗杓在辰故曰辰
爲天綱辰宮角亢二宿故曰杓攜龍角斗建之所在
即角亢之所在斗建移一辰則角亢移一辰二十八
宿俱隨之而移無少差忒子午卯酉四正各三宿餘
皆二宿此淮南圖格自古所傳今仰視星度亦四正
之宿相去較近始知古人不妄作也或曰斗不必正
在天中難以定建不知斗體不正中而杓建有定向
又玉衡北兩星爲玉繩以之準瑤光所指直如繩也
且視角亢所在即可知斗建可推二十八宿旦晝按

辰而數之且知天岡所在何況仰觀乎或又疑天體渾圓難以辯方位不知地有定向則天有定方古者明堂宮垣正方三百步于中立宮以視中星宅經所云分中院爲二十四路卽其法也今以布十二幅畫十二辰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張之正方又立竿于中長如張布之廣作橫格于竿爲度如之人立正中依竿而視星則緯度經度皆可得而定中星在何度可得而知以此測星辰較儀器爲便捷古人必有此法後世蓋故爲其難不肯言斗建將炫其獨得之長以干祿耳夫堯典夏正月令及諸經學非知天文不能通解天文有象可求亦至易知至易明奈何世人憚言之算法者天文家一隅之學西域不見先聖古書徒得祖沖之已來歲差之說以測日月食法故禮有諸侯旅耳古夏殷周魯歷本無推日月食法故禮有諸侯旅見天子遇日食廢及葬以日食止柩之事司馬法有月食班師之言明不推測預知之今人執此一長謂法密於古人可與言推步不可與知天也今依孝經緯淮南天文訓所言斗建指二十四氣推之二十八宿作表以示學者表與月令昏中星悉符合按中氣視之亦可察今時中星與古不異或二宿或三宿在一辰者初昏至夜半中星屢移不止一宿在午此表出而知前人以歲差測恆星之爲欺人之學矣

斗建中星表

	尾	箕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婁
冬小大	戌在	箕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婁
立雨驚春	尾之	閒箕	亥在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水啓蟄分	尾	箕	子在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明雨穀清	尾之	閒箕	丑在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立滿種小	尾	箕	寅在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夏小芒	尾之	閒箕	卯在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立處白	尾	箕	辰在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秋寒霜降	尾之	閒箕	巳在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立小大	尾	箕	午在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雪冬降	尾之	閒箕	未在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至大小	尾	箕	申在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直隸總督胡雲坡宮保七十生辰序

嘉慶三年　天子念畿輔首善之區思得重臣出鎮飭吏治以爲四方則爰命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胡公總督全省以樞密吳卿爲方伯佐之誠重外臺倚大臣也宮保公既衙　命馳莅新任布德意三月而政肅五月而化行吏治民風蒸蒸丕變其年六月爲公七十生辰部下躋堂介壽卻勿欲當公于星衍爲舉主常以舊屬從公遊又與公子同歲舉進士時登公堂知公一二不敢不序其厓略以爲公壽公世受國重恩駿歷中外其爲　上倚任若拔章選舉更定律例諸大政及公家庭孝友若爲文貤公請謚爲兄嫂請賜典報恩勤諸內行載在史冊傳于鄉黨不具言言公爲政之過人者有四一在治家公承文貞公家學居恆無戲豫無疾言遽色子弟定省若饋食必肅衣冠愼容止賓客次舍有差等僕隸甚譴罰雖通下士刺無倦容堂上藏書萬卷標識明白燕客無紛華而肴核必精絜門戶開闔有常時公之治幾輔如治家則有倫有要而百廢具舉矣二在用人公有知人明不偏聽不輕任不弃才或愛人而知其所短或責人而用其所長試之小事以觀人之所忽故無僨事參之他事以驗人之至誠故無敢欺炫長者抑使循序孱守者勵使急公故舉措公而奔競息所舉之士受任至節鎮次則方伯連帥率能束修自好有清勤聲公用所部如用比部則官得其序人不敢欺矣三在好學公晨起理案牘至日餔退食手執卷如儒生每接士虛衷問所知撰任子錄集諸史列傳各爲論贊以觀古今成敗得失奸杜氏通典司馬溫公通鑑故遇大事有斷制所至之處興立學校士悅服以

一謂爲榮公飾吏治以經術則移風易俗月異歲不
同異平簿書期會刀筆匡篋之政矣四在敬事公治
事雖纖悉皆手定一例必審擇一字必反覆故持事
者至公前皆謹小節不敢致有大過在比部十餘年事
萬端無少叢脞　上至神明有所記問公對如流政
令前後皆畫一公領外臺如領部務則網在綱而不
紊我淸靜而自定獄市不擾矣星衍曩遊學畢制軍
幕府八年服其度或有所白事見施行以爲事無不
可爲及舉進士釋褐爲詞臣出座主朱石君王偉人
師之門而知有守可以自立至爲尙書郎從公久親

見公行事乃知謹細微居處執事盡恭敬日愼一日
始欿然不自足則星衍之得干公之成就者大而公
立身行政之苦心方媿知之不盡也遂書之以質諸
知公者並以侑壽觴云

修建單父助順永寧侯廟碑銘

單父河隄有神廟祀故河道總督朱侯土人號其神
曰朱大王並以名壩嘉慶元年六月觀察使者防河
曹單與康廉使偕視隄工癸巳日晡東南野霧起驟
風雨行至朱王廟有卒報豐工決口明日黎明單汎
以河水挾雨壞隄告馳視則河壖水挈濶東西迸激

隄根漫溢十餘丈河帥聞信從豫省指授防護機宜
廉使越泥淖中度上游水勢原隰高下規築陂堰使
者量地形計工役檄召官弁兵夫邀時並集曹州李
守舟王通守轂鳩衆庀材徐丞光第曹縣孫令立方
單縣孫令象坤高守備得元運稽糈舁畚鍤各委員
晝夜巡工不避燥溼一夕而大堰成五日而圍隄成
又五日而重隄東西堰悉戍時荷神庥連日不雨水
不復增得以浹旬蔵功用財大凡三萬六千兩已而
廉使擢方伯使者權臬事其冬　天子疇咨豐工未
塞河命河帥方伯往襄治明年正月功成加河帥太
子太保　賜方伯華翎是役也河帥方伯成兩省大
功而今方伯與使者聞決河之信始自朱侯廟歷稽
塞河功作蔵事用財無此舉之速且省必神默告而
佑成之先是朱侯廟建於乾隆丁巳歲周甲子而廟
再興若天運使然其月　天子適閱國史館所進朱
督臣傳　勅下河臣訪求廟祀若有神感事甚靈異
不可不紀也侯諱之錫浙之義烏人順治三年翰林
官至河道總督在官十年修守運河隄岸開董口新
河復太行舊隄濬高郵道塞石香爐決口以勞卒官
贈太子太保生平獎許士林喪歸濟上白衣冠送者

萬人著寒香館河防疏略徐充淮揚傳以爲神舊靈驗亦稱爲大王塑象廟祀乾隆四十五年公相阿公奏請特加位號　勅封助順永寧侯今廟在壩上或曾於此捍災也夫侯生有立功死受　異數既廟食敬方伯使者已下有功而無過者殆非廟食之所可報也徐丞既建廟復建兩廂及別室以爲防河棲止之所乞序于余因書其事並爲迎神之歌曰神之來兮單父寧功成不日兮驅六丁沛澤決兮險既平帝賜福兮神之靈西鄰淪祭兮惟德馨又爲送神之歌曰神之去兮在河滸南豫東揚兮歷商魯宜侯王兮　帝嘉予感神告兮避風雨築宮祠祀兮千萬古嘉慶二年歲在丁巳三月立石

書阿文成公遺事

故公大學士阿文成公出師萬里位極人臣　天子郊勞雲臺畫象豐功偉烈載在史冊無事宣述星衍前官翰林及尚書郎以上第上考受公知從公遊九年窺公敬君敬事知人愛士之量一二端謹書于方以識名臣言行焉公承文勤公家教進止溫恭起居有常處毎朝先五鼓起入　禁廷坐直房待旦不假

改第二稱此科得士能讀書公教習庶吉士召星衍
謂曰吾以畢督部言知汝學有根柢當除名士氣及
星衍改官比部偕同歲生馬履泰謁公公止星衍等
勿行一足跪禮曰吾爲郎官時無此禮也先是中臺
官謁長官皆長揖因親王領部乃有加禮俗相沿不
能改故公言之又謂星衍曰學成亦大難勿以習律
令廢舊業也及星衍授監司謁別公公曰外聞風氣
非一人能變亦勿以聲名身命隨人轉移汝起家高
第能自愛吾所知餘無他言矣公孫侍郎那彥成公
後入翰林以公常稱道星衍在京邸時屢過從考論
文史星衍別公未三年而公薨于位及官外臺思公
言懇懇如有先識今雖欲聞公教飭不可得徒揮泣
記公遺事以質之公孫雖不賢識其小者亦使後世
知公爲　國元老建大功又能以功名終而昌厥後
蓋有古名臣度量而得于家學及稽合于聖經者至
深酌也

題陸朗夫中丞家信冊後

右陸朗夫中丞手書家信子緝裒集自中丞再起官
山右及新擢湖南巡撫時所寄凡十三件皆以清白
訓其子孫言不及私切切以東方民力不支杜絕虧
空弊源爲念冀幸挽回風氣惜同志之甚稀子讀之
不忍掩卷況思手澤者當何如感動耶既與公子緝
爲文字交又自監司權臬事至歷下頗聞中丞遇事
一二中丞官方伯時大吏某方以嚴刻網下賄遺忌
中丞靡恕謂曰屬員將不畏君奈何中丞答云本司
卻不畏屬員也已而以不肯阿附去官大吏敗　上
以此稱中丞去就明決起官于東復與後大吏不相
中故書中前所云寬厚和平與先不同者旋卽言其
面和心違事事棘手且以爲危機所伏矣中丞廉潔
自守而不責于人乃所遭輒不合傳曰信則獲上亦
有信而見疑者豈非芳蘭當門古今同慨歟司道職
在整躬率屬上不專制下不親民復有故亂其法者
欲孤立以行善政蓋亦難矣然中丞卒爲賢節鎭
勅祀鄉賢子緝又能好古多聞世其家學廉吏不可
爲而可爲又見于前事矣袁子才太史金中書學詩
爲中丞誌墓于去就大節不一言故子附記子此嘉
慶三年夏五月書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嘉穀堂集終

王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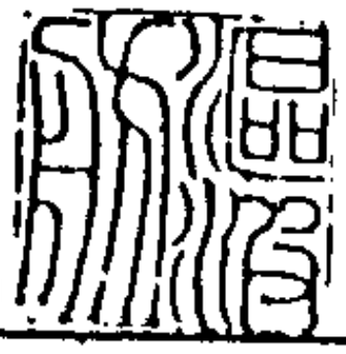
鐵崖雅堂文卷手寫

風雨庚秋發留真之十

野殘自署

重申參日增訂文集序稿

寫潘徽同舉訂於此



淵雅堂文藁 王鐵夫自寫本

長洲王芑孫字念豐號惕甫又號鐵夫乾隆戊申召試舉人官華亭縣教諭著有淵雅堂詩文集此文稿一秩皆鐵夫先生手寫定為其晚年之作其時文集已刻成後復補刊入集者先生自書仿劉文清小楷更入神品今覩其老年所書尤復精整雅秀其為文古淡而有韻味讀其與姚姬傳三書知其自得者深矣是本舊為陳星南友人得於楊州張午橋家聞余有祕笈留真之刻(刻)愛歸余以湊成十種之數古誼可感也丁巳暮春水蘁村人鄧實記于滬上之風雨樓

不出于好貨財和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義洗還家計曩日諸父兄弟誦先述德興起方來
之人毋慕貨財不余汝欺
喜逢規矩此固慨息久之蓋兄弟怡怡
而陶陶又在親戚之外
善畫余亦無和惟先世實樂靜
小星之閒吾先世風流
知之也為記之如此

黃蕘圃陶陶室記

同年黃蕘圃得宴山毛氏藏北宋本陶詩繪又得南宋
本湯氏注陶詩不勝喜名其居曰陶陶室飲余酒屬余
為記余未及為也後二年又得南宋李公煥
坡和陶詩于是復欲蕘圃家而卒為之記曰今天下好
宋版書未有如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于
其版本之優劣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
及其授受源流緒事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綴
之精鑒收好莫不心營目識像外縷析精晰明風雨之
勤寢食男女之欲以遘宋元中蕘圃亦時自笑也故

重脩文恪公祠堂後記

始芑孫與華孝廉奉諱還家震禦芑猶為脩祠之記記
成八九年矣而石迄未立蓋重脩之日顯伯方知湖南
之澧州故所書錢數獨多錢未至而顯伯卒官震以私
錢代墳其闕及闕伯子文浦為溫縣典史始決策歸脩
而震方求藏息于文浦欲待文浦畢脩其息乃與採石
故遲之而又久也今去重脩且二十年其事亦不容不
已故芑孫捐一石藏之率錢名數依漢廟碑例不分先
後獨標別華孝同姓鼎寶序雖与松江諸王者以鼎寶
不同派相傳遲自蘇州要其世誼葉葉行概無可考其為
是吾家非吾家莫得知也二十年前鼎与芑孫有文字
交遊之好彼此皆不敢攀援入譜芑孫久在京師初不
意脩祠之舉還有鼎寶序在鼎寶序以先賢祠宇樂輸
固不問同宗與否而在吾家既拆其錢不空無列其名
既列其名不空竟入宗支之內故表而著之以還文恪
公當年不敢遠引文正謹嚴之素曰又為之後記云

芑孫幼學寫陋其少也窮閭橛城之儲而誦先生之文又若身親見之其後久在京師及行四方凡並世所稱有道能文者後先接對或意外遭之而獨家所欽遲家所歌慕方將量腹而流分其九里之瀾如先生者其難遘若池塘相左遠不得一望履舄之進其無緣一識之又以受匠成于斤斧其幸孰大焉悲夫帳惘之私積數十年遲至于今中間行李往來非無將書之便自念生平無知吳作所流播者已嘗就質于先生即先生所著書次第刊行而次第未而請之矣至于盛德之光所不可同日道抑程子所謂不學便老而衰其行業之無聞而身名之不立終將自隕于泯泯之中大賢君子所憫惻而引翼扶掖之者先生亦何以教乎孫謹

附答書

十月二十四日姚鼐頓首奉書錢夫先生侍史昔桓譚有言凡人忽近而貴遠以冀之不才又于今世固所謂棄伍容親不能動人者而先生獨感耤之載籍之文集是其取舍遠異乔流俗之情而冀薇不棄于賢哲有不待乔後世之予證也豈非幸哉擊世滔滔知己寧可弁遇而相去四五百里無因緣一見久奉一書于左右而忽忽未及為酢賢子玄乃承賜書先之展誦喜躍不可勝而又以自慙其踈惰也冬寒惟興居万福先生文華之美叢得大集固已讀而慕之矣今又讀碑記數首殊覺古淡之味可愛殆非今世所有夫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現瑋奇麗之振發点不可謂其盡出于無意也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為之也後人勉學覺有累積昏上有如贅疣故文家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語違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為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真得其傳矣詩之与文固是一理而取逕則不同先生之詩體用宋賢而咀誦之餘別有韻味由于自得非如熙甫文佳而詩則平淺者所可比也玄如尊書

得皆心得也其為辭匪意而止今讀者不解不隨世俯仰以寄衣食少壯精力詩釐于京師應奉之作中間雖未嘗一日廢書而荒經則甚矣比歲杜門養疾始極意諸經又皆精義不記此數年有所記性然得後忘前默默疑似交加窮冬未能温故知新沛然融洽其間蓋老孫之墮學其所賀黑之其後病櫻之以是棄官讀書之早晚与先生同而得力迥異

芭孫不幸有傲一世名頹獨心折于先生百量所知所能猶不足以居先生弟子之列今先生過褒其文又寄以精強此正所願奉以為的服之無斁者自知晚晚退步未縣巢或如昔賢所辭煽燭之餘猶勝暝行之無進境也今亦遂不作茶所以及此者亦自道其寤寐之誠如是此間無事從者未必能來芭孫幼子嘉禄今年十五補諸生下科怦自擊之以就鄉試自可與先生相見則先生精健殊不類八十以外人自古申公轅固伏生之徒不少天必壽先生以畀斯期也手復不具

附答書

去歲承賜書付名琭堂以寄賢子于靖江今歲賢子見寄乃得讀之具審近祉忻快忻快而謙抑之懷益使人欽佩大學問之事天下後世之事非自亢者所能高亦非自抑者所能卑若夫謙許誠過褒子文事粗識門庭不亦善乎其于褒則稱許誠過褒子文事粗識門庭不亦善乎其于褒則稱許誠過褒子文事粗識門庭不亦善乎其于褒則稱

楊生母韓孺人壙誌

余既為楊生秉杞誌其先塋應府君之藏矣秉杞又失其所生母韓卜以卒之明年二月庚申從（冀子）府君（冒）之志以流母（北）歙（北）沼塘之原墨縣（北）鍾余門（北）求所以不沒孺人者（北）換狀（北）孺人（北）事經（北）歷君時經歷君官其地（北）未有子嫡張（北）夫人治家嚴孺人（北）婉娩上下曲得其序（北）後八年經歷君（北）謝病歸（北）動作需人者（北）十年乃卒嫡張病（北）失明順之亦卒家事一（北）充于孺人孺人擯（北）拄無（北）連禮于大（北）服其教（北）有法（北）度于是秉杞之世父世母皆沒（北）矣無後將合食于祖妣孺人

（北）學（北）以勸孺人孺人不（北）肯學（北）若耳其識大義（北）若此雅善女紅（北）勤動（北）無一日閒（北）以（北）許文（北）曰（北）暇不（北）服（北）樂事孺人曰好人難（北）為（北）亦（北）為（北）汝（北）

（北）歙（北）縣（北）學（北）生（北）莊（北）君（北）慕（北）志（北）銘

（北）周（北）

莊君之病也命其所授業生何其（北）肄一再（北）過余（北）求為文（北）著其（北）生（北）平且（北）曰（北）御（北）此（北）以（北）瞑（北）目（北）盡（北）君（北）雖（北）病（北）太（北）夫（北）人（北）年（北）九十（北）餘（北）無（北）恙（北）不（北）空（北）為（北）傳（北）他（北）無（北）可（北）屬（北）其（北）辭（北）者（北）回（北）循（北）久（北）之（北）及（北）是太夫人（北）殁（北）而（北）君（北）亦（北）殁（北）矣（北）君（北）殁（北）期（北）牽（北）以（北）未（北）得（北）余文（北）割（北）葬（北）歙（北）明（北）人（北）書（北）卷（北）船（北）余（北）為（北）誤（北）申（北）前（北）請（北）為（北）學（北）余（北）德（北）薄（北）位畢（北）晚（北）還（北）家（北）鄉（北）里（北）後（北）生（北）（北）蔵（北）盛（北）不（北）余（北）嘉（北）歙（北）望（北）復（北）能（北）振（北）君著而（北）猶（北）從（北）荒（北）江（北）老（北）屋（北）中（北）求（北）余（北）一（北）言（北）以（北）死（北）要（北）之（北）君（北）之（北）計弥（北）誤（北）而（北）意（北）弥（北）可（北）述（北）也（北）乃（北）删（北）次（北）其（北）傳（北）而（北）述（北）為（北）銘（北）寄（北）之（北）頴（北）其（北）葬（北）而（北）納（北）諸（北）墓（北）君（北）薛（北）師（北）洛（北）學（北）蒐（北）川（北）其（北）先（北）自（北）浙（北）來（北）德（北）籍（北）（北）

誌而貽之銘曰

生出故諸城劉文清公婁于薛于姚皆賢而先殁君殁
以今嘉慶十七年正月二日年卅七有子敬君好觀七
部書作詠史詩既拟高等薦不售遂棄科舉以貢故授
徒四館其偉家富久
閱君名往聘君弗与易也居之凡二十年葬其鄉先
生陳夏二公之遺風陳故有集君輯之增倍又注其年
緒營畫其墓祠夏公之文無傳獨其子完淳所著歸出
于湮況斯爛之中雖不無鄉人士君子點錢為力而實
賴君之功也性耿介所交無烜赫者其授徒不責脩脯

十三

点不專尚舉業所務請書其偉習其教点萬古有雅尚
君再為十國宮詞余序以行世集外詩餘集又輯歷代詩餘
三昧集補注宋詩集評凡若干卷藏于家余故聞君有
幽憂之疾自少至老惜乎未及接君玉雷時憂無在徒
悲之而不得而書之也銘曰

君既篤於君疾鯉力疾養母求甘鮮母之往美君不返
幽憂畢世銷雲煙餘巾待期誠懇懇而何迴首心拳拳
尚言于我要之墜君昔慕諸鄉先賢蒐陳輯夏書成編
二公神在星斗驪君名附之將必傳我少不德今華顛
戚終身如一日垂功垣然若平時憂分後事其子請命
則張曰回熟讀論語烏寧君所交學士大夫類以詩合
安能壽君千百年寫哀聊与衆庸鐫

即余亦以詩契君未遑与之論學也迨其卒手啓以与所以命銘者非有得于學何以及是銘則君之安銘而可思不獨在詩余之銘君盡傷摧悼至再逾歲而不能撰筆者非徒故人之愛抑文字意氣之閒而已君詩若干卷余既序以行世他所着錄藏于家君曾祖建龍林郎中藻考授州同父時敭母沈配吳氏先卒子一即鏗縣學生女一嫁孝藻方西共品服裹學生程師義孫三孫女二銘曰

君為詩婉多風君為儒戒必恭壯而遊以無訖老而息孰自得正其終完我始順且寧歸于是善有餘施孫子

多長者行教子弟有法雖于擇文嘗作美人詩自喻以其能見重長吏然公事外無所謁焉世父鳳梧為縣遷邠籍浸從父遷揚夏死君撫兩孤自入塾至于成割其產畀之祖母之家既飽亦為營畫迄其祀有女兄三養于泗州塔院而生君三生敏甚羊十一通諸經十二知為文逾冠餘諸生中選儁行君少受業南滙葉進士某之門學生書始遷城東門祖甸考授經贈長樂知縣父鳴鑾諸生雍正四年舉賢良不出妣廖生妣郁氏良禧女君諱建梁字石渠江蘇華亭人殷氏世居浦南明季有諱棻

兄弟方肄學籍而瑞在書院與余習及是瑞來余家請銘君墓士之不遇而昌其後者多矣君雖不幸以文人終從祖其瀕殁之言蓋亟獨文人也朝鼎兄弟餘脩誠所謂不得科第而可以無憾者況孚瑞既得之繼瑞而知人先後視學咸賞契君

拜文綺之 朋儕久困鄉試力疾自勉迄不得所志以卒寔惟乾隆五十二年之十月六日年四十八葬瑗時

起者殿二未已然則君將大食其報于方來余雖衰病
庶或見之乃删次其狀與為銘銘曰

有殊其中學則充兮有祿于外才則大兮誰之不
紲以無舒兮既屯其邁又年之不馹兮往不復如轉
轂兮有子而良既鰥翔兮神山之藏蔚兮卜云其
吉利嗣賢兮式佇寵章貴幽元兮考德作銘券諸天
兮

知沈君墓誌銘

君諱達字銀樣沈氏自歸安而之桐鄉自桐鄉而之華
亭其家世略見余所為君世父而詆贈奉直大夫君實揚
之誌實揚有弟曰贈儒林郎晉贈奉直大夫實獻即君
考也妣倪繼馬皆贈宜人君世單傳身又孱孤依于其
世父世父代持家而教以讀書不獃然剋砥善治生過
于世父世父知其必自立屯為要婦而授之田不二十
年遷以田雄一縣其術以昕入十之五供歲賦以十之
五生殖蕃衍則復以貿田故得田多其敝衣歠食勤身嗇

用實揚弗及也君既大有田遍鄉閭水旱以畚祠廟道
路橋梁諸善舉常率先縣人性好峨黃書手製善藥施
人愛于其俗母馬太宜人君治田之暇葺治明范太僕
歙園故址繼以池亭范未買歌伶歙以娛侍太宜人者無不至已而馬
配王服闋遂不更娶自頎筆力方強不欲坐老田閒奮
然思見于時乃遵川楚事例由中書科中書舊職改蠲
通判嚴州嚴檄署嚴州府督糧通判以所當得 封典
施之壯又然世又老矣念君之久于外為加蠲同知離
任遣子恕往趣君歸比恕至而君已得疾殁五日矣子

是恕護其喪以歸四女未嫁一子晉庸生未朞月志為
經紀嫁其二女撫晉至七歲又殤乃令以恕弟憲之子
敬儒後焉君卒嘉慶七年五月七日年四十四葬之青
浦某鄉先塋贈奉直大夫君之墓祔以其配王安人是
年十二月己酉午一即敬儒女五歸林院編修
吳江程邦憲監生朱光綸上海縣學生龔應銘其壻也
其一字候選縣丞嘉興馮某一未字君以高貲見糧居

恒遵客无憚有司獨余至華亭君以其姊琇奉賢陳君
達慶與余雅故知余無憂也乃踰二旬履過余余顧
未之款洽也及是其從弟恕慈等以書具狀來求銘墓

迨君紹終之際有足感者為之銘曰

君始力田誠當革所斬以富華其身身之華矣飄乘雲有吻不育中艱屯蹇困尔庭瞰晛孫五女祁祁燭盈門匪寇匪婚來納紘兩弟夾持家範循有矜其繫危而存無子有子冬卣春舉嘶揚舲載雙魂往即吉卜從先人以利後嗣終昌蕃先百後亨古所云人

附貢生沈君墓誌銘

余為華亭沈生恕銘其考古心翁之葳又銘翁從子署歲州府潛糧通判君其子沈氏之家世詳矣家後恕又以書求銘其亡兒附貢生安貞之殁十有餘年矣蓋安貞之殁十有八年而恤然其不忘也遺二女無男後一年恕舉子以家之多故所嗣子弱未勝衣故慕愆期卜以今茲嘉慶十四年己卯月日舉安貞小祔其配從焉余與君前後不相及獨嘗聞其遺行于儕俗之間恕言皆信瓠為刪次所述庶以歸之銘曰

篤孰自富空浮雲積金不施同一貧君財散盡餘一身快哉豈不即今人身雖不祿澤有存元堂既開禹馬陳後尔芳姚歸厚坤有子負土成墳一弟滿陳求銘文以永厥聲昭厥孫

一邑縣學生潘鑪惟兄無所見于時殁無所聞于後願先生一言以徼惠于地下烏虖恕之言抑何哀以思也

陳忠裕公像譜有序

忠裕公殉難其鄉人吳爾與公門下生王澐共收公尸
葬之廣富林而數夢見公如平生酒故籠骷寫真者
是七世孫國琛奉畫像及手譜請余具得其出處始
末公諱子龍字先後忭瑞既贊復起官至兵部尚書
贈大司馬謚忠裕公元孫錫璜字文孺女之于金山王
錫璜甫弱冠奉本渝救僅存而
家市亡師治既重摹是像將以置公祠堂屬余題紀為
之讚曰

公騎箕正星斗嗟嗚髮者何有乃示夢隸吳酉酉雊
姑胥取魂歸來一掬肘懸如生肖非偶傳副墨經妙
挂蘭堂真琳酒侍中西岳相首祲精靈凜雄糾孰敢
侵侮付遺祠後永守

陳忠裕公行狀并序

余少讀堯峯文略識明故廣東左布政使汪來雲先生像譜并
及
七世孫國琛奉畫像及手譜請余具得其出處始
末公諱子龍字先後忭瑞既贊復起官至兵部尚書
贈大司馬謚忠裕公元孫錫璜甫弱冠奉本渝救僅存而
家市亡師治既重摹是像將以置公祠堂屬余題紀為
之讚曰

公騎箕正星斗嗟嗚髮者何有乃示夢隸吳酉酉雊
姑胥取魂歸來一掬肘懸如生肖非偶傳副墨經妙
挂蘭堂真琳酒侍中西岳相首祲精靈凜雄糾孰敢
侵侮付遺祠後永守

陳忠裕公行狀并序

余少讀堯峯文略識明故廣東左布政使汪來雲先生像譜并序
及
七世孫國琛奉畫像及手譜請余具得其出處始
末公諱子龍字先後忭瑞既贊復起官至兵部尚書
贈大司馬謚忠裕公元孫錫璜甫弱冠奉本渝救僅存而
家市亡師治既重摹是像將以置公祠堂屬余題紀為
之讚曰

公騎箕正星斗嗟嗚髮者何有乃示夢隸吳酉酉雊
姑胥取魂歸來一掬肘懸如生肖非偶傳副墨經妙
挂蘭堂真琳酒侍中西岳相首祲精靈凜雄糾孰敢
侵侮付遺祠後永守

洞庭族人世澤圖讚並首

公諱斯英字懋如自号靖庵其先占余同出明贈光祿大夫伯爵府君于余為五世族祖生于明神宗四十四年我　太祖高皇帝之天命元年也入我　朝以康熙十九年卒年六十五洞庭東山渺然太湖中今者訣宦治与城市等俗亦僅且耗矣如關百年以前土沃而民歷其秀者多不樂仕雖以先文恪之顯于時一門羣從無貴田緣干進得自託于甘節嘉遯是吾家多高人逸士如公者年壽匪寧身經鼎革當大奸侯滿朝讒鼎遍野實敢之士抱器來歸首陽之夫爭棄薇蕨

茶務肝胎市中而身歸山中養母孝是兩兄充且貧矣所以奉給之甚厚兄亡又恤其子人以是難之晚歲作室圃施當峯之下旗子世琛以進士第一人及第　居之　公讓曰省墓主公家廟其堂同蕞慕公今去題其堂同蕞慕公今去：居之　公讓曰士之貴志華腴學稗販視溫窶世醜之價五穀貴而士謹視履孝車牛肭脩遞聖褒之武于市公恂：孝友敢行靡悔長子孫久並蕃迓　錫恩嘗之慕故宅存我登堂想其人

公諱興基字肇千孝和之次子也生康熙庚子卒乾隆丁酉年五十八公少擾例入臧均不復竟學承其父時

胎業益起恢大之与兄與坦相友愛兄晚倦遊落其
事公推燥就濕扶護備至其在軒昂多長者行歲荒平
糶山中歸疫癘以兄嫂未葬屬其子生平力内行不
忘庭訓故自号念庭既殁三十年以子世登贈儒林郎
贊曰
出樾遷于泗上歸款段于江鄉恫瘝于哀明裝誦小宛
之卒章卜松楸于獻兆分賸穢而同芦 訓雖于自淋
述祖德以無忘念藹爵于終歙勤作室丕蒭皇篤孝恭
于没世慶有積于孔長綴厥子于詒穀贈泉壤于龍光
公名世登字升岳自号雲庵孝和子也公承先業居嵩

蘇余五年前入山省墓飯于公時 孫公兄達齋尚存達齋
工書有文雅痛猶為余強出盥薇日今達齋下世余
益衰疾卧家惟公与公弟古樵康彊無恙公年未五十
有孫勝衣以賢階贈其所生丙為念先志孝以貽被方
来良未有艾譖之曰
皆為嵩蘇飲雞泰話周親鴒原增舊感馬盧恨今情居
山野人事惟此道素敦園桃已落子庭竹亦生孫古琴
常在膝嗜和養天真清於庶無墜松菊一家春
君名倫昆字漢池雲庵先生子于余為姊父行而年小
于余匪啻以偕善襄宗日步其序居城中肴多游手不

令名要足貽其親報 國豈在朱轓輸吾衰自棄靡施
羣恨無俸祿賙族 贈言述德聊以諸父兄弟著
諸紳

吾王氏惟先文恪公舊譜不敢紀遠而纂叢謹有注其後此所增冗長無筆比于惕笑余欲仿歐陽氏例獨譜
[illegible]以他支之賢有文者繫之其云馬自生自死不足為有無者皆沒不著庶幾進賢退不肖以存家乘之義幸甚若無餘力而
待事焉文恪公所撰延佑國祚一誄于孫依以命名相承已久全語有當易之隨時命名可也譜曰
嘉修譜好實惟忠厚傅是訓純嘏允[illegible]克增厥緒
依久式遵垂範以茂爾後

明臣年表十八卷刻本吳郡許重熙編次依其序目凡例獨本書首尾完具明一代殿閣部院南北建置沿革不同故重熙所編亦隨世興名始余得文恪公舊譜之[illegible]其云馬自生自死前後百年間王姓之見于史傳者六十五人皆大得獨鄉憲樞中書欲考樞中何人求之明史七卷表又總其得之是書曰後同年[illegible]羣圖館閣鈔本知重熙所編正是耶抑所論樑尚多而此第其中之一耳節書起洪武訖于崇禎傅及宏光計重熙及校刊之李姓三皆不過康熙間人其書法當用我　朝史臣追錄勝國事例公就其不合者稍加點正為易其名曰明臣年表惟此行空格則以識扨故姑仍其舊云

書楊文恪古輝方書後

吾鄉自尧峯汪氏以來士之能古文者蓋鮮矣余嘗觀
集中芭孫訪求十餘年今從族舅
先文恪公遺書篋中惟楊文恪
三人為名其業三人者雖皆老壽猶及見余髫齔而未
睹其人文恪之文里中故保寧知府陸君錦
刻以行世和州之文里中故直進士始并刻之頗困
於印行其本在人閒若滅若沒余中舘羊來累欲蒐
訪合而訂之以徵文獻之遺嘗泛舟滁上感卒未遑
一日里中吳孝廉鮑眾仲過枉過攜文恪古柏軒集屬余審
定其本乃文恪家藏手澤丹墨狼籍
日遂借留寫取其

文十之五詩十之三而置
多中為太倉海寧諸公倩手者
之故所存祇此其為文
然天事不勝境盡文中置
要其為之于舉世莫為之日于
回循同席歎矣今且積而藏之異日當并求容山和州
及余亡友汪大紳
編即余或精衰力薄未能刊行猶當傳寫其略留付後
賢周雅俗一我里之思漢儒惇誨故老之感宜有同余
所志者始識以待事

單方 指掌一書其序昨得震澤舊本即是本也鄭澤方如川書既後出採擬較詳自為醫門職志芭孫獨以先世之思專賜是本囘家異搨謹述緣起以示子孫

于君家斯事公兩姓互為昏姻余與香巖為五世外兄弟公夫人為吾家勤中戚中二先生女兄第二先生所遺私印今歸于余亦本情事也香巖念先懷舊之思稱與他人題紀云時嘉慶庚辰年也距香巖之卒已十有九年矣

跋宋文恪公書東便門修石道疏後

余讀華亭杜登春所為社事始末及國初諸老書知宋文恪公少與其家既庭疇三世事徐勿齋楊維斗二先生後與嵓山三徐主持慎交同聲二社為天下文人所望走非無意文雖著也今香巖自述家無遺集蓋亦可辭豈當時樂社有士申諸刻而吳下無之故公之少作無傳耶抑公既顯達欲專讓既庭不肯自名其業而還易之耶公文既佚而書迹在世者亦罕余所見自尺牘外惟吾家石隱山房四大字墨采煥發較此縣更為完好公增吾家譜書柱圖坊之怡老園先曾祖又增

跋湖南巡撫陸公家書

朗夫先生守灤南及為山東按察使時先君館于公佐公治刑名以先大父與公有舊故此其後公奉諱南還暨弄出數十過余家余年已二十餘聲教以所見皆公、忘不厭而輒誘進之迄今三十餘年猶服膺所示默以自治磬欲如在耳也悠忽寢衰白鬢落乃雅見公子真之而讀公家書之訓其子皆一本于身心與當日所以教余大指相同感歎曙昔悅若平生猶記公言吾輩所學孔孟便是從來不得意之人慎勿以得意為賢余既自

老田閒畫之而久屈小官皆世所謂不得意然自閒果可壯公九京前其事安在亦願與之盡以是畫及跋珂管為報其行事咸有興於世俗之為又跋陸公山水畫冊

三十年前侍公論文講武下古今無所不至獨未一言及畫亦正不知公善六法也今子直之出此始發瀏覽數四意趣超絕筆墨睥睨則閒暫賢謂道之者文不難而自成家六法亦然耶唐人稱雲麾將軍不涉畫事而李思訓卒以畫傳公生平濡染不能如思訓之多誠恐世或罕覯僅此藏家遺迹吉光片羽作劍物寶之可矣

題畫司城山水畫卷

此余外舅曹公遺筆畫作于乾隆癸卯時公方自深州吏目壹歸以其長女壻余明年余從公入京師後八年公補東城指揮其季女蘭秀始生甫周而病不起牽以蘭秀屬余叩頭枕上以為吾兒何不生于人世獨不生于吾家或中先生之陰益自廉貞已未至于今百有三十年矣多是一女異日嫁請聽于子然是時蘭秀始扶牀而余年三十九計其當嫁余亦且老矣雖心諾公未敢許公以心能也後四年余出為華亭枕官識沈子知其婦遂與為十有四年蘭秀及笄而沈子失其婦又重葬山之舊塋備是冊屢慨息者累日識之冊尾以誡吾

題石隖山房訪畫冊

石隖山房圖冊共題者

家子弟慎守寶田也

題重修晉于湖故侯甘卓墓記後

余讀晉書當敬侯之見圄于襄陽也其子孫著衍以今守墓百家也敬侯之曾祖西陵太守寧有功于吳代以材武自雄近世猶有以拳力著聞者其家風所從來遠矣夢六獨恠如儒者既修此墓又為其先人作冢合祠城北生書之不一書蓋其事固君子所樂與要之亦平久而人有士君子知之相與葺治其時也覽者不以論其世之

題宋本唐文粹

此本興九年臨安府重刊後有知軍府張澄等十一人銜名宋本最古吾同年友覓翁所藏余讀是書三十年嘗其訛脫於世所行嘉靖刻三本遍求得之徐靖本較善然終不慊屢欲借校于覓翁例不借書未敢輒請姑以色求之覓翁慨然借我指其匣謂勿以情也景寧對校十過本中訛脫故亦不少然自有迥勝今本者如李華含元殿賦寿人大伯大伯出左氏傳今本誤改為卷伯宋之問秋蓮賦舟青翰今本訛舟為丹張說湖九樂章震：今本訛為蒸：是不知震有平音而誤易之也韓愈元和聖德詩煩威赫德今本訛煩為頒魏王泰括地論逃王之滅戮今本誤改屬王之屠比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此詩以滅戮若曰居亂則失之矣凡此皆舊本之善非臆改舊本雖有好學深思未點意楊而得者覓翁以不肯借書見警同好然余無一觀之例有以感者題其後歸之

匪石先生文集

匪石先生文集目錄
卷上
原道
原治
說經一
務學
說經二
說經三
說經四
論文
雜言
寓言
卷下
論博約
論名理
論古今源流
論管子
論老莊
論荀子
論淮南子
論鬼谷子
讀抱朴子
讀文中子
讀譚子化書
讀鄧析子
讀郁離子
讀高氏子畧
讀鹽鐵論
讀釋名
讀靈棋經
盤銘跋
石鼓文跋
石刻急就章書後
趙松雪正書急就篇跋
列子跋
說文繫傳跋
書述學後
白鶴山房集跋
記游洞庭
江氏詩毛鄭異同評跋
毛詩稽古編札記跋
圌鑑詩話跋
示兒

目錄
鈕匪石先生所箸書說文解字校錄說文新附考段注訂並刊於
江蘇官局急就章考異及詩集刊於靈鵝江氏遺文日記刊於吳
中潘氏鈕氏遺箸殆備刻無遺矣惟遺文寥寥數篇出後人掇集
知遺佚必多苦未由窺其全也庚戌四月得先生手稾本於長白
寶孝劬太守後人塗乙狼籍編次雜亂雖非寫定之本而所存四
十二篇多潘刻所未及因略加類次清寫爲二卷既成始見吳中
所刻匪石子小字本不知刊於何人卽此編中卷上諸篇而文字
小有同異因仍其舊海內好事者若取此合潘江所刊遺文日記
遺詩重編爲一集庶幾無遺佚乎歲在乙卯上虞羅振玉記並補
目於卷端

原道

至道之精廓然難名進不著跡退葆其眞均乎與萬化適肫肫乎復還其嬰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聖人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太上無朕其次見於行其次著於言立言者聖人之所不得已天不言而四時成百物生子曰予欲無言

天包乎物而不洩地載乎物而不盈至人致其虛含其德以遊乎動靜之始

夫德生於明明蘊於虛虛蘊於靜靜也者萬物之本衆化之原也

物有盛衰道無終極精神上下彌綸周浹而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莫之可遺物託之生死晝夜若合若離非進則退道無中輟陰陽消長天地之節天地不靳以陰陽示人聖人不靳以仁義示人

索於耳目習於多門終身察察愈蔇而愈遠百工技能習之數積之久能卒其業者有其形也惟道無形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運乎方寸之間極之天地之際歸於一致

是故動靜無門陰陽無端調其神氣和其心志無逆其來無阻

火之爲教也抑惡而揚善水之爲教也滌垢而滋生故水先乎火仁者取焉

陽動也柔陰動也剛何以言之春夏者陽之用也其氣舒故成物柔秋冬者陰之用也其氣斂故成物剛

是故嚴凝峻酷之氣用於成就收斂之時非所以生物也故陽居內而萬物實陰居內而萬物虛

言道而不本諸身則蕩而無歸言理而不本諸事則泛而寡當故觀於景者必察其形聽於響者必察其聲

物非和不生和非正不成正非誠不立

夫昭昭生於冥冥虛其中則明集其明則誠有一言而可以概

道曰中有一言而可以包德曰和
東人嗜辛南人嗜鹹西人嗜酢北人嗜苦是各嗜其所不足也
凡人之情嗜不足而厭有餘
物生於和和生於調合調合生於氣氣生於數數生於理
物未有不和而生不感而應者也是故以和平感之將亦有和平應以乖戾感將亦有乖戾應焉聖人愼所感而不求其應愚者反是

夫物之不齊者物之性也於人亦猶是矣人之性不同善者見之謂之善惡者見之謂之惡
天有和風甘雨亦有戾氣陰霾孟子見其和風甘雨荀子見其戾氣陰霾豈天之本然哉善乎莊子之言曰虎狼仁也父子相親何謂不仁夫虎狼尙不昧其本人則安可昧焉

原治

古之爲政也養爲先教次之刑則副之而已莫先於知人聖人之立法未有不善者必得其人而後行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古者任一賢而衆賢進天下以治任一小人而羣小集天下以亂故先務其要則不煩而治不慮而安
日者衆陽之宗萬物之所仰也故君人取法於日明遍宇內而所成其音公輸子不得斧斤以用之無所錯其巧王者不得賢人以寄之無所展其化
毒生於美美味毒腸而適口美色毒身而適目美聲毒心而適

大道行則小道廢上下不通終以困窮

耳是以大道貴和君子尙淡

務學

學之當務也尙矣人之生也稟五行之精五行之氣有偏勝而
性亦隨之得木則仁偏則柔得金則淸偏則剛得水則知偏則
狡得火則明偏則執得土則信偏則愚夫學也者所以矯其偏
勝也
八方之語皆以達意不如中土之中也百氏之書皆所以闡道
不如聖人之正也
一勺之水可以飮一人一裘之腋可以被一身聖人之敎遍寰
宇濟萬世

政敎雖勤法令雖嚴不得其人終以滋弊天資雖美學業雖富
不得其道終以無成
是故君子貴識其本夫本者枝葉之所繫而生焉定其本則末
莫能搖
一可以適萬二不可以適一步先時步後時步當時而歯莽其
事智者之穿鑿不如愚者之坦率
材必蓄焉而後惟所取學必積焉而後惟所用良玉必琢精金
必鍊舉之而後知輕重度之而後知長短
江河受衆流而歸於海君子受衆美而歸於聖曲學拒衆說而
歸於我小德川流莫能相通也大德敦化無所不包也學者之
思莫大乎不知而知夫不知而知人皆鄙之矣
大人之見超乎無際愚者之見拘於一隅
兩私相軋兩正相合君子之學彼能是我不能是則深忌之
人之學彼能是我不能是則深忌之
短者病長圓者病方自愚而毀人之知自溺於邪而忠人之良
若是者終其身於狂妄也已
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夫言之傷人甚於兵刃兵刃傷於明
而言傷於暗也
論於君子無錄其疵論於小人當求其善可謂恕矣
故君子甚強毅而忍人之辱甚明察而隱人之惡甚技能而羞
稱於人揚之不喜抑之不怒無競於人也
知不足於內者於外或夸之夸之而知愈亡矣是故察察者不
覺皦皦者不明
不能勝己則不能勝人未歷乎高不知其下未適乎中不知其
偏
多望則多恥多失則多悔恥也者憤之萌也悔也者悟之機也
既恥既悔仍莫能改德之棄也
行善而惟恐不知雖善而亦私行惡而人皆知之雖惡而有沮
君子深嫉隱惡而美隱德
天下之產馬衆矣其善者必以冀北名冀北之馬亦有不善者

以其產自冀北也雖不善不敢遽謂不善也天下之馬亦有善者以其產非冀北雖善不敢遽謂善也同一事焉出於顯達則效之出於卑賤則笑之此則鄙夫之行也

知識而盡廢人之知識更不可也

冠裳之中不無小人田野之間亦有君子故君子與人不惟其類惟其人

見聞眞守德固則外物不足以動搖浮躁之氣消則靈明之墟靜自能獨見獨聞無卜筮而知吉凶矣

故照物者必自明衡物者必自平見道者不可以智窮知微者不可以辭惑

離婁之得在目師曠之得在耳公輸之得在手王良之得在足

是得之見於技者也

尸子注於義愼子注於勢荀子注於禮老莊注於虛管子注於實申子注於法是得之各有所注者也

商韓特智而智有所不周蘇張特辯而辯有所不及荊卿之流特勇而勇有所不濟是則墮於一偏而不及其本者也

耳亂於聲則不聞目亂於色則不見心亂於利欲則昏昏而罔知

務於大者或略於細習於近者或昧於遠斯全才之難也

凡學之資曰識曰才曰悟見聞既廣必擇其精非精不能以概廣故損之又損歸於無聲無臭道無不同也

博學而詳說之或可幾之將以反說約也莫能幾也以我之知識者人皆有之以人之知識卽爲我之知識未可也

知識而盡廢人之知識更不可也

善則是之惡則非之君子之是非無成心也俗學之弊一守其先入終身莫能易一立其門戶沒世莫能改

是以聖人無常師君子樂遷善

五穀者所以養生也食之過亦以傷人烏喙者所以毒害也以之攻疾用而當則疾立愈是故達人不名一能不操一法愚知隱顯視之一同取其善不泥其跡是爲虛公虛公而自然得矣

才水也德防也有才而無德猶泛濫之水適足害其身矣

聖門之學有四科而文學居其末後世但以文學爲學無惑乎其華而不實也

談性理者恒患其空而不實工文藝者恒患其泛而寡當資之高者或流於虛寂質之偏者多拘於一隅是以聖人貴不器而達者必融通焉

采詞華繕詩賦足以游藝未足以言學攷同異習訓故足以言學未足以致用明治亂究得失足以致用未足以凝道凝道於身唯聖者能之

能分乎能合乎能忘筌蹄乎畫家之經營也惟肖耳欲寫形焉或寫神焉然而大家重寫神者

君子不毀人以譽己
損其僞則益益其僞則損二者不相竝以居
天地惡盈而好謙故學不患乎寡聞患在聞而不能擇擇而不
能守守而不能去其矜
汩於欲者損其神暢於口者損其德是故知言者恒默善動者
恒息明此而不耀由此而不居
自知其醜則不醜矣自炫其美則不美矣
君子憂盛滿而不患貧困困極而亨者有亨之道焉盛極則衰
者無起衰之術耳

學者皆言易學之流爲術數自焦氏始而京氏用之猶精似不
盡然矣易有聖人之道四而變象占居其三自秦滅典籍惟易
以卜筮之書得不廢傳之於漢各有授受則焦京以上易固未
嘗但論文詞也且分卦納甲之法始於孟氏焦京受於孟氏而
古五子書亦以六十四卦筮之日辰故陸澄曰易自商瞿之後
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是也自費氏始以文言傳解爻
辭宗之者鄭氏而王弼乃盡尚文辭而畧象數學者宗之而漢
學浸微矣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言道而不根
諸器雖美而無當言器而不本乎道雖切而無用道之與器不
可偏舉也審矣昔者文王於羑里而作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

晚年讀易韋編三絕而成十翼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要非窮神知化其
亦何能窺測也哉
劉向別錄曰所校讎中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
卦筮之曰辰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唯甲寅無子
易學或主詞或主變或主象或主占其學雖多要莫能外聖人
之四言矣今之派有二曰漢學曰宋學主漢則非宋主宋則非
漢二者之相攻久矣夫良醫之治病在乎能愈不在乎談說藥
名藥草九方堙之相馬在乎千里不在乎分別牝牡驪黃亦各
有見焉不可遽非也夫器物制作不求諸古訓則不可通若性
命之原非有古今之別也或古疏而今密如歷算之類是也或
古精而今粗如小學之類是也然則學者亦求其精密而已矣
何必膠滯夫先天之圖固非有本皇極之書亦出臆造然準諸
理則合應諸事則驗其亦可以垂訓於天壤矣且羲王之卦畫
亦非有本蓋天地之心見乎易雖聖人莫能極其至欲推類以
廣之則無所不通然亦終不能盡通也明矣
易爲聖人精微之書又未遭秦火自七十子之徒傳者何寥寥
也漢田何之學雖云得之子夏今亦無從考信至若孟子專以
稱說詩書明孔子之道自任而於易亦無說焉於是以見易非
聖人未易言也自漢而下始紛紛矣

聖人刪書斷自唐虞訖乎秦誓凡百篇遭秦火之後至漢而傳於伏生之口者二十八篇復得壁中古文除其殘闕不可讀者凡五十八篇而未立於學尋亦亡佚今所傳者或以爲晉時所定非孔壁之舊學者疑之論如聚訟訖莫能定余攷孟子及太史公所引書多有不同者蓋秦漢而下字體變易六經皆然不獨書也孟子發揮聖人之奧其稱書爲尤最曰我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其於詩則曰以意逆志斯爲得之蓋各有所取非必沾沾於章句也

說經三 詩

傳曰溫柔愼厚詩教也不學詩無以言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道備焉詩之爲化也大矣始於風終於頌由微以至顯自近而推遠也蓋不積於微而近則不能及顯而遠故隱微之際史册莫能紀則託於詩而傳自朝廷以及閭巷其情莫不備見故陳詩觀風所以知俗之趨向其事至要也聖門之賢衆矣而可語言詩者聖人不輕許將無以舉類通而見義遠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者邪小序之作或云子夏或曰否然作詩之由賴是得以攷見烏可偏廢也訓詁之學盛於漢其發明古義有功斯文不淺要其維持風教使不詭於正則宋儒之指亦大矣若夫溫厚和平纏綿惻怛之意是在諷詠含養而得之固非訓詁所能開悟也

道備焉詩之爲化也大矣始於風終於頌由微以至顯自近而推遠也蓋不積於微而近則不能及顯而遠故隱微之際史册莫能紀則託於詩而傳自朝廷以及閭巷其情莫不備見故陳詩觀風所以知俗之趨向其事至要也聖門之賢衆矣而可語言詩者聖人不輕許將無以舉類通而見義遠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者邪小序之作或云子夏或曰否然作詩之由賴是得以攷見烏可偏廢也訓詁之學盛於漢其發明古義有功斯文不淺要其維持風教使不詭於正則宋儒之指亦大矣若夫溫厚和平纏綿惻怛之意是在諷詠含養而得之固非訓詁所能開悟也

論文

太虛無跡動靜相感而意生焉意始有朕朕始有象象生言言不能及遠故文字生焉故文以通言言以明象明象以達意自然之理也

聖人曰辭達而已矣夫辭不能達非文也辭達矣理感不足而務牽合以足之且爲之抑揚淋漓以盡其致則又文之賊也君子以爲不如無文也

古之學者以明理理明則詞暢今之學者以屬辭辭浮而理晦

彼取其實此掇其華奈之何欲相企及哉

夫學必先致乎拙而後可以徐進乎巧夫類譬非不資於探索也若大指未明驟窺類書而用之所謂采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今向涂人以道情素彼必惝然矣累不親也故貪多者多失好異者多窮君子之文不尙奇不眩博蓄之又蓄精以鍊之徐以達之盈科而後進有本之學人不得而窮之也

莊子蛇憐風一章所以自喻其文也少則精多則累物之理也然世之爲文者不患其不精而恒患其不多

秦漢之文各寫意見尙無畛畦六朝及唐始硜硜矣

西京詔令樸深寬厚三代之餘也

賈子之言治安董子之論天人賈讓之論治河趙營平之論守邊及鼂錯之論兵與救時務希世而不多見焉

匡劉之傳經遷固之作史後世能文者要莫能過之夫築基固則垂統長文章氣運亦可以觀世矣

董子士不遇賦曰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又曰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皆光明正大非餘子所能

劉歆遂初賦猶不失西京之風班固則純乎東京矣西京之文樸而鍊東京之文琢而贍

揚子雲百官箴氣古而詞雅殊勝其諸賦

天下皆以我爲大寵辱不驚也似不肖無得而彷彿也

三十輻共爲一轂用之則行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用九見羣龍無首吉也

靜無爲亦非但守寂滅也以不擾耳

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史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可見老子之清

以讀書爲古人之糟粕矣至叙其聞道之由則以得諸洛誦暗明然則糟粕之言乃因死守章句而發初未嘗以爲學非由讀書而得也

雜言

莊子之文得其指則字字雲霞不得其指則字字塵霧莊子既

夫學必先致乎拙而後可以徐進乎巧夫類譬非不資於探索也若大指未明驟窺類書而用之所謂采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今向涂人以道情素彼必惝然矣累不親也故貪多者多失好異者多窮君子之文不尙奇不眩博蓄之又蓄精以鍊之徐以達之盈科而後進有本之學人不得而窮之也

莊子蛇憐風一章所以自喻其文也少則精多則累物之理也然世之爲文者不患其不精而恒患其不多

秦漢之文各寫意見尙無畛畦六朝及唐始硜硜矣

西京詔令樸深寬厚三代之餘也

賈子之言治安董子之論天人賈讓之論治河趙營平之論守邊及鼂錯之論兵與救時務希世而不多見焉

匡劉之傳經遷固之作史後世能文者要莫能過之夫築基固則垂統長文章氣運亦可以觀世矣

董子士不遇賦曰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又曰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皆光明正大非餘子所能

劉歆遂初賦猶不失西京之風班固則純乎東京矣西京之文樸而鍊東京之文琢而贍

揚子雲百官箴氣古而詞雅殊勝其諸賦

孟子言好善優於天下警悟後人至矣

漢之留侯唐之鄴侯功成而不居不亦深得於老子哉

張曲江所著千秋金鑑錄不可得而見矣而宣宗嘗以太宗所

選金鏡錄授令狐綯使讀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曰凡求治太平當以此言爲首故溫公進稽古錄表亦舉其言

先聖後聖之舉錯不同而意無不同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能官人則安民在其中矣子游爲宰聖人以得人是詢樂正子將爲卿孟子喜而不寐亦惟以其能取善人也夫一人之思慮不足以周天下之見聞法愈密而弊滋起而曰我能致治者未之有焉蓋舉一善而衆善進則不善者亦將慕而改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善者勸矣不善者亦且易慮焉則中人愈不敢爲非所謂教化之感人深於刑罰也由是風俗可敦生物得遂所謂好善優於天下不亦宜乎

公羊子曰反經而善爲權說文亦云反常曰權後儒多非之然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云巽以行權則權者非常也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則所謂反經而善也信矣但祭仲足非其人耳

公羊子以爲春秋大宋襄不鼓不成列夫詐戰之於偏戰固有問矣而宋襄非其人也

公羊子以齊桓滅紀謂春秋善之以其復九世之讐也然桓之心未必爲復讐也凡此皆當折中於穀梁子

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致其虛含其明衆妙之明物有其歸道有其極或挈其要或守其迹

夫自然之得不在勉强求其自然而不得驟而趨焉必蹶則亦閉其神寡其欲若力之若不力之無使汩其和其漸也深失於欲速荒於輕心得於勉强成於不息

一定泥而執之鮮不失矣

觀古所以知今觀人所以知我觀天所以知人

一偏之見不足以衡名博聞强識不足以權物事有萬變理則存其心則學日以滋狥於物則道日以消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弗恒凶

學問由知見而入知見非學問也

故欲見遠者必升高欲受多者必大其器持具小而所望奢又夫蘁一種而再收成於時穀一播而一穗成於歲豫章之木生七年始別於衆木故根之深者其本大功之淺者其成小朝樹而夕期其實童稚皆知其罔矣

欲窮其末先究其端

心乎心乎其易動乎抑物有以攖之也物之所得而攖心之有何能哉

溺於物也物相溺昧其本矣

紛然者物之華泊然者道之本本素易忽華美易眩也

嗜欲淡則內清虛清虛則靈明復其始
是以君子不絕物而物莫能撓其心物得其時形色以豐人復
其始四體以泰恩者汨於欲而喪其始競於末而亡其本憒憒
焉往而不反
定厥內以應厥外外囧不克內重則外輕外重則內輕矣
君子不以道狥人樂行而憂違擧世譽之不加喜擧世非之不
加怒無灑然以異而違其天人無混然以同而違其人之天
勃然而動乎中者情也油然而順乎命者性也故君子繕性以
制情
見義而赴之不避湯火君子也見利而赴之不顧廉恥小人也

才出於正者爲難古之所謂才者未有不本仁義忠信夫如是
故才足重矣苟失於正入乎邪則小人之尤也矣焉得云才乎
設機巧以陷人久而未有不自陷者爲詐誕以欺人久而未有
不自欺者一念之失終身莫贖一言之謬後世不救
道體虛而用實守己而不失於人
不伐不淫不有不無夫道者陽竭而陰生者也譬其竭則無所
頓蹶
恃才多傲負知多驕君子知能窮六合而不驕人以知才能理
萬彙而不傲人以才故人樂與之而非求之也
夫道或出或處可出而處謂之溺故君子有

寓言

抱素子生乎寂寞之鄉遊乎湫隘之所衣食與人同而嗜好與
人別悶然寡語未嘗表異於衆人之間而常若有所自得者搏

覽子顧而鄙焉往語洞微子曰夫人之生也身未歷乎搢紳之地名不出乎閭里之間斯有志者之所深愧也今抱素子生乎寂寞之鄉遊乎湫隘之所目不見五色耳不聞五音宜亦可愧矣而獨與與焉若有自得者曷爲而然耶洞微子默然無以應仰見飛鴻顧而指曰夫鴻之翔翔於空際也不以有六翮哉曰然然則取六翮而加諸木鳶其亦能翔翔乎曰不能然則抱素子之無悶也亦有所自矣

惠子恃辯譽世莫能難以驕莊子曰子徒以洸洋之說以玩世而世皆笑之言雖夸非不大也其如無用哉余操其獨得隨勢而用之舉世無能置其喙則我之遊亦樂矣莊子徐徐起謂之曰蓋有不言而化者有言而化者有言而不化者有化乎外而不化其中者斯四者子將若之何謂物皆愚乎則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凡蠢而動者莫不有知焉謂物皆知乎則人知貨財之爲害雖死而不肯却知身名之可愛雖敗而不之顧今子自以爲辯足以窮天下莫之能當矣夫莫能者固非誠服乎子也蓋亦含之矣天下之不測皆生於含夫發於外者人皆見之含於中者聖人莫能測夫以不測之含以待子吾未知子之所舍矣惠子默然色喪自是不敢以言驕天下乃得沒其身

匪石先生文集卷上

吳縣 錢 樹玉 著

論博約

將欲知古今之典故綜事物之終始非博無由也然而聖人曰君子多乎哉又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察此三言若惟恐學者徒騖乎博而不得其要焉陋儒則引以自文曰是乃聖人之訓也將欲究天人之理明性命之原非約無由也然而聖人曰君子博學於文又曰不學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察此三言若惟恐人之不知而作飽食終日無所用其心者誦說者引以自蔽曰是乃聖人之學也若是則博者一於約無惑乎其門戶之立堅水火之爭棼矣夫天下之道在非博非約之間聖人之教在無過不及之際苟得其當博可也約可也不得其當約非也博亦非也蓋身心不察窮語經綸何濟大道不知高談性命皆虛有諸內必形諸外行遠必自邇質文相等體用一原豈墮於一偏泛覽無歸也哉

論名理

名生於形理生於氣形者實也氣者虛也古人隨物命名因氣察理名泛乎陰所以辨天下之賾理浮乎陽所以一宇宙之同是以名變而理不移古人八歲入小學小學者學其名也十五入大學離經辨志究其理也故能本末一貫精粗不遺明天人之故而不墮於空談知經濟之術而不入於迂闊兼覽乎諸子百家而有本以統之非駁雜也旁涉乎慈緯圖讖而有理以折之非附會也夫如是可謂通人之學矣 後漢荀爽傳云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

論古今源流

爲學古簡而今繁古易而今難秦漢以上衆說未起思慮不雜故三年而成一藝三十而五經立體察既久蝟會如一及乎後世衆說既起殊途紛錯經一而傳億萬展轉滋多離本究末名理兩歧雜以傳會由是學者有窮年研索莫能究其指歸者矣宋儒患其隔絕乃刪繁就簡以一耳目夫人情莫不畏難而好易故其說大行然好古之士每不滿之以爲改易古義不求根柢則爲之掊擊其說余以爲聖門之要明其孝弟而已行有餘力然後學文中人以下者十之九中人以上者十無一焉與其舉一而廢九孰若舉九而置一其古訓自在也好古之士但當各言其志後世有聖人宋儒之說豈廢哉

論管子

國之輕重本乎政政之治亂本乎才攷平王東遷之後諸侯強而王室微政令不行上替下僭當是時也能率諸侯以勤王而挫強扶弱稱仲大義者由齊桓之能任管子也故夫子嘗稱其一匡之功余讀管子書復觀其行事十二諸侯之際爲政者要

莫之能先焉而論者每云管韓之學亦過矣世衰道微極於戰國而商韓之法興一任於刑名故其書多寡恩慘礉而謂可類管子乎或曰管子霸道也聖門所羞稱子何必辨之也余應之曰是非余之所知矣君子之是非人者其才其學度必能過之故可論其大小焉若大言不慚則聖人以外皆未必無疵乃舉而盡詆之試內恕於己其能無愧於心否耶

論老莊

論者每言老莊之弊流爲申韓故太史公以之同傳似亦未察矣夫老子尙虛無元覽莊子得自適之樂二人者趨向雖不同孔孟要其抱道守身未始大異也夫尙論古人但當默求其志

烏可以辭害意哉戰國之風惟功利變詐是圖遊說之徒連衡繼踵務投人主之好以取卿相之尊故秦之速成而速亡也始於商鞅終於李斯趙高而李斯之學自以爲不如韓非因而賊害之然則商韓李趙謂之同流也宜矣夫三代之爲治也任人而已至於秦則不任人而任法以生人而迫以死法拘囚困苦於是民不勝其法之暴也相與土崩瓦解矣昔者楊墨之道興孟子闢之亦以其執一見以相賊道也老莊嫉世之紛於法術功利者故立言以矯之不但清淨寂滅也若丹經符咒之說起於後世老莊未嘗有也或以爲老莊之弊流於晉是以晉尙清談國事遂不支是又不然夫晉人談老莊晉人未知老莊也蓋

虛必本乎實虛則何能又虛哉況老莊多寓言晉人執而奉張之無惑乎其支離泛濫也且漢初亦尙黃老矣顧行之何如耳是又不在語言文字也

論荀子

余讀荀子於是始歎聖人之大無不包高而莫極也戰國之時去聖人猶未遠而微言大義已晦而非章是以孟子稱堯舜則羣起而非之荀子固學於聖人之徒者也其所以非孟者以法後王爲主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聖人則曰性相近習相遠而已未始著迹焉則聖人之化也夫荀子賤詐力而貴仁義好學而尙禮戰國之世亦不多見矣而論者以其弟子李斯而後者半出於荀卿之弟子然則荀子於斯文不可謂之無功矣

幷咎荀子無亦深刻乎且書詩遭秦火之厄至漢世得復傳於有卓然者不可盡非也故陶隱居爲之註而郭景純陳子昂諸公詩中多欽想其風焉然學者皆諱言之以爲實蘇秦之書蓋未之思矣夫蘇秦雖學於鬼谷而志在乎富貴利祿豈能得於鬼谷哉鬼谷子先孟子已有養氣知人之說故於論道處時有自得者豈若公孫龍惠頓倒黑白浮辭亂俗一無足稱也哉

論淮南子

類書之端遡於淮南子古者簿書各道其自得耳無有裒集群言納於部類者秦之呂不韋始聚能文之士著爲呂覽而其言則自成一家且多他書所未載非徒涉獵也至淮南一書乃博采羣說分諸部類大旨宗老莊而非儒墨其言雖泛濫龐雜醇疵互見而大氣浩汗故能融會無迹則探索之力亦深矣余讀淮南子迺有所愜輒摘錄於紙以觀其所尚焉

讀抱朴子

余讀抱朴而知風氣之足以囿人也抱朴子之學博矣其言辨而識見超悟未能絕人內篇論神仙似不及眞誥外篇談時事未必過淮南也至於文詞雕琢華多實少則六朝之所尚甚矣

讀鹽鐵論

風氣之足以囿人也

民之於君也猶一身之有四體百脈四體百脈有不適則一身不能安故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易行孫叔敖知民之不便於重幣亟請而更之斯才能之臣所以務本而知要也漢興於擾攘之際文景承之能恭儉無爲與民休息當是時也網疎而不犯家給而國足及乎武帝好大喜功以靡其財財用不濟乃與民爭利於是鹽鐵榷酤一切言利之端興焉余讀鹽鐵論所載賢良文學與桑大夫及御史丞往復辨難甚具大抵賢良崇儒術桑大夫尚商韓至其究竟終不能奪賢良而鹽鐵亦不能罷者迫於勢也

讀文中子

夫道莫尚乎中正言必本諸躬行古今之所同儒者之所以造其極也三代以降政教衰而風氣渝極於戰國亡於暴秦秦滅六國而燔詩書廢禁諸學使一於法令三代之風盡變矣漢興而整頓之廣勵學官以求賢良於是剝極而復始彬彬焉及乎六朝文弊質喪則又靡矣文中子生當隋末紛擾之際而隱處河汾發明六經之大恉傳聖人之微意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故其弟子如魏徵房杜諸公功業冠於唐代昭昭乎不可誣也後之論者或以其聚徒講學僭擬聖經而疵之則孔孟不已衆徒講學乎且學者固所以學聖賢也使言之而是不必究其迹可矣若無精意於中而但模擬其句語則可恥也或以史之無傳而并疑其書爲僞作是未深攷蓋舊唐書王無功列傳中已稱通爲隋末大儒而咸通中皮日休上書亦稱文中子之學曉然皆信而有徵又何致疑也哉

程子以爲非荀楊所及陳龍川有類次文中子其引以爲當時弟子知不足以盡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朱子以爲仲淹之學頗正非荀楊韓三子可比至謂識見高明處董仲舒尚不及之

讀鄧析子

鄧析子二篇漢志有之據左傳魯定公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呂覽淮南子皆言子產殺者非也顏師古已辨之矣余讀其書多出于老子鬼谷子有全用其說者而繙論鋒利似戰國以下依託蓋春秋時辭尚寬緩氣味不類也

讀譚子化書

余讀化書其論陰陽物理雖多出於老莊而實有所見非徒襲其類也其文銛峭簡淨聰明豁露足以開悟性靈自唐而下子書未有能過之者齊邱子嵩揚爲己有故或有稱爲齊邱子者非也

讀郁離子

劉誠意抱經世之具當元季之衰累仕不達無所施其才乃隱於青田山中著書號郁離子以見志後佐明太祖運籌帷幄以定天下其功業偉絕一時而文章亦高古罕匹余讀郁離子大約出入乎戰國諸子其辯論引喻舉近而見遠往往得其神髓而獨深懲刑名之學其成佐命之勳不偶然矣王宋諸公之文雖擅絕一時要其古奧莫得而仿佛焉

讀釋名

大禹之治水先委而後原古之爲教先小學而後大學蓋不疏其委則原不可通不究小學則大學莫能明積微至著由卑慮高其道一也爾雅爲釋經之本今列於十三經學者務焉由爾雅而下小學之最精音義兼具者莫如劉氏之釋名而傳刻甚少譌謬尤多近得江艮庭先生校正復以篆書精錄由是音義與形三者咸具信小學之金科玉律誦六藝者其不可以不知此也

讀高氏子峯

按漢藝文志所載子書流傳於今十不存五又多依託者由今溯古豈能無惑哉夫黃帝陰符太公金匱及鬻子之類見稱雖遠而太史公已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矣余觀子峯所採皆據前志足資考覽然論管晏則黜管而進安恐非持平之論至於孫子兵法甚貶其權詐而於風后握奇黃帝陰符又全登之是非之間恍無定見欲取服於後世難矣

靈棋二卷晉顏幼明宋何承天皆爲之註至前明劉伯溫復序其大旨其剖悉名理多取易義洵非卜師家所及也戊申之冬借得抄本欲全錄顏何之說思其繁而雜故特錄劉註焉其繇辭古奧而雅可繼易林則爲漢魏之書也信矣

讀臧在東輯蔡氏月令章句

前漢藝文志禮家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案魏相傳云相明易經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其言春興兌治則饑秋

興寖治則隼是月令本諸易義故云明堂陰陽也翁爲漢一代賢相其所施設首務乎此中郎曠世逸才博采經傳著爲章句夫豈記書雜錄所得並行也哉

書目叙

將欲聚千古之精神命脈舍文字無由矣予少而失怙未能致力於學問稍長輒謀食四方跋履眇視不自揣量竊篤嗜載籍迨有愜意必圖購得而後已久之積有若干卷慮其散而無統也乃輯爲書目一册部分上中下類則以經史子集次之隨得隨錄時代先後不及計焉

盤銘跋

右盤銘稱晉侯告牟戎于王王勞之庸以九服之命晉侯歸告功烈於祖禰銘於元鬲云文凡五百四十八重文十皆下作二如石鼓文體篆文雜古籀乾隆己亥冬嚴鐵橋錄以示余明年春獲拓本於江艮庭先生處攷春秋左氏傳魏絳始和戎在周靈王三年魯襄公之四年其告平及王勞傳所未載又文中與左傳多異左傳魯僖公二十五年夏四月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櫕茅之田襄公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衡雍受彤弓於襄王是地與器之賜既不並時且俱非因平戎而賜也銘文連叙似出一時又溫原櫕樊鄀鄾六邑於傳亦不合其篆文之出於徐氏新

附者五（舊誤作諸）（舊誤作諸）字不可識者（舊作丙）二字乖於說文者（舊作栝舊誤作鄀作）三字疑亦雁鼎之流耳丙子十一月十日跋

石鼓文跋

石鼓文辭甚古書法甚遒古物之傳於今者莫之或先然不可深攷矣其事或以爲紀於周宣王其書或以爲出於史籀皆無實據蓋唐以前未見論及也自韓昌黎作爲歌乃始大顯於天下寶之誠是也至於含譏聖人之不見采斯則文人好奇之過矣天下之大事物之衆聖人亦有所不及而況其文不過記一時田狩遨遊將以示勸乎無大美將以示懲乎無大惡將以存故乎則詩已有之矣即聖人見之固可不采入詩是以君子好古而不泥通今而不流多聞而闕疑知其所可知而已矣

石刻急就章書後

集石林臨本急就篇今存者一千三百九十九字明初宋仲温補六百一十六字凡二千一十五字正統間吉水楊君（政）刻於石今在華亭余舊歲游廣陵得見趙松雪正書急就篇墨迹曾手錄一通定其出於皇象本今春來金陵下榻平津館獲覩石刻校之趙本多合知其同出皇本也石刻第一第二章缺一十五字集本未缺而趙本缺者突（顏本作突宋釋作突）鈉（顏作鈉集釋缺）桥（顏作橋宋釋作絕）睦（顏作睦集釋同）鍵（石刻亦缺）軋（顏作軋宋釋作軋）翟（顏作翟本作翟宋釋作翟）翦（顏作翦本句不同上石刻亦缺）租（石刻亦缺）胤（顏作胤宋釋作胤）軺（石刻亦缺）厄（顏作扼集釋作戹）倏（顏本作儵宋釋作倏）箸（石刻亦缺）翦（顏作翦本作翦集釋作翦）封（石刻亦缺）胤（石刻作胤）鳳（石刻亦缺）逸（顏作逸）

響葉釋缺 於石刻少顏作謁葉釋缺亦缺 行

一十五字核之應有二千五十字而石林跋云二千二十三字豈所見已有缺與石刻窓字顏作竊字形不類孫覿察釋作齋近是然据文義當是賚字倏字顏作貨字形不類疑倏之譌後漢書板楯傳殺人得以倏錢贖死注引何承天曰倏變夷贖罪貨也其字形與上下文義並相近又勄字顏作筭亦不類疑當是卹即鼸之異文與明聲爲韵亦合此外小異同尙多將別著一卷俟有力者合刊之以存古傳小學一綫嘉慶壬申上巳前一日

石本宋補尙缺褎字衍落字

王弇州跋朱克急就章云取葉少蘊刻皇象石本閱之大小行模及前後缺處若一惟波撇小異耳此豈亦仲溫手臨象本耶又跋急就章云此急就章稱皇象書無可據惟米元章書史云象有急就章唐樓奇絕在故相張齊賢孫山陽簿直清處此豈其物耶

明萬歷四十年海寧陳氏刻玉烟堂帖有急就與葉本正同□□刻史游二字不詳何本陋矣

趙松雪正書急就篇跋

嘉慶辛未六月予游揚州訂交汪君孟慈出其家藏趙松雪正書急就篇墨迹見示末有王覺斯跋云此册出自內府予爲審定其文實從皇象碑本者以王伯厚所稱碑本第七章全缺又稱碑本屏厠句在墾桑句上變化句在姦邪句上而此本悉與之合也頗假細錄一通並列其異同於後碑本與顏台者王但著顏不更出碑本其與顏本異而王未著者八十餘字又王稱碑本而與趙書不合者十餘字恐傳刻有譌也然趙所見碑本已有殘缺其缺而空者九字失空者七字凡缺一十六字而王注不云碑缺蓋其署也今王本絕無善本以之相校足正其譌舛則此册之足寶貴不僅書法精妙也古升斗字形相近趙本作斞斗參升斞與麗聲相近斞斗參升猶兩斗三升耳而顏本斗亦作升又祠祀社保玻獵奉蓋因疾病而禱祀社保則社者鄉社也保亦其類而顏本保作稷訓爲先農似亦失攷署舉二條以見古本之精

列子跋

列子八篇漢藝文志同劉向爲之序余讀之而異焉善乎太史公序莊而不序列也蓋列子之書見於莊子者十有七條泛稱黃帝五條鬻子四條鄧析關尹喜亢倉公孫龍或一二見或三四見而見於呂覽者四條其辭氣不古疑後人雜取他書而成其說至周穆王篇湯問篇所載語意怪誕則他書所無或言西方聖人或言海外神仙以啓後人求仙佞佛之端此書其濫觴矣孟子闢楊墨今墨書尙有而楊朱之說僅見於此書故博稽

者不癈覽觀然太史公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其卓見不亦超絕哉

羣書治要跋

東洋所傳魏文貞公羣書集要一書初疑其僞託壬申六月於冶城山館得而讀之味其去取誠非章句之儒所能爲尤非外洋所能窺未可以中國未見而遽斥之也其中傳子一書甚完備校從永樂大典錄出者相去甚遠惜未有好古者摘出單行此書純正簡要漢以下子書咸不及列之儒家宜矣

說文繫傳跋

嘉慶六年六月從顧東京假得抱沖所藏毛氏舊鈔繫傳校錄於上舊鈔繫傳有二部其一爲黃蕘圃所得去歲十二月曾借蕘圃藏本略覩一過歲暮不及校率作一跋還之二本所缺悉同而顧本較勝竊以楚金之學問過於鼎臣無論不登新附即十九字亦後人羼入其餘楚金引經及發明語鼎臣往往混入許書而世習說文者多本解字以致繫傳脫落殘損可歎也今新刊汪本繫傳任意增損貽誤將來則舊鈔本誠足寶貴矣顧本爲後人以解字本塗改往往有點金成鐵之憾七月二十九日自洞庭山校畢因跋於後

江氏詩毛鄭異同評跋

江子季調著詩毛鄭異同評八卷予得而讀之悉以經證經一本漢人師法閎而不雜絕無穿鑿武斷之失卓然可傳矣季調爲予友節甫令嗣夙承家學沈潛既久其所成就自與泛濫殊也蓋鄭先習韓詩後習毛傳乃作箋以申毛說其稍殊者大都皆三家說非有心立異而王肅更述毛非鄭後有王基駁王申鄭其書久亡後有孫毓爲詩評評毛鄭同異孔疏往往引之然亦朋於王今季調於毛鄭毫無偏袒有鄭義實與毛合孔疏以爲異者宛轉申明之其有功於毛鄭洵不虛矣

書述學後

汪容甫先生所著述學內篇三外篇一辛未之夏予游廣陵其嗣君孟慈出以贈予始得泛覽一過其博通經史外尤深於子書故於荀墨二子原流極詳荀子有專書尚未付梓其餘文及解義周公居東證及婦人無主答問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引證詳賅持論確鑿足破千古之疑不刊之作也至著詩亦俟續刊其內篇若明堂通釋左氏春秋傳釋疑居喪釋服廣對廣隧曲江證並宏博絕麗含蓋一切蓋自來攷訂之文多詳贍而鮮超脫往往見詘於文章家先生之文原本秦漢不受世以下範圍是以雄視闊步希有抗行者然言之過激亦時有焉八月十日跋於淮安舟次

毛詩稽古編札記跋

襄謁良庭江徵君論及陳氏毛詩稽古編徵君云先師惠松厓

先生言此書好處已到七分其時未有刊本故不獲一讀嘉慶庚辰館於海防陳君署中適有是書得讀一過其攷訂精密持論慎信足攀盧文弨漢其糾正先儒雖微傷過刻較之西河毛氏則遠矣所不無遺憾者於書則信晚書之古文於說文但見五音韻譜於陸氏釋文未見專刻本其正字一門多以俗爲正又好作古字以改經文管見所及隨讀隨簽書得若干條名曰毛詩稽古編札記用存毫末之助非敢操戈入室也陳君自叙云閱十有四載三易稿成此編吁亦烏可輕議哉

曰鶴山房集跋

道光元年五月余來平湖得雪廬先生所著白鶴山房詩選文鈔及駢體文鈔別集讀之不泥古不徇今大雅卓爾竟罕其匹

昔人論曾子固不能作詩以爲恨事則知兼才之難也先生爲詁經精舍中人余於其中亦有二三相識然未聞說項則知人亦不易矣余少年失學垂老無成讀斯編竟彌增愧赧

園鑪詩話跋

模擬剽竊之爲詩累信矣而引繩削墨之論詩失之愈遠三百篇中語意固有相同者而無傷於同唯其無意於同也趙秋谷之著談龍錄不足以傷漁洋適足自揚其忮刻耳園鑪詩話上下千載其於詩學深矣而持論要未得其平失溫厚之旨奈何持一端之說而盡廢其餘也哉

記游洞庭

嘉慶丁丑余在上海道署度歲相訂偕大自珍同游洞庭戊寅正月二十五日余同葉小梧至山一月一日午後偕君繼至下楊守樸居是日同游雨花臺翠峰古雪居及薇香閣觀紫香悟道泉三日清晨詣翁巷葉少愚家小梧弟也更至孔敬堂家即同敬堂登四宜閣余與朗齋宅齋又觀柳公井山橋社復至古雪居山僧出紙索書余正書楹聯一隸書門聯二定菴題名於東壁余亦續記飯罷振衣登莫釐峰頂俛視環湖荇野定菴以爲平生游覽得未曾有歸途經三茅峰少憩嗟若日夕下山暢飲四日舟行至金灣叢桂堂午飯飯畢上舟至杏灣并約周君懶漁同往

石橋游壑舟園登天柂閣返至懶漁家晚膳二鼓登舟直至長圻停泊是夕微雨抱悶而寢天明雲霧未散銳意渡湖往石公登眺尋忽朗澈久坐歸雲洞龍君興酣題名於洞右更游一線天余直造其巔還至舟中午飯飯後放舟至鎮下探林屋洞洞中有水不能入即游靈祐觀即唐時神景宮俗名嶽廟也丁巳年余隨錢宮詹竹汀先生來游曾宿此竹汀先生隸書雲性軒扁刻木懸於殿之右室竹汀先生久歸道山同游者袁君壽皆亦相繼下世俛仰悲感屈指相隔已二十有二年矣定菴作長短句一首余亦續題四十字以志今昔云返棹由葛山葉餘山麓進渡水橋申昏至守樸居劇談而別六日邀諸君同來余家

小園午飯出燼餘石刻觀玩移時卽送襲君登舟回吳門是年正月多雨雪一月祇晴六七日自襲君至五日無一日陰晦豈宿緣歟七日坐齋中發志一時勝游所有題詠錄具別紙

示兒

攷訂家必輕詞章詞章家必詆攷訂其爲水火久矣余竊謂攷訂而不知詞章則塞詞章而不知攷訂則浮交相非而實交失之也且二者兼善亦一藝耳於窮理盡性尙遠烏得挾以驕人哉夫旣曰學問必先消其盧驕之氣盧驕存一分則學問損一分未有盧驕不除而學問增長者也每見淺夫偶有技能輒以天下之美爲盡在於己更有無知之徒從而和之膠粘藏府無

時得釋哀哉

匪石先生文集卷下

冀屋外隼

序

西江之文至宋而極盛廬陵歐氏臨川王氏之文與詩南豐曾氏之文分寧黃氏之詩並陵轢八代各有千古饒州汪氏晚出而駢儷之文巍然爲陸宣公李義山後一大宗盛矣哉

國朝作者蔚起鉛山蔣清容太史志節凜凜不後古人五七言詩擺脫凡近自然人格離奇變幻無所不有而塡詞度曲皆稱絕手太史鄉人以能詩稱者踵相接其赫然在高位者方伯德化陳公都轉南城曾公余皆得讀其詩蓋嘗論之沈鬱頓挫獨宗浣花方伯之詩也清深華妙兼綜眾美都轉之詩也余不識方伯而從都轉游最久因並得讀都轉之文都轉之文亦有二種擊鮮魚於碧海思力無兩如揚州會襄愍廟碑邗溝王廟碑諸篇是也戲翡翠於蘭苕鴨手生麥如跋徐嵩桃花夫人廟碑苑館記諸篇是也余昔與簡齋袁先生談藝論西江詩人以楊誠齋爲第一余不敢附和而竝稱彥章駢體爲唐以來健者都轉深於選學所作擅六朝唐初之勝蓋將軼鄉先生之能事卓然名家余所識西江詩人甚夥而於四六之文則首推都轉以爲其體正而詣深知言者之不河漢斯言也全椒吳鼒謹序

賞雨茅屋外集

盱江 曾煚 賓谷

鬬百草賦

百花洲上花已稀吳王宮中春未歸抱春心兮纏綣鬬春色兮芬菲拾翠尋香蜂喧蝶忙羅衣煙氣濕玉手露華涼花花不相對葉葉肯相當爭妍宿昔未嘗讓嬉戲此時宜豈總草兮祇宜新人兮不宜故見蕭艾之忽榮恐芳蘭之易惡鶗鴂莫先鳴令人白髮生春風長在上林苑他日草如今日青

昔宋玉假命巫陽以招屈原之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楚故多楓而其俗尚巫後世之巫乃以楓爲靈楓矣楓何以靈謂其象人人貴其象不貴其眞眞者常眛象者斯神其生也齊女銜瘤巴姬載癭初懸小瓠漸成大菌乍得兩而抽條更驚雷而迸筍寒山斜徑黑夜深秋風霆驟至精魄皆愁獨挺身于危險而竊氣于陰幽對播間之翁仲伴草際之髑髏其狀也疴僂拳曲支離疏屬鵠面鳩形麋頭鼠目遠而望之則具體之僬僥迫而察之蓋無知之郭禿何偶施之雕繪遂能司夫禍福有人焉呼以將軍題爲居士胷蟨有靈侏儒是使仙人則子之株瑤林瓊樹翠竹碧梧烈烈如松下風固元禮之手節濯濯如春月柳亦孝伯之形模羌並等於社櫟又安得而儗諸元貞子聞而歎曰昔吾母氏夢楓生腹以有吾兮不材之木相萬物皆芻狗兮復何沈而何升吾其以太虛爲室兮以明月而爲燈

桂父爲羣神人則桐郎之比置諸門戶之上儼懸艾以辟邪列于土偶之間將樹桃而縛鬼豈無女貞之木君子之株瑤林瓊樹翠竹碧梧烈烈如松下風固元禮之手節濯濯如春月柳亦孝伯之形模羌並等於社櫟又安得而儗諸元貞子聞而歎曰昔吾母氏夢楓生腹以有吾兮不材之木相萬物皆芻狗兮復何沈而何升吾其以太虛爲室兮以明月而爲燈

銅鼓山賦 貴州觀風題

余過桂江有銅鼓灘焉人曰此伏波將軍沈鼓之淵余至羅甸有銅鼓山焉人曰此諸葛武侯得鼓之原思夫金刀告瑞銅馬稱帝感嶽降神聽聾思帥爰得文淵實爲名世遨遊隗囂征討側貳聚米則成山鑄銅而索驥蓋勳高於廿八人而運當四七之際及乎火德之燼也柯鼓發爲枉矢山鼓哭於醴陵銅鼻見於漳水銅人遷於渭城五銖之錢不復三足之鼎未成非有奇才孰扶英主龍起襄陽馬躍漢渚章武得相斯紹光武諸葛大名迺同伊呂振羽毛於雲霄殆非新息所得而伍今之貴筑古之牂柯西通六詔北障三巴塞天皆石無地不

坡捫參歷井聯岷擁峨嵋嶠鐔崔嵬嵯峨路懸鳥外人在蘭窩或升木而從猱乍出洞而旋踝遠蠕蠕其若蟻高裊裊其若蛇蓋梁弧虞君之所道而竹王夜郎之所家中有峯焉傳爲滕迹武侯征蠻軍行所歷禡帷暫駐銅鼓斯得公蓋將六出祁山而先之七擒孟獲載表器以凱還助鐃歌而聲威愈赫想其金鉞前導曲蓋高張羽葆分部虎賁列行張目成天羅植髮成干將飛牙旗而半空霞排鐵甲而四野霜於是收濟火渡瀘江踐銀阬入佛光濛濛川而北涉髣髴郡州之境循慶甸而西窮驃國之鄉然而嶺險摧輪崖危束馬關是鬼門蘘疑人鮓草熏腸斷泉咽音啞聾酋方免窟婆鳥言盟嚼忽

鼓肉鳴於地中而將軍竟從天下無劍閣之連弩無魚復之八陣芻無木牛之輸粟無流馬之運則已夔吼熊咆霆擊雷震燎毛若鑪洪歷卯如嶽峻蠻人殆鼓不能聲而蜀中之鼓可以裒闔矣然公之登茲山也不築武軍不勒燕然信示乎因墨德述乎舞干公之得其鼓傳爲武侯南征埋銅鼓以爲鎮事歷一千餘年而威有餘震憶雍闓之伏敦危孟獲之待斃儼挂弓以銘勳若標柱之示信是山殆可以定軍而石亦堪列陣焉星飛

五丈之原煙滅三分之鼎拜遺像而大樹久枯尋故壘而劫灰亦冷惟金石其能壽與功名而並永乃有八番都老九姓蠻姑逞峽猿之趫趫聞田蛤而睢盱剔沈沙之折戟施繡壤之利鋤一鼓偶得千牛可沽光騰翡翠色染珊瑚菲菲花草躍躍蟾蜍抽釵以擊點蠟而模於是賽夷鬼會酋徒置酒插竿連袂吹蘆或仇讐之劫殺亦號召於須臾蓋出土者九十三鼓而山洞虛矣雞冠之寨豕塘之廟融隊西郭之灘宣化北山之嶠散落流傳久而彌耀好古之家遂滋考校或載於桂海虞衡或紀於黎峒蠻笑嶺表錄異言其詳溟涬小品題其要而茲山之徂遷得吾子之懋弔所宦雨說並存庶免麤疏

續銅山賦

或曰是山也所聞異辭攷諸志乘參以記錄請爲吾子道之若夫城尖旆愁關黑林惡蜀道天陰漢時月落風滿戰場雨深絕壑過諸葛之營前忽鼓聲之大作訇隱砰磕韡韜喑呾雷動天轉山讙地傾恍當年之潰虜訝此日之陰兵出鬼王之甲冑（藏甲巖俗名鬼王洞漢王志貌寢陋軍中呼爲鬼頭）從武侯南征顯關索之英靈（關索嶺在永寧州）蓋白納烏蒙無藏甲此間不適然驚也每雨輒然如潮之汎聲出於何高在千仞傳爲武侯南征埋銅鼓以爲鎮事歷一千餘年而威有餘震憶雍闓之伏敦危孟獲之待斃儼挂弓以銘勳若標柱之示信是山殆可以定軍而石亦堪列陣焉星飛

五丈之原煙滅三分之鼎拜遺像而大樹久枯尋故壘而劫灰亦冷惟金石其能壽與功名而並永乃有八番都老九姓蠻姑逞峽猿之趫趫聞田蛤而睢盱剔沈沙之折戟施繡壤之利鋤一鼓偶得千牛可沽光騰翡翠色染珊瑚菲菲花草躍躍蟾蜍抽釵以擊點蠟而模於是賽夷鬼會酋徒置酒插竿連袂吹蘆或仇讐之劫殺亦號召於須臾蓋出土者九十三鼓而山洞虛矣雞冠之寨豕塘之廟融隊西郭之灘宣化北山之嶠散落流傳久而彌耀好古之家遂滋考校或載於桂海虞衡或紀於黎峒蠻笑嶺表錄異言其詳溟涬小品題其要而茲山之徂遷得吾子之懋弔所宦雨說並存庶免麤疏

之諄然學者不惟其器惟其人吾子雖工古文而未能
古人是倣也余曰唯唯
太平一統生幸當
今遠至適安納貢獻琛故庸技可以濫竽而不虞負山
之弗任銅鼓雖武侯所鑄然多殺伐之音余聞陂陽祠
墓中有石琴厥器尤妙其理甚深不識何以操縵君儻
知諸葛之琴心

曹文敏公詩集序

昔孔圉既歿宣聖論謚其言曰敏而好學是以謂文文
之爲道重矣敏之稱名難矣故夫司農蓼原曹公冠冕
儒林黼黻盛世
元皇所重倚
今上所夙知而公令終於家卜葬有日特邀
詔旨深加軫悼典光錫謚曰文敏夫文以成化敏則
有功經國大猷於是乎在博游才藝抑又其餘非夫學
古有獲曷由臻此公之經術
膚鑒維眞褒過華袞榮垂史乘所謂得孔子而名益彰
者也公子儼笙詹事以公詩集屬序予受而讀之得舉

大端以標盛軌詣有獨絶鮮幾及焉夫相才文上每非
一途官職詩名固難兼美或大夫之歌不類或失志之
賦易工寫牢愁者盡菌桂之辭供進御者惟臺閣之體
公則承明著作位高於嚴徐文苑英華才邁於燕許此
其不可及者一也詩以詠歌功德鼓吹休明乃李白之
在翰林未逢明主元稹之呼才子亦匪昌時宴遊之什
居多雅頌之陳頗乏公則律和於虞陛夔奏允諧音矢
於卷阿鳳鳴載叶此其不可及者二也至若誦詩三百
不達於政作賦萬言無益於治春華秋實必以該全爲
善盧前王後何辭輕薄之嫌公則精白乃心靖共爾位
平反庶獄而竭用寬會計度支而庫稱武技匪專夫篆

刻言早戒其虛車此其不可及者三也且夫聖門論詩在君父遠遜之旨風人流詠皆臣子忠愛之情而温嶠以絕裾見譏梁公以望雲致慨有君羙而莫遺置萊彩而不娛信寄當歸心非寸草公則毋老陳情恩隆子告尙方之賜相望於道

玉音之問屢降於門歌魯侯燕喜之章和東晳蘭陔之作此其不可及者四也淵明責子李嶠無兒每慮納樞之書不成跨竈之興公則斲輪能喻得筆堪誇朝陛登庸前後同拜門生列坐上下交輝八務之敎已彰一經之傳彌盛此其不可及者五也況夫鐘鼎勳高則林泉迹遠池魚籠鳥夜鶴曉猿恆有羈宦之篇不免思歸之賦

公則青門一別黃海十年松石契其幽思煙月資其藻繪如白傅之居洛社比晉公之在午橋此其不可及者六也夫以公獨絕之詣如此其詩則神理清眞寄託深厚迥出恆蹊兼工衆體燠以年家子熟從公遊又以嘗隸戶曹稔其言論丰采皎如清秋藹若和春下問常虛臨機最捷文敏之譏公無媿焉性情所流篇翰斯著信立言之不朽惜大雅之云亾謹爲之序

樂元淑青芝山館詩集序

昔楊莊誦文稱彼邑人李實進賢記其同里茲風邈絕余嘗媿焉若夫許劭申月旦之評宋玉稱陽春之曲江東無我卿當獨秀雖各私其鄉亦天下之公論也余編輯江西詩徵列名二千餘家綴論五十四首於晉高彭澤之風於唐妙新吳之唱宋則廬陵樹幟而王黃張其軍元則道園震鈞而揭范赴其節迫乎

國朝蔣楊繼作風流末沫神理共契然其人往矣每歎嗣響爲難斯道矣屬不圖同世乃有樂生君載臨川之筆觀廣陵之濤寓予題襟館中常淹歲晷傾囊舊作已到古人授簡新編輒驚儕輩或蕪城弔古或蜀岡懷人或悲芍藥之餘春或愛芙蓉之初日神采煥發烟墨橫飛草石開鮮江山壯氣余嘗參預其際不廢苦吟及誦君詩欲焚筆硯何也詩之能動人者非其辭也乃其意也劉勰之言曰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詞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世或體情之製疎逐文之筆盛英華彌縟眞宰弗存鍾嶸之言曰庸音雜體各爲家法又曰師鮑昭者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者劣得黃鳥度青枝蓋矩矱在先民而神明在我也繩檢盡廢則牛馬而襟裾揣摩太熟則衣冠而優孟作者之病出此入彼今覽斯集庶幾免焉淵明以下諸公爲詩徵傑出者良亦在是然君之所長匪惟有詩諸體文章靡不奇麗而年幾强仕

一第尙艱余忝鄉人徒爲此序而已

國朝駢體正宗序

夫咸英旣遙詩聲俱鄭籀斯屢變草書非古文之衰也運會爲之哉然而進取之儒不隨頹俗特立之品必追前修大壑有宗迴狂瀾於旣倒朝華方謝啟夕秀於未振作者復起存乎其人有如駢體之文以六朝爲極則乃一變於唐再壞於宋元明二代則等之自鄶吾無譏焉馬原其流弊蓋可殫述夫駢體者齊梁人之學秦漢而變焉者也後世與古文分而爲二固已候矣歲歷綿暧條流遂紛嘗讀陸機之賦曰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寤防露與桑閒又雖悲而不雅抑聞劉勰之論曰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

繆附俗者也是故執柯伐柯梓匠必循其則以繩緣繩珠鉤豈失其度乃有飛靡弄巧瘠義肥辭援旃孟爲石交笑曹劉爲古拙於是宋玉陽春亂以巴人之和矣相如典冊雜以方朔之諧矣若乃苦事蟲鑱徒工獺祭莽大夫遐搜奇字邢子才思讀誤書其實樹施於晉郊雖眾而無律也買櫝於楚客雖麗而非珍也瑣碎失統則體類於疥駝沈腿不飛詎詳比於鳴鳳亦有活剝經文生吞成語李記室之譏儒橫遘同館之割孫興公之錦段付諸負販之裁擲米成丹慙自矜其狡獪鍊金躍冶使人歎其神奇古意蕩然新聲彌甚且也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變以三五厥有定程奚取於冗長乎

爾乃吃文爲患累句不匝譬如屢舞而無綴兆之位長嘯而無抗墜之節亦可謂不善變矣夫畫者謹髮不可以易貌射者儀毫不可以失墻刻鵠類鶩猶相近也畫虎類狗則相遠也庾徐影徂而心在任沈文勝而質存其體約而不蕪其風清而不雜蓋有詩人之則窺曰女工之蠹乃染髭鬚而輕前輩易刀圭以誤後生其駢體之罪人乎

國朝雲漢爲章壁奎應象人稱片玉家有聯珠唯駢體別於古文相沿既久或以篆刻太工爲揚雄之小技喻言雖妙類莊子之外篇顧門之業不多具體之賢遂少豈知古文喪眞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卽是古文跡似兩

岐道當一貫近者宗工蟲出風氣大開賦不唯枯樹一篇碑豈僅韓陵片石康衢旣闢不迴墨子之車正鵠斯懸以待由基之矢僕步學邯鄲目新壁壘知女子非無正色願將軍捐其故藝聊附選文之義敢云識曲之眞觀者幸恕其愚而諒其陋也

朋舊遺詩合鈔序

嗚呼子敬不作孰調牀上之琴景陽有靈猶惜囊中之錦求茂陵之遺稿古得幾人定敬禮之小文後需知者僕之遐朋舊遺詩豈得已哉夫大化之運歲月易馳志士之羞草木同腐孔悝因之銘鼎羊祜所以沈碑至若功名但策詩勳文章每憎命達吁可悲已況乎詩人之窮振古彌甚阮籍問途至於慟哭而返陶潛乞食欲以寘報相貽誰言千首堪輕列侯實則萬言不直孟水又如千安綺歲嶺海之魂不歸長吉芳齡玉樓之召蚤赴豈以雕肝琢腎精魄易於銷亾獸物寫情造化忌其神

乃然而人既行矣詩則傳矣雖復三辰之咎潦倒生平亦謂千秋之名寂寞身後乃至故紙漫漶遺墨飄零瓊瑰盡化於泣餘彩筆不傳於夢裏祭中郎之殘字有女僅存謝安石之碎金無人能拾若僕所鈔二十八家更足使人深痛者已嗚呼追河朔之曩遊半登鬼錄撫平原之拱木空歎人生幸也嘗觀儲說得與同時偶藏論衡居然獨秘方以稊生之故興悲於酒墟豈宜子雲之書使覆諸醬瓿每從竹素還接蘭言煥若神明疑見顏色憐花紅而玉白誰唱秋風攀柳條與梅枝憶題人日傳之世間同好慰彼地下修文

彭甘亭小謨觴館集序

太室之山嵩邱之下有謨觴焉益上帝之冊府羣眞之秘閣吾不逢仙客不覩異書俯仰世間嘗以爲憾及與君交觀其所作頓驚癡俗始歎靈奇譬如窺朱鳥之牕中爛然甲帳駕綵虹於霄半麗矣瓊樓洞庭張樂何有箏笛之音瑤池命宴故非烟火之食足使江東袁淑賦藏鸚鵡關中庾信詩遜鳴蟬

百宮保平海還　朝圖序

平海還

朝圖者粤人爲百公菊溪先生作也慨自漢分九郡唐置五管蠻獠多叛討伐相仍趙佗劉龔固夜郎之雄王機盧循則崔蒲之盜論者咸謂風俗殊遠敎化不行然而楊扶之捕洞賊人爲歌曰楊聖儀政多奇賈琮之定屯兵人爲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又若瓏口府君之廟海濱新息之祠宋廣平遺愛之碑韓昌黎講學之院當時之感格也奚其易去後之謳思也奚其深則知粤非難治難其治粤之人耳今宮保百公之未督兩廣也炎洲千里烽火彌望海天三面樓櫓蔽空鼉掉尾而揚帆蜃吹氣而成霧龍戶爲之裹足駱將爲之束手及公之來草木知名風雲變色令如斧鉞謀驚鬼神困豺虎于指示之間卻熊羆于談笑之頃降錦帆之劇賊封銅馬之渠帥其有負固不服宴頑不靈如摧枯株如搏畜兔遂乃東封錢澳西奠珠厓天澄鏡而日月光客浮槎而斗牛近黃花白飯千家漁唱之聲翠羽明珠五色島夷之市夫粤人患盜蓋十餘年公來期月遂獲安堵粤人曰公嘗巡撫廣東卽多惠政遷官之日人各負一囊米塞其轅門不知公之從辟後射圃出也年來父老竊歎欲辦賊者除是公來果得黃霸之重臨蓋迎郭伋而恐後曾以復見青天四字標幟而返諸境公展濟川之

才竟酬如歲之堅其爲愛戴詎罄歎揚然公奉
命召爲大司寇此乃
朝廷倚畀之隆天下生民之福粤人不敢私也不能借
也惟標幟曰平海還
朝相率而送之云嗟乎粤人送公燠所親見維時旌
搖曳夾道喧嘩香霧氤氳壺漿絡繹戴白垂髫之輩攀
轅卧轍之心民依依而執公裾絮絮而慰民語千行
別淚欲漲珠江之波二月春愁盡折梅關之柳覺今之
作圖者圖有盡而意無窮也嗟乎元聖斧斨東國有鴻
飛之戀召公疆理南人誦虎拜之詩是誠可傳敢爲作
序

顧劍峯寸心樓詩集序

夫解牛有難易解牛者自審之鉥輪有甘苦鉥輪者自
喻之少陵云得失寸心知不其然哉然彥和有言世遠
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士衡有言余觀才士之作竊
有以得其心譬諸流水高山聽琴聲而契合深厲淺揭
聆磬韻而吝嗟僕雖不敏請得論劍峯之詩矣夫在心
爲志發言爲詩劍峯氣傲於李故出塵之意多性鴑于
杜故用世之胸廣坦懷似白故事博而旨宣柔腸似溫
故韻流而藻豔包山之下松江之上有小樓焉當夫春
雲出岫秋月澄波言鳥朝懽吟蟲夜怨初牢落面無偶
乍感通而有象倏精驚於八極迺思接於千載兀若枯

木湛若深淵萬塗競萌五藏皆吐或鬱陶於發端或踟
躕於終曲或中篇之妙轉或一字之難安雕龍無以喻
其工抽繭無以擬其細李賀所以嘔心孟郊所以鉥心
矣然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音實難知知實難逢論甘
者忌辛好丹者非素南轅則笑夫北轍東向則昧于西
墻況夫戛戛獨造矯矯不羣匠有司契俗無元解此劍
峯以寸心名其集乎嗟乎劍峯年將五十容同王粲常
是依人交有昌黎不聞薦士吾爲劍峯惜也然而劍峯
寸心自足千古也

江石生白圭堂詩鈔序

僕初至廣州若逃虛谷嶺頭迴雁與天俱遠江南舊雨如雪之稀孤琴自張春醪獨撫招隱則空憐芳草懷人則但寄梅花船中諷詠不遇袁宏市上推敲誰爲賈島適有負書一囊躡屩千里邵元汎海特詣孫綽袁滋越鄉來依元結展車前之卷見彼文心探囊裏之篇知其詩品則婺源江石生也石生性幽似月心妙於雲對客無言則老僧之入定揮毫有作則元女之發機嘗以乃祖醴陵辭該眾體後有學者未或幾焉薛君采固虎賁之彤王弇州亦虞邱之貌于是取唐賢三十家各擬一首上自貞觀下迄開成殊軌通方同工異曲虎頭金粟文章爾爲我序是則戚屬作序古已有之今援其例可乎僕不獲辭敢以數語塞責君與僕學兼師友誼篤婚姻同心之言如樂之契而君超超脫俗咄咄逼人志隱味深驚采絕豔往者揚州月夜京口江春梅花鄧尉之山桃葉秦淮之渡靡不飛觴命酒刻燭分題眾賓皆金玉若怯戰然徐鼓之聲賤子亦風雲之氣君則觀從壁上若怯戰然徐出偏師遂獲全勝千尋鐵鎖實弔古之英詞一片孤城乃從軍之絕唱其後溝水東西浮雲南北君在閩越僕居荊楚杜承惠問靡日不思閒附新篇與年俱進今則千里命駕相從嶺外越臺漢宮蠻花犵鳥唱酬之樂不減前歡僕玩其詩譬猶奇花初胎明月方曙石泉幽咽海市謳駭嘗歎不悟鄉里乃有此才南城無我卿當獨

胡香海詩集序

昔者會稽內史手寫方回之帖香山居士心折沙哥之詩然而郗不如王楊不如白所從來矣至若子諒之才不爲越石作序孝綽之筆不爲徐悱定文將無此事耳在友朋而戚屬不與乎香海余之妹壻也日者以詩請序謂余曰卿何所疑難此事固無例也常人賤同思古向聲背實唐詩莫如李杜而當世無人序之惟昌黎之序東野有如元晏之序左思匪特高情實乃妙鑒所謂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也抑又聞之杜牧之爲裴延翰之舅嘗謂延翰老爲樊上翁要有數百首文章爾爲我序是則戚屬作序古已有之今援其例可

秀也夫才人恃才往往爲世訾病楊子幼之慙狷杜周
甫之峭激曹子建之排抑劉季緒之詆訶雖有妙文褊
心是刺君詩則唐詩人是晉人詼笑妙于莊施風流擬
於王謝或爲鸜鵒之舞或爲捉搦之歌客有讕言君無
忤色然其爲羅源令廉謹恬退多善政爲時所稱茲不
具論序其詩而已

重陽前一日送吳退庵王野樵還南城序

嗟乎不逢秋日未覺春韶不送鄉人詎驚遠宦吳王二
生僕里中故舊也一別九年相見千里昔皆壯歲今並
老翁竹西之游江上之宴每爲追述如昨日事而吳生
之弟王生之師是日白庵已登鬼錄又二生之小友日
梅杰者年未三十亦化爲異物矣往在歡會之時豈計
零落之速如此哉方當與二生幷羅浮以爲看酌南溟
以爲酒邀明月於深夜坐繁花於好春極意盡情相慰
暮齒二生忽動鄉思告僕將歸僕既賦恨又兼賦別愴
然懷抱何可言耶於時潮落島孤雲散江碧階露寒而
鳴蟲急木葉下而棲鳥驚暫停短棹信把袂之何時極
望長天悵收帆之何處昔魏文與吳質書既痛徐陳應
劉一時俱逝而與鍾繇九日送菊書則願其輔體延年
僕於今日同此情也僕歲歲不歸年年送客秋風已起
尚負蓴鱸少日相知誓同遊釣勉作登高之餞具陳感
別之辭附以一詩僅成四句

北荒明月西極閶風東滇鼉戴之山南徼鳳棲之石九府以黃金分胣千城以白玉爲京清都太史坐嘯于清都碧落侍郎翱翔于碧落其中有才子焉昔者錢鏗述作列在眞靈顏回鑽仰崇其位業亦有蓬萊別院待白傅之歸來羅浮洞天約李紳之再至放翁爲蓮花博士曼卿是芙蓉主人況乎玉樓新造必徵長吉之文宮扇遙開明寫少陵之句是知星宮月府得翰墨而彌光岫霞城無文章而亦俗子茲讀呑松閣集而益信之矣

秀水鄭炳也先生少秉慧業長擅仙才得少贛之家傳紹康成之績學加以性同明水體如凝岳孝弟培其本根仁義陶其材器故其爲文也周情孔思潘江陸海不矜浮豔不落小家嘗以翰林直史館纂敘鴻業鼓吹休明勒成一代之書兼有三長之譽又嘗衡文視學時人比之玉尺多士奉爲金科風氣轉移化工俄頃昔有席毗嘲劉逖云君文若朝菌耳豈比吾干丈松常有風霜噫千丈之松其先生之謂歟一日忽言息躬靜寐成夢龍驅電策鸞翥煙塗微風引其輕裾皓月送其清影乍翠屏之四合有石扇兮中開喬松萬樹拂銀漢以橫斜高閣三層瞰青冥而浩蕩中間題牓曰呑松閣先生則神王乎一邱冥悟于前世風聲謖謖宏景之所愛聞露實離離偃仰之所常服新宮銘就便當季孟元卿異夢告符不屑誇稱丁固矣先生雖玉署之客而銀魚早焚指青雲以爲期度白雪以方潔無名鎭樸渾忘顯貴之身有味居貧雅稱高寒之境殆從赤松子遊乎獨其遺文足爲世範虞翻之夢呑易象者三爻韓愈之夢呑丹篆者一卷以呑松閣題其集葢先生之志云予未遑見先生而交其子師靖辱請作序用陳梗概

上巳長壽寺後池修禊序

巳者祉也恰符三日之期是日巳丑禊者潔也況在四禪之地廣州西郭有古蘭若寺後有池是通珠江八功之水無邊一滴之源斯在僧渡杯而碧天遠客結社而白蓮開半帆高展風動欲飛池北有星名半帆　豐幛孤浮潮迴仍定池中有小浮山於時海色初晴春光漸老木綿落處鷓鴣亂翻刺桐開時么鳳羣集岡名歌舞有趙佗之遺軼歌舞岡傳爲南越上巳登高處池躍阪陽閒郝隆之蠻語迴會賓履皎禪關芳尊野薮列坐於帔下宛然鴛牒馬樓船凌渤澥而對三神山馬花樹相錯影搖鏡中風雨忽來身浮天上客有善鼓琴者爲操水仙一曲余不覺爲之移情因歎子知津多使人惻然以動悄然以悲心若涵煙鬢髀添雪也其斯

賞雨茅屋外集　詁

矣觀濤亦久矣每當大泊奮飡吟氛霧滃浡八風不時五方易位靈運猶爲變色宗元所以招魂苦海蒼茫何爲彼岸慈航安穩乃有半帆今日三月三靖問佛法大意

韋廬遣愁集序

王武子讀孫楚悼亡詩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夫文生於情人所同也情生於文必妙手始能之何也文拙則情晦文卑則情俗文淺則情亦患浮言情而弗工往往文負其情已余讀韋廬先生遣愁集柳何愁心之甚乎夫其結眉珠網泚思瑤階淚逐東流心挂西月天是寄愁之宇地是買愁之村何物燒愁而得然何物煮愁而得熟於是張衡以四愁成詠曹鄴以三愁著篇子建爲釋愁之文繁欽有弭愁之賦如扣朗月如操枯桐獨鶴高唳於清霄孤雁哀鳴於大澤使人惻然以動悄然以悲心若涵煙鬢髀添雪也其斯爲情文相生者歟嗚呼蒼梧之野本是愁城水既名離峯還號獨飄風靈雨娥英萬古之魂香草美人屈宋千秋之怨所以平子詩曰我所思兮在桂林側身南望淚霑襟韋廬之感逝傷春蓋有甚焉者矣然而韋廬全集緣情之作已多妙處直逼蘇州固不僅此數什適以此示乃爲敘之

吳蘭雪香蘇山館詩集序

昔靈均唱騷多拾香草仲宣釋忿獨取臯蘇香蘇山館之詩作者其有憂患乎廼余涉而歷之涵涵然侗侗然境又何其曠也聆而察之颯颯然嫋嫋然音又何其和也雨苦之夜華月自出霜濃之晨奇花大開在泉則成珠著壁則成繪鼓咆呵春而香生九竅濤怒霆蹴而氣行萬里風雲變態妙契同塵山水有靈亦驚知已其自得之趣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其入人之情如寤狂醉如蠲宿痾足以瑩徹心府發揮高致有謝公之富豔無孟氏之酸寒嗟乎蘭雪詩豈類窮者乎況夫省父之年已名傑閣膺母之日常杜高軒汝陽帝子臨極浦以張燈雲疏雨省中爲之擱筆宜其空萬馬之野而修五鳳之樓矣何以廬仝千第屢憨織錦之工長卿入貲徒賦題橋之志廣文坐上歲歲無氈貧女窗前年年歷幾或貰酒於武貲或貸粟於監河嗟乎蘭雪可不謂之窮乎乃其窮如此其詩如彼是知楚逐歲晏蘭性不隕其芳魏棄夜光玉質詎忘其寶猶憶僕昔官淮海曾集英彥霞初星晚花底尊前諸公方慘淡經營吾子惟謔浪笑傲一篇忽就四座咸驚獨探驪珠餘皆鱗爪蓋嘗其得志修與詩合信由天假不盡人工埶將往而必融防才來而先制嗟乎蘭雪窮而益工乃爾乎庶幾帶索彈琴希

陳受笙鏡社詩鈔序

上有日星下有風雅詩之爲道尙矣然而當途貴游每多詬病鄉里學究橫屬詆娸何哉或吳語輕華謂不工制舉之書或燕歌伉慨謂無當廣廳之體也抑有牢愁才子落魄少年跌宕於花月之場陶寫於管弦之會而閒歌香草者便目靈均以善姪見賦閒情者輒指淵明之有玷其或高立崖岸遠絕流俗有平子泰山之思發敬通渭水之歎負禰衡傲物之累興阮籍途窮之悲於是子立無依高歌寡和嗟乎此雖賞音之難抑亦全才之少也乃若海盜孝廉陳受笙者潁川華胄越國高門韋元成之子孫經傳舊德陸士衡之祖父世誦清芬其人永歎云何遺閥仇池華嶽之游易用寫憂勒勒普黎之曲弔百王之故壘撲面風沙剔千古之殘碑沾衣草露嗟乎受笙奚爲至此然而其遇屢困其詩益工吾嘗取而讀之奇研昏練飲眞茹强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橫掃諸軍不見其敵抗懷往哲及乃與爲徒且夫學古人之詩非但學其詩也子輿氏有言誦其詩知其人是尙友也今學詩者不曰李杜則曰韓蘇而其曠邁之懷貞素之節忠愛之意悱惻之誠未知皆符合否或性習相違或言行相違是徒具虎賁之形倣郘鄴之步已吾觀受笙之人與詩庶幾近於四公夫四公則既不朽矣受笙勉旃勿謂世無知已也

於紫誥文章蓋青箱本業耳而且日窮五際心灑八流樂旨潘筆擅彼兼長斯篆邈棣出於一手金石與絃歌互振煙雲挾豪素俱飛假使待詔金馬之門修書石渠之閣豈僅賦五色日而詠萬年枝乎至其爲人也志潔而行芳神澹而情篤不因人而熱不與歲俱寒抱明月以澄懷扇春風而接物閒有所作又豈若王楊之輩輕薄爲文溫李之儔穠豔成曲而已而乃年年錦緤處處揶揄負米不足以養親編蒲不足以敎子於是遠離家弄常容諸侯彈鋏齊都吹簫吳市作太原之書記出關右以從軍風蕭蕭而易水寒柳依依而陽關遠雪山埋其馬足冰河陷其車箱長風萬里邊客思歸零雨三年

軍機章京題名錄序

軍機處自初設以迄于今近百年矣章京有奉特簡者有選舉者有考試者而題名闕如人不可考吳伯新光祿始網羅舊聞稽其名姓及其入直之年歲滿漢共得若干人錄而刋之以詔來者隨時增入焉其職也唐之中書宋之樞密事兼二府居近三霄采彰錄白之詞光捧帖黃之奏星臨萬戶聽金鈴而不眠日射千門宣玉音而已下或長楊獻賦擬揚子之雄文或異域飛書歎枚生之速藻或時巡在道能補三篋之書或奉使乘軺專問四方之俗勤勞備至恩禮偏優宮壺泆燭每霑賜于宵分細葛香羅頻被榮于暑日至若內登台鼎外總師干勳在旂常文藏金匱則各視其人之所造矣覽是錄也得以一一考其事蹟而觀感奮興彌勵靖共之節亦光祿之意也夫

賞雨茅屋外集　三二

秋湖觴芰圖序

去年此日湖水入圖閏月今秋蓮花展節踢芳草而薦遲出訊竹林而新雨來芰荷深淺不減於昔遊朋友合離已殊於前度感四時之代謝惜二難之重并嘉會不常芳筵宜再於時曉涼猶嫩殘暑欲收水漲茱萸之灣風清楊柳之郭畫舫預停於隄曲寺鐘倏動於城陰老儈來迎羣賢畢至則由慧因寺前發棹也俄而錦纜徐牽彩虹乍落橋亭暫過天水忽空入香海之慈雲有琅玕之別館綠波泛客疑浮太乙之星白羽搖芬可結遠公之社則就淨香園小憩也於是過蓮性之寺沿篠園之隄厥有層樓頗宜高詠旁屋三架前沼一方微颸送

賞雨茅屋外集　三三

馨初日生豔拂綺席陳蘭肴吸碧筩之杯創華峰之藕歌遺山雙葉之怨詠靈運五字之詩則酌酒於高詠樓也既而餘觴告終清興未已將返山陰之棹復迴麴院之風別港沙以通幽清磬悠然在水一巷半掩千樹交陰竹露品茶林風醒酒則歸途訪桃花巷也嗟乎何地無水何處無花或因人事之乖不免勝遊之少惟此大江南北時和歲稔政簡刑清官有餘閒民無異患得從諸公之後重開昨歲之筵可以容拙吏謂非厚幸宜得紀傳爰有董巨山水之家徐黃丹青之手分之而各寫一勝合之而均有千秋其圖慧因寺者爲錢唐錢玉魚其圖淨香園者爲長洲袁竹室其圖桃花

卷者爲如皐陳肖生其圖高詩樓者爲全椒吳山尊也圖中之客凡十有八人人各有詩是爲序

吳穀人先生駢體文序

素魄示冲蛤珠取象黃鐘調奏牛鐸應聲是故以水投水易牙辨其淄澠執柯伐柯郢人悉其甘苦穀人先生命燠弁言茲集而燠未敢辭豈徒然哉竊惟論駢體者李唐以前無聞宋始有王銍四六話謝伋四六談麈銍矜切合之巧伋主剪裁之工要是兩宋規模未窺六朝閫奧津逮既皁頹波彌甚精神盡喪面目都非迄五百年遂無作者或殘盃冷炙鴟鼻腥腐之氣或農歌轅議刺耳俳諧之音于是文人相輕謂此壯夫不爲高語秦漢次稱韓柳豈知秦漢傳薪實在晉宋韓柳樹幟不薄庾徐大抵駢體之興古文倘存古文寖失駢體亦亾已夫奎璧同曜乃云文章之府瀉澨合流斯曰文章之波觀文物于朝會則黼黻用彰感文明于咸韶則宮商必叶詎可庸臣辱命詡東里爲費辭醜女捧心愴西施之巧笑先生學富涵海章成織雲薈四部七略之精兼六詩三筆之妙而矚觀近代徧攬藝林慨然儷耦之文道幾乎熄故爲茲體多至千篇獨扶大雅之輪用砥中流之柱造鳳樓于天上出鮫綃于人間咳唾隨風珠盈萬斛腸胃映日梅開九英觀者歎絶艷之才而未諳孤詣之苦也燠嗜嘗同芰臭偶如蘭叩鐘簨以寸莛分江海之一勺乃者韓非附老子傳澄見于選家楊修定敬禮文謬引爲知已甚慙形穢聊志誠服遂書而序之南城

王鐵夫楞伽山房圖記

楞伽山人非山人也當其日下稱名殿前作賦口當吐鳳心是雕龍卿相有湧泉之驚天子有凌雲之歎一篇傳而珮貴一書出而金懸乃至子建章成疑由賓客捉刀太原奏至知有書生在幕固將入鴻業之任者也若夫入關棄繻過橋題柱攬轡澄清之志聞雞起舞之心見善若芝蘭疾惡如塗炭皎然白玉之瞑塵沙夐乎青松之拔灌木又豈迂儒曲學農歌轅議而已何以孟六上書宋五下第十年九陌一官五湖承明舊作之庭當獨色繫學舍之馬聽華亭之鶴門絕迹而似水屋打頭以如舟客嘲太元俗眼多白貧窮易感頭顱可知乃欲枕流漱石希隱者之高風問舍求田踐英雄之末路嗚呼亦足悲矣夫麟可呼麛鼠恆名璞魯郊所以出涕周客所以胡盧況乎山人傲似杜陵狂於阮籍方輪難轉直鉤不釣非獨文憎命達詩使人窮然山人之遇如此山人之性猶如彼不因燥濕而移輕重不以磨涅而致緇磷在皇荼之傾聽甘白雪之寡和是則氣岸疏凝情塗狷隔自謂羲皇以上宜置邱壑之中從此息影巖阿行吟澤畔長逝不顧孤興獨歸于計誠得抑又何怨楞伽山者峰高障日湖遠逢天塢閉丹霞泉飛白雨沙鳥共風帆相亂郵花與雲氣俱芳寺鐘動而水煙寒漁榔鳴而

林照晚支遁之所棲處致能之所歸休山人夙有墓廬將增堂構臨波安檻倚石架樓與鷗鷺爲羣賴茶筍爲活著書以銷歲月嘯傲而淩滄洲而且婦能寫韻子可傳經筆牀硯匣之閒縈迴嵐翠紙閣蘆簾之下蕩漾星河此卽神仙遑問人世僕厭身珪組徵尙邱樊昨遊鄧尉之山緬想鴟夷之迹對梅花而有約指湖水而立盟他日移家固君擇里望衡對宇汎舟簑裳花欵幽樹看我來過月滿柴門勞君相送山人之號彼此同之矣

賞雨茅屋外集

匏館記

門人吳縣何錦字豈匏性幽如月氣逸於雲士苴浮榮醯雞小智恥爲時俗之學思獲古人之心聞道則悟通水鏡作文則誠貫金石寓鴻橋下養鶴磵邊有宅一區命爲匏館近市不嫌其隘面城且樂其閒或以君奚取於匏過而問之而匏之言曰萬物之生從質三代之禮戒奢世有綺組彫盤鐘鳴鼎食而器盈招損貨悖爲災君子惜之後人笑之夫匏象應星河酌升郊社吾飲則安於顏子挂則同於許由此其一也鯖有五侯味珍三變雞跖猩脣之饌蘭蘇桂髓之香會不耻其素餐猶云無可下飭吾願雅歌烹瓠風詠斷壺夕食如柳高公居衡而聽倦於咸韶九星七星之名巢笙和笙之製曷嘗竹應未合風融吾欲正其音先定其器其惟曲沃之產乎此又其一也至若涉水無津望洋而歎孟門之險客子驚魂灘頒之波舟人咋舌需卦所以垂入窖之象過爻所以戒滅頂之占也有匏在焉其實五石吾慮以爲大樽中流千金人寔比之堅瓠庶幾濟有深涉利乃攸行與世浮沉以無用爲用而已此又其一也匏之言如此於是問者憮然爲閒嘆然而笑知澹泊可以明志貧賤可以忘憂大雅所以正聲幽人所以履坦館以匏名

於君實宜因予嘗與居游遂請攬筆爲記

淮安郡署鐵鏤記

余至淮陰郡守邀觀鐵鏤鏤不紀代亦未勒銘水經闕焉郡乘無攷今治事堂後荒園數弓中實斯器入土踰尺銹繡斑駁如古鼎鐘有水數斛莫知誰何所注天雨不增歲暵不減增減之分唯與洪澤遙應彼漲一丈此則一尺落亦如之歷驗無爽嗚呼異哉昔洚水爲災淮流最虐夏后八年櫟樝三至桐柏而風雷阻天老之兵木石嘯桓胡之旅遁甲未圖其崇庫豎亥莫量其東西迨夫因得挈妻授之童律百靈効命九象窮力而後獲無支祁是知長淮之淺深也茲瀆難測伊古已然既會泗沂復通潮汐二山歊湧三洲淳著氣勢彌大靈怪滋多是故周鼎盡淪龍齧秦皇之系漢劍方出虵當赤帝之塗翟侯驚夢於上天濯子之淵必復康絢見光於神物浮山之堰不成此豈煩學者操壺而智者酌鑫哉然而天之高也靜察於璣度地之廣也動驗於銅儀暵暵朝暉立土圭而晷正溶溶夕景畫蘆灰而暈闕春秋八風候於五兩之羽晝夜百刻報以四分之箭亦有陽燧陰燧能求水火陰石陽石可變雨晴田曹參軍轉輪扇以應宮始平太守持玉尺以定律葢聖人前民而利用巧工審曲而面勢往往有之矣況夫坎險當占水懦難狎江源發於巴蜀李冰有石犀之盟海濤怒於赭龍錢王有鐵幢之鎮茲郡濱海設險臨淮啟彊黃河北來洪

澤東注地比歷陽之危民懼空桑之化帖丙丁而禁雨
圖子午而候潮宜有異人造茲奇器矣且夫古傳銀甕
時滿而時竭澤出神鼎能重而能輕風井殊其出入則
時改夏冬石槨分其開閉則歲異豐歉況夫雲蒸而礎
潤者通之以氣也山傾而鐘應者感之以聲也洪澤距
茲百里而近鐵鑊之內有若陽冰不冶鐵鑊之下得無
陰火潛然矣乎抑又聞之霍山之鑊中無水也而祭時
白盈營同之鑊上有泉也而終歲不溢汝水之鑊或徵
爲漢瑞武當之鑊無涸於魏年則鐵鑊故多神異寧獨
此已匪息壤之難犯而揑注有禁疑浮磬之自出而考
擊無勞所願神同九牧之金以禦魑魅堅似千尋之鎖

長奠龜山故爲記之

宮保鐵公夫人吟餘習射圖記

昔者孤卿耦射奏采蘋以爲節士女戒旦勉弋鳧而將
翔則知男子之事亦資內助之賢已然而弱手強弓急
風緩箭衣冠有不盡志閨閣詎能上功若晉女論道以
穿札齊妃應弦而墮烏間有傳聞未嘗概見
國家虹電之祥發於
天女弧矢之利制自
軒皇故羽翼多奇材而箕裘守世業公畫日成象觀風
進詩爲虎觀之名儒本鳳樓之鉅手乃者
先帝鳴鑾紫塞

閱射丹墀公五善如儀三發皆中爰拜雀翎之
賜式彰貍步之容維時蒙古名王期門衛士咸驚謂書
生有此古所稱賢者其人而不知公夫人同擅斯藝也
夫列女有傳故事堪稽非乏徽音足爲雅訓然青綾步
障不能張嬪子之軍錦繖元戎詎足織迴文之字夫人
學過伏女匪僅一經才似班昭可修八表文旣傳其賦
茗技又精於帖梅每筆陣之甫投卽射堂之肆啟奴婢
使學賞罰必行此豈頑嫉所能蓋兼君子之德然公與
夫人同習於此又有道焉日者公編進
熙朝雅頌集仰邀
御製序文以騎射爲本圖以詎吟爲餘事於詩取公侯
腹心之義思疏閑奔走之才皇矣

聖謨昭然

家法公治兼揆畚官合禮兵入則進卿雲之歌出則秉
肅霜之令固宜深觀睽畫嫻熟井儀而夫人重膺翟茀
之榮亦講龍旜之飾是蓋忠於體
國勤以示民實有同心寧徒游藝是故雅頌餘集中蔡
季玉之風雅高景芳之詠言方斯蔑如已公今者江山
坐嘯桴鼓不驚猶復捐俸以給水師俾有投膠之飲施
衣以勵旗旅咸如挾纊之溫請覽茲圖得其用意

招鶴亭記

熊紅故封夏汭今治墉山而城墅江而池黃鵠一磯儼
然鵠峙頂接鶉尾足踏黿背雲垂成采風怒欲飛據鵠
之首爲黃鶴樓樓東百步又有亭焉則當臬司署後前
官所建也歲大荒落余來承乏簿書稍暇輒復登覽悠
悠白雲滔滔逝水千里可盡萬感忽來誦升天之行歌
別鵠之曲遂題招鶴以名斯亭其北則二別三澨鹿門
蛟渚楚王遊纚之澤神女弄珠之皋雍梁車馬風煙聯
屬吳蜀帆檣雁鶩參差其東則武昌樊山紫氣時發黃
州赤嶂丹霞晨起九派奔流五湖遙合沃蕩南紀灌注
吳天其西則巫山雲行巴江雪湧穴出大風峽懸明月

其南則幕阜馬鞍翠接天岳蓼湖荊港白連洞庭近則
鳳凰之山鸚鵡之洲古木浮青芳草延碧陰晴萬變朝
暮殊景怪章詭質畢獻於亭弱魄爲之震駭滯胸爲之
爽豁信可以俯輕塵墟仰召仙靈者也矧復顛吳蹴
六朝一軌賢智顓愚同歸於盡庶幾設清酒張素琴以
待駕鶴之賓逍遙物外而先攬筆爲記蓋以要之

粵嶽祠記

西那之天鬱察之山有羅浮之嶽焉則太上道君之瑤闕也南海之濱朱明之洞有羅浮之嶽焉則抱朴子之丹臺也若夫蓬萊一島萬古南飛若木千尋半夜東燭門當甲子野分丙丁高插斗極之閒俯瞰天池之上麻姑開鏡眞人卓錫架彩虹而作梁聚紫霞而成綺離合煙雨若遠若近呼吸水露爲醪冲虛觀外丹氣貫於青霄阿耨池邊水簷接於銀漢則有紫石之英黃精之藥壽藤符竹靈禽神龜梅花萬樹乃是美人之魂蝴蝶五采宛然仙子之服此其靈勝具載圖經抑有歌詠善爲模寫然未尊之爲嶽也香山黃生培芳曰此粵望也合名粵嶽于是卽羅浮君祠顏粵嶽焉夫天下名山五嶽而外多名嶽者秦幸會稽爰有稽嶽之號漢禮天柱遂假南嶽之稱豫州太嶽幾與嵩崇雍州吳嶽乃同華峻他如江左幕阜江右匡廬平樂以龍嶽峙峯蒲圻以魚嶽列障猶茲羅浮作鎭南越尊厥稱號名實允符固宜丹荔黃蕉四時修祀出雲降雨百蠻蒙福生以余守土之責請援筆爲記刊于石而附諸地志云

答劉松嵐觀察書

燠再拜一昨伏奉敎書敬審北行有期重爲此別眷焉末契贈之以言君眞仁者哉稱太邱之道廣惜孤竹之量隘以僕崖岸過峻言論過戇慮其荆棘叢生干鎭傷缺鐘鼓振迷藥石起痼開題信紙背汗面赬僕雖汎交稀聞忠告辱茲至愛書紳敢忘然而來敎諄諄徒以拒客之故則僕倘有說請布委曲惟君亮察焉夫古稱好客者人有殊塗道非一撰也若夫珠履齊會銅槃定盟焚券市中懸書門上出函關之公子送易水之荆卿鑄相印以尊蘇秦竊兵符而椎晉鄙此則朝爲合縱暮爲連橫方

答劉松嵐觀察書

今同文一統無所用之若乃樓護合鮪灌夫使酒敬容殘客平津惡賓翟廷尉之舊宅可張雀羅衛將軍之昔游去從驃騎此則勢移盛衰迹多翻覆方今綱紀維肅門戶不分市道之交亦豈宜有至如西園涤池南樓明月東山絲竹北海尊罍待車公而設筵迎仲宣而倒屣蘭亭則右軍之字歷下則子美之詩僕雖不才蓋嘗樂此每當楚山送碧吾見故人籬菊綻黃輒思高隱聞鄰舫之高詠求識袁宏傾上牀之深談大奇彭羕曾矜已傲物謝客而勿通哉然孟嘗信陵之風有未逮也魏其武安之爲有不屑也是故求田問舍非所願聞倒簪傾筐不無異視以此招尤遘閔夫復奚辭

然僕居此官已逾一紀脂膏不潤孔奮苞苴不汚裴寬故鄉無負郭之田官署有懸磬之室賀監沽飲恆至典裘馮煖無魚能不彈鋏所望知我者之諒我耳獨念昔者南陽孔氏西蜀王孫石季倫之開園王元寶之掃徑並皆瓊厨金穴艷舞清歌亦有文人共爲豪友登貨殖之傳負游俠之名此則揚州巨商昔日所行而今亾矣萬金之家屢落千戶之富罕聞莫不工執牙籌巧鑽李核從事趨謁便嫌獵酒微生比鄰誰許乞醯所謂徒不具輿梁不成而責濟人以乘輿宜其維日不足也雖稊稂之妙轉而不能運方穿雖鵠首之善浮而不能行平陸事勢相阻僕如之何君爲寓公亦嘗洞鑒但虞眾

怨漫歸一人故爲僕警醒耳允當佩若韋弦去其圭角相馬勿拘牝牡安絃必合宮商似馬未容拘牝牡安絃定遇合宮商君贈句也惟素稟之顓愚恐有辜於期望書此奉報悚息悚息

謝黃香石餉羅浮黃精卓錫泉啟

爛啟承惠羅浮卓錫泉四斛黃精四封竊以佛門甘露跡同虎跑仙人餘糧珍似麟擘吾安如醴之水飲但神僧少室似蜜之芝得惟道士僕隨俗醉飽望道飢渴雖復蓬萊在望未登徐市之船歌舞遙傳莫覩麻姑之鏡既非鮑靚常依丹竈敢比魯公得授刀圭足下憫其衰疾導之服餌仿相公之水遞費詩伯之長鑱餉陸羽以中樞詎同臨岸分嵇康以眞髓幸不凝石飲瓊漿而百感切服松脂而四體輕徑欲移家傍酈縣之甘谷將偕采藥飯天台之胡麻謹因牀陳謝謹啟

儀徵張孝女廟碑

夫側陋之賢其跡易晦純至之行爲天所哀是故荆楮
虢峽一女之氏族無聞梅根作治廿里之江流終在儀
徵張孝女巧姑者里閭所不表邑乘所不書以今年戊
午仲春工浚揚子之津土出曹娥之石古文不滅軼事
如新問諸高年證其實行葢天實爲之焉孝女姓標於
星宿名乞於天孫無向日之萱花有病風之椿樹鴈行
遠散烏口獨傷歲在甲子年甫十四鄰人不戒於火孝
女驚社鳥之鳴有池魚之害人或呼之使出彼不忍於
獨生方欲竊負而逃竟以蹈仁而死火熄隣人啟焦土
覩之父尸猶壓女背也嗟乎劉殷卽殯猶幸反風余丙

投身亦逢暴雨乃白髮紅顏之同盡何女丁婦壬之不
仁撥朽骨於灰中誰其葬者附親魂於地下還似生時
嗟乎大道之衰名敎偶存於閨秀天性之薄眞誠不喪
於童年彼親在遠遊獨非人子此孝思維則兼代阿兄
唐李白詩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信矣龐嫺親之
烈行叔先雄之苦心屬在寒微幾於湮沒事隔五十餘
載始上於有司而立廟焉漆室之女來遲從此見女貞
之木縣上之田末有且當禁寒食之煙妥勒豐碑庶彰
潛德

重修會襄愍公祠碑文

揚州三元巷舊有公祠歲久傾圮公之裔孫某請予議
修余爲上之巡鹽使者捐公資集事落成之日公裔乞
余爲文以記之余感公之事而不能無言也夫國家之
安危常繫於一二人之好惡事功之成敗每爭于一二
言之主奴無他權勢使然也權在必爭則黨同伐異之
見出勢有相角則挾私廢公之事多端起干大臣而禍
流于庶職事壞於一代而論待於千秋幾括甚微關捩
非細可勝慨哉然以余遐稽往史歷考前賢立功者惟
恃乎得君得君則南仲伐玁狁亦賴乎有相有相則充
國討先零道濟嬰宋武之疑始不用於索虜岳侯犯秦

檜之忌乃急召於朱仙未有主上銳意以任之輔臣竭
力以贊之而變故猝發戮辱隨加者也公之請復河套
也八議甫上而有壯猷之衮八圖繼陳而有廓清之論
撫臣曾奏不果則切責之本兵覆議少遲則誚讓之而
首輔夏言方且相倚爲功力主其說廟謨英武不減漢
明之取匈奴政府協同何異馮唐之舉魏尙將使拂雲
祠畔築受降之城敕勒川邊置屯田之尉公且望玉門
而生入渡交河而洗兵復祖宗百年之土地息秦晉三
邊之烽火不其偉與何以君言在耳朝令夕更朝局如
暮前反後覆司馬但知畫諾諫官無故罷刑舉朝皆驚
中旨莫測異矣哉人郛嚴嵩他日之顯攻而不知世宗

此時之先人也且夫開邊生事在昔有之博望初歸李廣利興戎於宛馬烏孫新疆馮子明矯制於莎車害豈切膚功眞黷武乃若河套之患外連西海內搆大同環衛既頻有殺傷延安復屢遭蹂躪豈可置邊氓于度膜養外寇於門庭今取公前後奏疏而觀之修築邊牆則周宣之城朔方也預儲芻餉則費誓之時楪糧也選練士卒乃仲淹之閱州兵兼備舟車乃王濬之營樓艦而竟徒揮神筆自壞長城得臣既詭誅晉文不憂於仄席廉頗已死秦襄何憚於窺兵迨延寧之犯方張宣府之攻更急而世宗云報復至此嚴嵩謂起釁有由豈知壁忘鼠鼠不忘壁卽使不議恢復能晏然乎況乎言縱莫行

罪不至死何以三字之獄不待再聽而行嗚呼嚴嵩此時徒以夏言故耳疾夏言則必傾襲愍傾襲愍則必阻河套阻河套而俺荅入而明社危誰實爲之而以軍國之謀獻聽諸執政之好惡哉嗜高樹之蟬寤蒸鏇而不驚賜屬鏤而不惜方欲窮兵齊閼壓壘晉郊於是邦溝之役興焉是溝也不若劉項之盟中分爲界徒效魯齊之戰三刻而踰駕餘皇以如風揮羽矰其若火迫至艾陵再捷黃池未歸而越人維甲須慮已出三江之口矣始負玉門之第九終應金匱

重修邦溝王廟碑

夫事有取濟一時利則貽諸萬世是故始皇北伐闢漕運於琅琊煬帝南游達清淮於沐土鄭國鑿涇以疲秦而關中成沃野知伯灌城而遏晉使汾瀆有通津豈第檉陽千頃民與禾黍之謠無棣三渠人發魚鹽之詠揚州古邦溝廟者以春秋時吳王城邦溝紀其績而祀之也爾時江淮不通蠻夏爲阻禹力之所未盡周官之所未修王殫厥眾庸順茲地防壑重如雲決川爲雨西北派於渦口東北匯於射陽下分九派之流上接三州之勢初則濟師轉餉爭長諸侯繼乃由漢歷明爲大都會溉下田而成賦上表四海而稱揚一衣冠之所來往貨貝之所流通人之沒世不忘固其所哉然日論者或以王當始大之時承獨霸之業楚子懼而遷爲郡越王辱而棲會稽伍員之謀可庸孫武之法猶在王但春祭三江秋祭五湖旦食於紐山晝游於胥毋通上國之盟好儼宗周之慈親豈慮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乎夫何縱囚石室受女蘇臺增地句甬輸粟炭瀆而且忘綠林之雀嗜高樹之蟬寤蒸鏇而不驚賜屬鏤而不惜方欲窮兵齊閼壓壘晉郊於是邦溝之役興焉是溝也不若劉項之盟中分爲界徒效魯齊之戰三刻而踰駕餘皇以如風揮羽矰其若火迫至艾陵再捷黃池未歸而越人維甲須慮已出三江之口矣始負玉門之第九終應金匱

之第八覆宗翟水葬骨卑猶得毋疑今之廟饗者非王之神乎不知有功則祀載于祭法事以慮始爲難澤以垂久爲大故渠號賈侯埭名召伯隄稱白傳溝有張綱王城邢溝明德遠矣夫圯族滔天猶有黃熊之廟阻風斷渡尚立烏江之祠而況於王豈不宜祀顧自康熙中修廟以來百有餘歲榱題既古金碧無色行道同慨居民未安乃以嘉慶六年重庀祥材式崇堂宇松柏映日鼓鐘鳴雷予忝茲土之官敢辭樹碑之責銘曰

峻高者隤茂葉者摧雉眩于綱鹿游千臺梧生園圃草蔓庭階獨遠廟貌峙在江淮維此闕溝功先商魯榮如衣帶瀉厥卤貢篚方舟飛芻天府邦人餘慕與溝終

古昔之靈夢水越宮堂今之遺跡波繞殿牆二呼或應千祀孔長銀濤白馬朝夕朝王烏喙雖雄不聞血食王猶未死靈爽來式泰伯之宮延陵之宅同茲不朽銘壽貞石

光孝寺新建虞仲翔祠碑

上古聖人既綏四裔爰定五宅窈窕之阻幽墨之鄉益以放窮奇渾敦者而後世以處屈原賈誼焉異矣哉何荃蕙之化茅而章甫之薦屨乎然屈賈之事多望古而憑弔之人或進前而不御當局則迷覆轍相尋烏虖仲翔復離此咎吾嘗稽厥身世覈其心迹較之二子尤可悲焉當夫孫氏草創江表動搖朝報魏師夕驚蜀警得人則覇失人則亡士不北投卽將西去固不同漢文之世四海嚮風已仲謀以梟雄之姿席父兄之業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操興生子之歎丕以有人爲憂方將師事子布兄事公瑾聘求名士收拾人心又豈楚懷庸

昏專任蘭蘄者哉仲翔故伯符之心交明府之家寶也平山越下豫章爲我蕭何言猶在耳及仲謀統事折孫暠之異志卻曹魏之寵招策縻芳之詐降呵于禁之失節以視三閭大夫僅工辭令洛陽年少欲擅紛更其才其遇又非一致何詬毀之易入而忠直之不容也至其徙交州也鑿千里之蝮蛇望九關之虎豹命輕形悴髮白齒落然且註經行世講學授徒未聞卜居之辭亦無惜誓之怨而于谿蠻宜討遼海無功憂在國家同于疇曩使仲謀而仁者當膺宣室之召以免汨羅之沈乃仲翔雖不葬魚終焉賦鵩不其悲乎夫仲翔何罪罪在直諫耳以聞先聖立木之政哲蒲從繩之言人臣事君有

犯無隱然而折檻伏蒲祗爲僅事葅醢屬鏤有同成迹何也庸主多閹英主多猜閹則厭惡之根猜則纔間之漸也仲謀之爲英主其孟德之亞乎往時欲殺仲翔嘗引孟德殺文舉爲法鷹鸇之性異地同符是故孟德之害士也非獨文舉季珪正平之類並就刑誅仲謀之害士也亦非獨仲翔張溫顧譚之徒皆罹重譴要其獲咎必由憸直士生三國所謂遭時不祥哀哉雖然仲翔一時無知己而千載之知己多矣一時無弔客而千載之弔客多矣維此訶林傳爲虞苑民思其人猶愛其樹固宜鑿井得泉建潮郡昌黎之廟雜蔬薦荔亭羅池刺史之神祠成迺書其事貞諸樂石

文謝二公祠碑

吾鄉自閻膽周處捐軀晉室傳祁賀泰痴難唐家蓋代有忠臣義士而世或罕知焉獨文謝二公民到於今稱之豈非以其百折不回之節九死無貳之心視前賢尤有難焉者哉今天下所在各有專祠顧未聞合祠者瑞袁臨觀察胡硯農先生曰二公同時同志而又同鄉也江西則合祀爲宜迺於章江羅墩之上創建新祠奉二栗主而屬爲記嗟乎余嘗於吉州見文山焉文公之所游息也又嘗於信州見疊山焉謝公之所藏修也二山之名苑與太室少室益尊而太華少華齊峻也歟謹據

輕人情所最榮者爵祿也而或以爲辱天有興廢者數也而故欲挽之事有難易者勢也而若或忘之嗚呼此何如志節也哉當夫劫遇紅羊謠飛白雁天星方隕海潮不來聞書無赴難之師草表多乞降之士河北二十四郡獨平原尚完山東七十餘城惟即墨未下而二公者心圖存趙義不帝秦一則有局孤窮猶欲收斟灌之燼一則睢陽死守不能借賀蘭之兵轉戰千里而甲鼓無遺破圍數重而樓堞皆盡是則大廈既傾將支以一木夕陽已逝期返之三舍其於數之興廢事之難易曾何計焉及乎南朝氣盡中興道消軍化蟻沙宮生禾黍管夷吾則待罪檻車庾子山則窟身荒谷士室之煙霾

蟄慘橋亭之風雨飄蕭而元帝方羅致英才訪求遺老
聽廷臣之犢薦遣使二公委曲從之亦異
於留夢炎陳宜中輩多多矣而乃著指南之錄上徵聘
之書集杜甫之悲歌感曹娥之故碣睨秦廷而就死耻
周粟而不餐是則氣激頓朝志堅化碧勁草與貞松共
厲秋霜與白日偕清其於重輕榮辱之間審之蓋熟所
謂求仁得仁雖死不死者也惜哉二公未嘗同事於朝
中徒得相從於地下恨莫填夫精衛魂或化爲杜鵑然
而琴硯均傳世重其器丹青同畫人仰其神披寶袟題
名之緑爲有宋一代之光續豫章列士之編是吾鄉後
學之責

羅浮山葛鮑二君祠碑銘

龍漢遞推羽人間出阮倉所記劉向所編固已多矣若
夫許氏祖孫九枝並茁茅家兄弟三秀同聲則亦有之
至于蘭香張碩或天上之私情文簫彩鸞亦人間之異
遇然未聞西戎霸主跨鳳翼于崇臺南昌仙尉披羊裘
于大澤也何也婚媾之謹雖洽而趣舍之道各殊也迺
有婦翁冰清女壻玉潤此殆白石彼餌丹砂五羊留蹟
遂爲贅壻之鄉雙燕凌空時下館甥之室若葛鮑二君
者是又奇焉四百尺絹祕傳靈寶之文二十卷書盡論
神仙之事遺藥槽于宅畔氣作雲霞葬刀劍于山中聲
如兵馬而且子晉有妹劉綱有妻拍肩紫府之班挹袖
丹邱之籍誰爲作合難可推究且夫大鵬運海不侶鷁
鷁之羣天驥追風不屑跛驢之伍也士苟知元知默爰
清爰靜莫不幽棲牝谷迴絕塵壤棄軒蓋如敝屣視青
紫如腐芥雖唐虞之際而有齟缺善卷矣況乎晉遷陽
九神州陸沈毒卉冬敷英藥夏落叔夜養生乃至東市
景純善筮亦死南崗而葛以高牙大纛進上國之將軍
鮑以銅虎竹符領名都之太守猶能含元抱一遠遊輕
舉違品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爲言可不謂之難得者乎
夫俗流之不肯學仙者非溺于妻子則驚于榮利也假
令仙家眷屬聚千里之層城覇國元勳汎五湖之春水
若葛鮑二君者人生奇福也其必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維此羅浮葢不死之舊鄉羣仙所高會宜其觀開玉局
闕象元都冀緱嶺之鶴駕想廡姑之麟脯銘曰
浮來傅羅葛來依鮑賓主之合天地之巧靈境未闕眞
朋云杳吾欲入山從誰問道

傷逝銘

正月向晦東風不暄簷瓦雪飄庭樹煙濕子時匣絃凍
折鄰笛悲聞惡耗頻驚知交繼逝嗚呼哀哉追曩昔之
宴遊壽乎生于譽像十年之內四海幾人一別如雨重
歡無日何風流之頓盡嗟造化之若茲思夫白駒過隙
黃雞催晨世何弗新古誰無死乃若栲以不材而壽桂
因可食而伐顏回年短于盜蹠孔子慟深于伯牛吾欲
問天誰爲辨命況知己之難得恆曠世而一逢莊子休
之寢說時無惠施管夷吾之舉哀交惟鮑叔鄙人既往
匠石廢斤鍾子云亾牙生罷操如吾友某某者昔嘗一
日相思千里命駕朝泛剡溪之雪夜占頴水之星修蘭
而坐敦是典刑嗚呼玉樹長埋情何能已棟梁乍折哀
更可知遂援毫而寫心諒同氣之感目銘曰

庚信有言君子先危援今証古天道可知彩雲輕散明
月易虧地下修文必取顏卜天上作記亦聞昌谷以彼
當世不膺顯榮何獨死後見重神明神明能用而不能
生松茂柏悅芝焚蕙歎每誦遺文心神悽惋往時伐木
和我歌吟今茲掃徑無君足音

書徐閻齋桃花夫人廟碑後

金匱徐君掞桃花夫人廟碑以示曾于曾子伏而讀之三歎而起曰惜乎夫子之說長者也而心未宣也夫其無言下淚有子成行花未墜於樓前桃方新於宮裏右丞所諷小杜斯譏余既知之矣乃若春秋二百四十二載女戎爲感嬪怨無終風會既成倫常斯滅夫攘公之羭兆叶驪姬歸吾艾豭歌興宋野豺狼產於尤物龍蛇生以深山君賜崔子之冠臣得夏姬之祖嫠也何害人之無良女爲桑而密公亡人盡夫而雍糾死衞姬歸晉乃釋衞侯之囚越女沼吳還逐越臣而去若此者穢德孔多厲階滋作誨淫之風已甚忍恥之義何居以息嬀之怨善哭雖無十日不言殆已三年鄀夫人假手於宋終歸鄀俘莒國嬪授意於齊遂犇莒子何必汎舟自矢之詠不殊驅馬歸唁之心是故滅蔡以報息侯于九原較之殆有間矣且夫桓公九合管仲之所以不死也闔廬三師伍員之所以復讎也夫人忍須臾之死雪終身義亦有取爾嗟乎興亡之際其事難言春秋已後斯人不少袁家美婦忽稱洛水之神齊主淑妃竟作代王之嬖隋苑春蘭之秀移植于唐宮蜀中花藥之才陳詩於宋祖沈阿翹忍歌河滿杜秋嬭空憶縷衣求如玉奴之不負東昏豈易得哉夫人一飯雖虧蓋千古之有心人也何則志在報人者不以富貴移不以歡娛解也漢陽

廟食至今憐之遠自愧於湘靈曾少斑斑之竹近猶賢於神女不爲暮暮之雲名疑在金母池邊地豈是秦人洞裏僕言如此還質徐君

謝文節公祠碑銘

姚秋農尙書前于憫忠寺旁創建文節公祠陳石士宮詹復集同鄉諸君增其式廊余乃碑而銘之

商有遺耇漢有逸民東陵有賣瓜之侯下澨有薅稻之令器蓋往往然矣太宜人性揚蘭芬德振玉穎明景內映朗節外新年十七歸贈公施甫府判鏡泉先生井臼服勤絺葛表儉事翁姑如老親撫冢嗣如已出嫡室賢之稱曰女弟鄉黨敬之歎爲淑媛及贈公宰邑覃懷遭時荒旱待賑者眾不繼爲憂太宜人盡捐衣飾以易錢米故得免鳧茈之食息鴻澤之哀焉贈公旣歿吾友方少斷機有警故績無慆嘗出贈公所御縹帳其頂盡墨指而語之曰此汝父勤於夜學之徵也又嘗自御竹簟終身不易曰此吾故物何忍棄耶嗟乎吾友之有閫當世能克厥家蓋本於此若太宜人者不可謂動與禮游靜以義立者乎以某年月日終於東鄉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七越某年月日窆於某鄉某山之原燬遠在豫章不獲就喪次敢敉任彥升之誌庶同皇甫湜之碑銘曰

賞雨茅屋外集　卷三

母以子貴天下才士非有此母不生此子子何以報灌園表阡閫德斯諒後世傳焉

省蔡中郎碑友惟郭陳二篇最著郭乃委餅召貢陳亦
不踐常伯自非秉德貞曜樂道好古死者有不朽之實
作者無可愧之詞雖達官刋石名筆諛墓惡能扇遺風
播芳烈而傳之無窮者哉先生諱凱鈞字退菴浙江嘉
善人也楊季清族世業農桑方朔妙齡獨攻文史釋瑯
玡而驚父執序江閣而服羣公失怙後堂構是營帖括
遂廢然帶經而鋤負筆而耨婆娑道藝之域樂于千石
之官休息篇籍之林不假百城之貴且其言曰學者豈
徒學爲文乎蓋學爲人也于是子玉有銘書之座右元

齡有誄寫在屏風久而輯成庸言錄一編海內傳誦謂
先生之庸行實在此焉其廬親墓也痛切于聞雷感深
于降露其撫兄孤也效分封之意廣推宅之心其睦比
隣也似陳囂之拔薄若馮媛之焚券其濟鄉里也劉善
明以田續命梁伯夏以穀贍貧先生又嘗曰吾無功業
于世其惟學醫乎于是青囊素問金匱玉版蘭室秘藏
龍宮禁方靡不窮究其微洞徹其要施桂陽之橘葉種
廬嶽之杏林藥竈常列于庭中丹經每懸于肘後又著
醫話上中下三集以教人焉若其自抒性靈尤好歌詠
不求機密之巧惟取昭晰之旨陶淵明之寄興多在田
園謝康樂之切情最耽山水時而遠舉近潯夕月朝花

任物孤游遺情直上抑或賓客造門子弟行酒仿蘭亭
之高會作梓澤之勝游輒復儷采百篇爭奇一句有友
漁齋詩集十卷吳江郭頻伽序而行之子曰人安溥若
濟慶澄志淳竝教以義方傳其舊德長君由翰林出爲
江西廣信府知府請迎養于官舍既有期矣會遘疾不
果以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卒距生于乾隆十七
年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九先是先生廬墓時誓
欲附葬其側傳修期之永宅孫敕後人司空圖之生壙
嘗引坐客遂以道光元年某月某日安葬焉先生至
性過人仁心及物澹然無欲嵩然可親鄉里稱爲善人
士林歎爲學者述錄高行庶幾交以人傳乎銘曰

於休先生學不干祿鳴鶴九皐白駒空谷庸言庸行自
淑其身匪惟淑身有濟于人人之獲濟傷逝隕涕刋石
銘幽用詒來世

例贈文林郎太學生依巖吳君墓表

在昔唐代藝文存孝友之傳益都人物著耆舊之篇董陽篤行當世爲之表閭崔鄆家法後人因而立祉君諱紹祖字衣言滁州全椒人也讓王採荆蠻之藥遂逃天下之稱季札就延陵之封實附子臧之義自爾胙土命氏崇德象賢殺青簡以寫書名父歎其家世麾白羽而渡水孝子斯爲神仙數典不忘於今爲烈矣祖應正贈奉直大夫父瑛贈承德郎君以王符之學而無外家周顗之才而奉少母童年就傅入澤編蒲天性過人登筵懷橘八歲丁外艱毀瘠幾死弁人之孺子泣宣聖以爲哀中路有嬰兒聲曾參感其哭加於人者一等從其至

者三年既而裴秀屬文能事嫡母陳思賦句不怨長兄雖復蒲廡貶衣豆萁然釜而扇枕溫席卒蒙正室之憐讓棗推梨嘗篤同枝之愛耕作如汝敦裁畜園地數十畝分財若曇首但取圖書數千卷君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嗚呼古之明德何以加焉若夫戒姪之書類狗贈妹之作如蘭如芝鄰里有喪則麥舟可助友朋告乏則米囷可指孔車爲天下長者仁傑是斗南一人以茲追配庶無慙德君鼓吹五經笙簧六籍少時鷄鶃之對客已呼爲小友壯日麒麟之筆世共推以雄師而乃丹鉛[illegible]青錢遺遜蓁老萊之樂惟求舞彩溫嶠之志未肯絕裾北譙古城厥有后宅託煙霞於三隱論服食於八公弔古則清流之關題詩則偃月之洞摩詰之工作畫自圖輞川孫登之善鼓琴常動林壑故得以采蘭磬膳樹草忘憂純孝不衰終身而慕年四十九忽丁荼毒之痛遂至柴毀之疾羅遜以茲而滅性杜棲寢至於傷生病偏廢淹牀蓐者二十年年六十九卒嗚呼哀哉君一子長鼐乾隆壬子科舉人次寅次棚皆庠生棚出嗣其從叔諱銓府君君一經傳德三絕益名馮道之稱竇儀義方有教僧孺之見仲郢風矩斯存豈徒誇賈氏之虎薛家之鳳而已干鍾未逮空廢蓼莪萬古長嗟遂歸蒿里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某山之原余與其子交故得詳其行事表之如此

澧州刺史請修宋玉墓乃爲弔之

何南土之蕭瑟兮氣無時而不秋山林杳以冥冥兮鬱終古之離憂采芳馨于澧浦兮徒榛莽之一邱與汨羅遙相望兮魂上下而孰招眺高唐之雲氣兮神儻恍其難求嗚呼夫子兮學于靈均鸞皇綴羽兮孤鶴叫羣桂直而伐兮膏明而焚玉固可折兮蘭曷爲薰昔仲尼之殆落兮微言絕而有述七十子之繼亡兮斯大義之乖失夫子之于靈均兮如唱歎之應節自歌停于郢中兮世詎聞夫白雪嗟重昏兮楚襄會不鑒兮前王見六雙之大鳥兮棄寶弓而不張若野麋之在澤兮蒙虎皮而

欲狂彼齊侯之復讎兮隔九世而義明何闔廬之交趾兮俞緩其何處惟夫子察其故兮默昌言之風微批逆鱗其誠難兮犯葅醢而奚神羌主文而譎諫兮詞多風以善入駈詭侂而夸美麗兮夫誠有所不邮固大言以蒙賞兮非夫子之懷也古既重此修辭兮何勸百而諷一兮亦夫子之所哀也吾既重此修辭兮何所遭之多忌相靈均已墜淵兮宜夫子之陽涕亂曰有神物兮鯤魚潮發於崑墟兮暮宿于孟諸吾知尺澤之鯢兮固未足量於江湖

夫窮乃益工屈宋稱騷辯之祖言貴有體亭益實典謨之宗山癯澤瘁無所施於廊廟玉質金相良有資乎黼黻蓋志宏於經世則宣德之詞工識偉於成務則格物之理暢斐然君子之風是謂大人之學漢則溯雲蜩固激昂藝林唐則燕許常楊藻繪文府奉爲司命代不乏人若我　前輩賓谷先生者其今日之璇衡羣倫之金璧乎　公南豐文孫東觀碩彥三十方面九流傾心智囊無底因屢叩而暫抽慧珠自圓雖久照而無倦自莞於東南遂蜚聲於淮海晝接賓從夕算租銖戶減畸零折納之錢工無奇技淫巧之物錦衾玉饌必豐於賓館布衣蔬食無改於燕居兼之結習未消自公多暇取

劉刺史書操東陽之月旦主大予之正聲獨抉雕龍之心時感化鵬之士則有朋舊遺詩駢體正宗諸序寫英秀於閭閻證耆宿於聲聞發揮蘋藻之節評量騈驪之步則有鐵夫人吟餘習射圖吳穀人祭酒駢體文彭甘亭小謨觴館集諸序至於露冕衡湘按節雲夢青楓白芷欲奴僕騷人烟竹石泉可迅飛仙侶則有弔宋玉文招鶴亭記之作若夫藩翰之寄明禋攸屬分鎮山於朱明虔申吉蘂感遺墟之青蠅特新輪奐此邦伯之大政爲神人所憑依遂有粵岳祠碑虞仲翔祠碑之製銑歌朱鷺爲炎漢之樂章橫海樓船皆楊僕之威事天吳既靖海水不飛征南之車騎雲還下里之謳歈雷動非有鉅製莫壯軍容此又百宮保平海還

之色一新鯨鯢之膽先喪不淪皇日渠魁悉降襄事之功　公爲稱首每當虎符星接獸艦波填牘與山平事如菜委　公犀心內照珠鈐獨決倉猝而無遽容譚笑而無廢事指揮調遣皆得其人捃彼注茲各稱其食猶復翹材馬首割炙牛心時聞洛生之吟不減庾樓之興何其整也何其暇也向者都轉揚州嘗以所著駢體文梓爲外集山尊學士讀而序之歲月既多餽遞滋富復命剞氏刋合於編以　公博識黃能知辨豹鼠泥覽山海之經遠矚斗牛之氣則有淮安郡鐵鏤記以公土延辨馬好取眞龍愛雖泥於蓬廡賞必嚴於蘭鮑則有答劉刺史書操東陽之月旦主大予之正聲獨抉雕龍之

秀於閭閻證耆宿於聲聞發揮蘋藻之節評量騈驪之步則有鐵夫人吟餘習射圖吳穀人祭酒駢體文彭甘亭小謨觴館集諸序至於露冕衡湘按節雲夢青楓白芷欲奴僕騷人烟竹石泉可迅飛仙侶則有弔宋玉文招鶴亭記之作若夫藩翰之寄明禋攸屬分鎮山於朱明虔申吉蘂感遺墟之青蠅特新輪奐此邦伯之大政爲神人所憑依遂有粵岳祠碑虞仲翔祠碑之製銑歌朱鷺爲炎漢之樂章橫海樓船皆楊僕之威事天吳既靖海水不飛征南之車騎雲還下里之謳歈雷動非有鉅製莫壯軍容此又百宮保平海還

妖踵盧循之故智橫水明光之甲方積滇湟綠林白跖之梟盡逋滄海

帝諮四岳　公實其人卽拜承宣布政使　公急裝就道鐸車行部王覇斷髮以請戰韓滉負米以濟師鶴鷺

朝圖序所由所也昔有唐權文公位兼將相文藻冠時
宋錢僖公歷官方鎮英彥盈閣　公之所志殆復過之
況乎作樾行剏養棟方隆紫庭之鳳將鳴於卷阿卿雲
之歌可貢於嫣室點窳彭籛仲疇之字塗改清廟生民
之詩四海具瞻行有日矣然後知窮而益工者嗇於遇
也方之夔龍則褊言貴有體者鳴其大也施於唐虞爲
威愚有一得請附斯言
嘉慶壬申五月既望館後學東吳慈鴻頓首謹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９２
作者＝
页数＝８０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